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六九冊目次

見素集二十八卷奏議七卷素翁續集十二卷 （明）林俊撰 明萬曆十三年林及祖林大黼刻本 〇〇一
虛齋蔡先生文集五卷 （明）蔡清撰 明正德十六年葛志貞刻本 五〇二

見素集二十八卷奏議七卷素翁續集十二卷

(明)林俊撰

明萬曆十三年林及祖林大黼刻本

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林俊撰。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貞肅、事蹟具明史本傳。俊始以糾權璫遠謫。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巨寇、爲宏正間名臣。晚年再起、斷斷持正。卒以不附合張璁桂萼、致歿後削籍、葬以士禮。尤見後凋之節。所著詩文、張詡序謂俊致仕之時手編成集者五十餘卷。此本文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詩文十二卷、兼及其起廢以後所作、併附以遺疏四首。與詡序不符。蓋已出後人裒輯、非俊自編之原本也。俊爲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奧、不沿襲臺閣之派。其詩多學山谷後山兩家、頗多隱澀之詞、而氣味頗能遠俗。奏議分兩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新政秋臺六稾、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平生經略、此足見其大凡矣。又案王鳳靈續集序、稱俊原有詩集十四卷。此本無之、別有西征集、凡詩歌二百二篇、跋二篇、賦一篇、書二十二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記五篇、亦不以詩爲一集。觀其孫則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尚闕、是當時本未同刊、故流傳頗尠。今仍其原第著錄云。

見素林先生集叙

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佞聘褏玆恍於先生素矣慚不佞僕遫叨塵仕籍代匱留樞竊願私淑而未逮迺先生孫及祖裒梓先生集而屬之叙若謂不佞知先生者不佞得卒業憮然神嚮藉手先生

集執鞭先生生平幸也顧學士大夫叙先生集者業纚纚具矣先生當

憲廟朝毅然糾權璫妖僧於廷明之罷黜震雷電而搏魍魎是韓昌黎佛骨之表也

國史將大書特書之然而以國事噭噭自鳴非先生志也而侈竹帛者復豔譚先生代先生塡江右則藩濠杜請涖川蜀則藍鄢投戈是汲長孺之寢淮南趙清獻之撫西蜀也兩國人固百世尸祝之而先生則非偉勳伐爲敷者若術先生文則是編具在也跡犢先忠懷而緩

藻飾辭章崇韋[illegible]傳倣詭是又陸敬輿之奏議歐陽永叔之文章而集其成者操觚士類能誦之不佞恍無敢謂知先生請明先生所以無玆三不朽者夫人一心耳是曰靈府一以紛華寵利滓其中萬動窒矣先生善白沙陳先生探致

虛主靜之學雅性恬澹不以物累
滑心方起家為郎建言逮獄時曾
中已無死生何論利祿已而藩臬
辭者再填撫辭者十一卿列辭者
十三最後典邦禁僑居省闥無少
韋位意其難進易退類如此是豈
紛華寵利得滓其靈府哉靜虛之

學蓋湛乎其淵淵乎其邃矣以故
挺為勁節皂為駿猷蔚為文詞一
本之涵養學問中來者蓋昔諸葛
武侯際主也於漢家勳誼不焯爍
而托孤之節出師之表騰諸誦說
至今揆厥所原則澹泊明志寧靜
致遠寔本之儻以先生質武侯悲

耶嗚呼先生之節之勳之文昭昭
垂不朽矣而睹先生之不朽亦必
有明先生之學者環寓内而遂曠
以百祀聞先生風猶然興起矧也
辱生桑梓之邦者乎不揣援是叙
先生集云

萬曆乙酉歲季秋上澣之日郡中
後學郭應聘頓首拜撰

見素先生文集序

文章以救時爲貴中古來文若韓退之之佛骨表歐陽永叔之朋黨論胡澹菴之乞斬秦檜疏詩若杜少陵之八哀石守道之慶曆聖德之作之類排異端崇正道斥奸諛百世之下讀之猶使人毛髮森悚恨不生並時而願爲之執鞭也下此則關富誇巧雖極其工緻第取悅人耳目而於綱常世道無所關係焉亦奚貴於文章而必以是傳世爲哉始予計偕至京師於士友家獲覩莆田見素先生林公爲秋官員外郎時抗

憲宗皇帝疏草三復沉潛見其劾匪人糾權倖凜然鈇鉞之嚴而血誠骨鯁溢乎言表殆揭日星而砮山嶽也公雖坐是遠謫而一時國是士氣賴之議者謂與澹菴一疏相伯仲文章若是豈非所謂救時者邪未幾還公留都存歷外臺長一旦拂衣去朝抗章夕就道未始待報也越數載

先帝以言者起方伯不起再起爲僉都御史持風裁於大江之左右貪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雖當路左璫素號桀黠者亦爲之斂跡潛避公出而救時其事功之偉又在在如是蓋不啻見諸文章而已也使公在朝廷則必有以寢淮南之謀在邊陲則必有以寒西人之膽而在山林則又必有以一絲而重漢九鼎者矣蓋公精神心術之所寓有未易以尋常窺測者故發而爲文爲詩或贈送或酬答或寄託雖體裁與制風格殊指要之其歸與曩疏救時之意異者幾希矣然則公之文章雖欲靳不傳於世不可得已而公方退然以爲此特贅說上意思耳夫豈以是爲自足者哉間手編成集凡五十餘卷而以其別號見素者名焉不遠數千里緘書遺予曰子其爲我敘之得書時薄暮矣亟篝燈快讀次日即促筆于以見予仰公之至

方以託名是集爲幸遂忘其謭陋且讓云

正德改元丙寅冬十一月上澣南海病夫張詡廷實撰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　經筵講官

同脩國史東川劉春撰

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世固有勦一世於估畢間矣然心無所操氣不得其養則其論著雖工乃有謂之大誠節義者其於世敎亦何所益損哉然心之操氣之養亦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學之正積之久而後能眞知獨見中有所主於是而行了無留礙譬如火然泉達不可禁禦其視世之窮通得喪舉無足以動於中者故其言之成文也理到而辭自達脩於身而體

無不立發於政而用無不行若此者豈易易哉副都御史莆田林公待用所著見素集者余得而觀之則皆自莅官凡進諫陳謀以及應求於人所著其詩歌記序諸作體裁雖不一而奇崛典博要非無所師資者而其心之操氣之養則余自信以爲徵於公而益不失也蓋公學有本原自上世即以儒術著稱而其忠義清約之操相傳世守焉其敎於家以端其趨嚮者固非耳目所剽竊也比發軔刑部當

憲宗在位海宇乂安而一二倖璫得怙寵挾妖僧以肆其蠱惑之術縉紳之士非但無敢言而且有階之以進取者公抗疏極論人甚危之賴

憲宗鑒其無他俾左遷遠郡未幾敘復

孝宗嗣統用大臣薦擢憲使已而乞休復起擢今職巡視江西又乞休見權倖用事累薦皆辭尋蜀寇麻沸

今上詔起視事復上疏比諫懇誠剴切尤人所難言蓋雖其忠義出於所性然非學得其正其心之操氣之養安能視窮通得喪爲一也故其言有所本而能成家而讀之者自足以廉頑立懦非苟爲著述而已也然則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公宦轍所至皆有聲績可紀述至平蜀寇尤卓越益可見其有用之學矣以其

是集所纂故略之公諱俊待用其字別號見素後進慕之咸稱爲見素先生遂因以名集云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順天府府尹前刑科給
事中翰林院庶吉士豐城楊廉撰

天下之動惟天下之靜者能制之然事或既往何由考見亦惟即其言語文字之間而可以得之矣此予於見素先生西蜀奏議而知其爲天下之靜而能有以制天下之動也當蜀寇之起
廷議非先生無以靖之方家居
朝命及門即日就道捫參歷井彌望賊區先生經畧其間凡其形之章疏從容暇豫委曲詳盡有本有末有目

有綱味其詞氣直若處於恬然無事之秋絕無倉卒急遽之態有餘不盡之意往往於言外見之靜定如此宜其處事精明而有以制天下之動哉先生之靜其本安在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險澀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舉世俗之營營無毫髮入其胸次此其臨事所以靜歟先生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大約如醫和治病不專於驅逐風寒而全在於調護元氣以故效緩而大率由於此抑唐大臣當元戎之任類辟高才名流以爲僚屬凡文辭之事悉以委之故雖以裴度之能亦用韓愈爲之叅軍是已
本朝文臣自巡撫贊理以至提督總制幕府公移皆出親構文之工拙亦惟其人先生以淵貫之學奇偉之資本之以仁義發之以忠孝其章疏故自不易得也此編乃先生門客范知縣府先屬予序既而於其震慕武選李憲得而讀之輒爲僭論如此先生在蜀人畏之如神明或比之宋張詠今海內之士皆視其出處以卜世道而高臥不起其如蒼生何哉

見素先生文集序

四明張時撰

堯禹咨俞成典謨出史官筆記之文中析七篇爲子
思孟氏所親作非其當時方言謂語粗發而成章邪
若是乎其談也是故言者文之形也文者言之精也
行六經所淺則見古之深言識所則見古之粹曰彼
其皆然而不然乎尚觀尚古化視下處以爲之喋終
莫爲鳳之吟遂流映駃始辭酬物於是乎曾其復爲
古也難矣大都譏見素林先生品望卓此日救猶所
書先覺之尊德行事皆大人識鑒猶文乎哉是故輯

截陳言力欲揭今而還之古志乎不朽既乃平爵米
歸肯授予檢使觀爲覆而益續探而益深久然後有
得論曰先生序事如杜預之溫詳志記如司馬遷之
洸實銘昔如彝鼎文之渾峭短簡小牘如良工之玉
屑得之皆可以飾簡籍而增龍重然則古之文今之
文與范宣子侈其先世爲不朽曾穆叔曰此世祿非
不朽其在古之立乎雖久不廢先生顯祖開始于九
牧之賢歷宦其若五易姓而文臣學士滿天下范氏
莫加焉先生無以爲也氣節勳業海内聞之數十年
蓋立德立功有之矣言餘事也而猶如彼乎用出以

是之謂三有立焉是之謂不朽

編年紀畧
雲莊公諱俊字待用號見素晚號雲莊父諱朗字元旭
以字行號菊莊晚號臨𣗥遯老林之先自殷少師賜姓
造盧節州刺史謚忠烈蘊公爲始祖傳至宋宗正寺簿
公應辰與子知縣諫同登咸淳進士棟生瑞安知州登
廷佐進士諱岡孫岡孫子師說仙遊縣尉公五世祖也
高祖諱圭號三復明經舉兩般爲名師儒六典文衡
三膺
國史曾祖諱㴒臨德弗仕祖諱宗岱　甲子贈書授新
陽學正陞揚州教授亦名師儒以母老既乞致養先生

菊莊公孝友端愼配黃氏夢三神人凌空飛繞中一人
手一卷授之而娠公以景泰壬申年二月十一日乙亥
午時生于聯桂里有群雀集鳴祥光騰耀公生秀朗玉潤
頴敏異常甫離襁褓即知孝敬年五歲隨母歸寧食餅
祖指何乳餅圓如月客試曰恰似春皓月對曰何不掛
青天識者奇之讀書里塾九歲作聯字對十三歲即善
屬文詞成化二年丙戌公年十五郡守爲家泉興之諸
大父教授公日是孫不作先生官矣四年戊子公年十七
祖敬齋病亟大母欲爲之娶辭明年大母又病亟強之
娶公以祖喪未大祥固辭不肯六年庚寅補郡庠生七

年辛卯公年二十娶方夫人知府鯉曾孫十三年丁酉
公年二十六福建鄉試中式二十三名明年戊戌會試
中式三十一名
殿試第二甲二十七名　賜進士出身觀刑部政己亥二
月選刑部陝西清吏司是非審台獄平恕十月伯子淳生
十八年壬寅正月秩滿三載
敕進階承德郎封父菊莊公如其官母黃氏方氏安人與
白沙陳獻章講明理學獻章取至京師久未有所處公
薦之尹家宰旻旻爲具題奉有徵討之命二十年甲辰
公年三十三六月陞本部四川司署員外郎主事太

監梁方引妖僧繼曉以秘術得幸爲蓋大鎮國永昌寺
九月二十日上扶植國本疏請斬繼曉并方言今內而
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巷小夫亦皆欲食梁方繼曉之
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所指者官所畏者死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疏入
憲廟大怒詔下錦衣獄與口宜加刑後府經歷張黻疏救
逮下獄十月初二日有
旨不必擬罪打三十送吏部調邊方州判官去初三日陞
雲南軍民府姚州判官人擬之鳴鳳朝陽繪圖列二

劉於郗門三原王端毅公恕疏救二十一年乙巳元日
星變
上悟命復舊職南京管事丕准南京刑部貴州司十一月
不行南京計日分程以次以故刻呢刑名數刻温習條案總
挾群吏深根造諸下至稱官小說府不絕置條析二十
三年丁未
憲宗崩
孝宗嗣位學士楊守陳大學士劉吉進士李文祥等疏薦
明年戊申改元弘治正月陞雲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十
一月雲南御史姜綰等與守衛內監蔣琮訐奏上

全大體以召大和疏己酉又上視下師古舉賢明義術
文存儒養恥興讓立信議禮正法賞錄宥過十四事為
不相知者停提分巡分諸道玄化行活佛歲時遠近男
女會集爭以金泥其面盜因以起命焚之範其金弃大
珠解京毀各屬淫祠三百六十餘區城趙州作下關橋
後一十許年民立生祠尚書劉信以按察使薦都御史
童軒以都御史薦監雲南鄉試孟密襲罕弄攻其主木
邦侵地不已干崖刀帕愈奪其姪印公撫孟密且行曰
四之崖以先聲動之愈果送印出罕襲弄納款諸夷感
一□川州學三年庚戌推湖廣按察使晉府謗歷周

一□薦□宜久治外任四年李玄公年四十陞本司按
察使明年朝覲京師道改湖廣按察使以前察使
緊例用公乘殘粧松林郗御史七年甲寅湖廣河
南大雨雪公上封事言由政刑失中外咸將至十
君子當退王府制度過侈之致十一月改浙江八年
乙卯秋監湖廣鄉試十二月朝覲京師九年丙辰公年
四十五推江西右布政使陝西左布政使七月疏致按
察使事不得報行撫按疏請行
青准致回原籍養病不為例遂歸舟謁祖敬齋公祠九月
抵家呼服其卒族伯父靜宇公參菊莊公壽嶽十年丁

巳公年四十六正月寓屋塾七月寓城東莊空巡按御
史朱文玉暨滿府教諭周成南北科道蔣閔等交薦十
一年戊午公年四十七李孔宗璋知縣縣尉公墓於岑
春里備之給事中葉闕等以災變會薦行
十有爾起用陞廣東右布政使辭十二年己未循大學士公
辛聚為橋行畫菲政鄉人類為十三年庚申年四十
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提督巡江兼管操江時火餘紀遊公乃強起十一
南京號令嚴肅綮務一新而正身率物與張簡肅
□□□□公翰楊□□一清介有□約稱

四年辛酉公年五十兩乞致仕不許推戶部侍郎又推
兩京刑部侍郎陝西地震水涌歷考古災變之應與行
事之失以上未及蒞封之祝后妃之德昕飭閫未報內
威事蹟收疏及公評事張之薦公與簡鐸揚一疏竝居
輔導壬戌推禮戶二部侍郎閒 東宮出閣讀書上
錄正人以端國本疏薦侍郎謝遷及御史甯擧疏副使
曹時中可居宮僚疑上劉閔可仿未入侍七月大風公
木揚沙上災變疏上薦賢自代懇乞致仕中乞致仕凡
三疏不允十月江西盜起會推風力大臣巡視
奉勅云朕以爾素有風力才望不畏強禦特命巡視兼總

緒年紀畧　五

便宜處置十二月到江西十六年癸亥公年五十一會
處地方興革事宜行社長社正法示卓俗三義曰義倉
義學義塚巡瑞州賊首仁武率其徒聽撫令扶輿行爲
山中衆遂向化罷知府王塘李復貞吳叙副使李澄以
病告疑調巡撫都御史韓邦問朝命遂以公代辭避不
允寧藩陳米納其麻氏疏平其直寧庶人潛蓄異志請
府第易琉璃疏陳大義以全賢孝謂毋啟其凡戒之
賜叔毀京鄉之求後竟叛人服先見改立德安縣學備
劉西澗黃山谷墓周濂溪祕梁公陶靖節陸象山九峰
廣文靖吳文正曾南豐祠作九江濂溪書院奏改學際

爲州館驛因歷歷列賢否定的係物料定收積八
毀淫祠萬三千餘區疏請尚書何喬新謚文
尚書彭韶謚疏備雜本以復常平五月奉子宜生壬
月奉母黃夫人喪乞免闋孝宗勅命十二月莊靖夫人
及喪靖文族在男女爲位之祭亦久不行公舉之十
七年甲子公年五十三循九牧墓割田以祭立書倉新
居方伯守劉孝子閔宗貧言之官人給田二十弘御
史宗英曾大有張津薦起用十八年乙丑公年五十四
寓雲莊推稱祭院右僉都御史
上用王琛御史饒榶幼瑯薦公

緒年紀畧　六

孝宗皇帝升遐
武宗嗣位御史邢昭給事中王承裕檢討劉瑞等以名望
薦有
旨收來京用會推兩直隸巡撫南北兵刑侍郎正德
丙寅公年五十五江西士民奏請之朝乞公巡撫遂即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辭職名巡撫一年
菊莊公卒次年葬菊莊公五年庚午公年五十九四川
盜起驛
召公爲右副都御史　特救專征三月至夔州
例出嚴號令給榜曉諭使自

孫述利移武侯廟四月視師達縣道吏何定入營招其
巡通江入巴縣五月五日至華山符與賊遇單車直抵
其巢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公曰撫汝示以日羅拜而
去六月公駐得漢城連旬陰雨賊復期嶺且聞患一支
擬據保寧公出師揭之戰于門鎮于斬獲三千三百騾
馬鎧仗山積
降敕獎勵七月藍鄢奔突漢中衆號四十萬公發兵從之
播州宣撫楊友某復官職衙門公駁以亂階不可輕許
公家居聞劉瑾亂政草急除大逆以已大亂疏未上而
有四川之行以根本之賊甚於藍鄢又增續所聞擬疏

邸捷上附上此疏會瑾敗復上變幸討賊水發福祚疏
徵兆前疏請
上選內宮擇宗室之賢養之別宮收用舊臣修復舊政指
斥新用事者疏入用事者擬詔獄李文正公東陽曰無
崇則無蜀乃止九月追藍鄢于雞公灘綉鋪嶺大捷斬
級三千三百收回被擄六百騾馬八千萬戶府印水晶
印大銃大刀各一衣械無算捷上乞致仕不允十月江
津盜起公趨江津十二月所遣領兵副使曹杼李怨吏
何定追藍鄢于梁縣斬獲千二百人二十八日公至江
津以酉陽夭令播州諸師並進六年辛未正月元日破

虎公兒等四營十二日三更蓐食銜枚扼其營圍而焚
之斬獲一千六百燒死九百收回被擄七百捷上降
敕獎勵十七日何定追藍鄢于石保文殊斬首七百三月
綿領等判麻鄉鄢已出乂平之四月上
皇太后徽號詔進公階贈祖教授公父菊莊公如公官祖
母母俱淑人配封淑人六月公遣監廷瑞母并子與母
之弟招之十六日廷瑞率其首四十八人自投金寶寺
令安守何定批解廳撫總制都御史洪鐘誘而執之公
曰信自我失何以示後爭之不能得捷上晉右都御史
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公以投降非本意疏辭八月

江津方四復盛又趨江津九月十四日戰于鷄鷹石二
十一日戰大壩高峒斬獲一萬二百而餘捷上遂乞致
仕忌者謂賊勢已衰
非致仕朝論大駭科道奏留不報正月十五日報至即日
從歸蜀人號哭追送皆失聲未幾兩川大開人益思公
三月抵家在蜀軍祭祈禱并諸應酬文字重慶人刻之
曰西征集奏議文移十五卷楊公廉叙藏于家四月以
江津再捷奏
敕獎勵賜白金一十兩紵絲二表裡公以建邵州忠烈祠
十二月推南北都察院掌印都御史兵部尚書八年於

丙子逆鄉試中式明年第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升
道薦起用推兵部尚書衛允牧父澄諸葉前後舉親族
不能還者三十餘喪婚娶倍之又別貯穀四十餘石以
歲承姻族之匱乙亥子逵乞便養南京十一月孫及南
生十一年丙子公年六十五衛補邑公墓經紀陳孝廉
茂烈喪同安蘇世浩聚衆爲亂與當道議撫平之十二
年丁丑七月水圮開先祠公衛之見某詩選集成十三
年戊寅御史王應鵬程昌衛考亭書院致幣求記公以
屬大尹邵齡買田以供書院祭祀御史楊必進胡文靜
俞珊薦起用十一月子逵物考進公階資政大夫配方

封夫人十四年己卯推南禮部尚書六月寧庶人叛三
書速王陽明公守仁討賊製佛朗機銃遣二僕間道以
與陽明公有書佛朗機遺事　議借南日水軍勤王御
史龔忠給事中孫懋都御史劉玉薦總江南之師十六
年辛巳孫及人生四月
今上皇帝御極敕仍爲工部尚書云朝廷更化之初方將
圖任舊臣倘成新政特茲起用可即日馳驛來京以副
簡用至意兩疏辭免奉
旨云卿老成舊德譽望素隆新政之初特茲任用宜照前
旨亟來供職以副眷注至意吏部遣差官催促啓行又

二卿名德舊臣爭使任用義當亟起宜即就道以副
倚愼勿固辭九月拜吏部尚書嘉靖元年壬午公年
十一正月四日公始抵
舟次鎮江聞大禮未定上疏成論以備議禮疏四千餘
言次沛縣上致仕第三疏四月改刑部尚書辭不允次
天津上親大臣疏五月六日至京　朝
見上賜酒饌汁視入班中外交慶初九日視部事翼日命
侍　經筵上　經筵疏講疏崇節儉疏闢左道以正人
心疏舉大禮以成大孝疏錄名德以重士風疏時　經
筵命召侍祀及　大婚贊鉅典熙漸盛　安陸主祀未

舉祭酒魯鐸引養病公皆疏事納忠
上亦時有賢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褒旨七月進公階贈
父尚書祖母母封配夫人八月二十二日疏乞致仕
上曰卿才行老成歷年來著職司邦禁竭盡公勤新政之
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用心供職以副朕
意二十六日再乞
上又曰朕公卿先朝舊德新政之初特先召用近引年求
去已有旨慰留如何又有此奏宜承當供職以副眷遇
至意與石齋楊公廷和白岩喬公宇九峰孫公交韋菴
彭公澤皆以先朝耆碩同心一德基理太平紀綱風俗

和之改觀二年癸未公年七十二正月上致仕第三疏
二月又連上第四第五疏
三懇留曰卿操履正直累掌機密□□□方切曰
卿清忠大節著在先朝每有論奏朕多嘉納偶有微疾
善加調理亟出供職贊成新政曰卿老成名德朝著表
儀應召來京善類相慶未及一年累疏稱疾求去似非
大臣體國之義宜承出供職以副眷留三月策試天下
貢士
命充讀卷官四月太監崔文寵攬一時其私人李陽鳳等
犯法御史按其事併劾文下刑部文取　內降改付
□□集　二
詔獄公執奏不遣有
旨仍付詔獄公又執奏言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
違詔不敢廢法
上怒責以違
旨回話公舉
祖宗故事以對
上亦幸悟不深究公再起救正甚多此舉士論尤快五月
疏辭申佰俸給不允六月初八日上致仕第六疏
□□留久日又遣鴻臚寺少卿胡侍諭留二
□□□□朝著傾新政之初時茲召用
□□□臣救朝廷方切委任□□引年屢求休致仕
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起供職以副眷懷慎勿再辭又
日老稱在朝新政有光屢疏乞休已節有旨慰留又遣
禮官宣諭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七月十七日上
致仕第八疏情益迫切
上重違公志從之加　太子太保爲敕馳驛還鄉月給食
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有司歲時以禮存問八月初十
日
萬壽聖節近公曰吾老臣也不可不以禮爲進退乃留入
□□集　三
賀次日　陛辭　賜酒饌賓鎮大夫士祖餞都門至傾朝
祔立　朝僅十四閱月自以暮年遭際知遇誓竭忠勤
以裨新政事無鉅細無不極言如雪李夢陽王元凱之
冤按張龍劉翀廖鎧與宸濠逆黨之獄止內監奏補人
匠陵戶投託免役番貨內批給主內臣犯法宜付法司
皇親倚勢受獻凡事干權貴近聯戚畹屹不可犯左右
敬憚焉十一月朔日抵家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司行存
問禮三年甲申公年七十三正月望日祭告壺山三月
有司行存問禮是後以四孟月上旬行禮爲常四月八
得末疾九月聞大禮持論紛然草疏

見素文集若干卷續集又二十
卷十一月孫厚祖生四年乙酉公年七十四正月
歷掴以附保…頭謝 …與…將致為名臣
以助輔德 月公疾向愈蜀人思公立石頌德范…
記之江津諸艰凡公所…
年七十五…六年…書荒政書告奈何徒請蠲民租一
年丁亥公年七十六二月初七日…公居里十五日
臨諸大成殿三日參日吾始弗與…先墓告辭
十七日得疾二十二日命子瑢…道直以畢餘忠勵
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
聖躬蕃衍 皇儲及再辭 典四月朔五鼓公卒丞居
之後表并霧氣如龍下上俄而飛騰兩下如注五鼓呼
達曰吾…所謂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垂絕猶
强作聲曰
聖躬 太子命遣…殯戌時而逝二十日…遣
以遺表二十二日…七年戊子六月初一日
明倫大典…致化都御
史林俊…觀…仁

…情表道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服
亦有不能已之情子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昔
為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爲不二斬也至
於所得封贈亦降所後而不及所生豈忽然忘情哉制
於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內供慾之…與伯叔父
母與爾故司馬光謂奈漢而下有旁支入承大統或推
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者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仮子淳
爲南京…中復同…事…皆…疏入由是…和者
務…起矣朔三日
部…生前職銜十二月十一日葬公衣冠於…莊十七日甲
申以七禮葬…里大觀山少師石淙楊公題曰見素
先生公嚴重非…矩度尺寸不踰平居手不釋卷足不
入公府鄉後學及四方執贄而至者無不忘分推誠以
待師…其所成就多成大名在仕途屢起屢仆雅志…
恐不…心得…其歸也人…其起其起也人又恐其亟
而…止進退以身為中外表…者垂五十年官一生不
取…俸…紙不取封私…服…淡…然若寒士作文
…奏…韓歐本之六經理趣精純非聖之書絕口不
…蓋其…之學得自… 知縣…以…

或出入黃山谷陳無己間砰㧞流播遍四方予即從適
週孫及侄及人及祖及士及觀少司馬山齋鄭公所目
公爲仁端亮以清約厲躬以至誠動物以文章命世以
直言敢諫結
主知寢逆藩之謀平西蜀之難望重　四朝名聞中外諒
揚仟下敘謂若無世以爲闢邪如韓昌黎先憂如范文
正忠純如司馬君實廉清如張忠定而好賢樂善之誠
難進易退之節雖歐陽文忠錢宣靖不足過石淙公銘
公之墓亦曰文如昌黎忠如方平任如希文敬輿蓋實
錄云恒痛念先公之墓適當削奪諸弗克備又明年逵
亦以久病弗敘懼即死先公平生血誠腐蝕以遂泯佚
不傳乃按譜傳少加敘次以紀歲月俾有考焉而筆力
苦短荒迷昧溺不自知其情之益悲也孤逵泣血謹著

明故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見素林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illegible]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官國史總裁致仕[illegible]撰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太原喬宇書

榮祿大夫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東南[illegible]篆

今皇帝嗣位之初
敕召致仕都察院右都御史見素林公爲工部尚書於其
家公具疏辭
溫詔褒答不允又與推吏部尚書不果嘉靖壬午春正月
公強起就道既而改刑部尚書途間又上疏辭再荷
溫旨不允且趣其來以五月四日入京
陛見
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慶曰見素先生來矣立朝僅
十四閱月屢疏乞歸輒荷
慰留且遣鴻臚諭意
特免朝參在部治事公甫出又辭疏凡八上情益迫
上重違其志從之加
太子太保
賜璽書俾乘傳以歸有司月給公廩三石歲給人夫四名
供役使

命有司歲時存問公以
聖恩過重又上疏辭不
允癸未七月二十六日甲午也時
萬壽聖節且近公曰吾老臣也不可不以禮為進退丁亥
同諸臣入
賀庚戌
陛辭
賜酒饌資綠以行大夫士留之不得設祖餞之都門外至
傾朝省相顧慨歎曰見素先生歸矣家居踰年得末疾
具疏預辭身後

卹典且及時政薦名臣數人以助輔德士大夫每遇甫人
輒問公眠食起居卜其安否為世重輕越三年丁亥疾
且革草遺奏勸
上勤學親賢任人圖政保養
聖躬蕃衍
皇儲及再辭
卹典遣其仲子達上之比屬纊呼伯子達授遺言曰吾能
喪葬所費不過四五十金毋煩官府垂絕猶瞑作聲曰
聖躬曰
皇儲不及他事遂卒是年四月六日也訃聞於

朝縉紳交相悼惜曰見素先生亡矣達以書 遣吾真
於予曰先子海內之交今惟我公一人身後之託匪公
材賴子因憶弘治壬戌與公同官留都嘗謂予曰我二
人後死者當為銘誌言無食予謹識之嗚呼孰知果踐
斯言於二十六年之後哉公諱名待用字見素其號世
為莆人出唐九牧邵州刺史蘊後代有聞人至宋宗正
寺簿諱應成與子知縣棣同登咸淳進士遠貢騎翁得
其門人潘瓜山陳復齋之傳棣子同孫元進士瑞安州
知州知州子師說仙遊縣尉公五世祖也家學世承入
國朝有為學國教諭者諱圭稱者儒公高祖也曾祖諱

豫祖諱宗號敬齋為揚州教授亦名師儒父諱元旭號
鞠莊母黃氏以公貴祖若父俱累贈工部尚書祖母母
俱累贈夫人公生秀朗比就外傅穎敏異常兒年十六
即善屬詞賦家泉先生時為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
病劇祖母欲為之娶辭弗許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
祖未大祥固辭不肯若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
庠生潛心理學學庸尚書而他經亦多[illegible]古文[illegible]
科舉業若不屑為意成化丁酉舉於鄉戊戌連第進士
[illegible]李文正公見其所著作器之曰見他日[illegible]
[illegible]改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明習刑書執[illegible]

以太平知府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
方得時妖僧繼曉挾近侍以方以秘術進得授
官丞
而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
請斬繼曉而黜方士詞甚激烈
上震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杜門家居待罪於
闕下者旬
詔獄加刑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黻
方公得姚州判官黻寧州知州時言路久塞無敢言禁
不敢作一語由是公二人直聲振海內比之鳳鳴朝
陽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讜元年
星變
憲廟感悟叙復南部丁未
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
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以金泥
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此之能致雷損稼公與
約積薪伺之果雷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
悉輸之官代民償逋負境署方新沿西一百六十餘區
所在學官廢撤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流礦銀四
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爲落成民有言

其之上官奪印相繼殺公開誠諭之多感懼送印出入
了兵遠近皆驚憚其威信莫敢不服弘治辛亥用薦擢
按察使調湖廣風俗洛雷關邊斂不敢犯禁止秋餉有
忌之者又弗調吏部擬外延綏巡撫江州陝西左右布
政皆不報公素以錢若水繇見系自期至是引疾乞休
不待報徑歸得
旨准暫養病異數也時年四十五已而言官交章公薦起
爲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庚申起任南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提督巡江兼理操江至南京再疏乞歸不許時
江防頹弛公悉心經畫多所釐正正身率物與張簡肅
公并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陝西地震水
湧公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端國
本時
武廟在東宮詔宜預教因薦湖方石儲靜夫楊方震諸賢
堪任輔導廷議屢推戶禮二部侍郎皆不果壬戌江西
盜起言者以守臣不職
敕遣公往巡視公至撫諭盜許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渠
首王武率衆出迎擒四十餘賊自効凡有名賊皆出片
紙指示戶姓悉擒之餘黨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蠲
糧均徭役庶務一新又建義倉義學義塚以

藩粹糴價值以裕民論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至引江
奴殿吳王一凡枝爲吉時寧濠雖橫未有逆萌公每裁抑
之識者知其過卒乃服道歷所至問民疾苦條治聞元公
繼梁公二陞及曾南豐諸祠墓丁母黃夫人憂歸守制
武宗嗣位兩京言官交章論薦得
旨起用吏部屢奏爲右都御史南北直隷巡撫南北兵刑
二部侍郎皆報罷江西士夫群疏於
朝乞還公乃推右副都御史巡撫公疏力辭俄丁翔莊
公憂瑾竊柄蓄逆縉紳多被奇禍公憂之忽有
召命尋改巡撫湖廣又改四川時藍鄢之寇方劇公陳師

鞠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而撫之忽報賊將攻保巴縣
即取道救之猝遇賊於華壟單與直抵其巢宣
朝廷德意示以禍福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
而謝約日請降既而泯兩溪濫賊失期疑叛遂分遣將
謀撲州縣寇宮川兵脆不能支公取將領某某等命斬
以徇既而貸之諸軍股栗皆願立功自贖於是何定等
先發諸軍併力擒斬盡之自是連戰皆捷賊衆被廓人
畜死者枕籍溪澗渠魁多授首捷
聞降
敕獎勵時兩川所在皆賊衆四十餘萬公督兵沿循

皆捷擒斬動數千級俘獲無算已而江津賊曹甫
公聞報飛趨至本元日乘賊醉無備乃夜半聲金
而往圍而燒之遂斬曹甫前後所得賊級又千數
藍鄢餘寇復熾公督兵追勦賊勢窮促悉心聽撫
黨偕來總制尚書洪公誘其渠魁四十八人執之捷
聞降
敕獎勵晉公右都御史賜白金文幣公辭陞賞不
允江津餘寇方四等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公追逐大敗
之擒斬萬餘捷
聞復被銀幣之賜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

革其宣撫職既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啓
宣撫不宜復大忤瑾意會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
誅猾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乃請
朝廷擇取　宗室育之宮中召用
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指斥
新用事者觸公請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與耳即可其
請
命下朝論大駭科道乞留不果公歸蜀人號哭追送之未
幾而兩川之寇復作矣癸酉中戊予在吏部奏起公連
薦南北掌院事及兵部尚書皆不果已卯寧庶人反計

道又交薦公未用辛巳公年七十
上在藩邸久知其名故首被
召用未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其言
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君子而能成治者又言
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稱
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則諸革盡變未宜壞天下
公議時近侍寖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莅任
侍經筵今日若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爲惜分陰且平旦
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不宜輒罷是
時寺觀齋醮漸廣疏闢異端者不經之費蠲輸役多民

困留室盡投陵戶免役公奏處陵戶以定事罷近侍家
人私貿番貨勘未報忽
内批貨給主公請究請託及啓救者得
旨仍没官内監奏補匠役公謂啓倖階亂不可從皆人所
難言者内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併劾某
事下刑部黄緣内降取付
詔獄公執奏不遣有
旨仍付　詔獄公言奉
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
上尋悟不深究公立

正處多而此舉士論尤快之在仕途屢起屢仆
志林壑不紫心得退官皆不及滿考聞死不忘憂
國聞
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事則喜否則蹙然不樂遇有
舉先事陳疏屢覈賦消弊蠲恤皆指授所可爲之亘
便於民輒以直告鄉人有直曲不能平者得其一言無
不媿感去世儉約在官一介不苟取茹淡服疏蕭然若
寒士深厭末俗侈靡欲以身爲鄉邦表率至義所當舉
又若無靳借鄉隣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衾
婚嫁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御家嚴整事

父母曲盡孝誠治喪與祭一循家禮輸莊所遺推與諸
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人以爲難首
上世墳墓而九牧之墓貲費尤多擇地重建邵州忠烈
祠割田以供族祀爲鄉先賢脩祠立後而尤好接引海
内名流後進之上極力獎與多成大名平居手不釋卷
身無踰容非正不讀作文遡先秦追韓歐遺範而本
之六經詩宗唐杜晚乃出入黄山谷陳無已間初視之
若有戀澁語又而咀嚼悠然有餘味焉碑板流播遍四
方求者日踵于門有見素詩集文集各若干卷梓行於
世配方氏累封夫人子三長即達起進士累官南京吏

部郎中志行克肖人比諸孫純仁云次適次週郡庠生
皆文而向正不忝父風女一男孫及南及人及祖及一
及觀女十人公之生於泰壬申二月十一日得壽七十
有六葬在尊賢里大觀山子山午向其塋以明年戊子
十二月十又七日甲申事狀出致仕兵部侍郎山齋鄭
君岳詳且核撫而書之如此所未及者著之銘銘曰
何物浮屠蠹我民衆禍水泛浮熟障而支歷居火書公
唐退之川人侍險習亂成性招莫我馴兵之不靖活我
廸我公宋忠定劃切百奏丹青炳如一夫不獲罪實在
予宋范希文唐陸敬輿不苟為同不矯為異無人無我
惟求其是忠信所孚斯人諒只及澆而浮樵儒以起後
死有託謂我知己大書特書
國有佑史

可泉集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瑞竹詩序
送郭子聲入賀詩序
贈郁長史序
贈張希白序
送陳監丞詩序
送馮時用衛水兵備序
送憲副戚時望貴州兵備序
送別序
永感序
兩漢書疏序

卷之二

序

廖兔雍挽詩序
北山倡和詩序
送王中丞董理鹺政序
送任宗海序
送丁玉夫序

壽宮保劉先生詩序
送李君德輿知長沙序
送范應禎按察福建序
壽東岡鄭公七十序
贈查旣齋副東臺憲序
卷之三
序
西園張氏家譜序
送羅滄南考績序
邵式府續志序

秋堂事紀
南山別言序
送林世明序
送夏必順廣西文衡序
木蘭陂集序
城仙遊詩序
郡齋別言
卷之四
序
贈徐羅源奏績序
湖南道學淵源辭
雪堂敘隱
遁言序
贈方松崖序
續近思錄序
東白集序
贈羅福之序
筍峰紀年綱目序
贈黃君參政廣東序
卷之五
序

彭惠安公文集序
壽戴孺人七十序
方忠惠公文集序
二忠錄序
竹江劉氏族譜序
入賀詩序
送周虛谷尹慈利序
白齋詩集序
庭闈意曉序

卷之六

序

宋永相李忠定公文集序
贈鍾理夫序
贈周來軒湖藩右轄序
芝峰別言序
蔡文繼字序
小録前序
贈燕訪姚東泉序
殿滄浪詩集序

雲庄叙言
贈劉毓齋入爲大理序
蒲坂鄭氏族譜序
南湖鄭氏族譜序
贈傅節推考績序
古厓詩選序
容齋堂集後序
南征奏凱序
内江鄉先生徴信録序
我爲歸山陰序
築堤村氏族譜序
元老木齋謝先生壽篇
四同年會詩序
正學類編書序
蔡虛齋文集序
文軒文選序
贈黄后峰序

卷之七

序

贈姚督學報政序

烏石壽篇
雲庄叙懐
王南郭詩集序
畏齋存稿序
孝廉優奬序
送湯新之總憲江西序
贈張白齋報政序
還壽元老韓洪洞公序
贈王石泉山東右轄序
贈龔浉川湖藩左轄序

稽氏姓源序
贈丁繼卿得代序
榕城別言
贈王石泉大黎湖藩序
榮壽圖詩序
黃鶴樓贈別詩序
少宰何公燕泉贈篇
大禮奏議序
金田王氏族譜序
辭謝錄序

竟陵孫氏族譜序

卷之八

記

九牧鋪記
墨竹記
倦還堂記
十德堂記
湖湘二友記
興化府貢士題名記
自然亭記

林氏重脩先墓記
君子堂記
息心亭記
湖廣貢院增脩記

卷之九

記

醒翁亭記
杏隱記
上坵山記
夢記

木蘭烟水記
晦庵朱先生燕居記
孝友祠堂增祭田記
三功祠記
南平關記
槐庭記
莅漳政紀
性善書院記
廣元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啞鈎記

屜名記
順暘記
靜齋記

卷之十

記

竹田記
城古田記
明建安滕氏雙阡記
四城門記
槎村范氏祠堂記

西水奇遇記
保和堂記
陳先生石齋祠堂記
怡齋記
竹亭記

卷之十一

記

龍溪脩復廟學記
杏壇授受記
味醰記

城新城記
峰湖記
龍巖儒學改立記
歸全山記
吾道滄洲記
志樂樓記
方洲記

卷之十二

記

城東別墅記

二烈祠記
周氏西族總祠記
兌軒記
嚴山記
錫重脩廟學記
黃巷黃氏祠堂記
考亭書院建修記
借溪記
寒谷記
勅察行臺題名記

餘杭重修廟學記
太平別業記
后峰記
台州重修廟學記
栗齋記
省吾記
天遊子記
三芳夢紀
期無軒記

卷之十三
墓誌銘
封工科給事中林公墓誌銘
故湖廣按察僉事王公墓誌銘
故陳母林孺人墓誌銘
翰林檢討林思軒先生墓誌銘
文林郎監察御史林西園公墓誌銘
中議大夫贊治尹興化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南京國子監監丞林海峰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封太孺人曹母李氏墓誌銘
白塘處士李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周公墓誌銘
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黃公汞我墓誌銘
處士吳東軒墓誌銘
中奉大夫致湖廣右布政使事瓊山方公墓誌銘
致教諭澄清俞榕原先生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承德郎岳州府通判東皐陳君墓誌銘
龍樓陳立雲甫國泰合葬墓誌銘
黃巷黃君儀韶改葬墓誌銘
贈承德郎太平府通判談松軒甫墓誌銘
中奉大夫致廣東左布政使事林公訥軒墓誌銘
刑部主事黃西溪配安人吳氏墓誌銘
先妣黃氏壙志
明大谷處士周君必章配陸孺人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明將仕郎南京武學教授黃抑齋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柯山柯公塞軒墓
誌銘
龍坡林母謝孺人墓誌銘
明橫山處士林竟隱墓誌銘
明儒林曹母孫氏墓誌銘
明平海衛左所副千戶鄭西庄墓誌銘
明瓢湖居士鄭朴軒墓誌銘
明尚書鄭東園元配淑人黃氏墓誌銘
族兄渟翁墓碣

卷之十七
墓誌銘
明進中順大夫致左長史事抱獨郭先生墓誌銘
明進中奉大夫江西按察使恥菴周公墓誌銘
明穀城林母封太安人姚氏墓誌銘
明亞中大夫廣東左參政烏門黃君易庵墓誌銘
少子廷壙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豫齋神道
碑
明京闈進士雲齋吳子玉墓誌銘
明中議大夫贊治尹致廣州知府事孟公墓誌銘
明中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三渠陳公
墓誌銘
明奉政大夫南京戶部郎中致仕自庵王公墓誌
銘
明尚義官梅峰曾君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明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諡文肅椒丘
何公神道碑

明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祭酒晉江虛齋蔡先生墓
碑
明國清林樸軒張孺人墓誌銘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峰陳先生墓誌
銘
明奉直大夫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
碑
平南碑
明襄府左長史食正四品俸進階亞中大夫愼齋
吳公墓誌銘

明封君桃村鍾節侶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明尚義官洋城林公質菴墓誌銘
明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彭惠安公神道
碑
明進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大理評事林公槐庭墓誌銘
明承德郎致饒州府通判事林公古廉墓誌銘
明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前埭鄭君敬軒墓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忠宣公神道碑
銘
明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僉事中江劉公墓誌銘
明進資善大夫四川右布政使致仕例進一階翠
渠周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
碑表
重修岳武穆王精忠廟碑
惠新立文公朱先生祠碑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奉政大夫廣東提學僉事宋君立齋墓表
尚義散官山沁陳公止庵墓表
亞中大夫四川按察副使東山黃公易齋墓表
中奉大夫廣西右布政使拙庵伍公墓表
上林處士梅竹墓表
文林郎錦衣經歷四雨林公墓表
中順大夫桂林知府方公墓表
閩三山貞節婦林氏墓表
贈戶部主事羅菊泉翁墓表
長樂知縣黃公廷美墓表

卷之二十一
書
答韓貫道侍郎
奉謝木齋閣老
寄韓侍郎
寄馬少傅
復李仲易
寄韓少宰
柬楊碧川時雍國監
答林太宰先生

東楊碧川
寄何少司寇廷秀
寄陳志學太守
寄馬鈞陽
與大司徒佀先生
與謝方石先生
寄徐大參廣賢
答黃都運
答文徵明
答彭美中
答方松厓
寄陝大參唐憲副
答費東湖閣老
與松厓臧都憲

卷之二十二
書
復王曰良憲長
答姚東泉方伯
復黃都運
復王曰良

邃庵啓
復胡士寧
答胡侍御
復馮郡伯
復陳峰湖
復王陽明
與張廣漢
答程侍御
答楊邃庵
答鄭少谷
寄楊月湖
答王天宇
答泉山翁
答劉德夫提學
答二泉
寄毛汝礪
與蔡我齋
答孫德成
與馮行徒
與甯方伯

與潘郡伯

卷之二十三

書

復潘孔修
復蔡介夫
寄張東所
與答書
答西涯翁
答黄伯固
與林泉山冢宰

寄楊石齋
慰西涯翁
答黄伯固
賀楊石齋
寄孫司徒
寄遯庵
寄石齋
復孫九峰司徒
復劉文煥
復楊志仁
復段僉憲
慰楊月湖
寄邵二泉
答張白齋郡伯
達孫大參
寄元老楊石齋
寄蔣敬所閣老
寄孫九峰
寄陳元亨侍御
寄白巖
復趙司空

寄陽明
復陽明
寄章楓山大老
答周克之
寄彭幸庵孫九峰
寄陽明
寄胡少宰
寄李宮保
寄楊石齋

答后峰
寄鄧二泉
寄蔣國老
寄楊石淙
答趙司空
復顏司空
答白巖
答山齋
答遂翁
簡聿庵

簡諸老
簡石翁
答張總制
簡石翁
卷之二十四
說 傳 行狀
遂庵說
因吾字說
族子伯隆字德符說
鄭氏三丁說
彭良佐字說
壽州六子字說
字黃應軫君壽說
鴟說
傳
丁補齋先生傳
雙松先生傳
謝都憲約齋傳
行狀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陳公行狀

吾母安人黃氏事行
明文懿公楓山章先生行狀
卷之二十五
贊
南京禮部左侍郎樂清章恭毅公贊
族祖伯安公贊
方水庄贊
題達小像
題長城林氏始祖沙公贊有序
亦體安贊

五高行恭贊有序
王石泉贊
鄭邑山贊
竹亭壽意贊
山齋行樂贊
黃后峰野服像贊
睦州公贊
端州公贊
江陵公贊
横州公贊

韶州公贊
通州公贊
邵州公贊
循州公贊
雷州公贊
福唐公贊
福唐尉公贊
宗正寺簿公贊
同安公贊
知州公贊

同知公贊
縣尉公贊
三復公贊
處士公贊
敬齋公贊
菊庄公贊
陳求菴贊

卷之二十六

祭文

薊庠祠先祖敬齋教授

鄉老祈雨
祭丁玉夫
祭夏通政廷章
祭宋氏妹
祭黃叔登
祭白沙陳先生
祭檢討子道族丈
祭黃未軒
祭鄭司徒東園
祭廖約齋憲副

祭蘇守林師召
謝晴
祭楊月湖父
祭教授祖生祠
為官兵疫禱
祭病死征夫
巴縣祈雨
謝雨
祭吳僉事景
祭汪洋指揮陣亡

達縣謝雨
祭魏少司寇仲禮

卷之二十七

祭文

祭邵州
遣祭從征指揮王英
祭始祖唐忠臣邵州刺史祝文
祭豫齋中丞
祭儲殉厖少宰
祭邵元英郡丞
祭困翁
祭抱獨郭先生
祭黃大參伯望
祭楊石齋乃尊
祭東所
祭大師涯翁李文正公
祭大司馬劉東山
祭陳如賓孝廉
祭困齋
祭楊志仁少司冦

祭周筆渠
祭沈哲弟
祭山齋母林太安人
祭張羅峰都憲
祭方思義
祭泉山翁
祭楊郡憲母
祭鄭直甫
祭章楓山
祭孫德成宗伯

卷之二十八
題跋 雜著
跋存齋稿後
題五賢遺像
恩命錄後志
題陳一夔太守像贊後
題朱二守送行卷後
跋張東海小草千文
跋夏太守育才家譜後
菊跋

跋李西涯墨蹟
題淳熙贈黃知稼告身
李長者誥敕跋
鸚鵡翡翠解
舟神紀
鼠雀對
馴虎解
郭巨辯
毒虎解
俟軒解
泣麟解
木蘭問刺
題以吉卷
聯桂族範
家範
跋孝友堂卷
孝友堂跋
懷諸老二十六詩小引
鄉飲酒跋
題宋太祖蹴踘圖

題蓬翁贈李斎卷
跋趙松雪柴草書畫
畫我箴
阜俗三義
禁約民害
見素文集目錄終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序

瑞竹詩序

丁未盜起贛州介閩之間蟻聚而蜂屯郡用大擾　今
上嗣大曆服君曰令惟民弗靖其撫之來與之維新人用去罪死齒平民有以自効惟茲渠窟猶干天罰迺拜王公述之為都御史其往循之聲威所被脅從解散渠首俘而還郡告康乂公歸自汀道過王臺之左有竹一本葉白而

莖葉異常竹然根植寄於浮塩風露分炎凡草容顏枯悴負抱鬱結如鹽車之驥在林之鶴欲自見而未能者公心異之刻其荒穢溉以冷泉輕颸徐來柯葉疎理意態欣悅睇盻久之顧而思曰竹遇知幸矣舍是而往穢可使毋滋泉可使毋涸達陸之衢樵蘇還至其又可使毋伐耶于是移之于是植之憲臺之右灌溉護持昕夕坐對若羅致而抗禮者因紀以詩聞者屬而和之卷成太守陳君宗器屬俊為序俊熟公聲望于士夫間植竹其將以自況也凡物常于同瑞于異閩南竹箭之美布滿山麓而是竹挺生不樂為伍雖出於荒榛宿莽之中其所謂瑞而自見者恒未泯也又況置之深嚴沃壤之地以全其孤虛勁節之性其排清飆凌霄漢務致同流舌陰宇內亦孰能禦之耶俊不敏將為竹以謝公知又因公以感竹之遇也夫事即類以推餘竹失其所猶將植之況靈於竹者乎竹之瑞猶愛之則瑞于竹者又可知矣俊又以知公之心將無乎不用其至也公事　明天子為大臣時有可為位有可致才若力又足以充竹若有知將剉身青簡以紀公之休烈于無窮所不辭也

送郭子馨入賀詩序

七月三日　上萬壽節臣工胥慶萬國方來雲南地最

遠驛奔走最先同寅僉事郭先生子馨奉表當行先生閩朗軒翁嗜義如飲食由進士選任科給事中抗節敢言憲廟郊甘露降大臣議當賀先生疏不當賀可之遂為輿論所歸晉都給事中通政參議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大同忽以坐同事失律不欲自直落六官出知射洪用大臣薦陞今職敭歷中外幾三十年義槩汪度足以勝之故處上處下在榮在辱無施而不宜予嘗私評先生之器蓋所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者也夫觀人者不於其大於其小不於其順於其所逆亞夫之忠勇長卿子厚之文章一失所志懟閔悲憤卒至夫不堪惟元城檻車之微神色自

若文忠以爲鐵漢然則先生其不賢於人遠矣乎士君子惟義爲可從命爲可安聖賢爲可法否徒赫赫無取而偃蹇敗踣顧爲士大夫之所推愛況夫起而仆仆而復起而又卒無愧詞者乎或疑應州之戰爲先生病者夫乾時之敗春秋榮之姜維伐魏累衆不克綱目書而不貶討賊之義不可一日忘也已已而降虜勢猖張今年寇雲中明年寇鴈門渫獵我邊徼創毒我遺氓未聞有昌其風而震僵之先生鼓義深入獨挫其鋒卽不幸不樹有奇功而賊虜亦自此落數歲之間少入爲寇然則先生之志之舉豈誠無得也耶春秋綱目固未得而深貶之也予故爲討賊大義斧之若六玆入也華封之祝金鑑之獻忠貞之篤則先生之所自盡予之私杞梓之收瑤環之賜股肱之付託則聖君賢相之所必盡而亦予之私贈行詩成予偕序諸首

贈郁長史序

魯盡儒服哀公使人號諸國曰無是道而是服者辠及身服者悉變旣之獨一存詢以國事無失莊生曰以魯而儒一人爲夫魯多君子孔子嘗云然同哀公時人也莊生豈寓言耶將以儒爲詘耶　國朝以人文化成天下養之鄉校收之科目曰儒生分教郡縣曁之太學曰儒師職館閣列從曰儒臣以至外服內服皆儒取之他之科不與焉豈非儒可貴而然耶今之儒固多也服是服而有是道徧天下非徒如孔子所稱而已也江浦郁君以禮經薦京闈儒生也三歷學官再教國子儒師也雖未登館閣爲從臣然今職長史爲　親王首相儒臣也以儒臣輔親王君德之修否國政之弛張風俗之隆汙皆係焉君將奉儒之用而不收儒之實乎盡忠以事上正己以率下王德顯而身名著邦國安而福祿隨之使國人稱頌曰儒哉儒哉君之立其不愧儒乎昔董仲舒相膠西王王聞其大儒厚禮敬之夫膠西驕王也猶知敬儒今之魯非昔之魯也守禮秉義世有　今王儒如君其有不敬者乎吾又知君之道必行於魯無疑也儒之敎不白於世久矣君幸勉之庶幾如吾孔子所稱而毋爲莊生所詘也濵行監丞陳君正初偕諸僚來請曰必有以贈郁君俊因與論儒然耶否耶必能與曾諸君子評之

贈張希白序

閩邑張君希白性沉毅力讀書組織文字成化甲午以麟經魁八閩應明年發進士又明年拜南京大理評事歷寺正副凡七年擢拜湖按察僉事篮曰戒行秋官林君廷珎以贈言委晉長安坰鍛計功而食郴子舉受直息事爲入

官之戒古今宗爲名言希白起布衣數禩而膺一命雖危
緣下石梲驅之飽順風取疾無跡是者然食不可素而直
在必償世厄于飢者致家而與一飯則誓死命報至階一
官被一命其章服足以文其身其祿入足以仁其三族故
僖朋友顧視之當然恬不爲德及期未調於邑傍徨勸
知不能生叩所職不什二三乎舉質之由曰某若某非不
知不可問也聳立而訟與法偕而惡聲至嗚呼不能事者
不受直食食者必功出藝則然謂士而不逮是其可不可
耶彼不知者不明也知不爲者無勇也忘恩者昧也圖進
而不止怠事而不以告以稱諸能者貪以惑也瑩大雁樸

既散澆風日鼓以古而不棨揉吏勤相慎重取大官以晉
而簠簋弗飭以其狎而不知退他又可知矣則士之病于
是又不但今爲然也然則其孰能反而正之奮發思勵以
自方圩鍰之論無愧鄰子之云耶希白方質敦雅重內而
簡文不爲威富異法窮獨無告咸依以生曰公廷尉吾儀
其乎其固知而必爲如此漸首諸藩其司之長武又多仁
賢君子希白其將登乃僚矢心贊叶恭將事償直而計功
以能其官綏務民風示天下無負所委任無慙也廷坏曰
予之言然書爲贈希白序

送陳監丞詩序

國子監丞陳公止初滿三考以老乞骸骨休于家六館師
生留者十餘人狀數十上大宗伯少宰而下以及科道郎
署之士夫非野行道之人咸謂大學繩糾之任非公不可
或者謂公例爵秩翰林未宜以是官去公毅然曰壯而仕
老而休人情也吾年且七十氣之盛者曰益衰聰明之昔
有者日益耗且故園就荒計歸故已晚矣秩之崇庳則尤
非吾志也竟之不欲留復閩之是諸人而欲客于公蓋公
歷官垂四十年始終如一日持行純白其可以廉貪立懦
與古之楊關西趙清獻者侔而師道之尊教法之嚴則楊
次公胡安定其庶之矣引身知退末路不迷則又與疏太

傅楊少尹奚異然留公者公論也決去者自處也或者同
無論矣輒未及嘗厚公者預以詩言別私淑景慕而得諸
人心之同者無問識不識亦有詩獻積如束笋然後交公
者殆未忍嘿無言乃偕院判周君原巳郎中鄒君宗道陳
仕將安員外郎林君長深馮君朋玉宋君惟寅主事王君
廷光婁君元善龔君元之儲君靜夫凡十一人摘文選各
自韻聯爲聯句以贈公行李贈別之作故無是也僕來官
南都觀諸老引身之榮頌歌餞送之盛惟大司馬三原王
公介庵冢宰吾邑陳公愚庵大理卿乾陽宋公克敬及公
蓋四見焉三公者躋位通顯澤易流而聲聞易以被公一

敎秩頒出而與之錠則又知清衛獨行無處不可固不以位散要拘也後故揭而大書之與有志之士胥勉焉

送馮時用衛亦兵備序

兵備以文可乎曰可兵以文爲種以武爲植審利害祭安危文也犯強敵力攻守武也相爲用而不可以相無故曰文與武左右也先王經國以邦政付司馬而徵師布令家徃實專之無焚屋垣無取畜牧無傷老幼不加從不因凶不窮不能明仁也成列而鼓明信也利不爭明義也降不殺明勇也審事幾全制勝明智也謂非文能之乎專之武則反是批亢而擣虛賈勇而售力襲其無備攻其不意務

其人民戕其室廬撤其容廩盡利其所有故文而兵與亂也武而兵爲亂也專之武而將之兵縱亂也 國家深監于此全師付總兵都御史參之偏師付參將兵備又參之百餘年來民不識兵兵不識戰其有由然哉弘治壬子衛永兵備缺員四明馮君時用以按察副使授 聖旨進其事君文獻得於鄉詩禮得於家切偲得於師友刑名得於官序斋文之尤者也僉臬湖南甚久利害之機安危之勢險易虛實之形固心存而目熟之矣移而治兵於武乎何有然請終其說焉聖人制樽也不欲使人用制瞽也不欲使人求刑兵其得已耶漸以仁摩以義節以禮和以樂

不得已則刑焉有輕典有中典有重典而又不得已則兵焉兵其得已耶有虞不賞不罰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成周有賞有罰則今固賞罰之時也其可毋兵乎然兵備以文又以按察任之可仰窺 君相之意矣曰仁義禮樂兵刑奚居曰毋亦仁義耳禮樂耳刑耳然則焉爲而言兵曰備耳

送憲副戚時望貴州兵備序

兵備邊之重寄也捍外侮綏內附置人國於又安不摇實賴於此 國朝文德覃被海宇寧謐尤擇老宿憲臣膺兵備以塡撫邊陲致治保邦之慮精且密矣貴州都勻生苗

寇邊鄙者四十年 上度不可撫乃命將征之王靈所振脅從風靡渠首俘而還于時兵備以戰功遷秩去銓司惟凋瘵之餘撫循控御非其人不可乃以永寧授金華戚君時望都勻授西安周君鳴岐皆以僉憲晉副使授 聖旨蒞此事上聞 制曰可俊舊治滇陽鳴岐同官也來湖南時望同官也二君皆時偉人膺簡以去無亦公爲得人賀私爲得友賀耶戚君將行同寅周君文化賦詩爲別諸君子咸和之以序屬俊夫制治易致治難致治易保治難方苗之始也同仁垂育則苗被吾化惡不得而萌既萌矣申畫郊圻則苗知吾守惡不得而漸既漸矣來則擊

去則勿追則皆儞石成踪不得而饑既饑矣兵又可已耶則格鬭之苦輸輓之勤騷擾之勞乎功雖告成其爲勞亦甚矣曷若制其初之爲愈乎戚君孫行或謂可高枕無事者然飢者思食勞者思息瘡痍顛沛者思以蘇穴㧡露處者思以覆蓋而衣被內治之責其亦繁且難矣况苗犬羊之性難安易搖往之大塌嘗征矣謂無大塌也西堡繼之又謂無西堡也都勻繼之永之幷子烏合鴟張殺越人于貨又都勻之漸也其誅之抑思以處之耶曰樹風聲旌別可爲也賣刀劍力田可舉也置博士學校可與也分南顧之憂廣一視之仁以潛消其獷悍之性保其治於無虞實不外此戚君粹雅而靚深其籌是亦素矣會周君萃其擬之

送別序

古稱詩窮人文章憎命達窂物者固不若是靳也人有欲則爭名之於朝猶利之於肆又欲之尤也欲必爭爭則必怒而變以求勝窂物者亦容得而深庇力禦之哉後而千百世獨耀闡焉則窂物者之終惠而爭者迄莫置一喙其間周公孔子大聖人也流言於管蔡毀於叔孫武叔而其道益明下而司馬子長班孟堅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諸賢率以德業詩文名名天下後模後世與三代而上幾頡頏然皆遭迍邅躓踣時遭貶竄然或滯一官夫窘其時嗇其位咈其志故德業益盛而詩文益以昌從溪王先生世嘗其然乎先生大司寇恭毅公侄儀童丱舉進士官翰林益讀中秘書發爲詩文英爽典麗如大賈之肆益索以有同時名輩莫敢攖其鋒甘北面者亦往往有之　今上在春宮先生日侍講筵時見眷遇坐爭者陰中竟官留都然先生詘不久窮不極又將進而都顯秩佐　明天子藻會人文宣昭鴻化以比良班馬兼羅李杜集韓柳歐蘇之大成則窂物者王成之心抑亦先生之責之慮也爭者窂得終掩之哉先生使岐庵道武昌僣沈思古諸君子倡和聯句凡若干首俊衰爲卷序其所以爭者以贈行李以公天下後世之人心爲愛才者地也傳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惟虛惟愚則人不爭先生蓋熟此矣

永感序

黃門胡君馨之尊甫封君卒黃門哭甚痛柴瘠殆不能生後徃弔焉曰曷以禮自將黃門復聲嗚嗚曰生其云何比闋月再弔焉黃門曰金風歲歲喪吾毋客歲喪如毋而今復喪吾父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誨言在耳手澤俱存而音容不可復仰木欲靜風弗停吾奚生爲遂哭幾絕一日黃門

出來感詩屬予為序以系其思嗚呼黃門之思其親也亦
可謂至矣昔子路既貴思負米而不可得毛義親終而隱
曾子曰吾初為吏祿不及釜欣欣而喜樂逮親也既沒之
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數仞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泣
不逮親也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存拈廢笑語之思
於悽愴奉祭之時視承歡膝下何若也然修短有命不可
必而致則有幸不幸其間者有其慶有偏得有永感其則
樂偏則感永感則尤難乎為情者滄海可塡白石可爛而
此恨不可窮蓋壤間迄無人子地者其感寧有既耶吾聞
君子付不可能於天責可能於己子報其親百為之而不

過盡還以施非增益以與之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而
孕育於父母含父母度以為心者體曰遺體何膚髮之敢
毀德曰世德何言行之敢違學曰家學何記誦之敢廢違
詔心思者讀論列措諸事為本諸身刑諸家達諸國天下
無一而不致其至德立而道尊名譽揚而親益顯其於地下
孝子僩矣否則舉未徙號泣徒枯五內徒崩裂如遂且大
何哉是為之序

兩漢書疏序

文章與世道相軒輊六經尚矣論渾灝簡野孟氏雄以肆至
戰國而極矣由閒光明左丘明韓非荀卿列禦寇莊周屈
文閎深奇詭並列名家而漢公孫弘晁錯賈誼董仲舒司
馬遷劉向諸人樸茂峻整壯麗而辨博庶幾古作者漢而
東揚雄孔融班固亦流習尚對偶氣骸卑弱夫世日降風
日漓文體日趣以漓其勢然也然亦豈三國兩晉例論哉
唐宋文章名家韓退之學史記柳子厚學西漢皆十閎肆
劉向蘇子瞻學戰國亦剖其藩升其堂者夫文不難於
華難於質不難於煩難於簡不難於奇曲難於拙直嘉祐
間歐陽永叔務黜險怪崇平淡格始一變于當時評作古
文字須倒去近格專志六經參以論贊以孟氏荀易參之穀梁
國語離騷史記以集文章之大成以盡其妙以追古作者

為徒在冶獨有志而未能也同年緝山周君文化副憲湖南
暇出尊府封監察御史怡菊公手抄兩漢書疏見示授而
閱之再旬廼嘆曰參本菑佳藥籠中物有志學古文者此
書可少乎哉疏中所載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門太子在早論教選左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曰舜正
二女以崇至德曰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要之
皆為至言通若姚而諷燭而規特立而道不流盡言而主
不怒則又古三代君臣忠厚之意可風示後世無疑者殆
將不直古文之師而已因正其訛謬別為卷凡十六議諸
同寀刻梓以傳從公川心云耳公名琛字廷璋先哲憲職

剛實莊愨讀書老不厭所著有應酬稿槧筆類記皆可傳
也

見素集卷之一

見素集卷之二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序

廖僉事輓詩序

鬱于中而泄於外者言也言易以公而宜之不平者易以激嗚呼孰使于激而公言者寸瑜尺瑕十珠而九以纇同時如德徵君嶔亦無滿數柘矣與世登坂農家君且耕且讀遂第進士授大理評事服內艱忍貧匿塴退然若無官耕嬬時二十筭革衣俗君農荷畚鍤奮襲壤星言南畝以去

人曰公貴官不可爲是若安遣之即事如初跡不涉城府村叟畦丁迄不知有廖評事部使者亦鮮知者服除如京娶人問家政君對書甚在座吐出古都御史朱公英中貴人交惡成獄君辯雪之靜澹恭恕爲寺正尤平反慎恤刑書著勞成疾醫諷謂攝君曰近頗食肉醫曰幾何曰日市四兩醫詒曰果盡曰損惠兒子幾半醫笑嘆涕出赴湖南按察僉事道死楊州妻括橐珥市棺弗辦鄉人楊知府賻爲櫬歸薄田沒盡三丈夫子弗官農勸士業卒未効百指仰紡織無富親友可依嗚呼其命矣乎易君之爲自可致富假弗死自可致弗匱成歿子名自可有立顧窮以廉竊

以夭窮以子弗傳高之無宗元之中立東野之宗師卑之無收教之後孟軫念惟子亦窮而已矣嗚呼其命矣夫拂膺拊髀孰使子激而公言者言不言於君固未嘗損益也嗚呼冷煖恒態爲虛循環恒理泡沫風燈其不可恃亦故矣僅把之松肩知非茶天具物子言可信君後央不窮窮非君也序觀者之詩歸知時兄知使交相勸速我之立以徐觀夫者之定以饗君之貽焉

北山倡和詩序

京圻文物淵藪衣冠而游不益郡邑士事事之暇寓詞咏歌陶寫情性後不類具員兩京秋曹以春律從諸君子後

受知深而荷誨益者北有卜君從大南有王君元勲從大詩開肆擊敏窮情畫變如電掣星流矢發機而馬歴塊也與之遊者六年元勲雄深雅健吐語驚人而格調尤奇與致逸發如仙裾輕舉野鶴之離風塵也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與之遊者一年疑焉質以解之非焉資以正之不知焉就以問之二君雖予友詩固予師也然北之事繁又君閣閣鞅掌中自公一見而已南事易以簡爲署接鍾山枕玄湖翠竹白沙浴鳧飛鶩紛錯而前陳寓目寄懷眞足滌塵慮豁煩襟而遺外聲利佼與元勲每晰夕往還其間或引觴徐行或軒衣聯步或醫藉嘉林藉芳草或陟山椒以達江南之觀石城天塹之勝風物俱收有倡斯和元勲尤樂引同趣如寒與衣飢與食病而投之劑也故後獲遊雖不久而得吾元勲者將不讓吾從大也從大僉憲湖南予亦來南都方將質元勲以卒業元勲復有湖南少參之命道岳鄂山川之靈接二公以往字物者抑予忌而爲之限耶元勲邑茂績理知名上成願內交及茲言別皆不能忘情者北山設祖相傾相然元勲作留別詩衆和之元勲執爵而起指北山而言曰予會匪常易繫之懷吾儕其毋忘茲山又言曰純終領間勇退急流吾儕其毋負茲山衆用觀元勲之欸欸其不忍以謝然也引觴共流一笑而別詩若干後右序其首且致予私云然

送王中丞董理鹺政序

旁列漢隆患師往征之先事開淮南鹽實邊商無往者戶部以聞聽　闕廷舉風力大臣董其事上八人琅琊王公廷采在焉上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璽書以行益公由進士爲知縣臨察御史光祿少卿直節廉問白結主知及是吾南京鴻臚上卿裁兩月尤隆遇載脂巡撫彭公總督葉公衆贈言投簡於後嘗聞之鹽法與於管仲其後桑弘羊第五琦劉晏諸人毛收爾聚于時而取寵利源竟不可塞然冷山澤之有充軍國之需縮漕輓之勞

致倉庚之實錮近道焉肆在　國朝循以無廢而滋蹊利
柄驛駕商賈胡昔然而今異也彼誠利而趋之耳古之法
有易粟則有鹽引其原甚善也今則有責賞之名有鹽引
則久次視支焉留也今則有勸借公使之名鹽取私市以
實官又甚若也則又有出倉掣引之名貴于私刑者如此
罷罰之弃舞遊佚之縱恣情短長以漁巳利倒延官則張
口狺狺　食其肉無厭困于無賴者如此行鹽故有地今
衡永則廣昌信則閩南陽則可東分于越境者又如此近
歲私人賁緣賞奏在倉則多夾私鹽銜尾以進在淮則攙
越抵消盡發常格其阻于怙勢者則又如此無惑乎鹽商

辭體而深避也公奚致之樂哉私門可革也無賴可懲
也越壤之分怙勢之瓜貴寫之占抑能盡登之乎其不然
避者終不至矣國奚以富是矣以爵自仍任其責者夫獨
何弊而擧大臣也則何弊而慎以付公者　聖天子也
有不得行無不得言有可得言則亦無不得行者矣易曰
下為損裕用莫如節理財亦自有要往南七十二萬之課
有當額焉大曆之末鹽利十當賦元祐有加至紹興則參
之一州巳踰其數是非所以望君子也

送任宗海序

江之西大省也人秀而服儒吾伊佔畢連東西家焉出更
村町下逮執役之賤亦口揆書史援章條以相撓軋大吏
至則傍聽肜眺以下上其議評商當其否吹聲鼓譽恒若
弗及其弗然媒孽以甚其甚其亦弗少矣故官于其地者
能之收叙恒有屯難而循自債事亦往往而有溫江任君
宗海之為江西按察僉事翰林學士紫崖馬先生來速贈
言先生文章家不自為皆欲以公諸人示信重不自其鄉
始也其可辭君忱密澄瑩由進士拜行人積有賢聞遂拜
南京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批逆鱗而幾不脫虎口者屢之
其按鳳陽監龍江商課也宿蠧梳爬風裁尤炳根可論左
璫失故利私恩苦之然對人必曰真御史真御史江西擧

烈其無是深占耶夫訊讞之司激揚風紀之任無所擇於
中外而疏馬幽賓健馬駕輕車以載馳乎熟路無憂其弗
至矣古者播其衣冠而禁行人爾後世法曰峻犯日以
多曰械繫朴其無畏也獨何歟禮義不施而廉耻之風
無足以勝之也夫冠九人髮一人則髮者視為恥三之一
習忘之矣半則又忘之矣髮九人冠一人則冠者顧獨視
為恥故禮義廉恥是為四維風化大機軸在此也先之以
禮義以立其防重之以廉恥以端其避趨之路夫然後刑
以示警則其始也人畏之中也人愧之終也人服而習之
以至敬為當然失禮入刑為大誡夫何患貪者不廉者

不良矯僞者不誠信以自將轉移感動之機有不自我若乎昔晦翁先生提刑淛東以嚴爲治清獻公官成都以惠利爲本至於治抗誅鋤强惡姦黨偎落寶孤翁張之政宜亦有可思者先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不善人之不去善人之賊也君必勉之吹噓鼓舞將遍之江之所以達之　朝堂之上雄秩峻命容於君獨捨朱趙行業于於君深冀焉弘治辛酉七月上浣莆田見素子林俊書

送丁玉夫序

南京禮部郎中丁君玉夫擢提刑按察副使授　璽書董兵廣南君初以中書言天下事停遠州　上念之

三以職事起于家及是未四月有是拜大臣之所修聞天子之所超敍視凡格數等以首勵廉退崇士風固非直廣之得君與君之道之得行於廣也君獨味道腴力探理與超見特悟趣尚甚高將門戸陸呂堂室朱程藻會乎韓歐以華其文未弱冠即抗顏弟子師立行抵床下不爲悅不拾科第不爲所搯摹媒孳摇曳而頓撼不爲挫冗散不爲卑進不爲榮頹垣廢棟殘甕斷礎而居不爲危衣鶉簞瓢無足隱乎中而有所繫非深於道能之乎徵諸往則其來可知也持衡運軸廣人士將司乎致遠于我者矣海南之風其無翁然矣乎或疑世以文爲第倫魁服有官序丁君道雖工其如世亦亟何予曰是未然文道之器也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希矣夫山不自輝惟玉之所爲水不自媚惟珠之所爲文不自工惟道之所爲文而不深於道柔見其能至也屈平之怨刺宋玉之柔婉莊周之縱放揚雄之艱深文乎哉韓昌黎歐陽六一因文入道至而未至者也道之至者其文雅以純簡以肆閎以雋朱麗以則神暢心舒而剿煩理猝叢奇會受綽有餘意于奚文之是而道之遺耶然又告焉古之道無負於今今之人未盡然于古也廣有與君爭名者矣抑均有責也予瞻賢者也未能脫攻洛之一撖自爲若固將以自剗矣君亦無須爲程叔子

一地哉消行廣士夫因郊正郎公甫之舊來速贈言附所私者如此白沙孤邨君炯乾棘之閫文飾所臨爲我注深意焉

壽晉保劉先生詩序

記稱武王夢九齡無怪歟壽聖人不能知亦無能增益以與之者即能之文王將不私所愛武王亦豈忍受之以自益哉桓常家對景公益壽之數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皆駕虛無經見之言嵩有翁及胥洗髓李少君冊砂黄金尤爲荒誕難信天之生人氣機形治以盈縮之化有所盡則齊有所終惟壽有厚薄故壽有修短斯命也修身養性無

定其壽斯妄命也壽之義久也中庸言至誠無息則久修之身施之事皆可久獨命云乎哉程朱歐曾韓范之生亦久矣後世言學者必宗程朱言文者必宗歐曾言事業者必宗韓范此卿鄧之迹落落無聞而得而言詩哉太子少保鎮川劉公之下詩後將得而言之公宦遊徽叔今萃之閩中而僑運養鄉則貫關之大一獨策從伍豹少卿留意已植志古學而雄詞逸韻直欲啓文鑰而掇其芳藻曰方重剛貞之德又足決官疑積國是尤表特者名位日起欲汪自有加士大夫延頸以贊 重光單閼季冬理平而公以滿盈引疾挽留不可已遂進宮保馳傳以歸給廩給力所以隆

重之若其至今年壽七十三七月望又二日壽之辰南都諸大老賦詩為壽俊受知公不容無言夫脩之身施之事文學政事傳今傳後無疑也區區之歲月胡足為公壽哉抑彼勞一生為世道地今始息肩解要放有公棄無患乎羅能無所歸役有公今無患乎徒御之散林風川月有樂而無涯村叟溪翁有感而無虐於世無求於物無競家非達生元亮隨化吾不知山中歲月與常年何如世人莫不曉然搢紳上倚為矜式彼落落無聞於搢紳世者豈啻一家論哉吾閩人物林公莊敏陳公康懿彭公惠安及公稱四賢公獨歸然靈光殿我閩服闋非獨受知之私慶也旨嘗

鄭公以司徒恭文正公以司空致政為耆英九老之會今公亦司空嘗試司徒視二公為無愧者年宿望鄉儕並宜多矣嗣是有會將於鐸見之不知是日有溫國有方外名流乎致政詩盛傳矣焉

送李君德樂知長沙序

唐憲宗時李逢吉請不威李絳進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上是絳半杜守襄陽後之人思羊之深杜不及焉德刑之効異也長沙古湖湘重鎮限五嶺界洞庭川岳孕淑忠鬱成風而偏村小聚家宗甲姓相蟠結逋租稅武斷強食不可促梃以理吹聲所流則曰郡難治難治守者至輒臨

以威于嘗過其虔守以與夫弗辨袁嵯持本其甚 恨子疾止乃止曰是非兆弗治又過守者尤嚴杖人動百數予假事以諷曰凡牧在刑猶答人比二十廻已守陽諾別去繼兆言曰適教言長沙萬不可治近指原役某猶杖之至百死者十二三民猶視若故常誠公言如長沙何予曰則顧重之耶去歲月丁亥察湖南書公移之尾曰省刑罰以重民命勞撫字以督 皇仁其人愧畏而刑遂就簡嗚呼刑聖人所賴以弼世不得已而用者也治民如治繩急之則棼不可理剛而獨任亦難矣南京刑部郎中李君德樂之出守長沙也其同寅尚君美信戴君景伊屬予贈言君浙

之台州人浙多賢稱天下文章氣節台又其尤也君蒯兆
而知亦熟矣其爲得亦既深矣不然胡卓卓然之若此也
君蒯遠沖邃粉學內實而服官繩已細行次弟任刑部踰
十年擢物餘兩而人無冤稱爲司發所委信儕輩推先長
沙勞故將無如刑曹時乎夫乎久則道甘風霜深冽陽和
益自可愛恭以數宜亦有君以更化其後以起長人之速
蘇也至愚若人而至靈易感若也誠則動仁以摩撫則
易悅而從故蒲鞭治不撻一人亦治深文峻政救大揚沸
者顧以長姦而破觚斵琱禁網疏闊寬以濟猛而成化由
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或曰催科無善政守先事在此也

長沙逋賦十數年甚者至欲臨以兵子欲徐舉以優柔成
治其或未然乎曰是所謂誠之仁之之道也夫律吏姦則
無私操防民欲則儉而省費課農勤則無蔓事而庾有餘
粟教則禮遜而知分子惠則民父母之輸賦以急公上均
是心也夫弗治其本治其末則曰民頑民頑豈惟民之故
哉德澤固有以辨此矣不然諸君子所以深服而委重者
果誠無見乎亦將蹈失賢之責矣

送范應禎按察福建序

古者兵出於農井田制而兵寓焉要之七家一兵七征始
一通藏於田畝簡於暇日而調發於臨時故無召募之勞

無養兵之費均以便也漢南北軍唐府兵亦做于此我
太祖遠稽近紹屯守之兵居然古意內地則屯八人守
二人邊地則屯七人守三人衛五千人輸歲六石守人食
月一石以歲輸兌歲食二人則歲贏一萬二千石也三七
則歲贏三千石也廪官之費民賦商征有餘辦矣夫何歲
久弊滋今之兵額率耗其半田則故存也於是有贏丁之
補種細民之租佃食之愈寡糴不贏以告乏何與予嘗數
發問而執事者不能告也釐正之方宜若可詮者圖籍鮮
存畦畛數易故疆今鄙漫不省識考之甚難也吞隱者寧
死不自實私市者物故責民版者歲以深一家仰賴焉以

法復之則私直賃公租無所蹊一家之生事去矣此一
怨也欲求其端必開告訐之門乎嘗見督屯之使惟利得
田爾已功奸庫乘氣勢奪民產無控愬此一怨也豪右私
屯田連頃畝無敢發其奸官治之則搆扇謗讟此一怨也
下官承上意爲出入亡可否彼售其私我買其責此一怨
也則是亦怨非亦怨我者若罔安于位況望之濟哉深水
范君應禎潔堂慎縝有餘局其在南京戸部有名今年以
員外郎擢按察僉事　璽書督屯吾閩是固所熟試而
驗矣因熟試晉新銜牧有來劾孰禦哉春官陳洪載述君
論屯之政曰吾惟無適莫其間耳職屯必利屯若職民宜

剡民耶世豈有是亦示之以狹矣吾叟有倚哉中是屯可
也民是民可也屯是而詭之民則正而曲處之視故誤而
軒輊焉除其租以上下其直毋泛溢也必籍以為定毋遙
度也必簿以為憑毋偏任也必師以為聽毋疏核也必差
以為察毋誤決也必詳以須之盡兵與民均也吾奚有倚
哉吾仁存而義施焉額幸而足恥言功不足寧任其咎直
之吾不知為德縱之吾又惡辭為死哉子嘗喜曰名之下
無虛士哉是可惠吾閩矣抑宜力之任也　國家未無兵
食之憂則有兵農故事然豈易言哉亦經世深念也

壽東園鄭公七十序

山受土而高也水受之而傾求溝瀆其間不可得也海受
水而深也土受之而澄求丘陵其間亦不可得也況望其
具體匯衆流以高以深以與天地相悠久者哉故受有所
至而居有所宜人天地之受也其胎殯嬰札受之未至也
其生鮮慧其境俱逆其居之未宜也則惡在于壽耶南京
戶部侍郎仙溪鄭公東園軒特峻爽在翰林與晦庵少傅
東白學士吾鄉井庵御史翠渠布政未軒僉事以經濟相
許與公搜奇剔怪鏗發金石而深博醞藉益探以有既家
食循義門家規藍田鄉約以自見治生養樹之術翕闢紆
縮族是用裕起初官超拜浙江提學副使國子祭酒改南

京通政有今官閒逸卒時出新意才高物忌遂疏
引歸　上倚注彌渥今年壽七十精强難老無異昔時
公子婿陳君在究丐文為壽俊嘗疑仙溪山水之秀氣英
鍾淑世宜有人而公生百年希闊之會鄭世宦門衰緩中
落而公巋然以起山川之氣詩禮雁厚之澤之所均萃公
將無得而辭者矣而又樹植以隆基藻繪以傑詞居高潘
深意寬而優裕者完至筋骨不殊子孫滿膝下人世間無
一咈意山林廊廟若進若退公奚處而不宜如岡如川之
壽公亦奚靳而不臻其極哉俊貧病先老百不自謀視公
如在天上前完福亦鮮如公者受者弗專而居者未易甚
宜公獨不可自賀歟

贈查毖齋副東臯憲序

國家布局待士登其成任奇之弘上恩以寵霈逮下之澤
百年而收既然矣竟之不四三以副是無它工琢飾者落
其源習權變者乏風節喜功立名則往往隨俗以化材質
兼備難其人爾矣予任方泥爨然頗以好賢名常思海內
士執鞭焉晚得黃公公獻姚公英之王公道卓及吾查公
原博毖齋皆足樹風猷殿揚名教世道幸賴焉毖齋潔已
先物閑日章智不尚察辯難若無奇而績效之收如秋霜
肅物有不出鈞陶之外非所謂謙謙恒無成有終之君子

欽僉憲吾閩久之擢副山東參使以大夫白從度臨制百
司坊民欲而節事反固已哉若況東古齊魯封地有周公
之教化太公之政理孔子顏子孟子三數聖賢之心法其
任俗易與而治固以易爲也頃若流徙蹂躪水禍爲患苦
食生瘞死公私有餘累治未可以易言若廉潔身始也馴
率法始也坊從約奉又風俗始也本之以貞持之以固終
之以久焉不變之節道有固然者憲滕侯止今黃公爲巡
撫姚公爲左轄王公爲總憲暨公四君子並臨于東身率
誠感濁不足汰也暴不足柔也荒不足處也淫侈之俗其
不足釐以正也立廣大之治功以成渾厚和平之治體以

無愆風範之素以甚還前正之舊使論治者必曰東曰東
論相觀而治者亦必曰自東曰東而推原治始無獨四君
子自信予亦將與知賢之幸矣憲伯盧公伯居偕寅寀諸
公屬予贈言附所私者如此

見素集卷之二

見素集卷之三

後學黃仿校正

孫男及訓重梓

序

西園張氏家譜序

氏族之官廢見家有族往往自譜其姓之所自出而聯其
世系之詳以序昭穆合疏戚明本源之故滄桑變滅天地
無全經譜固一家之重欲人存而世具之意者其難矣乎
夫兵燹失于姓裝落又失夬而不幸以久則無徵無徵而
續則又難也耀門第者率附顯以文高貴遂以卑故荒見

隘說自評其祖遙遙華冑識者譏之嗚呼世有不附梁公
如狄青者幾何人哉吉水西園張氏出曲江公之後按歐
陽文忠宰相世系曲江五世孫宗貞爲洪州都督參軍三
傳爲涯西園涯所遷延降庚申時也辭之失屢矣嘉定壬
申涯八世孫子儀續修之子儀之序謂屯始興之清河至
涯始徙吉水至元甲子九世孫同老之序又謂里中同姓
十數皆謂出清河而西園之族定自涯始故斷涯爲始祖
而闕其所不可知是後元統甲戌泊之序永樂甲辰宗理
之序今弘治壬戌子友秉文之序皆主同老爲然涯距今
凡二十世名行仕處生卒歷歷有稽亦既遠以詳矣夫詳

可知譜法也古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始封者其始祖也士庶人受姓爲原始遷者亦其始祖也則張遡曲江而祖斷始遷者爲近又況世德濟美文區仕軫道世有人而林樊養高亦岩然風致斯世族所恒慳而張獨盛者也張之譜兼取歐蘇而歲時之祭一宗朱子義曰則又范氏餘意斯又世族所恒慳而張獨備以袭者也譜續修出兼美則尊府封君繹貴志也封君仲子兼素純重有古風成化間由進士出知宿州有時廉名入爲督府參軍予見之陳白沙族次私若有所念述固其跡也予後以出位言事幾不測公冒昧論救同下獄又同𨻶官又同叙復

嗚呼死友也兼素物化十八年予承乏西巡謁得携一觴流宿草慰我兼素泉下而中遭大故宿志罔酬序譜之文豈直生者之情而已兼素有先請二姪琳珊有書問稽命感慨之餘牧淚書此

送羅漳南考績序

凡以簽章神整兼事衆所厚信識治者所逆計而疑也夫自售之術工則進干之澤弗流澤弗流民奚利於官碩使食其士爲已厲哉南海羅侯山南道出守於漳生重鎭睬簡御煩仁化暴靡屈自售之術茫然無得也予深獨信爲賢始知瀞圻歲可月考有明効焉爲御史韜頡落芒不爲顯地易樂當有疏事危論錚錚既莅漳益謝去聲色泯然老成言動如儒生而仁柔撫視如慈父母不察而斷不威而事辦集人安以宜之惟南詔介漳湖壤接之墟十崖深箐鳥道數百里無列騎方軌之地盜所窟穴黃四羅大師納亡命時出抄掠雲霄開大發腐縱風至而鬼出殺人奪貨廣污官男女紅巾亦日數百無人跡落蔓重不可圖侯至柔之不可驚撫之又不可則率兵臨其穴擒二惡魁獲其黨二百有五十而餘脅從就撫居民行旅伺枕席爲安舉欣相慶頌聲作焉侯例當報政郡博士弟子康曰侯仁威人也數十年巨蠹侯則剔之民則有頌吾儕其奚自

暗逅其事勝捘添生燎來請序言憲副黃公敦實亦貽予書道侯美甚悉予未由至漳以見侯之政亦非成識治者然約以昔昔之見近時道路之所傳聞憲副公之書之所道述所深幸而信也侯得政書矣檢當請漳之諭會記南詔宋南畬地南畬據嶮左翼軍統領陳鑑會兵勦捕僅得二捷畬不爲懲朝廷選守得卓廣揭榜諭之旬日畬止侯不爲慶而爲鑑獨何歟蓋柔而不可者侯有所授之也昔子路治蒲夫子不見其政而稱其善曰恭敬以信民盡力也忠信以寬民不偷也明察以斷政不擾也大叔政寬而鄭多盜深悟子產尚猛之言攻萑苻之盜去之夫子曰

蓋猛寬則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殘殘則施之以寬政是以和今侯視子路治人視大叔治盜夫子之所與也子蓋勢亘哉抑易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恆亨利貞久於其道也 新天子不薄遠民不奪侯而借之淹嗣是之政將大書不一書民之心亦知已者之意侯終惠之

邵武府續志序

志始於夏禹貢周職方兩漢之地里郡國唐宋之十道九域與夫王會三輔之圖方輿寰宇輿地之志迨 皇明一統志而始大備然固天下志也法不得以詳郡則得以詳譬之目倫綱可以舉之矣故陸游有會稽志焉子嚴有

岳陽志呂祭過韶借圖經夫子悼杞宋不足文獻郡之志其未可少也閩之邵武舊有志曰和平志者出上官氏曰武陽志略者出陳士元氏至成化間郡守馮公孜修之劉公元又修之論者謂馮過繁劉過略斯夏公有才續修之所有事也意良勤而其事精以覈矣然以時考之要之三十有餘年之期豈其數固如是耶馮雖不及識然嘗聞其風賢也劉夏予及識夏且厚又賢也今之吏議文事為不足談況肯公牒叢委分神寄慮人蒐事獵於所編克汗之間以成一郡之志若哉是可觀其人矣夫古今此山川夷阻殊焉此戶口登耗殊焉此則壤衆斸殊焉此庸調繁省又殊焉此學校人才風俗脩隆盛衰醇漓又殊焉是若數而不專在數也庸有執其機者昔蜀知學東郡嗇吏說者各本之文翁延壽之遺吳札聞衛之風美康叔之德於唐謂有陶唐氏遺風然則嗣是而蒞樵者尚知所本或將采其風以為 今日神化之助是志也官之規其天下志之輔歟

秋堂事紀

正德丙寅秋夕余病瘧三發愈愈數日復發發一日又愈家人市一海蟳脩鮮巨且壯時傳羅君汝文取舊事續來而予命養以須以偕君擇最佳處其烹而擘焉比過余余瘧復微發閉白板扉布席其上以臥聽君談不覺疾之去

體也既又談一二老解去事予疾猶初又恭述我 孝宗敬皇帝大漸顧命我 皇上及三閣老之言余老淚横出鳴咽更不可勝疾遂大作乎別君姑去則煩懣沉覆殆若難支嗚呼是無浪翁與元子說化孫樵讀開元雜報之感者乎以一衰老之躯俄頃而瘧三異焉就速子差予復而又予加也又數日君又過予坐談余又臥白板扉以聽一差一復一加心欲留君而力不可耐海蟳者誰予家亦不得其烹而擘矣又數日強起致君鷄一豆肉一豆適餽魚者至魚又一豆則三味已如例海蟳者又不得越俎

共擘如宿所期云又數日君有九鯉之遊予四十年貯結處也神爽遙邁而病相阻留則生致是蜉于君君得專而享之矣嗚呼謂微一蜉有成數默運其間如是者耶前四年予二人均以内艱解壺郡務君東歸予南旋予所自泜之交舟上下相失日是予戢羽夕林君長風飛廓縱翰且九萬里邂逅無復期孰意有今者之至遊予卒從君遊予樂也孰意有予今之疾如許事會適值而又出不齊其間是未能無怏怏也抑數日又別也後日之會則信乎不可期寧復惜一言爲贈哉君子所長也贈言之精亦古恒言云耳何能別置喙以新觀聽于君哉凡在我者皆内也大

之與人極而翊亮皇化次之鎮雅而運淳備協道軫有事任焉餘無若擘蜉然君決不動睫物治秋堂之言固在也君以問諸柴墟

南山别言序

孝宗敬皇帝山陵畢故事閣局纂脩起初潜訖顧命時事謂之實録乃盡召史官起之于時壷陰黄先生以在告當行或問曰壷陰行矣曰行曰胡爲乎前日之歸曰歸或者突然謝去一日郡大夫合餞之南山或又曰壷陰信行矣予曰夫道綱常而已其先後緩急體道之權度也方壷陰爲翰林編脩史事未急夕喪未歸土毋孺人年望八二子居雖旅而事有先且急乎是者乎宜夫有前日之歸也今則大事襄矣北堂之甘旨益備矣望九之壽堅澤不衰二子成立拾科而綴美壷陰之于道又道歸盡之矣今史事方殷纂脩屬其本務事又有先且急于是者乎夫有道之碑不愧爲幸又况鋪叙　爲烈樹筆之大快臣之道其又盡乎是君宜夫有今日之行也酒既半同餞皆有詩郡守陳公志尹和詩序引予亞容以獄吏擬史官然竊友有告也獄繫一人之是非史則關一世而信後世其無尤愼矣夫昔吕黎微雜范之覆不敢作史至脩順宗實録以切直見忌卒之竄定無完篇史雖公猶難如是重以意與

踈失之如楊億之醜詆張洎令狐峘之遺落顏眞卿宜夫靜脩有無變受歪人之論矣予又特慨夫宋孝宗實録出傅伯壽所撰視他録尤踈今我　孝宗神聖寬仁等成康而同光舜宋之孝宗無論焉史贊堯曰放勲舜曰重華吾夫子贊堯曰蕩蕩舜曰巍巍夫天之高大不可繪今之史官居然班馬官無忠宋孝宗之録然亦繪天者所畏也壷陰曰唯正德紀元秋九月望見素子林俊書

送林世明序

世明將北上春官來言曰兄幸有以教弟即第惟是之歸即不第爲教官去亦惟是之歸不更及贈言予與世明同

於而吳爲世明會大父憲副公則予先妣貞淑人外祖也
憲副公直聲廉問爲時令人稱志名官有傳公既終于官
子孫貧落然皆讀書守理負奇氣縱紐有今而世明又嶄
嶄然見矣前數年世明以所作文字質予予甚精而讀之
其運意高其命詞遠其究理深以刺其議論出入六子其
氣壯激其視世之陳詞淺語若不涉于意大界有司者高
張科格緊而較之一不在機綜雖亦純紛編無顧者是惟
鄉論尤然世明能別出機綜哉然誠有者其不終晚也世
明既售之矣今之禮部則良商鉅賈物色奇貨世明以鮫
室之綃冰蠶之錦往投于其間有不翔價爭售者乎世明

義不得爲教官爲進士不爲世明喜也凡學以專而精分
以事則雜新者不時增舊者將日舍而去之矣則猶夫人
也孰若教官口從事簡牘筆硯之間以精所業就遠大如
古聞人哉今夫高官峻秩進士起者也任大者憂亦大世
明布衣與天下之憂在事局其未由已也世明有祖風烈
剛者也昔恭勝之爲直指使者威震州郡售不疑曰吏太
剛則折勝之納其戒李至取爲座右之銘夫士患不剛剛
不善用悔吝隨之矣易壯與夬君子用剛之時陽眾陰寡
攻之則用壯乘其衰而決之則用夬行漸而不失其宜焉
然彖象之詞猶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二卦初九均有
壯趾凶咎之戒則剛不可獨任而初者其不可不謹也抑
予至則養熟而善用剛世明爲進士無廢學哉

送夏必順廣西文衡序

故事歲大比則預致所以司文衡者潘臬廉其實以薦于
御史商摧之必參合則禮幣將焉其間百一之不齊容有
之餘皆賢者也公無私也故公道未去惟科舉一途爲然
是固成法之懿抑亦諸司率由吾慎協恭以是道耳是年
莆郡典教夏君必順應廣西之聘君廉實而舉者也賢者
也公無私也君治禮禮自秦焚藏之餘視他經尤缺漢蕭
奮始得儀禮於高堂生劉歆始得河間獻王所傳周官於

秘府穿鑿附會嫁偽襲訛晦翁朱夫子考定易書詩春秋
四經獨禮未敘正而卒其草廬定之晚年亦未竟編而授
意於其孫當者則亦未就是固未成之書而簡帙繁紛在
昌黎已有難讀之嘆近制雖備一經而天下讀者蓋鮮嫡
承直授獨推餘姚君餘姚產也夫以冀人視馬難爲馬粵
人視珠亦難爲珠君茲行毋患乎不精患乎未足以盡君
之用也若又將去而上春官夫師儒舉進士近例也取人
何異取於人者哉不得盡於彼將得幸而盡於此者矣禮
徵業知類其學有序俊士造士其升有漸始仕强仕其模
徒有階君盡值之矣能爲師然後能爲長君身試之矣[illegible]

郡頴權君殆其時矣抑吾道自有長世不在乘進士而成
否利鈍又有司其間者君固未是爲軒輊也同官諸君子
與門下士別之郊予敘所以贈者如此

木蘭陂集序

行水之道因利害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其魚
順疏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者是也水趨而下
則上田不毛逆堰以收其利若鑿鄭國渠堰鉏盧陂者又
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塞難小猶難者以人之力而與水
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木蘭之溪源水森流德化歷仙
遊趨莆而注之海不爲不遠匯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爲不

多引以溉南北二洋萬餘頃之田不爲不利以博溪而不
陂客無蹈西門豹之譏者乎然李冰疏蜀終深陸海之思
河伯循崖徙切望洋之嘆以郡而無奇男子賢士夫良守
令不信也而錢媄僅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
皆自鄭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矣私
惜若急衆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功皆蹟故
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錢之始築將軍
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溫泉之口上急而下濱
水襲其濱其取敗固宜長者重有創焉木蘭相基天假神
授兩山夾峙左右翊以當其衝伐石海洲臥牛拋馬縱橫
牙互而約鉏以固焉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從我
渠道以行支川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
成而利甫世世命脈在此也夫財貲能散者也長者之義
與卜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之
記謂買得汝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溉田興養
人之利纔得關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食侯封沐
我
孝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誥文記傳
諸紀其裔孫郡庠生龍類而集之請序於予拙宦委散未
能買田卜室以託老是陂筆耕磽薄間皆竊灌水自潤斯
序也其容衰落尊辭

城仙遊詩序

丁卯冬城仙遊先 孝宗朝言者欲盡城諸縣郡主其
議而慮誠其力則以屬諸令之能舉焉嗣是縣間有城者
是城御史鐵君守清力也仙在萬山中大姓因田而族縣
無留一日聚盜至則當走郡嘗竄伏崖谷草莽至正間巨
寇陳君信陷縣治李文再陷陳同鄉伯順自牌又連陷腥
漶于渠殆遍鄉東西 聖明持清禁百四十年民物
眾集然而溫鄉之寇發劇縣人亦屢矣歲之首春漳寇烏
合無賴肆劫掠于仙郡大夫遂之而虜復至乃借大司徒
鄭公東園議曰城盛民也毛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御暴衛

民咸其可久也以告巡按何君道亨而時巳初夏忽汲城
郎之書期以冬月從事而何行解去君代之毅然曰城役
固重然前治巳業無難者昔齊桓城邢春秋所序三國之
師美救患分災之義今專仙之力而分甫之財無不可者
曰汪汝通判其攝令事程土物平板榦命曰董功曰曹汝
問知其相財用其備考極略某曰汪汝專役事毋惑于搖
言以奏厥功于其簡稽最汝曰曹汝撫守汝出內當其往
鋤定未事富者財貧者役羣訌于官汪不搖曹道之君又
遵之而任益專又倚總鎮平人公祖之直而取其成以相城
事不四月而功告成士民稱快嗚呼民其可樂成如是哉

夫一勞而永逸大功不計小費仙八百年分縣而今城焉
豈有待耶抗大義而大患排異議專責成無不濟者獨一
城然哉竊聞之偏裨効命指縱揔其功羣役受能而繩引
之梓人獨攻其巧城之成端有自哉用舉以序詩者

郡齋別言

蕭山張公時峻守吾郡方七月人方倚賴之公以刑部時
除累趣解官去于憂病不可出强起俟公門公青衣絲屨
笠帽而革帶迎我于門外言笑遂入若舉脆几累而然且
曰吾將谷鳳山眺鯉湖憇止古蹟俗乎以俟公移之至賀
日也為至公朝服公庭祝　聖壽退而易私服杜門諸

司請賀所以待郡尉兒知其貌察其言而密視其奧旨也
得裘俱忘忠愛之心其無巳矣乎身達者之所視為累者
也有血肉而死將生有毛髮而蟣蝨生血肉毛髮為身累
身為人累者也千尋之木肉鵠之華腹潤液生且長以盛
而繁霜夜零指頓而約束之歲恒一至焉人而長亨久順
有是哉一闔一闢天地所以成化一張一弛聖人所以成
政化成而物之材者歸焉政成而人之材者歸焉天地聖
人一道也物材而天地之心見人之材而聖人成能之心
亦見重耳不十九年於外不能霸子胥不奔不能入郢司
馬不居洛則無相業子美不窮退之不潮陽子厚不久於

柳則後世無文章矣數三子幽沉困鬱憂讒畏譏之時不
有身為多而死生蟣蝨外物者哉然而挫而成抑而愈奮
以增益其不能者宜多公有數三子之時不患無數三子
之心而請極養重成遠大之器以自附數三子公不自賀
于將為公賀焉　聖天子玉成人物賀公何有不自異
且幸而謬致戚戚然其間而推見至隱又容知非戚戚之
在如吕獻可杜世昌諸公者哉鑑湖之尊前未嘗有也為
我語濟南山致數本植之木南清處使人知自予者始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序

贈徐羅源奏績序

前十年開化徐侯良璧以唐邑學職來士吾閩文柄公明稱焉其後閩保定郡志知侯有序述之勤閩中丞尚公薦章又知侯有律身律人之奇績侯名應御史選有沮者俾令羅源使其僻且簡也仁施而義以濟治理静專守以堅定有疑獄必公諸人有時疫責己以求消弭司郡之政有

爲民病者必力爭乃已蓋分若君臣恩有父子之道焉文廟祭有器鄉賢祀有田生徒之業有課儒學孔道舊由南徑抵溪既紆且濘行者言開東西二道便而令者匪才財者縮地之人安土不易遷侯偃舉無懟部使者連獎賢勞吏之繁岳江事　閩中上隣邑福安民私之欲奪以去羅爭于當道竟以還羅治羅且六年以能名被殊委不得去今年始上初考之績邑師生潘司教廣因周時諫之舊屬予贈言予邑侯周以仁亦交侯兄弟以熟言可信也噫亦異矣古者官以德建授事之大小以才而甄收之權量人物者道固當是也而身所自處亦惟意所適而已侯家人之學可甲科劇事之才可御史可劇邑可郡大吏而皆不然若無有數在耶然侯無膠杯覆餗受直怠事之譏在唐時絃誦詩書仕無異乎學在羅時峰鎔複辭情嵐霏彝遶其署吏無異乎爲隱志未盡伸政事之才未盡綮而人聞其聲家食其澤同時賢令未能盡儗也侯固將分之甘而亦深乎意之適位浮于侯有深欲而未能于是者多矣古之吏長子孫今率爲三數年遷去然遷未遷非侯意所系也

湖南道學淵源題辭

廣陵陳先生文鳴總學政湖南也崇右正學心律身度而

課程詞語皆紹之又蒐采元公二程考亭胡文定張南軒六先生事行成是錄以標的諸子其立義首元公不曰舂陵曰湖南亦猶紀吾夫子孕聖之地含曲阜而稱東魯遺意既之後棃聖而生吾夫子實集大成後諸儒而生吾朱子實集大成夫子祖三皇宗五帝父三王故叙皇帝三王道統之傳以及夫子本而盛之也元公子二程孫朱子故叙元公二程道學之傳以及朱子推而盛之也胡張則元公旁派亦猶帝之有稷契王之有伊尹萊朱云爾然則收程朱而遺橫渠收張胡而遺廣平上蔡勉齋九峰可乎哉曰序備之矣生於是學於是遊於是是斯錄矣橫渠關中

集269　055

人未嘗至湖南游謝黄恭伊洛考亭之淵源固異之湖南固未得泛淺之也嗚呼夫子而後有孟子濂洛關閩衍迪繼盛道未嘗絶也元之儒靜修予畏也一二先正時有致私憾其間者剥久而復宜亦有繼之者繼必自湖南始元公開道之先是録又吾道之托之地也考時撰世諸士子振起而承之斯總犁盛心亦予小子俊願士之意

雪堂叙隱

見素居雪堂聞叩門則汪君孟哲過焉慰問失喜則君以良榮州牧擢少伯温陵矣記京師時君侍尊南都憲公官邸青衣白馬眉目清整間適如畫予寒畯君獨繆予通好

寒暄數數焉計今别二十有餘年予皤然老翁君亦頭顱蒼矩不能無嬰情避逅少壯離合之感也坐既定予入語治具延君不知君尚記閩語也三豆例設君曰適偶意殊勤其止是耶相與爲笑後數日君温陵之疑來力用爲慰君則歸意滿腹適予言曰吾今而後知彼繡之犧牛不如草間之良便倒籠之鳥不如青林碧落之優游夫以五斗紅櫩置身於畏途深穽之中吾之志甚不可以行矣事非吾事吾甚容故吾耶碧山不負吾將謝浮榮返初服擁肩抱膝盤礴於懸崖倒樹綴丹叢翠之間嘯長風而弄寒月以紓洩其突兀磈砢不平之氣予念之固亦未謂誠然也

繼序若昔而意復滿紙一日温陵人言曰汪公去不可留矣老稚攀送聯綴數十里公温存慰遣無幾微見於顏面無誠丈夫哉日且夕君來别予解衣班坐燭數更曰能忘是别吾懼兄薄吾之淺也其果吾情哉夫漆園掉尾彭澤恥折腰守屏蟠絶迹深谷自同鷗人私尋之亦私論之乃今知其幾之固而識之早商山之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吾不欲愚溪僞懷北山獻笑守大斷乎而釋務啓开拂羅以決疑不然吾豈安棄州而薄温陵者哉予曰善哉君之去也夫不易者道也不忍易者心也不得不易者政與化也徐迫一也由前則爲

通由後則爲介藺相如大勇小怯其固誠然哉君子不能必道之果行心之果盡况能必政化之果合哉亦曰盡而已矣乃歌曰烏臼兮江清水漱漱兮雲霓杜蘅兮薜芷桂樹離披兮壓石齒齒酒香兮蟹肥山人去兮歸不歸猿驚兮鶴怨霜將霜兮歲將晏君不來兮何時秋社燕兮春候鴈洪園兮經丘弄雲水兮招巢由下叢薄兮山之幽香風發發兆水瀏瀏細葛兮輕舠村醪兮野笛終吾生兮倘佯與造物兮消息

通言序

凡學所以明道而仕所以行其學者也窮無所用於今思

欲以信名來世而托之言至孔孟而書出焉孔孟窮者也屈原放而離騷作左丘失明而國語著司馬遷之史記揚子雲之法言錢神定命逐貧之論僧王孫之文要皆發洩其胷中偪塞拂鬱不平之氣以寄其弗售之懷者謂無著乎哉夫窮矣者生娭行高者招猜盜嫂無兄撾婦翁者畢孤文直不旋償令到實歸作在物之困因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事固有不待辯不欲辯不易辯者長辯歲公伯綱高古沖晦六特而行先以慷慨數言事柄臣者中之竄處窮荒流寓徐淮間授徒日給後數年始得自歸公為窮亦至矣鎖尸無聊稍較舊事而參以新意間復托之楚聲詞

調春容不激不怒而意極所極私欲古人者為歸名之曰適言嗚呼公之志固大而其所自寫者固小也公固自韜晦海內士少知者鄉人士亦少知之惟儀紫城靜夫曁予借以見亦如之何哉嗚呼元人鉅夫之不遇蓋有之未有知公者公之窮斯至矣然公雖詘于人而自信于己雖詘于今而未必不由是書以終信于後也書必窮而後工前輩論著者俟五六十為之未晚其時矣夫博如荀卿如揚昌黎子猶病為書果易著耶立言以明道也道不明言不純則不足以垂訓而貽點書果易著耶適言其知免矣

贈方松厓序

五行具而五性分酸甘辛鹹各一其味而各相入也故皆易和惟苦獨無和酸甘辛鹹各有好惟苦獨無好翰之蒪亮之薤元脩之菜蔡頃之羹通印之子魚岷山之蔗邑之蕒蒻之椒桂解之鹽調而和之其皆相入也均之為瓜不削者必苦均之為李不摘者必苦均之為竹獨成竹者亦必其不甘于味不相為入者也古之人行之苦有驗矣藥是也政之苦有驗矣茶是也苦之不可近如此宜其好之者獨也抑聞之直木先伐井甘者必先竭又患夫生于材者之為已累也苦無適用之材而亦苦收有自壽之利其未可少也予弦直石介泥古而病為迪癖之於味所謂苦

也落落無合動觸世機好鹹者之所棄酸者所色喜而心遺者也無適用之材而又不收有自壽之利予之苦本乎其不相入也然亦有聞其風而起抗衆詆而不奪者其固何謂耶予取友於天下與其一鄉有未及一而而自謂知已有肝肺相示久之而益見其親若松厓君者其是也夫善化者運獨為同予僅安于獨者也然私計之苓連梔蘗味之至苦者也自相為類而自忘其獨故雖盧扁不廢夫調益元氣雖不敢與參苓同功然燥極脉脫氣促而神昏以絕一轉息間炮斬止沸苦亦奏有微功矣夫神完氣足腠理彌密內體固則外邪不能干置一苦於無用之地

之室也松厓其無思置于無用之地者乎松厓有堂誌採
養以不涉婞阿忤逆瑺意退伏林下及是起爲副監軍川
東而復回湖南也予亦欲東者因敍所贈處者如此

續近思錄序

天地之間無適非道有而非無也實而非虛也至常而非
怪至近而非高遠而難行也惟其忽之近易而騖其高且
難故無求之虛求之惟又求之淪于枸溺于蔽流于誕而
亡檢去人倫外事物立愈異而害道愈深非達道矣今夫
天無二日月無二晝夜則無二陰陽又安有所謂二道者
哉道非各立門戶物也塞天地貫古今初不越乎日用事

物當然之理無紛幻詭奇詫詡駭聽之事故曰堯舜之道
孝弟亦豈遠乎哉近思者以類而推進道之科級也學而
至於聖賢其端在此此考亭朱夫子近思錄所爲作也錄
止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夫子橫渠張子蓋考亭錄也考亭
集四子而大成之語類尤多要非初學便覽此劉君維深
續近思錄所爲作也立例編類亦卷一十有四考亭謂四
子之書六經階梯近思錄四子階梯考亭階梯其無在于
是耶維深之心固勤其夙尙亦自見矣夫著書多晩年積
久歷深擇精而語以醇故其爲書傳永永無斁韓子謂俟
五六十爲之未晩吾夫子年六十八始用著書呂成公史

[illegible]於早年故旣輯闕疎文中子續經尤屬僭妄或
[illegible]大早計者抑不知采摘要語爲始學啓蒙亦信
[illegible]近道意故無作也曰續騷如何曰是非曉學容喙然
[illegible]編猶羣合大寶記爲斷例折衷是錄故無作也曰近時
潛南山顏子何如曰顏子曾論已傳無作可也西事孔棘
廢食忘味草閣是編謬序數言請從仲父東川先生質之

東白集序

宜乎心而飾以成章者文也而其隱蓋自見焉夫水之流
浴其源自見木之條枝華實其根自見不待較而知者也
王風渾融而雅博剛習激壯以縱橫禹皋之謨不可尙矣

伊周之訓誥王也賈誼司馬遷劉向班固未失爲王者也
管韓戰國策霸也相如枚叔張衡未離乎霸者也世風漸
降文體漸以汚爲隱而晦之王璞金渾宜而昭之龍翔虎
變奇可復禪耶昌黎子歐陽子文起歷代之衰以擅鳴唐
宋之盛求其深去秦漢遠矣　國朝文運隆復前古當時
作者如潛溪宋公義烏王公括蒼劉公並步二子之蹤至
東里楊公又學歐而近嗣是學步徒蹈致遠則泥而徐疾
周折殊乖故武東白張先生起自洪城軒翔醞藉出語豪
宕自童幼時已然旣入翰林讀中秘書文字簡嚴必欲造
賈[illegible]班之門深其堂奧居常經濟氣節自命綱常治道

多論列　英廟實錄成故事當晉秩先生論元臣不當
謬加孔子號以文廢立復起之姦不合徑去家居垂三十
年善流委心有忠義恬退學際天人之藴深源蒼生固有
餘望焉起修　憲廟實錄受知　孝宗眷被殊遇特
設講筵前席治道稱　上意勸講太極圖書　上索
觀慰懌有天生斯人開朕之惑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食從二品俸極意大用不幸　宮車晏駕先生爲
實錄副總裁感泣奇注黽勉素業以纂寫　聖神日月
之光而事猝齟齬連疏乞休　上温旨懇留先生意不
自釋竟疾弗起嗚呼是無入宮見妬嶢嶢然易缺者耶何

其牧之家而損之於朝也先生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
滿九年做之持祿無過耶先生其無猶人若乎容容厚襲
終其身未嘗一日去其官者何限何詳此而略彼也無害
爲同又何害先生爲獨耶嗚呼古之道其信乎不可行於
今矣先生詩文不自收拾其徒賴生丕索存稿與遺落人
間者得若干卷徒步之莆謁我雲莊謂予故人宜序嗚呼
先生之隱集可具見矣癸亥太常之起予方視江右偕及
行止爲先生謀先生曰學有體用某將行所學以自副避
言避色其容竟一日留耶嗚呼斯先生志也序以付丕以
屬其甥衛侯徐琪鋟梓以傳嗚呼後將有論世先生者矣

正德壬申夏六月上澣莆田見素林俊書於木蘭烟水

贈羅福之序

壬申　上在位之八年也故事誕節有賀表或羅君福
之以次當行長僚與鄉之士大夫賦詩爲賀屬序于予按華
封人祝聖人壽自堯時有也江漢天子萬年未央置酒羣
臣皆稱萬歲周及漢又有也唐明皇以降始用誕日爲例
所謂天長天申瑞慶者是禮也夫臣子愛君亦何所不至
哉壽一人所以壽天下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其心天
地之心其氣天地之氣休咎之徵自我發之民物所寄命
在此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若宅中以基其命者也課樹藝節土木則無飢死勞死
蠲淳風布文教則無刑死兵死崇樸政察神姦調燮氛祲
至候則無瘥死夭死橫死至乃致極中和寅亮天地則乾
清坤夷坎止艮靜飛走潛泳庶植之各遂其性所謂夏先
后懋德罔天災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鱉咸若者也夫以
天下民物之壽繫之一人其爲繫亦重矣而人壽所至率
日歲爲期黃帝堯舜過之黃帝百一十歲舜亦百一十歲
堯百一十八歲帝嚳禹湯皆及百歲故壽百歲者稱上壽
祝以上壽亦至矣而又千又萬以至萬萬宜壽所必無而
祝欲其必有斯無已之心也幸一人所以幸天下也吾人

有其孰無斯世民物之心壽之祝而豈徒然哉非可以倖
致也況百千萬年之壽必將符之以百千萬行之德而舉
斯世民物囿之於百千萬年仁壽之中以措之於無窮其
不然上傾下蕩前騰搖抗膏血塗草野生歸化而泛泳飛
走潛泳廢植之不得其所可勝道哉君臣情之綱常之不
容已者也獨怪夫執玉而朝萬國捧觴濡祝無越頌禱之
浦文惟張曲江金鑑之錄謂之得體君宗風為賤者也睠
與寂落之風景其有可言者乎前十年予在南臺君來為
拜　闕庭前席有問凡治屬所臨道路所經見民隱史深
御史老成慎重出董流刑名之試介庵張公以鄉嫌自遜

予特拔為第一嗣是果副所知方士夫驕首罹禍君獨以
中晦竟免巧宦多速化君獨以貞靜竟淹夫時詘而詘亦
時信而信出處之道不當如是耶然閣欲借君君亦幸無
督部子閣當道者固亦有以處君矣

筍峰紀年綱目序

元氣以毋萬物草木其充定者也方陽復而泰勾出萌達
愁長於蟄蒸液潤之間無以甚異也洎鶩霜夜客旦日視
之如戰敗之卒卷旗棄甲衰颯而狼狽向無人色惟松栢
扶然凡植之中藏其貞以材其用所謂疾風勁草臨利害
而守可見也扁使筍峰劉公第顯科歷膴仕存歷亨嘉無

松栢之況眾植者乎而一折權璫一抗強藩肉視悍虎水
嚙豈鐵以陰益其有日進其所未能無松栢之歷繁霜以
材其用者乎嗚呼藥之壽則於傷人而頹貲以去病中公
者客知所以玉成公哉勢之所在其亦可畏矣蕭望之帝
者之傅建白涉恭顯竟死于獄晁錯以御史大夫請削吳
朝衣棄市況疏遠臣耶公所指斥殆望之而過所裁抑在
敵已有所弗堪使主者一搖禍有不可測我　孝宗天
縱神聖燭至隱佈至公諭薄尋起右忠諫以作敢言任事
之氣當時朝者言之我　孝宗受之都俞吁咈再見焉
公賢子貢士教紀公事行名曰紀年綱目夫編年古史也

司馬遷始為記傳溫國公又為通鑑子朱子綱目因焉教
本編年綱目之例為一家一人之史以傳公為信也紀止
丁巳教不年而筆絕也泉山大老序其事予備觀焉嗟子
道也臣道也又君道也大中間孫樵得遺報恨不生太平
時及覩開元中事是編也將無得覩為快者耶

贈黃君參政廣東序

夫友聲應氣求以道相師下者也予取友於天下凡十數
人未交一臂而自謂知己三數人焉張君東所其一者也
於一鄉亦十數人一見相忘而自謂知己三數人焉黃君
易庵又其一者也夫靜觀其養動觀其識隱觀其誠而變

觀其定賀木觀其近古既已得其大端矣而愼重不偷捐
覩而耆惴惴然惟恐貽知者之愧數公者吾何疑焉劬庵
有參知大政之拜陳君如賓屬予與言先數年君守隆慶
勞績手于上下及是守武昌裁數月廉問臚播于西蜀而
聞所見僅一慰心而君遂充拔以起君不負負當道者亦
曷嘗負君哉潘若郡大若小不相侔要之任守土均耳豈
上恩而布民全當政亦郡政也肇廣一隸郡列郡民俗大
槩然也君固不待問而知不待試而効先發所及民固不
待施而感不待怒而後威者抑俗革本諸政治道去泰去
甚曰賊閭擅柄掊朘裝以成風民顛敵不可支卒轉徙而

爲盜今日征西川明日征河南又明日征東征北横斂敲
草野民敝變而盜猎是豈民之自為哉吏驅之化而盜耳
民化而盜又豈不欲化而民哉夫改邑不改井故是民也
泉變則冽而濁化為清井為甘井今墨吏腐垢也蠹與鮒
食于官之吏卒徒也腐垢去則蠹鮒無所宥是為冽泉
食可用及王明並受其福民驅之而盜亦不為矣夫以民
視民奚啻秦越之不相繫以身視民其疾痛豈容一日留
于身而不謀亟去之乎抑親賢遜志君子所以遠其到以
有成也古者鄉先生考德問政送入仕曰仕講學東所廣
人也君無憚求之亦必無憚告之行於君亦行於東所也
予亦與有幸焉

見素集卷之四

見素集卷之五

後學黄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序

彭惠安公文集序

語人以壯盛其所能蓋自見與曾公之忠節溫國之行烈書法史材未之有擬也矧文章特儒者事吾郡從吾彭惠安公殆其然者公自刑部屬以氣節行烈自効及外而藩臬內而中丞少宰以至司寇際我 英宗 憲宗大際我 孝宗知遇之盛方是時世道充升士氣丕振公得以翱翔展布其間伸其志達其道以大行其所學晚而與王端毅何文肅張莊簡數君子同心輔政天下稱大老公葆養性靈探索道奥紬閱經史百子每作述評校物品衡量治勢命詞運意根理道而經緯綱常如著蔡前知嘉穀輕纖之濟實用夫文實之隱寓焉休文文治盛運文傚飽昭文忠庚信文誠識者有以知其人若公者其無謂君子歟嘗記公記鐵漢樓張東海稱一代作家托之草書流布海內私欲與元城與公並稱三絕于未敢借論然嘗前輩心學有林艾軒公無愧爲氣節有方寳饒行業有陳正獻公欲私與匹休若劉後村之詩陳眾仲之文公則未嘗

多讓川岳靈秀爲天下生公也僅一二而已哉予少公二十有二年非分晚流累偕薦剡酸冽之味將不謂無同也其根者仕同時十七年宦迹出入僅一再會弗獲卒業教于公而公遽病以歸歸以弗起矣山頹之嘆致吾私爲士夫爲天下慟也嗚呼公其不可以起矣平生所著滞稿爲卷凡若干侍御陳君時閩輯其要得若干卷吾閩提學憲副姚公英之鋟梓以傳序公之文予來進責也晚惟老成風逝聲望所及長養成就功爲多所謂典刑者爲信公功在天地名在華夷太史氏書之矣得是集備考之深自見矣

壽戴孺人七十序

族子士實求予文爲母戴孺人壽且曰冬十一月某日母壽之辰徵文姻族之意母既不得謝謹命云然前三十年族父德華處士與子居連壁處士質朴無華治家勤儉身不識紈綺非賓祭不一御魚肉無奴僕以供炊爨舂浣其而樵汲之用每旦起與族母蓬首垢面短衣敝裳偕造化宛然村落翁嫗而布盈于笥粟米陳紅于倉庾畜牧蕃息宗黨無及焉人曰其無已固乎曰然吾蕭風且異吾知其必大而爲後之奢也夫俗侈則力不繼力不繼則貧者先竭富者日以削賢者恐不賢者縱而從之亂皆其可已乎

吾宗吾子孫守吾業也處士既化去前風果與既又大異其子時敬兄獨守訓無違時敬兄不祿孺人又守訓無違絕薰澤動紃紐矢志婦節以蘇育幼孤時祖居泐濕不爲居人利徙而新之餘故物悉完生有養死有葬祠墓有祭公征慶吊有給材丈夫無及也今巳男室女家內外孫林立孺子亦踰有七十之壽矣夫以七十之年中閒聽于父毋舅姑夫子之所裁三十年耳四十年獨制家政月中所見起者落落者以盡甲族化而清門指不盡數林獨居然以完處士前者之圖容知其爲後者之通耶杜不可久之漸以爲必可久之貽其家法固在孺人不移所天守而不

變其不爲烈與夫立之難守之又難寡婦人尤難也孺人之壽以上承舅姑中承夫子下衍子姓爲林氏壽也自古有國家者未嘗不以勤儉與逸欲奢靡而失周人首覃之詩見其貴能勤富能儉成內治之化以開隆長之基婦人者國家之所由興替者也昔莫侯陳氏有采蘩之德以相成駝州實開九牧孺人儷德莫侯而其覺尤有那者食報之厚固將濟邵州之美以大吾林如恒少君之顯於宮英之上其獨壽而已耶書以待此以訓林之爲婦爲母爲子孫者

方忠惠公文集序

宋自晦翁朱夫子起建安以上宰西儒之成四方之士師宗之閩爲盛莆又宗之方爲盛履齋若水伯謨尤著者也迨尚書忠惠公祖尚其源沾溉醇醲于西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爲烈鐵庵之號見志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二人不祈速化沉鬱下僚餘三十年亦遺材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士拔致諫垣危言正論選親賢遠羣邑杜佞幸以襄之失蜀之敗爲耻劃淮之議爲懼及緘馬數事尤忠懇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冤追罪奸相之擯遠虛言之臨安大又言之爲其黨蔣峴所中予祠淵焉噫是無遺直者歟公終官寶學士廣東安撫

使爲治尚德化崇正學表先賢薄宮征卹民隱參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閩人因爲之力無阻以故生有祠歿致祀孚聚扶挿竹以奠與請贈謚而梓行其遺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噫是無遺愛者與公歿淳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良節嗣鄉家學大參廣藩因舊本輯之爲若干卷復梓以傳盛舉也公後村同時人平生著述甚譴尺楮片翰刊落陳言辦博雖間不及後村而粹縝過之命溫意以心術爲根抵氣節爲枝榦義理爲華實名賢爲標格滌潤瑩潔如寒江素月碧落之峙青峰雖無幻怪獻以應接之勞而丰神自適亭先覩之爲快亦名作矣人常

識謂公源流晦翁徐騐之晦翁及公仕籍俱餘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乎其出處聚相類肅先正白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僅公一人而已端明慶曆四諫温陵海橋之聲蹟天壤俱敝可也而亂刷原落遺文晦餘逮之今無幾公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子姓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相糾結不渙散以默運之今耶不能不為名德幸也後鄉閈晚出前哲矩行序文大參之請抑亦後之責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二忠錄序

士君子在治在亂曰風夫逢時遇主翊贊鴻猷不幸而亂則抗節以死若能逢比干者至于今猶烈也宋康耻養上三百年希文永叔于方數君子載倡忠義士夫氣節相高靖康之難勤王死事相屬嗚呼寶慶德祐之際元兵日南帝顯全太后北狩益王稱制于福州尋入廣于時陳公文龍以叅知政事歸于家特起而當國難開閫興化軍撫叛命平亂兵斬諭降以激忠義然江之南北已混一于元全閩又為元有獨興化在耳林華陳瓚曹澄孫開門納降公與母夫人被執臨難慷慨指腹曰示曰此節義文章也可相迫耶械至臨安哭武穆廟不食以死母亦不食死福州其

炎丙子十二月也公從父瓚起布衣結園發憤捐家財航海助張世傑兵于邵武迫元兵復城興化不守猶巷戰終日被執大罵至車裂以徇明年丁丑九月也事聞文宣謚忠肅廟號昭忠贈兵部侍郎謚忠武二公死則閩盡廣亦去而宋亡矣嗚呼痛哉迨今弘治乙丑二百三十年鄉人徐評事元稔始疏于　朝詔有司立廟春秋具物以祭公族孫貢士河彙為錄示子竊惟綱常之在士夫猶命脉然不可一時息也故治則良臣大猷建焉亂則忠臣大節以立焉嘅自宋是一南亡也先兆李綱之策首沮於汪黃岳飛之功再隳於秦檜從胄彌遠似道繼續任政由汝愚德秀了翁進如棄坏不行二閩門廣事可知矣曾元臧金規恢挑釁海宇化而脫為甘心臣虜則楊大淵降呂文煥師夔等又降抗義不屈則曹友聞死趙卯發李芾等又死忠肅故相也忠武又故相之子孫且民也若可自遁而感激赴義視死如歸誠以天若祚宋上翁之一脉猶存天祥世傑秀夫諸賢之恢復可冀也孤城獨守猶足做乎源[illegible]之幾大之成一旅中興之業次之亦不失鼎足偏安之勢二者不一遂則城亡與亡答世恩而殷名教與杲日爭光秋霜爭烈與近而故相江萬里故民熊飛爭頡頏遠而能逢比干遊於地下使臣虜者生無立地後世懷二心者覘

有餘愧焉二忠可謂得其死求仁得仁者也敬序之以發
吾黨之氣

竹江劉氏族譜序

氣爲萬物之祖與形相附麗者也其始也化諸氣氣類爲
形同之人皆族也其嗣也化諸形形原諸氣同之氣則族
也氣之初也其又盛則同生而別之姓如黃帝二十五子
爲十二姓又一初也初生繼繼生析析生疏末異而本則
同王公貴人焉走牛醫之賤其無能易也巡撫湖南兼督
軍務右副都御史安成劉公文煥其齋竹江之系出沛公
沛公出御龍氏累累出陶唐因家爲氏沛公傳漢景封

其子發爲定王國之長沙安成故其封內以侯禮也比失
侯猶爲侯故地故邑多劉殆不相系屬其出長沙不出長
沙未可知也竹江之劉出長沙不出長沙未可知也然上
世遺集動曰沛郡沛郡其出沛無疑竹江其齋始遷之祖
五宜教紹賢竹溪公也再世則十九宜議節四世仲英仲
英生諶章又生諶御懷古諶章派也南窗兩窗諶卿派也
懷古與學卓識威采宋李爲須溪文字之友四傳爲英入
國朝用季子實見聘順天治中實謂敬齋也舉進士選翰
林庶吉士官終南雄知府生欽謂學古也與伯子壬皆舉
鄉貢士公積翰林孔目再封爲監察御史壬爲其縣知縣
叔子即其齋亦舉進士選庶吉士累今官物望屬焉竹溪
逮今亦十七世二諜衍派幾數千餘指生娶卒葬足徵也
古者姓有氏官有譜氏族有志以酌流品商姻婭以致嚴
也若歐蘇譜則祭杜陶之法爲一家之譜以系尊降聯疎
戚以致睦也故上大宗之今劉之譜歐法也不附長沙猶
蘇法不附味道同義其系遠故略也抑大夫不敢祖諸侯
禮以防其僭也錄所受　誥勑以及表志諸文與仕隱
之行業勳跡致重也亦致勸也譜成其齋走介之莆請序
噫遠矣道同也亦致身也夫一氣之運萬殊分焉其散也
不能不異其合也未嘗不同貴者賤者才者能者愚不肖

者猶老木然必有悴枝謂氣之不齊則可謂岐而二可乎
哉劉於陶本也沛餘也長沙安成竹江皆枝也竹江一枝
其碩蔚以蕃敬齋名在國史在名臣錄爲世廉吏學古官
久猶貧其齋又久且要也又貧清固有本矣槃禪特介不
涉爲時趨三世無墜翰苑之業無本然乎哉儗諸劉敬齋
其平視榮祖學古其流亞靜修安世風烈其齋將弁峙焉
後視之今猶今之視之昔也樹木者順其天以致其性爾
矣故碩以易蕃劉自樹如樹木樹族人亦如樹木竹江之
枝將愈見其碩蔚以蕃其末已也斯作譜之意亦似續之
貞

入賀詩序

群臣置酒上壽古者頌禱之儀有爲得鼎壽者爲宫成壽者爲荒夷朝貢鵠下武功成郅支誅壽者聖節上壽自唐玄宗垂拱始以誕帝之晨上萬歲壽者甲令爲常爾是曰天成地平節者肅宗九月三日也曰天興節者代宗十月十三日也慶陽節者武宗六月十一日也壽昌節者宣宗六月二十二日也延慶節者懿宗十一月十四日也又有應天嘉會天壽天清乾明承天乾元壽聖諸節月日歷歷可攷我 朝例以萬壽聖節爲文祥光照室之旦四方萬國皆奉表爲壽我 太祖九月二十一日也我 太

宗四月十七日也我 憲宗十一月二十一日我 孝宗七月三日 皇上流虹毓聖則九月二十四日也是歲癸酉吾閩少方伯鄭君立之當奉表入賀故事贈有詩詩有序以屬之予夫君猶天也事君猶事天也陰陽天之吏不失其職則化功成而天安于位臣工君之吏也臣工不失其職則治功亦成而君得安享於無爲然元氣不運天不能爲天於陰陽何有哉悠久而不息者常也於穆不已天之常天之壽也陰陽之所欲也然則君之壽豈非臣工之所欲哉夫皇皇憂墜孰若快覩穆穆以常臨故百祝千祝而萬祝之欲如天之不已焉爾是無他受恩者臺

恩也宜力者淺勞也可償而尺寸 羽而較千金其不侔亦至矣懷慚思惕臣民報謝之私無過詩祝之微勤故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祝君猶祝天也然豈徒祝而已哉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欲君進令聞而不極意於武功祝以規忠愛之至意也召穆公承王命平淮夷方寄武功之任而寵異告成壽祝報謝所以勸其君者如此今君亦承旬宣之任遘武平之寇報成錫寵將與召穆屯田命服之賜無異而入賀 闕庭萬年之祝又將無異於召穆公勸修文德而不極意於武功其又將無問乎當廷周宜志存撥亂而側身修行因其所自圖抑

召穆公有以啓之今寧盜息乎 聖天子專志文德之脩周宣無足言者然召穆公祝規之詞抑君所未宜火也是詩將無江漢並傳者乎

送周虛谷尹慈利序

夫今者其視古爲的也的而弗中其去的弗遠矣安定之教師儒之的也潁川太丘之政理又民師帥者之的也國朝內而六館外而四庠專用儒儒而効郡貳邑長升爲祭互布列究體用之全以收復醇古之盛爲儒道世道計至矣天台周君時謙以凝重之資脩整之行精敏之問學博士呂庠也方不忤物和不尚同矣擇而不泛不爲勢

怵不爲利餌教規學則雖未盡與定要之亦今時表表者吏部薦爲慈利邑令嘗博士未代而遷儀典也君屢以賢能獲褒旌例得爲御史人論猶若未平夫物欲其大先小之進之將以漸也歷而孰之也令寄百里之命其不謂小矣有父母之道焉民所好惡而好惡之望衣望食望療治積弗平以望直于我副之後期處之失其當將畜怨于生育我者之身況分之似而非誠然者耶撫則親虐之則疾視如讐心誹背詆而幸其亟去悅其心宜有道矣夫施不能盡施也惟利而無取則廉廉所以爲惠也愛而不能盡愛也惟刑而無頗則公公所以爲仁也不能無法令之緬

縫和庸之徵調惟靜而無擾均而省以無偏則安而無怨責己者厚人者輕己者儼人者恕則上可事也下可使也近可悅而遠可來也己瘠而人肥己勞而人用逸君之治將不于是求之躡黃陳之蹤以立今人攷之右者哉臨澧囊山帶江與永順容美桑植相襟帶捍以求定九谿大庸安福數鎮之兵虎旅難調爲害夷而獸心之苗夷尤不可以人理導說甘辛和劑若是其難也君盤錯以自見與策慈利之勳以大收師儒之効將自君始矣夫君子患舉職之難泡滅而澌盡者可恥也太丘之名自足長世位極之潁川顧以致損力可有餘而事任不可以過重綴脈羅餘

有明戒焉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升之六五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夫勞而能謙正固而自守人之所與天之所畀也其升固易易者君曰謹如教庸書以復二庠之請

白齋詩集序

夫詩存諸心者也感諸物而聲發焉包聚八紘牖納萬彙通幽微之故而執造化屈伸之幾其妙用也動天地而感鬼神著其教者如此然而成名立方亦若是其未易也夫意深者詞隱局下者詞拘輕淺者詞浮曠達者詞放蕩者詞淫苦者詞滯悽以怯者詞卑弱若乃綱而形會而遂通

天趣悠洋充乎其自得吾得吾白齋張先生焉潑潑閒遠情慮俱忘羣睥競驚於先生矣有哉獨於詩若飲食然無少壯與老而異夫好則樂樂則學含吐性靈紆寫物故博以收約而廣以辯力利精竭神窺高而獵要於是乎其不遺餘力矣先生古詩祖漢晉律詩祖盛唐而參以趙宋諸家之體孔格疏奕詞采精醍音調孤絕聽之灑然咀嚼之雋永而有餘味莊而整如營巡大將靜而寂如龕僧老禪如詞臣鵷立雍容閒肅可誇仙子踏氣馭雲飄翻而風舉縣后山之武以驟駸上接少陵之席與陶謝潘左參輩行使人拈弄篇章拾殘補斷愚以自快近時中裸作也古稱

詩窮人先生用是亦孤蚤過世無盡知者知不知要之非先生病也評者謂陸機體裁出陳思王仲宣定出李陵先生雖維備衆體而收功實由山谷寧川一派今流明州矣予雲庄縱浪海内士不相接者餘二十年先生來視吾郡始拜篇章之辱欽袵終讀作而嘆曰世自有士吳意之今見鄧鼎敦彝老耳而聽釆齊肆夏之音也夫詩可以觀志以得其爲人推是詩也脫凡近而絶之俗要之百千載可其見矣先生文字開闔正變老氣光炯動人要不在是集也請論詩與知者評焉

庭荊意晚序

予既蜀歸也待育南雄歸待受壽州歸昔韓獻肅歸許二弟寺請謝子焉取妄附要有同者及是又六年子壽六十有六待育壽六十四待學壽五十九待弼壽五十六待受亦五十而壽此令有裕獨不見二親登堂上壽時也噫其巳矣矣記傳衣待食昨日事子皤然諸弟頭顱蒼短斯時斯境殆亦人世難得其不可常也於荊竊有感焉脆而叢誰形之辨而華誰色之歸根復命又誰而割制之殆有數存焉樹植溉潤完其天毋伐其性於是乎有贊化之功而枌榆之景燺護尤難吾五人者不于荊私幸哉晦翁之詩曰臨深履薄凉無幾且將餘日了殘編回晚暮結束時也

君子自強不息其惡有已哉世兄弟吾五人而過五人書而過其亦豈少其重其否其未可知也吾五人秉時應會皇極數錫汝之　君積善流慶受之先而忠質樸謹向譜拙以然豈有它自異者哉待育杜門謝客共叔若處女非謁祠無見者待學龎䖍不散履曹郡丞戲曰都憲弟不作是庄家傳以爲笑待弼洒數盂飯一甌蔬畦捧腹公府無其面子嘗目爲散仙待受末疾專課諸子吾家龍華布爲常嗚呼固若是基也有基誠壞必常有是意則間有是日凡身皆寄也而同歸於無又安得強所無而有之盈虛消息天不人私也亦非巧者能移噫畏哉

見素集卷之五

後學黄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重梓

奏議

秋臺稿

請勤學疏

刑部尚書臣林俊謹

奏為勤

聖學以隆
聖政事嘉靖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即今天氣炎熱經筵日講都免了到八月内來說欽
此欽遵臣始而疑繼而知此故事也然學緝熙于光
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莫止於畫莫病
於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傳說告高宗
念終始典于學君所自學臣所論學要皆如是也唐
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乃寢宋
太宗年老猶喜讀書仁宗邇英講讀未嘗少廢此故
事也我
太祖有觀心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於兩廡揭洪範
篇於座右朝夕省覽
太宗視朝之暇輙御便殿閲書史召儒臣講論
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
宣宗謂楊士奇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册對曰
帝皇勤學問宗社生民有賴
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
勑勉諭曰朕即位以來常遵夙夜未惟厥道必學乃明爾
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講
憲宗

孝宗循行無改我
國家
列聖勤學故事在爾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輟耶古者之教春秋以禮樂冬夏
以詩書冬夏正讀書之時何可輟耶且
經筵之聽講頗不謂勞
文華之清燕亦不謂熱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
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為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
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
太祖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

於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
陛下天稟穎異聖性精純誠於此時日親儒臣以講求古
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神有
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有
所持循臨人出政有所據守自不出聖範之外是謂
有堯舜之心斯有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
澤矣臣竊意
經筵日講供不可輟茲盛暑隆冬暫輟
經筵而不廢日講留神無間之實功以為終身受用之
實地其間有衰老之臣不堪久立則師臣有坐論故
事尤屬謙沖近臣若暫免自隨亦見體恤矣臣林野日
長日猶忻忻然忠愛一念實切由衷無任勤懇願望
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六月初三日奏
聖旨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覧奏具悉卿忠愛至意該衙門
知道
止司禮監奏補撥役人匠疏
奏為立剛德以杜亂原事臣聞君人者信道不篤則守
善或移析理不精則多聽易惑天下之事革之難而

壞之所以易也
陛下嗣統之初回幹大亂易若轉丸而數月之間政令似
若不循旁門曲徑若有所私竊其間臣莫測其然意
者剛未至爾夫君德象乾易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孰
是臨人孰敢有妨我之政以害我之治者哉臣近聞
司禮監欲人應役
陛下為下其奏兵部議處臣謂此壞革之端司禮既乞諸
監局容有不乞司禮既復諸監局容有不復者哉則
不特一匠役為然凡冒濫之官旗軍勇人匠以及淨
身者流無有不復者矣

陛下鋭情釐革以慰悦
天心光昭
祖烈而歆動天下者將謂徒名無實而大臣言官之協力
一心為
國當然以贊掖釐革者亦將謂徒勞無功矣是固壞革
之端階亂之始大法大體固未設論不知今日中外
之府庫何以繼財中外之糧廩何以繼粟近者年七
之役無臣聲怨使犯有司大臣見矣司禮請書識事
為諸監局之首而開端啓釁願為諸監局之先是何
獨我之暗見事之左而謂

國之球均失之矣臣謂乞補供應決不可從惟
體剛於乾致孚於革執固於恒以不為禍始臣不勝至願
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六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正違禁番貨貪緣給主疏

題為正大法以杜大奸事貴州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刑科抄出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等奏為議處贓罰事
該貴州司追問犯人蔣義山等浙江司追問犯人黃
麒等違禁私販番貨例該入官蘇木共三十九萬九

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
值銀三萬餘兩奏要不候年終先解
內府收貯公用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這販賣商貨已有旨給主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
司案查未見奉到給主
明旨祗該南京刑部先題為分理事內開問得犯人李惠
招稱廣東市舶司太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等折賣
暹羅占城等海船番貨到岸私下收買蘇木胡椒并
乳香白蠟等貨裝至南京匿稅致被盤出問罪及參
牛榮扯交題撲鍼違法等因題奉
聖旨提了問欽此又查該都察院題該南京刑部貴州清
吏司見監犯人蔣義山奏為乞
恩辯明分豁陷害事義山等於廣東各備資本收買上紅
木并香料等貨告給批票到於南京被高賓陳玖訐
謀挽告問擬重罪貨物入官等因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該刑科參出蔣義山倚仗官
勢貨賣上紅木乳香等物被人告訐將前貨沒官必
係不法歲來並不明飾詞奏辯事屬違謬等因通抄
到道具呈該院看得蔣義山等倚官市利欺公玩法

被人告發貨已入官罪何能免明有買囑通同牽搭
掩飾誠如該科所參欽將奏詞立案不行等因題奉
聖旨還着南京刑部查勘應否給還來說欽此欽遵移咨
南京刑部未見咨報及查無
欽准給主緣由在卷案呈到部臣私憂過計方嘉靖之初
元即有此不意專擅之事欺公罔
上納賄於其流將有不可禦者萬一播諸天下傳諸四
夷為朝政之累不細查得見行條例通番下海買賣
劫掠有正犯處死全家邊衛充軍之條收買蘇木胡
椒千斤以上有邊衛充軍貨物入官之條所以嚴華

夷之辨謹禍亂之萌今義山等倚仗威權多買番貨
途次騷擾不言可知天事既稅事務治其罪而沒其
贓將牛榮等祭奏提問
陛下方行正法之計暨榮用倖之端忽又於議處贓罰本
內有取貴商貨已有方給主之批夫以勘報之奏未
來廢分之
旨何出將崩徑批犯人之奏尤非正大之體所宜且該科
不知部院無至是
旨從何出哉無或乎人人私駭而誹問求愛也昔燕昭侯
命藏敝袴侍者惑焉侯曰明主愛一顰一笑敝袴豈

特顰笑吾以待有功者今三萬餘兩之物果一敝袴
比給還罪人果賜有功比皆臣之所未喻也況今府
庫匱竭是贓既足破蟠結之奸亦足承供具之乏而
界之匪人棄若餘木其不深可惜哉中間必有告術
之人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立斷是獄特代爲替救并請託之人下之
法司明正其罪所物照舊入官使譴問不行詐偽無
託仍望自今以始凡百章奏斷自
宸衷參之
內閣之議令司禮一二文學老成親勝務從擬票毋涉

私輕改庶
聖旨簡嚴政令純一
聖化協于人心王言裕于人聽爲世世頌美萃甚無任激
切願望之至謹題請
旨嘉靖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你每既這等說贓物照舊入官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奏爲舉大禮以成大孝事臣聞人子於親生事葬祭致
無已之情以自盡如存之敬故曰自始至終一於禮
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先王制禮生有事死有思於

喪即立喪主以成其爲後既葬即立祭主以成其爲
祭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爲
定陶王以奉共王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
體仁宗亦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
陛下光起親藩入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惟
興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虛在禮不可緩者宜准先朝故
事擇
興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襲封
興王繼
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隆

蓋無遺矣所以遲久而未決者或謂欲待而是擇祥
蕃衍盛然後分封爲
興國後臣以爲不然
陛下之子則
興獻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擲其祖而名實紊非禮也
天子之子長則帝次則王雖百斯男皆有封土何待一
興國耶或謂宜封
親王次子嗣下皆王
興獻之祀俟皇子稍長襲封真王主其常祭暫主之王別
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爲不然夫禮爲人後者爲之子

既主其祀即爲之後不容復易且
陛下大婚未舉儲貳有待
興獻王祀容一日無耶雖曰遣祭然既父正統之
孝宗義不得又父本生之
興獻歲時遣官相望道路乃
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槩以人後之説則稍長未必成
乎真漢未必顧饗非惟失禮之正亦莫識鬼神之情
狀矣或謂
親王亦有不立後者而無長立次繼伯以婚娶用爲常
宗藩之立立次者也其王宗之立繼伯者也

皇明入繼大統顧不得世食小宗之祀如在之神殆若有
未安者或又謂安陸
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爲不然昔周文武以德
厚長世豐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或無謂之小見
廢必衆之大禮以絕本生之祀謂
陛下爲之乎或又謂
興獻立國已久土賦甲於他藩臣又謂此閭巷鄙俗之論
天子以天下爲家不宜過計封殖王祿歲既有常數矣土田
僅宜十分爲率錫之三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

則視親仁民並衆不悖是爲堯舜之仁政道無先乎
此者臣既老既耄雖以强立
治朝恐臣身一旦議者互異或緩以失時或雜以衍禮或
利以害義貽
聖朝萬分一之悔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竊謂衆未
大婚之先舉此主祀之典亦禮之序孝無大於此者伏望
特勅輔臣禮官主持正議參以中古公議立後以慰
興獻遺靈副中外人心之望臣無任瞻望之至連具本
嘉靖元年八月十九日奏
禮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一疏

奏為年老不任事寄乞容照舊致仕事臣學術素下體
質亦薄
新詔之起辭至再而登途至四月後入京預草三疏意而
覲
天顏堅辭不就職而退又恐
聖衷未諒衆議而勉强就列實非臣所堪也嗣是
天申有期思欲嵩呼以仰祝
聖壽慶禮既舉猶未敢陳第念衰謝之年精神倦怠步履
艱難常恐拜起踉蹌為班行嗤笑而刑書繁閙隨

隨心朝列周旋如醉如夢耻以陪祀
地壇尤覺搶支無力追思孔子吾衰之歎正及七十之年
今臣七十有一衰既有加禮致仕之期則又過之學
不加新而識不逮精筋力亦重有不堪者矣如蒙伏
望
皇上憐臣老朽放令致仕桑榆暮景因得於木榻而葵藿
心長敢殊於花傾無任激切求歸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奏
聖旨卿才行老成輿望素著職司邦禁宜竭盡公勤新政之
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用心供職以副朕
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二疏

奏為再乞
天恩矜憐衰朽容令致仕事臣年過致仕節該奏
聖旨卿才行老成輿望素著職司邦禁宜竭盡公勤新政之
初方切委任豈可引年求去宜照舊用心供職以副朕
意所辭不允欽此臣受
恩深厚揣分無能為景衰遲捫心如失竊惟禮七十而致
仕孔殘年及而請范鎮呂誨年未及而請司馬光年

五十引去前輩後輩之所視為準者也臣四十五引
去五十五而致仕六十而又致仕今已踰七之年力
既不能禮又不可易退之後殆與初異矣所以七千
里而決來三月而又求去人臣委曲事君者或如是
爾夫仕貴失時者也臣此時不仕無其時此日不仕
亦無其日矣其容不熟計耶出無寸補老馬徒敝於
末途退得少休倦鳥終安於林木伏望
皇上容臣照舊致仕使天下後世知嘉靖多君子之
朝亦有委心明分之輩進退亦兩得矣茲幸
陛下日勤聖學日親聖政自是而不已焉以法天之純行

大之從立公大之體以防未然之款則
聖德齊天聖政合天而
聖壽亦與天無極斯忠愛之素心也無任祝願祈懇之至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嘉靖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朕念卿先朝舊德新政之初特先召用近引年求去
已有旨慰留如何又有此奏宜亟出供職以副眷遇至
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節財用以謹天戒疏

奏為節財用以謹
天戒事適者南京雷電異常風雨暴至拔木發屋
陵廟震驚湖廣江西鎮江崇明之間江海泛溢濱居島
聚之民淪胥以沒者不可勝計父老相傳皆謂百餘
年來無此災異
皇上撤樂避殿祗懼靡寧
勅諭羣臣交相警戒臣仰體
聖懷日夜思過求其端而未可得也姑以今日最急者言
之昔人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
國家聖聖相承躬行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
承之固豐豫時也而亂國之徒乃盡取而盡費之
藏民窮海內虛耗
陛下承之則蠹極而困時也雖
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尚有未盡然者方
今四瘝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需日急民窮無
所於斂所恃以應之者內帑之藏非然私小所蓄不
過三二歲數月之儲而斂散衍補之民尚無足以副之
且歲供之費幾十倍於昔盛之治蚕向一蚕而百葉
今一葉而百蚕其可不思所以為儆式茲者
大婚有期六禮之儀固有不可易者但

先朝故事內外賞賚為費尤多若於此時一一而強舉之
是謂時詘舉贏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爾物可節也
賞亦可節也昔漢文帝綈衣革舄後宮不御珍飾以
示朴為天下先臣願
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
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畿
輔以及荒陬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
羨而和氣亦臻臣一得之愚報恩有
獻無任恐懼悚息之至緣係節財用以謹
天戒事理謹具奏

闕伏候
初旨嘉靖元年九月初七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論御史楊百之宥右張儀疏

奏爲乞罷黜以全大體事臣素性昏愚不能謹加以
久處山林事體少習近者御史楊百之追論江西之
事謂張銳張儀陰主蕭淮告變不知宸濠之反非銳
無以自固非儀無以自通其後陰主有無固未可知
然亦不過鼻事必敗又爲脫禍之計此奸人之巧豈
真有忠愛之心者哉楊百之追論遺功及之非私與

黜朝論大駭而左給事中安磐劾之本出於公而楊
百之之辯却涉羅織
陛下特下法司併議將本部左侍郎顏頤壽偶疾不出臣
獨采人言持正論因吏部之議而推言之蓋已明致
是非輕重其間自宜伏請
聖裁而智慮不及復議法司會問本發即悔追回無及竊
念
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輕逮言官如臣所奏未免失之忿急
誠恐言路阻抑咎自臣始實爲
[illegible]深累德辜未逃

[illegible]上憐臣耄昏特賜罷黜放歸田里[illegible]楊百之宥處安
解將情重張儀如法提問庶
國體兩全公法不紊臣不勝惶懼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嘉靖元年十二月初六日進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朝廷自有處置覽奏具見卿奉公守法忠誠不
欺不意宜照舊安心辦事不允所辭該衙門知道

闢異端疏

奏爲闢左道以正人心以扶世教事臣惟聖人之道一

而已矣非聖人之道以爲道者左道也如佛老是也
上古聖神以道治天下如黃帝堯舜皆久於其位運
祚靈長百姓蒙富休祥荐臻斯未有佛老也老始聞
於周末佛後漢始入我中國自是求不死之藥於海
上求佛經四十二章於天竺捨身同泰師事靈素可
謂事佛之謹奉老之勤者矣然秦皇短祚漢明國亦
不永梁武餓臺城宋徽虜漠北福利不聞得禍常慘
佛老之不足信亦已驗矣臣又舉其近者言之劉瑾
錢寧相先崇尚瑾作玄明宮寧作石經廟皆窮極壯
麗尊祀酷信莫臧此時卒之身磔于市財籍于官

族為之赤玄明石經諸神安在益累不淵也
皇上入正大統昭德塞蓮今日毀玄明宮明日毀石經廟
又明日毀無名寺觀裁抑僧道可禮部禴熙之禁此
時天人交應風雨順節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豈非敦
崇正道踈斥異教乃更得福之驗歟邇者拜佛之禮
漸勤齋醮之費滋盛前日所革從而興之矣前日所
闢又從而信之矣而海溢地震風雨卒暴拔木發屋
漂溺之災固在此時也其弊殆可見矣孟子曰楊墨
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也
恐此風一開將至邪說恭行肆行而莫之救人心世

教其間小小哉頃者
經筵進講攻乎異端發明孔子之言與我
聖祖之立論可謂曉然明白
陛下含
祖宗孔子之法誰法耶昔人有言示人以正猶恐不正況
示以不正乎
國家建立學校以教民秀諸不在孔子之術者不與焉
間得孔子之似以輔世長人者無幾僧道類皆庸流
究須無識縱有佛老之法亦非此輩能學也其法本
無耶方今內外公私俱置京師尤僧將濟而皆定富

醮聯絡豈非上有以倡之有甚者耶夫豈財之
其所以害財者猶齋醮所謂害財者也而歲費
皆貴臣富室民庶之貲又不知其幾其不深可惜
欽伏望
聖明痛絕二教一遵我聖人之道因齋醮之費為兵民之
供庶人心正世教昌而國用亦足當此萬國來
朝之會為此
大聖人希昭闢邪之舉尊夷須德八表同風所謂德之流行
速置郵而傳命其不信夫惟
聖明留意臣不勝至願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奏為錄名德以重士風事臣近見起養病祭酒魯鐸復
為祭酒士夫相慶既之鐸以疾辭不
允再辭
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
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重其知勸爾矣臣惟治道教化為
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則

敷化成人才贊

天子以出治道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漢而下皆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輩人爲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約質軍晦志尚清純才足以鎮雅與浮學足以訂頑立儒方今簪華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私治間謝鐸人品爲韻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遣官以

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

陛下將亦同

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爲國祭酒尤賢才盛衰所關伏望

斷自

宸衷恭以內閣吏部果如臣舉亟

賜施行臣不勝懇悃謹具奏

聞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杜私嫌以公大法疏

奏爲杜私嫌以公大法事臣奉任本部朝房與錦衣衛朝房相近嘉靖二年四月十四日晚臣退部回還見錦衣衛朝房觀者如堵意必考訊强盜今早入

朝始聞有戶部主事羅洪載爲因放糧責打錦衣衛百戶校尉被奏逮鎮撫司究問群校推挫凌辱百端人言未必盡信但臣私度主事責打錦衣官校固爲過當而錦衣奏發錦衣勘問事體非宜恐有手下乘機報復之事況當

聖明之世又脩德以銷

天變之時如此舉措負

陛下多矣伏望

俯聽臣言將羅洪載別下都察院究問庶法得其平人無私議緣係杜私嫌以公大法事理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四月十五日進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乞救內降以正法守疏

奏爲正法守懲不職以杜厲階事四川清吏司案呈

嘉靖二年閏四月十六日該校尉陳賢賫捧

留帖該太監崔文題爲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善代伸私

急事奏
欽依是陳泰曹浩宋鈺張奉宋鐸李陽鳳梁方小陶兒錦
衣衛都拏送鎮撫司打着問的明白來說欽此欽遵
案查先爲漏網餘黨挾讐擒置內臣毆打公差人役
事奏本部送准工部咨據作頭宋鈺告稱差委城垣
工所跟隨委官陸員外看工計料有管工崔太監名
下被革投充軍匠李陽鳳梁方時常向鈺言說要科
歛鋪戶人等財物不遂訐稟崔太監差寫字小陶兒
督領軍牢捉至工所喝令重責二十五棍以致內損
傷重吐血不止等情告送到部咨送到司已經行提

李陽鳳梁方等到官小陶兒張奉未到續爲修濬城
壕等事准工部都水清吏司手本黏送刑科抄出巡
視南城監察御史劉㶿題據牌兒頭陳泰等呈稱自
嘉靖元年五月十一日至今年閏四月每日撥夫小
名每夫貼好錢五十文交與夫頭曹浩隨拘曹浩供
稱崔太監分付五城每日撥夫十名每夫辦錢五十
文打點管家及掌案李陽鳳梁方等用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黏送到司查提問今參
前因見得前項人犯未經審問有礙職守並乞施行
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該司呈稱作頭宋鈺所告

及巡城御史劉㶿所參李陽鳳等擅置科歛等情事
亦頗小忽聞奉
敕付鎮撫司打問臣等不勝驚駭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
不付之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遏伺機密緝奸細鎮
撫勘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
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
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乃
意中愛惡概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
陛下所皆聞而痛惡者
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
先朝之牢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
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確文有所厭惡或
手假以濟其私夫法本大公罪必稱一使宋鈺所告
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崔文等果實亦有

[illegible]之條此[illegible]
宗成法在
至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
問結而概付鎮撫是固臣等不職無狀祇可治臣等
之罪而未可廢
宗之法況今風霾兩土亦日無光夫土下物也土而上
之此下家上之徵日君象也日而掩之此臣蔽君之
應天災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脩身脩德之日今
此小事尚爾有拂于天鴉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
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
上天之戒收回
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究問歸結將臣等褫職
罷歸民畝以為法官失職之戒緣係正法守懲不職
以杜兩階事理謹具奏
閏四月十六日進本月十九日奉
[illegible]言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乞宥內降以正法守疏

[illegible]以杜兩階事該本部[illegible]
[illegible]陽[illegible]送鎮撫司問臣等開
[illegible]復設罔知所从[illegible]
[illegible]則廢法守法則違
[illegible]命利刃無復存身之地然伏而思法者
祖宗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
詔旨者
陛下一時之權宜也奉
詔必緩罪止臣等一身若守法少移則負
祖宗負

朝廷得罪於天下後世矣是故臣等寧冒違
詔之誅不敢廢
祖宗之法以從
陛下之命抑君曰辟臣曰勿辟君曰宥臣曰勿宥古固有
行者矣漢張釋之為廷尉渭橋犯蹕奏當罰金文帝
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
天下公共也而重之是法不信於民民安所措手足
乎帝曰廷尉當是也唐戴冑為大理少卿選人詐
資蔭太宗令論死冑按法論流太宗怒曰卿欲守法
而令朕失信耶對曰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

[illegible]之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恐小忿而[illegible]
也太宗曰汝能守法朕復何憂又釋之猶[illegible]
不阿文帝太宗能從善不咈故漢廷無冤民而貞觀
之治幾致刑措國史載爲美事
陛下厲精圖治方比隆堯舜舍己從人之盛而咈心之受
豈顧出文帝太宗下耶爰自正德以來權姦竊威獄
以賂興雖元惡大憝一欵出入即奪諸法司下之
詔獄比周爲姦
祖宗成法爲之大壞人怨天怒
宗社幾危非

陛下立乾斷以綱紀於上輔臣出死力以搘荷於下豈有
今日者哉不意又有奪取刑部見問之囚付之鎭撫
司以爲解脫之計恐此途一開後有重大獄情皆將
扳求
內降以圖幸免誤
下事不細而亂階再作重自臣始矣伏願
皇上恪守
聖謨收回
成命將宇陽鳳等仍付本部致都察院從公問結臣等
乞歸田里以爲奉法不謹者之戒緣係正法守

[illegible]理謹具奏
正德二年閏四月十九日進二十一日奉
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鎭撫司問林俊等顯是違旨
回話來

回話疏

奏爲乞
恩同請認罪事該校尉陳賢賫捧
聖旨云云臣等看得云云據法執奏奉
聖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鎭撫司問欽此欽遵隨該校尉

陳賢又賫
聖旨前來臣等又看得云云又據法執奏奉
聖旨宋鈺等只照前旨拏送鎭撫司問林俊等顯是違旨
著司將舊來欽此欽遵臣等聞
[illegible]措躬稍惟我
祖宗分建諸司各有職統刑獄歸之法司罪無大小無不
由之鎭撫司緝獲大盜姦細訊鞫既得其情擬罪必
付法司未有奪取法司未問之囚而付之推問者此
我
祖宗五十餘年成法也　今崔文以脫罪之私敢于

內降駕帖取自刑部而付之錦衣綱紀大紊臣等竊□
人臣以奉公守法爲職以犯顏敢諫爲忠唐憲宗時□
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毀之唐文宗詔左藏□□□
支繚帛經赦勿治狄兼謨繳還詔頭自古人臣之□
其君者往往如是臣等竊慕古人思報
國恩誠不忍見滑姦之崔文蠱惑希
罪嫁尤道以興齋醮
上心耗內財翁邪俗濁亂我嘉靖清明之治一旦官衣勤玩
視若毋　頭敢沮滅
成法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等深爲此懼申論

祖宗大法之不可廢而人思言突力救回
天跡若遂
旨　罪當萬死伏望
聖明將臣等罷歸田里該司主事熊宇爲因郎中具奏俱
若無官署印暫令列名無預可否乞
賜覚有其李陽鳳等似宜改付都察院究問以正其罪從
聖斷臣等無任恐懼感泣顒望之至緣係乞
恩回話認罪事理謹具奏
聞伏候
旨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進二十五日奉

聖旨李陽鳳等只着鎮撫司從公究問林俊等都饒了
欽此

見素集卷六終

後學[illegible]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　重梓

奏乞致仕第三疏

奏為年老懇乞致仕事臣老至年踰力不堪出誤蒙

召命臣再辭不遂强而起再辭不遂强而入就職參月再

辭不遂而

大禮有期臣子不敢言私繼之有雩之祈流賊之討

聖孝悲懇啓處違和而

大祀之期又近臣强勉供事凡及玖月而甘霖降流賊平

聖體安

大祀舉臣請老之私可自遂矣况臣年已七十有二在

朝文武無臣之年亦無臣之衰氣短神昏如醉如夢近

又加以痰欬失音兩膝無力不能拜起萬一蹉跌豈

不貽笑班行臣一誠事君豈敢有隱臣受知

四朝今日元爲奇遇心欲盡而力委不能竟與草木同

其朽腐豈臣心所欲哉伏望

聖明察臣誠悃憐臣衰邁之甚容令致仕臣林下一日亦

[illegible]日戴生成之賜而献歌餘忠尤頌

聖祈

天休命無息於悉成經

國遠猷尚存於黄髮無任感激求憐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正月十七日進二十日奉

聖旨卿操履正直夙望素隆經國遠猷咨詢方切况赴召

未久豈可屢疏引年求退以遂高尚之私宜照舊供職

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四疏

奏為衰老委難跪拜哀鳴懇乞致仕事臣衰老不

任跪拜近又加以痰喘潮熱疏乞致仕荷蒙

溫旨諭留及別

催巫出臣再疏患病又蒙暫免

朝參在部調理者臣感激憂惶惟知有泣何為而來亦

何為而去

聖明千載之遇貴以輔成

新政斯其所以來而

元良在御百度咸貞根盤紐結之姦解紆而消沮以盡仁

天縱靈長嘉靖之治視中宗為過術而上責庶□□遂
國是仰行
聖義元弼舊老皆足安其位以行其志而在臣勁士亦足
發其蘊以盡其詞羣賢和
朝
休哉慕臣若可以言去而論者猶若未宜不知臣之私
其有不得已者臣年七十有二血氣衰頹跪拜無力
子
朝之拜幾不能起者數次部堂之拜跌者一次其他供
待人扶萬一跌倒班行臣何面目而出臣有衰之日

無健之期閉門學拜轉見推曳數奇遇晚無足自立
清明之朝言之酸楚臣忠愛之私容在位有間耶況代臣
之任皆優數倍之賢臣實無害言去伏望
聖慈憐臣懇切至懷容臣照舊致仕來此天暖五月盡可
以到家夏深則熱秋則痒冬則寒皆非老病所堪臣
無任祈懇懼滑俟罪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二月十二日進十五日奉
聖旨卿清忠大節著在
先朝簡用以來再有論奏朕多嘉納如何固欲求去偶
罹疾恙宜照前旨善加調理痊可之日亟出供職贊成
新政以副朕眷注至意毋再辭吏部知道
患病定奪印信疏
奏為患病事臣衰老無力兩膝拜跪難起今年正月初
二日拜文廟歸感風寒痰嗽大作十二日十三日强
勉
郊壇供事加感風寒痰嗽又大作頭痛面腫潮熱諸證併
作臣奏乞致仕荷蒙
聖旨俞留又蒙令臣亟出供職緣臣疾未愈力尤不能拜
未敢報名謝

恩赴部管事伏望
聖明容臣暫住朝房調治旬月原掌印信乞於左侍郎顏
頤壽右侍郎臧鳳內定委一員暫掌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二月初一日進初四日奉
聖旨卿既偶有微疾暫免朝參宜在部善加調理以副委
任至意印信照舊管掌該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五疏
奏為衰老難支仍冒昧瀆懇祈休致事臣年七十
一兩乞致仕年七十二又兩乞致仕事蒙

溫旨諭留贊成新政者自
天有命無非措躬臣非土木敢忘驅使竊惟仕貴達時道
先輩已仕古稀臣有病而猶留老而猶壯有年至而
不出有終身未嘗造朝若子均有取焉臣老猶強求
病猶強至又強仕仕既九月力不堪居禮又當去
人之道入之分又自有不得不止者夫老成例者表
儀若龍鍾衛偃如蔡義之兩吏扶行田千秋之小車
上殿班足貽笑何謂耶之臣境正如是老馬無利於
末途係爲徒思千舊木始末之懷累疏盡之矣臣愚
敢繫虛駕妄竊高尚以自負

有道之朝伏望
聖明諒臣勤懇容令致仕收桑榆之景與子弟道說忠孝
與父老歌詠太平皆
覆載生成之德臣無任祈請俱濟待罪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二月三十日進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原老成名德例若表儀去年應召來京亦類相度未
及一年何累疏稱疾求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宜亟出
供職以副朝廷眷留至意俱勿再辭吏部知道
一定奪印信係給疏
一爲衰病定奪印信係給事中年老加衰今年正月以
來屢患風痹痰嗽諸證閏四月加甚至五月初
六日又加霍亂物十日強出朝參十四日加以嘔痢
腸風下血腸痛諸證飲食減少精神耗憊步履艱辛
朝參等事實切未能致宿本部衙門調理緣諸司部
議獄情終欠妥帖而少子痴騃朝房獨住亦欠周防
伏望
聖明容臣朝房服藥調理原掌印信交與侍郎顧鼎臣署
掌臣又惟食食所以事事臣事既曠歷食亦難安所
據俸糧柴薪亦合暫住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進二十九日奉
聖旨卿偶有微疾宜善加調理早遂勿藥以副朕倚印信
照舊掌管俸糧柴薪不必住該衙門知道
一乞致仕第六疏
一奏爲衰病漸綿懇乞骸骨事臣曉察龍鍾形骸難立班
行扣視儕者非笑者亦且怯然監視者傳之後所以及
治亦爲有可恩者臣獨以言去耶尔老之飯則四故
而知非因病中依而入昔中而出疑其一爲酬應所
以而非有不堪者况臣所十日當懇乞歸五

試衍之耶而自秋徂夏百疾交侵痰火上壅眩

運左脇刺痛左足麻木寒邪心腹諸證無時而

無若過時之瓜經霜之弱草非世久物臣細思之臣

同鄉同時無一人在者臣四弟已喪其三先世無七

十獨臣父七十有八臣今七十有二可長存耶而肌

肉內銷形容外變家人來接入門酸楚鄉人見亦悲

憐其未可言去耶臣去國垂四十年非

然也伏望

陛下臣無此之入容不知辛而數數然求去老不可壯勢

特賜曲成遂臣骸骨讓賢者路而

乾綱上振泰順下交奏

天德以無私溥

皇仁於無外以永絕禍始基理泰平臣無任林壑願幸

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六月初八日進初十日奉

聖旨卿以累朝耆舊新政之初特先召起典司邦禁隨事

納忠多所匡益朝廷方切委任乃以疾引年屢求休致

殊非大臣體國之義鴻臚寺便差人往諭朕意宜亟起供職

以恪懷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謝恩疏

奏為謝

恩事臣因老衰患病具本乞休荷蒙

聖慈留遣鴻臚寺諭意亟起供職隨該鴻臚寺少卿胡

侍到臣宣諭者臣驟聞跼蹐無地措躬栽揣菲才何

神報德緣臣血證未痊風痰灸艾見今火瘡大發不

能安寢除病痊赴

闕叩謝外緣係謝

恩事理謹具奏

嘉靖二年六月十三日進奉

旨該衙門知道

奏乞致仕第七疏

奏為衰病淹延精力難強祈哀生還事臣素乏他奇老

無所用髮先髡集疾以勞加自惟踰七之境無復再

壯之期瀝誠祈哀六請未

蒙

上責以體國大義遣鴻臚寺官諭意亟起供職者

命丁寧俯躬局促誠精力之足辦甘首領以何辭臣

有不得已者矣夫人飲水冷暖自知老當

[illegible]知耶柳臣言也臣家人父子亦憫臣老惰臣
當去抑家人言也臣遠近鄉人亦憫臣老謂臣當去
抑鄉人言也臣並列之老後行之英哲亦憫臣老謂
臣當去此衆士大夫之言也臣尚可無聽耶且臣素性
踈慵無耦孤尚直今衰謝若猶施戕班行靡耗公廩
使衆怒群憎以不比之人數臣之辱殆甚焉臣彼時
而去豈如今日臣之道當去也況臣自夏以来舊證
未除新證再作重以足厥灸文痰火為加下血尤甚
證奇候迫去死無多臣之勢又不得不去也伏望
皇上憫臣迫切至情容回致仕使生見鄉族沒安泉壤若

輔成
聖政內閣暨文武大臣言官諸臣固在時
賜延接合併為公意必不立無敢於邪說無間以匪人則
讒樂公刑罰中而政事脩天下共享和平之福以共
答嘉靖盛至
天休臣去留何輕重哉無任戰懼激切祈懇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進二十五日奉
聖旨耆舊在朝新政初光卿召起未久方切委任屢疏乞
休已節有旨慰留又遣禮官宣諭如何又有此奏宜亟
出供職以副眷遇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奏乞致仕第八疏

奏為衰老懇迫祈哀生還俯陳愚悃事臣老過神昏氣
力衰乞七乞致仕俱未蒙
允重承
恩以温言責以大義臣伏讀競惕無地自容有
不如此其忍負之而中懷展轉蕩蕩祈疾當誠有不能留
者請復流祈衆夫仕以行道也其盛衰以氣其動息
以時天之氣盛於夏衰於冬冬天之所息也人之氣
盛於壯衰於老老人之所息也臣年過七十宜息而

一動是為逆天所謂鐘鳴漏盡不休者也況舉朝無臣
之老而朝房假宿每疾稍加則客骸無寄生還之念
安得以不發哉方今
聖明在上朝多君子無害臣之去亦無害聽臣之去而將
歸之言
聖明納焉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臣鄉升樞魚水
之驗可見矣我
孝宗肖起舊臣尚未延接一日
天啓其衷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與文武之臣時賜
劉大夏戴珊召在多每

撥冗議移時方退乃歎曰豈知軍民言至是又問安得
泰平如帝王時大夏對曰但事事皆如近日與羣閣
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臣如徙如大夏者不少
陛下宣召果如
孝宗事事皆與羣閣議當而行亦果如
孝宗大治未有不如
孝宗者若徙取具觀何禆政理
孝宗因治成治
陛下因亂成治者也釐革雖若有紀而妨政害治亦者可

思夫必無可指之釁方無可乘之機是固
君臣所當自盡而司禮親臣又同心其間庶內外協和大
小純一是謂大和而
天地之和應長治久安無出於此伏望
聖明用臣之言遂臣之去若再淹時月恐有終焉之悔平
生易退之懷老則悖矣無任懇迫祈哀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二年七月十七日進二十二日奉
聖旨卿以　先朝耆舊自起用以來慎重法守屢進讜言
新政之初方切委任乃固求休退再覽今奏益見懇切
忠愛至意特允所請還加太子太保寫勑着馳驛還鄉
有司月給食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歲時以禮存
問該衙門知道

辭免致仕遲恩疏

奏爲辭免優渥事臣起應
召命衰老乞歸疏八上荷蒙
聖明俞允加太子太保馳驛還鄉月給食米歲撥人夫應
用者生還載遂
綍與複須喜幸滋深感愧奚極竊惟知止知足人臣之大
分而賜秩賜祿金幣輿馬之賜皆人君之大恩古固

有行者矣然必年德高邵勲望殊絕之老則賜既不
虛受亦自副臣何名與此格外之辱哉以名器則濫
以物力則出自民民方窮臣何忍重困之然亦豈臣
之辭足紓其力哉盡臣心也前十數年臣起西蜀征
藍鄢征贑方右涉微勞陛賞金幣再辭不受明非所
以起之意初
帝垂憐臣已致仕猶差人賞至臣家臣始服顏登拜臣
今之起值境變遲無力展布以仰禆
新政會分而
則謝心豈能安矧有馳驛臣謹叩領外其加太子太

[illegible]命之人夫俱[illegible]
[illegible]臣成命俯遂臣私免既老之年始在得之戒臣無任[illegible]
戴[illegible]之至[illegible]具奏

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進二十六日奉
旨成命已下不必辭該衙門知道

辯李夢陽獄

題為別忠邪昭勸戒以圖治安事該
欽差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何　題為前事據河南按察
司呈問得犯人李夢陽招稱原任江西按察司提學

副使有自處宸濠知夢陽頗有文名時常討要詩文
夢陽不合與伊交結正德七年夢陽與巡按御史江
萬實因事互相訐奏蒙行總制陳都御史轉委三司
掌印官會勘按察使鄭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說不
合將跟隨鄭岳門子拘送宸濠拷打逼供鄭岳無名
贓私奏蒙
欽差大理寺卿燕　勘問參奏鄭岳為民夢陽有虧士行
冠帶閒住正德九年夢陽回還河南省城居住正德
十四年宸濠差監生方儀齎周易古註一部龍掛香
一百枝前到夢陽家求作陽春書院序文并小詩[illegible]

[illegible]夢陽作詩二首付與並不知宸濠叛逆情由等情
問擬夢陽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罪亦如誣告
人流罪所誣罪三等減等徒罪備紙經駁問仍依原擬
呈解到臣看得犯人李夢陽本以文字內交宸濠方
在任之時已嘗附勢借威[illegible]私[illegible]比擬前律似亦
相應但事未勘結且犯在革前罪猶未盡其罷閒之
後仍復通情備好受饋作詩雖未共謀有同助逆況
事已彰聞卻隱情不首於法難容今臣推情引律議
得李夢陽所犯合比依謀反知而不首者律減等杖
一百徒三年緣本犯原已節奉

欽依冠帶閒住今又犯該前罪干礙行止有虧例該為民
合無照舊仍令冠帶閒住惟復照例為民或別有定
奪通乞
聖裁等因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犯人李夢陽與
原任布政使今任大理寺卿鄭岳俱有時名向為宸
濠所忌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訐奏事情鄭岳
兩與書處反激其怨妄起事端宸濠乘之[illegible]為本[illegible]
[illegible]為士論不齒小生聞惡但其居住河南與江西[illegible]
[illegible]篤遂宸濠行逆又在本[illegible]回[illegible]七年一[illegible]

[illegible]謀之情以故司府擬杖比徒數四等[illegible]
比依知謀反而不首從罪終涉過深合無仍照先奏
欽依閒住惟復別有定奪伏乞
聖明裁處緣奏
欽依法司知道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既已閒住了罷欽此

按張龍疏

題爲稽古訓陳時政以謹
聖治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錄題稱問得張龍犯該諸

衙門官若與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簡緣依
弊而符同奏啓者律斬秋後處決妻子流二千里安
置緣犯在革前奏
請定奪參照張龍罪雖遇革緣人品卑污不顧廉耻交結
權姦中傷善類情犯可惡若照常發落無以警戒將
來伏乞
聖裁合無將張龍從重發落惟復別有
定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馬錄題稱問過犯人張龍犯該諸衙門官與近

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爲緣作弊符同奏啓斬
罪犯在革前及參本犯交結權姦中傷善類乞要將
重發落一節參照張龍先任給事中選陞通政司參
議已爲朝論不容被劾降陳州同知後營緣內侍陞
陞府同知知府又結錢寧陞右通政節經科道糾劾
倚錢寧等爲心腹力爲營救恣情班行略無愧容指
倚錢寧名目誆騙王通銀一千一百兩徐漢興銀五
百兩金一百兩朱寘繡環鈎帶等項其私與過銀又
不知其數所據本犯奔競朋黨營緣轉官贓貨稔姦
變亂成法罪不止于亂政若依擬革免委屬輕縱合

無將本犯改擬比依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
律斬秋後處決仍咨都察院轉行直隸監察御史監
候審決庶王法無私巨姦知畏等因奏
聖旨是張龍依擬處決欽此

正廖鵬等獄疏

題爲辯明姦黨陷舉家性命免抑無伸懇乞
天恩比例發遣充軍分釋情罪存憐殘生等事該見監犯
人廖鵬齊佐王獻各具本奏辯俱奉
聖旨法司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案查先該本部
奏衙門會問得廖鵬齊佐王獻俱犯該在朝官員交

交結朋黨紊亂朝政斬罪秋後處決妻子爲奴財產入
官欽奉
聖旨是廖鵬等三名各依律處決欽此監候處決間今奉
前因看得見監朋黨亂政斬罪犯人廖鵬齊佐王獻
各因
勅諭差官録囚奏要比例寬宥發遣一節爲照廖鵬齊佐
王獻與已處決錢寧納賄招權朋交黨惡罪貫已盈
人神共憤而廖鵬出入諸兒流毒兩省尤爲首惡元
究先該多官會問明白節次會審情真科道等官類
奏處決即今未正典刑已爲下怫人心上干

天變各犯乃敢餙詞奏辯冀圖幸免該科各行參論誠爲
有見臣等伏覩
勅諭內開屢審情眞者法難宥免及節該奉
明旨不當宥而宥皆足致災欽此欽遵所據廖鵬齊佐王
獻法無可生天覈其惡俱節審情真不當宥人數合
無行令該司牢固監候處決緣節奉
欽依法司看了來說事理覆題奉
聖旨是各照前旨依律牢固監着欽此
諭內臣犯法宜付法司推鞫疏
題爲私開倉廒擅放料豆侵欺錢糧違法事嘉靖元年
平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奏御王太安郭文
王川長隨段仲張衍堂姜輔閻川內使任信等侵盜
餵養牛隻料豆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於覺察該本
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
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賈全等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
了來說欽此欽遵收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刑部大理
寺皆古刑官虞廷之士師周官之司寇我
太祖愼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然後告成於
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臣有犯多付司禮似無刑

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終
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録然後付之
司禮庶成法具存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定守臣等不勝願幸緣係奉
欽依是賈全等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
了來說事理嘉靖元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十八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賈全已發落了欽此
平大冤疏

題爲平大法以名大和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先爲建言
民患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寶參稱內使蕭岳
盧佐違法事情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蕭景盧佐爍費原給占用夫船本當提問且饒這遭
欽此又爲乞治倚勢挾讐陷死平人兇犯以公法令
事該刑科給事中劉濟等參稱先領守太監劉寶并伊
弟錦衣衛中所副千戶劉文挾讐誣陷等因該本部
覆題節該奉
聖旨劉文已有旨了劉寶既去任都免提問欽此又該河
南清吏司案呈

皇城守衛事該犯人楊清招稱
西中等門左少監李舉用內使范寶薛安奉御劉孟陽
強索賊銀等情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李舉用等不必提都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
廣東清吏司案呈爲陳情辯明分豁誣害事該本部
題看得
內官監右監丞李文昌長隨劉景暈陽和史監張馳保
內使甄受劉景爵李襄強索財物合行提問等因節
該奉
聖旨李文昌等不必提着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又該[illegible]

[illegible]吏司案呈爲守衛事該給事中王瑄等參稱長
隨李文賢於金水河內淹死家人李傻子等因該本
部覆題奉
聖旨死的已相視明白了各該官員都免提問欽此欽遵
查得內使蕭岳盧佐強索原給占用夫船羅織挾讎
倚勢毆買千戶劉文爭占樂婦[illegible]陷死川潤太監
劉寶聽信撥置鍛鍊害人俱難輕貸左少監李舉用
內使范寶薛安奉御劉孟陽刹削軍士索要賊銀右
監丞李文昌等承委管工強索財物長隨李文賢禁
密之地淹死人命俱屬違法律當提問今俱奉

欽依免提不必提不惟廢法長姦亦且事難歸結合呈查
處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竊惟法立於
祖宗守於
陛下而奉行於法官漢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所以坊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于
內臣至內臣之親觸者皆得倖免是法獨行於外而
不行於內
陛下神化之妙左右自皆革心萬一作姦犯科而無法以
制之是教之使犯其流安可止邪夫人情不甚相遠
論細謹內臣豈無論輕縱外臣難免惟外臣亦六年

之考察三年之黜陟科道之糾劾撫按二司守巡之
推擊一干吏議終身不叙大約三數年間汰次而去
者不下三四千人是皆內臣所無故法易犯而事無
大小又須具奏故祗見紛論之多若偏於外臣者實
非敢輕重其間也所據前項內臣似宜各下法司明
正其罪罪之不當任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
宗之法而司禮奏請發落亦須獄上方下其奏與凡貴
戚之臣一無所假則奉三無私畫一不二疏戚貴賤
內外皆無越我防制之中相率遷善以罔干寻政泰
和之治成矣若彼此猜疑殆非

國家之福亦非內外臣之利也臣等無任勤繼緣係平
大法以召大和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已各有旨了欽此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題為訪獲事該錦衣衛鎮撫司題稱少監王玘等軍匠
陳俊等偷盜
內府財物緣由奉
旨是陳俊等并任氏送法司擬了罪來說王玘等送司
禮監參請發落未獲的着挨拏送問守門守衛內外

官當查究但既無的記日期罷張德兵等饒他欽此
欽遵將陳俊等開送前來各問罪送大理寺審擬發
落外該本部看得
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
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盧能蕭祿崔通高訓范海蒙浩
孫忠李忠董鏞息寶王廷佑甄得盧良李惠張約李
進郭靖大肆姦宄串同陳俊等恣意侵盜銀共二千
七十九兩紵絲絹布共一千餘匹紵絲細絹衣服共
二百領又有金鈕玉束等物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
侵盜如何一起事發如是各起未事發何如中間侵

隱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之
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
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
送司禮監奏
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為失
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那成化間刑部陝西
司一起內使張來保盜
昭德宮財物計贓約銀百兩問擬盜內府財物斬罪奏
奉
憲宗皇帝聖旨即押赴市曹處決掌宮太監被累知罪人

不行捕告亦發南海子充淨軍夫
昭德之財猶私財也尚示大戒
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役皆是乎出不示大
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群盜效尤
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邪昔君口戒曰君臣口勿辟勿
有口不當徇君以爲生殺惟當率經更之中此法官
萬世訓也臣等爲國守法豈容忍然以滿大姦所據
王玘盧能等一十八員名似宜下之有司明正其罪
太監張德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糸
提究問如律庶群姦屏息積弊一清緣王玘張德玉

等供內臣及係治盜臣以防耗國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奉
聖旨是王玘等已各打五十降小火者發南京打更了張
德玉并該日守門守衛內外官軍已有旨了欽此
辯王元愷等獄
題爲恤刑獄以新物政以答
天戒事會審得三名王元愷盩厔縣人由進士兵科給事
中致仕楊儀末壽縣人歷陞參政革職馬黒眼盩厔
縣樂工俱西安府內王元愷招稱乾州爲民御史今
死宇文鍾先年與同家狂放無度與今死樂婦劉四十
三往來姦住正德七年間宇文鍾前來本縣仰天池
等處占買莊田舉放私債及能與衆浮沉人皆趨附
又將元愷訕謗以此成讐又與今死崔仕仁時常縱
酒講論時事正德九年二月初八日在官王進收藏
妖書三本不合傳用惑衆俱係行軍破陣驅神攝鬼
起雲動雨破天兵立乾坤等項符呪宇文鍾同崔仕
仁王進各時常講解傳用惑人本年月日不等在官
田山李銳各因強盜搶奪事發問擬充軍逃回俱投
宇文鍾跟用聽從講論妖書楊儀義男婦青梅被宇

文鍾見伊姿色誘引爲妾楊儀以此嗔怪遂絕往來
又因屈聽訐告楊儀地土姦情楊儀疑是宇文鍾主
使益加讐恨正德十三年七月內劉四十三與宇文
鍾姦住情濃說稱我夜夢見爾家照壁金龍攫見等
語本年九月內宇文鍾置酒叫到樂婦劉闘賓今死
樂工王林唱飲各散馬黒眼舊與王林爭婚有隙不
合妄捏宇文鍾向王林說稱爾是好漢我與銀二十
兩買什物待我起手之日調用等情向元愷報說
元愷思起前恨又不合將袁潔王介今死焦恩聰捏
作宇文鍾嘯聚無賴倡謀作亂商議

已又城內見無人馬我等潛奪省城甚無難事
等情親來陝西報與知府劉祥差人查訪正德十四
年七月內宇文鍾弟生員宇文評在府考試不中責
打問宇文評稱說看家兄分上知府劉祥益加怒罵
宇文鍾問知要尋劉祥事情訐奏劉祥切齒怪恨本
月內楊儀因宇文鍾前誓要得陷害知伊親家楊宏
見任後府都督僉事却佯爲好意作書恐動內云舍
親伯秀在樓觀招集亡命之徒及銀茶僧道謀爲鄧
淵之舉以取滅宗之禍幸遇王黃門通三司挽散吾
輩免池魚之殃但詒金龍覆草之祥此心尚未脫矣

卷之七　奏議　三五

等情楊宏看係重事不敢隱匿只得舉首行間本年
八月內崔仕仁將扇一把題詩內云其中或有龍蟒
隱一朶卿雲手上飛又一首內云炎京盡世惟安在
六合茫茫任所飛等項語句本月二十一日劉祥
得王進與宇文鍾崔仕仁妖言事情及田山李銳往
知來歷哄叫到府將宇文鍾同崔仕仁王進講論妖
言真情說出劉祥就令田山等出首劉祥要得重陷
宇文鍾重罪添作田山李銳各稱山爲事充軍回家
因慣習武藝妖人王進叫山并李銳在於宇文鍾家
糾合商議向山言說你們好漢從我如何以令崔仕

仁以法狙山有兩重天擁要起反心令山聽從及與
山法藥一丸喫用但喫了就迷心性從伊調用一
作法常在水中藏住又知天勢各處招下人馬要
月中自乾地起手往鳳翔復到陝西圖坐
府作宇文王及訪得宇文鍾去年因
榆林將領得守巡官俱出城曾要起手城外用王進
以妖書惑人城內崔仕仁以祭及相術惑人山等來
伯事發罪重口首知府劉祥外爲此具狀首鎮守劉
太監處劉祥亦將元愷前項告變情由稟知劉太監
當差官舍人等將王進崔仕仁捉獲王進隨身搜出

卷之七　奏議　三六

妖書一本崔仕仁原題詩扇一把又於王進家內搜
妖書二本水滴尿胞一箇弓箭等器俱送鎮守衙門
究問問田山李銳各又不合將令死劉子玉淡聰陳
達白玄張勉孫璠各口告同謀元愷楊儀聞知要得
藝成反逆大獄各不合乘機元愷將令死焦某輩得
海等楊儀將令死呂節徐三英等馬黑眼等亦不合
將王林俱報同謀本府分投差人當將行名人數捉
獲又向宇文鍾家內搜獲鎖子甲斗牛撒袋邊箭鈸
祭銅鼓等器俱行三司轉行知府劉祥四衛掌印指
揮鉞等會問各不合不行查審真情以致劉祥將

宇文鍾崔仕仁王進并淡聰呂節等用刑拷訊宇文
鍾等妄招與袁潔時常講論要謀起手自置飛晉飲
血酒及到龍泉寺殺宰牛羊領衆祝天稱說佑我動
兵爭得天下江山用銀十萬重脩寺院并添脩黑虎
玄壇義勇武安廟豈畢置酒大會各演鎗演刀演馬
演步及稱我是宇文王後代有人夢我金龍罩體等
語却又加封衆人五府六部官職省城改作順天府
等項虛情連人呈解都布按三司會審問都督楊宏
將前書信備由呈蒙兵部移咨巡撫鄭都御史會鎮
守劉太監巡按陳御史各案行三司仍併行知府劉

祥指揮把鉞等通提節內干審人犯再問各亦不合
不行研審仍照劉祥等原問招情取供呈解都布按
三司掌印守巡等官不合不行駁勘體實仍具原取
供詞呈解鎮巡衙門間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蒙
欽差頭目帶同夜不收前來吊取宇文鍾等家鎮巡衙門
各差官將文鍾等四十八名口并元愷楊儀等管解
軍門行至中途徐三英等三名病故餘犯轉送南京
刑部錦衣衛監候間宇文鍾郝升焦思聰王林周縮
楊氏武朝用李智在監各病故後將各犯解至臨清
通州等處崔仕仁馬黃羅淡聰呂節劉子玉鞏得江

張璠病故到京將王進等解送錦衣衛鎮撫司監候
焦杲袁一阜張勉白玄鞏得海楊世茂在監病故元
愷并楊儀田山李銳馬黑眼劉四十二俱被江彬脫
放劉四十三亦故正德十六年六月內蒙錦衣衛將
王進等奏送刑部及元愷袁潔各具本奏行本部題
奉
欽依移咨都察院術行巡按陝西御史案行本司轉行
各該掌印等官勘問嘉靖元年二月初八日楊世
全在監病故蒙將元愷等人卷提吊到官會審前情
明白及審據元愷等執稱已故焦杲焦思聰鞏得海

鞏得湖楊世英鞏得江馬萬羅楊世全郝升原係元
愷捏告袁一阜楊氏亦係告內人犯家屬淡聰陳連
白玄原係田山捏告張勉張璠劉子玉原係李銳捏
告王林原係馬黑眼捏告徐三英呂節周縮劉四十
三原係楊儀各誣報致累身死是的問擬王進妖書
傳用惑衆斬罪王元愷楊儀田山李銳馬黑眼俱比
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人者律絞罪
奏奉
欽依各依擬處決監候間今會審解到審得王進捜有妖
書田山李銳各有告狀各情真罪當照例監候聽決

內王元愷楊儀馬黑眼稱冤不服臣等切詳宇文鍾黨結逆璫因而落職放肆無忌倡狂自恣講論時事傳用妖言指向未卜今朝求夢招納叛亡心迹難[illegible]味黨人題扇詩句隱然包藏禍機王元愷楊儀私相傳報雖以同地小嫌而為報怨復讐之舉竊恐江湖隱憂不無防微杜漸之意若非劉祥之挾恨藉告興貧之圖利妄拏則元愷之傳報徒託空言楊儀之約書終為故紙且拏問成招俱出劉祥之鍛鍊而回來歷又多宇文鍾之自招況自來謀叛事每起於妖言今妖言是實跡亦涉於疑似使累死俱為平人興

文鍾之妖言惑衆而衆者果為誰耶是以陜之戶窰宦族始聞其事各懷狐兎蛇草之驚同為王元愷楊儀之致怨事久論公及鄉民耆老得蒙曲突徙薪之惠者遮路哭訴願為元愷楊儀之代死即今王進等果又率衆反獄逃叛則元愷楊儀馬黑眼之情罪通可矜疑臣等看得本官會審王元愷楊儀馬黑眼前情俱可矜疑等因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本部尚書林俊等具題奉
聖旨是這情可矜疑的都饒死各押發邊衛永遠充軍係人命的還着與打一百發遣欽此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臣林俊謹
奏為陳愚悃以附餘忠事臣待罪海濱去京師六千餘里
廷議大禮始終有聞謹具一疏為乞霖
天威以培養
聖德事未進而
詔旨已頒臣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旅[illegible]祭[illegible]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乾供億恐煩
聖憂臣受知

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位以宣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
額蒙
賜勅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
允强顏祗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歸已無起望附壙臣父墓之傍備納壙焉前
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塟祭通乞停免以為臣存殁之安臣又傚古人遺疏遺表之義竊有獻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

臣伏讀
明詔仰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郵敘復日候而久未
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儷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
早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於朝與衆
等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
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
衣夾以重氈叠帕猶床褥數月瘀血始消正德時逆
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
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强盜好生打着問喇虎殺人打着
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
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循
臣謝遷殆盡明著為空近聞石珤又欲休致伏乞
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
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乞引

自近以裨
聖德閒
聖政臣舌梗意去接書罷盡無任懇祈愛願之至

奏　天威表　聖德疏

臣衰老乞歸勞瘁大作形容變盡殘息僅存常思古
大臣致仕憂同在位當彌家居朝廷大利害知無不
言趙槩集諫林百餘卷以進臣心慕焉思有以報之
陛下也近聞
廷議大禮異同上干
宸怒恐包荒之下舉措涉輕為容納一欠臣安得謂在家

不知乎謹昧死上言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
出不可反也今大禮數反汗矣
興獻大王初議也
興獻帝再議也
本生恭穆獻皇帝三議也
皇考恭穆獻皇帝殆四議也魏元帝本生父燕王賀表稱
臣帝欲尊不稱臣有司議聽如舊式惟中詔所施曰
皇帝敬問大王宋英宗服所後喪三年畢始議本生
濮安懿王典禮繼以集議不同報罷秖封安懿王長
子宗樸為和國公神宗時追封舒王天下後世俱去

當非七今三年四議矣

陛下大孝無已之情可對

天地質鬼神無愧然有禮焉以節情也禮人子有終身之
喪忌日之謂也夫罔極之恩終身服斬無過也然終
身服斬世幾無吉服人矣故聖人定為三年之服服
終釋吉節其情也忌日哀戀終其孝也今四議者臣
反覆思之求得其說求之天道臣不能知也然災祥
之應孰多孰寡寡足思也求之人言臣不能知也然
從違之論孰寡孰多多足思也求之
祖宗臣不能知也然寘寘必有所屬意在今議議是也萬
一在於物議再議三議則
尊祖之孝足思也求之
恭穆帝臣不能知也然寘寘必有所屬意在今議議是也
萬一在於物議再議三議則順親之孝足思也又求
之事亡如存之義

孝宗
恭穆帝假章俱在
孝宗倦勤傳位
武宗自稱
太上皇

武宗前傳宇
陛下
恭穆帝亦自稱
太上皇兩次並居大內歲時褒會果乎等禮抑別禮
一位大内
一位故封歲時慶賀果乎等禮抑別禮則如存之孝足思
也又求之喪服之制人後之義父則斬伯則朞庶民
受所後民業稱父服斬致所專也
帝受所後帝業若稱皇伯則與常伯叔乎等
孝宗意欲稱皇伯不欲稱皇伯臣不能知也古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一太祖二不祧四高曾
祖考無皇伯之廟則嗣統之孝又足思也王天下有
三重議禮其尤重者中庸謂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
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又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
神百世以俟聖人無一不合然後動為世則彼無惡
此無射蚤有譽於天下其慎也如此武王聖人也老
方受命周公始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追王大王王
季其緩也又如此伏望
聖明再加周慎遲以歲月俟閣下禮官諸臣議定孝既足
仲禮亦盡合衆之未服臣又惟人君以寬仁為德風

正為感保宗社安人民為孝方孝隆
本生推心以弘孝理之際而感慨群議恐人命淺脆傳播
四方未免
聖德之累悔無及矣乞寢
天威養
聖德公大政使至治上達容吝發聞上悅
天心下副人意幽而
祖考咸格
聖孝之大無出於此臣愚絕之言無任猥切效愚之至
效遺直以畢餘忠疏
臣至愚極陋無他行能徒以朴忠自結

列聖
陛下龍飛之初首以舊臣召輔
新政深慚衰朽不任驅馳入疏乞歸荷家
眷注既乃諒臣誠懇
勑允致仕
恩禮繁縟實踰素分臣歸未幾末疾遽作屬者勢轉危
迫命懸旦夕趨首
闕庭無階上答然既死餘心尤望
陛下懋志聖學留心孝理信任忠良廣開言路杜塞拱之
初心收嘉靖之盛治尤願
陛下保養聖躬調和元氣使前星有耀皇儲以蕃臣生已
無期徒存涕戀死若有知猶荷太平臣又惟我
國家顧念舊臣葬祭有恩向已具疏辭免身後恐或誤
蒙
賜及伏乞通行停止以為臣心之安此又臣愚終之所惓
惓也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記

九牧鋪記

國子監丞林大猷子道過九牧鋪而感焉永鎭遠知府同邑周瑛梁石書之建寧知府上海劉璵廷貴通判餘姚龔琳天球砌之命茂人子雲南按察副使俊記曰鄭有鄉荀有里九牧名鋪自林氏誰之云者見素子弘治戊申九月望日

墨竹記

墨竹一卷故太常寺卿昆陽夏公仲昭所作水石竹所也烟露竹時也脩攤竹容也節拔勁節竹操也少而直老而不仆竹之始終也叢而不同剛直而有制竹之體用也君子居其所值其時正其容堅其操以善其始終而且行其體用亦若竹然故多植以自況或者因留神於繪事狀象形益易則經營置位益難工唐蕭悅之竹不可見樂天稱其入神宋文與可筆勢適勁柯葉疎理殘刻斷削至今觀之尚精神飛動宛然在風烟月露間其言曰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則亦幾入聖者乎時蘇文忠公子瞻與其子由皆善竹子瞻在徐畫竹益進與可許之謂墨竹一派近在彭城我　宣宗朝中書舍人王孟端亦善竹其法宗與可而稍變之夏公之竹與與可不合然亦臻其妙故名亦盛傳予嘗謂與可之竹得其神夏公之竹得其韻使均其時彭城之派不復道說矣侍御吳憲之以是卷示予披閱之餘爲記其槩如此憲之清雅有文學名家藏書亦多尤珍襲此可以見其志矣

俟還堂記

同宙王先生一齋家食時念舊居湫隘市地邑南結屋庇寒暑而棲息焉屋背圭峰前臨河潭社溪一水東淌遶其

左障阜直其右土壤爽曠花竹清野灌木美石麻布而羊蹲如別出一塵界旁有圃可蔬可菓田可秫池可菱芡其溪有魚歲可盈尺可釣而有焉居之勝於是乎最比服官未嘗或置懷抱也今年夏以疾既下　朝乞致仕以去巡而下勉留之不可俊曰是吾人始終也毋强以爲一詠謝爲知己遂顏其堂曰俟還紀實也昔陶靖節令彭澤棄官歸栗里作歸去來詞曰鳥倦飛而知還蓋以自況一介庸取諸此夫鴻飛冥冥弋者奚慕大鵬運風而下無幾斥鷃之笑焉容知所擇哉載翔載飛騰驤將夕天路靡懷高樓忽在戀焉無量力爲耶力則飛倦則知還焉之真

亦寧鳥之性也雖若其矯厲若推折翼推殺行且不免鳥
亦審厥幾哉飛行也還止也知智也僊時也不良于行不
躰于止任其智以無怫其時烏得吾人道焉人之道適意
而止耳隙駒百齡逆旅一世過目浮榮書心身中誠奚尋
物顧爾營營瀕老死不少休無亦鳥之不如耶夫知足不
辱知止乃不殆出處立身大節容不深計預圖之耶靖節
一齋其並謂無愧者或曰靖節恥督郵折腰命駕言旋一
齋志豫而道亨遠不勇退彼處其易而此處其難靖節家
無儲粟至乞食自歎一齋先人之田歲可取給彼處其難
而此處其易是又學惠之魯男子未宜一例論一齋㢋斷

方實記古今事其富許學陶文得退之風法貞抱義氣以
冬官主事論救大臣左官思南推官用人望擢授南京都
察經歷擢湖廣提學僉事世居仙人

十德堂記

合一十一公為一圖紫執笏中立者睦州刺史諱披緋執
笏降左立顧若語者端州刺史諱葦紫執笏又左立若聽
者江陵府使諱藻緋執笏降右若前行者橫州刺史諱著
紫衣笏又左若平立者韶州刺史諱薦紫執笏又右若揖
前者通州刺史諱曄緋臥笏又左獨下立者邵州刺史諱
蘊緋臥笏又右步橋左者循州刺史諱蒙緋臥笏又左隱

公間者同州刺史諱萌緋臥笏又右綠執笏又右行橋間
者福唐刺史諱蔭福唐尉諱披皆烏紗帽烏布韡大帶尉
而上鞓尾皆鑲金銀鐶服飾樸古博袖寬袪腰僅齊橫縫
無衽積無襞縫領卽以束頸無巾單方領韡布文若襪復
而異唐制刺史上州從三品中州下州正四品尉從九品
三品毳冕七旒五章紫綬四品絺冕六旒三章青綬朱襪
赤舄公事則朱衣玄裳革帶雙佩白襪烏皮履九品青衣
纁裳革帶公事青衣以後三品服紫金玉帶銙十三四品
服緋金帶銙十一九品服淺青鍮石帶銙八要與圖不類
意復有常服歟圖故江陵裔孫訓導邕公所藏筆力神徤

絹寸剝無完要之數百年物它無深論也昔位為圖後序
而合之圖九牧紀盛也圖睦州所自出也圖尉賢也父
子則圖賢兄弟則圖賢叔姪則又圖江陵闢破荒進士林
世科之始也邵州及尉忠孝揚聞林世業之始也則十一
公也以十德名仍吾林之舊也趙丞相諱阜九子皆賢時
稱九德之父十德之門林之盛之始也仍舊名互見也且
曰十德九牧之父子九牧之叔姪踰其數無害其名猶望
後之賢子孫踰其數無害名九牧也蓋亦多矣有並賢以
顯如是者耶其影千百年皆存如是者耶因舊名附新意
可合以圖無忝如是者耶林之堂皆所宜有也抑深勸矣

父者曰其毋負是父子者曰其毋負是子兄弟叔姪者曰其毋負是兄弟叔姪嗣德象賢濟美圖一大機也嗚呼林自少師得姓至休丞相大盛睢州再盛爾是而盛亦熾矣一門之內容或未然者其又可無責乎嗚呼式克至今日休亦惟吾林之慶弘治己未七月望日邵州二十二世孫俊拜記

湖湘二友記

西湖處士羅浮人先爲吳市門卒風骨峻整不習爲說隨名隱隱動江湖間有佳子殿高宗署之台鉉不爲易牙所樂媒蘗弗齒其友淇生溥長身玉立有苛節韋公連拔之

以中書侍帝左右益長使貳楚子祠刑曹頗任責焉生厭苦之去之瀟湘屈子不能識也處士曰君子也呼爲此君相與入荒烟楚水寥闃之濱學辟穀餐谷生者愛魏君黃姚君紫李白以陰見厚二友欲依焉闢其庭拘生弗治二友曰可去也拂衣去僕僕道途時天寒大雨雪處士朝起粟此君飢腸屢空猶任宜先已據伯華上小五大夫肉食叔夜子猷東坡山谷重焉四公死二友落莫無知者夜夢槐安國語曰非柳非楊兩木之間其當歸比賢萱曰苔其林乎過主人泣載以歸二損肅入爲且徐生楊移生醴范生雞黍割肥擊鮮供張甚盛二友曰毋須是其灌夫之從旨芟除梅睢英　遜顏亦時一露見主人熟何之自恨太見之晚勸東南　風清月霽主人索處士笑爲歌召南衛風之篇此君發金玉爲和形延尔汝兩忘也嘗試孫武遊法主人夜歸無覩也時暗香滿室東壁下淅淅聲主人煽之曰在是在是更問何術曰吾能龍游蒿陂肌化冰骨化玉神化美人吹律而寒谷皆春亦未知實能否也謂主人曰剛而不折直而不跌子過我術無足問也因訂歲寒之盟心孚氣合若金石之友者見素子曰賢者也曷往交諸坐而言弗應主人曰是毋幾風味者又弗應見素子趨出喟然曰命之矣蹈三逕之蹤而自淵鍾兩之迹宜哉君

子之棄而處士見疎也主人字與慎別號梅竹主人見素子則俊家鳳山同林氏云弘治辛酉四月上浣記

興化府貢士題名記

賢書登之天府嗣是有相國之署慈恩之題登科之記國朝恭而用之題名樹之國子郡而下聽焉夫士趣之藏否人才之登耗風俗之若醇若醨一鄉者視天下易見其彰癉易施也其惡可少哉莆郡學碑舊別進士貢士爲二至是貢士碑位盡不可紀博士彭君流謀偕事立之以賢郡大夫曰可部使者亦曰可別乘張君瑜遂獨任伐石劖郡碑之則來請記俊惟文運與氣運相爲盛衰天地之氣自

北而南唐虞上北土周上中土自時文運漸滀于東南頓海之區莆又南之尤也漢而降始籍民版永嘉時始糸儒貫貞元時始第進士茂宗華肖文獻成風駸駸然爲上國海濱鄒魯之論弗誣至趙宋而盛極矣寔啟其故自吾道既南宋亦南渡道固氣之先至者也當時淮甸盡汚腥羶文運自不得不偏之南莆既閩下郡川岳委蛇靈秀聿鍾生智以其生直以諫強有力以任患以牧靡以風武以撥亂世而反之正元宰貳樞府項以出而道南之派又特滙于其間倡伊洛則林艾軒師紫陽則潘陳諸君子風動雷行與起甚衆夫鍾之者若是其具也開之者若是其先也

端其趣者若是其委源會其歸者又若是也誠至則文運自不得不于莆獨盛今之莆抑不知視宋盛以否也發于閩感于見成于修科目之登天下無及焉士君之爾雅亦然張英風於褒字賓粹行於神明文騰奎璧之輝節凛冰玉之操紹烈嗣開鏡覲而善其[illegible]宋固未泯也郡始於弘治己酉至是凡九科二百三十有九人慮其左使嗣刻焉嗚呼風俗識大矣百扶之未足墜之一人有餘焉考名論世鄉之人均有榮辱也其惡無責哉正德丙子冬二月吉

鳳山見素子林俊記

自然亭記

大常少卿孫君志同先爲南京駕部主事市城之東隅於灣居焉地絕幽曠環圃花修竹君規其中高之清陰下覆以上隔炎歊修柯旁列如簀剔委徑以通其中廣輪踰丈可坐十許人蓋一圃十餘日之力闢遂虛闊天趣自然不礎不甃不棟桂椳莫知爲亭亦毋宮也晝寂境澄儺青孤坐塵汩汩以將遠風淅淅而徐來挺然立者自然之體裁嘎然鳴者自然之聲音淡然遠者又自然之風度可攬而有也金陵人以亭樹相高即彼視此宜若可笑然粉墨丹碧花卉圖書盤榼歌舞之盛不自知竟入於俗又惡知此亭清脫使易自然如此哉安所無事任其性以無伐其天

小逸且約矣夫詹以明趣簡以覩其煩則盛麗何物而凡非自然者皆吾所深避却走者也君固寄有于亭而遊君者亦自得夫亭之外不然金陵瓊圃之竹宜不少此亭無得而稱焉況誠非亭者耶俊辱君布衣交比同南京每過從則偕坐亭上久之而後去雖未敢自尾武公之塵要亦非六逸事也居再歲俊承乏雲南君尋遷吏部光寺轉睇十四年離合遊旅此亭亦傳舍今未知又落誰人之手而此君亦未知無恙不也言念疇昔悵然動懷君遂密莊整德器充厚諸生時已賢名今已顯然物哲亭之績未可知其寄有於亭者固自在也追記前蹟使它日論世焉弘

治辛酉五月朔日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林氏重修先墓記

吾林按江陵墓田跋邵州緒慶圖自隋開皇居崇賢里之北螺村先墓二十四坵在焉尚書鎬跋謂村北一里七坵坵丁向為江陵上世七祖居人至今能道者然未別何祖也公路之上今積翠庵之陰九坵一行坵丙向九牧墓也澄渚睦州墓也鷄啼浮烏齊院之上厲仙人授穴瀛州高平墓也瀛州睦州祖也高平其父也九牧子也端州江陵横州韶州通州邵州循州雷州福唐九牧也有田澄渚林主之栖隱僧主之以共修林之祠若墓祀為世遠族分北

螺徙澄渚之居又徙端州則前埭江陵則下井邵州則材行竹澗井頭其它蟻移蜂拆閩粵閒滄桑幾滅田鬻蝕祠墓鬻以廢祭至正壬寅亂墓不可守以仁者以九牧墓前地施末福寺僧霞谷建庵食以田百畝其後霞谷之塔與其徒絕基之墓參焉則九牧南也侍郎公文議遷之不欲獨任法屬之郡優寺之役以佐遷費公卒竟未遷最後從子軻廣公意偕衆立祭田樹所立神位碑故九牧之墓前埭有祭弘治己未季夏第進士明年俊起僉都御史材行房也又明年元甫為副都御史井頭房也又明年茂達廷最第進士而中書舍人載錦衣經歷釗太僕寺丞垍[illegible]

以頻前埭房也其它領民嵩將士範捷鄉書聯竹澗下井以盛人曰十帖九通然哉左布政使華公仲賢俊祖教授公高弟子都憲同進士俊刑部時同官也聞之與曰九牧名臣名名天下閩人第進士江陵實始之倡忠義者邵州也基廢不脩有司罪責乎援詔例下之郡知府陳公效同知談公經卒義唯謹倪郡通判渼不欲重煩于官也率其房佐三之一而擇其才者茂春茂猷近冢董其役九龜平時廣一十六丈而奇前備有也竹澗下井俊立華表而道止僧之遷事後曰吾林衣冠不中輟于是可已也僧感加愧畢其塔若墓之垣於是藏骨猶故而外勢改觀材行井

頭徙新瀛州高平之墓宗君主事翁與都憲俊割祭田於是瀛州高平睦州九牧材行井頭又有祭矣嗚呼距知入百年而哉舉之今哉修墓祭墓非古也小宗行之尤無據然撥情起義亦無害爲禮肆在詔恩屢申修飾而祭墓自天子達無間者準今推昔林之祖亦有今日之心哉則亦無能已今日之報也夫嗚吠之靈青蛇白雀之異容知有不卒祉有今如前哉祈助之文容知有不開發有今如前哉爲賊之忠憤容知有不作委質之氣有今如前哉祖孫父子兄弟緋紫無虛位容知有不啓佑禪續昌大有今如前哉神之道不可知然亦胥自盡者縣丞軫具梓渼命記

其詳遂聯書之若總祠之建田之復睢州墓之修則又俟
子孫之賢有力者弘治甲子六月之吉邵州二十二代孫
俊謹志

積翠庵林元末與山七十又六畝田二百二十八
石洪武初造冊始報永福寺見霞谷行狀查梁志
東林塘西陳則北大山南公路則山皆林山也睢
州墓在潑渚

君子堂記

莆郡王文學廷器將屬記君子堂授意郭君思濟云爾子
曰無王氏事耶王子猷性好竹呼爲此君梳竹記稱竹類

君子先生好竹乎曰非然也無蓮乎愛蓮說稱蓮爲君子
茂叔所好也先生亦近之乎曰亦非然也曰然則自况也
則非所以自附也裴主簿不知何如人君子齋判公實記
之公之文流布海內迄今四五百年而主簿之名因以不
朽子則如何曰亦非然也先生括蒼人縣有君子山王氏
世居山下堂名因山名也曰然則何記記者紀其實以垂
不朽之托云耳山不朽也堂所是山可無記矣郭歸以告
翼日先生來席且定避席而言曰聞命矣竊有自解者齊之
泰泰之華晉之恒楚之衡皆鎮也武夷峨眉匡廬則元夫
鉅人所生與旅寄而名耳君子山措甌括一隅天秘而地
惜之至今焉聲諸野遊非有物色則終焉而已然則堂固
自附於山而山亦不能無待於堂也吾嘗坐吾堂以觀夫
山之艮止不遷則吾之躁心定矣坯土受而不辭則滿心
消矣草木鳥獸寶藏生而不有取之而不斬則夸心鄙心
又息矣朝嵐暮烟丹碧縈迴石出雲生化雨以幻天巧成
能二五之妙則吾之斐然文陶然濯者又自考矣吾非山
之所得托也且不東走齊西走秦南走楚北走晉所謂泰
者華者恒者衡者無得而見矣得見吾君子無可乎夫子
思聖人不得見欲見君子以及有恒山固恒也守吾恒以
無負吾山以無失君子吾將羅贊而往亦將懲丘陵學山

而畫也吾王世有令人衣冠文物甲一邑雖不敢妄附茲
山亦不謂無得君子也予曰辯哉云然堂不可不記也子
告子矣子不能判公文不可傳也子歸而時自勵焉子將
附以不朽弘治庚申九月吉日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息心亭記

予獨愛村居水泉林麓之勝當予意者惟白水爲然靜士
達人假寓數四當予意者又惟李先生深甫爲然先生既
謝京博教事歸白水息心亭所爲作也間語人曰吾觀陰
陽之化以靜職動息之機日之動而盡息乎夜歲之動而
盡息乎冬以至貞元會闢天地一大動息其旋轉則又無

窮焉惟人生則寄死則歸歸則長息而不可復回其無甚痛歟故壽率百歲為期五十則衰衰則亦可以息惟情態就涼快目稱心之不如其舊其不息恒多矣吾誠念之夫光景轉瞬吾已望六之年後日之不足把翫亦審矣抑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吾又可委動于子而自息之時吾何繫而不歸哉吾坐吾亭一腔淵靚百念灰寒閒常意定白鳥機忘農談魚話於雨香烟細水光月色之間蓋不知身世之在人而溪山猿鳥之非吾分物是何有簿書鞅掌以役吾形輪蹄奔軼以動吾氣枯榮升落以紛吾之懷抱者哉言已有進而言者曰亭名義似矣夫掃軌深棲擴梧送老

日之夜歲之冬于之戌又合矣獨不聞甚衰無夢未忘擊磬之心乘化奚疑尚托閒情之賦士君子主持世道至静有至動之感焉不然曉昔之夜攬衣數起嬰江湖之念而系杞人漆室之憂者非亭中人耶先生曰有是正德丙寅冬孟見素子林俊記

湖廣貢院增修記

科舉昉於周迨宋詳焉程棘限簾制度草創開元間禮部始有貢院崇寧政和諸省貢院立矣湖南地居形要入代遷改　國初鄉比有事假城隍廟為之正統間始建鳳山之陽因山為制席舍聯山岡而公堂顧俯其下位寘殊弗稱成化戊子有司若更之仍陋襲簡率斯至則役千夫費千緡權宜修飾一畢事即如廢墟弘治乙卯子監試院中思一處而非專責也歲甲子監察御史包君澤來按是藩適備舉事偕同官夏君璲藩臬之長今都御史朱公欽湯公全暨諸僚貳謀曰薦賢大事湖南大藩而是地處士無苟耶且歲必修修必費費竟無用孰若一修而永固費重而歲歲存者耶僉曰然資之都御史今侍郎韓公重王公鑑之謀合授事于武昌知府陳侯晦聽自擇其屬與部民之良者委焉而視成于朱時江漢飢武昌貿粲粟八萬斛埋哺者猶蟻集城下朱偕陳謀曰是可舉范文正法矣具

米于官人四升而備之遠近畢至日無慮千人乃市民居拓地四畝許前為騰蛟起鳳坊稍縮為門有三司公事廳百職供用所有樓有祠有受牲之所門之内有檢閱廳有飯室有路紆廻轉折廣四丈而餘當折處有某坊有二門有閣扁曰大比文場有巡綽房有樓立于臺上則明遠樓也有監試之至公堂衡鑑堂在其右監臨居焉有公宴之文明堂堂前左為謄錄所對讀所右為彌封所受卷所謄錄加樓樓諸生也後之左為提調堂右為監試堂又後為五經堂出題處也有收掌試卷所有刊刻刷印局又後有文衡堂左右為室考試官居焉月臺之左右庖廩兩旁有供

給所有物料房有等牲所有滌器池棲宿炊浴㢠除地具
焉凡為屋間計者二百二十有四樓者二坊者三井者七
屋新者十之八仍其舊而修者十之二垣以丈計者若干
肇工於是歲二月至七月以成告堅樸明整不溷不泄執
事有戒而後先以臨者易密士子作氣亦倍是于前矣陳
侯以包命屬記夂之陳復書曰包不幸矣義不可使無傳
惟古聖王茂弘至道搜進群髦逖廣遺野辟闢四門湯立
無方文濟多士固非規規藝術以繩度人才然自科目之
設甲貶乙更末之竟廢盍所謂無可奈何之法而羅英掄
俊無越此途識治者深望焉夫重士重道也亦重治也則

所以羣之聯之開成而廩食之由之上甚勤而閱試之地
由之有司者顧如是其苟是宜其有是役而衆志之胥同
也夫事始諸心者也固則完要焉畏則難阻焉隘則嫌是
焉疎則陋遺焉不要不阻不忌不遺非智且公且密且勇
不能奚獨一貢院集事閒哉抑諸士有忠告焉去陋就嘉
闢隘而廠宜有司責也迨其身獨無所同然乎未可他求
者亦自盡而已矣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吉莆田林俊記

見素集卷之八

見素集卷之九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記

醒翁亭記

昭武羣山之圍而登高最高清拔秀整升其巔以瞰城郭
則公宇雲連人居鱗次溪山環合斗折于其下舟航下上
於走雷吹雪削丹叢翠之間轉息萬態海日蒼涼桑影直
射郡之勝曰熙春朝陽者是山也山近下頗夷水旱時禱
焉故守得時至其地而肅神静慮瞰息無所吾友夏公育

才先守延剏泉然廉直之聲載移是郡則既鼓而付之矣
乂乎之以實惠久之人以安公公亦樂而安于守也結亭
寅處與僚寀叅公政而覽民俗因是亭以嘉惠是郡亦屢
矣間携酒約客公固不廢飲亦不流飲飲無醉醉亦無亂
歲且得代而亭無令名客曰亭名以醒翁無可乎僉曰可
則走書請記予笑曰是醉翁變例耶六一鄉邦先達之賢
公仰止亦素矣六一不在酒而以醉名寄山水而醉也公
不廢酒而以醒名無亦寄山水而醒耶蓋蒼為同者無迹
之滯耳矣魯男子無害同柳下惠元亮無害同諸葛孔明
公之醒亦奚害同六一之醉耶夫酣酗勢利酒亦醉不酒

亦醉抑衆人同也故曰昔醉惟醒者獨異于是陶然自適
將不知天爲大古往今來爲久死生爲一日萃則醉處醉
鄉狎飲徒猶兀兀然以醒笑瞰與世凝凝一濁俱之淡之
介于意者山水無情而無累於物者也人之情與物樂而
情酣焉無嘗爲醉劉伶情適焉無嘗爲醒二名無不可者
容吾名而公之自況亦大矣六一謫滁時以直道寡合久
之竟起履宥參大政毅然任天下之重公之道無然乎醉
翁滁繫患之地郡所以致其愛者醒翁也其棠勿剪二翁
並峙於滁郡之間二州山水均有托矣正德丙寅夏仲黃
見素子林俊記

杏隱記

樵木屠釣備亡皆可托曰隱然莫如醫醫之學肇於岐黃
而載於周典其學有自而其施用有經在百家間仁術也
故懷濟人惠物之具者不利于施則往往托于醫自晃蓋
所以爲道一也龍坡方君子建少從宋恒遠氏學醫恒遠
學文謨文謨之學實宗用晦二先生以素問靈樞難經爲
宗參以仲景叔和潔古明之仲脩之論而濟以吾儒之道
術故收效特完甫之醫推方氏君再世其業既久而精凡
甫之士夫細人郡邑之長貳非必迎君藩臬大吏之疾亦
迎君君治多奇効効多厚酬不能酬者無較也或謂有董
奉之風名醫屢薦先生輒引避長遁堅頻語老一布衣韓
伯休流亞也僉富黃求軒曰子建醫而隱宜號杏隱郡
丞良金爲繪圖而予記焉昔德君者尚論其世君之隱其
始有然乎前四十年予業儒君業醫其人惠物爲心皆同
也亦既皆有遇矣予用輒心違君按方審證攻截補瀉投
劑而奏功無不如願君顧有大行其間與埋光鏟采獨善
其身者又異矣追憶　孝宗敬皇帝龍馭上賓論者歸
之薦匪人而樂進之誤有如君者數人通院籍任專寄容
有此耶嗚呼斯謀國者材之與臣子殞裂之至痛也謹備
是記使後之觀者感焉正德戊辰仲夏鳳山林俊記

上坵山記

迺公墓在山之西北山九起伏莫在其中畫處而
三山外海海外又山吾家子孫衣冠覲長房端
州而他房不及意然乎此久聞之族前輩庭用公
公延方念之一野老無意道及其處云前四十年
樵陽僧尚有祭此天幸也因厚賞之是冢皆邵州
續處圖後事慕又不知其幾紅簡蓋七墓云方者
名文二今絕矣
上坵林山也在莆賢里梁志東林塘西陳墻南公路北大
山峯中一山也云林氏墅林墓埔子孫八代不離此墓

田二十四墓入丁向者成化末方者冒帯它姓在五萊後
侃贖山復之墓不遷存厚也正德戊辰謹志

夢紀

己巳歲之二月十三日也夜夢東山移公冢假所寓予且
曰吾瓜食之不盡則位置皆瓜意所知者之惠示一帙若
密件功狀然者又索予詩疾讀予曰多爲公作公曰某亦
有懷公詩欲誦而忘又曰可無贈予曰未論風沙無歲月
亦知道路有春秋拾斷楮書曰望斷恨山火不紅亦知一
范在軍中射笑向叢老無力算敵先朝策舊工心折正如
東下水書成難寄北歸鴻祝天眠食隆晴外是處青山欲

葬公公袖而去噫異矣予別二十有五年中間僅一會往
來書問甚簡迹甚疎而嚮往徒切不知公亦置予一懷抱
何如也而神交有是生耶否耶示我禍耶福耶久絕絡首
之慷無爲代瓜之夢若完歸公兆或吉占也索燈備錄對
之床下

木蘭烟水記

蒲石花竹書畫皆予好然惟書獨留餘無者焉有遺者往
往爲好事取去若棄唾無問每興至就觀者有之家無酬
直之勞樹植封護布置之勤而寓目常新驚收衆取擲百
金而不斷無我之見又無我之多以辦如是也亦善好矣

弘治丙辰予謝事歸于家家隘無所容寓厚墩又寓東園
青野彌漫木蘭在其望趨海之路其一經吾門烟靠上浮
緋碧在其下釣者江網者遊釣者分樁根而坐歡笑嘯謔
其意要不專在魚也夜向静則販之舟擊音清逸合韶護
之奏田車啣軋如訴如怒又如軍中之樂簫聲隱隱如風
啨鳴仙子凌虛而馭風又如茇根閨愁暗鳴哽咽使人有
秒秋莊落之感江湖心事未來之歲月已盡付烟水間矣
倒不與燕會故舊間欲致予拉以登舟舟必趨木蘭性意
閒適人世事要未易此也誤荷　先皇帝　今上知
遇召命屢辱予屢辭揣分固然亦不欲烟水獻笑也留臺

時吳小仙偉以畫名倨祝尊貴獨致勤于予予薄其使酒
任俠蹟其所工又非予之所好也不納久之予弟一素知
其然潛致偉偉忻然來濡墨揮素頃之成大幅宛若身與
木蘭遊而細模吾真于雲泉風聲之下豈其心誠巧與得
之夙竊而然耶一素爲軸奉予予曰吾自有真奚俟假耶
予嘗立溪橋雲物幻變於卒談疾措之間是固真元默運
妙用顯行鬼神不能測其深彼數寸之管數尺之絹又惡
能盡耶偉得木蘭之粗疑亦未盡予之蘊也且私諸家者
未盡同之人有諸身者未必不失之子孫木蘭天造地設
以斷送吾老吾樂也公之人無德傳之吾子孫決不爲有

力豪奪而不吾守仁且智矣躬奚取以混吾眞殺吾情哉
一素起曰命矣記而併歸之正德己巳夏兄白素記

晦庵朱先生燕居記

正德辛未侍御賀君志同之按治吾閩也道建陽謁吾晦翁文公朱先生考亭之居明倫堂之左吾夫子燕居之祠在焉先生每晨起拜先聖意者是祠也侍御君病其隘椒所司拓而大之堂之右亦構一祠為先生燕居之所既妥神位郡守羅君黍請記其成嗚呼先生從祀廟學由京師達之天下皆然也專祠建有之闕有之婺又有之與凡過化之鄉亦莫不然燕居之祠淳祐間漕使史季溫立之矣

斯則侍御君欲隆先生之道以並峙夫子名教之地政其至也先生力任斯道研精經典常至夜分未嘗以疾病廢宦迹所至憫天命悲人窮究然孔氏家法乞祠與告專志著書終一生客有餘力者耶所謂燕居則儼然端坐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造化之原探聖賢之蘊萬殊一貫析之合之極其精而盡其大慊慊然不知得之深而老之將至也由是而論夫子之申申夭夭其逸先生其勞焉地殊而力異也夫子集羣聖之大成以獨當道統之任卒之先生亦集諸儒之大成以獨當道學之任上接夫子無愧焉抑大聖大儒兼運而生者也大聖關萬世之元氣大儒關一代之元氣扶翊世道則未始不同也聖盛於堯舜當唐虞時也周既東而夫子生道不勝否而卒老不用然刪述六經使世得為世夫子之功也迨六籍焚而秦亡後世竊牛部於訓詁猶足佐宋儒盛於濂洛當仁廟時也宋既南而先生生道不扶衰而雖用不顯然傳註六經使世得為世先生之功也迨僞學禁而宋亡後世稍究心於道學亦足扶元聖功儒效天地古今之不可一日少焉者也

皇明人文大啓五百符運數者之其時矣不能無斯道之責望也求先生於動者先於靜得先生之所以勞然後望夫子之所以逸是祠其與有復於學聖賢之大機歟侍

御莊敬有風裁得之尊府憲副澤民公廉謹之訓為多斯舉亦其知其趣矣

孝友祠重增祭田記

吾林福唐府君公以孝聞于朝詔立雙闕旌之鐲其徭加爵領邑庠貞元時也歐陽助教公詹有述黃校書公璞有傳宋嘉祐而下凡五脩之呂秘閣公夏卿王梅溪公十朋有碑陳正獻公俊卿真文忠公德秀有記入　國朝郡守岳蒙泉公正山城之外遷之內今烏山也丘文莊公濬族祖侍郎公文有記嗣是分守大參熊公祿又脩之公　世孫員外郎凝助焉弘治丁巳歲也惟祀事之田畝計若僅七

餘而分者僅五伐入之租頃之夫祭疏則怠怠則忘其物比時以厚報也井田不修而士有圭田近世士大夫家祭田之立以致豫也斯若干之忌也休之方則頗有所弗逮正德辛未督學憲副楊公子器謁公祠而少之割以公贖之金兩計者五而嗣楊公擢去憲副姚公鏌代之割以公贖之金兩計者六而嗣徽郡守張公芹經理其間因足以利之菓利與城居之子孫繼祭之費市田七畝以先承其賢以俟夫來者之贖是同人心好德之同公之孝生能格于天感于君發能致敬動人人至于今未泯也既自道學失傳佛老氏以邪說誑惑天下琳宮梵刹金碧燦爛勝地腴田施入若棄梗獨未聞支一木割抔土爲往哲地者豈無他彼能私以禍福驚動人人亦私以幸福脫禍之心應之吾道公人心以立大防者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君子同是心而追慕其道是人精神感孚於百世之上欲起之於百世之下以董道俗則所以爲公地者其與可知矣二公廉而明方直而靜邃學宏識負時名意之今若不足留宜於古而獨信也又况柄王風俗道化先焉歐陽子謂立其本以勝之名教之地勝邪之一幾也記以傳盛事詒學姓世守焉正德壬申仲冬邲州二十二世孫俊記

三功祠記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蠻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三公係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祭祀以爲國典無謂加典爲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滅名教乃術可慨也夫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爲名棄亂稱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僞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爲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羿敦可祀他日藍鄢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素之激焉淫祠之當毀有先于是者乎當怪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綏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徙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爲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書曰宜于家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人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潞公所脩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山川關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焉若乃炎精中微奸僞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撰漢自依則述將與竇鄧等伍望蜀之蕲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爲從賊

浮橋覆溺入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逆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為烈也故毀逆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無赦者況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逆之祀以彰討籃之端道之大閑若此無謂然乎哉是秋仲月甫日見素子林俊記

南平關記

南平佛圖舊關也由其險以自固也無謂乎佛圖故更之南平因郡名之舊也正月曹平六月臨平十有一月方平志喜也亦志備也主是役者巡撫商公宗熙巡按王君綸

予與焉分守邵君蕡兵備何君珊與郡之守劉思賢判張曰善令張憲相是役者是歲正德辛未見素子林俊記

槐庭記

旌諸兄廷評槐庭烏山之下居也地衍迤以就東東西家鱗次風氣縕蓄萬家俱寂無覩也十碧隱隱出屋上則西南數峰出沒明晦無足寄遐矚而聘逸懷必樓焉則鉅野砥平山崇海截聚落星布萬井湊簇而雲連茸樹綿絡如簀翕魚上下可數也夫不貴其見貴無見而寓有於見取諸近則然也庭有槐烟霏樓散雨青而雲碧晴旭東上葉沃若有光日之入乎一彩布連碎而踈稠陰隨庭轉掠床以翅則赫曦杳然蒼翠下垂繁楙帡庇風徐徐然來毛髮蕭爽夜縶縶樸人面祛煩滌慮不出戶而在林野歛熇暄而退之寂也吾遑求乎哉況省事且今棲息盼戀足槐矣始若尋尺然液嫩焉耳矣繼符拱把然稱枝出簷藥天夭鮮淨暢敷焉耳矣今則強本修幹上摩空青柔枝厚葉結剛陰而擬高若益至是而槐得且觀焉獨恠夫堅中膩理材不後梗楠而不居梁棟味足愈風熱而已咯衂不參者為佰色可以染而鮮麗不益乎丹青予之道殆然乎殆非然乎夫童而至於冠日則有待也而壯心勁氣莊莫猶人也強而壯猶是焉既衰且老則歛翮戢禾以縱浪野情

夫人者長風上征如在天上靜言思之其莫衛我也夫以之玉也而易連城而取刖足而投鵲而韜匱而得其形侶以濫夫十駁之珍邈不遇耳矣豈有宰物者限其間哉吾今槐寀適哉契短而較長尺刃是漫秖見其小也昔景叔以百口保符彥卿槐植于庭以自志也其亦小焉耳其符也其卒也其不符如槐何哉噫斯所謂俟命者也景叔有言公則無言又無心焉以身之不足辭其如后代何哉然世者其固有合也景叔于懿口孫素貴第進士懿知袁州且至宰相素亦為尚書吾林孔家忠孝九牧始之貳州繼之公伯父馬丞公父京推公與公則又繼之視王氏無歉

也兩郡守伯兄公舜卿子宣舉第正郎君犹昔第進士舜
卿公懿同登當方登宦業其將來容不爲旦爲素者哉公
諸弟奎壇又舉于鄉有民寄有士貴容不爲雍爲訪者哉
馬丞京推兄弟並官封而公之封廷評也與京推同日命
又世所無亦王氏所少也夫公無言也人得而言之無心
也天容得而無心哉記庭槐併其俗及之正德癸酉春三
月望族諸弟見素于林俊記于雲莊青野

蒞漳政紀

漳平始龍巖居閩會而頗輔于潮成化辛卯始析縣理者
弗恪劝罔臻正德戊辰武昌汪侯宗程來爲令方是時賊

瑠盛啓聑門吏緩禍速化忞之爲源獵取百至民力匱以
轉流侯演收拳釋之慎示畏約示有嚴以猾梗右仁弱而
撫摩之豪貪爲斂流爲復者數十姓無名委輸數數然十
瘠民疲爲觀懇且爭有損上益下之道焉百廢營緩急舉
之大成廟脩櫺星門修祉稷城隍又脩明倫堂建旌神重
資則然也庠生有課勸生有師繼其支獎其修而發其可
進於學則然也樹縣柵場鄉兵簡閱之禦盜則又然也皆
節縮取辦準常平難爲之所則倣權騐義目之當道閣一
行之得穀入千餘斛比足曰止曰毋吾厲階非衛民之豫
而毋啓濫觴之征人以爲宜侯猶而剛故擔荷力而當私

在民不養交爲巳私便錦衣楊者賊瑠黨也勢方炎侯繫
其家人之專利者藩司吏怙勢挾賕侯發之部使者穫其
役民則有譊鄉有虎侯誠禱而導死之民又有謹武平寇
道邑且入侯拧弓躍馬先鄉兵蹴之擒斬數十寇遁去朝
會故事公役侯私募爲給能嚴之尹犨言之當道必侯攝
侯攝茂著遂截被殊獎二邑稱爲快侯書績天官父
老狀治蹟請記刻之石以系侯思侯于監臨所取士既知
矣政陰約朱評漳遂也徐覈之始之自邑來者曰侯果良
爲六邑最繼之邑之人言全郡之人言同士夫言又同郡
之守陳君宗禹來書曰聞仞詗于漳漳守者也果良者也

治六邑最方始爲得人賀曾生元清林生汝復來言曰侯
果良也文漳人之心且勵嗣政非侯佞也予曰既知矣抑
不見夫負百里者乎始則翼翼然繼則蹣跚然吾懼夫末
路之難也侯可久乎曰可然則禹之軫不可期漳不能侯
久也昔秦人之鼎一千鈞一百鈞一十鈞令曰舉者與有
差烏獲過之舉十鈞又舉百鈞又舉千鈞然則漳十鈞之
鼎也侯將舉其重者二生惘然予曰人心也記之

性善書院記

見以聖賢而定獨至之論孟子所以擴前聖所未發而的
示來學爲歸者也聖凡亦絶矣比而齊莊周所畏也而孟

與世子固言之嫁異說以愚人人抑非心所宿存也滕文國也大德間建性善書院中效比丘尼弘治丁巳漢陽馬君文盛以進士來尹宜厥官偕教諭黃君文雍謀曰是可緩無問庸甚吾道之㢢迺承巡撫何公鑑提學邵公賢檄正之魏千戶某義益所介地院遂聯學宮戶侯丞簿尉胥相成緒黝堊顯麗晃然一巨觀前祀孟子後祀滕文公別以樂萬畢然爲配廡爲藏修之所神而附之教焉介予友員外郎黃君顥請紀貞石嗚呼論性告子蓋屢變矣荀曰惡揚曰混韓曰三品杜曰惡之端氣也舉其末而遺其本者也后稷文王叔魚越椒揚食我之生異者氣也氣異如

面固未盡四子所云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善之謂道本謂之命自然謂之天動而四端謂之情天者至純命者至公情者至真也聖與凡容有異乎今夫木本同而榮悴異者氣也以過本則惑矣培而達可榮也人性一本也聖凡一枝也始同而竟異擴而充又同也謂之善宜無不可嗚呼究論也事在强力而已强而爲奚已而非聖强而爲奚人而非已强而爲奚天下而非人書院不紀之滕之天下可也請先之滕人士將翕趨而至焉以風天下又可也

廣元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鄉先生黃公之教諭廣元也法嚴而信教專而勤道立而人化之又藏之又思之則又尸之學祀之寓無已之托見先生之功之未由忘也方是時先生去廣元久故山坏壤棲斷烟翳荒棘閒有四十春秋講堂齋舍已易舊址先生不可作先生故祠有司略弗舉經生學子孰陶冶以出少者嗣學籍無復舊時門下然第相師承取青紫無能外先生以爲明式則先生之功未由忘哉且思未之能已也迺因當道諸學而奉訴之于是參議喬君縉爲立祠御史曾君祿爲立石布政使周君瑛爲之記其又未之能已也則又奉訴之于是御史俞君諫爲立石僉事陳君時暠爲求

記於予刻之嗚呼物之成廢弛復無可得而知人心者無可得而强也有可爲之勢而無所可恃之實則離宮章華飛廉柞觀竟化爲殘甃斷礎埃塩莽蒼之墟況以盈丈之祠又就淪落欲厚望其復之今無難耶前是主教席與後是代至者予不知幾人無聞于位與既去而忘爵里姓名者宜多矣有謀所以祠與記之之複如此耶是可見先生之澤系屬人心如是深以固也昔蜀未知學文翁化之故蜀人祀文翁至今胡安定教授蘇湖教尚實學太學取其法爲法故亦祀于湖不廢然則廣元之祀先生殆將斯學相始終無窮也先生名鍈字聲叔行實具載周君記今戶

部員外郎顒有夙望克世家學先生孫云

雪筠記

永誠方松厓雪筠諸生時深畏愛且敬焉因爲忘年交旣而二君名益起松厓今爲按察僉事雪筠爲知府別號皆取名與字爲義松厓已屬予記矣雪筠又以記屬予二君者抑謾爲知己也記南都時宿雪新齋雪筠邀予飲僧舍長松數十株夾紆徑南轉至方丈梅與桂間植環墻外以下闕墻內庭院蕭然僅二竹亭立玲石蘚間殘雪在其上予視熟忘之客問梅曰古矣桂曰幽矣竹曰君子哉清不俗矣客謂有私夫竹者有頃風觸而鏘然聲雨洒而蒼然

色陷拂而隱然形月浮而光燗四燭清影在窻戶始信梅桂不能獨當而又有感夫竹之雪之遇焉夫竹風宜雨宜烟宜月宜而未若夫雪之宜輕盈瑩潔清而最易見者而加之蕭疎清瘦之上離塵絕俗有加焉造物者又將以彰其介然者以自見耳由是而論完名奇節不在百圍之大與附枝連蔓之多竹俊爲之矣雪筠其深有取焉夫好必得所以好累茶徑造雪蓬筠軒迹耳蘇長公遺蛻入地無竹不俗之句意語造妙然僅得其粗衛武公蘇于卿蓋眞得者淇澳之興不及雪白與雪會鹿微之竹不生于卿固有焉雪筠誠素慕二公者又惡得不二公爲告哉或曰松亦雪宜揚剛風樹勁節青天白日之下將賢昆弟駐觀焉名成開徑予將披敝裘著穿屐棹雪夜之舟坐松根眠竹屋東南更互兩主人二君笑曰然則何携而往

虛谷記

霞城周君時謙謂予曰近世立號紀其地若太泛寄其興若曠而甚適與己無與夫何往非道亦何往非學哉吾將質求之因吾字以求畢吾志吾號無虛谷宜予戲曰君求實而虛之奚實爲君曰是所謂虛而實之之義也昌黎子記燕喜亭其石谷曰謙受之谷谷言德也夫泉山出而流注于坎坎虛也虛則受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受益之義

易所謂天道仲虺所謂自得師者顏子亞夫子而聖宪所從事惟若愚若無若虛焉耳夫子暮年預計商賜之損益豈故無謂爲抑揚者哉商能虛而賜重不能虛不能虛則不能受無虛心靜慮渟滀之功如陸厓斜徑非急則高水不能宿魚龍不能家雖百泉其無以受也無以受無以實也嘗試呼夫山之椒水之湄至谷則應虛而靈也又嘗試視夫勁風之鼓濤吹浪萬水俱渾惟谷則不渾虛而靜以清也泅星落日雲容天影花植禽鳥之蔽虧合散萬象下垂毛髮可辨惟谷水獨宜清極而明異也夫溝澮雨則盈不雨則涸谷受源于泉者也盈不驟溢涸而涸顧以後往

非深焦稼暵水泉竭而谷常津津然潤澤滑然以流沃既之澤收數井不當其利君子觀物而會諸心登山知道觀瀾而知源川上秋水之嘆其冬有待也老氏子曰知其白守其　黑爲天下谷今夫磽确紆餘嵚崟盆沼之爲其隱可知也若方觀象衙吾谷以自進益其見矣若乃滙而溪溪亦谷也滙而江河江河亦谷也又滙而歸諸大海大海又一大谷也聖人者與天地並又以天地爲谷予之谷小也小有所受亦小有所趨有至有不能至予不能知也谷宜有至而予終不能至予知也予重爲谷之辱敢累谷以自附而萬虛一實亦妄有是冀耳矣予曰善君將有其實矣

夫谷不至海決不壅而行之山君循次而入又奚憂弗逮却限以安于凡處于晝而已耶百川學海之豁其固自信也君起進士乙科長教事吾莆褆身淑人不稍稍廢落凡拾虛谷固所之矣而其至又可以涯量哉

頤晦記

族子汝儀西湖之居陽數弓曠焉因泉爲池壘石成山環松竹花草雜眞之行尺徑斗折其間丈而亭弓而臺奔而來室入而甕如處而洞如升而廊如迴致遐幽致其廠以就汝林麓川藪之適化工不言秦有效職以各奏其成功而吾讀孔氏書日事事文事少以壯且老矣譬之松然嵾結髮學而無窮吞天魚活斛水以無遊江淮河海之大然而後新辛割其殆免矣夫因號頤晦夫震下艮上內實外虛頤之象養之義也養之時義大矣莫切於養德養身慎言語節飲食所以致其養也反汗朶頤顚頤有是哉其養益既熟矣惟明亦宜有而必養之晦殆有見夫魚不厭深明之爲松累者矣夫淺則招狹則妬吾惡枉吾之招而取外之無妬者哉君亡黄裳尚絅因有居夫明者矣屏山先生作晦翁字訓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而以顚如愚致深厲焉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陽潛藏也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君子自安於潛俟時

而發然無咎心焉潛衛矣

靜齋記

于友泰和陳先生文鳴闢所居之東之室名靜齋因自號焉且书請記于予夫藏修之居與玩適異玩適宜爲其尊藏修之所宜所也惟齋與居近容涵俗氛所謂心遠地偏者其然歟古者盤有銘几杖有戒盂之方圓水從之矣君子取象於物有制外養中之道焉夫動靜陰陽之分也陽主動陰主靜對言之也其實陰陽各具一動靜乾陽也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陰也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曰易之廣大配天地人之心具天

其所準之易者也動見天地之心靜亦見天地之心無不
有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易之靜以藏夫感者如此君子
體易之功亦自靜求焉抑易無心者而有心則人也以有
而準其無靜之功有未易者於是有涵養本原者焉有洗
心退藏於密者焉有齋戒神明其德者焉戒懼慎獨養之
至靜而遏之將萌者焉有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內外交持
而交致其敬者焉蓋靜體也而用其焉靜無也而有其焉
主靜君子所以立本而用易也靜則虛虛則虛研其幾者
至神也靜則定定則堅防其欲者至健也靜則專專則一
養諸心者至純也靜則直直則方克諸邪者至正也靜則

習習則精體諸道者至熟也靜則公公則明泛諸事者至
斷也靜則恒恒則久誠諸身以為學者至不息也範圍天
地極其賾曲成萬物極其變而顯用行焉萬有出焉廣大
備焉盛德大業配天地而與易準君子主靜之功如是夫
學則皆道也俗者岐之奇袤者畔而去之名吾道學業其
僞相訾甚哉耳吾人者闖入其幸以成彼之惡獨彼人之過
歟近時士夫以道學名楊月湖特謂人意既晚復幸得吾
靜齋夫以一臂未交而相信自謂知己蓋有旬而今僅見
亦難甚矣已靜齋不于予誰屬哉將[illegible]之命
毋役斯文不能不自創也靜齋[illegible]

若其早日舉趾以望濂洛諸先正之堂而啟其室孳孳不
而自畫焉噫可量耶亦可禦耶

見素集卷之九

後學黄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記

竹田記

君子合冷要而無忘林壑之思張若儀來歛焉其如故故常有餘外物至無足以芥其中族丈御史大夫竹田公其因寄之意也公始甫之九牧林氏福唐之長樂居焉屋溪竹田其地也竹公所自况宦寓四方其無忘竹田也書語後曰君子無玩物之累亦不能無故土之思好而不溺

好之道也忘己於物忘物以居於道竹惡乎溺哉夫蓮色香而不久清不可誣也夫梅任獨以自芳韻不可廢也夫菊救霜以晚妍香不可泯也松之貞過於礫砢檜之古過於屈蟠桐婀娜以多脆柱離披而傷密若殷紅艷紫嫵媚之華又烏乎錄之竹虛心勁節遠韻而孤標不剛不柔疎不嫉俗亭亘而不倚歷雪霜不以少變君子比德焉吾奉身周旋遊走中外者歷三餘紀受三朝眷知開府兩藩叨生殺征伐之寄以臨制百蠻稍當東南一面選楝撓以副羣望藉手見鄉三數大夫與我見素亦幸矣然而咒防鞅制秋高水涸之期長風送腥刁斗夜急孰與科頭箕踞滄飈徐來玉聲悰悰然之快吾耳也蒼雪夏寒黒炎奪焰燠霍浮碧霄册退而禽鳥來棲移今散孰與狼烟野骼停緘軍門戰卒裹瘡之厭吾目也材而弓矢貫七札而走萬夫孰若汗而簡編對聖賢了餘日之適也啓緘疾讀讀且喜喜而又懼曰斯所謂公也功成身退天之道寵利而居有明監焉公之歸意竹田先得之矣夫竹歷歲三而材成則收功以待夫來者之長公既有年矣引身賢路之避與竹而始終焉記曰禮人之田也然則竹公之田與仁植義制情溉而廉收昔則君之令則田之竹之遭有是抑大始是田也而駿發于公公終惠之近時伐叛之師幾遍區內廣

素巖怙怙然無警費餘勇以汛掃江之西閩之南如遺垢然運用無迹而元陽開舒羣陰退聽廣命脉公也申甫嶽降竹田殆自公爲烈矣衆成蕭韶之奏朝堂虛位望公者久公無困哉徐爲竹田主人宜未晚也正德癸酉六月上澣族年第甫見素子林俊記于雲莊青野

城古田記

古田古侯官地劉林曰姓世居之亦世田之故曰古田又王之所嘗產也故又曰玉田開元時始析縣滙雙溪倚翠屏南揖仙亭立文峰五華于左右以圍羣山也田蘊蘇藩陝走紋斜以縱山之極民僅田故醇陰箐邃猺通亡依

故易閩正統間鄧茂長驅入縣民廬舍為墟殺畜鈔掠以盡天順間訛言陳寇至縣數數驚民走城為命吏以為非我久於處也罷弗聞月陰雨寒烏驚而鹿駭家無帖席之夜予友大方伯羅君檗山郎署時也與故老謀曰古盜衛也城之存乎人今　天子留意城諸縣古獨無舉焉夫無大順之希文朔方之南仲奚恃能城無西川之仗義延州之青淵奚恃能守嘉閩諸藩連疏請　朝下之部檗山言之部再下之御史檗山言之御史則巡按陳君俯任焉專縣之力而相以郡租之羨授能于永福令姚碩程物略基量功而命日申憲令以痛城梗姚去而代如姚三越稘功以成告凡縱尺度之石而址者三甃而堵者十甃而雉者四合之十有七横如縱損其七焉凡周丈度之千三百有畸凡費兩度之萬八千有畸岳立雲連如防遏流柵以隔猛噬風雨而大廈之庇也辛酉寇至庚午寇又至人恃城無恐因頌陳君之功德檗山遺故土世世之安之惠也請記於予嘗聞之略先事之防者必有臨事之悔陳君城孔明以無利引去莒城不備子重克其三都城國之備也抑發端引會固有可其間者古歷三千二百五十年而後縣縣七百五十四年而後城而檗山適起其間顯相默運其或然而已耶山川靈氣至是完以密矣是固今日一函之占亦他日保國安危之地古因以名矣惠安山川其固小小哉抑古者以民心為城城吏于土者責也可觀政矣

正德癸酉六月望日莆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明建安滕氏雙阡記

予友滕公介石吉甫為監察御史風裁稜稜聲獨出儕輩上既謝病閒雲野水歛焉以老無晚歲毋至先隴自五世祖　公高祖　公曾祖　公　虞　之藏加詳密焉滕世以孝慎累德至惠州公貳守于淞而卑守于惠也以廉謹得二郡心父之猶有遺愛焉楊恭人無愧公妻節齋無愧公子楊氏蘇氏無愧公家婦家法莊整建有今先滕氏

天順丁丑公奉喪其化卜地東溪抵溪口有告者曰五里墳金盤山吉視之果然觀斷碳紫茜茸茸滿其上先是物色營葬丘者伐于流葉去節齋得之憚其氣之洩也厚培之別左以葬惠州楊合焉成化丙申節齋化去則地已二紀氣當完遂葬節齋楊與蘇合焉左昭右穆禮序而神以安鬼福所及孫七人曾孫十有二人玄孫幾人一人第進士業進士者七人蒙養家塾猶不盡數焉嗚呼地同也坎而穴又同禍福者是乎異所謂力小圖大吉地待吉人者非歟陰陽禁忌司馬公與葬大尉公援為葬師事以明其不足信卜其宅兆伊川先生謂擇其土色草木之美則

神靈安子孫亦安滕固世德之符亦或是道也及是闕茉蕪而一新之甃以堅甓固以灰石周其垣而絡之立饗堂以居祭者扁曰惠州知府滕公兩世墓道割腴田各五十畝以續歲祭之費蓋自弘治某甲子至某甲子始周事倡之若介石相成之者季父松伯兄佑也心良勤矣介石對予語梗曰不及生之同役役然其後抑末矣滕世有稱之心乎墓之修與田之存否未可知也見素其不薄吾今華記以惠吾滕嗚呼孝子順孫起於義以致其心之至者也古者墓不墳吾夫子于防崇四尺墓不修朱晦翁修西澗之墓而尚其坦墓不祭陳太丘上塚古之人皆用之禮積

落門致孝思懷懷焉滕之力足以白付剪荒翳而文頹剝儉致其盈所貴爲子孫者如此蠢蠢蹶在其惡恐視哉旋遂曰亡昧鏡考而澗先澤元氏清河所表預告也望滕氏以世不然不有介石之心與夠老子之記正德癸酉秋八月望前見素子記于雲庄書墅

福清內城門記

福清內城門成耆民聳相率來雲庄請記按縣本長樂割地名長安名福唐又名永昌福清今名也吻海背岡風潮飄惝山禿赭之林木石離離骨豎人鍾之忠特奇峭其次亦凝重自立最下則鬬狠以梗官政故俗然也縣舊無城郭賈胡之舟東泊則狼顧鹿駭鼠以竄當道者憂之上城之材鉅而力詘也且門之須而城舉焉而令政弗肅役考玩正德壬申上虞朱侯朝章以左官來知是縣貳刑曹之

刑名內憲之激揚張翁牛刀鷄割風疾而草以靡燭照之而陰無所伏弊孔呈現脊復而門程工垣偏爲固崇其樓采章之納遠景而騁遙矚有戒棲禦兵焉因地命名其東曰文興西曰雙旌南曰龍江北曰玉屏獄立雲連觀政者以爲知務夫國無小大善守者金湯設險取坎重門取諸豫而艮爲節慎出入門闕垂先事之防者如此汴之東西水門呂蔡于以閉寇偷開風氣宣布君上之文武歸隴

西公之功侯之四門其不深可紀耶抑善治者以得民心爲本畫地而守金湯無足爲固民之心皆城也一或携貳雖鐵扇石樞嚴門重閉將折樊而入無難矣故曰在德不在險侯才望特絕外至而來固日月需于福猶毋志縣人垂無拔之厚惠嗣侯者其尚侯是心哉崇土而城結民心而城將並以舉矣正德癸酉秋九月下浣前見素子林俊記

樟村范氏祠堂記

范春秋時晉士會釆于范遂因爲姓至履氷相唐以顯其後居嘉州則文正忠宣文肅居長安則忠文石湖尤顯者

居豐城自平始徙水六世孫也子姓繁衍散居沙埠上坊
槎村固庄富鍋赤塘聯緋湖泉至清敏為盛族村派也入
國朝州守袁察使鏞大參鎮父子第進士修譜建祠袁
志也譜屬鏞鏞成之祠屬鎮力未逮也鎮之子貢士垚又
成之助以祭之租石不計族之田畝敝十其升出之以供
祠費首以族之材者七人正德戊辰祠成奉平甫下中始
祖也先祖則各虛其主祭之日題紙祔之畢則燬惟僭也
始祖祀以冬至大宗主之先祖祀以立春各小宗主之祭
畢衆族燕數百年嘗禮絡之今盛事也不可無記垚既令
吾仙則請於予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唐制一品二

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一庶人祭於寢宋土堯
封議平章事以下四廟副相政府至東宮少保三廟餘皆
祭於寢廟惟襲爵嫡子得祭子孫官微不得祭事竟不行
夫五服貴賤同之限于廟則大夫不得祭高祖士庶人不
得祭其祖伊川謂有服皆可祭一廟寢廟無害祭高祖晦
翁以為得祭祀本意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晦翁
亦據行之後疑近禘祫而廢議者謂伊川以義起重本也
晦翁以疑廢明分也然禮從宜從伊川也記大傳士大夫
大事祫及高祖則未嘗無祫也先代始為飲食亦祭而始
生不祭非人情似未害為禘也夫物品之豐殺貴賤自分

但心孝敬其本始則一也惜朱已無定論伊川謂禘
恐敢臆說哉然近世高祖之祭家行之合族非祭無以致
其聚故始祖先祖之祭族行之所謂無可奈何之法也而
易廟名祠同堂而異室則亦不失祭寢遺意而沱祭以專
主暫主名分尤嚴蓋又合程朱而折衷者可謂族祀式矣
然有屬若溺則萃萃則觀將無多行可法與己不自愧而
人愧之者乎與斯祠者欲內比而無彼也哉德象賢又將
無私淑文正忠宣忠文為烈皆吾若石澗則有餘喙則斯
祠也崇對越聰跡戚廣孝愛寓規箴可無敬乎可無畏乎
范嗣茲益有開矣

西木奇遇記

由禍之移政之細搖民和以召民亂　上悟奮神武誅
之四征弗順寇以平饑既盡從燃犯撫及虔及衢及徽所
至如刈菅蒯燬巨聚墟之主事胡勉之之父封君汝忠虔
賊必至曰吾發無足恃家可墟眷聚不可污洪金陵兒官
所也吾其行矣携安人眷聚與偕垢面首逢虜聚而足躪
與豺虎爭遊魑魅魍魎相叫嘯其至其㴑其未可知也勉
之舒愉閑渊抵嘉禾忽報喧還家無擾亡何之二老偏之
幼非婴入舒出島散而負驚其鄉其合保與否未可知也
昇縱之分遣往返旬月心負恚而鄉問遑遑遲蹭

觀亦與國兒兒哥哥出未行輒適兒之使節西水旅泊適
親之舟舶噫奇矣封君閻勉之在背以悲信以復疑勉之
死得報喜以悲信以復疑其然耶非耶夢耶非夢耶傳者
報者誤耶走逕果然其夭落其地川𩙪飛而至若耶渾家
稅幸更生殆不覺疾之去體噫天於胡村是厚也昔張吉
三人涪父方許歸可謂難矣杜羔得父於路獄之訊亦偶
然事謂愛離孤迹歷險艱分百死公次忽逢若耶遇之奇
有是天佑善固無爽也其積也有素其續也有原其感召
也又有幾胡由唐歷宋歷元以今基仁世世封君續之既
長十事之一念誠孝　至天道人事斯足徵也長壽哉

十事錦者邑陷于盗者餘滿釋錦獲脊屬又謝釋脊屬護
其屬獨完昔帙衣被毛芥無所取噫謂彼人亦人心耶或
曰封君化以不學哉曰避者常也感者修之素亦或然事
也君子用其常正德癸酉十月下澣莆見素子林俊記

保和堂記

器也者卑承而虛以受其命數固然也如累棊然高則危
敧器注水滿則覆求其多且併其故去之矣易所忌者盈
所利者謙也書弗畏入畏老氏了日寵辱若驚君寵利
者其明戒乎若此而況於王乎王者𡸁尊親天子十一等
貝其地親親則易嫌其位禁禁則易偪其祿世以厚則易

淩德而淪矣為尤難非所以保富貴守國無禍者也府君
周時為申伯故封我　太宗朝以封　先王四世矣續
書秉禮甲在諸藩今　殿下尤賢名鏡前美而輪往覆淵
懿惠和清寧樂善之可悅與自賢迷厥之可指加創勸焉
致齋之次曰保和取孝經諸侯之孝義也古者爵公姓以
侯以藩屏王室自秦天子稱皇帝遂王其封其所謹固侯
度也周封叔虞於唐見諸傳記從桐葉得禾數事然以康
叔誥命之詞考之無越敬德和民助王若以宅天命而以
敬典終之蓋敬德之聚也主一無適整齊嚴肅也齊明
盛服非禮勿動所以為敬也王之道穆穆焉耳矣識明於

物守智於愚持盈於虛斂百動而俱寂之為而弗有功成
而弗恃蓋無時而不如齋者況齋耶孔子之所慎也其為
言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則齋者敬之地也凝神
定慮使燥心消傒心息不齋者以齊則在我者重物者輕
等爵懸勢跡忘之心亦忘之已忘之人亦殆若忘之如喬
嶽且晞坤輿傒於貧賤功者泯席其惠者無敢及知焉夫
然後保社稷和人民安享和平之福以茂衍仙源與封民
相安千百世無異　國家咸休無窮焉周公穆穆遐衡意
不外此俊竊某丁質意外賤姓名聞于王詞長史璐曰保
和堂既飾非得見素為記于心所欲也璐承命率書遺俊

五千里致　賚勤于俊焚盥拜讀宸翰重有光色謹安
命卒業爲忠於　王藝謂之文無足以發揚宛穎川嶽以
負　王教罪若愧加焉歲正德九年甲戌春正月穀旦又
二日雲庄散民見素子林俊謹記

陳先生石齋祠堂記

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粤也不借一命井里布以老
薦書連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憲皇帝知其
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不留一日立于朝
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於有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
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降聞風者意往

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推埋胠篋脂窺漆中之流聽
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推名僞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
可謂雨澤枯水熄焰風奪炎其盛矣乎先生歿一十有四
年内江高君大和以名御史來按部惻然曰大賢君子身
之所生政之所臨與凡過化之鄉莫不有祠表先民崇道
化也先生白沙之祠顧獨無立非曠典抑且吾人責歟謀
之大參黃君伯望僉憲王君　爲立祠堂又求先生故齋
舊樓而修葺之義風奮激遠邇聆歡皆門下士舜諳田合
韋畝以充祀賈侍御君以俊爲先生知者夾屬記焉呼
正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其盛

亦嶺雲紫水亦宇宙川嶽于今矣氣之會其若其時先生
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右臉有七黑子開須絕人舉于
鄉辭而從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
節先生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
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復也遂以宋大儒
爲依歸其立志甚專衛道甚勇而養之熟德氣粹完脫落
汙濁以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
與天地同流等壞同其自得舞雩的始終焉先生之隱與
措施之大致于是具矣用世之志阻于鄉子而推處無
間其窮其達其亦固有命耶夫麟之出爲明瑞者也容有

不知麟能之在田在淵其方所容棲息耶時也若聖賢不
能易也君子收諸己若厚而外取諸名者廉居之安而獨
成其我之是未定之一鄉一人而終定之天下後世彼僞
明黨攻僞學其人安在哉侍御君有及是樂其風神意氣
有相感乎而欲寄素衷于瞻遐景行之外獨表曠然哉二
君相成亦其知其趣矣正德甲戌春仲莆晚學見素子林
俊記于雲庄青野

燧齋記

侍御君所恃在童孺時也獨檢押不狎戲學有老成翁一遇
操所宜弟子授之道從祝御中推良游觀乃遂大器之學

成取進士爲主事吏部上比績　天子褒嘉之尚加慈
擢見之制詞者如此而一也翁之義方視君之心授舉無
易于此焉君取斯以名其齋以上本二惺之訓以持循而
致重也視泉吾閩謂予不序求記君樸訥沉求剛中而柔
畜實過於華有斯道焉按斯慎也以修對則約以意對則
敬滿對則謙疎對則密夫約則鮮失敬則吉謙則受益密
則不至害成敵以一言畏而已慎所以繼畏也易震之象
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畏也修省其慎也君子
有所驚懼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有周身之防有
克治之勇有制事決幾之稱有所畏有所慎也無所畏無

不至哉自夫濟齊飢飽勞逸之無節病入之然後實勝理
固元陽始不慎而終慎也抗縣流宕怒峽曲折以濟如砥
之川而舟溺焉險則慎慎則濟夷則不慎不慎則不能以
濟戒慎之功其容斯須離耶治身如治疾防欲如防盜臨
事如蹈虎涉氷如張機審括無敢有苟焉耳夫然後存省
功密日改月化優入賢君子而無難若應若願委聽命而
聽之無容心焉樹奇節還古風發彪炳之文以茂弘光偉
之烈誰禦焉哉君曰謹受教正德甲戌夏四月既望莆中雲庄
散人林俊記

竹亭記

予友胡先生竹亭性嗜竹始權商荊南地因行署之竹結
亭對之號因以立矣歷秋官大郡大藩守于今左轄或仍
其有或承其舊或地無可致心固與之則固竹亭也湛翰
林耳泉序備矣夫竹無情者人則有情人之美不自見寄
之竹以見固有者而似無而愧與自賊其美而慚者矣有
假以自文因以自放以貽竹之辱者矣俛仰今昔愛蓮愛
菊愛梅者何限獨濂溪柴桑孤山以名物之美亦有以人
見焉者矣竹自武公之後自見者誰歟七賢二仲吾懼夫
竹之不吾與也夫道陰陽剛柔而已凡植之族木少陽故
剛草少陰故柔而各類爲清濁松竹剛之清蕙蘭柔之清

故君子擬貞於松竹擬芳於蕙蘭樗櫟蕭艾其無所取之
剛柔失位而得氣濁也先生安定名派又居鄱湖多竹之
地亦既傾而與之矣度吻清遠溫乎其如玉而不倍不隨
絕凡格以獨超埃壒之上自諸生與予友四十年始見之
如巨區新竹解籜而出林繼則綠葉翠莖洒清飈而聳素
塵纖則玉質金聲貫堅以好材而取宜和合信紀要而纂
玄隨器使無不如意網綸參贊召儀鳳而書瑞麟妙用神
化其將有屬矣先生循竹之性以移竹之情而剛收夫竹
之用亦實懿望與竹相始終乎不揆欲私附武公不知予
容否也正德甲戌秋九月下浣莆田見素子林俊記于雲

左行敢

見素集卷之十

見素集卷之十一

後學胡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記

龍溪修復廟學記

自黎氏以社稷孔子並祀致隆殺于以功以德之間杜樊[illegible]孔子夫德配天地固也宰我子貢有若孟子尤若尊者程子謂論聖不與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則尤以功名自黎語或未詳樊川固不察也夫聖而行道於一時未若刪述六經明其道以垂憲萬世聖而師也故自京師以及天下學必廟孔子龍溪廟學枕芝峰以正挹龍騰之秀儲英妥靈有以為不已利也易偏左士積弗平羅守珣為復倫堂舊之廟未復羅以遷去仍襲宥久之士滋弗平史侯立誠以進士來令毅然任復曰邑與學誰利泥均循位宜復為宜吾將圖所弗病在民與弗替在廟徐而聚之節縮浮費一再歲居以催羸濟侯旦之適守也續而足之逆之巡按張君景陽謂宜具材攻位付能于陳文具董以邑苑李濟程材校功侯身蒞之廟廡堂齋繚楼欄檻易者復廢者新而凡闕者以完丹漆鮮爛李章騰照守備傣武上官侯崇阮侯芳龍侯震劉侯寧道共章文昌之符博士

[illegible]吾君暨闕君文英具書陳生悚請記惟世道弊人
材學校範材之地如金之冶孔子其型範也大僉視至鑄
不出型範之外而苦窳破裂中間得承其似以重副人意
者恒少七十高弟子孔子身陶鑄之而物品人殊矧流而
愈異者乎司馬談以陰陽儒墨法名列六家班固增而為
九莊周肆詆聖謨李斯坑學徒焚其書以盡視學佛者流
祖尚頹有愧矣方今上無異業儒冠衣皆詗法孔子者也
其所型範果神會如顏妙領如曾成德如冉閔達材如由
賜者乎抑孔子所陶用而未用者時而舉之如虞五人周
十人者乎如殷三仁無忘故主爲烈者乎如宋四儒開道

學之傳爲盛者乎承其似固在此也夫復學之舊小也抑一
末也復心之舊大也其本也予俊也亦執役孔子門徒廟
學之意爲諸賢誦之相規之言非以告君子也正德十年
乙亥春二月望前日見素子林俊記

杏壇授受記

杏壇在曲阜西八里吾夫子講道之處按雜記夫子出魯
東門過杏壇曰臧文仲誓盟壇也援琴而歌窮時物之感
因之而講道焉堂曰教授堂孔廟之前北道址也相傳鍾
離意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履張伯除草堂下得白璧七
枚伯懷其一其六以白之意意置之几前床有夫子甕意
發之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鍾離
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若叔世讖諱之書好事之說固以
誣夫子也明帝幸夫子宅命太子諸王講經堂上乾興間
孔道輔又起爲壇環植以杏名杏壇昭舊迹焉嗚呼吾知
一席之主爲太極之先造化之祖品彙之紐牙六經之精
血天樞地衡萬古人心之綱常命脈也哉是固峰壺爲吾
弟待謝所作圖夫子也今之諸子也杏壇說響傳濂洛關
閩凡四振紫陽之響傳復齋爪山以授我巨軒松湖二父
子而于野愼齋于井子木四孫又兼四如之傳祖孫兄弟
家曰師友響音洽洽然傳我二復又我敬齋始八世及予

而響絕矣昔楚昭王欲以書社封夫子子西曰王之使諸
侯有子貢者乎輔相有顏回者乎將率有子路者乎官尹
有宰予者乎王曰無噫斯予所不附人數者也周公之不
夢久矣臨河之操丘陵之歌鳳傷麟喟時有嬰懷若林諸
子其將無家學一念哉附四子以望魯宮墻以乞靈夫子
吾家一響又于茲有續矣諸子識之是歲正德乙亥六月
上浣見素子俊焚香百拜謹記

味[illegible]記

予他之技能頗頗稱喜士曰華世實說歐陽文忠公名喜
士而士嘗負公予未見其然也可爲世道幸矣晚又得秋

官劉郎王君時行以重副予意時與泛木蘭放于野陟仰
高周覽八極就雲庄而憩息焉君別號味蘗既又更號蘗
谷予曰無已懿敏家法然哉君曰無之懿敏以文正子自
苦甘而苦也大用苦而苦耳大用起眞州叔家先高祖尺
籍于莆貧不自活者四世矣則隨俗爾爾大用生八月而
孤十四歲而失其恃踰天幸一第而食于官若以淺居無
一錐之恃歲時托神上儲以祭祀曰傷哉貧也醜也何
所神也者其何依生者其不足謀也蘗味之苦世之苦有
過大用者乎噫深矣故蘗之不足而谷取焉予爲之惻然
易明夷艱貞家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大玄之窮其初一曰

窮其窮而民好中夫處傷處貧當晦其明正其志安其窮
樂天知命而好中者如此環復消長之幾莫有俟之道焉
復生十刼者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以復若有其道焉
深谷爲陵生憂患而死安樂其勝揩哉昔范文正公杜祁
公皆起孤寒位通顯爲宋元臣夫有其立則有其地蘗谷
其亦公爲心哉予將取得士之譽矣蘗谷曰謹受教正德
乙亥夏六月望鳳山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吉野

城新城記

新城屬建武本南城黎川省鎮所吳荆與閩粵相犬牙爲
合之衆星流電出而至而風廻居之人苦之宋紹興間析
爲縣叢山孤寄而地當夜警日逝瓊搜括財公私以盡盜
賊戢然起而撫之長林饒之桃源瑞之龍林汀之大帽與
剿焉之寇日垂涎建武新寄命虎口有數歲民頹城令徐
侯綸以時詘也強應之築土而城高八尺上覆以瓦徐瓦
去黃侯文鸑來令嘆曰猗矣夫以寡築而寡稍執君一勞
而永逸曰新雖小實招武之咽喉建武之屏蔽新可守則
遠邇可應智可謀弱可備敵可以戰而勇可以追非獨新
利也士民以爲然合而議之城周　丈高加以尺者六址
內外以石者半垣而甃者半週九百丈堞者若干鋪者三
十六鐵而門者四東曰望閩西曰通濟南曰呂文北曰朝

宗樓而覆之費之佐以邑之租與力之衆寀豐當爲限計
既足責之自營而督以監幹令惟視堅脆前郡以爲勸懲
畫既定以白于總制俞公諫巡按某君某皆以爲宜棟日
授方百堵並作憲副楊君璋以兵備臨視中令責成役奮
而功以就邑人樂之因正郎李君泰郡守何君璽請記于
予夫設險所以守國武牟嘗而鄭人懼東陽城而萊子以
服息無時之備覦敵窺勢以逸而代勞城未可無築也然
亦未易築者財與力民出也其可圖始乎哉非有以協于
下則怨生而謗起上亦因以弗信弗信則阻矧茲大役也
哉故牟心臨事之悔而絕意于非之防若令者亦惟無然

于民爾矣孰若貽久安若是耶抑是城民惟令副也侯無民之副哉既勞思節之既費思復之雪冤宣滯讞讞祇樂若推心而重仁者無乎不至亦如城然祇見其利而不見其厲民安于令亦如安于城然而不見其為功則侯之城城其亦城人心之地哉予侯鄉舊新予作撫屬也尤私之故以屬侯與副侯而莅者正德乙亥莆田見素子林俊記于雲莊青野

峰湖記

峰湖本方塘樵谷故鍊冶處梅峰泉引而水與湖會山截焉嘉樹蔽虧修竹環映無飄塩浮歒之所城中隱一山林

殘礎斷甃參錯于假山方池磴回川曲之間又若蜿蜒絡以遊乎方之外予友陳君敦質愛之翔其直而市之徙宅峰之居居焉因引為號久之曰無始神仙者流意兩有偶其未足告也抑地之名稱名之我亦熟矣吾取其似代之以峰湖點虛競實援之彼以入之於此吾儒運化殆其然與神仙吾不得而知也世無是人則宜無是事倡為是說非獨方士之妄蓋有托而逃者矣君風神清脫運博而操之要視天下事若無其難在司諫有直聲逆璫時倒與綱停方命所以寄也起潛參又起泉武提學憲等付以待者不淺峰湖無恙耶士君子身雖廊廟未嘗一日忘林木魚鳥之思峰湖常在烟霄泡沫流上而生滅者祇見其小也傳嚴渭濱商陽臧蔡春影拔俗而離世一旦乘時應會使人指而駭曰此築徒也漁華也耕流也突然起其若是烈也見固吾儒作用之常要之於山水不為無助山受而大水受而深積而至於含元氣宰化機長養萬族贊發育以遁承二五之賢峰湖固寓彼而取此矣其獨留情一玩適閒哉若乃酬雲水赴烟霞遐迹山靈梅山香山爭其高西湖鑑湖爭其淨冽峰湖十年外事未晚也正德乙亥秋仲鳳山見素子林俊記于雲莊青野

龍巖縣學改立記

龍巖本新羅開元時始縣儒學之建星祐時也始縣東繼遷南一再徙而西始定前廟後學位序良稱文物于是乎以觀自學移而右文物不殊科第如纖減若妾之右岡之指麾伯胡公東皋給瓊用之僉後之屬尚義林鉦輩其事化腐為新佐缺以完齊號庚庚于是乎備鋪靈季淑斯其一占矣俞士熊君恒金君禮求予請記于惟學校之設所以型剛柔善惡性原立政本而出治道人材繫乳世道風俗斯關焉是固有司之事亦明刑弼教者之所宜為也而徙立纏纏未幾有鳥氏之拘然卜宅經野古固有行者矣均之田也而一易再易均之材也鄧林之出稱獨美地之

肥磽有固然者朱晦翁先生病漳學僻久欲移貢院行衢廣之業未及而去北溪陳先生申前請于丞趙公汝讜從而闢之茲學之改三君子是意也又況因舊而復者哉抑龍巖改學晦翁嘗記之矣其要欲闢以聖賢之學以遠其到而病夫作興者之未能也今之改敢外是爲告哉夫士先乎志養其到以有爲也道果遠乎哉學宮建置感於彼有通於此者矣孔廟古今前聽其在倫堂聚習指授有嚴固有精神意氣之相感而逸志頗念之不敢留相軸成性相觀成德相先成學如同爐鞲一成而不可變均斯道斯世爲心今人弗逮古人爲恥生色山川還故否而盡泰之

改學歆發始其然歟閩興學自常公袞淳道學傳北溪爲盛要殆有然者若規規位置以徼惠倘符之天固有指爲今日病殆亦可無畏乎正德丙子莆田林俊記

歸全山記

九華學左臂而南弱其中縮之梳紫霄壺公當其陽土人俾淫神祀之又之明其誣弗餙風霾暘而頹敝所揀委棄之榛蔓荒草之間爲偷兒以盡部使者正祀典聽入宜無承者及是方梅墅茂卿輸粟受地闢其蕪穢除以周垣當其氣以嘗壽且覆客土築之樹松杜栢竹四時名花果布奇石而亭其左右曰真奇曰行休表其中曰梅墅曰仙臞凌境又亭其徑之曲曰納春于是山之孤岑複嶂烟霏開斂出沒而明晦者無出乎目睫之近而林籟谷響村謳野嘯微斷而續續者收拾之支頤抱膝之前境殆異人世梅墅偕客樂之曰吾生而遊死而休出吾自盡適吾性追孫子自致之責郡伯張公白齋梅墅二方伯兄松厓宜筠舊也爲書歸全山于石夫萬有乘化同歸於盡生有息者也魂氣也本諸無魄精也根諸有人死則魂升魄降升從陽從無極之象之篇之尸祖之求諸有也降從陰從有衣之薪之屬之坎秘之藏諸無也然生不可久生寓舍死未宅也生可恃乎哉君子知生知死修其全以無愧乎生廢乎

還其全以無愧其死歸真復命與山無極所謂生順死安無遺憾者非然歟梅墅曰然請書爲是山重正德丙子鳳山林俊記

吾道滄洲記

延坻浮島喬樹蘢蔥蕪荒然一碧家是爲宅魚蝦孤屋斷蓬寄厓根而臨木杪陸居水者樵兒牧豎耕釣者流逝交乎其間皆索落蒼涼曠莽之地惡有飛蓋軽輿雕鞍壯馬高才長轡從衛之赫然者哉故非無懷逸人與方外之士不能到到亦不能安以樂也自予爲先銜莊翁卜壽丘也得宝厓之勝立土屋以備飛乎庇霜露格猛噬而防之名

閩所知余翁燃懸一觀爲快至則訝且笑不稱情不知庄
之勝固賾之矣曰齊山跂雨青野閒雲臨滄素月古洞真
風者選其勝以立名吾道滄洲者槩括以見吾志屏山拱
比仰高一快後樂獨高雲奇未維括備矣道胡爲其滄洲
也謬嘗涉跡人間掛幺麽之風槩愧鴟夷子者甚惡取附
逸人决亦不自擬方外樵牧耕釣委心焉性樂也樂在是
將吾道在是有弗吾樂將亦弗吾道惡强吾同哉雲物爲
徒造化爲友乾坤爲各寄寒暑屈伸以爲呼吸無名非寥
憐走野而風過林居之安故弗移取之甚廉故無奪所好
以收吾寂自吾有者也自無而假之有其終有者哉易艮

其背无妄九四可貞遯九五嘉遯貞吉洲不變道亦不變
洲寓道道寓易觀象玩辭觀變而玩占滄洲付吾老矣正
德丁丑端月三日見素前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志樂樓記

閣老湖東費公輟樞務歸鉛湖也居之左拔立重屋以藏
圖書納素蕙而來遠景志樂也昔歐陽子輯古書萬卷石
刻千卷琴一棊一時置酒一壺以自老五物之間又嘗患
珪組以累其形憂患以累其心無得極所樂償厥願焉六
一所以志也歐陽子公鄉人文章爲宋宗工蘇子曰歐陽
子今之韓愈公取志樂歐陽子自況亦今之歐陽子自寓
也年甫二十及第第一人四十五而入内閣又二十年解
政遇之盈迹之奇境之順歐陽子弗及焉百年未歷之歲
月猶優乎其半視歐陽子償厥願于晦菊落英之際則又
遠矣欽有於無息譆於寂至動而約之於靜塞宣滯流杳
滓俱化無官責之足念世機之當防極其樂將有出五物
之外寄廣大游高明輝光日新品彩騰發如列宿行天孤
峰立于千仞縣以樓有不足盡者斯公樂也抑古者進亦
憂退亦憂公志樂無與古異耶噫斯獨樂園之微同樂蓋
有寓焉志樂殆無志憂者歟一旦　聖天子舉文潞公
故事起公于家則是樂公不得專予竟得之雲庄殆損山

而近又適歐陽子之年樂非予誰諉哉正德丁丑見素子
林俊記

方洲記

自予師事國老文恩公父中丞坦洲公則聞彭氏智溪山
水之勝八景公大父先啓事蒼山公所名者也繼聞官山
八景之勝公伯氏正郎七一公所名今其孫瀞叅君師舜
方洲立葭取智溪所謂品洲官山所謂方洲者也夫地瀕
于水曰下爽曰滑高曰岸環水而高其中曰島爽曰與又
峩則洲也水截陸斷限隔人界一魚鳥樹石席主者之庇
以翊施利有之何大塊者囿吾以獨也仰觀俯察物物可

以自照以靜見天機自適翛絕出塵之趣將日月于老是洲矣而超影結知懸衆翔售響馳跡解雲水如脫若將寀情者嘗觀夫洲矣氣至而聲者振勾者出萌者以達噤者伸其喙淵而潛者神其變化方洲要無得不然者而神遊意往要無得留遺是洲也蓋坐臥之所恒對存記忘之矣迨睽離延佇糾結非把玩之真而寓目寄遊非草野之散便士長洲居之習也又懼夫寄物於故北山猿鶴將于我乎疑而區區悲喜之犯吾慮遊絲飄風草根蟲聲之屬吾耳也夫雲入荒雨六合斂而丘壑爲徒皆洲之素也又奚用情哉方洲速肖世閥韻致溫汞督視者局省貫數萬緡李衛公所謂公卿家子弟習事非歟爲是洲致慰流焉正德丙子見素子林俊記

見素集卷之十一

見素集卷之十二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記

城東別墅記

人與天地與元化並者也非放無以宣用非斂無以退藏物假大于夏而孳斂于秋與時消息者也石首張公東軒國持大柄布政仕獨方亭抱名斯副而筋力且健強竟之從脫以去戀戀然草澤雲水自命蓋有以預見夫豐亨之不足恃留有餘不盡之足貽者矣張世閥家公尊府訥庵翁起進士僉憲事翁是之留者東軒也公之子石洲崇象又起進士今方爲翰編人屬遠器公是之留者崇象也夫是大器者盡則吐而不受不盡所以貽也益不已必決丘成而陳之庶寄其用而不盡乎其用斂殆非早計歟墅去城東百武邐迤有餘便薄田數畝低垣短屋有餘業竹與蓮坊香時蘩國四時之花實有餘勝而馬鞍龍蓋諸山梁湖頂湖荊江諸水擁高清而湛浮碧風霏綫滅草樹之數股疑縮烟帆洲鳥下上於蒼茫杳靄之間動見天機靜含物妙堯夫之觀物殆然也又魚摘芡引清風延素月與樂天爲徒歌棹歌誦歸去來詞追武夷之逸響同視官書

僕僕升落非與之曰勞吾前源行戕自足偃居自息心焉其
愚溪由子厚而名亦由子厚而顯昌黎序錄尒多矣夫柴
桑之翁平泉之竒所興不若在下風境亦自有重者塈始
兔夫崇象于湖南自得士謬予知已至今為是記也以紀
賢于公亦為崇象地云

二烈祠記

國家廓清内難時也知事約畧可省記者方侍講孝孺練
都御史子寧黄侍中觀陳尚書迪周紀善是修王修撰叔
英王教諭省與吾鄉陳知府彦回陳給事中繼之凡四十
有六人餘忘之彦回龜塘人死職繼之旋峽人遷汕江死

言尤慘嗚呼有馭世之大經有運世之大權自傳子而家
天下也厄再世觀屈權在君椆官權在相三黯權在親傳
位長君權在母我　太祖知天命有在權在我有人也
繼德弗回立焉者正也我　太宗權之執世酬物存焉
者大也諸人共起而爭之抗齊綱常守焉者定也蓋至是
而國步康時化頃大于弗移采立猶故容有意諸人者是
修死日彼食其禄自盡其心追論子寧曰使今日在固當
用之向時或事異猶無失王成明偉之烈若猶唐然王魏
優之義不可為訓君子殆有議焉諸人孝孺建觀祠故址
省祠學宫子寧祠金川書院瘞遺骼錄遺文立冢碑固已

起當時而盛行近代後嘗議前忠烈並祀一祠無應者侍
御胡君文靖景尚風節得一烈于所聞參者録誌無異在
祀法祀為宜偕侍御王君應鵬藩臬伍君符王君金劉君
玉暨諸大夫議可侍御程君昌代去議又可偽守馮君馴
令雷君應龍立祠以邑幕黄傑視祠成偽記于俊夫氣化
相乘常否易位不通不流不塞則逆而不可制勢無得無
義之守以立常久之則貞為正者也死則諡冤之斯達之
所視無畏刻自信之深耶陳之烈有文能叔姪濟之三父
于兹又二公雖通諸未然要視前而半噫盛矣祀而附書
之正德丁丑春三月上浣莆後學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周氏西族總祠記

周之先元和隨鐵轉運使适始入閩始琯固始令乾符時
也徙莆始百丈起居郎端拱時也淳祐時直學偕僉判俊
又徙清江祭酒牲仲子起子也清江周相望東而周者東
族是西族也今高明廷讀直學房廣藩方伯雙竹進隆簽
判房也二房皆有祠總祠無舉焉瞻鄧伯竹亭公坦以層
意與雙竹良勘正德丙子雙竹既疏歸物土處材以獨任舉
曠讀借大祥偕二房助五之一擇子姓之才者節卿崇卜
與典膳繼官董祠事中為堂堂後半為寢寢五龕中轉運
起居在左參軍在其右直學簽判又左右而分引其派前

爲庭廊翼之又前爲門爲坊表樓又翼之祀之日因竹劉
之舊一册倚書之凡三十畝千百年之曠典舉于是乎存
人爾矣按廟諸侯五大夫三方伯古諸侯下今大夫也從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始祖因有祭也士祭其先先
祖又有祭也大夫有事於君祫及高祖未嘗無祫也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又未嘗無廟也近世士夫無世官以
及民庶有不得爲者故祠堂易之祀高祖溫公也祀始祖
先祖伊川也今江南巨族總祠率循伊川之舊俗祀祫饗
益遠引而近神親而族亦親非是殆明元所謂逆人情之
不能已者耶人弗禁以義起也堂以代廟㕍以代神主致
殺也在宮室先焉其皆本於禮經前人以啓觀後人其孝
從周氏矣正德丁丑春三月既望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
御史林俊記

覺軒記

少仁尚君名升在諸生夢晦翁朱夫子語之序既並前請
名軒事時膳對焉予爲號覺軒夫寤像兆祥夢見于纏衿
矣其原想與因也形神相接曰想不接謂之因夢遊所存
夢槐柯想也夢授筆夢吐白鳳因也夢化蝶夢松生腹果
想乎因乎無想乎因乎夫合想因者東來也有叔孫夢牛之
證無想因者樂令也有未嘗夢乘車入鼠穴之證將安折
衷乎心神之舍鑰鑰者道也心不易道神不易心則夢不
徒夢孔子夢周公夢也顏潛心孟私淑無徒夢也覺爾矣
既至而神會未至而意往同亦覺異亦覺寔壽默鏡步趨
非特糟粕非味而心源道奧之自有眞覺其庶幾矣夫木
萌泉始具于用者也而收兒而棄賤而跡杳然論其固初
之性哉晦翁言其讀書喫了多少苦其爲學存敬窮理以
反諸躬極其高明廣大探原造化以達聖賢之蘊猶歉歉
若不自足銳往奚加焉銳之次一曰賢之郭索後蚓黃泉
次二曰一無不達夫蟹之郭索心不一也一之達執道必
也君患志不專樂遊道之不達守此之覺以還命晦翁夢
不虛夢矣君于舊被進來賢子素初政僉翁張同安之適步
予與也其有嶄乎哉記覺軒正德丁丑春三月望既見素
子林俊書于雲莊青野

巖山記

原諸始者皆足寄本其重也一元之氣具天地散山川而
鍾之人物嶽降申甫山枯而三蘇出啓生賢之重以永茲
山之重相成能者也靈山爲信州巨鎮昂伏三十里而至
金山疊山謝先生書院在焉又五里而至門石匏齋高弟
子劉先生禁書院在焉又四里爲巖山今大參知鄭君立
之別墅又在焉鄭君居源奇峰環合巖山隔一水而近繡

壁雕崖出風埃以歸木杪陟其顛乎嶮天作門山如聚米中有洞其下有泉泉井而洌凡山一草木一石一雲爲皆異居人習而常之聞知之亦無有得者矣立之獨立屋以當其勝齋心繕性玩化而探玄山舉四遊而邁但寂安樂之窩神留焉舞雩之風響神谷焉領無言之妙以獨得造化屈伸之機榮悴開落流行而坎止時任之亦時忘之巖山曰況也寄所重爾矣夫山神未神未可知其鍾其奇其未可臆測也循山而論曷是何異也何曰石也不測若是獨超巖山亭然物表清洒而脫塵在吾閩固已巍然一向引而至與象山爭高文山爭其氣烈決不使芳杜撫顏雖

烟桂月有猶色爲猿鳥之所嘲笑夫不必始之亦必欲終之矧有殆然者君知之山知之見素子亦與知之者是記焉正德丁丑夏仲月六日見素子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錫重修廟學記

今二氏之宮偏區內金碧崇麗吾道廟學頹隳剥弗治彼之術售兒以愚人與吾道貴凡已若且猶趣之竭力舉也廟學有司之事費詘殆有然者張簡肅公介孫侍御君叡山提學南畿盡淫祠去之材若田之在錫者幾關二泉精舍優祀事李忠定公翁引嫌謝焉授意修廟學以代置有司張任爲責付專事于邑郡丞澤而兼臨之守則王侯教也

巡撫張公津巡按劉君景宇申令督察撰材于放而刪備于田之直爲邑隘弘輔其嗌釐正其位序之當邑大夫傳士神其成舍菜焉守其書來告授使者來請記嗚呼道不足立勝僞矣託辯於孟子衛孔子也表佛骨者本論衛孟子也是舉役二氏以收撥正之功殆如因敵收勝宜特書夫陽施陰承聖人成能天地參而三者也道至聖人而止聖人至孔子而盛爲報亦隆參皇與帝與王尊也尊則分嚴故祀餉孔子萬世之師親也親則情至而祀盡天下易之渙王假有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要靈於廟假神道設教於夫子也蒙之象養正聖功兌之象朋友講習摸

士於學長師道友直以成教於諸子也居肆成事學纔所以安孜蛛疏祝類我久而似之矣擬趨對越之下殆有冥乘恍悟於羹牆寤寐之間若有若之似顏子亞聖人而幾者抑歸鄉陽階三部誅亂政集羣聖而折衷其不可尚矣將有潘之治單父之台武城之絃歌者乎貴之辭仕之辭辯雩之風詠者乎述大學作中庸傳易子弘居而可而教授者乎則將曰孔氏家法也自茲役始正德丁丑秋九月朔日甫後學見素林俊謹記

黃巷黃氏祠堂記

祠堂祖廟變也王制廟有差庶人以寢奉尊君卑臣廟無

敢立者祠代廟漢始也魏晉漸復為令追唐宋迄無此議由意殺隆殺涉備隆則涉僭夫三廟二廟一廟大夫不得祭高曾士不得祭其祖非人情程子五服立論祭無等及高祖朱子謂得祭祀本意近世江南舊族聯齊數十世非禁得祭始祖與唐制二品以下得奉祔祫之文則無以維繫族屬故始祖之祀義之不可以已者也黃自閩始入閩唐桂州刺史岸始遷莆之黃巷為諸黃共祖自桂州至公摧凡十世遷瀬塘也自貢士森至崇春凡四世復還黃巷也自政政萬一至今已十二世祠朝奉朱賓所建大宗世格之關上事溪病其雜也奉地以為祠俱倡義與率族若春

和巳之二君皆謝世正德乙亥主事子職方郎中崇謙求記志謀之族之長尚義成宗孫增合族屬以相協力皆欲以任成于肇祠一堂五室中祀致政為黃巷再遷之祖始遷也左念七右朝奉先祖也又左系佳信之派大宗也又右亦系佳佳之派小宗也祀留不遷詳所承也以神版易木主遠僭也系寓別宗詳所繼也兼取祫食于祖無主之義以擬禮也仁人孝子蓋共有不得已之心者矣夫推而上之謂敬推而下之謂愛安靈萃渙神而明之大宗率小宗為其常事蓋有不待施而然者濟濟漆漆對越在前所尊也親親也合以序也觀感知誠誠知孝觀報知所序知本觀列知順順知世溯源於一支流而派析者皆可稽也故無遠忘無戚諭無疏遺導誠長序正順族若正鄉者亦斯乎成終矣職方賢而廉無難其心難其力是役也世所恒緩獨艱力先之亦其知其意而族之同義亦足尚矣

考亭書院建修記

文公朱先生臨漳歸也卜宅考亭居來學以竹林精舍既又曰滄洲精舍前倫堂又前夫子燕居之廟其後祠堂立而精舍廢書院立而燕居亦以移則祠北也又移則祠東文公燕居又祠西而立焉書院理宗賜額餘則後村數君子追崇者也無成祀備矣及是侍御程君昌上君應鵬病

燕居非稱捐金具位按倪邵君爾承專埴倫堂前地移夫子燕居其中次以竹林精舍以奉安文公燕居之神總其門燕居也倫堂夾以敬義二齋取晦堂燕居之舊別其門總往開來也并祠而總垣之以為考亭書院與凡為公之故一皆飾而新之位序有嚴物采章麗西南故趾室以居守祠者公子孫也既落告前記其成夫道天地之先流至庵以寓至實綱維三才相紐萬化而其故存焉聖人天地之故大賢大儒無失所為故者也寄諸器與諸神而其有未嘗不在公嗣延平豫章龜山以嫡傳周程然尤於夫子願學焉傳註六經刪述之大收訂正綱目褒貶之大端雖

進易退仕止大致然也乃若探索玄微洞極精奧爾夫子
申夭自得之天暇豫優游神參意會動而靜寂焉以實觀
入無出有之妙前是一夫子後是一公斯公之故也吾學
者求其故而已成吉往範彝經而持術之得蓋以淺矣書
院道所也亦神所也學道而求之神以得其所爲全集成
四儒兼濟來世引進水以上接洙泗之傳其功不補哉大
化範圍之下孰其非公者倡道東湖復齊爪山親承指授
昔家巨軒松湖爲冊傅弟子受役斯記因後人事也

借溪記

始予讀子美詩則知浣花溪之勝貯結者久之庚午有事

西蜀前將出溪上弔先生草堂一窺目爲戎馬馳逐既出
上買舟東還錦城無因自至溪之勝徒寄之神遊夢寐之
間邇者先生鄉人李君來副閩憲語次偶及因不肖先塋
上草堂置許歷林塘過百花潭追憶先生吏隱之處云物
具在浣花猶爲故有其無復易也縛茅附之名以借溪寓
不敢當先生之流後見溪緻若焉卑爲之記嘗觀大物者
品同而趣異今都會之雄當風景之繁麗有若杭西湖蜀
浣溪者斗湖樂天主之溪子美主之固亦並世元人兩祠
並峙始其不孤矣然蜀處一隅遊賞之盛溪不當湖之半
而名並右之豈非子美之沉落一世瑰詞傑制盡用以發

實是溪非若樂天假守于杭爲西湖風月勾留也韓翃
公之辭白傅慕樂天也公之側九何動搖降赫猶欲自擬
樂天宜其於子美而自附也余以予寓目之雖而若預借
之之易無能不爲君私至又懼夫來者之假有以不歸也
或疑數予之唯吾汝隔焉子美豈溪而有業不待借且
借其不當借也予曰然則有若此常有于金谷平泉鹿門
非案往日之主人安在則均之借也溪之借小也天地又
一大借予獨愛樂天西湖借和靖以收之敘先生浣溪將
借君以沛發未盡之蘊道有相成者記借溪附見焉

寒谷記

亭在窈曲谷壑中而行滯慮意不自釋莫知所如往歷晉
林循狹逕緣路虧折悄然絕足音其進也若窮焉其止也
若深有不自釋焉顧而徘徊引以前路兩山東隘灌樹列
如簀中行一川若指井然境幽而候特雖盛夏可以挾纊
曷爲之起衆曰幽哉谷誰其我偕者他日語次寒谷姪請
偕雖之已而遂偕前武後躅抵宿遊處心開膽壯意氣閑
適非復昔獨往時矣予援縣寒谷倚石樹以待徐聽之曰
是無竹屋澌溜石泄茶聲者耶天籟徐鳴風絃細響者耶
煩爲之滌躁念爲之消息日亭午陽光直下魚影歷歷布
石上可數曰是無逃虛入谷潛伏孔殷若耶魚不厭深所

哉所哉一勺之命江與漢無易也寒谷起曰幽哉谷叔其所矣曰借之曰忘之曰借忘之曰叔示有乎以意也曰奚有於是嘗徵諸取水之微矣進者如斯本固如是也受也者其量也行也者其漸也會衆達河入海也者其至也源之水殆其未然士固有微而彰小而大止吾止進吾往洛寒谷曰惟寒谷有奇行孝于家起師模令政以有填御史疏止取佛道左取外域侮病中國非訓與迎風翔事爲類寒谷固昌黎子願學也寒谷分九死荷　聖天子仁覆出之詔獄以縣丞武義於戲前之遊固寒谷也進記歸之

都察行臺題名記

道歷萬世無弊者也疏數繁簡存乎時備矣詳内略外周建官之體統然無偏無外之防周召分陜之東西是意也嗣是有巡察巡省宣慰宣撫之使王人下臨昭宣皇命以彈壓官邪訓齊師旅督其屬以稱其舉廢拔其幽滯而舉其事柱若式遏亂略保固疆圉率聽先自便而後以聞著一面之寄深委託焉　國朝張官置吏外而都布按三司視内之府部院以臨制官僚申嚴封守猶慮有弗肅也歲必一御史巡按之則巡察之意迺瀋方有事大臣巡視之則巡省之意巡撫之則宣慰宣撫之意其後視撫之授都御史專之部寺而出則兼銜以行便臨制也江西間遣巡

視近復常置巡撫而遴選風力重臣蒞焉古餘孫公德成既職競不役獨智詢谷羣情以裒集發蘊而又紬閱故牒考已施之宜利加决擇焉因其得視撫之銜名並里歲久近與終焉之至鑴之于石以俟誇之役與也屬爲之記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道不勝時世久矣周人東郊之治周公毖殷始之君陳有容中之畢公不剛不柔終之雖時先後乎與而用心行事皆有以濟若出一時若成一人其心協也其不協又惡不至哉子大叔代子產也服如猛之訓曹參代蕭何也守其一之規謝方明不易前政義在必更務秘其跡古之人其立心吳如此公之心其知如此也是存也前問其在後焉敢附司馬文正諫院題名之規記所始以見公之大以追誇予媿爾矣

餘杭重修廟學記

日古人文成化非得瀋碩之士則無以茂弘至道昭敘皇極故代有學有廟神而明之示有趨也虞庠夏序商校周處成均其中環一學而置之曰辟廱外而參建凡侯國日泮宮凡鄉曰庠凡州曰序凡黨曰校于是四代學備天下祭則虞以舜夏以禹商以湯周以文王謂之先聖當時佐理謂之先師與配享焉孔子無時而集衆聖而大之刪述素功在百世世然漢始與周公並祀爲聖師唐忆事

祀以爲先聖進顔子以爲先師配以左丘明賈逵等人其後又詔天下立夫子廟通祀十哲七十二弟子其位夫子東向至玄宗時論王始正南面之位宋定四配進左儒我太祖詔天下通祀爲令爾是繇楊雄進董仲舒又進胡蔡貞偈與在祀典而蒸以樂舞物數有加焉餘杭廟學宋崇德始建紹興再建洪武又再建嗣是修葺弗時頹廢幾弗支像設亦已剝落內江劉君瑞起翰林副按察使督學兩浙臨顧嘆曰安靈棲上北固至此哉割贖金百餘爲令喻江始事然而學宮猶存尊經之閣故以貲也巡按吳君　載割五倍之金以申爲十令爲董役下海張

役爲相勸丁博士張　文學蔣　陳　自戊寅作夏至十己卯春成告位序材良丹漆有耀廟若新制神若顯設學闢門廡齋長煥若改觀游息化養若身處闕里以親承耳提面命之近無得而自恕也夫儒名墨行呂黎所譏魯止一儒莊生之所詆夫子與君子小人之儒致決擇焉嚴邪正之分義利公私之辨以其至純之體用則弘佐理以行夫子之心不用則續衛道以明夫子之分使天下後世皆儒我詩書禮樂教化之中以無越春秋褒貶大閑之下婦寺無得以撓我國權亂賊無得以窺我神器二氏無得以豢我冠裳九夷八蠻毋得以猾我中夏兩儀奠位百順效靈矣然後吾道果有裨於世而夫子之功足賴士所學所養其不孤矣記其成併告焉

太平別業記

隱之道二非其地負人也非其人負地也有莘南陽奚勝也無亦負人者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想其人欲至其地而不可得顧因人而顯矣北山終南至今尚有餘辱也嗚呼地負人力不足於用也抑其志不在此也不然天下名山水何限彼聖且賢者其皆昧所擇哉以人負地則已悲矣建安易君原父家故而移於貧以進士知無爲州久之息不自樂謝事而歸卜太平之丘之勝而寄傲

焉名曰太平別業因丘名也成曰際時而後唯故以名君有行誼詞章記古今事甚富又有賢丈夫子駸駸乎謝甫娛汝世處與山水爲伍北山終南之辱無是也其有莘南陽之辱者歟予不得而知也或乃鹿門之德公谷口之子真歟予亦不得而知者也昔李愿歸盤谷昌黎序之蘇文忠謂唐無文章惟盤谷一序愿之名假序以傳不朽夷考其實愿無甚過人者愿負盤谷者歟陶元亮懶折腰歸柴桑賦歸去來辭文忠亦謂晉無文章僅取諸此詳觀其歸田園還舊居形神釋自祭文諸作皆趣尚高雅況味冲澹樂天委化山不得而高水不得而深乾坤百物不得而陶

治籠絡之也況區區仕止得喪間哉元亮誠無負柴桑而自致所不朽者君亦元亮為學者欽于衣德于遊常思建之佳處將知屋買湖田以終其身草堂之貲君無多讓社可結君毋誤視如遠公　明之文章字於君有望焉君別業之山水諸記已詳故略弘治壬子十一月十日記

后峰記

太極判陰陽分一而施兩兩而承山則陰陽凝結之氣以鍾靈于人物九峰蔡取之五峰胡取之雙峰饒取之以山重以人重也黄山寔世居九峰山下今其時文江霖居子弁起是山及是伯固君後峰出焉曰后尊九也抑亦后是峰

曰況歟易艮坎震動而靜之也靜而運之於動合渾布氣升而雲降而泉流形物品成能二五之化山固預人事哉后峰預人事者果行育德有泉之蒙乎稱物平施有山之謙乎慎言語節飲食雷之頤懲忿窒慾澤之損振民育德風之蠱乎明政折獄火之賁蹇蹇匪躬水之蹇居賢德善俗木之漸乎止靜厚安貞之體以宰握順承天施之幾時行之亦時止之其在朝也猶其在山也在山也猶乎其在朝也在我也猶乎其無異於山也抑山不人異人異之吾夫子之盛尼丘不能獨當也嶽降申甫山出蘇氏之父子亦異者也后峰歸然嶽立無異者殆亦不欲后峰異也近峰而取一峰江望九峰楚望而五峰胥峰胥立仰止者何限所慰意城之梅峰嗣今一后峰將它有予望矣

台州重修廟學記

戊辰火台之郡學凡康定之創建紹興之營葺堙而盡歸然存者尊經崇賢二閣僅矣後始有作守王侯應鈴李侯光翰建以病去督學憲副劉君瑞以課學者而協以屬守顧侯璘承焉佐周倣王宸王廷表相與酌漢經費具物酬庸以有茲畢功禮殿翼翼倫堂言言應門將將廡閣坊表神庖肆舍位備乎內而垣周乎外擴往規之制以固來患之防既合眾守率博士暨弟子從事瞻依肅如祇薦秦如

絃誦藹如游息化養于道形氣機之下而莫知為功夫道廣與當與教也社稷與夫子同功而所以為功則異故曰夫子泰和元氣天地參而四時同嘗私論之夫子殷後也亦周人也頌堯舜而道湯武與伯夷而不與佐命之臣其微同已具見不欲右放伐以啓覬覦之端使君權不殺於朱干臣禮不虧於兩觀兵諫強奏不得名愛君廢立祭仲不得商行權拒父不得附尊祖以動觸無將之戒大于萬世之堯舜以經學提嚷無已之風者也學夫子者其惡自異哉夫悔而寡要勞而少功儒則有詗矣夫子作用堯舜本諸心身而運諸家國天下聖功神化立斯立動斯和豈

曰小補哉堯舜邪作天下其莫能宗予有懷未畢之心望諸後世宗吾道者無易也台文物上郡元人貞士固已在素與之中繼自今殆有畢夫子之志體夫子而用堯舜世斯民于協中順則之下台罔不得獨私儒之効將自台始矣林博士文卿偕文學某以紀成來屬予表董二君而通諸博士也遂爲之記

栗齋記

侍御鄭君世潤以名取也又栗以扁其齋以收玉之全夫尋常兩間玉與石異方其在璞固瑣礫之與儔雖勝輝方圻耕夫漁子將倏而怪已而玩久而習且常之矣其不謂

誠玉也卒爲異者之所掇取然而石表固在中美無由自見其猶夫石也必借力於赤刀青礪成琢月磨剔其瑕而盡去之則瑛然其光瑩然其色液潤縝密所謂溫而栗者而又發以衛之價城而後售鎮國而後寶即不得已委而碎之以不與凡庀乎今蓋時焉而玉出時焉而玉見時焉而玉完時焉而玉售且寶且碎焉玉固自玉也似玉德者其無行考歟栗齋起孤生蹟位臺憲固出之碩礫之儔見之琢礱之素完之潤縝之精其售也無欲其寶也不虛其碎也無所吝栗之卒功也噫斯時也斯地也有不自玉者耶砥德砺世殆將有取焉予將深愛玉之私以承他石之謝栗齋自惟

省吾記

吳庄靜人門外寥寥然箴聲則族子鄉守仁來擬而坐坐而起起而曰吾大治院陰叔風斯滿其夫人之自恕也其所自解無將而修名奚有而便已之可由取以自快固亦多矣夫好善惡惡同性樂君子而厭薄小人奚異哉而乎自蹈之惡在夫不省耳當爲是懼將慎獨以終身焉易曰不遠復說者謂不遷不貳惟顏子可以當之曾子三省抑克治而自致耳號省吾無亦可乎曰善哉子之省也夫隱微制執若先幾以檢防心術之微而理欲之關甚大

我一天也一念之善祥風慶雲一念之惡妖星厲鬼皆必務存天降而後謂之天哉有我一晌即與天不相似而吾心之日月無光鬼神失次詩曰上帝臨汝無貳汝心存其心以事天也未了謂善惡界處須攔截分曉毋使間絕善端時加省察夫常臨如日月常鑒如鬼神積之之久則清明在躬陰翳不留我之天無愧對日月質鬼神天之天亦于是定矣省於久在乎收拾中謂之後行鹽鼎擬其所至固不獨先今人而惟古人也固欲省其省之也名非君子所貴而落撤毀成亦君子之所耻固欲省吾終省之也抑君子尊德性道問學知行兼事族乎全人它日樹立

不當在古人下斯乎庶所以忠萊公子不欲爲省吾隱也
出省吾愧愧吾吾遊亦既自策矣

天遊子記

至城之山其最勝曰白雲曰西樵故爲方外之所附者自隕石齋表尚白沙氣義散發高奇之士往往托山水自見西樵之烟霞湛甘泉主之泉石方西樵主之白雲之天遊又爲天遊子之所物色或閒牒以俟時或流遯以終老或命物以寄興氣機發祥生物生色始覺二氏不能獨當僧之者固吾人也天遊子曾丁雲庄請記按白雲去至城含許所謂天南第一峰也以山多白雲故名又洞曰白雲曰

紫霄曰鶴舒澗曰蒲澗幽邃清寂相傳安期生餌九節蒲是澗故宅曰雲也繆悠之談吾惡乎及之天遊子有趣尚落是是山一夕夢異人謂曰盍往天遊指所歷徑以去覺目意行青碧間渡古澗憩長松殘字隱隱庋壁曰天遊目雲臥方悟夢之爲真覺異矣夢由心生者也虛故神神故感然俗緣未斷凡局依然無越規南柯中之記而剖腸授筆殆又雕刻鉛槧無謂之彌文蒙莊子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有天遊無係也升落非與無足介于中遊太虛寄霞外以自適脩絕出塵之趣夢之所告心之神也神之所感心之叙也而真境固在則夢非誠夢夢而真者也言含嚼昔誰固爲之於今誰固受之真而夢古也天遊子之四方之事而孤風遠韻尖不使刻聲歔嘶兩雲腦笑無宮乎夢亦無失乎真易曰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天遊子知易者而覺歸于夢則又天地萬物所不能遺天遊子又惡得而避之天遊子陳姓錫名祐卿字

三芳夢紀

遂寧席公元山文同虛山仁同梅山材同昆仲相師友元山凝重莊默老莊橫出以領袖二山二山軒特奇偉怙怙然其左右而合元布氣生枯澤涸無不同者成化丙午公落解夢一石浮射江而下大刻其上曰三仲聯芳覺夢者

妄也不謂然既而元山虛山梅山相繼第進士始悟前夢之符遂寧古射江再舍故遂州也公高祖橫岡先生字吳文正公之門　國初席貴良硯其州學事教立材成澤爲深累世載德源爲遠發靈萃祉席重有興者江之神所以告也石與席同聲而近也石沉物也石而浮席斯以起矣三者數興芳者兆也人心虛則靈靈則感神相通無間者也故寓深於澤寓遠於源寓姓於石寓兆於浮寓數於三寓芳於聯科甲之應有不足盡者公之學祖尚儒賢稽式世典而政取惠人教取範俗絕矯飾自邑令有今都憲遺愛鄉有祠閩有頌著述灊卅有志道山書院有考元山

有集在奏疏雲賁書晦公謂繫　朝廷不敢不至則繫天下之
不繫一方在大臣不在小臣在近政不在遠政　孝廟
嘉納時置坐隅玆當更化之始膺巡撫參贊之　命亦
隆寄矣虛山爲庶吉士讀書中祕爲御史侃侃直諒予嘗
見其詩文頗懷屈服傳山學如虛山爲給諫疏止北巡留
老成遠近倖皆覦時譁爲棋局左官敘復而孚君子謂之
遺直元山同有乎哉石之先兆元山虛山其勝重之石梅
山其不可轉之石是爲三芳之符元山未一僻于予意氣
殆百知與之圖書問時我雲在玆湖南也陳天游爲屬記
予久謝文役元山義無辭天游重予與也遂記

期無軒記

司寇部北隅闢其軒以納時賓受辭服未名予爲名期無
有詰者曰六職並置皆取有爲功期無無乃不可乎曰刑
也刑非所恃爲治置無用之地爾矣一志齊趨撥天常而
中大憲刑所有寧非期有與無者也易之賁明庶政無敢
折獄愼也其辭曰利用獄明罰敕法明也道無出明愼
之外而同風一德亦有所歆發以然下觀而化也殆有盡
諸我而孚諸彼者矣無文致涉深無鍛鍊涉慘無懈弛妨
公無蔽富妨法無軒輕任已無澳涊徇俗我盡也無溺情
喪心無犯分亡檢無寇攘姦宄敗常亂俗以干于彝憲入
盡也良殷循執臣細循業約張而無入刑爲用之故曰無
訟曰無刑曰教祇德其報答在此無了事期無于心也請
同志共之

見素集卷之十二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墓誌銘

封工科給事中林公墓誌銘

莆簹坡有修潔之士曰林朴叟者鬚眉頎然貌如神人仙儒不屑爲生計居僅蔽風雨而庭砌之間名花怪石羅列幕置至紛不可行每旦日未出輒汲水灌花或肩結出奇態以自娛悅客至肴花輒命酒共酌有達官過輒以疾辭叟嘗有官封束帶纓冠如受縶然平居惟野服藜杖步屧

閭里間人問之游則遊遨之飲則赴干以事則謝曰吾不能效流俗屑屑然取錙銖以自溷叟雖晦于時然自力爲義叟季弟無後死命仲氏子嗣之又死則公其田共家祭已不牟爲利歲大旱渠竭叟姻家恃豪右絕陂上流下田將稿死叟諭之不從白之官決之田得有秋皆曰公仁人公活我也紀之于石不忍忘林邵州刺史蘊之後十二世曰昭度以討偕不辭配翁氏以孝義聞二子嗣光嗣宗以進士顯入傳而至叅軍用和生原真原真生宏叅宏泰二子叟其長也諱愛字良弼封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娶黃氏封孺人先卒子二元甫進士出身工科給事中改南京戶科給事中揩甫鄉貢進士女二適李咨方暎養明前行經歷王以節士人郭遂孫男五有恒有常有章有教有學叟晚得痰疾竟以是卒於成化丁未八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五明年　月　日葬瀨溪紫帽峰之原與孺人同逆次俊爺友給事兄弟間以姻婭辭叟爰於前年歸得拜叟于□敘吾猶在耳也叟今不復見矣嗚呼其何忍言耶其何忍言耶給事既得葬上以按察僉事林長孫之狀授俊請銘序而銘之銘曰子姓胙氏少師曰始九刈陵遷不絕又綿曰昭度甫邵州之裔孝義內閒不顯亦繼於穆子柔朴叟是承蘭茝纓佩有鬱斯馨叟之所好曉跂而窺衆所

競趨叟游不爲猗二曰何世將其美競競遲遲休聲載起徙善弗施維常弗章有德厥慶先考用光紫帽巍巍其下玄宅我銘貞石以詔無極

故湖廣按察僉事王公墓誌銘

弘治乙卯王公一齋以疾疏于　朝乞致仕去未幾而卒之月五日也俊既治其後事其子瑱奉柩歸葬其鄉之原以副使周君倫狀丐銘諸石嗚呼公不可復見矣公諱純字弘文先趙姓宋宗室魏王廷美之後世家河南五八世孫汴夫爲江陰錄事參軍娶知滁州陳光女光仙君人無子知錄從以居于時舉監官主簿主簿子君愚所友王虎

甫無子求季子贊學訓科嗣宗爲嗣遂娶王姓訓科圭之
鐸古鐸生慎廣用公貴贈南京都察院經歷母葉贈孺人
公年十四游郡庠六就浙試弗利入胄監成化丁酉領應
天鄉薦後三年登進士觀工部政承檄董三大臣葬事歸
省功集遂授工部主事三原王公恕言事忤　旨落公
子少保守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公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
與比列不可使去疏留下公獄左官貴州思南推官平氣
恤人聲聞夷獠戊申　今上即位薦者章十二上凡系
公名遂擢南京都察院經歷壬子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奉
勑提督學政崇正學抑浮風衡文實著所後乘數程

旁州僻邑馬跡俱遍足疾漸始不勝衆武猶力疾視學出
按襄陽晨發均州界山道中中風不語七日始蘇舁還諸
人曰曷亟死亟死見素善視殯我無憂無若我爲醫且差
忽加沓胃竟死生宣德甲寅七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
二配某邑大姓某之女封孺人子男懷琰瑛某出依娼側
室某出女一適吳洪吾孫男九應龍應選應祥應福應陞
應奎應辰應恩應台公蹤歷任真無少私但不當且意娵
見色詞剛氣勁節凜凜爲士夫倡性至孝父母喪殆哀家人
臟祀色戚若初喪內行淳備閨門修整九樂爲義事修校
人廖瓚孤女舉門生張璞父喪皆可紀以傳也銘曰道一
久岐叱結蛤蠛咲語喃叱城府底殉物競純完亦以芒失
受直視傭邇泰邇越爰有碩人翠碧丹屋惠方孔有外朗
中闇樂嫁右良哉植蔵釋勑艱憊披猶狗斯邁河汾蘇湖
桀殘成風式時令與蓮委道崇藝紆仙原維是窀穸峻節
閘先有昭潛不

故陳母林孺人墓誌銘

弘治丙辰夙山陳母林孺人卒又明年子高請銘葬隧之
石孺人年二十歸舜謨君九年而寡貧甚鄰德憲甚完故
所裝遺資剛甚盛利若有者憾四至孺人觀閔湛默中矢
靡它日頤頤絕脂粉著短布裳爲陳氏撫遺孤寸蓄銖累

增市利田宅父之孺人女適林時傑昕年亦孀姊時年十
九孤未晬孺人謂曰吾母子之命則懸于天天苟祚林氏
者子以承前祀繼來世如吾陳死甘目且服守志事易義
姊無二夫若爲之女竟撫有孤以節聞其偉若子頌
其烈而能教服益深靖靖守淑清孝子攢之後按察使坦
之女尸部照磨師義之婦陳故相家閫範斬斬孺人閑教
德門當無驕智承姑鄭能易嚴爲慈既務先已不厲劇易
娣姪姻黨德所惠頗至性簡言心所可否無爽毫分以義
斷割剛男子時弗及晚年尚求上負辭曰事須略成母
今貧吾家婦人有善莫名是撫愧逝已九月九日以疾卒

卒生已丙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卯高娶柳廷慎女女卽適時榮若戶部員外郎琛之子次適方思曾通判熙之孫孫男嘉賓嘉言嘉音嘉秀女適郡學生林嘉德其二尚幼墓在胡公里金櫃山之原從夫兆也葬月日九月口銘曰林陳世繼忠孝規嗣後千百年以蔚以苓爰及家人卓有貞女夙逝所天莫我有處繁生弗淑造物胡尤人只弗諒耿耿憂愁維陳有孤維林有祀脩飾乖貞維茲有煒壺峰孔兆金櫃同穴此我其爾臨明風烈

翰林檢討林思軒先生墓誌銘

思軒林先生疾革語其子戶部主事璵曰吾志素厚汝勿

處於滿業素貧汝勿處於富我死以狀累茂烈而見素匹銘遂逝弘治丁巳五月念日也明年葬先生主事以陳君之狀請銘嗚呼鄉國名賢典刑斯在其最純以烈則彭惠安陳康懿先生意其儔歟或曰是其地特與其植立又難又曰先生奚下胡安定孫明復俊未敢僭論要之決非今之人能然也先生秩故卑銜閑署朝政皆津津現容色善人亦如之有咈意有結首疾口吡嗟咨若嘗欲然朱學正譚死為具棺斂撫其孤諸生病具藥死具殯貧無為歸具葬嘗所與遊與鄉之士夫則又如是焉禄則平均齊理以故親之喪葬至粥田自給官一生所餘俸金無三十兩

循負閒存者嗟亦難甚矣諱大猷字子道高祖啓同永山長曾祖仕敬大理少卿郎中知府終教諭祖勸教諭父信贈翰林檢討妣蔡贈孺人配周用樊封安人先生癸巳卯魁鄉為新建教諭舉山東覆考試官選國子學錄轉監丞冊轉為翰林檢討階徵仕郎監丞知故府博著禮儀梁宿嚴而能以沖懷懇款相結納澆漓風江七竟無怨言在國子執經恒五六百輩學皆手勅上四川提學僉事

上用勅又薦江西先生以親未治命辭內行純謹官所必迎養族里必和孝子蕭隊剡先生樹什碑封故寵復田以充歲國五世祖墓失先生訪之勤夜夢臥一麓果得

識焉所修有族譜族儀四世文集所著有思軒崇世更正綱大學衍義補先生皆嘗是正生宣德乙卯十一月十四日子卯主事次郡庠生普皆才士天其於是厚償乎墓在龍橋檢討兆之東五十步許先生葬左安人壽藏虛右焉銘曰鍚數啓祉式官式貧嵩英騰茂碩實公身弗庇弗濡施則多有繹德琢光禪克守　王靈昭命六紹皇皇臣越非分爰行有芳澥渤瀰瀾伊洎伊適曾是報只乾坤之德臣者謂甫維南及肝永矢弗渝具時誠翔龍岡苦蟠金石在礪維樹維封公以世世

文林郎監察御史林西園公墓誌銘

四圍公貌古沖融不肆爲時俗衒飾人鮮克知者一日會
黃司副汝亨所公獨端坐無言旣去予曰是無煩行道者
黃曰然是故爲進士督撫巡撫上其事爲令若爲行人使
諸藩給邊餉絕饋遺者旣爲監察御史言恤名器肅國本
七事名斥主柄匪材又按傳太監假予出巡害兩吉血密
不當立安撫階亂事出萬學士垂違程尚書依附馬序班
受賕又言鎮守故遺玩其淫巧踰制宜裁毀毋以上供疏
入太學士南陽劉公驚曰林得御史例未可以貌取人鎮
守所漁利十決八九狐鼠憑灌始盡代者心不樂然敬憚
之曰吾閩御史多矣無如林者黔國沐公廉重質憚椽史

欲聽盜納都司屈勝不得惟逸務多紛更受賕事敗沐欲
徐去以他蕭司爲逆予曰是有撫巡旣而都憲王公怒見
詞色公獨唯唯人曰怒難救也予曰無亦唯唯者耳旣之
王頗解而公執如故聽竟戍廣西故事鎮守巡按御史坐
右公始坐左幕下治文書頗弄繇方執酌蹤公曰吾事主
者毋襲故常其人骨棘滕衢地有聲二府官屬畫然弗肆
參將縱麾下私干崖奪印殺人公毀實論死數人所調數
官參將坐落職閑住都司有粗悍者公陰折之將弗自勝
然語人必曰林道學林道學有安乃者土官子土官坐事
死獄中遁把刑其田言乃謀叛遵履者土官弟嫂氏處爭

官經以通黑腳夷三千人爲亂繫獄十餘年被累死者百
計土人懼其出則飛語譁然無敢白者公駁曰乃叛從者
何人叛何鄉黑腳夷至三千時當有飛報征調事豈得自
默遂不能難乃縱得安置四川自徐州反茲衆奇公知而
守以遐動而行以靜正而居以和故而示以簡無吝色無
怒容故決苑施人無怨者在滇幾三年代者以憂中
止繼者宿從來公方別僚屬出界上以俟繼者病告報至
三司欲觀望止除識俟別方言公辭入敘坐如常不復問
故神采無動者人服有養以學行選督南畿學政興存華
重廉退士風就高席勢武于綸帝上爲太僕少卿未命方

後有所須則公以循分不爲譽終南城弘治丙辰十月初
七日也生丙寅十一月十八日諱珊字廷玉侯官雲程人
曾祖陽祖信往考秀用公先雲南按察副使公巫初官贈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妣周贈安人配鄭封孺人子男文
鑑娶某文綱娶某女適王士求子子至陳審理子沂孫男諸
公孝友仁信學求心身不專爲進取學十年不赴會試所
歷通功修聯本事文林西郎所著西園宗法存古錄墓
在何家坑之原六宴公葬左之左又左則鄭孺人中左若
有則公之允埋墳嫂存黃銘曰羽以翠翔介以神枯
梅西園森有於無服美令奇式酬式飫異時儒夫亦粵

處女鐊鐊競事我職其邑膨脝潰溢我守其虛乃榭其鬣
乃劃其墉乃沃其燋乃濬其澗風稜言言以翕以張作有
多士譽烽道竟梗梓巨施瑜瑾珠價起起維辰方中斯夜
會蔚何坑街先佳城毋鴻考禎德輝式銘

中議大夫贊治尹興化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公諱弼字存敬號南郭王公之先錢塘人五季亂始祖乘鄉
之莆嚴寧川家焉南門曰鉉從鉉生全祿全祿生阜阜生
祖是爲公父鄭重宜朗爲和州判官有名以米養親致其
仕以公恩封刑部主事母劉妻丁封安人公第謝遷榜進
士知溧水溧巨滑席勢武于鄉無誰何問公募獲論死溧

人稱萬口爲快有湖可田公督民隄𣺌田中貴人視馬有
歲賂公言非公弗與循以至今三年入爲刑部主事轉員
外郎善讞山東大獄還升興化府知府或爲公難則曰第
視之既至則曰是故衆體之鄉視溧易與則盡出古意爲
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祀典必嚴科貢必厚郡
多節必樂以旌戒稱其門曰三節曰雙貞曰一鄉善士或
臨視其家或設賓揖如陳蕃孺子供飲射一宗儀禮登降
拜跪盡日無惰容俗婚喪過侈俠子事賭博家爲落公設
科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諭弗變何舉以懲五伯
構人狠假爲虐公立三限批明書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

執就理後期有笞民得無擾賦稅更徭吏胥多舞智公身
自處分使受成案無所與事苞苴杜絕俗喜吏貪緣勢家
否則主自諧價公必俟滿可具名牒下方與殺價頗風大
沮役僮盜鼻松山伐塗諸豪右私不偷過海舟販糴救價
遂翔貴公皆禁治之守臣更譯法非人情公譬止不可疏
復其稽温文進鈔漳州守者白遣民兵自益公曰莆瀕海
宜以自防遂勿遣孫濟於河上游水汙大風家闔城病之
先是欲遷輒格不行公擇廣壇之右立屋囷井廁視舊特
軒敞以餌其便則立與移出悉故屋焚之平其地立射圃
端午競舟長訟耗費禁者之要領迄未能息公使自貫盡

市以修橋梁私匿逮及社人無縱弊源頓塞前政多因循
學校壇宇公廨木蘭陂陽城斗門堤壩路道多圮則爲之
祭忠惠祠岳紫昊祠李守衣冠藏彭惠安陳太常卿賜葬
則又爲之涵澤院隘則別增之它若牌坊亭碣不可勝載
贊盡出積餘民無所與爲知公牘叢委笑語指揮每旦日
視事日中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宿弊清法而利所
宜興無復後遺獄訟衰止盜賊屏息治理書天下最莆百
餘年之守宜未有先者故公安于肯而前若不可一日無
公德者感罪者愧無怨去而思來而喜病而禱而卜沒而
祠而碑請衣冠而葬風謠盈耳哭者聲必哀甚焉實弘治

戊午十月二十四日也公形短無中人而神觀光爽明炳幾先孤脫凡累儼然古君子自期天下視爲陶器仕餘能自力爲詩清硬崛奇歸然山谷老氣在刑部僻小齋林鳴呼海內如公厥亦指無多屈矣公之神必祀鄉賢蹟必傳循吏詩必傳於今與後無疑蓋棺事定復得銘所以死者生巳巳八月十有一日子培增坊塤頊垌壘增坊爲邑庠生墓在方山之原致封君之命歸哉且速銘者公兄烜也銘曰以彭於亦以殤修短乃常於以顏於亦以蹠萬物遞郭絲綢相維瑣師維終乃疵天慭靈奇完乃破高乃寒相維立銀維成又艱維施弗竟式乃有公則能死

南京國子監監丞林海峰墓誌銘

海峰諱啓字仰之六世祖梅溪自晉陵徙同安曾祖性同爲湖廣布政司經歷二子喬元慶元慶元後伯氏子清惠爲仰之父母劉氏仰之狀貌魁梧性局軒爽不欲一事事居人後與蔡郎中介夫以易學倡泉人其後相次發解首泉人與易學以盛二門門生也介夫易尤在泉仰之爲安陸學正安陸之易仰之發也仰之悔不爲進士樹官勳微見巳志盡落凡格不與學子毫絲交貧而賢餽損惠之若固知窘束在巳以胡翼之石守道之教爲教尊隆退遜皆不仰之名要人之子弟偏川下聚之後茂民以獲開省爲快兩考順天四川鄉試所作成收錄士沈文華蔡興姚學禮王孝忠翰時數十輩稱名人當道上其績陞等外艱服除還國子監博士及門如趙仝韓吏部遣于授易遂三捷鄉試其一中禮部乃進士于嘗錄仰之名于方石祭酒謂然居二年遷南京國子監監丞楊吏部攝祭酒當路京或請它擬楊曰仰之在母須次今北省之吏部爲宜遂擬祭酒擬公有恩儘故有假錢覽于公仰之曰是猶生故物也人給之書弘治壬戌迎母太孺人至居閱月病發刺脇艱苦太孺人臨視仰之咬牙曰制作無痛狀太孺人熟視曰是忍也命就樂數日愈復發藥復愈迎親事爲常

一夕大發北門吏脈失諸日而猶色神采俱夫于驚視曰其如何其如何從理後事以予深夜逕來頃告絕矣四月八日也生於癸甲戌十二月二十日年四十九含卒無一金師生德之爲爭致賻得歸以　年　月　日葬感化里蛙蜬山西原配李氏子傳磐葬黃二女郭則樂洙其婿仰之介而容方而不隅爲文章行行爪修于才刑于家信于鄉學朋友學于南國學道可壽無紀也鳴呼予重得士既病得仰之謂銘仰之耶其剛肝悼銘曰蘇水教弛頹波巳而海峰屹立一柱獨支任物覡良梓職纏外計廠纖粉書堵幽盡鉤玄棘隱鬼設神施維實維有以

歟以畢維道孔完維世恒缺維善不可泯維命永絕有水瀰瀰有岡嶐嶐有玉斯藏維先生之風

後學黄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墓誌銘

封太孺人曹母李氏墓誌銘

弘治初襄陽曹御史有名一日欲言事懼貽太孺人憂秉闕及之太孺人曰生汝官汝事同也第為之毋我存念疏上果下獄類　皇上明聖得釋引疾又得昔然設深罪以須其入者纖纖焉助瀾揚波者或中以危言太孺人曰時必無是兩京大臣及臺諫時疏起用太孺人曰時亦宜

是然非予樂也聞者服為賢今年御史走書來告曰璘毋亡矣璘積備人數中毋百心之教也無毋璘何恃璘奚生為璘毋姚姚沉遲比幼見我外祖武功丞貴公暨我外舅讀書輒竊聽心領間以成誦外祖母閻愛之年二十三歸我先御史府君時吾祖為　襄府奉祠先御史攜毋自襄陽來侍以孝謹獨得歡心吾祖死始家襄陽或求分異先御史不可吾毋曰毋以予婦人故遂悔不言如初廬尊幼表而有恩從毋婦居自守吾毋撫愛彌至嫁其孤女行丁姓者貧不能衣食毋容游其鄉以意自給之久之逦知所從徙道得遺金遣就故處歸其主疾亟璘爲汲其毋訃比日

世冑矣吾年七十有六患貧且賤吾生長名門粗有衣食又以汝故受　國恩封太孺人汝復何憂惟但柩衾完璧歸我死子孫毋失我家法足矣言訖手屈璘出救四璘出氣絶嗚呼尚忍言哉璘生無以報毋𡢃罪慘慼上貽伊感毋雖善割制忿憂不見辭色心則何如也不孝罪大雖百死其奚自贖誠得執事銘吾毋猶得以傳信于後也杖而敢請書至于閔覥泪怍嗚呼予知侍御賢不能辭爲不能重爲力又無辭以章其老毋之賢是重吾愧也古之道其或未然按狀太孺人李姓諱榮慈淑貞專有性善孝奉人過故能睦有家生宣德丙午六月六日卒弘治庚申八

月二十八日子男璘英國公府教諭次即璘監察御史孫敏學敏敬敏功敏德敏中女三孫女曾孫女各一墓在鳳山中嶺先御史之塋合葬之日壬戌十二月十日銘曰尊有房毋亦有班昭名齊矣儆禎恐辱朝有美侍御如金如玉振發精英伊毋之淑孰教能忠澳泌答答孰教匪直奉學頻俯惟式匪躬則亦閔克承風望積積以莫弗欽訓之淵只德之令只詵詵子孫家之慶只垂禎考則士也則難上也則難憶古之觀風之中閫娩壇蕃結廬樹以封千禩同穴

白塘處士李公墓誌銘

甫兩庠人文望天下間亦有持其所短長以俗視儕輩取貌衊成化間是風猶存者當是時李處士獨貶損圭角爲讓氣卑色夷温辭咿喔步疑難辨析觿解綏分人益心敬之於書義訓說參羅指詢不遺落一字一句爲經義有意法有司試諸生廩率在前列次至率更人寬其衆至取作話柄爲誰甲午名在薦中爲易經卷擠落庚子發解首以落判題主司泥成式又落乙卯于塵罪一試輒售處士笑曰是何坐我艮苦而吾兒良易耶乘除利鈍抑有數存耶君誠安之遂解其籍歸隱門湖塘上身種樹書鋤雲泛月醉則掀髯撫掌大言曰吾知有是不僕僕書盬五十年矣

性至孝生事葬祭極其力所能不以責兄弟爲儕教諭兄純死處士走米豐迎其柩携掣其妻子以還家祠之神室未立則究之書林之祖墓失則復之祭儀祭田則又定之深衣幅巾出入族里人始若怪中則安久則舉然樂而慕効之嗚呼處士居家居鄉皆足取信垂借其居下積者厚而施者不遐也龍潛玄間雨下土固皆魚之化也然化者常少不化者常多其甲鱗鬐鬣誠有異耶其化其否吾不得而知也然必化則能能則雨不化則不能龍不能龍則亦不能以雨矣嗚呼士之懷負美器而卒不能施用豈獨處士然哉諱倫字禮仲別號閑翁主人李出唐遊擊將軍

尚炅之後宋殿前制諭官十世祖也曾大父文林大父有
命父斐母林氏兄弟三人處士居季生宣德丙午十月十二
日弘治己未八月初二日辛酉正月初四日則生卒葬之
年月日也享年七十有四娶林氏生子曰紹曰素皆先卒
應舉側室戴氏出也有遠器其化其施其待子是歟墓在
延壽里上金山之原六竈處士林居中紹素祔塋二爲
戴與紹之婦　壽藏應舉以南京刑部主事吳君希由
之狀請銘處士在諸生予晚進忘年相好也吾子進又從
應舉後經其葛無銘銘曰惟剛方不阿以行惟澤卑不流
以施胡不學輪而不學川惟器有所局而用有所偏嗚呼

堤決川潰澤售其全軸折馬斃患不始于輕之顛而今而
後處士知免焉

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周公墓誌銘

弘治壬戌天下諸司朝　天子聽吏部而黜陟焉言者
舉故事以旌殊尤吏部上六人其一吾將可也　上決
意用公而公以疾解藩務詞旨甚哀　上念之進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致仕馳傳以歸僅與也是歲八月八日疾
終于家嗚呼公死矣前三年吾若上才望議選公名第一
世恒祇儒迂不涉事其然耶公由進士積官左布政使累
階通奉大夫秩從二品都道甚早年十六聞王千齋名見

焉朔望拜文忠烈周文忠祠下往來陳白沙羅一峯諸賢
篤意古學景尚節義厚而資以深行義甚勇於所不可語
鑿鑿以盡嘗主白鹿洞教四方士從者二百人所至必求
官理風教所宜楊龜山胡文定劉屏山朱考亭真西山蔡
九峯祠則修之林艾軒墓則又修之嘗紀忠烈主忽動怪
而求之則像遷佛宮毀于無賴若托之公者則白之當道
建祠優其家錄其孫于士學又言之朝旨可忠烈從難諸人
祠之吉郡　上曰可簡給事顯張主事吉以言謫按屬
公析節下之延見曹子子劉閔席之賓席而周裕其老母
究至爲吁是非偏爲之乎教人首性理次風節最後及詞

章閱廣士習爲變行部惠信都匀苗爲之發謀刑名會律
准經而問仍其俗曰毋第拘爲也東屬前政彭惠安爲烈
陳士賢繼之公又繼之薄征輸務寬大抑浮靡定婚娶節
縮採珠官價與公府之煩費歲率損十五六又損溫戶二
十不僉龍若山立動若風馳權瑞懾東不復逆故武居奇
利功生人爲多嗚呼謂不涉事謂然乎諱孟中號畏齋吏
號蓮齋廬陵烟源之周曰泥田彼仲良生子遜生詡是爲
公父終沂水教諭贈南京吏部主事母彭妻劉皆封安人
子統南京刑部員外郎仲紹與劉安人皆先卒季綸仕倖
佶侃其孫公既孤事其父盡誠建祠堂與祭田恩族屬皆

竭力周事苛文有之　稿非浪白一機軸生正統丁巳二
月二日年六十六其老其老其又何人耶嗚呼公死矣統
既而遂將筮日奉柩下闕啓劉安人之隧合焉洪而子曰
公厚知先君子銘無公宜記肯陽運楊距今十八年燈前
如昨聽言無日矣有道之弟其巧無從銘曰乾旋坤負岳
峙川流彼古弗興易道之左存道由人有完有缺一類俱
紙廢食於咽策良術武遐軌邇而無然適劑所候實施當
籍宿儒偽學假禁公始公終　列帝之聖陽詠陰誠公
靖弗疑式時昭潛疴定之思

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黃公墓誌銘

晉安亂既平公以錄功貴公求我當道秩故事方伯進秩
中丞爲常公資理已淹矣方須有　新命則以計聞弘
治壬戌九月十三日也生正統丁巳四月二十又五日諱
璉字汝器岸坡人入　國朝岸坡第進士自公始貢進士
亦自公始爲給事爲給議無遷者遷亦自公始木訥而
對退然若嬰而先是時進士仰儀觀言吐洪亮無南語則
選給事公不得選給事及是擇才望爲官公選給事若之
尸科督後湖而南聚天下民版屠校之又職言天下事公
持大體不掇拾人小過江左擅柄王越相倚爲姦利公率
科道極言　憲宗逐二人連其黨以肅其爲浙藩參議

提督溫處銀冶鑛故事率輸白民以犯禁爲盜新鑛開一出
盜鑛據之民惡鑛擾公曰鑛地利也不能帀地皆治天
下皆治也獨溫處然哉且新鑛徒餌盜奚功於國與民遂
檢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課案鑛民永永便　上曰可公
遂陞雲南雲南糧屯出者十五六武流佼盜漫不可爲疏
理公嚴限之戍輸告完撫巡上勞績爲司參政貴州
命己丁矣三年進右布政使又三月轉左累階正奉大夫
正治卿公又在貴州夷民馴習無間志既練上字而晉安
事作坐是不可溪蓋晉安土知州死其妻米魯謀自襲毒殺
其庶子生者者忌之奪遂爲緩官多被詐待公長僚顛獨

脫濼涸齊疏自直獨不掛公一何總督軍務大司徒王公
待之殊等往往倚任盡公亦力爲之盡故評第功特加嗚呼
公已矣是士夫之慟也公靜定渾晦不市恩不養交不立
崖異貨當與先文以官徐其視事也星出入爲期嘗曰人
須自立忠信廉謹吾事也其升落毀譽吾寧知之因號求
我歷清顯幾四十年俸食羸餘以修先祠先墓周九族鄉
黨之貧田不增增屋往附泊公之妻子亦莫不視爲安固
不知有今日也初洪某在浙江以吏失公移爲御史所中
淮右遷其後御史論罪于公累修怨爲之彌力所原望江
南村水縮公守令者深白小山抵嚴沁引木蘭延壽二

水以溉田門牌又告於沿吏察則秋蘆之流可會二水舟
由瀨溪抵江上五六十里可息有背為奸者所格工中廢
至今人猶道蹟為慨曾祖宗道祖安中父本清封徵仕郎
南京戶科給事中母俞氏贈孺人配許氏消頭仲熙之女
封孺人公為能織紉佐家費貴能無驕能濟備以相慰助
為庶先公一年生成化丁未先卒子詢茂官婺邑庠
生娶傅尚發與女道林娶孫以錯錯娶徙錢女二棗在原
林祖墓之東上先公與孺人俗中側室許與祖與謚以次
而祔餘為詢謂與娟寄藏以甲子正月壬申襄事以與外
父饒州通判漢之狀請銘饒州人習也狀則可信然公豈

待銘後傳哉窘突之筆祇重愧甚而已銘曰海灑有流猋
收壑望高深不言誰則寺丈聊聊求我若納若愁若沆弗
任歲計乃餘今吾伊人言親嗟佑不凋不摧松柏受命公
始諫垣危論匪伊　天子明聖公謀是經公來浙東蔡
溶紛糾弗懾弗懲家突態吼公赫一介如風如雷陶鼓蹴
扇傑其猾魁公功不有衆患亡武除課蘇人召伯杜父維
時浙人朝不謀夕自公來只民以衣食公來自滇簡厥澄
汰比安貴陽民永賴公吉衎吏質簡而文維貫維秋維
爾斯萬悠悠綠旌風林玄夜公祠于鄉亦祭于社

處士吳東軒墓誌銘

弘治甲子黃今侯惟明癸最績且行父處士東軒府君
之愈又作又愈竟之弗治三月二十一日也侯既視斂事
泣言曰前名存治棺質堅以完無如自豫豫無如士家則
以千吾家翁猶若喪且歸又謀所以不朽則以狀授黃編
修伸陰於後請銘嗚呼黃方失父母侯侯歸黃失父母也無
重處士惻哉諱龍字文安吳姓其先休寧人唐監察御
史少微中書舍人璞其世其後居首饒又居嚴鎮皆歙地
逢世歙人金紫光祿大夫其左顯者問學則古梅之詩孟
暘之易學為盛德而隱則炎方義慶可得處士月得于也
有性嗜母其奇愛之比長隱于商不涉為市之道曰吾治

生無計然文無司馬子長輸湧累侯無能上式獎宏衆清
吾志也故無詭爲無翔價貸者曲剔而默焚其劵所弗善
酬者縮致於時剖所善慚施惠寡我焉有三子材所宜授之
浩植有家逢第進士即侯也子良淵永義方之承有師道
焉故德侯之政而貴卽與為光使若旌官能上之殊等嗚
呼處士亦日見矣生宣德己酉某月某日配閔氏先一年
生弘治癸丑先卒及是某年月某甲子合葬某山之原浩
娶亦閔侯娶汪繼張女嫁方富茂孫犢執鄙之役邑人事
也其冠無銘銘曰士有寓儒亦有洒隱束逍脫轎居大將
領吏良而商粤有寓言不市于道在者永嘆賁孔奇貨窮

托而逃雖伏處下隆峙中嵩號養歲年嘗窺其而默運潛
裨雨濡風扇公去無疾綸書昭錫公寵無鬯廬越爲平維
導有旌維坎有祖維藏有神函磐終古

中奉大夫致湖廣右布政使事瑣山方公墓誌銘

公諱守字宜約號省菴既致布政事舊業日落貸于里富
人爲常人曰二品官如是耶傳爲笑世無義丈夫予念公
不能助也作憐白頭寄之事頗聞前二年士言之巡按監
察御史宗君磁援　詔例給廩又給田爲之　朝未報
公疾作強力序族譜以不及置義田爲恨比亟語其子曰
遂老矣多讀書力了責交遊見素念我不及爲別致吾意

爲弘治甲子四月十八辛日也生正統丙辰六月六日流
裕傷求童丱即老成爲宮保陳康懿公所知遠大屬焉甚
泰癸酉年十八領鄉薦又十七年第進士爲戶部主事轉
員外郎再轉而爲郎中佩　璽書提督薊永山海延寧
邊備錢穀出入易汙公獨不汙提督例一行劾陞堂上官
公再行陞雲南參政部之長不能平以問王太宰介庵
答曰謂不知方耶雲南措萬里荒外官解弛魚肉其民夷
故用楊巡撫林憲副今又用方將更化于是謂繼宗及予
也公在雲南與予同事金滄又同事司印予率直公濟以
靜重以奉宜　今天子無外之仁更紀其政人始知有

避越要人歲入損十八而餘賦斂就輕盜賊衰止故官之
妻子脫流寓歸若籍者數十家所在父老覩天日爲快磨
乃夷納流人萬人鑿銀礦窮肉強食爲邊夷患先事隱之
予二人榜許首實人得活路散患解除利輸幾五千兩城
趙州橋下關修學立堡賴焉孟密夷叛故土木邦當道右
之孟密大縱木邦危如綫撫勦之責付予二人時千崖怕
愈奪印芒市放旦放彬爭官雠殺連數年官無何直夷視
爲玩予二人謀曰請自近始蓋實非專責也榜示之羣酋
畏感縛怕愈出印以獻放旦放彬囚首服罪於是刻漢緬
書小榜遍給諸夷諭以順逆禍福附者解體孟密勢轉孤

悉還遂故所侵地夷亡曰事始如是奚至有今瘴作軫旋再
往遂定省夷不平事輒從求直故無是也隴川夷兒頗習
中國語製儒巾衣擇漢人教之風隔遂今學立髯每歸夷
官屬火伍數千走送或問之曰經撫夷至雖犬不寧今官
兵不敢近吾家是以遠送羅拜而別大司馬馬公廉實以
聞文告之諸司爲勸王太宰亦錄名于屏風謂公弟
進士憲曰是而兄與林憲副齊名雲南者也巨璫作金寶
玩具極工緻未進而卒予二人議剔其寶範其金輸之庫
事雖弗諧廷直其議賢居賊發公往征部分周整一夜營
中驚卧處而靜由是僚佐服公遠略算授功成凱旋議立

州衛許之是時少司馬王公詔編巡撫大司馬韓公文繼
左轄巡按藩臬蒞峙應聲于南有新換一番官之譎壬子
之冬木邦復仇爲孟密所困公往又定思採親犒師然深
入歲數瘴毒所中耳目缺失清子既更繫湖南公亦來移
右轄官所心迹無不具知者公繼母喪歸禫猶不可支親
黃強以起至臨清疾加作遂致其政方出長史禮部尚書
翊之後從襲山學録康也曾祖積善祖樂周父休徵有隱
行累贈戶部員外郎妣王贈太宜人公和柔孝謹方上春
官太宜人微恙即解裝侍藥久之果不起員外訓以勵慎
之詩昕夕佩誦聲色泊若不立媵婢兄弟族里非其獲者

無不加容納鄭山之藏族鬼感之吸也潤學經義尤精書
提調雲南試公閱時與主司連合十二卷其後稍參伍率
在取列素所指授副使吳君昭僉事林君惟周君信尤顯
者也延綏獲馬盜至從者恇怯公厲聲曰吾方郎中也盜
引去方議事城戍報急鎮巡錯愕公曰第先之處置道乎
居若無能爲其應猝計類此配宜人蔡氏道濟希韓之女
性量宏敞在制州能叱私謁在黃田正容視天能回風禍
舟不沒能不事生財法仁施而義守以居於貧生卒皆先
一年年皆六十九塟之費則俊言之方伯陳公珂少參徐
公貢郡守陳公效郡貳陝公經相成者也寔爲知縣先卒

宿貝如公妾子告不給清白家法然哉子質娶王立娶黃
繼娶林彥鄒庠生娶俞女適吳祥黃溥王寧孫僑娶程价
溥朱伍尚幼塟以季冬某日予不能評隲公其然如是其
安如是是可知矣似續聯須天之道亦將然乎銘曰維食
勞公美且多維嗇有公大且久惡乎貧我公古人討非左
財多其禍能無歸匪公者誰忤不相無從奚慟士之觀敎
溥應頎

致敎諭滏渚俞榕原先生墓誌銘

滏渚本陳俞迨林氏居而盛易滏渚今猶焉俞世以貲雄
其鄉其科第則榕原先生始壞雞綴耀洽伏氏經有傳文

字清典可諗游提學試諸生先生藝獨少獨屑名第一爲
常先是時邑庠第一人率落解先生亦落解屢之特爲賞
名第二人曰榕原中矣果中上春官甲科士歸焉先生外
舅楊秀政習風鑒法獨視不可既之辭乙科竟誰敎諭以
行曰力師道作春風館時雨亭禮樂射御書數六齋獨制
壇壝所作成泰和應山二庠所收錄湖東西十一郡士率
異常觀言者言教職試進士爲例先生業再往再格不得
預試取道徑歸二年上章致其仕作百詠詩以狀之寂
祭田爲之子姓才而賢教之三族婚喪助之家故能盡割
爲義或費爲草堂假山方池奇花竹名草復疊踈聲以足

暢神情不復假他出爲便子嘗兩後勝處而往而再忘歸
焉生正統丙寅五月六日卒弘治壬戌正月二十日又明
年正月十一日葬紫霄半山之原諱釗字時勉曾祖德俊
祖文道父邦才義官母陳氏配楊氏子應星蚤卒應辰鄉
試有名應登應第時煥後應舉應嘉孫男正宗直宗榮宗
女二應辰以通判鄭君徽之狀請銘嗚呼先生宜進士而
不進士教授年勞高之取御史次之亦不失美選先生弗
由焉官二十年所歷不滿四歲薄之耶其非然耶其所樂
不在是耶銘曰木鑿而焦或溝而斷胡業巨棟山恭而海
或山之巔胡功甫田宋蘗無趺楚刖和窒儒泪具曾是

物色能失而魚鼠化而虎消息詘伸孚物宗主吁嗟榕原
式美以完降施顯授萬頸俱延起起扶搖戢而斂却縱弗
盡留推樓任獨韜芒鏃浩艮坎式怡遷人委運生死於斯
紫霄半峰盤鬱磅礴秀以妥以藏若考在右神物發靈錫有
孫子錫有孫子公永烝祀

見素集卷之十四

見素集卷之十五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墓誌銘

承德郎岳州府通判泉皐陳君墓誌銘

君諱延字師韓姓陳先姓鄭南湖三先生諱路之後至正間
君高祖四秀由陽城來贅東皐遂從陳姓曾祖孔順祖檡
俱有隱德父希玉母許氏君生景泰辛未二月二十五日
十月喪其父時許方二十有三歲孤弱一身飢寒在其體
亦家許以自固耶以有君望耳罔咨弗嗣而去許以死弘

治癸亥五月初一日也嗚呼痛哉君孩兒時軒特崇永時
若有所思許心私器之既就學季父邑博君鑣諸兄挈壹
君師烈又器之比長從太守朱愷授經又器之遊郡學訓
導得其肯綮中成化癸卯鄉薦志養自謂不樂乙科既竟
不得進士居益貧時許年亦七十則嘆曰宰物吟域我也
俛吏部試通判岳州迎許官所入色養出則服官政湖南
民困賦重俛科吏復入常例錢椎剝肌髓君易簡絃民蘇
既疋戎大老聚徒鈔掠洞庭間商民患苦君用稽經法擒
之和緝斬州造倒胥造內供歲幣皆以能被殊委撫巡有
篁立勤密之書疏舉登而君遘疾亟泣謂許曰吾母守兒

志喪莫酬又無丈夫子以後吾母者無耶兒何以死又謂
妻朱曰善事母以堂弟某之子爲兒後言訖氣絕郡之
守貳與薦之士民無不悼傷者君六女長適王恭甫次適
朱子卿次適林道明次許林世擬其二側出俱幼也旣歸
以甲子十二月戊寅葬安樂里瑠山某向君內兄宋君
謙狀事行託銘掩幽之石嗚呼德門也貞婦也賢孤子也
考嘗論世謂佑相承之大機宜昌以壽也而不然亦遽宜
絕以死耶事有不可曉者是類也王原謙嚴神不福謙丙
吉國絕大道之不可信古今寧有終未定者獨君然哉銘
曰易系貞吉書紀善積順修乖厥値窮于一顛排有峙有

葬有年不衍彼或于茲迪遐地名天荒闢摧玉碎泉臺掩
幽周而書晦滔滔逝川迄迄洪源厥初允念世質若存

龍樓陳立雲甫國泰合葬墓誌銘

龍樓濱江望聚陳望姓居則龍樓也磻山陳塋所國泰志
自近也立雲藏石配俞氏藏左于樂賓附左婦余氏又祔
左合之四竈也立雲以學古自命立儒律食爲己風概甫
務冠即聞義塾賢僩殷殷閭已得張弛之大端人用老成
之庸謂其權天以死耶俞時二十五樂賓時四歲二女呱
呱身後事大若不可恩庸知俞能力自矢定有節能立有
孤如之哉庸知樂賓能成父志裕于躬以發于其子如今

哉節則難身則可保也教則無難子則賢不肖則不可保
也俞豫知陳之澤未斬立雲之賢必終祐斯自據也立雲
有佳兒尚明君澈紹有古法樂賓內承賢母外承賢介父
又外承賢師友之甿澤兼蒸志尚孤潔遊郡學有時名一
日見母淚家政痛不自安辭歸養母與余共于婦道儀厥
宗姻貢厥子世傑以光復陳氏酬先志焉陳出少府本之
後嘉定戊戌致政日新自莆城徙居龍樓五傳而至孟方
又至以進又至貴華又至立雲又至樂賓立雲諱夔字尚
樂生永樂壬辰二月二十七日卒正統丙辰七月十三日
年二十四俞生永樂辛卯十月二十日卒成化乙巳十二

月十五日年七十五樂賓諱堎字恒雍生宣德壬子九月
十九日卒弘治乙卯三月二十九日年六十四余生宣德
癸丑五月初三日卒成化甲午十二月十三日年四十二
癸卯葬立雲庚申葬樂賓葬余今甲子葬俞世傑由鄉進
士爲無錫教諭應聘爲考官尋薦爲池州教授旣過家
泣且言曰世傑以十二月壬申襄我祖妣葬事惟葬但未
志滄桑變滅有餘感焉謹以爲累予聞陳氏有魚蕩之利
以高貲好禮聞鄉閭尚明君子及識魚雅雅居然處士
風致以故士夫道涵江必過龍樓過龍樓必陳氏陳氏衣
纓蟬聯再續郡博而門巷車馬上世已然立雲三孫長郡博

次世頤亦爲揭陽典史次世純曾孫銘曰善可憑有不可
憑而可終憑于陳是徵

黄巷黄君儀部改葬墓誌銘

莆重士族在涵江宜莫如莆黄宜莫如黄巷桂州刺史衮始遷祖也新府則樞密使鍇賜第鏞弟太子正字三傳而至朝奉生元良元良生甲仕甲仕生孟章孟章娶陳氏正統己巳生君二月二十七日秀將神朗有孝性其治舉子業也有聲黌人譏則夭死成化庚辰十月二十九也年二十二去上殤一等耳新婦李足不盡黄閫閾其奪其守其未可知也其所恃者孤煢子孱脆在襁抱其育其否其未可知

也李之志自知耳人則誰信之雖君之父母與李之父母亦未敢謂必然居左之壅同穴之先備李其不忍去君以示所不二如文叔令女無疑也壤寧知利不利哉黄安合壁寧知賢陟上下如今哉于前悲李之貞之難而君身後之幸也宗祊弗嗣李未可告也文獻中謝家以落未可告也弗嘗顯以光大門戶可告而未可終告也今則稽爲之丈夫生而澌盡者倒有之寒弱一婦人而聞于鄉標揭于郡上姓名　天子而聽之褒嘉垂及焉君得以附名其間以久則未爲終不幸也君有父母李孝養之歿禮殯葬之有餘娇成立之族之子未晬而父母死李乳鞠之仁視若出已多有文藝長而誨諭之納之室而復其故産于嘗吾若其艱險若甚與重若弗耐而若誠安之蓋循事定今而後可以稍于有所觀佩容于君矣人則誰弗信之則可謂難矣予又悲孤之貞之難也罔極之報其有常情矣乎君與李重無憾矣君諱鳳字儀韶李諱肅姜望江墩上克忱之女甫出令所之後其生丙寅二月三日卒己未正月九日孤文發鄉進士稱家兒者娶姚繼娶方女適林環邊腆出也孫應魁孫女三人俱幼癸亥之歲臘月壬寅文發遷君而以李合葬則以諸兄教諭文璋之狀請銘銘曰惟黄世先文與接軫孤于甫姓或顯以隱君如鄧林勁直腆理

亦如出日敢以風雨境樂而悲何憑何恭惟父母躬寧毋我顧我有孤孺惟脈之道有如弗郵熟言之思妻心匪石亦則深井弗轉以摇吊時隻影寒餓事小中矢靡忒兒利用賓孔懷伊戚黄安仙原名實該副秘幽會靈永錫祚嗣

贈承德郎太平府通判談松軒甫墓誌銘

南海有隱流談松軒甫完齋居晦縱傲之芳洲碧樹之間引身淵龍迭日真鴻脫泥蟠而橫雲表無患其不能至也而樂不在是嘗惟夫士者雖親戚遠鄉井而去之京師一顧價增而賈用弗售亦屢屢矣從官游局大吏者十寸而約線之亦勞以束矣吾有吾樂焉學不求悔求其要道不

求其深而求其自合經濟一身而施之一家之政父母順
焉兄弟妻子宜焉鄉之人悅而信焉斯而已矣甫喜子弟
道對妻子無雜言妻梁氏女聞訓大家亦善順淑勤儉以
立有家嘗拾遺金環付其主甫曰良吾婦子經塚鄉薦爲
通判爲同知清約畏謹奉以終身得連被旌命甫曰良吾
子弘治癸丑九月六日甫卒數月追贈承德郎太平府通
判經物官也諱瑄字以道梁諱文懿封太安人既事家政
一循甫舊規經念春秋高不忍舍去慰遣以行故經在莆
郡幾十年不携妻子甲子十月十四日梁亦卒壽八十八
甫損其十焉談故江右萬安儒家實祐間應奎牧循州遂

家南海平洲著其地也生時雍時雍生文貴文貴生稅長
稅長生康護聚參縊娶梁生甫子郎經又綸又綱又紀孫
佐儲俸仁儔侃信儀任曾孫道泰道亨侯既奔梁喪以乙
丑某月某日奉甫合葬大羅岡祖塋之左以狀請銘予聞
之良玉不斵醴泉不和其貞色霧味有天成者樗雖散不
速櫟樆斧斤有間矣井之渫不逮江淮河濟猥溺之患又
有間矣故莊周上無爲以儆儆人事爲破樸拙如甫者倜
可普董之俟予厚銘能已耶銘曰闇膚自炎不芸先鈇逸
足健羽折翰駭轍遲人高致沉落光耀弗紫世叚巳犀奚
召宗邑貞賴南陽德公負風問嗣甫或無同平洲大羅松

雲卜梁生斯死斯仙兆斯卜有壟太丘奕葉照美表石勒
潛言告孫子

中奉大夫致廣東左布政使事林公訥軒墓誌銘

弘治甲子左布政使林公訥軒卒明年葬長壽山其孤禮
致憲副黃公焚之書請銘嗚呼溥楼解先士之趨門以下
得見尚古者斯可矣公與吾郡黃公汝器方公宜約同時
三方伯後所畏也前歲銘汝器大歲銘宜約今又銘公老
成淪落有餘感焉公初諱大同後從里辟爲同進鄉字也
濟之文山士家曾祖榮中祖仲談先生車經贊父也鄭安
人母也秀腴高骨氣定而神閒不爲習俗嗜好道用晦昌

事以誠久基遠功而畧近効故恒信于所知而詘所不能
知由進士爲工部主事改户部轉員外郎郎中兩列最書
一膺　勑遺既又有江西布政司右叅議之拜信所知
如是焉所不能知有廣西之調既又有浙江右叅政廣東
右布政使與左之擢藩服大致然也不舉于彼舉于此而
優于職所迎亟詘公者無董以信公耶公始遊從祖邑博
潛齋繼游從父邑博默庵于湖專志理學久而過之不欲
外自異文公禮呂氏鄉約奉以終身故所至論行無間二
晋與北溪文集字義家訓並梓傳而廣焉肅飭躁正辟邪
嚴佛爭火葬之禁毀三教跡一殿修來學雄學遷文山觀

瀛青阮公之任也新官政澄吏奸汰舍弊按飛洒之家戶加額之運軍脫伍之戎務與保定之平糴價停也役蠲夏稅減柴夫馬匹廚料軍需增月糧罷河役存活二十五萬口而餘公發用之通也監收鹽務鎮守皆巨璫公不爲屈兩廣臺臣潘憲有疏禮公不行卿貳左轄之階公均復大起不少須以致其政介也拾遺金還之故人餽涉非道卻之俸入親與士夫之賢生有給死有葬陳憲副令庵之貧張吉士紹齡之死尤加厚焉默堂之塋視羌父弟某姪祺之教愛無異視子大宗之祠堂先正林梅雪之祠堂陳方伯選之墓表又手立焉恩與義也暮年交情林壑輕健若

童子身家貞若無官所居樹生異花其如蘭色如蓮彌月則落落則公病以死五月初四日也嗚呼物之鍾異溟獨稱君子蘭清修所自況公無是兆邪鬼神若信之矣生甲寅十二月二十七日配安人徐氏有賢行子郎禮殿出娶葉女三黃琳蔡烈王翰其婿禮琳烈皆郡庠生孫獻其塋鵝月甲子銘曰燕紀刻棘齊頌炙輠厥或權拘迍邅蹣躚粵有握瑜天日自矢闢化弗芬我擷其是嗟哲訥軒志潔行靡洞視底裡虛明坦謙官以恬起亦以施貧大酹縷脉流風此真悠悠北南徑途川迴盍起與刑永觀澆俗

刑部主事黃西溪配安人吳氏墓誌銘

黃西溪主事刑部時也廉白有學入其門線乾帆軋徹廳屏主人命止之復作定無是也約客皆出罪日酒出自製衎椶飣餖繁新故物而有僕馬之需覘時之斂斂爲計一年予以知內子之賢其積處也以儉相踰越數日西溪哭一子一女女安人出也安人哭子而哀對客若言是重難悲三十年行結想悲是見方潑潑跳走兩睫間新殤擬遣就學門戶委付焉曾見殤死人壽命不可期啄啄黃口又將敢恃哦予於濕也自是有志摩撫就視其冷煖飢飽之節易垢易濕備出手栞而傭乳于所生今林氏也西溪歸省安人與主事翁廷吉姑林安人婦職備焉西溪還京安

人其獨留侍濕時方哺乳罔知身所由出也樂與偕留林竟貧可撫致西溪死保濕益專以義自割不由死外家方林二女不溺已生之愛或則有陰畀之疑既之家不落寞以孺撫焉日惟濕稚弱疾病惴惴恐不及其成冠始喜林氏婦入門又喜孫應福生又喜一日闔門坐兩拜子女婿抱弱孫哭泣若將有所語已而知欲啓吾孫女抑有托也嗚呼世有急老死不肖及坐絕人後倒覆女子無分寸遺厭子落莫不復憐視而身亦與及焉視安人之風母厚愧邪文峯處士德溫之女西溪既迎相主事翁書曰吳氏女多貞靜偶新婦其福之符既果得婦道母道甚父子夫婦

恩數人及焉潤龍無翔所悝棼應猝如村丈夫十許年連
冶西溪與舅與姑三大喪葬均致厚勤而處極終暇以求
殯西溪故兩家内交若姊姒然孰謂女婦人能記人往德
如此哉其生正統丁巳四月甲子弘治癸亥十一月甲子
年六十七而終又明年十二月戊寅從其夫葬黃土世由
七步徙龍坡最後桐巷丰華翁啓卜焉西溪字文晉諱曰
鐸婦則宜城縣令曰典之女婿方曰鑑仁林曰日欽孫女
尚幼銘曰黃一再世甲科四膺文興仕帳帖賤風稜潦梟
重復暫即内史門高益難矧乃女婦牝雞晨亂爲斯失聲
義生弗作乃從斯鳴有淑若人閒儀與與咸蹤賜其處得

地原植孤褒示後婦道常以昔以銘致思之傷其祥之山
黃岌巖立冷風白楊過者心盡

先妣黃氏壙記

封安人黃姓吾母也在東屯稱賢女吾縣桂林稱賢婦又
稱賢母年七十六弘治癸亥七月二十八日卒十二月癸
未葬墅塘西處二十一日也生宣德戊申十月十九日男
俊保御佐俟孫逬通適濟適逵沂洮迨溯曾孫一卉翁命
燧誌石俊納是碑于壙嗚呼吾母女丈夫之賢而女者俟
屠何加諸其有世祀其是山相始終無窮也俊泣誌

明太倉處士周君必章配陸孺人墓誌銘

司馬涇崑之東鄉故地今太倉州偏馬周與陸並涇東西
而居孺人陸君旺季女處士周君必章之配令知蕭縣事
侯母也周盛時族分而四號四周村侯高祖安二曾祖子
聯從祖栄自支至祖海而家益落處士既早失怙恃又爲尊
執所滴簇子無倚婚媾固已後期旺無丈夫子擇嗣沒身
之托孰伺之知必樹立遂贅孺人于周屬貧甚無爲地時孺
人年十四老成自將承接進止有令儀獨手經營每坐必
有葉隣壁不聞詬怒之聲惟紡車軋軋連夜分爲常二門
竝恃目振旺終事處士誠力焉處士沒孺人獨手内政男
字女家教子程法如處士時弘治辛酉侯就試孺人寫首

黃夜得十緡爲資是秋舉于捷至乙丑進士捷又至落門
燬起孺人安習無輕容年高而子貴任執勞猶故一日鍼
綴褪偶剌入膝瘡潰爲風所襲竟弗起　正德丁卯六月
十二日也生宣德乙卯八月二十五日子溥娶張廣印侯
娶張繼娶夏將娶朱孫希淳希濂希范希淵添昔希淳州
學生女孫女俱二侯方八月于蕭近古之政予令馬孺人
之喪去焚浮屠彌月勝口者因神其妄孺人生未嘗信佛
閒了了也世嘗疑呂黎潮陽之行爲蹤佛骨不知前是之
三左官誰證後是之三右官又修何福也六一之本論敦
寔之原正辯闢之亦勇矣不聞何證則果誰欺歟孺人適

值之也吾儒事論當不當不當論禍福況萬萬無是理耶侯歸柩金溪以某月某甲子從處士以葬以監察御史陳君茂烈之狀請銘銘曰老樹悴枝有落舊門天至柔貞共處艱屯中違所天載什而起氣奪雄夫誰則婦女母婦之淑維柔維陶計厥易難陸百斯勞滯途僅亨榆境罔待手樹手妝窀穸斯快

見素集卷之十五

見素集卷之十六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墓誌銘

明將仕郎南京武學教授黃抑齋墓誌銘

抑齋黃君骨清神奇肌理玉色瞳深苔祖山齋參議常公愍竟是孫抱而撫之命名開顏屬其父麟母吳氏與所生母曹氏謹視之公年八十六垂絶聆聆尤在是孫九齡君稱孤又數歲頎然長家雖席不一煖即入臥內否亦二母呼而入之矣日約以時而計僅二在外勤之勤唯唯叩之

輩喜譏解所攻課藝辨私惟之亦私深惜之意必將漫滤祇質美無成者不知其晦而靜爲養之深也後十餘年戊申子過家君儒巾衣來謁已籍籍時名已酉省闈已巍然上第丙辰始授蜀之合州學正凡蜀之士夫與仕蜀而至者皆惟君爲賢部使者以學行異等堪風憲閒且用之屬南京武學缺教授遂以屬君凡京之士夫與仕其地者又惟君爲賢成國公朱公大司馬韓公且疏用之弘治乙丑五月君疽發背弗治寔生天順戊寅三月字公悅唐桂州刺史岸公之後由湘江來居桃源世稱長厚君曾祖贈工部員外郎復公始從義井參議公生桃源老義井君生義

井令烏山之下居焉温永有局量出言有章不少屈詞色
加人人嘗覵善愛之事二母以姚順聞念身早孤父事諸
父盡巳業爲了官貴而别僃隙宇以棲其妻子無戚戚容
叅議公墓草三十餘春秋君始買石丐彭惠安公銘其墓
而父母銘迹均致名家未解褐時也嘗落第叅謁兼羞君
與陳侍御時周獨坦遊長安以覲榜出居官口不言利教
法先本後文誠動而詳處之所至材成勳貴子亦束無肆
同僚慰憚安處于其下郡大夫敬信劉憲副時謨初署合
州服有養郡乘屬筆竟傳爲信性樂竒花竹官寓時致自
娱所翕翕頫滯無取吾聞君子不自大其事自卑而人敬

尊之君其毋然乎昇之壽文教可知也隆受等付通方而
成務又可知也研景斷思梗要而纂玄叅諸家而儀來雋
又可知也今皆重遲焉一子未孫嗇而遲且昌以大寘寘
若可信也丁卯某月某日窆君于墓虚三樂丘配林氏子
河清婦陳氏將合且祔焉銘曰鳳皇左壁亭峽東四神入
國萃險隆曾祖考叔世在中戌乾吉土新幽宮匯塘夾澗
靈竒鍾兆福孕祉衍入龍

明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柯山柯公塞軒墓
誌銘

塞軒諱㷿字在專柯氏上世晋江人石晋時大理評事實
始入于莆居武盛六世念又居金橋七世舉又居柯山舉
由咸淳乙亥貢士爲管勾官是時族屬衣纓甚富入胡元
無仕者　國朝景泰辛未則禮部侍郎公竹巖崛起大魁
成化丙戌公再起進士時年二十五以氣自豪羣輩録録
無足當其意竹巖弟之釣冶簸扇無遺餘力不踰年公詩
大進竒聲處頗類竹巖既爲大理評事爲寺副刑名練歷
爲卿貳所賞奉　旨按邢侍郎等獄兩廣處因靖江府
勘事奏當無不稱　上旨遂擢河南按察僉事未上丁先
評事文南公憂起廣東又丁繼母陳孺人憂又起浙江綜
煩剸劇事任有餘力提督銀冶易汙公無汙易誨盜公至

亦無盜兼攝學政所甄録士多時名有大魁者才高任巳
不善爲韜晦以招尤忌飄然南歸賦詩所謂浮雲飛盡見
青山者志也亭名拱北示不忘君也公雖久于宦田廬僅
取自足於時既不合乃一寄於酒樹幄草茵盤礴野飲大
醉則把筆賦詩覵青天眄望海雲豪吟大叫若不可爲繩
束而居常訓儉整服條理聯跡戚暱孤嫠延引後進迨老
無少衰先世遺文若舉公夢語欽公探徵集皆鋟梓以行
巳亥修都聽辛丑續家譜弘治甲子又構祠堂落成飲㦤
疾作卒治臈月念三日也生正統辛酉三月六日曾祖伯
喬祖守衍父郎評事公母林氏繼郎陳氏配李氏繼廖氏

贈封皆孺人子代、次李繼娶林女三孫女二丁卯臘月壬
申塟公海印山評事公之左百步公字中李祔左之左廖
虛左代虛右祔虛右之右先事代以狀丐銘說大理將子
備員刑部晨夕繼焉公以詩自負一日戲予曰毋欲爭我
頭地吾狀元不也撫掌大笑方語合則有河南命矣公用
雖不究于時而溪山雲鳥自足寄遐踪而紓情愫香山之
社後亦足侍几杖而偕之遊今不可作矣吾聞負高世之
志者顛頓一遇詩工旨能窮人公其坐是與所著有塞軒
集若干卷錄因奏藁若干卷太平會一卷一椿更號云銘
曰物以明累亦以晦完退步樂法名爭必先飛不盡翰趨

不盡趾徑荒途迷林衡澗恥有琴有書亦有杯斝白石事
樞開雲性冶拱樹齊化孰腴孰凉孰是通塞泉扃夜長

龍坡林母謝孺人墓誌銘

龍坡之林其遷由孝義又由澄渚則邵州之後昭度之派
凡二十有四傳而至贈都憲公良弼弟從弼公死配李氏
恐貧育孤以立擇孺人婦焉是爲尚賓君孺人龍井謝氏
安陸學正遜之女嫁具既已廉薄而林兀兀僅老屋無宿
舂之糧孺人身專振落之任夜紡晝織車梭無絕音以林
素儒家子有年奇穎可就也節縮學資遺之訓督而哀既
稱未亡人姑老病丁女連次以長陳氏婦入門二女擧二
王世節皆大經一家畢力撓拘幾若不可濟則有年答者
錄就乙科領有蕭山教事婦姑相慶偕就養官所每具一
文衣水陸芳鮮之食孺人曰汝祖汝父寧識此耶則汪汪
淚下有年亦淚下以不忘貧賤之教也安分職爲常孺人
再就養東莞于母相對弄大誼大閑二孫甚樂既之有年
請從東所張先生游許之脫凡領要趣尚日加尨爲莞父
老諸生推重及代猶言之當道請留孺人執不可抵家閱
月病革正德丁卯七月九日也十二月塟龜紋山啓尚賓
君右藏祔焉生正統乙丑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
有年旣得日來言曰有年以族諸孫荷知愛吾叔銘無妄

可恃以傳杖而敢請嗚呼孟陶程呂所以成其子之名者
母之功母之境有孺人之難者乎固不得不深念也孝子
錫類從弼之不幸昭度同也李無翁之烈有年之立與嗣
先嗣宗光立無異由今視昔有餘慨焉噫斯林所爲立也
銘曰龍磐貫殘左泣右號孰是拮据母氏劬勞頴出鋒銷
九衢與路孰是淬礪惟母之教郤鮮勵清允臍勵勸孰是
比子亦脩於閒嗟嗟孺人無古是似我作銘詩亦告人子

明橫山處士林覓懔墓誌銘

龍泉東走而山以地異中擘一枝而西轉而北南面以臨
于壺古荔丹實香風聞數里所謂橫山也吾家處士在焉

處士非隱者也。生時從吾祖教授授經同門之士連陟釣要次之亦不失師儒官處士竟蹶一遇得一廩亦爲有力奪去父之解學籍侍母竟隱所以志也横山自斷事公漕之第頴通來居居而生處士㒹卓秀特其將行鍾先世主客秘監刪定茶幹四忠義一門所以基林氏者甚厚司農卿父子榮遇宋元之間失紫賜第本朝昭回處士早孤善奮嗣其後若有當者力足以濟時艱而僅完故業脩上世祠墓數事行足以移官理而僅孜養母之孝立撫弟妹以成智僅解鄉聚之棼而被物之惠僅周族姻其最大僅董永豐五官二橋大役而已夫遇險而弁擢其任遇溺而

樂奏其功遇旱而桔槔受其巧遇寒而纊挾其執大盜劫敵而刀弩戈戟始收其利其不遇則無因自見焉處士是也既竟隱其友黄方伯汝器爲輸義易冠服處士笑曰無苦縛患我强之加則從去則易去治命從處士服以正其終嗚呼賢矣諱琛字宏璧行㬢五生永樂甲辰十月年七十八配徐氏宋狀元鐸之後知縣賁用之女先二年生後六年以卒娩賢俱壽人稱其難子伯曰景叔曰裕俱早世仲氏祐克嗣書香教三子嘉楙嘉燾嘉魁士業鍾靈衍盛庶其在此正德戊辰合窆卓靈祉之雞山因誌于石使納以俟爲銘曰林系晉安載起侍史通議有嚴孫子濟美上客再世死義四人秘閣宜撫亦時勞臣公篤著存思祖考業精行成左收若左公有宅居介是筐頴雲物悠然我以歌咏有美中饋舉案眉齊榮公之母北郭之妻德星夜沈鄉閈有慟來會萬人太丘之麓有石樹筠雞峯之西雙玉在中名永山齊

明儒林曹母孫氏墓誌銘

浚之儒林封主事公曹瑆母王氏以産木殁産中時琛方三歲瑆再歲木未月姻黨吳繼無子求乳木以予父㦸諸馬猶日夜哭慎所以毋二哀者曾祖菊庄士遜祖裕軒瑾念之曰無如孫也可孫孫女而曹甥門順之性習之孫且

成之曹也孫繼王而毋果慈二哀迨舉玑而慈無異年二十八喪所天毋心和敬用慰況其舅姑以紓其喪子於鬱之懷衣食其三子必均序必先琛次瑆而後及玑或疑其矯曰分固當是且琛瑆無母子吾子不得與偕琛中殤哭之慟玑且長曰姓錢公器請贅爲家婿舅姑有難色孫曰本且人後妾子無足獨留且錢曹偕里閈玑雖贅如不出其家若既受錢産瑆受全産于曹立易易大人許焉從之主事既婦李安人孫昕夕聆聆尤在是婦而摩弄其鏷鉻二孫錢氏婦在錢愛若後爲治舅姑喪葬事祭先祠督教孫子臨涖其婢僕十人皆有恒法貞芳之節比老弗渝有

司欲舉以旌孫不可曰蘭芷諸孫無一光大門戶直須吾
婦人耶主事爲請止旣之鏷果第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刑
部主事員外郎主事安人皆被有　恩封人服其識弘
治癸丑八月謝去巳巳正月葬東阡從夫封也生永樂癸
卯十月壽七十鏷旣郡丞吾莆奉主事命丏銘于俊嗚呼
愛惡發諸情而根諸心者也君子則慈前人子則不慈情
以心異耳完財故業前者在吾皆不可以獨擅而有也夫
私生忌忌生妬而易慈仇覗而陷者百心焉孝巳之事是
矣故曾子不復娶顔氏述繼妻之慘以爲門戶之禍夫無
憎則幸矣況望其同仁耶望其教其子而付前人子全業

如是耶是尤難者是可以風世矣孫先世役翁在宋爲廸
功郎族望涂溪而大觀者婿曹子真氏生良王孫良玉女
諱端貞云孫女嫁黄堂曾孫曰某曰某曾孫女某銘曰兒
寒異衣兒飢異食兒操履霜母心匪石古翟耀聞曹乃孫
氏夙違所天之死靡二均氣同父孰後孰先孰忍厥生以
惠于前維烈維賢孫氏女士系實掩幽木蘭逸史

明平海衛左所副千戶鄭西莊墓誌銘

西莊諱端字秉直漢中南鄭鄭氏祖茂以武功授寬河衛
副千戶父春襲副千戶調平海之左所從征沙尤寇以殁
君例歸寬河孤且稚也聽平海而家旣襲官追訟麽學從

恭行人元美授史賓經義于十夫父之熟七書兼識四聲
所字旁通天文地理醫卜星相諸術按本草識藥物性味
按畢方疾往往愈日方午坐予草堂風拔木發屋甚怒君
曰風以申止果止念恒信弱亟君燭曰鼻準黄色不死史
崇明駁之君曰公何日死或以爲戲君曰不戲果旬日死
林元佐避予值君辭去君曰毋林主事耶不二年無嗣死
顧文俊繼至君曰公家頓落落兒死事後良驗所品藻林
都憲東仁林僉憲長深黄翰編了敬數十人但應性璧慧
揣發幽秘明炳幾先畫事纂言時出新意惟不屑其類人
文士翳心而同輩妬嫉如仇兵仗倒出堂委選能爲君中

之也君塾家來寓官局刺督夕課畫色物綜理器精名
立公暇走縉紳衙較文事趣諧有加劉東山異之曰鄭某
居三邊取斧劇如拾楷況辭繁委一刊落官累魚儷瓜田
闃然野意縱浪于西莊水月之間買地石獅山以葬祖父
父母旣末疾跌坐矮屋窮日書史簾內無人聲旣落莫仰
屋嘆曰交遊相念惟見素一人嗚呼君其知我矣君武而
文仕而亟爲隱衛飾于縱俠解弛者流以自立夫倒觀
之興衰其用宜有足觀斯特傑所㧞舵也壽壬戌歷弘治
辛酉甲子君固謂然旣果然毋韓氏配張氏王氏子士
烈襲康十勳娶魏氏襲衛庠士烈倒襲官疏于　朝以假

其銘今生既嬖焉亦君志也娶尹女嫁衛鎮撫劭泥恩生
林炳恒千戶假銘戶部主事宋卿其一未行孫男弘基安
二正德戊辰十二月　奉葬祖塋中左之穴鄉先事士烈
從事行山銘銘曰居而同奚擇而異術而精奚授奚試有
嗚乎伸則臣屬人有行若後奚必若身惟歿以永存考觀
斯文

明瓢湖居士鄭朴軒墓誌銘

朴軒諱世興字孟隆行元一鄭姓陳隋時南湖三先生開
先甫學功爲大宋溪東湘鄉溪西炎溪二先生繼之爲甫
文字著述之祖莊後也溪西由唐殿中丞上騎都尉方遷

公析居迨炎溪裔孫慶始居瓢湖六傳而至元偉生球領
永樂丁酉鄉薦官臨海教諭以季球生勤娶方氏正統辛
酉生朴軒弘茂間送父母歸愛之爲擇佳婦又之得劉氏
質少八歲而夙性老成遇事了了百務有餘任家帖安之
朴軒年三十三死劉年方二十六子湩四歲女六歲二夫
翁仲貧季英俱稚兩世四孤劉獨身門戶嚼牙結頂粗衣
大笠冒風雨攖觸虎豹出深林以衛溪陂拮据田作無虛
日征稅之愉吏無能隱爲蘇孤少長進就外傅山迴水斷
阜僕六十里入城非歲府不容一歸既援笑蓮能付業仲
湩補弟子員季英補從事德門衷佐不數歲連大湩之

婦方方二十九歲孫開喜方三歲聞詩方數月一門伯叔
非某少婦則孤弱之子女劉能礪以守以拜樹諸孤難矣
哉已未歲儉無賴聚衆將傾其倉庾以去劉溫言飲食之
期旦日授粟夜遣佃夫召近鄉凌晨畢至徐諭之曰遠來
良苦粟視城估損十之二驗直責酬衆袖手去乃約以螺
爲驗一螺鳴則諸鄉螺俱應負鎗弩疾出後有盜是歲竟
無盜或謂有洗夫人之烈智且勇矣嗚呼孰謂亦五十三
卒耶官政弗肅旌典行而家爲落天下之遺節多矣劉是
也予與湩連襟故知劉特詳湩字孔韻溫水得于道其卒
弘治丙辰年二十七正德丁卯聞喜年十四始受成于方

坎株林之原午向又明年始克葬三喪女嫁瑍山蕭琚銘
曰孰謂質脆埋寄秋先有拔其株松栢弗年孰謂質堅以
鼓以鑄自鍊之鋼誠臣貞女維榆及梓載生弗成閱世俱
促以隕斯身劉如烈夫以男以健任寄扃稱古今罕見有
危如綫有冷如冰悠悠昊天特百祿懷節芳而完以勵以
淑祕發玄堂貞霜皦日

明尚書郎鄭東臯元配淑人黃氏墓誌銘

仙之南溪黃順姓黃之冊翁嘉華州水陸道禍甲觸笑鼓
龍屖狼象豺虎而交其跡毒風瘴霧使兒不可往淑人稍
稍女讀傳以皆與年進毋某曰異哉州慕曰然無諸丹

始尚書入閣公起昇山軒特秀穎書過目意以會文字淵
立星區昆來并發先侍郎松庵翁曰鄭故閨人兒其復出
矣先淑人吳氏無若凡婦鄭簡斥數婦貴亦睥睨數婿
久之方通名松庵曰宜卜曰吉州幕曰宜卜曰吉淑人歸
于我公矜儀有肅無擅遂無獨成驗然後喜參知然後
動移所事州幕者事松庵母事吳昆翁其妯娌有裕朝日
祭日賓燕之日視星數起公曰早淑人曰早早有優辦縮
伸斂散紓劇而禁以理周急應乏無淺漉以居於贏公榮
名極位出入中外餘四十年淑人偕官所者十僅一承以
副室九焉封孺人恭人又封淑人名夫人素布相安若罔

知物柔爲異子罔知有嫡庶恩施義束內外多成名公翰
林在告聯屬踈戚節約幼賤千指食無間言優然義門規
則流聲遠近皆服深輯睦而以相毋著淑人公致南京戶
部事歸居山階有榮祿淑人並收榆境公戲曰夫人由身
貴要亦由身冷熱以異即死先老夫果先正德戊辰公卒
淑人前丁卯卒上距宣德甲寅歷七十四甲子朝夕奠同
几筵賜葬同穴同舉舉以定與享錫命之祭齋送之盛塡
滿城之西仙人及與爲榮子主一國子生娶嚴主敬進士
覲大理寺政娶傅又娶林季主忠湯出由蔭待選猶治進
士業娶吳女適周禮李餘陳華皆宦家季李出議吾子凋

告第進士與禮主一俱卒二女一婦與上一舉子六貴以
京聞益著周被有旌命孫即參議尚寧生娶陳其一未晬
孫女適張某楊某其一議林某癸酉之冬之仲葬得日上
敬以御史李君恭之狀請銘嗚呼妃匹風化之始微不美
進下之仁以基蘇斯麟趾之盛而鵲巢女子蘋藻之夫人
專靜嚴敬貴□之從刑于有賴焉銘以訓世固宜銘曰坤
主於受順承天施不牝于晨職婦是宜懿懿淑人惠和敬
止素絲羔羊翊贊君子柔順安貞寡笑與顰秪將內事無
巧鬐直其和龢祥式昌厥似少君之妻中國之母

族兄淳翁墓碣

烏山淳翁見玄堂成銘其碣曰世顯懿系中司食故太惠
求遺珠之原夜雙玉預兩季光有沃桂樹離離之縛縛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墓誌銘

明進中順大夫致仕左長史事抱獨郭先生墓誌銘

嗚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雖形去智君子與其晦而病其矯道有矣也而居之行易後得吾抱獨郭先生焉先生襟度夷坦輗物栩世未見其不能今也藏至介于休汴之客措施大致抑於今以少也郭出汾陽之孫尚之後徙郭坑徙大甕又徙郭游歷參軍義竟承務道卿教授廷

煒三以孝旌旌命紹興至正之間官教季孫廷煒翁也徙吳塘歷存良生長史宴又徙玉井生先生徙東關以讓諸弟下耕濱居焉諱紹宇忠緒號思軒抱獨別諸後昭今潛也長史名長者治旗尾之田以食其私公爲鬻英館輸之假力時順先生承以學士之金弁膽甘內人籍班以寄學官懸籍長史與楊宜人未嘗掛一念不足之憂既入官豐養二親厚其葬諸弟婚娶生齒日繁公私費日以大教諭紀分教纍之庠序服物皆出先生賈則任舉責又任其代且友舉責至爲代償積逾餘五百金先生宦家一洗又盡委其旗尾之田心力俱困諸弟未嘗掛一事不足之憂又之知先生力無足庇已也謝不能第請分猶東走通州授學徒入其金分給之官之俸又給之百糕一葉竟之其子不盡支先生歸私語後曰猶貧後曰先生無愧官力又未樵衰不藉數歲之俸先生曰吾年已踰六骸骨故鄉有大于是者未再歲先生果不支而野飲社會款洽謔笑歌聲嗚呼然出金石君忘其貧與其身之既老也嗚呼其可謂達矣一官奇貧然甚而閱牆者聞先生風何如先生經學尤精詩文嚴未有思致爲李翰林敬所林郡博元深二門高第林僉憲長深林都憲秉仁一時齊名二公第甲科先生獨第乙科竟之宦業相頡頏義利嚴立界畛貧而濟曠

隆而舉額無所於靳在金谿構射亭垣射圃植松栢于學之主山在滑拓　文廟正之皆由俸酬直以歆感其令教法雅聲旁庠數百里方方然來在太學生徒尤相結太宰林泉山爲司成尤取禮信茲且世子居攝先生日進格言以忠蓋受知莊先王薦進左長史加四品服色又進中順大夫父奉政大夫母與配林皆宜人受有誥命故事封冊婚嫁祿米有常儀先生既主司柄一意謝絕令行無擇冗要嬖臣弄舞竟正以法　世子薨　世孫已先逝　世曾孫沖幼有姦謀攝府事者先生曰然則處世曾孫何地約束浮賞諫止供佛翊導四世有鎮定扶正之功爲先生既不

可留宴餞殊歎等以示優異平生公府不入有附爲重以
自濟者先生曰是何與于我矣久殁無子家病疫先生日
視無苦同年黄以禮病疫先生視藥舟中比死偕賻財爲
歛爲歸其棺以葬先侯朝琛撲滯病聾先生爲立妾生子
以副室蔣所養女爲配文成亦能奇藏成爲別營附焉嗚
呼先生於一厚妻之終身倫紀故無瑕纇後與吳都憲世
忠道判翁佩族敎諭翁哲甫侖事弟與哲屬陽成方易菁
來俊曰凡以屬汝嗚呼其何能副先生耶正德甲戌以上
去正統庚申閱世者七十有五年噫亦壽矣夫子景雲娶
趙又娶林景行邑庠生娶王景龍縣學訓科娶吳女嫁蘇

善卿孫男元秉慶秉鈞秉哲女五人吳巳附于姑景雲襄
先生與林同穴則乙亥也纓狀事行詳後錄其大如此銘
曰兩以奇分均氣範形岐而異之奚有弟兄我通其宜連
判是似孰是刑于肹厥婦子繄先生道訓漸弗諒厥宜諒
厥族載視厥姻暨友若僕繄先生行斯卓

明進中奉大夫江西按察使耻庵周公墓誌銘

正德甲戌元日之又四日耻庵公病且革命出歛服飾棺
接遺範既畢自就中端坐而逝乙亥將葬其孤倫以諸孫
宣之狀請銘公諱軫字入公載世爲浙江上瓜周氏周故務
家自香山處士樂雄與傅累葉以基有來慶公季父鶴洲

府諸只織士事宜復爲御史都粟文學者數人族父學
渠布政其子大韻進士鄉聚文物一時爲先馬公嗣祖則
川不祿父諱越亦不克年祖妣鄭妣王皆樹婦節鄉稱有
族與公植立孤煢中自崛起鄉薦入國學以學行爲司成
特知名遂重六館取會魁第進士爲戶部主事得所想像
屹不可樂及被延接直訥鮮文而礼刑老扐撲根覈性靜
範恂儉訓俗於古而近之矣庇民經國運若無奇而斃隱
以去成化乙巳元日京師星隕有變公上言謂元惡以快
人心滅內臣以干朝政正朝廷以正百官罷進者以顧衆
聖躬親儒臣以論道經邦實科道以糾劾官邪杜倖倖以

振作士氣言進鮮以差撥船隻同時言者多取忤左官公
獨以簡僅受笞猶留滯滿秩始進郎中時西北遊餞延及
刑罰而南濟之無其策公合舉僚白之長疏借漕府奏之
蕩蕩聽民取一年間有陳瓣公執之堅　憲宗實
錄以文學被選采輯在戶部者以進京師大水南京大風
雷詔詢時政闕失時侍郎劉公璋觀象收采章議入公言
天子藏富於民皇亦有庄顧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亦
宜革皆庄如例畝限三分責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劉公
以爲然疏入留中公有山東運使之擢鹺鹵易滿與渠公
循源塞孔定爲格歲草奏罷其半寬海場鹵縮奏損其引

增汞利場定之政成譽起賢能之旌屢上進階與誥贈其
祖若父皆大中大夫山東運使祖妣　皆淑人配陳封淑
人公方以老成負物望而年巳踰六澗致其仕不報會致
仕加職例行再請始進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令　上
嗣位又進中奉大夫在林下者十有七年自持耿特終其
身搆族祠增祭田校定手著濫竽存稿爲若干卷與則莊
淑不隨俗氣格屏山爲周葬所公葬淑人因營壽丘立歸
全菴遊息焉晚年體益重閉門養靜斷迹城府姻鄰殆莫
窺其面予歸自蜀公特爲予周旋語竊日未休記西曹以
言及禍公與林公大猷廖公用中儼獨吾門及疏誅元惡

與予指相和應乎居道義之與澹如也非謂不爲翁翁之
態鄉異有望者耶公壽八十一二子四女七孫三曾孫碑
詳焉嗚呼化局新淳源愈異吾又幸夫璞之未剖木之未
夾于耻菴及識焉銘曰磅礴兮蜿蜒青松兮誰宅祔祖考
兮玄堂繄形骸兮斯索海與兮沙村滙一水兮誰門與蒐
兮偕來帳亭兮子孫月陰兮爲期我庄兮伊邇蒐經兮來
遊樹鱗鱗兮石齒齒下上兮四方雨雲兮相從離氛兮釋
垢化雙鶴兮雲之中

明穀城林母封太安人姚氏墓誌銘

鄉抱真守特可欽畏者數人其一汝敦汝斆名與予族也

同趣尚以今五十年歷六官在有哥績家落落猶常其固
君子哉其喪太安人也蝦廣西按察僉事來奔前數月過
家爲壽太安人出其半面觀者謂福壽爲宜筮曰奉慎齋
公贈京判黃贈安人與太安人封命告祠下太安人冠帔
即次觀者又謂福壽爲宜既禮成汝敦戀戀未置太安人
強以行巡右江方起有風望聞亦奔至噫其如何乙亥附
慎齋以葬慎齋予銘也兹復以請太安人中沁姚氏中沁
之姚與穀城之林並名家林世以盛姚坐陳公繼之累謫
戍充忠死於戍太安人父也太安人逮事慎齋秀水分教
之行郡丞公穀與柯宜人巳老安人請身留侍請太安人

以從舉典泉册舉二女慎齋師儒表律太安人柔儀有格
以無維刑于之化引情體義以意爲準量威疎戚艮酬施
皆合無替敬亦無替愛盡婦盡母以食子之成生有封錫
丁增族望有耀揚山草樹隆隆然光氣太安人病若無苦
一日備家婦閱歛衣遺珥剩服散而盡人以爲早竟奄奄
如夢正德甲戌九月十七日也去宣德乙卯壽八十孫應
祥應祺應文曾孫汞通汞廸汞譲孫女曾孫女七嗚呼方
慎齋世短狐幼滿前身後事如漆容知有典今日耶欽美
者宗其原吾長沙公侃恭勤忠順台人林侍郎鶚廉慎好
禮湛程二母之教不誣抑有感夫成虧之數者矣絡秀屈

節子周生顗李落門以與姚同時坐累其可勝指耶黃敦
信當歿入外弟方郡伯輝匹其二女以竝適林氏伯爲中
丞元甫公冊贈淑人叔爲郡丞思承公配封宜人子茂迹
復爲憲副黃亦因以起以予及見太安人三賜命物之成
固無得倒已之也銘曰孰通其源孰塞其支脉而出之玄
津渾而海枯陸沉湿戶斯落作門德門閬胥有穫安貞終
履厥地無疆一真斯藏月耿夜長

明亞中大夫廣東左參政易門黃君易菴墓誌銘

易菴諱顯字伯望龍坡易門黃氏上世見予記其祖教諭
公謨廣元生祠父封員外郎公綱墓誌君沉毅内植外美

無足動人起進士爲戶部主事機神開朗疑難徐折一言
而定同事目爲老斷留心政理繙閱部牘參格例以備知
國計委輸京儲而榷舟臨清也部爲之一重戚畹賜第役
遣君疏止曰臣爲
祖宗惜法爲　朝廷惜財爲某家
惜福　孝廟陰納而中其疏周公經爲戶部尚書擇賢
自助得今侍郎邵公寶與君掌章奏同心在公奏駁無擇
衍要部事攸覲周用以不安于位君内艱服除復爲其部
員外郎轉郎中與長興意出爲肇慶知府治以廉平恤孤
煢抑豪右行平糴爲民當怨繩其布官市之擾溝黃桐圩
橋之水不害稼號黃公溝時廣盗幾徧而肇尤盗區獄計

者欲屠而盡君曰吾玉石分之諭諸落無爲盗襲故者捽
械之肇人神城隍神令誓無仇方晰聽之無枉方當以法
繫以待讞三數年間獄死數百人肇得以不煩大師以帖
安其雞犬人稱快鎮巡屢最其績以旌表仕者入衛帥某
之賂欲代官養子君持不可會外艱去撫君治盗坐以酷
屬所私論意賂免時賊珠羅織禍動追身家知舊強君曲
處無能爲副仕竟闕君業伸辯自度無能携情情然如夢
至杭而返就獄草心焉一日忽出君復其職則知御史劉
君拜劾仕受賕數十事首及君冤君白而仕逮繫補武昌
未數月擢廣東左參政連推右轄竟以仕吠膝其聲部不

獲已更其任至潮病以弗起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九日也
年五十三嗚呼士固有弗終者矣方仕媒孽時如墮湯火
容玩視耶若措事定數百年短屋蔬食僅裕可欺耶君治
肇無繼者治武昌無前者治廣無爲竝者斯名士夫私論
與下屬萬口而同者也化國足信哉君介特有識崇尚風
教包孝肅陳白沙皆爲立祠陳君茂烈苦行兩許其子以
女劉田周其族皆所謂難者子許君可任大事今已矣失
君者獨人然哉配鄭氏封宜人有婦行僅生二女子應詮
與三女出唐雁庚出張後君十月不舉丙子臘月甲子科
先員外廣化右臂以塟鄭君岳君趣味者狀甚詳予獨悉

仕事告失君者銘曰嗚呼易簀垂和獨指吾無容喙爲子之所廣屋一漏厥庇孔多吹毛刮垢亦如子何責蠅加點其然其然合抱寸朽吾無予之冤其日其天

少子迂壙誌

正德庚午見素甫年五十九起征盤是歲九月迂生報至驚喜甫三子未孫老子亦良慰也歸見之眉目秀異骨玉色聲音洪亮清遠四歲倜儻兒讀孝經大學一日食菓戲索之意斬甫曰不孝迂應聲曰罪莫大於不孝甫異之試摘一二字叩之凡所經讀與所聞羣兒讀能一一援引無漏客試爲常自是慧性日開咨止曰老成道見者必問誰

家蘭玉甫諸子獨慰意私怙其毋蠢且陋無應是兒甫福已踰分亦無應是兒又惟吾林積德之厚甫雖無合于時亦或孚于天故有是報乙亥冬書痘作夜惟長噓其毋問之曰迂苦姐又曰迂謝姐姐何所歸與奶求阿兄爲子如是種種皆自訣之詞但不明言死耳痘八日不發以天丙子正月五日也嗚呼自謂相貸豈知相戲劇耶行猶多未憮征盤之行殺人蚤累汝耶汝雖短不謂非世吾家兆息汝其一占矣不謂徒鍾情也瘞汝公媽墓右自撫汝我死祔公媽以瘞亦撫汝汝毋自能爲也汝可無憂惟朝夕無見汝嬉笑吾前自意汝書讀吾書無望矣雖自割能已耶其何情父見素甫忍泪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林公豫齋神道碑

吾家都憲豫齋公之巡撫雲南也以未疾請老者三上雖之與驛權就醫于家在牀褥者三年正德戊辰卒年六十四以終時逆瑾擅柄大臣卒無敢以聞瑾誅始聞賜祭賜葬季子有孚輒監察御史來相葬事葬之紫帽山邸陳合爲公成化乙未進士選工科給事中充占城冊封正使以言罷道同列蕭顯等言事臣姓名屏閒一日付吏部與外公以毋其疑先去獨免既之代正使者死海上副使

論死責戍識者有以知造物之曲爲公地服闋吏部亦爲之所注南京禮科給事中父憂又去服闋弘治時也復禮科給事中陞禮科都給事中論列時出事可定國本覲朝綱譏好尚節公費黜不職言甚切當而阻汪直王越之謀進上魯番之貢甚力擢山東布政司左參政畢情民隱而舉其荒政時減税額石增五升備荒公因此莫敢謂惡利緩而病切在民竟無欲　王妃葬大治塋域公以制自乾比付他官民素田蕩爲然有于是怨有歸而公之一力愈重撫巡交薦之擢雲南右布政使轉左陝西火節孔棘區畫兵餉忘爲勞而調發飛輓民不爲毒撫巡又交薦之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觸川疾發一夕卒之有金
幣之　賜賚異役守路官公獲兼倍而其首僕遺言者劾
總兵輕事而謂公緩賊與貴州場撫代者至欲炫已功授
意兵備市夷兒斷首抵賊為功為言者所彈始明公之不
欺
　孝宗悟移撫雲南將收而入之而以疾告譴普長
以宇元甫行吏宇秉仁林出九牧而同于邵州公系昭度
之世秀首豐頰美髭髯軀幹脩偉山立而玉潤在班行無
過者立心務厚而居以渾晦謀預事先發與東流所薦引
所白僚友之誣無知者在平原建董仲舒書院在蜀祀趙
清獻公與文翁李冰張忠定並祠尹恭簡王端毅樹遠器

韓司徒文力汲引特吾閩諸老皆在南而年頗近道于任
直取忤位遇諂極私以觸公鄭司徒紀曰容色大飛嗚呼
謂非相非與公晚益完粹予起征蜀公遺德在人云實之
聲往往能道者居家儀則來進所歆發弟哲甫教諭子有
恆都察院都事有章尚義階有孚與從子有年並為御史
有年疏止取佛諭丞有祿郡同知孫大呂大選郡庠生與
大道大嚴大口蘭立笄出孝義載振鄉賢列祀父良贈初
封工科給事中妣黃配陳封孺人再贈父並祖宏泰皆通
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李與妣與配皆淑人繼
配孔封淑人卒京師公與黃公文器林公長深黃公汝耳

及予道義相許韓在後獨予二人年壽相匹公又殁耶銘
曰岷十德九剌邵州奕奕開先忠儒孝弟永錫有煌厥似而
美斯觀如嶽之重如玉之寒昔在諫垣鳴鷺臻于宣于
句于是倚毗乃都中臺乃殿西服七有詩書履有絲縠三
藩嘉靖　帝念勞臣程脩步蹈委運還真膴膴仙原妥
有郵壺為龍為光日星發祥

明京闈進士雲齋吳子玉墓誌銘

雲齋吳子玉之卒子尚幼及是始與葬事吾甫黃郎中伯
固為具事狀陳御史時周為之請銘子玉父侍郎公道本
齒予兄行而仕頗同時公舉子玉頗晚有奇兆名之夢麟

子玉頗幼慧五歲誦書八歲工對偶九歲作思賢賦壁二
詩十歲授以時文而自及古文錄賈誼治安策讀之纂公
異之一任縱觀經史百子擇之師師為之屈既之師吾友
戴主事伯綱伯綱曰奇才奇才最後又師吾師少師西涯
翁翁之子徵伯名才名子玉直欲頡頏無異而友其高弟
子何少卿子元趙編脩爾錫許給事啟衷在太學又友謝
給事邦用與吾時周商視倫輩決擇名流于千古之上厭
松雪軟媚并其人少之而病遺山虞近太白意若麗靡詩
之學遂歸唐皆祖少陵參以邵庵文主東坡又主老泉其
學凡三變變輒檢其稿曰梨栗關稿曰棗餘錄曰南遷雜

箭焚之殆盡矧自戊申以後爲杜庵弘治集七卷與端一
齋總録五行前用稿以留予王好收録並書朱墨照校敝
敝竆日力意若有任文事無疑而性尚孝弟治公之喪準
禮而哀至賜楚成遂遷其側調事母林淑人所生母林俱
得懽心願義莊立義塚建義塾先意匪瑕因力以施厚利
鄉井鄙其施益亦唱爲之感竟實志以逝正德辛未歲也
年僅三十九嗚呼快劍吹毛僅收寸闕之一利月況買誼
殆未然者昔元賀猶取進士得太子校書子王無遇殆過
之僅與子安兆之之敏才短札爲類夫香楠文梓皆棟材
也而或夭斤斧路勁風得收夫材者殊幸獨子王然哉斯

愛才之益悲也伯固之狀可傳予不復論次而特哀其死
以洩予悲予王曾祖某祖某皆贈戶部侍郎四子承忠承
孝承文承武承忠今爲國子生墓在某山某向其葬丙子
十月銘曰孰挈而精爲日爲星孰扶而英爲風與霆忽御
鯨以孤往緊騎虬而上征槐南昔夢芙蓉故城予懷兮激
烈昭遺兮堅貞

明中議大夫贊治尹致廬州知府事孟公墓誌銘

國家武撫文治蕃育休息垂百年理極亂始於是乎有
土水之難孟王事現首受刃矢貫其脅陷叢屍中瀕數死
不死公起正統己未進士歷戶禮主事有風力名戊辰鄧
茂七寇沙尤蹂閩之下上屠戮如刈草菅我師失利勢益
張公陳攻守至計集三省之兵屯新城屯潮陽屯江山大
兵出鉛山蹤延平諸路並應寄魚再兔誰則逃之朝奉用
其議命將出師己巳六月神機之兵抵順昌俘茂七以獻
沙寇平上杭銀冶叛人聚爲盜歲輸率不當歲費公言當塞
竟塞易儲之議章郎中綸鍾御史同爭尤力同杖死綸死
復蘇幽之獄公繼有言自分茅焦之滿人數而禍偶無奇
隙悟固然耶抑殃禍從惓無足忠義伏也　英皇帝南
內三年群臣無得一朝謁公因旱極言忤　旨知萊州
又知廬州治本古意滞宜化流而郡幾無事因得授所學

學子民則有守學者得其師而竟守忘流之退斂奇嶷子
姓晟字嵩號鏵鎮邦傑三世鄉進士七人公述作爲盛山
房類稿其什一存者字廷振號靜齋孟出臨淮徙鉛山元
砲奕百戶者曾祖萬戶者伯祖皆失其名諱再世及于陣
祖德洐東金牌元帥歸附我　太祖立戰功既守閩城
之太平坊家焉父文叔封戶部主事母葉封安人配張亦
封安人陳其繼公生永樂壬辰正月十有八日卒成化丁
亥九月二日子垣杲邑庠生俱卒次垕李郎嵩公卒後始
生陳抱節撫敎今同知臨江香岩五十年既拱之木勒有
刻銘頤嵩也女適沈縉孫希韶希文希介俱庠生與鍵鈇

而五曾孫淮瀛與邦傑洛潛演而六玄孫　都尉鄭少
谷善夫請銘少谷故予畏友江予弟雨雄壽州倅義宜銘
惜歲久亡闕猶幸其大者未泯遺直遺愛人口猶熟也善
究者不責取造物之忌夫之定殆有以必之於先者矣蔽
牛無所用薰夫之焰轉瞬灰燼公則異於是銘曰宅之固
夜之長雲車風馬蒐所鄉往以復伸之始王精發祥　動
松梓

明中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三渠陳公
墓誌銘

陳公字居諱仁三渠因其有白號也錫墩排亞山為勝猶

歷孟庸文德贈郎中舜衡甫以鍾發子公一時群從翁進
士成化戊戌庶吉士邦瑞公始之丁未公繼之己未今憲
副邦器公又繼之初公在諸生與陳大參寒月稱二陳實
月得之敏公矯情為勤資深而輔之恆為任提學獨賞異
參前首冠月名第二為進士為戶部主事採輯會錄東廣
督軍餉淮南所以郎中奏宜人憂讀禮服次引漲壁池與
鄉族同其利示與足以為智先再為主事為員外郎郎中
畢力問學作古文詞自副而國司則習不腐不滿不當嘿
自容隨俗養交取巧化大僚大臣奏多出其手關里奕公
疏重修宣關異端抑夸競禁奢侈振士風收人心端教化
正風俗禮部災異上陳勤政省決章奏訓養東宮進君子
退小人節游畋備邊又疏雪冤獄紓忠憤罷江南織造
復御史彭程官給事中林廷玉補外勿遣又疏敘仕布政
使林同將雲漢方守知府潘琴宜優異妖僧領占竹寅緣
內降宜勿取陝西守臣進古靈又疏其偽且謂果貢當亦
亡國廢物宜毀勿留皆關切時諱朝紳為動容　孝廟多
所嘉納今　上初司徒韓公文倡伏闕請誅嬖閹鼓怒
逆瑾中之力文致公公謫落二官并落韓以去公同知鈞
州再知汝州轉南京兵部員外郎掌甘武學方是時政如
東漢諸司易守為全身遂筮之計公委而任之以無失故

常瑾誅起浙江提學按察副使權抗精銳公叅手自披閱
不付吏積勞成損轉為其藩參政疾已作辭起辭復既之
哭內氏李宜人又復疏乞休致吏部錄賢勞擬進其藩右
布政使致仕　命下公卒已彌月正德甲戌三月十七
日也上去甲戌壽六十一李先二年生亦先一年以卒十
月二十二日也公端質沉水郎中吳宜人甚孝於物無
競而分義所嚴不欲涉事累以分所學齊家將行批倒節
縮諸費以倍取般猶賢屬之卒成子趙卿進士妹其翁憲
卿方員一女抱育大夏大方大節二孫與四孫女卒與為
力予重愛士每臨文歎異與開論列之大致心與之予類

吹鼓忘其跡之跣員冑監還省父方伯公于蜀取道于浙也具書屬意偕謁艮勤公炳炳然世青家公共仁不起君實終于位仕處始有然者懋治瀨溪堂成以丁丑某月某日奉二柩以葬汶湶君山原狀請銘噫之終篇乃得三渠稱天津志閱之盡同聲落落有餘慨乃銘曰昔在　孝皇于闢四聰公起版曹兄茲素忠奇請匪極危淵胡繼弗善兵同時乃邦計有學有仕有膽厥聲聽時來賢抑邦之楨賞禁于嚴決茲首領弗震弗搖徐觀厥定寧淑百祀緊公甚完遽擧而還瘞玉雙阡碧峰峩峩鳴和並舉言集于梧庸告孫子

明奉政大夫南京戸部郎中致仕自庵王公墓誌銘

成化戊戌進士三百五十人甫十人故事青占年狀王公自庵直署曰年四十或諭自隱則笑曰自此至致仕三十年足矣尚忍欺同時循資躐次取美官公一尹五年始召召則以父喪歸服除念母老留終其養服又除年六十矣猶強爲親應命起南京刑部主事三載贈父廷粲公如其官階承德郎母陳安人尋進南京戸部員外郎郎中同時在仕籍者無幾南都僅劉公忠江公瀾韓公重李公善胡公富皆長僚皆賢公無能爲地正德戊辰年七十致其政甫同時壯者物化少者老以謝公倒蕨榆景以保有完名稀軼養重于松深竹野之間閭里但覩孫莫知爲官人亦不欲取材叟異也始從兄夫林司訓授經百過得僅成誦誦則無忘而意義了了文字亦典則李翰編傲所許其成果成遂安始上三日囚穴獄出公曰是不相諒過在子民則無罪因蒲伏自歸治本愛如微輸有常期訟曲直積誠開譬如恐或傷尹上宰稱爲慈良刑戸之推讞出納准之權舟如是而謹加至焉平生同色而言擇足而後動心近厚迹近殭取名近廉家素饒臥不重褥食不二羹蔵雞鳴盥洗正巾衣端坐可謂敦篤君子矣諱珣字朝器以字行

更字大器王出瑯琊之後自長慶入閩居南安徙九峯文徙凫山家焉端平乙未特科第一人公八世祖也諱聲叔曾祖諱伯鎮祖諱原遠與主事公世有清德公生正統己未九月乙亥卒正德甲戌十一月己未年七十六配陳贈安人繼陳封安人女六子特曉踰五副室曾始舉鈍林舉鑑舉鏵猶及見觀覗覲三孫與二孫女遲而收始然也前旬日過子約相壽丘棐往而訃至驚愕悲楚生其兄特耶封屯而上赤泥之原位申而寅面尤於居近爲宜公窆之中陳李左繼與副以從爲碩其葬丁丑某月某日林世正林有章陳桂吳文博林應期林清其婿銘曰外樀內膄矩步

緫趨晢而長驅山澤之臞負天絶雲棲棘奚暴長風上征
巳乃末路何老謂郎瓊哉是翁有曉于材匠石是逢退讓
芚芚神理所右惟拙之牧亦進之有

明尚義官梅峰曾君墓誌銘

古者官氣阜物以為天下利四其業通之于是乎智運猷
材効事以其業名若今曾君村軒又殆出于是之外少孤
家落年十六走閩走粵走二京及延貯逐無巧貨舉息輙
倍不數歲家族並因以起事有婚嫁有餘給先祠禮有餘
舉歲之祀有餘承義塾延治才子弟為多因能以授之事
聯綴州縣仕籍外之施賴舉火数十家預秘器副人急殆

數百人公修撰委僕僕無倦厭出巳以盈官縮與公祖之
代納殆二百金免息省息貸無酬殆千金其最盛五百金
市田两庠以優士饒龍江貸入甲者許直乙若繼以至翔
五百金擾之竟與甲饒之賈王鏢劉騰避逅賈二百金不
留券待選負壘偽券請質竟為之隱亦竟感其酬然猶無
足副泛以間取訾短其不齊情也夫嬴嫉之所積猗頓鹽
鹽丙氏鑄冶烏氏之畜牧君孰多循例散官與販脂酒削
領縣而鼎食艮異然能散亭無遠君紆宏駕表宅里登之
郡乘其取重固宜君諱德字崇賢系朱宣靖公之後由晋
丞安仙遊徙莆而族曾祖德本祖麟父罡妣黄配康蔡子

艮繼尚義官娶陳女鄭大廷其婿劉生員中郡庠生亦卒
娶陳艮䫉亦郡庠生妾林瑶治士業聘陳皆宦家其季璜
始生屬撫視于陳又屬教成于兄既二日正德丙子八月
七日君卒赴吊悲楚蓋至是定矣墓在常泰里仙螺溪之
壟龍山位辛揖乙四寰君中左康白華岩遷而合左右為
劉許壽藏丁丑　月　日以葬以奉郡倅恭之狀請銘傳
宋清者謂清望報遠不害為富究其施無遠若遠甚為報
始未必然噫可觀世矣銘曰質斗自崇鍾休漏寂孰當其
炎舍焉以息儒名市行廢箸執鬻不市之道允也其儔公
有助備士有餘粟孰脫鳥萬承乃桂玉有紓其急而釋其

懸孰是心存命士則然錫有院帝紓有游赫彰義特書曰
星綍楔仙螺胡有有淵有岡有煒若光扶桑發祥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墓誌銘

明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椒丘

何公神道碑

椒丘公之卒弘治壬戌臘月俊巡視江西時也遺命屬文
墓道之碑春二月公配吳夫人先卒　敬皇帝賜葬祭
公例得賜祭合葬之典俊疏公完德邃學宜贈謚并乞謚
文猶有阻者嗣是吳給諫世忠申論今正德丙子廣昌令

張濬又再論　上曰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
子少傅蔭子孫一人入監既又謚文肅嗚呼論至是定矣
俊得以假靈卒役公者公出宋資政閣直學士文定公坦
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公文淵叔子第進士爲南京禮部主
事家艱復起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福建副按察使轉
使河南轉湖廣右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兼督三關以功轉左入爲刑部左侍郎南京刑部尚書又
入爲刑部尚書御史鄒魯謀躐大理丞公薦魏紳會公外
又與鄉人奏訐魯遂誣公與閭當道右之已之訊無驗公
致仕魯毒誦外毒又以罪論死爲天下快言者累[illegible]

公不果嗚呼論無待是定矣公字廷秀少穎異年十一二
通鑑道無遺病陳子經續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吕
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
之談書遼金夫內夏外夷之辯爲周殿譔中規所奇而沉
晦周諱時然後出言動必儒賢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
物洽聞爲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陟
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
疲瘁其身之既老文章援據經史謹厚而簡則所著宋元
臆見周禮集註椒丘集所編選文苑群玉續編百將傳勳
賢琬琰集秘終其身間梓行之天下孤介嚴冷法執是確

不可移積忤奏錦衣何之無其隙大僚大奏讞大制作皆
出其手在閩奏減銀礦課額蠲半租以無病在民而寘其
稔惡土豪尤若交番薛者于獄在河南黜貪横有强援守
者一人令者二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
訟乙毆死誣服公讞之曰肆擀比民居毆必有聞去河遠
屍亦必有以見驗果拾甲沙泥乙得辨開封並郡竟歲飢
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奏實乃已前後安輯南陽賑荆襄
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
籍六萬餘戶北虜犯邊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
遊將幾輔震驚紫荊居庸尤急公往經略練兵立險爲必

搗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撫州揚友謀宜撫遂謀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且得其奸奏誅其黨數人並官錦印而還友保寧其它蹤還留守奪民廣州華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録罪因第徭役行賦糧經獄注措皆翊正國是贊畫泰平之大端雖未能盡副人望要所謂異同公者殆非公人也　國朝父子尚書何爲盛識者議之范之文正忠宣可謂世濟之緜弘治初與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可謂人望之重皆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胗視遣中官賜酒米蔬肴可謂眷遇之深雖禄世二品已卽貧而義利界畛截不可犯鎮守分惠市舶遺財輸之庫武都司賊

寓已有文犀之贐揚宣公聞謝致欽器秘且皆不納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爲知己而聲色澹然晚年喪某某二子僅一弱孫吴夫人強爲立妾舉某某邑庠生孫某監生嗚呼公之隱無愧矣或疑公若涉隘夫繩矩之間寧有餘地公壽七十六墓去其居百武者再銘曰天惟純佑光啓　盛明有毓碩人于邦之禎岡鳳訛舉數麟誰種靈芝無根醴泉獨涌聯休嗣淑有本有文貞觀夏冽粹玉冬温上宰崇望總茲銓鏡執虚懸平神力內定秋卿式似繼總邦刑幽隱照燭馬馳順成國有南中家乃舉陟朔宸弗搖並是遺直緜典申錫華褒其宜有祠若神昔德在玆

明中順大夫南京國子祭酒晉江虚齋蔡先生墓碑

虚齋棄提學按察副使歸晉江也　上起以爲國子祭酒居之南京命未至卒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噫今亡矣先生予道義厚樂石之文先生之意也諱清字介夫蔡出惠安東林舊望謚處士惠遷晉江傳貞上祥傳潤傳封循敕主事翁允元傳先生孱脆骨立而警悟絶人髮就總盡屈其師累糧數百里從三山林憲副玭學易得肯綮以盡成化丁酉發解首辛丑試禮部爲劉翰編戬獨賞

索不終試例不收誦其文士大夫爲慙又三年取進士以疾在告起爲祠祭主事改稽勳主事轉驗封署員外郎王安人喪既除復上客署員外郎轉爲南京文選郎中既乞終養得自盡王事翁者彌月服又除卽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未幾乞致其仕凝重端介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故略初友寧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既又友儲宛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常曰吾始念一静字既又念一虚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槩括

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奚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爲工
官閒無見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履恒滿官所
恒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授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先生
不謂無其時無其命雖未盡儒者之用有教人數世之澤
祠先生泉人之意也先生天性孝友心專而力逾勤四世
之葬未慊改遷以爲魄之慰先晉安縣不鄰者于先生舅
之子翰以去舅竟神主無依先生徧求得之蕭山則都已
有子某歸翰翰卒孜其骨挈其妻子以還其他經功強近
塟無歸時其衣食家室凡數人詩文自立氣格而論以理
勝所著易象引三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私見一

卷通鑑隨筆一卷虛齋稿若干卷生景泰癸酉六月十有
八日壽五十六配　氏封安人既生存畏有心疾幾某以
佐家政生存素存微存遠存儒存畏鄉進士與存素先卒
存微存遠邑庠生孫　先生寢疾勅諸子治後事門人飲
以粥屢去曰吾欲內潔嘖其可謂定矣計至于爲位而哭
先大夫之喪不及遠也其塟以征蜀不及赴也祠雖與在
經書親聘翁於正獻巨卿於元伯韓富之於狙狋餘慨矣
交之道何如墓在鍾盧山其向銘曰圖象蘊靈綱提綸啓
孰躡而前粤有廉陛道術爲裂邪論售神儒名墨行孰與
儒真河洛伊縣川途跂塞孰引其流以坊其決人豪天授
有發其蒙水窦藍出有易其東溫陵一時震迅楊厲與風
俱還儒往之衛

明國清林樸軒張孺人墓誌銘

林自四年館穀艾軒子姓師事之而聲迹調流響至今雖
雌伏林下猶老格蹺風轉甫田宮和應若與穀翁尤鏗然
者翁娶椰東先生女弟承之方翁之子廷諭樸軒娶孺人
爲處士處常孫女又承之張自質素性守禮而能貧時破
屋穿漏志期必立任織作于方相樸軒以樹藝之事而自
主其鞿牧皆化緇就贏倍于地者顧弗能及事有賓祭公
私無廢舉人事棄及珥鈿而徐轄以節久之家稍裕屋亦

就新謀立妾以時聯子樸軒竟若有待既果舉文俊令編
修也清領幼慧方易齒伸紙揮案疎宕數千言道傳士夫
爲異孺人請樸軒養之晦專之師擇友以爲麗澤間命饁
田畝使知立家之難編修甫冠發解首取庶吉士授令秩
報至孺人曰吾志弛于成志以仕而奪也既就養見僦屋
以居假乘以爲出入朱氏婦荆布無改心爲慰翰林秩膳
大官有常供朱進爲養再進曰其留饌賓吾欲兒官貧其
爲汝恪官所織作如初朱請卑爲劳不可曰吾性所安也
編修書史稍倦曰翰林學爲職兒紉効在茲門徒侯講阻
其出曰書生曰可愛也方須有封命以暴疾終吾良舉举

身積學之誨正德乙亥七月十一日也壽六十七諱
父曰孔堅母　氏女適吳德隆適朱國賓者先卒孫男女
其一男曰宗翰丁丑閏月　舉扶里之新塋山祔姑以墓
以朱氏女從豫屬伏伯固而於予銘墓嗚呼孺人非僕軒
良友編修良師資者歟素門賢淑之擇儀範足多殆共還
舊觀以及見清華之盛種樹者世乃成孺人相攸僕軒固
與所事而同年延致艾軒盛其伊始矣銘曰一以二分流
形散氣坤職于家有翊內治懿歟孺人含章有貞恪勤將
事庭屏無聲委分食貧延休萃祉執揭而提于落以起緊
徵璿式于圭于璋於發厥祥星日之光維缺之妻維金之

母終來有他有孚盈缶魚軒改夕輼盍啓晨有穫假靈于
天之申

明旌表孝廉文林郎監察御史梅峰陳先生墓誌
銘

正德乙亥陳先生如賓耆林墳成明年丙子得目眚哭母
封太孺人張氏加疾謂山齋曰吉凶未可知吾平生所事
見素所友執事又其謂予曰畢竟如何予曰吾而兄也勉
就藥以觀天意私叩其家無一新衣爲之密備甫畢氣絶
十二月十有六日也是日天氣慘黑道路流歎弔者皆失
聲先生無子予立其族子遠揚爲後與松屋山齋治其喪
守馮君以棺來助越明年正月六日遠揚奉張　奉先生
暨配贈孺人鄭氏以塟墳上未乾德人先逝噫其如何士
民具純行群請之守師言之巡按王君應鵬以　聞禮部
覆可蓋坊賜額表宅里進之鄉賢以祀月給米以邮其家
始先生以孝廉爲吏部所知奏侍學祿養母辭繼以布政
使陳君珂薦　上特嘉清苦月賜米三石資養又辭
上溫旨諭發及是命二曠典也先生諱茂烈字時周陳
爲瑞安大川顯姓曾祖伯洪功陞興化衛總旗而從四又
傳贈吉安府推官善祥爲先生父父卒先生甫十四家
貧忍食以飽黃氏祖母讀書時夜分黃憫其羸喻止遂

燈默誦究心道學作省克錄自考黃卒易所居貧其餘宜
買山碧瀨以塟二喪親負土石墳成間日一視又之三五
日一視哭盡哀而還胡憲副榮重古行禮爲子師會試道
遇劫徒附之者幸在抵京如甘付之附者請半先生曰某
者去君者存何半太學試第一進士出使東廣盡却贐金
修禮陳白沙因領靜一之誨退而與東所私論難吉安持
大體開至誠通以民疑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
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
驗與姊氏爲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强徐輔以寬
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爲霽信孚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

思郡誌列在名宦考績歸至淮以乏寒且凍幾死所知獲
以敝衆爲救爲監察御史袍服樸素借騎一北馬身若無
官而自係風紀之重尚書佀者予受賂罹者以道士起皆
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佀去而罹猶留先生以毋
老乞終其養供毋外短床敝席不辨一蚊帳身治唯一蒼
頭給薪出則執小油盖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
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窮極五
經四書之旨體驗心身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
文特土苴耳　孝廟上賓與予相對慟哭逆瑾亂政相
對憂憤至羅織重罰以恣毒士夫先生曰某僅有死耳予

起征藍先生杜門養靜悟領深而克養熟隱衷粹行對天
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愧予嘗評第物品貴德實
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
廉約如石守道而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
未足盡者予始識先生諸生韓洪洞間莆人物予曰從吾
又問以先生對韓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予曰是友自純
家居相信尤深每晤言躁慮消熄宿疾爲損愈先生亦惟
予言獨契嗚呼由今其復斯人耶予既誌其壙又銘其墓
其先生私耶張壽八十九先生壽五十八墓臣竈封孺人
祔及余壽丘預焉銘曰化樞物治陶靈範精光氣之會公
得其清星爛日章後先輝映迨宋宗儒于斯爲盛公有正
悟意往神趨靜存動克一眞自如搜窮記聞亦敏則有探
幽索微玄象誰友世局斯下邪論崩湍始風聿還亦允斯
觀

明奉直大夫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
碑

文章漢劉楊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其間負豪梢勇與
之角要皆一時翹楚　國朝文明以止昭回下飾潛溪東
里嗣照而聯聲迨天順甲申十八應吉士之選盛矣莆與
者陳常卿愧齋吳學士靜觀愧齋溫純爾雅公瓌奇佚蕩

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
飛雪走雷雲飆山而電迸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峯回海立
公直欲相長雄無畏風稜孤峻不屑取雷俗當其意略分
忘年間有未愜意氣衰冷言語爲之無味以故躍妝巧化
率無公銜名官幾三十年僅一與實錄金綺之錫由檢討
而修撰諭德皆九載後遷又三年朝論滯淹以久始侍讀
學士署而南若子以爲得立官之介公雖文字職業而決
擇內定宿所知與無間賤貧每長篇短章伸紙立副自他
時有干購必衆事是非人物賞可否不爲軏隆赫儀幣豊
腆易素君子以爲損巳之纔其修實錄也要人子冠孝路

其父半訶公曰苟爲是負所學矣　朝廷他日何以見
董狐地下君子以爲得持論之公兩領會試同考所得多
名士會元儲公瓘庵其尤者也諱衍字希賢以字行更字
汝賢號自沈坡從號容又徙東井父諱熊有鄉行封檢討
再封南京侍讀學士母黃有內懿與配朱俱封至宜人公
事親孝謹而友其弟希亨以厚嘗一乞歸省歲時致俸金
文綺食品之奇猶惴惴然屬心由于弟以爲親嘗覓之肉
未寒而家運落平生無他嗜好書卷不釋手有恩本必聞
之盡然猶洒未忘情于鄉國特愛思有以忠之公爲予止
三月竟以知我復勸勸復飲弘治戊申予赴滇南公載餞

我于龍灣舟次汨油油若弗勝嗚呼詎竟是訣耶己酉五
月二十八日也壽僅五十三訃聞　孝宗念儒學之臣
優以祭既之二親亦長逝谷清蔡山之葬子彰符彰武彰
德強爲力今惟彰憲乎在二孫正誼正宗二曾孫某某復
始錫類將有泣中書之石而著紹訓之書者矣嗚呼公文
章爲莆立幟名家落落攬響者誰與假之年又可知也昔
人論退之元賓之至謂不在壽夭之間夫元賓之才其誰
則限之使公而在文正將不怙怙然文宗之席惜公亦爲
莆山川靈氣惜也位遇詣極其將誰計哉序而文之碑銘
曰莆始自唐文呂發祥日杲星爽有聯其光翳躍龍翔鸞

鵠停峙公起詞垣嫡宗是花閩臺芸閣庭神役精奏後金
石群喑寂鳴公時舊學亦古良吏侍丘　帝旁姤生于
美物不尚全才名忌盛並收兼容　天子之聖維世孔
縮維名孔修維生以弗酬維後之收

平南碑

國家汛掃胡元還帝王之中國轂轂被冠裳橧巢戴我
廬守航浮索引之國蠻貢以歸職貢維南傜牙互湖江廣
之間姓名漏在民版乘閒竊發三邊罹其害今　天子
方嚴內修攘外撲北平劉趙西平藍晉南平胡徐及王黎
徭之在東者平無虛歲猺以爲畧已也冠郴桂仁化上猶

數十縣俱被于是有平南之師授都御史其楠韶陳公金
主之贛王公守仁主之衡則鳳山秦公金陳元老壯猷二
公則文武爲忠者也時方有偏鎮香爐山之苗之征公擇
能授計而自解郴桂之急借鎮守杜公甫巡按王君度謀
同以其兵屬參將春統之三司龐質之瑋濟由郴進庭爵
實由桂陽進宗仁英臨武進翰璧進自桂東貴鑑偭鳳璘
而冣其功實於度公馭中貴戰丁丑十一月至于閏月連
破其寨峒若柵九十而畸擒其僞大王龔福全斬其僞總
兵劉福李斌若首若從與屬而俘者凡二千而餘焚賊屋
于區牛馬器械無數二公部領之功稱是征苗之師亦以

成告捷閒　上璽書褒獎加公俸錄一子爲世百戶邊
人悅喜願立石紀功德古者治夷宜畧斯近土之夷出入
爲梗易之師田有禽利執者也而決勝廓遺是謂丈人之
吉釆芑美方叔以見周宣中興之功平南碑不可已繫之
詩曰粵在禹服甸侯要荒綏處文武華夷之防維時山猺
入我障塞鴟義矯虔作我蟊賊王者無外合是以容來桑
來馴息其詐凶維昔有苗言格干羽徐方其來亦戒師旅
維猺罔念卒玩以狂擇肉輔縣翼虎斯張帝命遐人惟兹
慘毒兩燐熒熒冤鬼夜哭咨爾羣臣其總朕師錫之弓矢
玉青銀符公時征苗擇可以流遷將練兵物爲功器有楙

申命宿戒其鄰如雷如霆三方以征何神天承寇是天奪
魂飛計窮縮如蛭螾外示猶鬪厥聲弗雄戮其魁酋活其
罷童會應機投策無遺算匪臣之能蔡功之斷言釋其俘
以訓以敎胡不蠶樹胥我衣食胡不貿販胥我經營胡不
絃誦胥我太平維時南荊文物上國胡褻獷頑以赤其族
維　帝之威亦天之怒遏其亂源登我王度南荒既平
八方肅清歷服無疆　天皇　聖明

明襄府左長史食正四品俸進階亞中大夫愼齋
吳公墓誌銘

五侯大龍吳大姓族爲青緋有望人　國朝鄉進士者八
人進士三人進士愼齋始也諱宏密字愼夫少從提學吳
憲副授經悟領殊到重以文體獨典異爲先生獨賞曰子
之失殆無虛發病多自阻僅之閩省一試禮部一試試輒
收倒得歲選獨乞授教授以便養二親在處庠者五月超
擢右長史署之岷藩又著裴潘實木畏謹廉不近名強直
而不近矯以竟取知重襄憲王疾亟諒公悃款受遺二長
史輔政意允于公乎爲公事定王如事憲王尤取知重爲
左長史食正四品俸定王薨又事簡王如事定王在輔導
者三世舊學宿望孚于上以信乎其下左右涉有奇請恐
恐然公　知府之政內外乎肅道用行物久將乞亦有焉

預竊先事之幾者矣解政歸不得請托掃松以避居于家
循時悒悒色憂人莫知爲隱簡王爇世王恕遽爲其下所
發一府皆曰吳公在無此其速公還公還開道以檢身維
家臨政大防而遠其佞學稽彼可服愚者府用無事時巡
撫王公簿府繁最獨公乎與韓公簿責府獄獨無連及
于公弘治丙辰公年六十二請老蓋堅王惜其去寶賚優
常命諸臣不爲格餞江上傳致綣勤官校護抵家反命爲
歎觀者歆嘆聞有涙下乙丑　詔進亞中大夫優游林
樊與野老相周旋者餘二十年王歷其行問有命賚之賜
同時進士倫景之收槃無及愧齋靜觀述作之盛幾頡頏

愼齋集在告曾祖師傅祖德懋父體舒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右長史母鼓山梁氏贈宜人配亦梁氏封宜人節謹善相公盡于外宜人盡乎內以致隆二親之養之葬之祀田之備先業既盡歸伯氏循損祿賜以時益其羸舉嫂氏之葬量其餘爲族里之給先世所助海橋石折厚金爲易人於是義公亦於宜人乎重生宣德乙卯歷正德丙子壽八十二梁生後四年前卒弘治戊申壽五十一子三天麟衛庠生娶黃天驥娶梁其季天駿上殤天麟亦前大予族子向義嘉績其婿孫梅楫楷標彬梯孫女二可塡之占位癸者墓公壬申所營葬宜人祔以天駿者也戊寅臘月

日天驥業公乎合祔以劉氏副室因嘉績以予族諾先知府舜卿之狀請銘公之詳其姻里予長湖憲故熟也昔董仲舒兩相驕王所居而治病免以壽自終殆亦有同者予未任劉向氏評其任是銘銘曰有塞其涂容軌非故外視若餘隱乃若稽居謙處下韱采攸宜孰是其盈顧益以卑師席未煖藩相特遷竊亮正色曰時汝賢在鈞惟甄在鎔惟治視候運化別浮於雅羸豕蹢躅曰時與幾色斯以舉二疏之微既多受祉亦介眉壽廣川斯前亦允斯後

明封君桃村鍾鶴侶墓誌銘

正德丁丑季冬四日鍾封君鶴侶卒鶴侶故處士而曰封君子蓋經起進士節推愳及御史恩孚及輕以俟故曰封君也鶴侶少治舉子業弗收棄之而委葉于弟光澤令華也于子御史君也聡頴茂而蒙養之間多有所成喜爲詩與騷人韻士商摘其隻字半句風格遒勁顧不類山林言旁涉虎中鬼谷之術推人貴壽窮夭語良驗寄懷象外自放之丘壑之間曰吾無厚爲崇無繫爲樂松雲吾巢烟水吾性鶴其吾侶矣號鶴侶人曰鶴侶也能養于莆趺坐十室倦則時壺山而聽對之一日賦數詩爲贊以見我雲庄淵巾長袖翩然野鶴遂與捺榛根燒茅柴具脫粟酌以鶴侶之篇序小像贊之因信荒寂有人而御史之賢有嚴君

焉諱知字勉仁自金陵入廣五易地而順德桃村族焉克文生德廣德廣生康康生曉爲藥溝丞鶴侶父也母 氏鶴侶有至性刑于梁以正位于內健施順承家庭術術以無忝于度姻族時式鄉之閒取乎焉華善經既仕籍數數然寓書以無速官謗華官久屬留祿餘隨杖屨相其祠事其可謂知本矣生天順乙亥三月二十九日壽六十三子即御史娶黎其仲華綸娶吳華綸先卒邵景星張文明其婿孫曰繼俊繼傑繼賢繼儒巳卯 月葉啓窆某山以塋位曰某日曰某上之曰吉御史函狀具書奠拜授使者來莆請銘僉梟毛吾時行書爲速昔有召醫于宛宛追德其

父速醫以往御史從故在莆銘其父莆之欲也甫僉梟然
耶顧下亦莆氏學遊父子間尤未已者銘曰洪源易位矧
水在東有委其蓬弗諱以窮自我非我任違胡病古丘纍
纍兢懇與聖升落迄速容執其幾福謙與順神理斯宜並
鶩聯翔前征後起揚芬宣憲門祚之始玄岡韞璧長夜寘
寘有湞褒潛有紀斯銘

見素集卷之十八

見素集卷之十九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墓誌銘

明尚義官洋城林公質庵墓誌銘

予兒時林公質庵以察使子入郡庠買屋吾聯桂以居與
先都憲相友善若親弟昆配黃孺人與先淑人亦通慇勤
若娣姒然蓋同出于林亦同出于黃也公嘗賓予牖間孺
人菓食之後數年公解學籍尚義冠帶遂還洋城城府跡
其簡至則先都憲為供具道事為色屬為謀宜予之妻

兹後陳果生公灝辟生女嫁李穆者公是時年踰五望六
先都憲具書語予喜甚予辭右轄居于家公以公灝來見
禮爲三加賓字之㬎行娶方大參璉女連舉文昂文樻二
孫人曰公善人天其果定矣弘治癸亥　月公遽有公灝
之哭痛不可忍病數月以終十二月初九日也生宣德己
酉四月一日年七十六公灝僅二十有九方氏婦年方二
十有一矢志婦節以鞠育二孤立林氏㓜紊集棘剛男子
殆弗能堪方視無苦正德己巳啓深濱之藏塋公及黃及
公灝及公無子之妾王氏癸酉又乞其父大叅狀事行屬
其允太學生員以二孤來乞銘則稍稍長知讀書識禮度

奐員曰妹氏不爲慈嚴教督之甚嚴予摩撫哽咽幸且深悲之嗚呼公懸注公預乂目存心寄恃以自解者何限而竟失之其如何二孤呱呱寡弱婦又出統綺之女身後事殆不可憑臚知方如是烈耶天終祐善門奇其遭以張其節如此公孝子闕下之後銀青光祿大夫析之子應始遷洋城十有六世爲月月生榮以察使礽恩贈按察僉事察使諱坦毋鄭氏贈宜人繼朱氏封宜人兄弟九人公序第三蕭毋出也諱銅字尚遠長身鶴立口訥不能言體不勝衣擇足而後動服御樸素積厚而藏以深非媚賓旬日不出戶限見者不知爲富貴公子尤盡孝敬道處兄弟利不

先窺身獨芳無怨姻黨之貧不責息必酬族之貧衣食教導之仁厚恭謹之譽播于族以流于鄉邦以達于其邑若郡倚信之授以事數數謝弗塭洋城斗門圯且瀕公居則出當其任財節事妥郡守王公璿禮勞之延致鄉飲賓席嗚呼公藏才于晦非迂左者醇源伊鑿循幸若而人在羲皇世謂無懷者非歟銘曰粵在大初溟涬未牙二五紛錯物彙乃加智鑿巧刓原本非故公壽渾樸不文以素恬養韜默而以義肥百動攸寂拙巧同歸一崔業傳來遲去速猶綫脈存宗祊斯厲烈烈新婦栢舟死矢畢力二雛不我有已勒銘幽貞亦載奇蹟後千斯年永視茲石

明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彭惠安公神道碑

弘治乙卯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致仕彭公從吾終于家正月十一日也訃聞　孝宗敬皇帝哀悼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遣官諭祭而經紀其葬之事葬之新亭丙辰臘月十七日也其既誌其畧于壙又序公之文以傳矣及是正德癸酉公冢孫郡庠生輔請文于石公諱韶鳳儀其字其先自戍公五世居涵口而益積于體正于思孝二公則公祖父父也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陳妣林皆贈淑人公父故儒者代門生陳燮名舉責竟代償五百

金産幾于盡父歿妣貧口食之虞公從容開譬授徒以續其貫景泰丙子舉鄉薦明年第進士爲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　憲廟朝疏言張㢠不當爲僉都御史宜用王紘李秉葉盛副人意言周遵不當以貴戚奪民田傷國本宜遂民冊下　部獄賴言官論救得釋爲四川按察副使疏言藩府葬祭差中官勞擾行藩司使爲廣東左布政使疏起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疏總鎭顧恒取方物監舶韋眷請均徭六十戶充私貢非宜俱見停減最後言梁芳弟千戶　採禽鳥花木擾民忤　旨調貴州居九月擢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松等處入爲大理卿坐

論星變過直道政舊職巡撫順天整飭薊州等處事務值
天象示變疏言時政及粮運數事　孝廟初臣僚交薦
王端毅公及公暨老人等當預用端毅起為吏部尚書公
為刑部右侍郎奉　部巡視浙西勍能守臣一人奉兼
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鹽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
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温處課額事竣
還　朝倣鄭俠流民圖圖竈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
郎與端毅並擬重靜人不敢干以私庚戌彗星見天津疏
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其正近侍謂內臣言輕
重能為禍福今利源盡出其手分倒相沿虛名實支誰能

詰之凡章奏允而後下無復論奏是失政體也有犯多從
寬免有毆人死不問有論死率原是失刑柄也第宅服用
踰制並祠請地非分之求曲允無禁死而葬至與銀八千
兩望折其氣以服其心職務終於所司威福必求已出宋
臣午朝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惟議經邦急務如
有大陞除有大災異有大邊報工程因犯於　御前評議
可否不惟國是定事體熟而群臣邪正優劣自辨　孝
廟嘉納為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贓累鉅萬為
都御史秦紘所發公抵以法景挾戚畹干內降逮紘公執
如初竟不能奪會旱求言疏言會議荊廣人奏及他奏開

論旬日方得　上旨恐涉少斷內使王萌啇道高求犯
死得充淨軍恐發人不死無復畏憚乞勅攷等決宮中府
中為一體昌國公墳塋宜量減工程陵戶毋校等役宜量
限役戶權璫憚厥之運摘曹屬細過怵公公不爲動以疾
在告既連喪濟瀚二子密定惪三孫襄以漸榮流乞休
上勉留再四命近臣以醫來視既之椒丘去端毅又去
公益孤去意益決甲寅六月復疏者三　上憫公懇誠
特賜允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人夫四名為
國愛賢者猶望公平佐　明天子興太平之治御史宗
彝等復辟薦之　朝然公亦疾以老不復能當世責矣生

宣德庚戌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元配繼配皆黃
氏贈封皆淑人以卒濟鄉貢士婿陳知縣裕女瀚奏授嘉
興縣丞婿楊僉事珉女再婿卓察使天錫女女嫁余主事
徽于楠輔濬之子婿陳御史茂烈女實則瀚後也公間氣
攸之莆閩而關之國家豐亨之運學以儒者為宗省察性
情清其心以求聖賢氣象澄潤淵永人莫窺其際方不忤
物廉不近名容禮甚溫而凝冷自不可犯務存出已意
作長義攻舉業者宗之鄉薦學故有膳生誦納良苦
公始御遂爲故事鄉國物品在人任刑部屬佀僚韋貞出
爲上四川樹植風紀燗伏稱神明開邑劉者與其族爭里

役陰嗾安岳扈氏焚滅其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存父不
决公訊而服定遠曾者乗其從凡匿盗掠家財以去比覺
聚群小夜殪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許千公公訊又
服湮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碎其像易以清獻趙公神
主寅案相觀淫風爲之一變在廣東廉問疾苦而罷行無
倦挺身當怨必欲事事不涉厲民補吏以書工拙才遲敏
爲厲大小事劇易之差奇請杜絶公堂宿垢滌以書責則
又然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歷四
省兩直隸人愛若親父母巡歷願先入爲快留則樂去則
戀别則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璫及爲貢州宜興二柄要

不樂宜與至死猶追感予巡視江西適椒丘物故祠隣請
謚并致不平于公署曰臣聞彰諡何爲新在刑部屬垂覽
時名積官但至尚書謚忠亮懿醇爲新以方恭慎又各儁
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何任天下之事當時言
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槩屬心焉謚殁有贈有謚其悉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丈有也忠與正與肅與獻則
又有也不知議謚之時何取惠安之義率不類其爲人無
足服中外之心以取後世之信欲下廷議易謚與椒丘兼
畀以文事雖不行士論稱爲快嗚呼公則固遇矣道大行
矣然非究其至也端毅椒丘俄公弘治初年三大老盡矣

由今視昔其有餘慨焉公所著有從吾滯稿若干卷
一卷名臣録贊三卷政訓一卷天曹日録秋臺録北岳代
行録各若干卷積脩莆陽誌十卷成都誌二十五卷未生
後迹蹤風味同也銘其容已耶銘曰　皇明撫運世有文
武元貞氣完嶽降申甫烈烈惠安遇我　英宗又我　憲
宗又我　孝宗純誠允諒忠盡始終遂學壯猷茂揚中外
人有鳳麟國有著蔡弘治大老端毅椒丘公參其間于一
其流基有唐虞翊有堯舜爰及都俞　天子之聖　帝念
遺德曰予易名曰予贈祭曰予經營言則惠安兩峰巍巍
薦目之觀

明進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劉公神道碑
弘治丙辰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工部尚書劉公梅坡三上
章致其仕情懇而詞益哀　孝皇帝憐之加太子少保還
之延平遂給驛家給廩月爲石者三給役歲爲名者四所
以優念者勤稠　上即位就家進榮祿大夫優游鄉梓者
一十有六年正德辛未以上距宣德己酉壽八十三以逝
訃聞　上賜祭者二啓萬夫人鳳山賜葬合焉公諱璋廷
佐其字幼孤萬夫人安節忍貧育教之遂知奮勵砥行勉
爲學閑一室閒如也天順丁丑第進士爲戶部主事郎中
佐會綜努吏無得胠篋以窺微利稍暇繙閱書史以門[illegible]

聰明暢文辭而精之隱衆公輔之望不涉速化久之參大
政山東東人饑道殣相望蒸成大疫同官五人染疾亡
以死公視無怯水爭蛟龍陸走揆氛窮僻邑以至村疃勸
分藥病而掩骼心力俱盡民全活爲多遷浙江右布政使
尋轉左浙歲儉米二十有二萬而時軍食告匱幾爲變公
徑支積餘二萬五千兩給軍方請後聞之罪時王端毅公
爲巡撫賢而容之公復經理爲後繼者疏存留鹽鈔折以
米而稽其屯之額以爲定支窮見至隱利孔蠹吏奸抉于
是用給猶餘藩之政爲之一清擢總督江淮漕運兼巡撫
右副都御史時河洛飢南京王事張倫疏劄漕米八十萬

石由黃河入汴以濟　寓廟可之命公運其七倫運其三
宋漕規江不入淮淮不入汴河性悍急非江淮之舟能濟
倫未考也公募巨艘與習河勢者並運而前覆者溺者核
其實無問河洛得濟民全活又多明年江淮飢公先事慮
分倣范文正富文忠拯濟諸法舉而行之糶其粗罷其歲
輸供應民全活又多鄖襄蝗大作公又巡鄖襄有憂者曰
巡撫至蝗滅公至大雨蝗水死以盡又巡四川令民輸粟
稱吏稽司屬贖刑入粟之多寡以驗廉墨積以石計者百
萬而餘人疑其迂比再歲連饑深賴爲濟不足猶取粟于
川峽游而上始服老成計事之審民全活又多其它復鹽

丁之輸銀解部以准除鹽課種馬限年責駒以二歲始以
二十歲止爲常辦備用馬匹不責地産定爲直匹一十有
二兩解部與寺給軍自買而會驗其直之當印馬改差御
史代武臣以杜漁利運軍京衛外衛一體支米在浙南時
也刀農錢兒鵓鴿馬都鎮公方集兵復險絶糧道公宿兵
二路示夾攻以智將捉勁兵入問其罪爽懼請降播州宣
尉楊輝溺愛其庶子友嗣其鄉當軸爲立安寧宣撫而官
之友遂謀奪嫡誣其兄宣慰愛有反謀下刑部侍郎何公
喬新偕公察驗發其奸除其司劄平越一所官兵守之友
號聮錯印置之保寧周防慎密部下帖帖以靖在蜀時也

入爲工部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又入爲工部尚書營建
節省與彭公從吾張公時敏同時稱古意公不治生産既
歸敝屋猶故戸之税不盈一石萬僕齎敗自給裕如也謹
潔宜較無踰動無疾言緩武不差尺寸三事標表有東郭
順子之廉子産之惠　念人國與午子再起征藍深惟進
止之節則以問公公曰事関安危在老夫即日起是時公
八十餘矣老成殁國杜祁公是心也劉有厚德祖彦高考
通俱錦衣衛正千戸累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祖妣鍾與
妣累贈夫人配累封夫人子三男皆不琴一女嫁爲蔡指
揮貴妻亦卒爲公後者從孫華親賢擇也嗚呼謂有公嗇

一後若是耶天之道何如弘治初詔大臣各舉堪爲藩臬
長倅者公舉後時與公未相識也古者碑薦不謝至死則
赴吊公非俊知己墓道之文容非俊責耶公所著有梅坡
集清未成一家言賢禁偉績義得易銜名董狐之公宜不
爲身後泠熱異態意有待耶詞曰光嶽精英鍾爲鉅人生
此王國爲鳳爲麟天佑皇明七葉神聖作周于楨不顯以
嚴明良四代公起其間靖共慎密有重如山不競不絿于
惠且直士以範型民以衣食敭歷中外肅肅在公帝曰勞
臣作朕司空有斁有年禮不筋力胥懷故侵艮坎卅碧言
歸言旋于狎巢許松柏盤桓海鶴儔侶物忌于完白傳弗

嗣士曾亦新御龍孫子

明封文林郎大理評事林公槐庭墓誌銘

封評事槐庭公之卒也子知府富由寧波來奔塟石門奉
公從父翁按察副使宇可所具狀請銘其墓公林姓九牧
端州之裔子族諸兄也英姿美儀銳心問學從世父兄
曲靖知府舜卿公治經既夜午猶書聲琅琅于爲之私愧
曲靖公既進士意必及公久之知厭舉子業以詩自鳴群
體雜出往往有奇思率直善飲飲人飲於人無不盡並防
畛不設而不流爲同公私事無一遺落迷樂府封順天推
官公禰宜姚贈安人友其弟考功郎中謚貞氏方氏妹盡
于道兄道鎮當教均而嚴遂同第進士京推與公同日官
封富作逆瑾落評事爲丞潮陽尋又勒致仕猶惡報紛沓
公夏憤鬱結一付于酒家常苦無繼曰恨不爲東皋子待
詔門下日給酒一斗彭澤令公田盡種秫李翰林乘馬易
酢管酬賀客按五香法造酒二石自飲其七客僅飲其三
逆瑾既正法時事就清富起郡丞尋轉守公斷飲自制而
疾已弗治正德癸酉六月念又三日也生景泰辛未六月
二日年六十三娶鄭教授澤善公女繼方教諭和叔公女
封孺人子即富女嫁郭汝華朱道明黃于深鄭以調孫萬
似一陽四明孫女二曾孫曰金墓在公曾祖同知洪公左

壠與祖潛夫公面相望塟公從右次則方壽藏富之婦張
婦翁二孺人左而祔焉嗚呼公學不事進取聲色俱澹而
行無可疵獨未忘情于酒其達耶托而逃耶抑心固無醉
與流俗之溺異矣富趣尚甚勇不奇曲以直安鎮轄行理
有聲可謂有子矣銘曰仙籙謫真下爲逸人遊視物表九
牟一塵雅調傑詞陶情阮思有戢其華寓醒於醉有作有
述衆湊群和神理忌完蘭摧玉破稱梧新桂有府斯阡有
腧晶英有叢有年

明承德郎致饒州府通判事林公古廉墓誌銘

饒州兄源庵公之疾某視之日再至比卒哭而深悲之士

夫者人援私諡于某曰貞曜貞晦者例也私諡源庵無古
廉宜二庠生復言之提學姚公英之與在鄉賢祀典公孫
夫方方伯壽卿爲謀掩幽之石陳氏甥授學王疇得其事
狀子璧孫乾芳奉以請嗚呼是銘也無所謂伯夷傳郭公
有道之碑者歟公志尚高古視世齪齪無足當其意所生
父監元公時參母吳孺人也愛之專所後父邑博公時碧
母吳孺人也愛之又專邑博之遺女兄弟曰與則與門優
則又優自薦丙子凡五試禮部竟就吏部試通判饒州自
安濟苦粗綿大葛食一菜公出食亦一菜間以細鮮厭餘
責之供者以去人稱菜林當事直前無忌避輪蹄軋軋遍

湖之東西風宣滯流人得安事分豪食風爲阻鄱陽珠湖
漲府專爲利永豐湖田要人亦專爲利公盡奪還民上供
陶器主者爲居奇公疏其擾德者蠲以泛柄要之忤獨積
以載吏部課在優等一日傳落本有名侯察使嗾鹵戟羸
抗聲白其屈曰江右官皆可去漢不可去部爲慚怍然竟
無敢抗以解朝論大譁江之西又大譁饒又大譁留之既
不可送之境上群號泣爲別別既聘聘自失子良廉毅群
繫戀有今哉嗚呼其亦可偽爲耶公挺身當怨心實在民
不涉爲妻子私地督運京儲途費以代民輸俸餘以築公
路官九年橐僅百金猶若先人遺業配王安人銖累粒計
百意爲撓拽饒仕閩者爲立其子故食宿給衣無至襪裂
晚年祿養于子以裕身爲物觀義必先倡俚兒舉事惟恐
及公知爲短於是乎有[illegible]先卒正德壬申八月二十二
日年八十三子珙璵先卒璧驛丞汝明典史孫八人曾孫
六人女孫女十六人雲洞祖塋右股公遺蛻在焉嗚呼吾
林仍襲清白僉事公曾發無棺中允公既懋名菜林員外
公長清散袍日適孤風遠韻鄉族姻婣咸至于今先氣廉
潤立懦公嗣有餘烈矣公諱漢字日景源銘曰我風激流
物惡其上鞿附群趨芳潔誰諒鶴琴世遠落落無似一錢
盃水先生之風

明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前埭鄭君敬軒墓誌銘

鄭名大姓倡莆學以振初響南湖三先生也三先生露爲
盛居前埭者四世孫評事阜始與林鱗次仍世有婣二祠
輩接每旦日林詣鄭鄭亦詣林交拜祠下成禮而後去龜
組承襲二姓相頡頏青烏家附會之有前埭一青龍之讖
久之鄭仕籍稍稍異猶儒官有立子年友瑗猶舉進士爲
儀制郎中有名啓學源清之父子雖雌伏林下猶隱隱然
儒紳風素裴未作耻之家竟落傳敬軒殆不可爲支柱酒
強撓拽續口食貽弟妹之昏嫁其既後海上也王師廉其
長諳引入蘇其所主書往往符法意有過攻掖護[illegible]

者多以無嗣成化丁未以上去乙亥歲三十有三年忽疾
轉亟人曰邦禮子玉方九齡瑩呱呱然在襁褓家如懸磬
何恃死謀爲醫禱弗效方是時王無昌黎氏之兄嫂孤孩
無疾附皇甫氏之外家其有異范公文正之境者乎而堅
忍自剖若無其貧固知鄭氏有後也稍長君目消發其美
加冠王録奇書輒心記爲高南宮雖識廷教家發貢藩臬
中子瑞普異之妻以女王領鄉薦上春官留教浙浙閫帥
崔君儼之子衛帥某又異之又妻以妹辛未王第進士爲
戶部主事以年勞贈君承德郎戶部主事王配贈封皆安
人物色者之望其副耳矣清門落姓所恃者澤未斬耳磬

之古木枯朽其指可憐而孤根未擬由犖斬長拂于烟而
凌膂漢固有待也鄭之起亦勢然若重以王之自振耶予
名好獎士王與王秋官時行始發解以予一日長來請冥
庭深嘉許之二君果善植立孤寒中以自標異遂爲求賢
弘蔭寄名家之有後而王得勉伸情事以銘予請嗚呼是
固起家之觀世風者之責王之志可哀而王焦之悲其足
信也其容辭其容辭君諱搢邦穫者其序隱頎之山鄭之
祖知府郎中公之藏之左祖之藏上焉樹祖者君正德乙
亥正月庚午者塋門也銘曰有歷亦年有施亦仕有要終
竟弱濟身否有美而貧家冥心死視膃考祥有異賢子能

光離離岡樹憍紫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忠宣公神道碑

銘

國家仁育區內元氣鍾和名人間出以茂贊鴻猷弼成弘
治之治若東山公殆非偶然者公諱大夏字時雍上世東
平劉氏宋郡縣制置從祖武穆于湖南隱華容之東山十
三傳爲公未名得文定公所之名木冠黎文僖公成之學
發解首冠進士為庶吉士與李文正公同讀書中秘主事
職方郎中東征反復爲職方也名逾起中貴人獻取交南
策索故籍匿其稿朝鮮貢道由鴉骨關迂迴數大鎮達京

師奏由鴨綠江便公曰　祖宗微意蓋寓隱立安撫爲滇
夷患固有以阻之於先者矣虜犯雲中師失律檄書告急
僉劉有餘辯推瑺大興錦意鷹少司馬亟求參知閫藩進
兩轄尋進副都御史有旨河決自上流孫家渡蹝三十里
四府營跡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
之南以行運舟河就馴　璽書褒賞入爲戶部侍郎宣大
使就羅爲勢家利公別儲募商民寬七飽乞告起左都御
史總督兩廣軍務所鎮出私卒十三村數盜爲之衰止入
爲兵部尚書　召問所辭故曰民貧恐生變本兵重地臣
無敢來數日再問微有常制曰近恐不止常制問兵曰與

民等貧舉鐸木香村仁藝之征與轉漕畜操了責私役詰
苦 上曰豈知至是 詔諸司條弊政與分外之徵疏聞
淮南思變爲饑問歲儲不給川何在曰廣儲省歲原與小
鎮歲索猶不相當 上諭思久曰求如鄧原麥秀者用無
算已蓋藏瑠也又問安得泰平如帝王時曰求治亦難太
急但如近日與亭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苗逆來虜報欲
犯營 上語公因及未樂時破虜之意公曰當時正福兵
俱陷近河套亦幸免且今兵力不逮未若戰守爲計時戴
莊簡公在側贊曰是 上曰微二臣言幾爲所誤耳肅副
將齊麟怙部落要大將不遂棄歸願撫其衆奏至 上問

公公曰第敍其先世歸附之勞從其奏兵權去無能爲麟
果快快死是時 上慨然君臣相與之盛凡召公偕莊簡
爲多名而不官至幄前左右却立大政事大封拜大黜陟
密議移時間及左右未對曰畏之乎曰猶疑朕聽寺人之
君語久起跟蹌行 上老之令扶以出不受私覲與金請
老命溫言爲諭留有問客語之傳忌公無獨異流然者對
州客雲保定繕城增戍奏還其番閑萬兵隱然京師兩腋
有造飛語宮門者 上曰是豈外人可到有不得私役是
罪者至是 上眷益深公之任益重知無不爲世方攻和
而、孝廟升遐公亦致其仕去柄移逆瑾縉紳羅致以書

治其心于公若宇贊之逮致 詔獄得脅公淵救解繼成
古肅瑾誅釋還道復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歸六
年丙子五月晦日雷電風雨大作已公薨壽八十一高祖
光祖曾祖必弘至祖御史公行簡父寥明公仁字並贈兵
部尚書妣配並贈夫人公開朗平粹休休然樂善不忘
貧與人言忠孝教士冀謹教子孫士農不乞蔭頃上壽啟
所居西五里僅記其殞歷大都久之追賜葬祭謚忠宣蘇
其一孫國學俊忘年味似虞公夢公卒寓詩于隱公亦爲
予私念更燭情事無復山東聽雨時矣神道之文祖修之
請抑公之欲也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

能處大事如子明忠結 主知望實乎中外問安否于
尚矣其仕其止其世可知也銘曰維古在昔嶽降星精遂
啟方格坐廟以行黃髮詢茲底襄孚契如水如魚于斯允
備良臣惟聖商實維賢于是獻替一日三宣風時海馴遺
兮斯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泰陵昂昂岳俯一方公化在
東公神在旁

明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僉事中江劉公墓誌銘

五清劉先生尊甫奉政公之殁去今四十有八年有狀有
未傳者四而銘闕焉以屬于俊曰瑞無有苟爾矣嗚呼俊
惡足當先生之屬哉友其子以銘其父宜公諱時敏字用

行別號素庵曾祖得賢元季避地自平江徙內江之中江
居焉傳友義傳鑑是爲公父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母曾封
安人劉世德隱承德公尤孝讓以載植有家六子伯氏仲
氏有仕借意尤獨公乎與責所必成公亦力取自副年二
十五魁于鄉又四年甲申第進士爲刑部主事擢員外郎
入轉山東按察僉事分按東兗兗終訟積數百事逮數千
人就繫動數三歲公裁決浹月而盡訟爲之衰濟南北旱
先期民禱糴租平糴藥疾食瘠招流而瘞殍力且盡獻計
巡撫以亟請于　上得發米二十萬石銀四萬五千兩錢
五百五十餘萬民賴全活東人安公公亦不東乎薄也甲

午巡淄川疾作猶強歷數縣至長清輿還越七日不起二
月二日也年三十九察使王君琳提學楊君環檢其笥敝
袍數襲俸遺無十金問其僕泣曰官人祿致二親故業讓
伯仲而盡無獨無欲仔亦無生爲也偕僚貳悲之時五清
穉弱田太宜人慟哭五清亦慟哭哭絕復蘇蘇復慟哭聲
不忍聞又悲之相與爲歛言之巡撫爲護歸其喪于是丁
酉乎葬公高亢勁直法用仁施仕不學廢凡天下事若不
足爲摧瑞有事于東蹈先避青守假力求薦考覽下族僚
甄別銖兩不渝覈邊儲議兵食風裁駿發臺裒無過者著
述思親有說自警有箴教子有記凡詩文有集在同年友

李文正公郎署友彭惠安公張莊簡公意皆有所到公獨
不謂然然有子五清文重調坦忠讜動乎朝著以有茲貳
卿公進奉政大夫田進太宜人後之償未艾三公或未然
者五清即瑞娶汪封孺人孫　孫女　墓太平先塋左次
銘曰楚時蜀居此維與牢松茂竹苞爰續維百儲祥啓淑
篤生臺臣四時屈蟠世舊而信庭絕寃稱巷有頌語賑食
奚從天子之所人肥我瘠厥疾用瘥于賻乃發黑風辛悲
家之寸遺目有餘瞑言嗣徽音厥終有令

明進資善大夫四川右布政使致仕例進一階翠

渠周公墓誌銘

昔者臺山崩或測所應于予予意必翠渠翁一夕夢登公
堂空一機書歸休二字其上覺而測曰噫歸死也謂息爲
之休空一機世機乎息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公殆爾矣時
壽八十九未數月果病移席中堂于大誤鎮海椅松乎至
遂逝正德戊寅七月八日也嗚呼其不可作矣周出清江
上廊仕族公諱瑛字梁石號蒙中子白貴道人翠渠其最
後號也父諱舉贈奉直大夫知州尺籍鎮海公生鎮海長
于莆神鑒雕古博學爲文往往有奇悟景泰癸酉爲主司
嘉大年所知置魁亞又與陳公公甫賀公克恭友善危論
高氣間取夫名者之忌第進士出知廣德州賢旌授誥然

猶歷九載始南京儀部正郎又三年守撫州又五年移節鎮遠夫以清華論思之選臺省之屬曾無公一席之地必州外之久淹之南洽之撫用之至居夷而極矣王端毅公爲上宰進公四川大叅尋右轄端毅去公亦服闋潘太宜人既望七之年無用世志矣言者爲公可用　孝廟意有所屬而公以老請遂進資善大夫致仕尊號例進一階公政用寛繼用嚴繼復靜暇舉之教民有禮課士有程不聚女有禁祠山有辯陂水利著政本節輸納著政均立保甲著政原鎮不鄙夷其民文教之修亦發端于此矣藩政別立老格猶以古見迂世之求人者盖亦詳矣公廣德有祠

有志蜀有志今吏能固少也性不視生産祿入娶三婦嫁其七女急義期功之承先出貲無問大讌出亦無問家竟落雷尹應龍助以金於是白雲乎塟配先宜人陳繼宜人吳吳今壽八十四子大樑先夭大謨取兩魁爲進士亦夭南鳳南鵬南鶚三孫傑立後之起足信所著有華渠集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龜周易叅同契本義漁仲潛夫力取嗣響于上之學亦深有意焉予族孫僉事近龍公子婿也狀事行請銘予敢操是筆告夫公者前輩舊學抑于銘信也銘曰藏舂巻迹魚水是逢不有偶也琴瑟徒工蒼珮彤班天顔咫尺不有偶也朝不一日弗副其長以須其左枚其瘢人天子命我退而有作尚白誰玄母有楊于我公其傳

見素集卷之十九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但重梓

碑　墓表

重修岳武穆王精忠廟碑

乾坤復位孰從而莽之河漢爲東孰從而潰之嗚呼㵻水不收長城自壞人事歟天事歟昔三叔流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郊迎以歸後主委國事孔明而聽之規有混一將星夜殞興姬絕劉天之意異也岳鄂武穆王之禍天意從可知矣慨自紹述說行群邪蠱蔽善流布滿嶺海貽有

靖康金虜之難二帝北狩中原失守康王即位于南京當是時將相無足繫天下之重絕意恢復專主和議王文武忠孝聲春秋討賊大義于群喑獨倡之時謀預機先發閒敵運用能斥平劇寇志殄強胡前後數百戰無不奇捷走兀朮朱仙鎮破之金人沮喪號令不行燕之南金將密受旗榜兀朮懼欲北遁兩河忠義嚮風爲復中原清刹漠迎還二帝一渡河閒爾而速詔班師竟出書生之所料使垂成之功墜於一旦故地復爲金有檜奸志猶未伸也重其心王父子以死弱宋右金挾國讎以自固也彼張俊者和之宋亦和之獨何哉嗚呼此宋之所以竟南爲厓山兆也

厚考名將無王之烈亦無王之冤者古今一大憤也王相之湯陰人歿二十有二年當孝宗立首復故爵須封謚葬之杭州　國朝與在配享而杭相專祀付在有司其賜額相曰精忠杭曰忠烈祀宇內者不可勝哉王之伸在爲之不足而賊檜之奸筆誅口罵與王之褒頌同其無窮好事者至樹檜剖心鑄奸像鞭之殆剋噬檜之奸未料此也邪害正奚利哉總鎮崔公居與王鄰昭明風烈飾廟貌新之礪堅貞儁紀王績追誦疇昔有餘慨焉辭曰於赫武穆文豪武雄天心涅背報國盡忠百戰艱危經營十稔㬥復山河還軫二聖天不北宋鬼瞰豺聲金牌十二煆煉獄成地

黑天昏日星藏覩祀有牲醪錫有茅土奕奕新廟風旛雲軿於昭厥神率土乞靈

惠新立文公朱先生祠碑

泉之惠安故未有文公朱先生祠常熟陳侯迺以進士來令請部使因靈女宮立爲不費而功告成亦善變爾矣夫道正與邪也正難悟而邪顧易以惑故邪常勝正鬼道盛而人道衰心爲之不正矣君子有獨知之智獨斷之任以自執開悟歆發之機靈女何神顧使世血食茲土爲吾民厲哉然非立其本以勝之庸知不爲後之復羅池立廟在子厚人猶倡爲之封靈女鼓奸群愚崇奉復因其所耶本

自吾道始道至夫子而盛至朱子又盛窮造化之原達聖賢之蘊固孔氏心法也身綱常之重以獨收繼往來開之功固孔氏家法也道大難容豈其有以當其遇乎侯夫來者之尊信家有其書人宗其學以經綸大經衡量大政樹道聲儒烈於天下然後朱子之範型無易故自發建之鄉與夫宦寓旅寄莫不有祠而一判同安再見漳郡往来講道于莆者屢屢惠均過化之地而祠獨無缺其非誠闕歟斯侯之仍力承匱塞弊絶萌植本崇儒開迷警竊以昭示民極使朱子之道如日中天水行地曉然知所由興起焉則趣尚齊董烝一相須為禮樂教化之歸雖有曲畦邪徑

挽之而不能入遡武夷匯洙泗人文昌會世風載還殆徵諸此歟昔李綮刺處州先新夫子廟侯先斯祠自餘悉升宜祀黜非典政首及化古今人固相遠哉深爲惠華之乃作迎神送神之詩曰紫氣兮融融有煒兮新宮靡危兮朱碧崎乾坤兮耀星日神遊兮無方儼公像兮堂堂嚴祀兮有奕樂在懸兮几在室牲肥兮酒香神來格兮洋洋道幟兮雲集文旗兮颺舉玄之間兮化之所孔步兮顛趨集成兮四儒宜靈兮發蠁朝上征兮夕孤往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弘治辛亥九月六日南京兵部右侍郎趙州王公卒事聞

上賜羞祭閣老李公賓之爲神道碑少宗伯傅公曰川爲誌銘都憲史公天瑞爲行狀公子婿水部主事宋君風屬俊墓表嗚呼古人重知己知俊孰踰公耶勢相忘道相下疑相商略以行一酒之旨偕乃覽板橋論別目俊曰憲副憲副送咽不復視嘿然啓諸書考吹嘘過情嗚呼俊何以得是於公知己寧踰公耶公修偉異人人重遲不戲曹文忠公物色異之妻以女治禮經領景泰癸酉京薦甲申第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充滿番冊封副使遷都給事中累拜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右布政使貴州左布政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兵部之命語俊曰日者推吾良

驗吾數且窮行歸故謝跡有明農期得請之語用見已意道得微疾方禮上假寐閣中夢張尚書爲具奠若然曰夢與數符其殆弗興遂付所侍孫慶家事付所屬檢囊具棺淺以殮法不禱不藥不亂志沐浴衣冠俟盡生宣德戊申五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四諱詔字文振別號慎齋曾祖思義祖理絳州判官父鼎封工科給事中晉寧徙趙始此妣張贈孺人子縉義官經州庠生孫即慶曾孫儀偉墓在郡故城之南原公樸直純整無僞行衣敝如新坐不仄作止有常伺之恒不爽一武居喪不事浮屠法櫬向甚正植已甚處族黨甚恩待寮吏甚公以恕嚴疾惡瑕樂進人善

多識書史不事發公文　慈懿皇太后服成遇孟秋享
太廟公言新喪從吉非宜乃引古據祭暫　遺詔毋廢祀
之文上請裁可六科論事過直　憲廟御文華召校手扶
臨之甚威衆讙屬膳落公守不可神色自如抗言曰臣愚
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壯之怒解校竟無害同
年于守正謫官同寅高文著病死賻甚至都憲原公傑
經畧荊襄舉公將事增置行都司郎陽府縣具謫機宜
奏書襄鄖遇荒先事存恤天旱禱雨時應屢因多平反要
囚關可生道俊與其文公閱問故曰將使矜從戍減公善
辯訟土官奴怙勢稱人死託言馬踐公生疑顧力俊曰馬

入屋跡後豈得踐死弗從公弗懌久之得罪貫狀亟謝曰
前者執是老夫慮不及其虛懷類若此孟容諭成悉更前
政上官競饌折以禮不涉近苞苴諸夷帖息安南爲之寢
謀鎮守利入秋積十七八巨猾假威福都閫折腰弗從公
寘之法責戍桂南兩府官從禮餽歛弗肆左瑞爲金寶玩
具將進卒公疏明主不貴異物宜付所司抶其實能爲金
備用毋令上供眞故官不能歸喪子多就戍公爲良家
娶公諭諸道資以道里費得歸甚多尚書吳公雲死節久
上覓公白其事得謚忠節與王文忠並祠昆明改罰二忠
公行實誌弗載公子孫弗及知俊問知者嗚呼爭名風燭

讒嫉競起在敵已然用上下下厥尤艱哉休休我公德音
不忘式表公墓顯示無疆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宋君立齋墓表

立齋諱端儀字孔時宋姓李唐門房後埭徙晉江又居後
埭漳州推官銳也四傳至知灘水軍邦光又十一傳爲沐
陽訓導諱勸生國子助教贈禮部主事公汝勤君生事子
主事學正安州君侍安州居其學人任都學黃詞副汝亨
鄒郎中仲璧以文自雄然考覺皆不及君孫少卿志同簿
同知永貞太學有名君與齊名鄉試第七人廷試六人歷
禮部精膳司祭主事主客員外郎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

提學僉事君仁柔恭謹色溫而氣和舊聞習於法不借而
事就功緒人無怨言出納禮部公廉上之至要下之則至
雖易怒善謗君處之靜胡暗之使倚朝貢爲千請叶譙揞
突不可折柔君處之又靜長貳倚信之獨不爲丘瓊臺所
知提學之薦出氣力遏之瓊臺死君得提學　覃恩行事
時方猺民兵求善脫者爭謀學籍能門新錄設序求洮化
者爭謀致廩貢謀倖鄉人課教謂潤人事襲往而有君處
之又靜準墨內實而外居若愚道歷歎述勞績于大吏與
倜人廣衆爭是非訥如也辯析疑義論人物賢否天下古
今事得失如倒囊出物事七事吳安人至孝侍疾待喪情

禮聚盡尤法志備先劄提學公費修濂溪祠以公
配享進呂公大臨道學傳真公德秀李公道傳何公基葉
公士龍考亭淵源皆獨見也君諸生時對鄉賢策已爲湘
知府彝絃所賞既釋褐位肆益清畢力淹貫彰恩安公續
莆志參訂爲多所著成書考亭淵源錄莆陽遺事莆陽舊
事偶錄莆陽科名志鄉賢考爲科考宋氏族譜立齋閒錄
未成書宋行朝錄廣東通誌名人物備志天不假年五十
五而終弘治辛酉七月也又明年壟柯宅山嗚呼立齋不
可見矣墓之銘郡新志之傳黃未軒兩著之詳矣予元翰
解元復請表墓之石嗚呼因父游事也嘗聞之孤溫百脫

爲飫不踰和泉多闕易大矣君子以多識綜博然乎哉文
園宰區宜閣而合譏祀述之難也鍾期死伯牙絕絃匠石
感郢人之亡輟斤而不運知己之不可再也立齋蓋屢遇
焉世自有不死立齋何悲

明尚義官山沁陳公止庵墓表

山沁之陳自寶謨閣待制公次非官義公次頎兄弟起元
祐間危論直槩爲時名臣慶基既啓徹作世以昌襲似
賢率不墜名家風泰府以厚龐入　國朝日鄉壯田半焉
大後與附力之征重戶槳不可支家無脫丁荒業遍于楚
陳於是中微寔甚禁孫承事郎公公道山精澤因倘[illegible]

涸而蝸枯身世重若龍鳥聯發始舉止庵公當受鍾之際
頽落摧沮之餘望成立寔有哉止庵銳往超悟術闢思奮
不數歲道告完田之荒漸以治失漸復而有焉正統間我
英宗念民罹飢復其租三年陳復獨多擅有完利止庵相
承事公于外配林氏相姑于内拮据節縮勞瘁窮日力于
是荒盡治而失亦以盡復歲別頃畝爲常郡之富遂顓陳
氏迺新祠宇營冠室取完與囘不施徒遽又因饑爲輸粟
先承事次及身次及其子又備貸木于不于鄉時其散斂
中易如常平敗後續以田四百畝之入則所謂義倉義庄
者猶道之脩重費不吝請稽諸藥衣米婚嫁之求亦往往

而副狀間里大姓鄭必讓並以行義重鄉評止庵尤韜晦
韜迹樸純不欲一歷與上人身無綺衣口不言財叩之笑
不答強則不居有犯則唯唯然退對客危坐無支語質朴
直一言而定無不服者諸子頗飾池館非款客不復賞視
或疑不識清致止庵曰汝祖更不識蓋訓儉也諱儀字德
咸曾祖嗣祖恕父即承事公諱卯母張氏子國子生景賢
尚義官景星陰陽訓術景福景山景員孫在芹在橋在舉
生正統癸亥九月卒弘治辛酉正月葬在大蜚山既葬景
賢以侍御陳君希周之狀請表墓道之石嗚呼成立之難
登天然高門落以復起又難也止庵若識易盈益流止

石屋爲廉施自許借一官領爲民羆止庵僅處士有逮人之澤焉史稱太丘在鄉閭平心率物行成於身而道訓天下宗風淵軌其殆然乎太丘二方承則群仕魏爲時宗止庵諸子有易視二方諸孫有絶群而上者乎其無蹈怵卿衡長之議矣嗚呼古今似續難矣哉表出之以并告在後

明進亞中大夫致四川按察司副使事東山黃公

易齋阡表

易齋黃公榮敦實既營樂丘自誌之又屬意其友林俊表焉嗚呼是俗所深諱而不欲言者況豫之耶夫生寄死歸

達者所易視而諱者未之竟免也死生亦大矣任情死生於仕止得喪何如耶公初以成化壬辰進士并玉山把遊南京監察御史偃僂抑抑巽下予竟新臺官過矯屈爲是何也公丁先御史府君憂服除改北臺二奉　璽書巡長蘆鹺司巡北漕道四川雲南貴州戎政酬接開都周詳𨵦略無徑斷語私服先養之素官六察殆非宜然也既之僞者奪悍者息陰賊慘很而激訐者消沮聲迹民然事綏急奇辨固有以孚而移之前後論列事爲多官賢否治得失十餘事尤荷我　孝宗敬皇帝嘉納公固不察察人細過固持其大也在雲南有趙都司嚴者驁悍不可馴獨帖帖

憚公巨璫遺財當事者瀝餘烈公從容一語覈其數非剛而善用能之乎夫豎曰張盛噬南方罵凜然若生風臨小利害輒懷忍循默猶自謂老成得中體狀乎哉予親見公南臺及雲貴時事道玉山又得公之流澤故敢嗚呼今之官如傳舍謂一任三十年猶有存已如許耶公爲四川按察副使能望隆起頹放乃有階入　貧過家拜母林太孺人服食無異然已八十而九公日自適而致其情哉遂疏致其事所以致悅太孺人者織且細至又四年太孺人年九十二方終公擗踊欲絶是日烏百數遶屋悲鳴不謂事適爾如是公善事前母兄友于二弟教子琳瑯琛孫某

某曾孫某皆士業琳習詩爲郡庠生念頤儒人同其苦既卒竟不復娶惟側室栢氏自隨今遷頤以合預祔栢之位其兆因南澗之東址所謂嵩上岡者也正統庚申太孺人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以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鑑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皆直百物精緻處常居宇絶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搏空闘天大騫近之而飛霞而擺鵠之類率不能齊獨公乎哉表曰百羽品流鶴居鳳凰之次聖人在位鶴與鳳凰翔于甸蓋清也而亦時也群鳥宜無及焉易齋明心欲自由不黯黮於群汙以超乎群物之上嗚呼觀

大勳則賢可知矣

明中奉大夫廣西右布政使拙菴伍公墓表

正德辛未卒廣藩右轄拙菴公也子符亦右轄湖南留侍未赴得內盡于公碑銘二篇得吾師少師西涯翁吾友少宰空峯翁二翁名宗工良副矣左轄吾聞又屬後表其墓嗚呼其無已是心乎公諱希淵字孟賢伍出安成顧姓安成擅春秋伍尤正傳公在諸生與群從僉憲君希閔號雙璧天順癸未公會試禮部名第四程式之文無涉爰潤名一日震京師傳置之天下爲奇歷刑部屬予辱尾公後繙閱舊牘法比精練公獨先輩人英抱亢緊同官能道者部

之大獄兩畿之大獄浙之慮囚皆擇能授公公當輒平爲司寇諸老嚟嘗薦堂憲薦廷尉丞坐與審錄貴臣爭是非陽雖公屈而竟行其中同知廣州清戎多覈其文公搜摘弊隱二十事中其肯綮御史行其式爲式郡事屬公宛伸滯流覺省而諠以寂有無公不成府之謡分捕山後劇賊謀預機先與陶察使胥功爲埒部知廣之宜公也擢爲其府知府臨人出政預有以塞其利孔清其弊源布行其寬大以基教化宜其下以孚乎其上之人宵能連旋寓使藩叅連薦廣士民在京師者群然譁所欲留部知廣之果宜公也擢爲其藩叅政命行于百越嶺海之間人人指爲鉅人長德左官放臣恃若地主苦疾得歸風雨得大廈以庇姻族鄉黨之施亦然立弟之孤祿之入至委而盡猶不事媮惡規規然校禮柄人觸忌諱既遷廣西右布政使念父員外翁春秋高紆道省床下因得以視藥視飲視葬以自盡于翁及其劉氏繼母喪既除遂無四方之志而符亦進士累如公官鄉以爲難公亦爲之私慰嗚呼外藩之重至方伯而極矣昔柳公綽與子仲郢並節度使公同也公綽爲事繼母又同柳取進士四人伍入人公及符及正郎全祖孫三世柳其或少也仲郢及玭之剄將無同乎伍自御史翁晃員外翁體祥德厚開先公世引之柳根葉之論殆然至謂孝友敬忠食之醯醬伍無一日無墓田雲物固有

厲津潤而被龍光者矣表以并俟之

明上林處士梅竹墓表

自予始識事及見鄉先生長老退讓樸醇禮益恭言吶吶若不出諸其口運猷準物迂緩若難副而竟揆諸理以合族祖學士贈侍郎公濬軒尤渾晦學者稱上林先生子處士贈知縣公軒居然風素予謂侍郎公道遇知縣公退未嘗不發愧也嗣是風漸異上林子姓循善術號梅竹公又充也予還往群從中比見公退又未嘗不發愧也方知縣公子翰林公獨身留家髮未總已善酬酢內外事事祖母

人剝淑人鄉敬順無違友其弟錦衣經歷[illegible]
導成學以掇取鄉科侍郎公既請老知縣簡亦就[illegible]違
孺人亦喪明公日任兩公之勞偕配李孺人相違之作止
郤疾扶衰檢方而伺脉岐黃之學爲精姻舊伍致賢戚
而授方餌良効雖無俗自見惠在人多兩公與違先後厭
世治喪一如禮營鳳凰岡之陽塋安田洋之塋勒悴連三
數年季弟鍠幼孤擇之師周視其成惰今與伯子潜齊聲
郡庠仲子淏錦衣子希範同取鄉科爲州守郡倅渠今後
叔弟鉉孫并宗常棣喬木有梅前後輝映家與世範數百
年公猶視若匪族抑抑欽畏學取繕性以護養淳源睢周

覩而董斎鄙詩祖唐書祖晉篆隸祖秦而皆有所似粹謹
之與無間戚疎爲郡伯將公雲漢王公弼獨當齋既方伯
循紆藩臬總按宗公燾列篤行五人公第二其循尚義其
殆非其志也故循曰處士處士諱鑰字與慎吾林九牧端
州二十一世孫於予爲族父行素清羸在相法宜不爲壽
猶歷正德庚午年六十七以終潛既治葬知縣之右以舅
氏大理寺丞李公長源之狀請表閩有道碑也文曰戢采
欽耀含虛若無器車山隱名劭迹孤復命于完世機消息
伊梓伊橋玄堂對寂繄仁若壽與作非相靈度伊繇玉枝
五上

明文林郎錦衣經歷四兩林公墓表

侍郎潛軒公之再起林氏也以敏特取大科以純衣妝物
望被簡知而涉華要經緯一機章采無易贈知縣拙菴公
猶潛軒也梅竹四兩之伯仲猶則拙菴也四兩秀眉玉色
神驄鑒朗動人年二十一上第于鄉隸禮部之收者數四
始就吏部試知縣金華日綜民政導人以禮祠何王金許
四先生處其祀事費悶宣流用被有旌命拙菴如其官毋
逮配郭配黃皆孺人公尋有錦衣經歷之授緩苦澤燥利
導其娓沮柄要德助巳爲多力勉爲之受怙席有所縱其
故然猶坐是滯留弘治乙丑壽五十八以卒後之乙亥黃

六十五亦卒公居常善晦有曲處無薄施禮畢告擇恐恐
然墮素風于清議以污前似其固有畏也昔范蜀公之孫
祖禹著唐鑑王獻之之書得右軍筆法公四兩集過鑑餘
錄頗視潛軒而書格酷與拙菴爲類型治世觀之下嘅起
殆有間者郭世早黃似郭而賢二子郡判希範又賢希敎
避而敏孫曾梧竹九牧端州之世將復始于茲矣作室家
者基固而築之密時其葺治世世存可也奚賴宗巨觀而
臨而式抑久而後大物理有固然若潛軒諱文拙菴諱軒
公創諱汝度其字其纂先論德左次表曰瀨故卜石龜食
繄四兩嗣雙璧呼曾孫並玄宅神光離離十千尺

故中順大夫桂林知府方公墓表

三峰之陽名菴墓在焉公從子給事向請表墓道之石給事暨著狀可信無疑也序其要曰公明伏氏經丘級丁卯領鄉薦後十年登進士拜監察御史河間盜殺縣丞簿公設奇縛之群盜褫按陝尋按浙擿奸剔蠹聰察若神明鹺司牢盆之利盡歸公府請者無分寸得御之甲申按廣西苗窺桂林城守告急公用虞詡計悉兵民出南門入東門貿甲易械旋轉數周苗錯愕走公身授機畧且撫且捕因陳弭盜數事奏請巡撫一人方面而下罰有差丙戌代還逮二人坐廣逸歸邏者得之主將俾功文致死獄中貴人

視行刑公廉其冤業已上奏因與爲異同貴人怒訐公陵侮不奉　詔會銜者柄用因爲奇請遂知攸縣至縣求生人利害廢置所宜令出輒稱便道歌十奇巡撫累章薦顯用銜者率格不行比六年始擢桂林知府蓋舊經按地陰置之也在郡而理八閱月移病歸歸十二年癸卯年六十六乃卒公勤儉孝友孤厲而貞方鄉薦時已求感慟念劬勞忽自失墮馬下緦功同爨無間言官費時家取給不紊幸進不辱義退信道直前迎刃而解故所嚮勝聲或謂有閔道之廉孟博之介稚子之神元亮之高其伏其起其歸也朝士屬人咸慕頌焉其沒也其弔者咸哀焉諱佑字廷輔方連世有人桐城自廣信四徙德孟五傳至斷事諱法公祖也父諱懋贈監察御史母許配吳皆孺人吳後八年亦卒祔公封兄弟五人長陰陽訓術次文林郎次公次給事父也封工科給事中季鄉貢進士子隆娶姚女適錢鸞吳希德孫男淑澂詞曰憲憲元老惟周卿士授鉞秉旄武允文武有美來兼耀休于同洵美且仁夙亢其宗於赫省菴山立淵靚揩柱釋固臺章載整攸介萬山盜紛若麻夢虬其結吏斷其牙自公來止乃滌乃汰威之庸之金範庀解爰有囊錢月省百千衆曰紆哉惟太守賢咍囂脫遺渠槃攸宅雲袪孔承奚爽奚獲奕奕三峰其下玄堂名壽無

鏞公曷云亡

明閩三山袁節婦林氏墓表

關雎興淑女柏舟以與貞婦夫命物不齊得意失意求畢永訖道有相成者而身以是始亦以是終靡他之矢其不可易也夫然後天下之爲女婦者定剛節厲操與貞士同其義烈並書礪世也三山袁節婦林氏諱夾在諸女群誼獨舜女事無斁而能父處士某曰靜毋陳曰慧固女質女性哉歸于袁茂才臻則夫也有所承無所專應對升降姑劉之所茂才曰順劉曰習固婦德婦儀哉而繰車葛苫職其常事舅處士澤曰劬劬固婦功哉天順辛巳茂才疾亟

節婦始二十七歲乳下英未易齒黃氏女甫將茂才意若
有屬節婦曰無憂有若此日遂誓自是謝去膏沐食老而
字幼哭聲時不忍聞隣嫗微挑爲叱諸父參政公壯曰姪
心堅矣婦節哉既四年姑卒又八年舅卒又幾年歸英婦
余氏生貞生遵余又卒嗣二孤孫乎長爲歸貞于曾納遠
婦鄒于袁氏喪葬門戶乎支虛茂才某山某位之右以從
節婦法得旌有司請旌節婦曰旌費見弊節婦雖從遠必
教與俱遂領正德癸酉鄉薦甲戌第乙科教諭青田方業
有後舉接尹貴溪時婦黃氏用亦倅道州黃氏女偕遠請
迎節婦曰從遠既至稽校廉惠以必樹聲稱而慰意超起

二曾孫二曾孫女良勤正德庚辰壽八十六以卒英哭曰
母辭旌以哀貧也自何致所不朽言已大哭哭致毀遠哭
亦致毀于是丐黃編修礽傳費少保閣老公誌銘僑表于
哀云云嗚呼貞風弗嗣易志以移所天獨女婦然哉而綴
脈復續右門落以復起不有節婦能表耶不有節婦能世
耶表曰三山袁節婦之墓

明贈戶部主事羅蘅泉翁墓表

而與醫同仁而異用然計其所始迂緩殆不若迅速之副
人迨成化間羅蘅泉翁士平與其子伯氏與儀正練以醫
之起江夏鄧凡縉紳韋布各商巨賈下逮耕夫之賤鄉邑
之望羅家世姓疾必致翁父子翁父子治往往效翁主正練
間出之以奇弘治更元鄂飢大疫巡撫都憲梁公物翁名
致之施藥給粥存活甚多酬以利辭以訓科薦又辭子在
湖具翁是時公府僑之練而自應遠近之求酬無所較而
益居於轎門率酬十許金證奇酬至再倍家遂起子孫振
振然盛翁曰宗族少儒致經師詣子教之稽其勤惰擇之
友以資其業又羅敦仲氏采國子生叔氏鐘鄉進士季氏
英進士爲戶部主事員外郎中贈翁戶部主事配陳封太
安人孫賢世其醫奕鄉進士憲龍從治皆士業技不替廢
而竟儒以並來効如執左券以徑索者之酬善之利

滋以博矣翁諱本通士平字翁泉別號也先三河人祖晃
隱於醫父顯祖起太醫吏目使楚以老以占籍江夏翁能
醫症治而竟醫于精孝于家睦于鄉不爲蠅營脂貌以取
愛信郡鄉飲行禮致大賓正德丙寅壽七十二以卒明年
葬夜泊山之陽陳邑處士珦之女少翁十歲能共儉勤起
有家治內肅若公府家人有嚴君焉戊寅壽七十六亦卒
利翁以合嗚呼醫仁術也禮三世服其藥慎也羅之醫三
世而大行于翁之父子醫行仁亦行也市不爲市之道醫
不擇報殆所謂取利遠故大者而偽後之醫之澤重遠以
大所謂醫國者又殆然乎儒之用道猶醫之用術辨脈審

譜惟恐藥弗中以爲術累嗚呼今之儒有醫之心乎千爲
翁子孫願之事有微而著隱而章木始於芽蘖而終於繁
蔚致之者根也羅嗣植哉表曰是爲明贈戶部主事羅菊
泉翁之墓

明長樂知縣黃公廷美墓表

黃長樂公龍岡之葬及是二十有七年孫太史君請表其
墓曰先府君痛先祖之絀令也自海學籍以老若意屬于
佐曰念之終汝祖之志墓未表也曰念之終予之志佐謹
從事以假靈于公予老不受役太史君子畏也慨陽德弗
剛士趨日下烈男子幾人公方中直縣無取夫近局之似

曰我道當云云景泰丙子舉于鄉再就禮部試弗偶居太
學上正身正家六事語涉倖倖　英廟責賴王忠肅公
戰護和若同聲公亦力取自副辭司徒遣子就學試吏部
與御史選也不色喜中以落也亦不色慍知縣長樂曰吾
鄉人莅鄉人先化而後進之兄弟有訟諭之讓盧公林劇
盜諭之從良而皆有所信招徠流人洗刷冤滯修樹群廢
而亟其廟學之遷輔公廉焉吳守繹思爲鄰邑之訟當輒
平以取愛信公益令責自效鄉之豪殺人匿其屍訊不詞
服當道欲從疑釋公請自訊忽鑫斯折左股蟄研池中公
曰汝折其左股蟄黑水池新驚服得屍水中猶爲終訟連
八新桒市公能益章部使者叢行所薦吸引而還曰吾倔
強可終制耶群留之不可立其生祠道黃土嶺公林親府
公與過嶺剛則能慈子産惠人非歟配大檟李氏益而烈
嘗偕公舟江水暴至亟走岸岸下可攀舟子手爲援曰吾
溺也可劑量時公乎承伯叔之居之諫仁孤姪力焉公卒
弘治丁巳壽七十二後十年李卒壽七十五合附聚龍岡
以葬黃出宋度支員外郎漢卿之裔元宣慰使從簡自鈞
州來徙南海西濠傳教傳溫德香山徙也傳泗傳公會城
徙也諱瑜字廷美英頴嗜學居閒述作體重有所似趙僉
憲叙之集子曰鑑曰鼒公之學授鑑弗售授太史君輒售

淹速有時然者抑絀久而伸是信天於是乎定君子盡我
以善事天也表曰是謂黃長樂公廷美之墓

見素集卷之二十

見素集卷之二十二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書

答韓貫道侍郎

辱賜存問且責以病告之非捧誦倍增感愧今之海內知己如先生虛懷忘勢休休樂善如先生可多得耶浚恒之戒俊亦熟知然遇大君子亦思一盡焉見素立號在滇巳奉告湖南獻論亦屢矣根荷存憶則固非一蚊虻之故爲仕止輕重也夫覆水堂坳之上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俊

堂坳水也高官大爵杯也則亦奚勝任哉自惟無似行巳許國恒竊企古人若是非毀譽無一介于中則風斯下昔朱紫陽累辭召命立朝不滿四十日尚招謗譏不自聊賴猥如俊者又可知矣志荒學淺實小而名過浮左獵右掩貪造化之福免時俗之憎亦愧且勞矣家食頗衆草堂之力親隣別墅時得共娛養親敎子人間大樂事敦俗裨化大凡也伏祈成就使尾遺逸之塵不蹈滿躐之戒則惠俊大矣東山不敢作書乞道下悃

奉謝木齋國老

俊無類辱三書惠又聞時録賤名字且數中得告　溫旨賁荷　調斡非誠狂惑喪心之人又惡爲是默默也人俊鄙往名賢出其性今之賢有過閤下者乎樂道盡巳不責知報有過閤下者乎然不修謝有由矣賦稟猶狹敝巳以下自謂無嫌則適懷接納至於尊要之賢惟恐交私以玷完德故門下無其跡笈笥無其書然而頌願之私要非翕翕所及者則又敢獨破宿戒以上汚大君子於今則不得不然者士夫行止終身大節作閤下孰裁而聽之俊德非素養性多徒志學故荒而才誠不適時用徒以直突誤竊屍聲取物忌亦不爲少矣忌若不勝誤知之深然誤知之泛卒不勝忌者之毒以尊廕亦無甚可畏歟平生以韓見素

出處自期竟阻家寒頻辱乃請固酬宿志尤欲以供養二親也今復違親以出胡爲者耶鍾南之捷人非何謝違親巳非孝又何取以移以仰報吾　聖天子眷遇之恩副宰執士夫之知之深哉謹疏上請伏乞憐右得遂下懷使免再聚取矯激之譏則生死肉骨恩何有極無任勤懇

寄韓侍郎

俊迂僻才不用宜而事頗咈人意投身岩穴非木石爲徒辱賤敎以所不可復今有是差付亦何誤知之深而不忘踈賤之至也而屬可憎得馬不爲福家居卧一小園不與人賀問慰吊城府之迹曠以久豈複有較織末同異之鄉

者哉忌者猶騰其口受德者猶下之右閒相親慕則群沮
而咻之其所置涇渭玦璞其間者率皆細瑕末位言不足
上關聲望不足重當世則雖多奚補哉由是而推之由是
而度之則某之不足齒顯仕之途亦故矣固非樂是幽獨
以耳自棄外明時也邀侯閽警固非卧貼席之時也携二
小僕就道事妥方敢言私隆寒惟爲道保重不具

寄馬少傅

俊不幸有疎直名時觸憎忌顧獨被愛私位今勢懸不敢
通謝水軍之委涯分豈堪然邊候方擾甚甞一行要不久
于其職者不於此爲閣下告懼無其日矣今所謂名德耆
臣繫國家安危華夷輕重者有不曰少傅司馬公者乎孰
副公有不難其人者乎今機務旁午大同至延綏至使宜
所偏頭諸處又至將無可倚而財日不給於用閣下爲
聖天子獨當其憂旁觀郤視宜有可詗者後竊覘之閣下
之精忠卓識自有餘力寅僚又表表可議付然自古謀國
固不以材多爲嫌也昔成子薦子夏子方蕭何薦韓信師
德薦仁傑仁傑亦薦柬之皆能底治平樹有不烈管仲不
親爲賢桓之業豪竊見劉東山識潔粹敏發出職力熟閑
邊畧閣下誠開共濟之深懷舉同非之攻事引之近地並
位司馬以參畫機宜張主國是夫然後擇所大議論與
天子商可否而繼以去就爭之則閣下之德業韓范數君
子下風矣夫惟閣下可以聞此言惟俊可以此言進淹謨
詩四章附致下忱無任殞越俊再拜

復李仲易

承手翰及山齋書教辭旨甚忠皮流風靡之中又得足下
數君子以出深用自慶亦深爲吾莆一喜也朋友相規道
喪久矣又安望身見之今茲感感忌慰然所謂歸省者傳
或未真而責以大臣也僕非能大臣者即大臣
因事納忠則有之必排戶觸鱗之事逆耳不可聽之言立
奇命怪以釣取聲稱知理道者似未當是也夫不在多言
不得已而有言不在必去亦必有詞而後去今天變如此
房情如此十金之產之家尚以卑傳爲懼況官家耶則大
可思者又如此二親年踰七旬曉露晨星夢寐驚悚則所
私抑又如此語默去就大機軸也今之士夫方石東山亦
至矣 聖天子隆遇亦加數等矣近所論列所推薦人亦
云云豈人論難諸抑亦有責以如僕者故倉卒成事耶二
公如是僕又可知矣其出以部檄速就道辭右轄辭今
中丞又辭則若過者況其秩頗卑若涉不脩潛隱方嘗若
涉不自安 詔旨臨門又若涉不可不起古之人所以累
辭徵聘則山林道德高行之士非僕洄淵委貢者可同也

則其欲歸之意固在夫起之先矣應因方困僕不久面論古人心事吾契勉之固非所甚難而亦未易視爲至也嗣是有聞毋惜惠告僕亦當足下屢盡爲不一一

寄韓少宰

遂蒙致書附以西帕春意甚厚日來涼道體冲和某在此又遭第既返故棲復就新命或未免假退求進之嫌既辭不轄又就中丞又未免輕外重內之議況二親年老情自難堪而生之處世又公素知其初志亦公素悉也朱紫陽謂使世亦知有不好官爵之人生雖不敢嗣末響然宿性疏率視是亦輕而蚤歲不學亦將是少償也本期遄候停

妄言私而越職妄言事義當並擧伏望全成則所以惠某者多矣不具

柬楊碧川

昨與二生族與韶故人子相論坐監之窮二生言銜有陳偉者抄文鬻米子拾野菜和爲粥渾家日二食或至斷烟火仰天長嘘對人無可憐之色蓋正獻後故往來二生云因亦未之識也愀然問以處之則兩房無告差之及猶優耳遂用奉告不須使其人知也昨柬議奏事條何如此正關局毋勞辭謝搵稿希塗抹不具

答林太宰先生

承論訪廬錦蜀人鮮有知者又屬李侍御旁求得之要亦悉入山不深安時命不苟求聞達者不然其負聲究狀同年同鄉可了也是亦可窺其素者矣錦在京師惟讀書靜坐所交惟貞伯靜夫廷章數人亦不見其容也與爲三原王公所重爲進士爲主事皆有論列明指台鉉左鐺故以公杖特免才不深知其簡靜醇古論中諸賢不及也碧川固未知耳謹告

柬楊碧川

昨會議題奏編意近時旗竿出火火光如斗燒人畜軍器天皷長鳴俱須增入取宸聽又緝是固可憂而豫緩亡畏

尤可慮方剴切事條內增伯常司徒廷璧世隆都憲當起用楊茂元同知曹璘御史可二灘兩廣兵備知府用爲民廬錦主事劉槩知州可國子博士用庶此奏不孤而此輩人亦須此大舉字收錄耳希與太宰先生商議勿置嫌迹至望

寄何少司寇廷秀

不奉趨走者三年閣下職尊而地禁徬徨何罪之人不敢輕率通姓名以黷汙完德感仰之私則固心藏而日識之矣近涼寅惟道況休裕碩人碩幹而居久未調物論益歸倦然謂當自安獲事大夫之賢以沾溉膏馥萬一不意復

自吾舛庸劣益增誠不敢以踏引自高容容尸竊失足險途則將無及矣此惟敢爲高明告也南夫刑已極阮上黨至始大更張政體已駸駸乎北矣公質直而行爽心公而氣壯連抱之材恐非十室可奄若晋其秩仍其事其豈小補哉生復有薦焉職方正郎李廷禎植志精純問學該博作述書法時無爲比而進取疏濶副郎十二年在官不滿四歳擢署正郎不欲隨例□□年垂六十未有子無廬以居焉以秉坦坦不掛念塵□古人風素而與世齟齬吏事雖埰非其長竊惟有道之世如斯之人豈可使老死郎署而已耶今南之尚寳鴻臚俗號冷職他途者尚得以居

若用斯人不度越常蔭萬耶閤下崇重人材赤心在國故敢僭及倘蒙薦引亦盛德中事也未及而言無任惶惑俟罪之至

寄陳志學太守

坊牌過蒙 紆念感當何如然嘗陳訴鄙悃乞惠停罷想已蒙徹視詞矣近傳移寒家聯桂坊故址爲之令人悚賤兄弟不能體悉不欲立坊之意又不能奉白古坊剏建之出致蒙誤愛特恩而齋祭未暇也古坊宋元間九世八世七世宗薄與予知縣二祖親事復齋山傳考亭之學其後父子同登進士第知州祖與同知叔祖亦以氣節文行耀聞聯登進士第當時建之以樹此坊蓋三百年故物城中僅此也規制簡野不列姓名且見作者之心而相仍修飾甚廉以易楔啓夜閉賊盜不敢窺其利也寒門姻婭之帖市易之券交親道問之柬紀墓之碑必曰聯桂聯桂是與鳴珂冠蓋君子通德何異今以無謂之故崇新觀泯舊迹使列祖數百年之洪名顯德因生而殞義萬不可而心亦萬不自安也況棲止無地頓先辦此亦大非常次矣伏望俯順下懐止於未事即業已乞力正之復舊坊以存林之故移新坊以爲作興進士之用則兩得矣義激情至罔知衝突無任俟罪

寄馬鈞陽

省領元條進專銓鏡 列聖所貽 聖天子所授以掄輸官林殿邦治而釗理太平者也毛玠山濤人流領袖系表率者誠多而所望於收拾者亦不爲少矣俊未嘗侍門下觀荷誤知不才姓名久處夾袋未越半歳薦稿三登釋耒彈冠是其日也頤求去若數數然誠耶僞耶激耶疏亦可以觀矣俊愚不自料嘗思古人于今人明公固其一也昔淵明學諸葛亮晚更字元亮夫亮一心漢室竭忠悴殞星乃已淵明八十日縣令即解印綬歸柴桑其出處大不相類其學亮斷不自疑後世亦無以爲非而惟焉然則容知

僕之去非誠學公者耶乞山十二年直見底裏錄納洪洞
公取閱自可憐念僕去意非一日所以甘心君相者欲遂
此志以無害為陶無害學公無負天下耳非黙致所求于
公心口相異假退而求之進者也擅轝之驟仰知已而鳴
是容泛泛告耶豈惘其誠不疑其僞且激以成僕之志終
公之惠使山林廊廟均為有人無亦美耶洛陽公少宰二
公倘復見訊乞及此決不宣

與大司徒佀先生

日者猥撰二疏曲苟扶携江西之民怙冒 聖天子大德
亦豈敢忘被服尊公之功哉瑞撫諸盜多罷吏久書里老

教學温尸養子之流與他地率逍貧爽不類仰伏 皇威
哀止且半歲又不知嗣是何如也春夏間飢民群起尤可
畏大荒必不可撲遏思所處之無過常平公為 國預處
則江湖之間盡蒙公之食矣伏熟惟為道保裔茂膺繁寵
不具

與松厓戴都憲

風紀叢脞之餘不謝勞勸不忘批巻不以晚生末進異地
加畧絡才雅德誼則如之慰戀慰戀辭疏未蒙允文物大
藩詠非生所堪折足覆餗易有明戒生其毋過量慮耶奉
旨推勘事增一難題然惟至公以仰報君父威福惟辟聰
之命而已事有乖梗萬勿吝教□自志于公也明且發興
川毒熟重不可耐然事不可了將如之何不一一

與謝方石先生

承示大篇不揆和荅我先生之峻節貞風碧 朝廷歆視
実夏而蜚聞于世世詩固其餘耳泰山喬嶽自爾巨瞻
而僕特嵂嶁其下古栢長松風雨鬪抗冰雪而烟霜以
伍老態逸韻飄脫天至而某以弱蘿穉蔦求附其間無亦
大不自量耶然山宜無慚於峿嶁而摩空之木亦蘿蔦之
所樂附也兀兀以老文字重不識為鑄曾觀名世立言心
為之體氣為之佐盡該天下書窮古今理低昂事物之變

以豐所蘊而大肆厥詞玄機獨運衆皷前陳其萬無一焉
詩不過押韻文僅僅掇拾成篇章而已近廢于憂舊疴益
落重若不可舉筆前者之稿雖五十許卷亦僅舊號上物
諮記潛溪於歐陽承旨為晚輩而王烏傷亦後潛溪序潛
溪實出承旨而烏傷之文潛溪實序之某非敢妄意前輩
先生則承旨潛溪為儔某私欲聽教下風不知可得不也
鄉居未暇稽校又無力録呈然先生之知某又不待于此
得序或賜數語某雖老將衔以自進焉

寄徐大參唐賢

又聞榮轉石鼓泉鍾重可鎮國售之市無顧者是可知實

賀奚人便書致吾道一快不具

答黃都運

承示二大作叅侲羅屋而粉垣朱閣繡拱而又接以借重于外坊意有探其中以失笑者咸愧咸愧號是名二十年年盛而志愈專固宜是稱泉山翁老梓人也蹟入之舞又居車馬輻輳之區左迎右接盛夏衣不及解帶餘情副此而雄氣不衰鏗永而有餘韻芝奎精出世而然求之古蓋不可一二指屈也何可當何可當華代致再四謝意不具

答文徵明

先大夫先淑人碑銘今不鄙書篆近又拜壽文之辱因親以及親之與吾契之微也感慰感慰自辭令先郡伯之歸曰叔世有是乎戎固爲之矣古文字之高曰書生有是元賓固爲之矣卜筮之美曰餘方有是蘇文忠趙文敏固爲之矣備弟備道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臆有不可及之嘆私惟經義策士徒求之繩墨寸寸之間不足致磊落奇偉之材而吾契之宛珠傳璣又非術宗肉眼之所易識矣文定公亦坐是久之而竟大遇則足述城均是物也然以相告淺矣矧相待耶吾人盡在我乎聚世無知後世亦無知吾之道無損益也自愛自愛人便謹此申謝臆且附私懷不具

答彭美中

道蕭承以氣味涉似傾寫如故誠取正求益是何相信之過而自貶之深也先大夫碑石又承遣使報恩上物銘感何可忘拙詩選未畢稿曾魚未曾校俟近信奉也聞地震頗異恐兵荒作耗收人心而固結之賢者之先務在世臣家宜留者餘惟保愛爲禱

答方松崖

承問禮杖不杖之異古者父服三年母期今制皆三年以齊衰爲殺耳問喪少在則母不敢杖尊者在故也杖輔病

也喪服四制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又雜記童子不杖夫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今制亦父母在不杖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今郎官期而不杖不稽顙禮不以婦賢加也喪亦令郎主之至祔則執事主之似與禮合草率奉答幸再詳吾人於禮鄉國之所共觀也不具

寄陳大叅唐寔副

恭喜元猶就馴于節鉞之下兵革不試財不費而事安人安泉無回玉之焚莆亦與有席貼之庇運猷布策一先生誰及哉慰喜欲躍宸顏動色將有懋酬元功者矣私幸漳

亦如此胡公有謀勇幹濟兵間又候春深恐霧雨難將事當道要得人要擇戰地防設伏戒退縮輕進戒妄殺寓至仁於至義之中斯王者之師天之所相也大才自有處恭候佳報人回先此奉賀不具

答費東湖閣老

某蒞茲學廢惟崇水一念未忘常思飲武夷白澗與公得偕繼亦有延禁之悔下教果然紀紫阻越兩地心懷也紳當何物既謝猶拘忌若此十四年裁潤無從把臂時矣去歲遣子謁候拜以藩府事嫌取道江山令人短氣自今惟夢中聚晤爾矣至縹樓委記寶并發祥恐士冊無分而

止一火居故廬涼尚有記閣客使甚多仙鄉實瀕孔道風而來者以道範上世無惜其然泉山翁會城尤若某未能盡省去然館梁第身尊容少留留不出五常豆熟者三豆閣以二承易積也价回草草奉答惟為道寶愛不具

晃素集卷之二十一

晃素集卷之二十二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書

復王曰良憲長

承惠教及致二泉書仰知執事遠有源緒樹廉汰濁使吏畢一洗公之靈無所宿萬目炯炯焉閩長泉自貴藩來者馬鈞陽高錚秀亦次之執事亦溫舊學具二泉之體以大發二公之施敷聲所及殆踵二公且立乎其右位遇之小小未足言也人回謹此附賀餘惟寶愛萬萬

答姚東泉方伯

前揚都閫舍人回附書想達日來聞伍公入覲未審出本懷抑未然執事任之望實兼隆行且播荷天下事凡便利必繇巳先人匪但先之且一付之大艱阻患害必引歸之我無難死之而無悔庶大賢以上作用以力挽古風固不在泛泛炫才獻取位遇而巳也區區平生守此以定川由軍前功則歸人過則歸巳道義交親眼中執事者敢吝告耶先大夫墓碑松厓舊屬得寅未見消息非守仁舍姪轉托衢守任其力繼寄聲詢山大劉亦難致恐惑江令批詞抑誠重也由鄞覓溫船由海較易執事無惜為力或假胡

俟之先生或相知爲力祈在必致區區追不孝之罪僅此也餘惟保愛萬萬

復黄都運

承翰教意懷而詞工及近覩集中數序日進老蒼而健雄恳末古名家奚異前者議地今並下低頭之拜矣執事質素美年力富强而加以信好之篤又惡不至哉政聲廉問東來甚蹷有體有用有文此全品也世道幸頼焉加愛加愛承諭業郡伯光大廉聲素聞深企而舉之第不欲數數通書以林居格例未由輕易也會中幸致是意區區近銷削德不加進而文思衰落益重二賢之好而時邀之慚也

陳時周尚未舉子近患目幾盲天於大賢困薄之若此不具

復王曰良

承過獎借及推衣綣勤一臂未由膺腑相信執事知已吾二泉宜及屋烏之愛也感感脩有私論甫一掌平田餘皆山斜鱗次用力加而收效少自辛未失收徵租致變及是連荒六年今尤甚間至並村無種鄉農啼怨謂望食于田反爲田而食也方收濕穀石錢二百晚禾多死間鬻者復出枕子不作穗故今歲之荒並以前數歲而然也此亦甫澆薄之召然田天活人尚頼當道爲力其通融填補之法

往年延建米派納于甫者爲市民所攬價多至一兩今第責納七錢則石省三錢納價者利也給軍多祗四錢半見關米逼真不直三錢今與五錢則給價者利也以其積余作正每十石可長四石則公之補額又利也甫米價六錢五分亦常事今如其數每十石亦長三石抵甫歲派之數扣補額外尚可增薪四千則公私俱利丘以杜攬納之年取惟倉官難爲意使見數支放亦俯利之民所深望者奏免不得已則多派折色勘災恐賣食之難不敢作入分荒數幸偕二司諸公告大巡議行損上益下道在是矣民貧已極幸留之意至祝

還定啓

久挹芬蒼未由一瞻光霽茲者爲弱子選擇所宜相姓曰楊宜德曰令仲愛宜卜如于鳳之飛曰吉請命于見素兄曰嘗聞之型冶諒自有異弟其以媒通焉承報命曰諾無任慰浣謹涓所納采而脩其定事俗其敢有異乎所私幸者王之倚松之附所懸注而待者桃之夭氷之未泮所自慰以厚望者鶴之鳴螽斯之羽以基有麟趾振振之盛林甫正嗣徽焉菲勞鑒入即辰金氣布涓惟白玉以膺休祉萬萬

復胡士寧

先輩李忠定公文集承表揚入梓節義文章其幸甚幸序文謬委朱晦翁陳正獻公二序齊七政而參兩儀爝火膧鷄爭明擬大無過歟然微烈曠舉義當大書尚容呈菉原本先借校奉納更屬賢者復校古所謂校書如掃落葉傳示萬古未易也字大恐費紙亦須如忠定行狀大書刻者須擇人庶不虛是集也甫畢極殺二百四十錢四錢銀矣看數日登場向如漳賊開四五百刼永德已近仙界仙巨家已移入莆適聞北虜又横李何柰何折粮似不可已時周尊堂是月十九謝世時周右目似不可愈又加瘡子消息茫然十大之屋箭風之地識者皆謂不可居渠力無能

易而心切自信目雖起於憂時憂毋憂子之故亦矮屋孰不可堪而然天於大賢君子大是無意也賜米決辭則喪葬家食何自濟意前奏政章其廉貧非專爲養親也謹告不次　適又聞永春覆鼎復重被燒刼德化永溍黄廷魁文學家亦被刼且近鄭司徒家矣莆漈頭懲往年之禍亦米城開房幸撫府衛集兵操守及往仙遊振軍威并備長鎗弓弩砲石守城池

答胡侍御

鄉承尊翰厚懷滿紙三復愧慰寵飾北指不及走送豈勝遥勤懶事方重爲繩糾之翁張其馴鄒賊菓無遺逞遠遯有餘民崇風素右廉節經紀忠定之遺文惠安之遺業時周之遺骸謂今而有此盛歟畏歟畏似閩區區亦在念中囷未敢謂誠然誠然重區區之愧也涼薄世韻寡諸世味素亦淡方四十五已歛而寂矣五召僅二以赴以火篩孔棘君和不安于席平蘆義在金華且閹豎恣毒時也然猶足是日西辭疏是日以北繼是念許月六七陳懷方告骸骨爲雲莊之雲消滅耳矣今加六十有六去謝事僅四年即有所付筋力何由支衰鈍之老尾壯感英穎之行白洲翁無前監耶且鄉論猶有僞君子之譏海内謬以賤姓名上者或留中或取忤不惟不能出亦不可出矣明於壯而

昧於老又忍蹈龜山跡耶未上幸啟中止又聞承致委曲于牌坊之問斯則表律大端前輩俯以無攺者也區區敢故立異私意有無害無亦無害故三數大巡惠念賤朽與賤子遊者皆力奉辭以今之愛異前之辭義無敢以尤厚獨處也欽德則已過矣謹附稟曲望速行罷若謂已致不可反汗微聞張令親達于之惠尚輸郡藏中併以易粟人周一石可四百許實惠與賤父子受惠均也幸垂台照時周今併其乃尊莫爲砌石及俟奏立表約須六十之數親知賙儀亦足矣無煩別處附代一謝餘惟吾道實愛萬萬

復馮郡伯

承諭龍蟠之辯破惑千古直以壺山爲郡之望躬走禱其
下爲民之心近道者之舉古出禱山川靡神不舉近遣大
臣出祀五嶽是意也但京師去五嶽遠此歷歷在望既聚
諸神於壇則境內山川皆在何以又行[illegible]者殺
一日之往回無害遣官代往亦無害角山紫帽與九華
壺公皆雲出雨候爲常作三告文香燭帛菓酒遣三學官
分告輕車果粮潔虔將事使誠上通而下無所與爲擾撓
事士禱于壇而誠聯屬之一取應法也請擇吉擇是時況
且急矣儔君至一并雨也爲執事得賢賀爲民得賢理官
賀不具

復陳峰湖

別來無任懸注每取道西湖則扣門看竹浮青泛碧回翔
而後去固欲速主人歸駕以共命煙霞然具諸體者未大
施而食諸家者亦未見其誠裕固未宜數數然以引去爲
高也知愛借論廷佩方伯用世才也區區病其太淹閣有
以江津事容安宇立劾議之江津殺一憲官縛一憲官內
地俱擾而川之勁兵調征藍以盡此時非此權處可以無
蜀不錄其功而媒孽以成其過後日爲國家任事者誰人
哉甚矣求人之太深也當其時所慰意者一廷佩自乞高
飛遠舉廷佩術故格且後焉以與無爲而立安寧者比其

然乎其然乎庭荊曉意方屬翁方伯附勤不謂遽此惠致
錫重百朋具見交愛感愧無任人回書謝餘惟自玉爲世
道光重不宣

復王陽明

廷言大參回承致書惠兼審憲紀霜肅道況王潤漳寇畢
功尋轉而經界巖之新聞儒爲世道賴固然而值今一遇
有餘慨焉執事中立時行運醇鎮燥以大收儒效少違枘
鑿將欲委嘒殘棄之其不誠知輕重大丈夫哉夫假道以
行志猶欲強尺枉以望尋之直直不得分而枉不可反汙
跳節立一怒以庇吾瑕哉腹心之言同道借論以嘆世也

違予承論及渠材猶可教區區甚難其舉之若易惜不立
堅苦志玩日惕月竟之無所似適予文亦異常局學較博
然亦欠堅苦貧其材執事盍並下嚴督之教收之弟子之
未道風吹鼓固不在門墻間也至惠至惠余惟吾道多愛
不宣

與張廣漢

承致教翰兼審憲輔肅清優力有湖州經略之寄望賢擇
付固然也抑此頑獷之常意同之蘇世浩爲劉蘇擇官一
撫而自縛以出矧執事之素諒巳卜界師之捷矣近將可
慮當不止此矯枉大事海內群屬非交私諛言也自愛自

愛時周承遠購感感曹憲副特中定蒋華亭人子良粹未
物品時敏公之上文學尤過之今年八十四細楷草書精
絕區區眼中尤與者南京督學自代撫臨幸訪其處遠則
延致表異於憲副芝廷毓敏人端靜好學在大理已有清
着名與如賓東所相類爲楊月湖獨與聞又未克蹇恐亦
撫下一事欲發廉退須此流人否則將不可爲俗矣蘇州
文辭不但經與藝高固甚有行實祗奔乃尊太守之喪盡
郤祭賻亦人所難區區意潘南屏惟此生可繼不知然否
達廷宣幸嚴督教餘惟多愛不具

答程侍御

酷熱歷民隱求之昨天旱地震亡命者戢戢然析聚群欲
肆奪食以執事之方落其魁也自阻是行盖首賴焉欲爲
下部謝且道愛私以例不入堂附在揩使且具復演来坊
不家遂已深荷惘顧夫以一事而拜列執事三數之辱名
甚正意甚勤古賢君子受之矣辭誠若過第前辭後受誠
不欲異處也昔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王爲設脯糗
設則逃已則復入謂不欲勤民以自封也今列執事處某
無與勤民而某之自處若涉自封故屢以辭請非誠有矯
惟諒而許之與拜賜均也地震多且異恐有兵荒之變幸
先事爲易之圖王道長天宇風采甚佳希道領注余惟爲

道保愛萬萬

答楊邃庵

李亞參林廷元來兩辱書惠兼審獨樂緑野與造化爲朋
徒任降位極之勞別一神仙人界區區受用此幾二十年
間飯時方起私意仙亦未然疏食水飲無事分樂天一日
當二日尚亞者第未得借丁卯雲莊之席以話疇昔缺陷
世界也廷元道巾服猶未脫笥謹附見素巾小深衣奉上
所少者小冠與條此易辦也適子記誦筆下似優其兄然
不下著實功夫古文詩亦懶作幸爲我痛斥之阿翁言不
足渠信也族弟典有問學有古行三十五六年官借路費
而來此與陳時周處相類保無彂也欠一進士人不知不

具

答鄭少谷

友聲相逐雲龍下上於山連水截之間何幸餘年吾與也
仰問价至長書雅調讀且快且媿焉不謂誤愛如許勿更
道勿更道講敘受役有愛哉儲頑庵乃尊壽篇三十年不
落筆何椒丘碑文抑縮十五年以久繩引梓人之前與所
謂畏蜀如虎者非敢執事尤所畏也然當強副舊請本附
在淵友至羅視不敢落也不敢落也會城孟郡丞乃祖銘
先世與子若孫名諱官系欠詳幸屬并示克相豈城中同

董獨少闕亦無之若天假館職决平視篁墩圭峰而過幸道堅定適子承念感感痛未全脫去學亦落固精神不逮亦無志遠大然也寶惠反璧拙詩近山齋選數篇執事幸敘爲重朔日城中水敗數百家區區心力盡始祖邵州公忠烈祠去且半懷抱欠清河魚坐苦書欠備情照

寄楊月湖

久不奉教言吾人倒去形迹林居無害自晦執事亦爾踈斷似未宜遲子書常道愛念亦豈惻筆研然耶近聞甚艱伏枕鳴邑對妻子不能言亦不敢言固知悟得易若轉丸及自有默相顯護之妙然亦憂隆之所過討迪執事士夫

之觀慎重遲子老教之窮理盡性養靜力行頗雖而視官如無守義而視身如棄通闡巧宦吾道之所無取也百年流瞬養士收用度在此餘惟保愛萬萬

答王天宇

月之下旬二日一野人傳致執事書者問之茫不能對啓緘知發自崇安歸縣諒已決矣東巡臺登聽而服深嫉嘶爲之梟鴟翺高翔之鴻鵠持是而往而荷重而斂之寂如鳥鳴春雷鳴夏虫鳴秋冬而以風鳴無入不自得矣和壯心聲兼到近毛汝礪寄至數十首亦良是來賢誠可畏矣古者任天下之重心爲之主而學以副之區區竊是心者而學則不逮則固委吾分所當以尉吾志來諭謂不能忘世而亦不必用世此懷仁擬智大人君子之事非區區之所得當亦欲執事之所終副也事固有可爲有不易爲者自愛自愛毋讓毋讓時周荷勤綠吾道盛舉然渠地所非人所居無獨一草屋短陋巳也力不能邀士夫群强之且議助之卒不可竟之宗枋弗嗣後之者孤孱一脉再一誤則若敖氏之鬼不食豈不哀哉借爲之處書附伍方伯想到矣即未然當附奉見吾人是心執事即發闡亦或有所終惠也楊李二司空白齋華致意楊司冠未及致奠華唁其子餘惟吾道多愛萬萬

啓泉山翁

獨蔵碧卿近德卿希韶三姻契囬疊承詩帖異魚及利聘登科録盛惠兼審令孫炫亦省祖而至一門樂事誰及之首春道況清佳夫以望九之年應泛周旋禮意勤懇至箇答題封亦自手出天厚元老精神福祉超絶一世黄讖方筆又一時周鄉國後賢可畏也學步數詩具別柬小帖爲春官新還之賀餘惟頤養天和爲後學型治是望

答劉德夫提學

陳石峰乃弟玉光來承轉致敎長壽白齋書且謂執事若有疑書問之簡者區區山中人也在位率無書要地尤斷

斬以絶間一致執事趣尚同也將當如此執事書來山中
何嫌白齋傳稿附上教正渠書華扁的當人寄上視到恐
遺落也得四書尼華吳匏庵集羅圭峰全集有重本幸惠
從學族弟與其姪守仁皆吾道中人可與者余不具

答二泉

忠烈碑銘已登石惜萹僻一隅無善書者刻者亦印者奉
呈增愧容春堂集壽讀快幸今而後知作家有人惜眾頹
無難策處耳如命作序殊見卑弱覆瓿耳矣山齋所選拙
詩達子奉呈未末呈命鄭文學爲取上痛去而十一存之
浦友來賢可畏受指從意勤次小江贈滿篇二詩奉咲不

一一

寄毛汝礪

承大作彌卷既又累長緜達子聯冊脩道養充學進風操
愈以白壺節方重山立不移持是以往信春靄朝嵐銷滅
之世觀惠頼倒不作書賢者禮宜殊謹此布謝并附數詩
陳時周巳古人繼之者黄伯固林汝敦林孚可皆一流人
恐欲知餘惟多愛不具

與蔡我齋

久不相見執事古道自處人急我緩人取我卻固可窺其
隱矣茲者恭奉舊典之復孰敢有非者然事壞易而救難

革之道當革也必已日乃孚革而信又革而當其悔乃亡
其固未易爾矣執事先求之我使上下相安俟時而革固
相期以此運天下非獨一學校禮節間也朔日決須一出
馮公頗吾人氣味居今求人以全難容面既不具

答孫德成

承惠何文肅公碑書刻與材精絶加以亭使文熊自辦討
無違此一事而大可該也幽明有餘慰矣喜華連日感感
謝謝惜識劣無足以發如育繪天文肅無已之衷俊無已
之愧也謚始得之乃孫之書今篆入碑首倘未具依此補
之已且祇於空處細刻略云公諡文肅碑已成書闕謚
補篆語如何題名之委江藩多巡視後始輯巡撫故借易
題額幸甚哉并拙文竄定碑石信州稍可然材與書與刻
俱不逮爾刻完幸同文肅公碑致數本至祝

與馮行健

數進士來訪謂執事慨然復坐講甚善惟跪謂近時通行
若在分名不在跪不跪重輕間也區區出學久廢坐講增
府揖增跪禮均不知出何時數進士謂故不見跪禮方思
源雖學纔二年則起自余爲近白齋處學校過和不應起
跪禮則有所來狹近當其時僚友爭之諸生賤惡之則可
復爲近執事古道自將誠不在跪不跪恐未有以余事告

者未了了也且蔡郡慱一泥古不通士然避要任散亦世
所難是帷容之為上光武處一大以遂子陵之高越石父
請絕晏嬰禮為上客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成人固成已也
謹用奉告幸示厚處萬萬

與席方伯

蔡宗兗樂道甘貧外物無足介其意璞玉渾金祥風瑞月
將慕程伯子之和以藏叔子之介自閨門以至酬物無一
不足人師肯士無福為異已所中當道泥聽轄處之義在
必去誰復能留其所以調幹遲滯使托校文為臺察地也
又深文繩之過矣過矣賢者為我而去已大不幸而前後

所歷五月之俸僅支一月齋夫僅支四兩諸生黍補節儀
分毫無干此在吾輩均之未能且家貧何恃能去而和粹
從容有問即引過無纖毫尤人及不豫之色此非素養純
深其能至此哉以故人心益服敬之慕之得其題跋數字
為榮村落小夫求識面以去例以一郡而天下後世之公
可推歸獄將有在矣闇疑士夫右之夫附要同情執肯群
然右去位之一教且諸生屬歲監臨獨無思及此與執事
名古意又首二司幸力調幹勿使惜今日如惜偽學時也
區區首在疑列猶剌剌無避斯文扶衰不吾人誰耶且當
道有世講僉定之悔將終身子德不然將自幸與黨籍之
榮盖齒貧但長諸士先為將何鑑耶列位同此山中無書
不別具

與馮郡伯

瘟疹甚慘灾禍亦大作臘月迅雷已乃雪春正月至
二月後多陰晦恒雨恒雷水溢田麥菜無望高者亦甚
雷二月發聲臘月正月為失時為陽氣不固恒為政
不一之象且雷陽也雪陰也既雷則不當雪皆失節之
恒雨為狂之罰與陰晦不解皆為陰慼侮陽下謀上餘
亂未解之証夫人心天地之心怒則震雷甚雨喜則和風
麗日執事廉明果斷是為陽明之象僚屬亦無甚疵政不

謂之陰豈咎不在此在彼歟然不幸此地見之竊意行屬
修省以祈晴朗及聞有如致旱隕霜之漸亦運幹其間人
心悅則天意順倘謙讓無力幸托今大巡公救解則今日
所運用之一郡者固一面之寄臺省之峻烈也會中容面
不具

見素集卷之二十二

見素集卷之二十三

後學黄佐校正
孫男久恒重梓

書

復潘孔修

得書始聞太夫人之訃居鄉坐井誠宂也悲戀之餘細想孝忱畏仰畏仰訃時已襄事苦塊割裂當過毀自戕執事有宗祊之責也某近幸得請食貧雞棄肋已決昔年而生[illegible]脫簡始諧祊志酬元亮之樂而未已希文之心道然也香數炷致勤靈下不宣

復蔡介夫

承致先大夫祭文且讀且泣腸裂心刺而魂喪以飛謹以宣之靈筵存沒悲感過蕭值執役荒塚又殞落之時言說不敢自將諒惣是狀也晚節此退大是明白請同辦居鄉道理以畢餘年曉夕祝老天祚宋而已不具

寄陳東所

宋桑諧往方幸接農談侶漁話與風煙依烏爲徙而宿疾轉嬰隱憂將作詷是有先君子之迍天禍不相貸如此簡稽孤廬紙筆無味雲鴻便否無從如指日外罪觊罪愧承寵高文伏讀增愧求副之勤雖老猶有餘念焉不具

與答書

辱惠教言盈紙曉昔捧讀悲感宜勞春餅轉瞬二十有七年衰容敗質復見不能無故我之疑握手出涕頹然復笑以倒也元樞大拜天下固將以君實伯起望公夫用特異者望特異宗社華夷將寄命于公天下七民將陰受其賜者欽賀欽賀某晚年諸疾盡猶不能數先生知我獨不爲講一骸骨地耶賊想旦夕平有此賊有此兵殊使不如君閩浙人瘵粉矣斯亦謀國至幸不具

性甚怕冷又甚怕熱醫書謂之元氣不足兩年來左若夏月日午一衫不能容須靜坐室中或茄陰之下此豈施之

路人涉秋即重綿又則敝爽大布至重不可舉南方如是北方又何如且賤性直突易觸禍故自四十五時已決歸非獨今老病時也聞有生擒不宜斬之議竊保尚請兵自衛迥巴諸城蹤足可進趨之可倒也八萬之賊也隔一程寅策馬而已已至監禁則海盜解之會城水行兩月餘陸行十七八日亦辦賊猶之里甲邑若空生野且不可使解何人僻處山縣押又何官深林險箐一雨則溪高數丈候守數日不可濟防又何術且四處從賊如歸自是而賊氣沮賊從散下著者心困苦也就中率多曲容某平生有薄毋耶撫綏遂而雨又溪漲賊不得如期疑阻中變豈天固

不欲容之邪大挫之後而又撫之謂罪固當誅殺非吾願
仁無不愛生誠吾心賊曰吾罪已深加之刼縣無望生理
然藍五時以不聽撫怨群董日休岂說我輩的人今都應
他話再何處孫渠亦自公論也

荅西涯翁

得報知又乞休又未蒙允元樞大老宗社生靈士夫一大
命脉也容台戎樞寢方聲前星立耀然范景仁裴寅亮之
所謂大慮大計慰祖宗之靈以係屬華夷之心者似或一
道某俗獘再入以膠局絕通透之人而當此紛結不可解
之任覆餗泛駕其所也兩川題目想成文安寧左牧副憲

隱根無數題曰皆復出效平生不識避事亦不識薄待人
亦不敢私作事天上落來之禍無亦自有數耶辭疏未知
得旨否實病不堪非敢激也詩話捧讀數遍愈愧某體裁
痴重嘗和曹廷輝詩托鄭憲副岳轉寄復書曰四大擡去
莫知所指一日來南畿問之曰非四大安得動乃知詩重
也然亦有天趣自然處題漁者曰地幽拙占詞頭白猥生
理獨樹風正涼月出大溪水題海風觀曰星影倒隨天下
上海波橫打岸沉浮夢中贈東山曰心折正如東下水書
成難寄北歸鴻感事曰無多酌我防昏醉不可干人且靜
眠星銅溢鐵不及時與化冶中孤此一生九死餘恨也遥

子稍能作老成語詩書蒙亦稍知方但性懶甫入官子多
無福不知可濫一錄拜老師祖窮波餘否也不具
日隱然泰和渾融氣象自古謀國不動聲色而運用天下
敦尚博大崇獎廉退開廣忠誠省刑薄斂以務悅人心使
天下後世陰受其福國是定而勢存上習正民風淳疏狄
歛衽而不敢南牧公有許休肹蠁際伯紀入來方成朝廷
者如此適見點落之報途中所見不稱人意者多在綱中
何神也蓬麻之起世懶成大事須此老某只箇拘局硬擔
事任怨的人儲靜夫邵國賢朱世恭孫志同皆可儲邵體
務只署南部以鎮江華國為宜終養御史陳茂烈曾奏薦

本郡學官近匝無例然天下恐無第二此端亮清苦人然
必仍舊官則巡按二司易相處今人白俗也兩川流賊甚
苦移兵轉漕勢如旋磨臨可把而墜崖攀木猿聯而魚貫
者不可防非若攻城拔寨有常處也荒服僻邑居然生苗
駈遣無一中節八日漕程月餘不應餉將盡如之何哉是
役也知府張敏何珊數十鬬追之陜兩月餘未還叅政曹
祥僉事李昶策應亦之陜去冬及春及今皆有奇績某平
生不知兵諸賢將士力也風足日甚痰嗽久不愈遂歸存
没受德不具
西征每以不足副諉受為慎近想可畢事君相指縱之神

爲羈手東歸之地者也受知川嶽之報消埃心者盡而力
者不可以强支縱有羨除奚福消受乞歸誠本懷願決我
處使不爲再乞觸禍則所以惠我而處我者至矣歸後義
難奉書惟周悉調護拔真才紓急政與閩是以迸續繫社
以垂有未望至幸
謝方石一代人豪與王介庵翁並峙南北比王司馬不乞
遺恩介庵爲之請大録死所以勵生方希渊之舉尤歆動
之機某素慕此老然無一面非先容也註誤落官尚有人
川雲巡撫似不可缺兵備亦須有從容圖之

答黃伯固

衰力無所用跡孤獨與然而平生竊附名先輩與夫海内
來進之士固有不交一臂通一問而自謂知己者數年來
得聞吾子私幸吾道不孤鄉一脉有所承受慰喜愧懼往
來于懷也過京山繼聞視身臨人大致重以慰以喜愧而
無懼也方得書若文而三讀之以慰以喜鄉固奇士果可
以無懼無疑也第所屬意不如我之不孤重加愧焉兩川
未盡平旁郡諸邊盜賊賊然起袖手臨石憂懼轉深適幸
有所聞爲　宗社生靈大賀否獨獨不可爲獨哉不具

與林泉山冢宰

匆匆爲别旦勝馳戀肴松古柏孤特之操愈見之膠水墮

雪之間非若望秋蒲柳然亦爲世道慶光獨幸公不得不
爲姻舊私憐也賊臣幸敗親世者尚深憂諒是懷也川賊
多不可言聿衛漢兵調土兵御之幸且盡之不與捷於偕
上得允搭城當留三日爲相樂丘秖爛旁一味相處也新
聽弟今始敢爲謀居官惟清約畏謹而心主愛人嚴治之
川賊撫亦不終然毋仇其黨欲犯閩寧其首以不可召恩
責其下因賊心者況人乎瀕與奢均不可通亦誤人但其
過於獨溫潤紛少尊翁自弘犖荅燕石來耶不具

寄楊石齋

藍球通妖曹兕突作在彼固難制在此兒橫幾若無前元

日親征是可知心備矣分兵屯合山懼覘我江津之虛徑
掎吾虛駐婁溪以扼吾潰出城之路小僕請由舟笑曰不
濟死所耳僕當從病賊果出吾計賴此先發何家老營之
焚矣異吞坑之條然鄰封遂聚劾尤而旁睥者幸此大創
也茲趣保順辦臨天幸畢事如江津則納郎東下乞歸初
念與是出不懷須此以杜竊鈇之議矣十病夫榮擾亦自
有限恨到川不得一拜尊府老閣下先生床下紓通家宿
好亦缺陷世界也惟自玉調幹元化至祝

慰西涯翁

隱悃今愛孔氏妹夫人謝世天地間之福不欲天地間之

人得全我先生純德具美固造化所宜曲右者孔之賢淑不宜是以天然父元臣子復爲元臣婦世未有平滿若彼者付之無論也先生文章正傳道通塞非與衰運祚修促身任之固不得不自擔荷而自諉者不得不自愛也曹冠自稱曹王出世借名號鋒鋭不可當遠近俱震幸此大捷本具纔多就擒首禍僅方四亦躡其跡追擒之矣藍再辦則捷與乞木偕北其解而東病誠多且久官非久閑意受賞非再出意也劉謝似宜亟處以言落官者亦似宜復惟照在是幸

答黃伯固

啓和二詩格律思致甚善何幸鄉閭後賢吾友也樞區材識枯滯百凡費力久不能逮人執事一擲足便到固不可不自寶惜也二疏觸犯忌諱思過無已有其心而無其識碎首甘心然有自衒之疑宜不若是甚也作文專者秦漢以上猶有宋人語當覺其然閒彭大冶世契其讀書提學正大人宜是子不具

賀楊石齋

承致會録人至寅詢仙邸茂應狀頭之選德門盛事僅見之今而亦未前聞之古也楊世有盛者關西四世宰相四明兄弟三尚書建州孫子連第然未有萃一時如此者可尚也可賀也亦可畏也宋養士不負大科惟王曾宋庠馮京三人父子宰相僅呂許公韓魏公今所望于狀元者固不止于是斯道家之好愛德之私也以突與時組爵荷極力營救生死肉骨其恩敢忘然終惠于其者一放歸足矣能一一曲庇之耶兩川是役非老儒所宜勢固衰止然亦鬼方之伐也人便謹奉空椷爲賀不具

寄孫司徒

南畿時曾附數箇想達矣天佑我 明誅賊受首黨人敵政擾華而斥逐以盡執事遂偕柴墟二泉東川並以起群賢滿 朝盛矣哉前此詞不務逐熙豐之舊人而務華熙

豐之舊政激有後日紛紛之禍今宜無此也然士行如鬼使人厭惡不知自何時敗壞至此固宜究心也蜀如潰隄不可填塞人心者固去也而調運頻複重以祛之憂如焚惔而平生精力已盡宰物者胡困我遲暮之歲如此也藍鄢勢已衰撫若可成則骸骨有地執事謂其有快活福否也日㬥之離有明戒焉柴墟二泉恐未至不作書會中幸出不具

寄遼菴

承佐章累紙若謂其稍就清脫者庸知川如崩淵層疊湧出役人駭心喪魂撐拄不暇懸命艱危至不可排遣長嘘

入哭重慶冉入父老環觀爲我哽咽因江津與賊隔江而營
既入空城烟火俱廢數日無一水一米入口方幸踰萬先
提容知川北又有馮憲副傑遇賊之事蓋前時已勝而喪
截其歸路正犯窮寇之追之條然亦可慕也若命值此何
計得謝楊總戎輩流表頗爲異好生議恐欲知

寄石齋

人回伏蒙諭責過無譽不勝驚悸平生跡懶涯翁倚答一
書厚翁同年寅厚亦不通一書惟蜀以故里故許屬俯念
不揣數書私懼過瀆而猶若爲簡公之繫戀鄉邦故人者
如是天下可知矣賢相古有是耶其猶若形迹自拘過矣

過矣迂腐非撥亂才三川麻沸左提右挈晝日不暇夜
不交一睫者時數月方賊烏合二萬餘剽悍尤甚遠近摽
竊仗賴君相發縱之力擒斬萬餘群類散者禁追捕僅躡
其首數人與聚而逸而未散似有可得之機第麻六兒奔
陝又盛川兵過陝攻之又奔川馮憲副傑孤兵遇之被害
戎事甫成值此奈何毎觸事仰天長吁繼之以泣邊糧近
但全徵之議訴者紛然父老言重慶已知府嘗有是徵幾
激變固全盛時也今日尤屬可念公卿人容不爲之所耶
其椅袒愈甚箴塌生入門是外百無所圖公知已最舊容
不爲某所耶乞本瀕寸又沮馮故也無原萬萬

復孫九峰司徒

未書具審道況休裕慰慰稠如滑觚術寡不暇造物者劫
貽我衰謝之年之苦如此也先是尚未敢投官自輕淺舉
事是風蓬長繼窮寇加狠又有任其責者不得歸苦苦涯
翁出處當私論之司馬公之出國家甚幸在公獨無幸也
今人責人過詳不爲國家計其遠且大坐鎮雅俗與翕翕
集事續用自殊記弘治間有論王介翁不任上宰某曰代
者誰其人語塞涯翁去固宜且脫抑代之必過之今似之
者誰歟則因未宜遂其私者求論敢對其亦謂然以否不
審

復劉文煥

遠序大製推詡過情執事亭亭然物表人肩睫誠難者顧
獨以與在交中儗以非分陸范辭李古今幾人我不敢當不
敢當危機距脫自信輕便然面望未嘗忘湯賊中動靜幸
時一附報欲釋自衞尤欲爲蜀人先賀也士風大壞監巡
諸公則亦失素守郡而下僅百一殊人意甚之大非人情
民安得不窮且流說軍水清山立運用更化無難者近時
過奉過禮迎送至出界地甚非且役夫倘則肅肅則嚴況
思古大人物恐欲知餘惟古道自重不具

復楊志仁

承致尊甫文懿公詩律并教言皆山中渴欲得者感愧何
如中丞榮轉吾道私幸然執事資望已二十年前故物人
固左之天固右而畀之文懿公宦迹同也而亟欲求去門
第誠過盛抑直道有難合者其然耶記同冑偕吾二人家
居亦少歲月可久借耶第事會一日盡一日報答涉齟齬
則行意水石之間料理末一着爲而區區質孱病早近尤
不可支無出期矣書倒不恡在執事未由自已也惟爲道
保愛萬萬

復段僉憲

榕城瞻拜承款顧勤稷按部又辱光臨斯文情義加焉受

賞致賀似於名義未安蓋無可賞亦無可受而誤恩再辱
願汗登拜當容謬沾賢者之惠哉且公私賀儀一例辭却
吾執事廉白自守美官二十餘年未嘗一第家食不自謀
自我稿若實足爲區區潤哉領厚情還厚幣心甚安之照
在萬萬

慰楊月湖

其啓林居荒僻執事聲迹久不聞鄉衎意加焉前數日會
汝弟于建陽始知執事有尊大夫之喪柴瘠之甚噫此吾
二人共遭也何夕何事亦何忍言哉執事爲道之身萬以
禮無毀其是月擇吉是日有金革之起義不敢辭而止歸
晚出其心果欲其志眞可行耶行止一事便自不可謀禍
謂可免耶是由天落也已具疏另選精力頂處地方容令
照舊致仕不知遂否便中無惜惠教小覓附致几筵無任
悲梗不具

寄邵二泉

恭聞起落朝論固自在然所以處先生者豈足屈欲與叚
流一般寧收而入之耶監賊且盡曾已收戎旅凡勞視往
日江之西十倍日懸命鋒刃間閒福無力銷受險難有此
其如何歸山再請未遂適觸罪自貫倘荷放廢則蘭陂雲
水又自故物恨二泉先壠無一篝燈交臂時也不具

答張白齋郡伯

過枉郡駕暨二庠博士傳姚英之之教請先祖都憲敬齋
公神主祀鄉賢豈勝感幸先祖孝節廉重當在古人中教
於鄉門下有尹上宰諸人教於官門下有高司徒諸人在
斯有生祠嘗道欲借邑令起之風憲力辭謝方膺提學以
母老三疏乞歸時望六時也岳家泉憫其貧患之地頗居
序利峻却又強又速却周以棺具酬之且皆人所難者故
沒時蒙泉岙之文謂未老即歸事育罔遂徵此知學優游
即樂盡心知語也然鄉賢有艾軒復齋夾漈諸老進與同
列恐非地下之願矧生時嘗未滿猶人者必不欲自混其

至愚極陋亦欲成先祖之美胡希仁程獻之王存敬累有舉皆辭義不敢今日受命吾人舉事名教所關亦使鄉之爲人子孫者不輕進其父祖以襲頹俗爲世告耳尚容親謝不具

達孫大參

歲頗不收糧早賜明檄速以時輸少遲則盡于私食雖百痛之無能爲矣軍食何計哉數時穀價一兩無三石後可知矣濱海已三不熟民不聊生或生他患惡謀之巡按公早委推官清理其地之尤貧者二月間將預備穀一兩四石五十之價齊之人僅五錢毋容多買得過者冒買一石

罰十石主買擇義民大戶有行檢者具名于官人主二百石價令自收穀同看倉備發至成熟或依數或大熟作四担八斗買穀還官庶無吏隸之擾無妄冒之奸而窮民得受實惠此非林下宜聞者然人心洶洶亦不容不慮也濱泉或有賑濟亦先移文以安其心蓋岌岌矣不具

寄元老楊石齋

大號渙頒宿蠹盡汰天生　聖君天留　賢相周宣之王化復行山甫之保躬補闕殆軼而過殷武丁傅說亦有不足爲者矣某待盡陳人起落之盛豈不欲効侏鳴以裨新政然諸老則可某則不可人之飲水冷煖困自知也某跡孤取忌去朝廷二十有八年年門十五長謝矣頹　君相哀憐言官論列五叨　召命受者再大義所迫非得已也而力短弗効委心就閒又十年于茲矣齒朽形羸風濕爲梗精神慌惚步履蹣跚語言顛錯何以拜舞闕廷叅國是遑叓哦遜人貴者共抑因自虎何如溫公病猶留潞公老猶出從清獻則循分力辭爲報某固願學也七千里外再乞實難老馬哀鳴一思皮骨之所非先生誰耶伏惟　再憐毋致再乞萬萬

寄蔣敬所閣老

遡者伏讀　新詔及日報事目奉　天之詔書開元

之雜報退然其後矣日　御經筵閱章疏坐三公以決政事侍午食則虞周之盛千載一時也惟賈生堂陛之論似或未講　聖聞生知亦必待學意未有告也抑蠱與革與尺牘致慎直之詞亦宜念也侍　踝憂憤林野凄敝二詩佛野史何時也今又何日也我　天地　祖宗固相之矣某自戊戌獲接道容貯結有今時以不及話心懐領教言爲恨然在匏庵木齋守溪諸老亦僅一面書去位始恭方石東所吳東湖無一面而詩篇往還地似也謬承起落義當趨赴第已七十致仕之年衰謝轉深行能素薄何恃能起豈君實起景仁不起東湖九峰豈廢困君

實者其無景仁之望而年過之容不知自處耶幸遂私乞
立足素定辭行塵亞近資　執事忍使其觿且濟我不勝
至祝餘惟爲　國加愛不具　元老毛先生閣幸瞻仰不
顧書幸道私臆

寄孫九峰

丘壑隱憂彼此如積不謂復際泰平今日也起落意外無
任靦顏　執事純德遠猷緩梟變以彌成熙皞衆心共屬
幸毋讓焉其內之素抱外之時宜既老既病班行無其跡
者幾四十年今七十致仕待盡期矣朝無年似之人無同
時之舊至諸老亦無一識而秖似久忘政理亦踈何恃能

起且壯歸老出亦悖甚矣其豈亦貴　聖明之主以自
安箕潁者流　執事白巖幸庵諸老自足任世道之重其
亦擇所自處以少裨難進之風均爲報爾幸　惠曲成萬
祝萬祝嘉靖　新詔遠邁泰天而新政弛張開元分當
北面天生　聖君而輔以賢相後舊爲新化否而泰生
枯活凋霖雨入荒焉然易蠱與革皆有深戒譙吉無不利
賈生堂陛之論亦關大禮此　執事之素懷亦容勿大老
之所屬意也不具

寄陳原習侍御

邇得庶古之望于吳清溪老格于滇序侍養錄于二泉記
生祠碑于小泉祿章鎭鄉擁腫鈆鈍其不同若也何以無
謂在滇時且碑亟沮之不知何時又祠也讀高文重慚作
焉然亦見道味之似與淺而知深也嘉靖新政　聖回
天生然實用年進當受言之際毋允取忤煩取厭高取悼
驟取輕急於求治老成弗爲信而後諫古有成論何幸擇
所必可行言之舉大遺細毋用數數也　執事養深而望
久自愛自愛允之幸同是祝諸老起落九峰白巖之謹
幸庵之勁力宜也區區衰且病又值當朔之歲義當力辭
守溪翁不知何爲處不具

寄白巖

山中伏覩　新天子文武神聖雍革之盛殷高之四海
仰德周宣之王化從行下風矣者遺起落蓋已傷力過時
之馬矣自忤柄臣朝無其迹者幾四十年在林下幾三十
年五　召二起在官僅四年而半及是始被遇而病以
老矣　執事九峰幸庵梧山崇閣諸大老自足以佐理堯
舜其聽散野箕潁者流不謂無報也且班行無年似之人
無同輩之老年已當謝病又龍鍾拜跪俱難語言轉忘爾
乞四往勸踰半年司空地重容延緩至此耶連疏以進亦
事　君父一真幸裁可否九峰幸轉道次不能超邑
詔條群弊蓋革上風亦須一還今服用之侈威福之過以爲

迎之盛巡守不時歷諸司不治事官習於邪吏肆其奸學
校廉恥道喪雜流朋黨風與不副人意其不盡指也夫有
德義以正其身禮法以正其俗我者皆正則群小自帖是
謂不威之威其不然燎原之星灰固在也世道之責非
執事諸大老誰耶不具

復趙司空

久悉　素望自端簡公所一背未由當勝注嚮適承教札
公移誤服　聖天子新命　勅促上道叩頭忭惶不
謂榆景值茲奇遇也無司馬之經綸有司馬之老病年已
七十自　石老外無一二推諸石骨枯神短血竭事忘疏

拜跽不能起且初心日負聰明不及又去京師幾四十年
朝儀久疎袍服冠履亦盡破缺又作一番出處人其謂何
當今耆碩滿朝某一人足重輕耶即舉訓工而論某素乏
心計少識事而食官皆巧險者流以不識事臨巧險者流
弊何能汰財何能節功何能成三疏擬辭懇祈得　請
恭惟　執事望實素隆事體練習正副是位東湖冊得共
政起部當立改觀此固　朝論之公亦區區以人事君者
負也由衷之言　伏期　鑒亮

寄陽明

過聞　召命北上　天子仁聖群賢和會諸老之翊
亮不孤泰平召致今日矣惟　白巖未至甚都猶居洛也
綱紀之地治體風化所關略細瑕崇大體第一義也言路
開矣高取難煩取厭則開者恐塞者門塞矣短取媒際取
何則塞者且開今日可幸也亦可慮也然此時士風亦頑
一還服用之侈威福之通送迎之盛巡守不時歷諸司不
治事官習於邪吏肆其奸學校廉恥道喪雜流朋黨風與
不副人意其不盡指也夫有德義以正其身禮義以正其
俗我者皆正則群小自帖是謂不威之威世道之責非
執事諸老誰耶不具

復陽明

辱書惠兼承趙　召之教　聖明在位可謂千載一
時矣綴皐夔以贊唐虞之治少知用世者身先之其敢後
乎哉桑榆景暮班行無更七十之老石老一二外無更相
識之人精力久衰經濟素乏何以副　上知塞人責哉
鄉康懿公六十九翁司徒公六十八其徑速其歸在惠安
公六十四時也盡人固盡已哉近傳　執事以左轄召廬
殊游以須後封高奇之績乃今顯白載　詔書播華夷
而傳之来世掀揭柄人何在哉公固天所與也其顯其行
副　側席治道至意其大義當决辭三疏録呈前數日
有書想未由抗致也下缺

寄章楓山大老
觸次曹定翁二詩奉憶計徹　尊覽是後德音時聞筆札
欠便八旬舉丈夫子固天相也茲復重荷　明聖新天
子錫爵存問之典異是遭哉其小混却落君臣之義無所
逃天地之間然七十之年精力衰憊病以老矣巳三疏祈
哀諒在　垂憐陸汝亨已承卹典快幸快幸唐侍御久聞
風采近見旌忠數篇大是名作二賢諒出門下也前後華
亦頗與發林茂達黃孫龙者小帖將勤輕褻輕褻餘惟若
時眠食以膺純嘏至祝
答周克之

承書价咸感區區龐憒徒以犬馬之齒誤爲　聖明新
天子番錄三使臨門非昔時老馬筋力矣擬扶疾登道而
觀　龍顏使老狀衰容莫逃洞察乃堅請不受仕而還
上也必不能到亦中途辭乞次也不意到劍而痰喘作至
建尤甚羸削已非人形今雖略愈過山筋力猶未敢擔當
也然未出境而乞殊非大臣趣　召之體矣則限之爲
之何哉俟數日更量進止人回謹此申復不具
寄彭幸庵孫九峰
其狷狹不善諧世謬意高逸老流四十五而孤翔　五
召而載以起亦尋以寂矣不謂又叨　諸老之　召夫以
壯之如彼衰之如此奚取自剮慚作有加焉三使致追隨
勉出門意面覿　天顏盡見其之衰容老狀然後懇疏
祈衰不受官而退不謂到劍溪而痰喘作到建溪又作卧
牀褥者半月瘦削重若可念抵今未敢過山京師又未知
可到否也　新天子聰明神聖舜禹之君惟　與議一
事似若未慊其在遠微聞輔臣禮官言官執議甚正然猶
未能一去俗格出濮議之上若定陶共皇則最下之議吾
人引　君舍舜禹奚法哉舜受堯也曰受命文祖文祖堯
始祖廟也禹受舜也曰受命神宗諱宗堯廟也禮曰有虞禘
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行祫曰禘而人後之意歷然

其間當時大事皆記之矣獨不明有尊其所生之父之事
此萬世法也今不引舜禹之典章而下襲漢哀之邪議其
不惜哉　執事九峰　上所起若猶未舉須共一疏使
輔臣禮官文字之臣再議其間名分所關非細故也夫名
正則言順若曰如定陶共皇稱　興獻帝則與王國也
安有帝其不可一也若曰如去定陶稱　獻帝則
七廟之中似無小宗稱帝合大宗之位其不可二也
獻王義不可一日不立後以王嗣帝其尤不可三也由是
而推無往不悖蓋大綱不正則萬目不張亦勢然也或疑
有難處者其惟有不可易之大禮有不能已之至情情不

足勝禮也甚矣大孝召大慈大慈亦成大孝　聖母純
懿之德中外具聞决不欲崇　獻王以庶分以上累
聖朝大禮貽　聖主大全中之一闕爲天下後世議也
或曰專既畢如何曰聖人不貴改過一執不忍而終身執
之乎舜樂取諸人爲善禹聞善言則起拜　聖主舜也
禹也中外人心共屬　聖主如舜也禹也何難改之有
其至未可期而議禮决不可緩幸二公圖之病中言不能
既亦不顧作書　内閣上宰宗伯諸大老先生幸出此書
道下臆不具

寄陽明

執事道足濟美學足開來文足追古人忠足以落奸賊擒
叛王又得　聖明新天子爲之伸雪以大取封拜試思
之古今有是耶下風謹低拜矣區區老以病道建溪痰嗽
二十餘日形體爲之瘦盡過江尚有辭疏道此不一會不
拜尊翁老先生床下何心幸諒幸諒蔡我齋又過家故性
猶在也一笑

寄胡少宰

久不會謬記所物色　執事李嘉魚二公俱偉　執事尤
忠鯁可念　新天子虛席治道拔寘天曹以尊用老
先生計奔歸是豈一私焉之情已哉然大歸是時日可度

瞑　執事亦可少節哀悃爲來日報答地也賢者生世繫
其不少香幣少將　几筵病不入城不親吊慰缺事缺事
照亮照亮

寄李宮保

白茅之役初聞亦異既乃知利人甚慰慰李貞伯少卿物
品時出伯剛吾輩諸人之上吳文定公不能過也鄉賢未
入于孫之微爾矣可覩世矣文徵明斧父思郤聘金幾千
許寧庶人屢召不起氣節有如此者其温粹之養介特之
行深博之學精妙之筆法皆眼中所少一書生名動天下
藕人以爲是風意當以潘南屏例薦之昨會守溪翁謂尚

過南屏致之舟上與語連日知之深且已見其喜氣充溢
鄉會恐不能易亦無待薦然吾人道不當遺此賢者也不
具

寄楊石齋

伏讀　新詔及封還數事心降氣屈甚矣先生養之充
而任之重也泰山喬嶽興雷霆而出雲雨長育群物成能
造化爲海宇巨觀足矣其朴璞同慣且愧且作扶衰強起
不謂年高分薄至建溪而痰火大作醫藥念餘日稍愈恐
疾過山至衢又作隨處問醫至蘓常尚未脫體坐若夢行
若什居常自念有其心無其過今有其遇又無其力矣非

天耶再強而前恐須竟乞非甘自棄外有托而逃者矣木至幸垂憐燭還之閒散士各有志仕與處亦道也餘惟終始弼亮爲　九重倚毗爲　九廟光重不具

答后峰

承與途三得書謝恩議禮二疏明白正大忠愛藹人近鄉諸賢皆卓卓自立山川鍾靈氣義歆發　執事立亦幟不誣也慰慰名大爭亦大卒重自愛立此大之標非大事姑付言官已之文材啓範二賢學問突進可喜可愕區區告吾是也建溪一病至今未全脫體乞本已辭俟進緣某某某煩道聽不顯書

寄邵二泉

昨承道寄意感僕云　執事大賢度閣而謀遠自有殊兆天地祖宗所以作有道者自有殊徵也然遂庵後承家承休也未四十承家後冠也亦未四十以彼喻此若後者意擇一親者賢者鞠之俟掌珠呈瑞一則瓜分之再則鼎立之無適也　執事道深德厚名重位尊海內士道義相忘兄弟相念如區區者恐不再數不告誰告我藏修之所力頗不辦神用涉過勞訓儉亦非所事受深言易罪過罪過舟孟潰候風九日晚始到明發議禮疏行度垻行又明日矣乞疏伏前再發謹此奉報不具

寄蔣閣老

恭擴突循急自讀書訪意古人自效當世不善諧俗雲庄待盡二十有七年蜀之歸亦十一年矣又作一番行止以術測諫力則炎以病發不欲少依光華聽指令門下者我勢不可也謹疏情懷伏祈照亮使骸骨故鄉至感至感三老先生恐瀆不顯書

寄楊石齋

某脫藥行止奉累紙見陳瀆　真主希世之遇閣下忠誠許國三老同心輔政亦希世之逢某雖駑豈靳爲役衰病誠不能也初期面覿　天顏三疏辭職不聞又有刑

部之改某又爲有官之褥我刻　日且至京師不一見新天子既我閣下君臣大義固缺而友朋之情義亦疎某之罪何贖我第恐至不得辭而官不及効好事者又有某辭某受之議悔將何及吾人出處寧近迂毋近苟且某即能職能時月留耶親賢一疏倘　聖衷開悟治化一機某在報答無出此者不揆爲諸君子開端而某之得解亦士風一繫也　敬所　礪庵　湖東三老先生奉同叔覽不具

答趙司空

近閱報係城敵處皆人國遠猷老成謀事自異某寧有此

耶方幸即不得乞附麻倚玉因焉不意又有乞攺一生刑
官最後有兵柄之委恐恐然作過後是而避神入廟重可
哾也又不知遂乞乎否若專善事是位想將居者賢固大
有所授也不具

復顔司空

承書并致价感感其無惠荷　新天子誤知然壯而歸
老過而出既久埋於蟲戶又難脫於龜筒重有是攺非分
之愧擇官之嬿蓋兩具焉世常言刑官作子孫累是謂畏
影而走日中者也然抑未矣本之則老以病服列以共所
事期無刑副上知誠不能夫再疏退乞未知遂否人回敬

此布謝不具

答白巖

承教感愧無已桑榆之境無人世望矣而　溫旨稠疊
斯生斯過稍可勉強容忍自絕　聖明多君子之朝耶
老且病誠不能矣又此遷攺似涉擇官徒成陳瀆奈何奈
何　閣下知其固相諒也不具

答山齋

承書諭辭疏太齊罪愧罪愧名須實副恩重而報亦重其
材行何如耶愛　國雖素直究不善處事所至無好散場
者上孤　主懷下不副人望平日此子讀書護惜處蓋

去徙自辱耳昨聞　上心朝諭皆若厭煩賚懼罪速舟
而來而舌爲鈇齒割腹語言甚難入京正用此命薄甚矣
部諸司曁鄉相厚親友幸客告客區區見後下顧京師非
外比萬勿出送至祝至祝

答遂翁

令孫至承書教感感壯猷者德元老相　新主以經理
太平士心俱屬亦華夷之望也區區貂續九峰白巖幸庵
三江諸大老之後砆璞之不同價然也事叢身萏度每欲
陪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玆出相併以
去矣八月九日當宿三月滿當力請骸骨邪橋夜話當敎

久我也忙中不及細昔爲道之軀保愛萬萬

簡莘庵

數日官書人事作擾而身亦困甚不及親拜床下道勤懶
罪過罪過　執事素忠大節一舉足繫　國輕重當此
主智未定遊事方殷豈宜引疾求去　溫旨既已諭留
幸爲　宗社華夷勉兆搜易謀臣計將爲　國勢注衆
爲三邊生靈造命至幸至幸

簡諸老

乞休第二疏久辦議二十五進比聞求去太多　聖心
不悅移二十八不謂又有亟出之　旨屢廣潮腹其常

懼跪拜難起腊十二之夜夢 承 旨内廷跪不能起
驚覺益懼益見力綿 廷拜幾跌者數四歲暮孟春
大祀俱不敢陪何心哉除夕正旦家祠諸拜皆不能起開
印拜跌在地對僚屬抱愧殆不堪居繼有痰欬潮熱之證
身益弱今承 命而出何以了此五拜萬一亦跌何以
見人哉平生自此去矣抑七十二之年精力可復強耶
閣下素荷憐念亦幸爲謀誠明良之會何故亟亟去也衰
曲萬千病不能出不及面訴謹此祈請得遂南歸君相再
生恩也不具

簡石翁

昨承 敬翁礪翁湖翁三大老枉顧其備訴衷曲若謂有
托焉而然豈不誠諒彼假此爲留某之辭爾其受知 四
朝今日尤爲奇遇 聖天子畱容諸老畱念群大夫亦
頗相信若可一日安于朝 主少國疑言階釁異奸伏
伺釁何時也又若未可一日去于朝斯生許國之壯心熱
膽安在哉其視聽步履猶強支惟跪拜難起不可強支兩
膝時擦健步藥時服七十二之老求壯亦難矣寒家三世
近諸弟皆收局風燭其是局也祈 亟出命下戰慄無
容促九峰未能赴閉門學拜撮良數三至第四拜而跌朝
叅何法哉天賦命薄如是負 朝廷負知己負天下之士
夫古之心痛語梗泪亦下抱罪惶惑莫知所爲惟 執事
幸卒聽之至祝

答張總制

久乏存問孤特應重之操貯結之星瞻岳望之間益日加
而歲以甚倚至承惠問感感東之寇流入南陽勦未絶不
知廣何如民貧召盜處又以習而成 君相之憂 執
事當任之責也已者國是頗異功高物忌諸賢意未知云
何恐易柱不得本事大木重致撓敗其欲去未得去尚當
繼乞忙不具

簡石翁

千金駿骨仰荷 厚情似有議非誠欲去者添此話說也
數日膝尤軟堂堦上下皆難勢難拜飽厚祿高坐心難安
十二三進第二疏二十進第三疏幸屬中貴傳衰老之故
必取 命旨九月吏事何裨 新朝決不敢與選
恩有亦決辭徒見重瀆夫道大成大小成小其歸亦成小
一得今同年更幾人幸惠尊然不具

見素集卷之二十四

後學黄佐校正
孫男 及祖重校

說 傳 行狀

邃庵說

豹隱霧而成文龍藏于淵以神變化雨下士夫資之弗深無以為致遠之地而怱煩鎮躁要非淺之能為也故深居而靜處掐塵絕俗百物之交弗至則無詭聽無流視左闔右書前箴後儆助我者有餘地矣石淙楊公應寧旌脩之居擇其深處為之名曰邃庵其取諸此其制乎外以脩乎

內足乎內以無分乎其外者矣夫馳情絲慾於無何有之鄉身在此而心已在彼欲一時之靜不可復得也則庵外也閫書箴儆猶外也公潛乎其內也寄庵之邃以成其心之邃其業專專則志一其居靜靜則神清則視無形聽無聲心有師氣有帥欲有坊道有與聖賢有域探微造妙以統百靈搜羅萬有孰得而淺狹之公起神童舉進士方方物出謀之始固已累有上卿完名修忠朝上差介視以班穎自貶抑深造弗辭从門指授泆然成章其他亦波餘于楊氏矣蔚人文淵深宇前脩郄衛庸非公而誰邃之功于斯為盛

因吾字說

子與劉君時讓舉進士同觀政刑部同步行履數日輒穿駐足扑沙相視失笑其後同南京時敖方易尉有徽名再見則驚視之矣今已博雅可論以吾時蒙之命問字於予字之曰因吾說曰道根於性性根於天之所命人與聖人亦類也聖人脩道為教不過因吾所固有者裁之否將憚而弗信矣弗信民弗從聖人亦由勞而無功矣夫不勢而尊不威而畏不賞而自勸不令而人樂而習之非通以至易不可聖人有待焉使人自有而自為之又將通之曰人倫日用之常吾之道盡於是而已耳則人將曰固是之易

邪則均可能也吾將勉而為而不為兵聖人遠矣聖人又待焉有可入之機可進之地又將通之曰道德性命之蘊吾之道盡於是而已耳則人又將曰固是之末已耶吾將勉而為而不為前功棄矣有可入之幾可進之地又將通之曰有天地民物之責紀綱造化之妙焉吾之道盡於是而已耳則人又將曰固是之無紀極耶吾將勉而為而不為則前功棄矣探事就中探微而入妙吾斯之未能先待我心者可執而叩也吾聖人所為聖人不恒存存於吾吾書師焉卦畫以龍馬範疇於神龜火鑽於辰心曆於天運輪於轉蓬律於鳳凰書於蟲鳥造化之蘊聖人心術之迹

也聖人之迹師焉吾心者可會而兼領則盡乎吾矣非吾者烟雲飄散蠛蠓氛埃之過前又惡得因吾固無而規其必有耶此學法也持而不已吾於因吾觀矣彼謂聖人不足師與不能師均妄也

族子伯隆字德符

吾友林公長深同予出邵州刺史後徒福唐之甘蔗州又從尺籍于莆榭潛德數世矣竟符于吾友以刑部主事求養母而南又求養母兼按察僉事救授常州恐貢自節養妹氏百餘指是所謂難者常言術者言吾當無子旣而得伯隆竟出于數之外德之符至矣伯隆懷抱尚未娗指掌翫弄尚未能作嬉笑聲吾友背而去之矣是豈待于言而悟哉伯隆鞠于二寡母冷熱失調兩心俱碎是豈待子言而悟哉寡婦之門不入子以伯隆故每過呼出拊視頭巨而軀幹小不稱人意予危之久之駿異既又異今則偉然長身可壽可立可為吾友慰矣人孰無子有如吾友得伯隆之難背之早隕息有餘念二寡母特百常情於鞠育之間者哉天與人恒相符德有後恒理也伯隆孝友所立慈與鄭鞠而抵于成者其常人子之心哉字伯隆無德符可念之哉由而上什百其身一伯隆焉由而下什百其身一伯隆焉念之哉

鄭氏三子說

師德君三子子木甥也秀穎瑩潤治士業居若有所成可大鄭氏因予廣命名與字之始終告之軒偉勁特離風塵凌絕俗淡摧群而獨類以操有聯聲之栖為鶚凡羽族之剛無過焉傳曰衆鳥累百不如一鶚一鶚其九霄乎負青穹絕雲氣背若泰山其翼若垂天之雲為鵬凡羽族之大無過焉傳曰鵬徙南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一鵬其九萬乎長餘疎節脩勁而素翎氣應金聲音中律呂為鶴凡羽族之清無過焉傳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一鶴其九皐乎鶚至秋而疾鵬六月息者也當八月滾疲則鶴聲清遠君子值其時以伸其用剛其鶚之職吾懼汝之嚇及鵷鶵也大其鵬之體吾懼汝之笑貽蜩鷽也清其鶴之性吾懼汝之食爭雞鶩也其各思所從事哉君子陽類一為少九為老老變而少不變一汝者所以名端養蒙之始也九汝者所以要其變化以成其德器之歸也汝兄弟念之極其高九霄可也極其至九萬可也極其清且遠九皐以聞于天亦可也三子曰唯

彭良佐字序

從吾彭惠安公詣老惟孤弱一孫舉止無味有餘虞焉公歿轉四歲予獨深念公後為念時時屬其家撫視擇之師教

之而慎其所與遊每視輔肥瘠進否以爲戚欣不知輔
思副其祖何如也又作肯時周行廿餘力古道可爲輔
依以立爲求女婦輔竹可今輔將備三加成六禮字無予
宜也肯規倣識孝德林公輔器字德林公輔予未敢遠識
輔識公當復如子輔也字輔以良佐序皆公說也公由幼
無私行存有言論古聖賢自期一入官即古名臣程法刑
部爲則何取江齊名王三原爲巡撫並擅忠稱弘治　勑
朝賢爲楚然風力節槩問學皆無能右公弘治之政視成
康而文景且媲不逮仰窺我　孝宗之神聖而諸賢從
理公有力焉所謂國有名鄉與刑良佐無踰公者在天下

猶仰之況鄉耶在鄉猶仰之況　邢耶予嘗觀謝靈運王子
安文字自家皆不爲康樂文中粗卒仲子之群季和之或
右謂右謬而　忠漢君子慨之惟東京之楊震忠終白
四世公和彭　閭楊氏後果六及邢良佐爲之而已

壽州一子字說

壽州弟行受年踰四六子四已冠其亦盛矣夫吾併字而
告之夫名之而別之也冠而字敬其名也德而表由賢也
德而勵由吾也弟子猶子吾有愛乎我君子之仕仕道也
非仕祿也投魚水而運彌彌　泰否安危斯繫焉遇汝志子
所貴佳子弟以承往烈者也紹聞衣德與衰絕續所

焉遇汝志孝懷奇應會神化而經猷謀治者禮焉燕石難
賈其足重也我遇汝志賢君子陽類日升其道以明昌也
而吾庶乎明又莫如晦遇汝志晦君子終日乾乾自強不
息半途而廢遵道者之所無與也達汝志健道中焉而已
過不及均耳驚前而躐進者最害道君子弗由也逾汝志
中夫起落通塞有數焉存心養性盡之我以事天也八元
八凱八士虞周之際意今其時矣五桂三鳳八龍一家之
際意今其時矣十德九牧聯桂吾家之際意亦今其時矣
六子者其追似之作吾林之氣以仰符　國家之盛望六
子者如此

字黃應軫君壽說

故人子應軫來告冠期予爲之私慰且感焉賓之役筋力
有弗逮也字而告之曰南方七宿合而爲鳳赤鳳謂之鶉
井鶉首鬼鶉目柳鶉咮星鶉頸張鶉嗉翼鶉翮至軫謂之
尾軫四星中一星者長沙明則人壽壽人所同願尤以願
軫也夫神完則實實則明日月者陰陽之宗精之所積也
欲淨則虛虛則亦明水鑑之靈照也軫何惜一身之慎致
其實一心之慎致其虛乎壽地也壽無獨爲軫願之軫無
他兄弟母氏依爲命壽軫壽母也吾易菴一脉寄焉壽軫
壽易菴也衆賢累盛以上承于先壽黃氏千百祀軫始也

軫獨雄也聯列宿以上佐天明德其不孤矣中世承氣特
起之士如軫者不少韓退之范希文歐陽永叔植立之盛
河漢昭回乾坤並照其所謂壽殆出予語軫之外軫之德
不孤矣毋自恕哉作君壽說

鴞說

洪之山多灌林鳥之所依也其下有邑而墟焉而嘯藪而
區者焉黍菽稌秫魴鱮鮪鯉鼃黽百物之鍾也群鳥利焉
居人病耗已思逐之執彈者臨之鳥悉舉以去有鴞焉攫
腐鼷以食彈臨之觸樹有聲鴞且去彈復臨之中其如蹇
鴞曰嚇止是耶食且宿如故觀者曰鴞誠亡慧哉寥廓茶

黃遂谷盤同魏非若之所顧決百死于死樹腐鼷哉居人
曰是固形巨而處高視吾弦特綿點將量已也且獨不聞
鴞之詳乎醜形詭狀附陰妬陽取外破巢戕鷇倫類觀者
悸其形聞者愕其聲以虞弗祥棄畏其留是憂其徙朝之
人欲羹分其肉以盡亦奚意彼哉益厭而益彈之鴞習焉
磔其丸以戲居人恣不能久之獵者過焉引以勁弦絕府
而斃

傳

丁補齋先生傳

先生諱璣字玉夫丁姓潤州人宋參知政事觀文殿學士
文簡公之後大府卿總轄第七世祖也祖寧業一經方符
經歷隱于鄉自號友陶是生先中書舍人元吉學行高古
學者稱易洞先生先生服習庭訓抗求平悟慨然求道之
志十歲屬文有趣尚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又四年
成化戊戌第進士乞假歸潤迎婦張氏明年還授中書舍
人與同官烏傷王府汶並名古道于下長踰倍學爲益友
吳文定公原博實侍郎公廷言皆丈人行禮存平交陳石
齋公甫至京師先生日接道論久而歎曰有齋克己功到
其所學大類象山吾儒須內外動靜交養互發甲辰歲除
星夜殞乙巳元日星隕殞俱有聲先生應　詔上封事

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復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爲根
本教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
飭兵備爲急務末言方士釋老宜加痛絕疏入留中群姦
切齒伺之無分毫失久之以同官公過速逮出判晉安公
委壯上次辰州聞　憲廟訃三日不食　孝廟嗣位
起三原王公介庵爲上宰公功業自劾聞先生至邀坐密
堂咨訪竟日明日再邀不赴具言今日大本無急正君然
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　上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
路廣本正源清制治保邦可次第而舉言甚切直介庵受
之欲引吏部屬爲忌者所沮僅判廣信木三年乃用上提

學不果先生以易洞憂去位服闋即家授興國知州居八月以錢孫人憂去位服闋倪文毅公當國收拾名士即家起致仕僉事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先生爲南京儀制郎中未四月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覆舟先生衣冠視天度不免闔窓端坐與繼室陳氏二女丁氏伯子咸叔子尚璽氏嫁一家十一人俱殁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呼臨矣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生天順丁丑五月十有九日先生德器充完涵養深粹關運方聊含顯靜待動長不踰中人而信古任道有萬鈞之力崇正闢邪有萬夫之勇至

於群吠衆訹不震不搖則又有百鍊之剛焉誠孝天至伯叔無異財親喪骨立儀禮葬用無遺至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噫亦難矣位署清局無事無言柄將欲一身任世道之重而盡逐浮杌之風愛君憂國性真然也敎人必先心身四方從學侵恒滿戶外先生必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婦慮消息方與開講辯析疑義細入毫芒而文字正大不泚危怪故門下之士成大名掄大魁者踵中外殆遍嶺南教法以彝倫爲本格物窮理爲務修身而達之天下爲期假之數年文教可知也先生爲政以風化爲先而誠動之普安夷酋有贄禮將先飲以示無毒先生

曰何不相信如是飲其酒却其贄夷酋感畏遵約束終先生在不專殺一人時輸納絕火耗欲治所授科目於是乎有人信有兄弟爭訟者先生久不決曰將使自感悔耳既而果然鄉溪長男以私隙誣隣氏爲盜斷其右而汙衊其妻女隣氏獄中先生循縣香夢若指冤狀詰旦求得誣者一訊而服來豐銀冶群盜時竊發先生巡視所散同寅坐事先生爲曲處乞印易牒獨執不從曰非平生惟辦此一片心專在呆訛欺耶其人久乃慚服過事許緩慎續不用爲沽釣上君子恒信知者姓名時見薦剡王介庵對人必曰佳士佳士子長先生五歲始識之同年稠衆中委蛇暇

豫德輝動人自是傾心焉先生亦誤與可左官姚安無復敢搓者獨先生與楊公廷儀數君子致詩先生徙步十許里爲別則知已獨此爲論列計矣予既復官先生亦就簡所龍關邂逅因得升易洞舟次益信先生所得之深又數年過潤則先生之廬不庇風雨予括囊僅助二金嶺南之行僅助一公服又數年又過潤則先生之廬幾不可入矣或問先生儒而迂何至一第不治曰有之簞瓢陋巷顏子則然何至女子二十六不嫁曰有之程氏孝女明道則然在士夫亦有異議者曰有之闢道不識濂溪則然先生其猶幸于今之世無考亭之難處者抑儒運之衰一至此

極而天亦有所陰佑於不復已之間爲承祧之地者先生號補齋所著有補齋集若干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卷四禮儀註若干卷中庸語孟易說未脫稿又欲繼朱子之志以儀禮爲經禮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爲傳而補以註疏未成書云贊曰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補齋盖將有意焉沖澹渾融窮探力植而心之所向不息不歧觀其行己事君誨人著論大略可見已使得幸而及程朱之門淵源之續其殆庶幾焉奈卒水禍一佔始得屍而衣冠端整殆所謂俟命之至確乎其不亂者斯補齋之終也

雙松先生傳

雙松先生諱璧字世調世爲桃峰林氏宋神童科進士禹臣子津龍爲常平幹辦公事稱常幹林遷塔林稱翁也四傳爲封戸部員外郎公樵樵四子伯雙松與仲子壁季子塈尤傑特伯仲先長遊吾莆從編修李先生士英授經攻苦忍淡夜嘗盥四鼓啓明見復讀成化辛卯伯仲領鄉薦壬辰戊戌先後第進士伯戸部仲工部皆主事員外郎郎中其後雙松爲宰臣所知拔勲部壁復除祠部皆有宦業雙松尤開朗有犯悉委謝過不屑辯枉直洑中俠量說以陷刻之流見之風消權閹柄將陰易故武以撫甚民頑二一内廠鞫衆官坐守支死妻子不得歸爲處得歸太人

卒絶飲餔賓入酉出比歸過午門牽漏下十四刻寂無人聲猶劬步欬容疾風甚雨無異爲寧德林性敏吾莆翁司徒所知父喪服除不欲安劬局復求戸部復戸部擢以爲湖藩參政分守荊南歲餘視藩篆藩務故叢委加以三藩府之建三　親王之之國十數巨璫之奉使歲之賓興供膳紛挐爬梳有餘貞餉軍都勻預支綺之　賜弘治丁巳陞中奉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省公徑澄吏幹抑柄臣進香之捷時議緒師失勝賈雙松曰爲國育材奚費窮治驛遞私廪曰法去太去甚下官祿薄未易責之深夫細客則姦起破觚斲琱丞丞而俗阜泰漢往事鏡戒

也疑獄多從末減貢院壇闢爲新己未轉左廣西大夫階通奉兩蕭遽壞雙松以母葉宜人老獨身迂道冀程數千里而至至前一夕母病卧床衿顧叔子址曰思見而兄址曲意慰懷日且至翌日果至慰問甚喜踰六日母逝視槃視斂困得以自盡其情凡三過家肇奉以公便從至寂後殮爲貴藩參議兄弟金紳塈亦領鄉薦隣曲聚觀爲榮既喪母無意仕進玩易攻詩泛涉數學與二三耆英爲秋江泛月之遊望六猶未舉子涉秋圜亭前西瓜突出一本塈謹護之祝曰瓜結兄當子果結是歲錫福果孕戊辰冬季雙松病不起自錫福念之偏意于塈沐浴衣冠而逝二十

九日也年六十五杞峰壽丘之原雙松蟠脊愛之號雙松遐剛於柔哲顯於晦隻直於坦植類於同而處之一以仁裕自視若無官親舊衰落之門衣食婚嫁人爲之地藩之長入覲行費皆出區畫比入賀長一無所謂公有所預亦斬無與長夫牆復厚有詰曰同僚如弟兄何相猶耶人服其量愛弟誠至腴田一意爲讓所居竟舊廬湫無龐甚或疑其詐曰不可欺者天耳所著有愧遷集　贊曰易包荒得尚于中行書有容乃大韓魏公之博大程伯子之春風王文正公之引咎不辯富文忠之不問詬者滿滄河海之不同量信然然福唐泉山誠齋雙松同時稱三林誠齋倜

倜退讓泉山雙松無可無不可和不同溫潤而栗所謂君子者二公躋要諸樞雙松資望已偏竟不復起以左轄終爲世遺材有幸不幸者

謝都憲約庵傳

謝約庵諱士元字仲仁世爲長樂僑姓童孺時嘗獨肝偕樓祖母夢大星起樓上異之諸孫方治經即不局局舉子一事第進士爲主事分視京儲論時政與中貴異求之無可過王忠肅權莊敏知之薦爲建昌知府始視事訟者懷詐牒滿郡庭公立發數奸其一方出券公遽叱曰何僞乃爾訟者愧屈人驚以爲神其察事舊而券新也爲治先化後政骨肉之訟先教之悔南城民鼓妖石佛家廚鼠樓之屋以恐群殘公碎之廚巫托神妖言禍福公至托異公去無敢復妖郡衛並霓武流入私御充盜竊無虛夕公怵以法盜斂新學宮聚書萬餘卷禮器樂器以備習則臨視督課按射禮習行之士賴有造川嶽之氣亦於是乎還狀首則張宗伯昇三魁則羅少宰玘甲科禪續斯爲盛祠李泰伯墓表孝節門梓行敦化表忠勸學圖詩以流布村市歲再饑再發粟既盜繼之以俸以歉感廷耀建特爲命夏巡視時正旌其能進階與　誥封其父磐中憲大夫知府母陳配陳皆恭人秋滿民乞再借　憲皇帝進其俸命

蒞三年以憂去郡補廣信發先人習頑代處山民盜鑛擾末豐猶自引兵擒其處爲諜者所洩入其伏笼中左股公裹瘡督戰大譟殺入賊大敗俘其首塞穴而還分守東川變之東鄉迎三劫公立城戍擒捕數百賊建始士人豪奪相讐殺奏訴紛無虛月事干湖川往往怯深入違期會停案卷積公徑往躧數魁置之土人大戒韓司徒文時在同事服其行移叱番二姓擾邊公往經略聽官諭而去弊孔搜剔逋備核隱右計者十三萬而畸郵故官鬻蜀之流鹹衛之遷鄉而收殊其道死自恭大政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在蜀者八年蜀之人益恃爲命性疾惡吳參議英者

輕狡善蹟計必無利于公摭數事炎之按無驗英坐誣愧死公召還病乞骸骨而歸歸四年年七十以卒公天性孝友出視官入則色物爲養終其身兄弟無異財俸之入弟主之嫁具嫁必了均食口多自粥以先家衆族之代生而舉火死而藏賴之沉實善任所至必欲流惠惠属人故始而愛繼而思建人攜生祠樹遺愛碑其再經于建也民空巷走迎豚有法臨效服勤者有而入歙嘘泣下公爲之酸楚尉遣而去嗚呼政之得民有是公之學尤發於詩所著有約齋集詠史集行于世子廷柱廷棐廷最廷柱今爲湖南按察僉事見素子曰民命于君而司之守也漢宣帝有

言與我共理者良二千石黃次公劉祖榮冠子曁在漢之理有足稱者成化間郡多良守盛延平顧楊赤與縱宗公建昌尤名治行皆躋位中丞公以民願二年留不按選格咈時宰意既去建猶補信州未滿四十日又補永平一守留滯幾二十載自信而違俗難翕張如是斯循吏之所獨少也

行狀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陳公行狀

浮山義士陳彥貞甫豐頰長身少年學舉業辨劬棄就作讀郭學經有司強辟通掾猶用儒進取久不第遂就掾試得七品秩待次銓曹大宗伯胡公榮重甫風格延致西賓無欲論薦甫辭謝不可歸省親于家正統己巳虜寇我北鄙

英宗睿皇帝親提六師正其罪排奸擅倘秉與播越甫應募爲千夫長統三十六州縣兵與虜戰陽門躍馬矢陣出入如飛虜應弦斃鍔愕走逐北數十里關賴以完巡撫朱公鑑源加獎勞錄在功首庚午戰代州陣于北門虜衆多吾兵少圍繞數重矢下如雨甫出殊力死戰虜震郡甫奮擊潰圍多所殺傷時盛暑甫憤國辱痛心疾首日夜不解甲血汗沾背力竭病渴數日死七月三日也葬天境山之原得年三十有六諱福贈監察御史陳之先大原

人元季兵亂徙居浮之壯王村曾祖信卿祖敬父俊皆隱德弗耀母唐氏配楊氏年三十二先卒贈孺人繼范氏封孺人楊孺人二子長政南京史次孜湖廣按察副使字勉學居靜任煩能持廉名宦業方未艾孫男七人大經國子生大綱邑庠生大紀大紹大武大夏其一大綸早世孫女六人　曾孫男一人應春曾孫女二人范孺人歸甫不數歲而孀年方望立已無遺血龍矢不二天教撫前人子以俗于有成裕厥來足君子謂能節而愛也年七十二弘治癸丑五月五日亦卒訃至勉學棄官服喪韓背後曰孜七歲喪吾母十二歲喪吾父賴母氏罔知藥石未

刻今將刊縱妙于封將求有道者銘行實之狀將以畀子遂安為之狀以俟採擇焉

吾母安人黃氏事行

吾母安人黃姓東里人唐御史滔宋狀元公度之後父諱滋青田訓導母林氏陝西按察副使時之女[illegible]德吾母既性且習及歸吾父主事菊庄翁吾高祖教諭三從先生規範整完吾曾祖處士德齋公曾祖妣方孺人為子婦賢吾祖教授敬齋公為諸孫又賢當是時家法稱吾家方孺人後及見焉吾祖官在外吾祖妣趙妣皆先世奉事太姑諸孫婦任責焉方五鼓斥立床下問安否一應對失節門啓閉有聲即叱去黎明佩帨坐堂上諸孫婦東西行拨者曰髮弗整者貌後至行步身動搖又叱去日較所當書閫閫所治之業烹調紡紝之職一不可則又叱去無免者獨吾母能得歡心方食少善飢吾母日進六七食稀粥酸滑然待其意善感能調冷熱之候氣善滯能摩熨以暢舒㾓則伺其溺熱扶侍側肝移手不使覆胸既安適徐出織麻課俊兄弟書欲卧則曰俟盡此麻或咳以時桌以起勤事須復往候方魘則微呼或爪其足跟出息以接其氣既甦與語既卧方就寢及覺又已在旁問安如是者夜五六起蓋衣不解帶者二十餘年猶疾則微則不交

一睫彌數月不厭樂不佚試如其分有新物必先致之吾有姚氏甥鞠于家吾母百心撫視以悦方意方嘗曰是婦前死十年矣又曰汝必有厚報又曰汝俊娶婦吾目瞑矣方歿年八十有六手二髮與俊曰吾不見汝婦蓋久辦也吾母曲為逆婦時俊年十八跪言曰幼習未定又祖未大祥不可方曰吾是吾祖亦吾母是賢在楊州命侍官次吾母曰太姑在不可以行遂促吾父携少母楊以從楊與吾母處四十年[illegible]備多病吾母躬調羹食致之楊或不食候強之子同仁坊倪人莫知其嫡庶家雖無多積然賓祀曲致厚潔有求曲畀之至自落其衣珥嫁婦求殮材無可與者時方作吳氏妹嫁彼彼戲曰是可剪矣即剪付之既之被不成人以為笑三族加副惠吾伯父母外祖父母吾舅喪葬族祖師禹師堅師通娶皆力相成事劉氏表妹貧死无多陳氏姨二子縣閩子學正琬鄉舉子業皆有聲一歲俱死成落門吾母令吾雎州弟偶與傅各許一女聘其孤平生無深坐無疾言無見喜愠方與女賓坐報者曰二郎鄉舉俱中謂偶及崇明弟僖也吾母不答又報領之略無動容盥浴食飲客至索茶酒未嘗一呼侍婢雖俊輩逆不能知其音吐大小其所徐答則其所未恢意者也俊兄弟少學罵人禽獸則曰村俗何異遂不敢罵人疾走則

曰無急事俊言直得子有奇愛以語所知吾母曰爺未諡
剌躁也吳氏妹死殯之婿疑歸其貲盡笈笥出之母指一
簪曰是借之某者餘留新婦宋氏妹欲爲其婿求進身於
俊以屬吾父父曰屬汝母吾母日三至軒中亟去故無是
也疑爲覓遺物不荅久然後知其重於言吾妻性頗急請
裁之吾父曰汝母能是耶吾兒倦於學請教督之第曰當
學素少病嘗一卧床褥吾父嗚咽不自勝顧謂俊曰吾得
後死供香膳三年報之足矣汝母之善有非人所及者問
之曰是豈可兒輩道耶蓋吾母年四十即自居老成有隱
德焉至老紡績不倦夜率盡二皷俊懼其勞笑奪之坐少

頃徐取將事又奪微笑曰母妨也足不出閨門雖孫婿輩
少見其面見亦不交一言或曰家俱平安則與事也俊方
伯　命下有司勸駕爲俊辭焉姻族議不可吾母曰任
爲之中丞　命下有司勸駕爲俊辭焉姻族議不可吾
母曰君命再辱母辭第早歸耳嗚呼不孝違吾母之教矣
其如何其如何嗚呼吾母幽閑貞遂恭順慈孝侯唐未足
多也俊豈敢誣吾母俊出餘二年六疏求歸皆不得報今
承之巡撫晝夜勞役期盡歷諸道以報　上恩遂自劾
擅離之罪徑歸不謂吾母訃聞矣弘治癸亥七月廿又八
日卯時也生於宣德戊申十月十九日戌時其造申酉戌亥

或曰德之異稟之純也男女八人俊伋佛傅吳氏妹吾母
出佺方氏妹宋氏妹楊出吳方二妹早世孫男十人達遇
適遜適遠近遲遠週女九人曾孫女三人葬在雲庄勝塘
十二月二十一日其葬期也俊嘗欲俾吾母事行以爲家
訓因循有今凶疚荒迷纔述弗次舉一而百潰不孝何加
焉惟大君子評隲以籍手求言史氏不勝顛越願幸之至

明文懿公楓山章先生行狀

楓山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漫道遺老其晚年別
號也蘭溪純孝鄉人上世自建之浦城來族代有令人
國初起人才不就爲叔良甫公祖也質厚有鑒識贈朝議

大夫南京國子祭酒爲申甫甫公父也無擢遂無獨成贈
恭人爲吳母也公生正統丙辰壬午魁于鄉丙戌試禮部
爲會元入翰林爲庶吉士爲劉文安柯竹嵒獨與不涉妄
潤劉云然詩本諸志而文本諸道柯固云爾也編脩甫四
十日偕同官黃未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諷先是羅
一峰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論時稱翰林四諫爲榜得人毛
給諫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由儒飾吏不腐不深南倅
人視壯乎縮例益以堂隸崔直之亂公獨無遷福建按
察僉事體仁藏用與道弛張沙尤泰寧閩漳山海之寇皆
有以得其魁離其黨以默圖完醇之故而貰捽出皷非[illegible]

親之買也三年疏致仕以去尹莊簡固留不可三請而終
不變時年四十一人以為難既歸非貧守道奉親外閉關
讀書畢心體認之學而言必根志必官用用必副功楓
山投受提挈綱要以自得悟領之精益冝是公之得益深
士之風為之一變學子至不能容白沙一峰定山皆極推
與朝論時有所薦張莊簡儲殖庵潘南山尤道味同也
孝宗朝南壯欽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北公于南時未
終制詔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許比論
理道探索幽隱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
斷成五經論難若寸莛撞鐘迎手而應然後知昔無不讀

理若事無不會學政時政有疏勸聖學重詔令謹天戒隆
繼述謹大婚疏　武宗朝如此前後兩乞致仕　溫
旨勉留有老成端謹閑習素著宜師表之褒既三年三疏
請老而自問皆東下南京太常卿辭禮部侍郎又辭既致
仕憸壬攻奸綱常易故縉紳罹禍在　宗社亦為之搖
公明炳幾先而憂同在位者蓋惘惘焉江之冠陷浙公移
縣城殘屋三間左寢右爨門垣不能備侍御薛君晃張君
縉給諫徐君文博守劉君滙時疏薦學者德表以風
詔加存問　上入正大統再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
書致仕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報至公已床褥曰噫

無以報為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經實論君民
夫保天下國家之本取士會父子族幾未旦故存之前學
院中及化卒已除夕夕也壽八十六著類相吊皆曰先
生亡章先生亡公仕籍幾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
日城府不見其迹者四十餘年義利界畛表坊立第辭之
甚峻易深而善於用徒取乾定取鍵順取巽固取恒粹中
貞格兵足以歆動一世表律天下之上夫不知古君子何
如配郭恭人善其艱難先卒子振撝捷孫沂曾孫衛試皆
天殁詰不慭少子撝八十二始生今始五歲天固章氏念
也壬午三月癸酉姪方伯君拯奉遺命長山祖塋以附以

與郭乎合以不煩有司既畢事撿其所文幣數端二婦數
五十石姿尚無遺完名始終其偶然之故哉　賢書存
問之使及門已不待　賜葬賜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旨身後之禮事行門人重遵記為詳所著有楓山集婺鄉
賢誌蘭溪誌所輯有諸儒粹語宋史判誤未成書後見咏
偶以出處大致亦殆有同者楓山還往拜里門而於几杖
抵足前席時若有所寄是日何日忍登公之堂哉景仁之
傳後死者之役也抑泪評陽侯立言大君子碑有道者以

見素集卷之二十四

見素集卷之二十五

後學黄佐校正

孫男 及祖重梓

贊

南京禮部左侍郎樂清章恭毅公忠在朝廷名在天地紀述在史官典刑重在後進俊屏公子給事順德交獲覽事狀黯慕公益深謹作贊曰

為而難時而又難奚覬而安楚而毒鍛而又毒奚仰而告胡以見剛公也斯貸胡以見直公也時式疇曰匪天公死蔵完疇曰史亡公世載光天錫公祉公穀而齒天錫公祉公令有孫子

族祖伯安公贊

完樸道散百途競新公樂其獨自序齊民緣迮任曠騁肯進趨公違塵枉辭辟中書孤遊達蹈體素含真知白守黑執謙如盈述作從志殁弗終否吁嗟先生參軍之父宗伯之子

方水庄像

此吾友水庄之像其行樂時也意度閒逸不問可知為君軀幹脩偉繪事化之要其妙不在此也東坡自規其貌於燈影之間把玩形似謔浪諧笑朱墨之工亦末矣毓晦丘樊無求閒逸公車不登而鄉曲有令聞鹿門谷口居然風致种放董英之議無及焉見為寫君之像

題逵小像

盛年何自多病逵多病又未有丈夫子學成否未得逆知也皆所宜為念者命作小像進之曰逵吾語汝父母惟疾之憂夫子所慎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汝為長宗祊汝屬也念之哉形天地間靈而秀於物者人汝形貌人也亦具所為人者乎靈而秀於人者士汝巾汝衣則士也亦具所以為士者乎汝懷抱之隱道風行業之顯然吾不得而知也吾欲汝為子瞻汝弟適子由吾不能老泉欲汝為純

仁適純禮吾不能希文欲汝為伯子適叔子吾不能大中獨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為汝兄弟及為之念之哉謂子賢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孰不愛其子教之聖與賢教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堯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賢距拔頽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為善由已聖賢可學而至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至矣父見素言

題長城林氏始祖沙公贊有序

公諱沙字用洵林氏入閩黄門侍郎十八世始祖也居長城恩寬翁父也公起省元為台州知州冊為宣州同知

于伯氏通判昌從穀城季氏節推吳從刑從仲氏批器實
仍居長城孕祖鍾靈騁發遍盛生中允書講生部事從楷
生太常卿上柱國誕曰三世青雲者誕之子金紫光祿大
夫文忠公英英子太常卿定定子鴻臚卿思明也曰五太
常者誕英定思明英之弟泰之子太常少卿惟亮也戶部
郎中堂者惟亮九世孫縣丞王者堂之孫至玉子而家始
落長城一派亦易舊說玉之孫謙德雨僑寓院宇中雖自
圖編垙而拳柯蹀節居然古意歲時祀事懸金服紫真影
列滿家予群兒時從隣壁伺之吾祖教授府君語曰是故
吾族壁間者皆其祖也一孫弗立遂以有今汝曹戒之公

歿後始是後宜有興者固未宜渠易也故甫過吾家吾祖
必引與亢禮是後甫之子啓善氏兄弟頗植有家諸孫頗
偏業公之後又將蟄然起復始行驗矣嗚呼于其世業
也還書于澤存焉耳今夫舊家故族得先世之告身墨蹟
寸襲傳寶如弘璧天球矧始祖千百年遺像聰對有奕者
乎宜啓善氏之珍愛也展玩慰浣敬作贊詞詞曰古貌長
身氣清以神索而內之可詳公真襲紫承緋追業允紹窮
而遂之可觀公世大物屢改公系公支大數屢切公像公
真孰謂鬼神而不孰其幾開必先晉安數百年之武貽若
人長城數千世之傳孰謂天道而斯乃偶然同源分流㒰
宮牆當式告來仍求思無斁

方體安贊

流不易東繪不易素從事中更服儒故步殷歎夏彝古物
存焉周行蹊徑時命屯焉朝霞夕烟軒冕儻焉宜崇而卑
會計當焉孰迷其歸來鳥飛則倦焉委分食貧全真佚老
鄉邦則勸焉

五馬行春贊有序

此圖吾友黃文大化州時也勞農勸民守之常職而化乘
數亂之後人無定心四遠逃難之民與逃死之盜私伍走
界上求受廛而民先是時非誅則逐耳公開懷兼受而民

處之故俗恥爲盜而盜亦盡化爲民萊闢我壤地實我民
版而化成完州公之行春如此贊曰有賢化州政是優游
無擇奸良並蓄而收毋狃習常于我官紀誨諄諄勸家人
父子維昔化人淵弼紛麻自公來只始室而家維昔逋流
骸骨暴露自公來只溢我編戶時勞時循于化之鄉我公
戾止樹如甘棠愠有惠風旱有時雨民是飽嬉歌有召父
公施不有在貴而貧推而放之三族爲春翌翌歸鴻叢桂
招隱種秫閉閣德星東井

王石泉贊

維實維函有舒自飭動維靈行靜乃山峙載馳載奔道允

默存以偃以息賁彼之圉于譙有鳴聲搜影所謂凝其翔
乃滯其翮莫我有知弗容奚病無成與虧松栢命正

鄭邑山贊

韻脫神灑風宜氣融有煒標表黃裳在中寅棘玄鈞心逈
意會有黃禹耳文成彫外流電一瞬勁飈八紘目無寥廓
飛走疇爭曰此曰時含章于晦紫立厥中與天日對

竹亭壽意贊

匪附匪歧有墟斯直有美斯亭淨焉如拭遠韻孤標于淇
允式霜清玉寒作我金石

山齋行樂贊

揆攉含精指呼五域有翔厥酬以皇厥聲紫氣千間神物
化治有秘其芒一函天假立崖瘦竹直風逍恬舒弗竟快
伊世之占

黃后峰野服像贊

后峰非時人其小影巾服也殆野之人吾不知吾不知心
則獨畏也贊曰太始易位售膺晉真孰與其還我思古人
維高易摇維白易黑斂以若無安此晦黙學由正基亦以
虛受寘褫廣褏以畜其有絕瑕去纇玉潔氷寒野巾山服
為有其官獨峰亭亭鄉國予服有宣厥靈締是歸俛

睦州公贊

公諱披字茂彦挺特充實年十五手抄六經子史千餘卷
天寶十一年年二十擢第爲將樂令遷灃州刺史澄州司
馬康州刺史貶臨汀郡帥拔改臨汀令地多山鬼作無鬼
論鬼竟不妖秩侍臨汀別駕知州事風流人化治聲聞闕
下御史李栖筠奏授太子詹事蘇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
柱國解綬四十年志尚高潔寵辱不驚廣帥薛景公奏授
都督不受故相國常袞門林公出處猶龍所居有青蛇白
雀之異子九人爲刺史寶慶元年以蘊恩贈睦州刺史事
見唐書贊曰天壽忠烈內生錫氏玉鉦金繩鸞停鵠峙温
陵十六我公愈偉氣直道完論著無鬼出處猶龍德星萃
止休符顯作嗣九刺史

端州公贊

公諱葦小名曾奴睦州長子初朝散大夫奏授西平太守
終端州刺史贊曰林顯袭周有葉聯盛白闕徙閩定首矩
姓瀛高睦祖三葉從政篤生大宗玄黙允敬作刺上州弗
悳有令九侯並列銅類衍慶

江陵公贊

公諱藻字緯乾睦州次子兄弟業文度梨肩譽曰彼鵠彼
鵠脫在目堅取乃速二三子無替省試合浦還珠成假寐
夢神人語曰何不叙珠去來比悟修曰珠之去也山無色

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
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主司杜黃裳曰叙琛
去來有神助貞元七年擢進士爲閩破荒弟絳亦明經及
第歸復題曰昔向嶺頭題姓字不穿楊葉不言歸而今各
折一枝桂同向嶺頭聯影飛初容州支使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嶺南節度副使終江陵府使郡守陳偉祠于學事見
唐書贊曰華夷軫懷迭擢叅址相先業儒彼鵠行矢賦成
神助破荒伊始並影于飛穿楊符舊容州江陵四仕首尾
廟食再慶附叶光有前史

橫州公贊

公諱著小名友直睦州第三子貞元六年明經及第初歸
州巴東令次邕州經略推官終橫州刺史贊曰薛鳳騰
荀龍天爵三仁系殷十德閩趙烏齋宣靈白雀明兆及第
聯芳前良津紹符竹橫州俗是馴優遠操孤風寓懷物表

韶州公贊

公諱膺睦州第四子貞元十二年侍郎陸贄下明經及第
初衢州文學守郊社令歷壯陽終韶州刺史贊曰鏘鏘壯
螺瘠瘠滄諸人物一時芝蘭玉樹懿懿韶陽奔谷矩矱恭
拾大魁文學掌故載令載刺守衢侑步治秩賜緋位隆道
素

通州公贊

公諱暐舊名思睦州第五子奏授滄景司馬賜緋魚袋除
通州刺史贊曰烈烈通州松柏受命緋衣銀魚穆莊有敬
爲民作常執維中令由晉入閩纓簪輝六五百逾期于斯
焉盛肯成而堅旋軫歸慶

邵州公贊

公諱蘊字蒙復睦州第六子與兄藻歐陽詹讀書泉山貞
元四年明經及第復舉賢良有天不雨直復生微臣之對
辟蜀推官劉闢反公切諫闢怒欲殺之公曰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得死爲幸闢除戒僧人以刀磨其頸脅使屈公叱
曰死即死我頸豈礪石耶賊攝唐昌尉闢敗還京說滄
帥程權歸闕除水部員外郎拜邵州刺史知洪州唐書有
傳贊曰明明我祖精忠卓識結志藏脩奎纏有奕賢良落
對式是守直抗義陳詞秋霜杲日載罹虎口刺史攸職幾
若成仁智不可及傳紀儒林百祀廟食

循州公贊

公諱蒙舊名允睦州第七子奏授孟陵上簿累遷金吾衛
長史桐州刺史終循州刺史贊曰肅肅諸祖不競不絿勾
稽州懈樂是觀禾乃執金吾乃殿循州襲芳序迹良治作
求猶行獨步並有允表良堂陵谷世遠名流

雷州公贊

公諱邁舊名夸睦州第八子明經及第初調循州興寧縣主簿累遷商州雷州刺史贊曰洵美我公執德弗回席麻序作出頴掄魁興寧伊始嗣為商雷靖恭玄默以封以培政是靡忒萃渙激潰波餘後萌遺像興哀

福唐公贊

公諱旒睦州第九子睦州大人鄭氏生端州江陵模州韶州通州朝廷以莫侯陳氏有釆蘩之德王繼睦州封南安縣太君生邵州循州同州最後朱氏生公自號四明處士初調京兆參軍春秋博士累遷福唐刺史贊曰衎衎四明續授潜業囿其醇源雲居有煒獎恬趣落參軍以徵博士嗣遷刺史是承謂難其八又終其九父子弟兄十烈並騖虎皮羊質畫脂鏤氷允揚其休式告來仍

福唐尉公贊

公諱損字會通尊之子睦州之諸孫為福唐縣尉聞母病弃還母没𡉏磚発開坎室有白烏甘露之祥德宗詔褒嘉立雙闕祀郷賢祠唐書有傳贊曰謝故蘭王玄復其尤許國諸子爽簡維傳憲憲九牧忠則邵州公公從子純孝作求荒廬口血木斷山秋白烏啞啞甘露油油事聞旌命有煒斯丘滄桑物改雙闕時留

宗正寺簿公贊

公諱應成字汝大號矩軒宋兩請進士得之公之子嚴重平粹時復齋瓜山師事不文公獨不懼師事二公公師事二公師友獨不懼又友其子四如循仰止規約續講東湖得文公淵源之懿遂見卓識為一時道學推宗與子棟同登宋咸淳辛未張鎮孫榜進士播官寧德以理裁事法析勢入臺幕獲上信友宋裘以宗正寺簿宦撫司機宜安退講道東湖之上一時名士多宗焉贊曰莆興道學艾軒始之復齋繼之復齋瓜山俯事文公公事二公獲聞文公咸淳之間父子進士不利于施乃見其志東湖講道戢景逃虛一時相推則有四如文公過吾家題曰門對小壺山樓接尊經閣四時趣興清萬代詩書樂斷岩猶存相傳公遺事乃今考文公卒慶元庚申去公咸淳辛未登第尚六十年豈題述在公祖貢元父兩請時耶

同安公贊

公諱棟字用可號松湖矩軒公長子父子師事潘瓜山陳復齋講道東湖最後公又事黄獨不懼友四如與父同登咸淳辛未進士歷知同安縣事有廉直高古之聲慨宋社云屋托興迷途寄焦光舊隱之處講明道學以淑諸人文公之澤注東湖而演迤以盛公父子達之也贊曰公卜[illegible]

潘又事于黄父子師友金玉其章建水有泚曰逵彌長潘之東湖臨視泱泱孰利于涉公也其航載瑚之源載激之芳有開道先來裔之慶

知州公贊

公字于高號慎齋松湖公仲子後六世祖也文公講道東湖復齋瓜山傳其學公祖若父逮事焉四如與祖績東湖之講公偕伯兄教授于野又逮事焉傳介父弟山長子泉同知子木父子兄弟四進士退而益脩文公之學型冶所就世林門文章世林筆位遇雖不逮關西而物品殆類公終瑞安州知州事狀遺失所附見與子木並庶名贊曰漢

有荀陳宋有胡蔡建陽大成儒宗允賴紫氣停焆脉焉如帶孰引而長以滀以大業維經承巧乃瞋會三葉弗辰爰有遺愛緑槐誰庭久而木艾星流日翔碑板光怪

同知公贊

公諱以順字子木曲陶郡伯公仲子與伯氏玉井相師友以究心艾軒踐履之學續矩軒東湖仰止之傳以至治辛酉進士授海寧丞慶元浦江尹台州推官蔡蓬頭寇海上主者議招公爭不從棄其官去方國珎之焰遂不可已提舉江西時州郡多陷富州已危公署其篆以安既代州遂没歷福清知州致同知潮州總管府事授徒終身公忠誠不欺方謹奉其職宦四十年故居不易一疋衣䟽食糲稗口然後言晚望彌光歸然乎諸老凋落之後過者考德陳有定欲清三路水贊畫于公辭以老以脫與兵禍洪武甲寅壽八十一而終祠在鄉賢孫曾起進士爲廣東按察僉事卒不能棺世其廉云贊曰衎衎我公聯世其美考亭城山秉規樂矩果德正行不我有已任獨于同爲仕爲起危以公存轉足失情遺直高陽維坊及里清白維遺厥孫是似

縣尉公贊

公諱師傳後諱師說學脩字以父慎齋公蔭授將樂尉陞

騰寧府平寇功再授仙遊進義副尉以没鄉人方德至銘其墓曰稱不掩其德位不逮其才意其蘊厥美以昌後來其所以上承于世世者蓋未論也配方公嶠孫女孝而能慈力教子以承公志誌今附于譜與方誌者如此贊曰脩以世長用以時詘于後于前于作以述

三復公贊

公諱璹又諱士信玉其字號佔齋又號三復學者稱三復先生父諱師說進義副尉公曾孫伯講學窮理以上續矩軒松湖慎齋子木東湖之傳爲明經爲甫邑訓導轉寧國以教不及績徙教甫郡寧國府有薦者召問知出自公後

敎其邑以敎諭應循例乞請老得賜冠帶致仕天性孝友元季兵亂活尊幼支門戶府堂從婚嫁而葬其父族七喪妻族四喪脩其祖祠與高曾而下祖墓從父家大疫藥疾殯死無虛日路遇疾者挈其載或俗舍舘而食之一布袍四十年歸僅七金妻子每食粥二器乳子婦加半器王學道風爲時推首凡六典文衡所指授狀元探花賜朕吉士慈郞中孟喬數十名輩皆其弟子有三世門下者慈旣辭首問所取浙解陳璲公曰梁客于汝會首果爲璲得部使而下與往來肯者必候問起居以得一文爲重巡視楊侍郞嘗偶坐執弟子禮聽講中庸起拜曰此所未聞時年已

望九所求文一夕而就猶燈下細書楊以爲難壽九十祀在寧國與郡之鄕賢專其一統闢蕭諸志所著三復集幾百卷十不存一悲夫贊曰龍起淮甸雲風景從卓彼鴻碩爲世儒宗藏器處下一敎始終完中粹行式其章縫維道其南維易其東徂徠明復我公是逢

處士公贊

公諱豫字崇德號德齋三復公叔子學于公退而質諸伯氏郡博與族人邑博克廣相麗澤以痾痾不應辟命三復官雖久無力爲遷公偕配方孺人嘉易叙瑱營斗室薄田以奉父母毋毋甓明敎且美食時僅都憲一子方分及之怒曰吾分日短兒方稚食有所方媿詠畏教得益而哀恒過醇静畏謹處家教子事事循外度都憲偶觀恭斥不容見者累日貧而能仁稍餘即及族中鄕以爲鄕人長德郡有必致致必辭非問有質婉有所對一日別邑博聯桂坊宰里一少年前揖公問何往治曰府僉民兵即然亦一役郡博固在公泫如也家僅一飾酒器亦取賂免人以爲笑抑吾家今日亦是榮也豪在鳳凰山麓公所授處贊曰懿懿處士守忠含義用其拙晦焉自藏口時幽憂方治靡遑物戕于明亦刋于方君以弗有言壽厭祥神告吉壤爽焕其光

敬齋公贊

公諱宗字存敬號敬齋德齋公子休自矩軒松湖于野槇齋玉井子木三復世以道學名公莊重古意而尤名經學遠邇及門往往策顯仕天官卿尹公旻尤顯者嘗發解首爲忌者所落委以命不復試高怀學超強之遂捷鄕科魁乙榜授寧海學正改蘄州致揚州教授以養老母以俊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身率物督士有常程材成風爲之盛蘄祠之學土考山東王察使越尚济藻公務以理勝榜揃得人親老無它兄弟二子一侍家一侍官率歲終一代其蒞學也勞湖之歸無力北上揚歸始葺先

祠故守貴周其三族晚得末疾孝敬不衰日數數省母
□不樂奉踞詩過悅然後起祠不之祭伏拜飭卻炭油油
下岳閣老蒙泉爲郡守無其貸助以河渚閑之地辭助楮
酬以百爲相壽伍發之文有未老即歸事于内遂徵此知
學之與蔡泉胡公榮程公廷拱守王公衡累請祀鄉賢後
辭起征蜀也侍學楊公子器姚公鏌撫郡與黄宗我黄來
軒朱立齋並祀鄉賢後又書辭公意也亦論辭也贊曰于
洪之吞于厥之趾一脉其淵言世孫子紹學來一猶取淵
受師嚴道尊名無愿上維祖述翹厥有繩軌師相較淵言
活升木爲周爲辭義適彼已後質于天考祚視徒

菊庄公贊

公號菊庄朔諱以宇元旭行教授贈都憲公仲子善誦殡
記偉狩而能厚敬蔡宦于外家有方氏大母與伯氏歲一
更侍以邪覓嶽成之學而責之子予從分說息雞而鳴起
修之所讀經書信口道誦不錯一字一句教諸孫亦然尹
抄時義論策殆于數篇性至孝與黄淑人事方共其常事
間出新意以務投所權方遂和衣不鮮嘗若素月非故舜
五鼓具盥櫛諸子進之升堂退便佐之門爲穿衣帶視膳
視文事視藥視寢非事不離親側乾乾無墮來歲分進出
致漢而厚于所後叔氏歲溫之繼聯姻族殁案無係充祠
與□州而下十餘冢增其祭田邵州祠今未逮以爲俊剏
尋丁綵三十年再贈右副都御史尋學入以字丘子俊都
金右將侃郡東信州守傳佐以義援階孫十四人達員外
郎遇適遊適郡庠生贊曰維性質定學有源本伊孝伊慈
厥類有紀奏義擊念恩日斯短既腆既度節是凉暇居貞
處順厥綏坦坦退焉若藏軌道日損收之簡穮言告持滿

陳來聲贊

無泥而同無獨而異率惟化初守乃先遺逆容順遭龎取
儉致進蹤徒巧綴行謝躓役四體以長勤領一秋於間巽
水雲孤尚道蒿隆而與隆墳典故心時乎至而亦至

見素集卷之二十五終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祭文

靳岸祠先祖斂齋教授

於赫吾祖嗣徽前聞金精玉潔石介蘭薰命何捐河蛟騰
斥近命鄉進秀才紫芥拾命與時仇借弟子師於盧宗禰
成室異施燦燦文光星流電激紀德祀賢靈祠孔飭俊髦
所庇無訪克負矢心敢負白日青天真風聿俊浮榮蔵謝
遐覧一觴以告地下

鄉老祈雨

維弘治十二年歲在己未八月戊子朔越次日己丑鄉善
等官并耆老　　等謹具酒果合誠懇禱于興化府風雲
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曰嗚呼前歲風拔木發屋去歲
水溢頹垣人沒山崩沙壅田皆百餘年未有祇今中產之
家十丙蕩焉無所爲復庇厥亦既酷矣今歲麥不熟自夏
至秋又復不雨禾稼焦死人無水可食災沴之後並谷有
今而又甚者則非官不職則某等爲鄉人無以示風範用
不額俗天降之咎歟罰則奚辭然亦不謂吏無一善者良
者與蚩蚩無罪之細民無亦可憫歟　天以生物爲心神
相天以成人以惠澤人以長　王國世血食茲土者也師
不某等存念無善者良者與無罪之細民留意耶今某等
協誠循省革故而効新爲郡衆請命以祈甘澍神其相天
亟雨下土使盡盈之禾萬分一得生民之望亦神之庥嗚
呼厥亦惟神之責謹告

祭丁玉夫

嗚呼天降割吾玉夫其無既傺乎相古之儒弗羅以禍蓋
有之未有身若家是以烈也公無摘言無跡步忠純孝敬
線外而粹中可以質天地而通神明其事天也至矣頓蹶
斥逐假變輒也若太阿之煆淬以益堅巨石屹然日衆闘

潤雨中無所入竟收用世之利其佑之天亦極矣遠停未
幾三原居岫收之近郡再上提學公以易洞計解官服喪
久之即家拜與國守又以母夫人計解官服喪倪文毅居
輔又即家拜南京儀曹郎未三月又超拜憲僉視學廣南
方是時莊蘭溪亦以負吳委老二十有五年拔起祭酒盛
事並聞吾流生氣我　聖天子崇儒右道于斯益光相
臣循成光大之業與文毅公璧于斯殆起嗚呼公器渾完
涵養深以熟儒之効其大行於今無難也其誰知有是哉
吾道誠衰而天者誠無意耶慈母抱愛子道仆而號謂若
是怨而故委之非人情然則意外之虞天者亦不能周護

而曲庭乎獨過公信天之過也前卅先躬事已可知猶執
我之定而諒天之必信前之勇矜若卻之之智也亦胡損
胡負胡枉已而不爲耶嗚呼其信天之過也繇忽久盡廸
襟自如其方寸不亂亦審矣非得之素能之乎嗚呼公之
禍偶然耶抑亦有大關係者公同年中寂少進逝數部矣
矣非近世人公亦盼盼及我普安之行抵足江舟而留而
別其後兩及公之門居益散壞幾於不可入抑不知古之
人蓬樞蓬戶環堵蕭然而絃歌屢空者於今何如也公之
請掖蓋已聖學彌昣升諸儒之堂而窺其奧天假以年草
檐宵燈之室不足深也嗚呼今則亡矣東吾人心鄉有賢

守固將恭公之喪而邱公之後況有吾還廬世直宗師東
野之地而已矣生自弗邱胡後之思聽之天而已矣抑吾
黨之賢之所自盡也予溯之從非公之私爲天下慟而已
溺者不弔吾能公乎已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夏通政廷章

嗚呼昔公殖庵及我三人斯文氣義首尾一身我剛外柔
殖庵內摻公柔納言仍南之舊十年再隔如參如商神交
夢悟地短心長我萍湖戀延公故里書不及私兩心如水
我病得告公書猶勤朱墨彌筆歲致月分我起南臺公湘
省墓諸子伯我溫存戀故公既來只睹昏過予握手交拜
喜極而悲更燭話言不兩月許公進馬卿開寺江浦督運
猶近我巡江西解官內艱重陽雲泥後不再年公轉通政
乎久忘忘物殊價定岩鄰林壑分局而居江烟水樹吾愛
吾廬委重二公股肱心膂爲國著龜爲時霖雨藎臣碩輔
並武後先訓卷朝露乃厄中年公裵相器渾涵邃謹不激
不隨叔度千頃有灑有用有德有容有技若已玄齡之風
又自太師祿賜稠疊逆我清卿班聯寵拔我公入仕無取
廣施家大口衆兒落難文貴而能貧短衣敝褐對客兩豆
若曰學我我起章布公世金紫各安限分緣學寞爲今人
古行亦孰如公自家刑國終始孝忠柳灣津橋月夕繾綣

假山斷梧斯情可見嗚呼自頃得計尚無月日思公哭公
我心千億一字一泪落公斯文山號海泣風雨晝昏嗚呼
哀哉尚饗

祭宋氏妹

維正德二年丁卯八月某日宋氏妹卒八日兄見素再以
酒肉俛而奠之嗚呼哀哉分合并奇幽明紙隔形蛻魚隕
彭殤奚擇父母生我凡八弟昆我老未死四弟偕存不幸
促齡盡嬰諸妹吳方世早汝復斯背事好難牢境順易乖
汝父汝兄特可茲懷咨爾令妹少安閨儀淑閒靜婉善恐
人知維昔嫁孤性分于習汝動以誠波澄風息維昔宋初

蜚計涼薄汝亶拮据粗累緜縮兩心二紀所夕若乎罰家
僅起而病在身黽勉從事不樂不肉日久月得竟牢床褥
察脉視形知汝病殆歸復汝父未敢言實事猶能隱忍死朽
能作生者甚慶獨汝乎與一子一女割裂兩孤孰是教誨
孰是携扶孰是摩撫以慍寒饑在日千感入門孔悲戚戚
長風黯黯澹雲泡影幻夢子語猶聞存沒永違忍情斯與
神漁神遊吾母相見嗚呼哀哉尚饗

祭黄叔登

嗚呼謂叔登王立山勁年二十八病數日死耶予友汝父
西溪黄君二十有二年哭汝父京師視歛視棺予任焉孰

謂今日又哭汝視歛視棺如汝父時也哀哉傷也汝父始
病即以後事托我時謂西溪直方剛亮即不致有幽位不
應年四十六死既竟死又謂宜有後必叔登也叔登幼羸
弱既長脩臞予私憂每過予視其睛若
定即其命庚生於子四柱火過盛又運值寅卯丙丁歲又
值焉謂若過直又私憂然予素不精二術謂不信也予出
再歸汝狀貌豐偉酷如汝父又疑肥太早然謂西溪之後
必昌無疑也前數日方拜我床下求汝母墓銘卜以是月
終襄事予忙奪且病閔汝應汝使來致謝乃知有喉疾予
往視謂可宜多致醫汝則謂過若不經意不自意若是之奇

再視則亟不可治矣從告訣屬予與母一達以後事出其
母妻子羅拜斯時斯狀可言哉哀哉傷也汝父死
汝方七歲汝之死汝之子亦方七歲然汝父有父母兄弟
妻又中年皆無可憾今汝無父母兄弟僅一老病之生母
妻又年少雖素賢烈識字解其丈幾何汝之慘比汝父
萬倍耳嗚呼哀哉天也黄氏世積德有何罪戾西溪素積
德有何罪戾汝素醇謹有何罪戾即天之爽佑豈宜戾罰
又若是酷以慘耶斯神理之不可憑求之天而不可得然
汝子決不凡汝妻有女丈夫之風決能撫汝孤弱保汝家
不落無疑汝諸父諸兄諸姻友又皆可托孰肯負汝子

一日不死汝言一日存予將愧市道之交轉眼若不相識
況有其子君孫者哉予言不信汝視斯文嗚呼哀哉尚饗

祭白沙陳先生

曉學晃素子林俊謹具肴醴托鄉友林君舜舉致祭于老
友石翁陳先生有道之祠嗚呼先生澄瀅閒閑韻致極高
自游康齋而心學正友一峰而節槩明友定山而詩學又
大進匀押烟霞陶寫風月老夫之標度識量尚洪才慮深
遠有道之風致而養從懿醇軒特樹絕則又叔度之雅與
子陵之風焉先生非隱者也元亮八十日縣令晦翁四十
日朝官先生蓋無一日居汞上名尚而用多不副先生蓋

未嘗試焉彰從吾首薦朱栟揚厲焉不揆小子罄致力其
間然所以處先生者誠情耶翰林之授我 寧宗之特
見云耳本尚風搖行高人毀然而攻洛者獨人也先生則
鄉人焉何心哉我 孝宗恭默思賢言者但及焉而彼
人方擯斥使 清朝鈇審像徵聘之盛果彼人死先生
老且病矣後周公夢矣先生雖不用于時而道風衣聚起
鄉人而歆動天下廣之風所以大異於疇昔者誰之功天
下之士稍知自立而不隨風以靡者又誰之力歟嗚呼東
漢名節之士固亦有類于此者況先生卓非其儔耶使游
濂洛關閩衍其緒且與吾侶群哲會數聖以肩項四子無

難也恭自京師望覩光霽慨歲月之求違而悟言之不可
復再今已矣泉華幾絲一觴未致托心語於使鴻寄世風
於遠渺嗚呼哀哉浩浩南海巍巍匡山崇陵儼在公神其
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檢討子進旅文

嗚呼期耋衛人台嶠何位公兩失之亦又何義于博覩於
儒碩孰如公其獨歸鼓晉鄙於同風挽頹湖而並響頹好
脩以殞靈噫斯文之誠隆嘗成化之甲辰予詔獄之發寘
辱發憤以如狂挺獨力於時忌迫冢原於左官忍割貧而
賸遺秘賠分於贈言淚盈盈而把臂比署復於留司歡勝
躍以忘疲後節使於南征勞尺書之遥致既之公以毋
旰慮于亦便道歸侍乎風抱於既知托語言於一戚篤久
要於忘年傾教思於文字悵予行之若迷而公徭悖以戀
然從吾以費于暨介庵之謝事懷結惰以填膺遂毒疽而
發背蓋公赤心寅人好賢出白視官如家憂國誠至在太
學幾二十年而生徒迄無異議風德之秩預推翰苑之貢
外置編入覲於 天顏勞二詩之先詒出細語於隱憂
分半櫛于旅寄羌余解綬廻轍公亦浩然歸志勤遠緘以
寄期胡一疾而遽弗治負宿諾於經紅竟訣言於遺志嗟
死命於終天惆淪精於下地聆冊拜於陸離幾失聲於哭

次顏玉樹於孔傷悟遷音於弗嗣泄予衷之紆鬱固奔稿
矢椒栢與酒醆嗚呼哀哉尚饗

祭黄未軒

嗚呼未軒胡不百年鍾發淑異滋山滋川德宇春融文局
爾雅德躅洵坦物劑路治倖誠中慣有在如弦貫燈蹴入
湖水南遷既決而環 憲廟仁聖復官留守徐引而近
平反積茂名秩明揚公病遂告報衣屏闔 孝廟嗣服
起愈泉德風紀士範副聞慨見脂韋叔尚任獨無同硠硠
馘裂樹高多風公賦歸來渚雲溪雨猶勤述作手筆燕許
通遇時運閒身隱憂少陵龍川公也其儔白社衣冠典刑

諸老遊息緩斷烟休迹掃踈松短髮晤語無期俛仰疇昔
隕越斯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司徒東園

嗚呼維嶽孕靈終鮮斯具維才罔世終鮮斯遇公邑專秀
在郡特隆如氣四備而口方中宗漢爲竟月流星發庾儒
庾吏駿聲秩秩昔在　英宗又在　憲宗又在
孝宗奇叔顯叙百十臣同職勞沸來立孤樹敵肯蠅容𥘉
吠聲以寂麟鳳維侶魚鳥稷神速瑕十九以乞斯身
帝寫表著鏡誠命可晉秩昇傳優我元老　皇上嗣服
軍愿林樊麟衣玉帶海國僊覩騏驥廣原下有雲水樂爷
視後有璉芳美不杖不輿韭致我詩居然謂試三復而藏
永遂登堂公步而出把臂入内引觀欽服踈燈細雨坐話
移時叔屬元化會是惜之氣完際盛福壽考終後先鄉哲
緊誰爲同役黍新婕相知晩首隕穫斯久豆灸盃酒嗚呼
哀哉尚饗

祭廖約齋憲副

嗚呼惟公質木近道重厚少文山藏海納涇渭中分獨醒
皆醉孤姸群醜不相爲謀爲敵已久口吹面借有僞有真
謂必公異則知其人公握刑章中外二紀直方子良名無
虛士肅肅外臺上有殊階長空鳥倦公賦歸來踈菊長松
[illegible]冰詠樂無乃甚在位典刑斯謝公不百年青峰
啼鶴古樹寒烟社不辱盟葬不視穴素車梦臨斯情隕越
嗚呼哀哉尚饗

祭蘓守林師召

嗚呼辛丑之歳識子稱祝問姓情投水交木末子令吾萬
巫以憂去頌聲流聞家人婦女後二十載如參如商姑蘓
邂逅話短心長我厭奔驟泉石自老德音南來聽之愈好
我有愛弟教事治屬嗲荷特推謂得家學凡今吉道紆亙
食眼奚敢獨信元季與觀子有素抱不癡不徐謂宜致遠
敗疾其驅在辰歳厄夜子曰斜期不予副欽眼長嗟才壽
帝嫡齒古多然臨風眼涓忍默奚言嗚呼哀哉尚饗

謝晴

二氣良能幽明表裏休咎由人和熏帝致兵烈猶火陰烽
罷深神抱淬滲雲凄雨滔師老絶儲負茲快快豈口一念
有應如響神寔念民恫瘝若身贊厥獮雍用宜聖仁祥風
發發秋日杲杲天宇開張翳迹如掃體爲壇下有報有祈
一晴之借怒盡爲期尚饗

祭楊月湖父

嗚呼洛陽紫陽識者皆推論其大中韋齋之世有吾月湖
其有所受也公置身繩柙能矩而養充方殷大郡賢問秩

秋然以起即理桑公之迹固不在督鄉而鎮雅訓恬然
任焉老成持重典刑鄉國者幾三十年孝友甫睦伊誰之
型範退讓恂恂伊誰之風致公之德禍取左券不遺矣重
我月湖潛默領悟上友千古固將演洛閩之傳所以立長
世乎公者又將不直身世耄期之壽而已也俊辱月湖道
義友益暁形迹而迹謝比公計而始知王事程期胥日斯
征惶文叙哀有百斯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教授祖生祠

維正德庚午二月二十有二日戊申孝孫俊重過蘄陽謹
具牲醴之祭告于吾祖致仕教授敬齋先生之祠曰嗚呼祖

與孫固相屬也從祖寡諧世關長湖箭去蘄三千有餘里
祖下徙有其處亦何有以親致之今耶方肯丘而樂
浪忽黃紙以到門付孫以金革之事不敢不起也西川吾
邵州祖抗劉闖之地今之事任又重不同者孫其敢不自
盡耶分 上憂揚先烈載歸我林樊祖其相只謹告

爲官兵疫禱

正德五年歲在庚午越四月朔日行軍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林 謹具牲酒致祭于撫內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
之神曰賞罰大柄禍福大防幽明兩迎綱紀一方潢池弄
兵東川騷驛吏胄民痾緊神攸貴既慘而熾上壓 宸憂
陳師鞠旅斬馘殲乃暫如虎如貔我兵赳赳一鼓成擒摧枯
拉朽犬羊醜魄殍殍餘紅距擗浸亂式奏膚公職由猶脹
重罹酷疫毒熾薰蒸僵尸枕籍[illegible]凶斷息哀此罹忍奈起
繫變寧神弗思我樂我屑我憂若倚惟神悯偶儆餘兇
祥風先驅凍雨洒塵癘癒什起勃勃為春為方陳詞于役
請命揚休宣靈仰允時慶尚饗

祭病死征夫

行軍都御史林 遣同陽頭目李庠與病故從征士兵酒
肉告之曰藍賊播難于紀亂常汝役征事我武用張方城
汝念乃及而亡魂安淺土魂返故鄉有酒與俎亦有往祭

嗚呼其來饗

巴縣祈雨

紅巾肆僞于紀亂常本 今計征逮莅茲上燎原之焰雖
稍戢於穀時而已降公遠至今者雖出載議撫川以仰副
朋詔州時官兵四集今當茲叢疫癘易作況南渚告慘恐
有秋無望巴人喧騰旨寒盡于茲尚仍秋獲采中帝庚于
旱斯酷大盜與疫與旱仟有弋者而神罔閒知無罔耶先
王之典能禦大拊患者功德於民者祀祀祀民也今民病
於盜病於疫又病於旱光雖官吏貪殘俗薄照川政消
于中者之咎神無與有責耶神其庇國右民相厥戎事尚

元兇之[illegible]檄其魂俾降若[illegible]生存則無[illegible]無咷[illegible]廓清
鹰鬼俾我軍皆勿藥[illegible]逐豐[illegible]露膏澤紓焦枯於數千百
里外俾困庚獲穫流[illegible]穫復神之庥其亦分有餘貢諸告

謝雨

俗落政曆神理弗右既盜既旱天速之咎流離窘迫民斯
爲極矣内困定志而外困定忮非殄則盜不可以已矣待
罪西征技窮當局鞠躬秉虔低告壇下越二日雨作宿又
雨苗復蘇兵亦[illegible]有凱報慰望伊始畢功允期神之庥亦
予小子之祝其臨饗

祭吳僉事景

生死大分節義大閑孰是不折天地之間嵇血[illegible]嚴顔張[illegible]
顔杲卿[illegible]于茲來烈[illegible]隴馬蜀川[illegible]偶始道巴尚闕
江津有起子抱奇氣雪恥除兇羅馬[illegible]枝劍萬夫之雄倒海
狂瀾一往奮力[illegible]潰城陷手刃三賊鋸鋒雨至以身代民
言訣老母黑風酸辛子孝且仁子忠且武亡以求存掀揭
千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汪洋指揮陣亡

天降亂于三川來而壯則貔束而[illegible]則又[illegible]蝶[illegible]偕[illegible]
邁釜而偃[illegible]困已負[illegible]于[illegible]矣爾壯且武[illegible]而從征[illegible]
[illegible]替揭巢穴以[illegible]樹[illegible]汝之[illegible]汝亦可知

也以御答世恩矣江津馬騣之戰辛未正月一日[illegible]試
獲醜破其營擒戮百九十有餘級亦良偉矣乘[illegible]而[illegible]以
逢其伏而汝以戰死過進矣然[illegible]汝[illegible]大辰頭[illegible]生如
汝死耶嗚呼天厭亂宜有期生死大分抑斯汝武宮之所
耶有餘[illegible]矣[illegible]汝棺汝[illegible]汝葬之事而祭以文[illegible]之其來
祭

遣祭謝雨

天厭禍亂川[illegible]雨暘若[illegible]歲以稔告元凶悉擒[illegible]川弭亦
幾乎[illegible]矣惟茲七月亢陽縱焰土毛如焚居室若甑執征
成昭以道死[illegible]沐首[illegible]走[illegible]壇下是日申大雨[illegible]雨[illegible]

又大雨至于明日[illegible]風[illegible]頃去奈[illegible]惡枯司雨病起天宇
澄霽川嶽於[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數小子[illegible]敢貪天功神相天恵
民偶[illegible]之也[illegible]進肥[illegible]答神貺猶是殘醜猶漏天誅[illegible]
[illegible]蠖芽上下[illegible]其[illegible]揚英武盪殄妖類亟贊府公閔
綏我元元[illegible]尚俯有報中尚饗

祭魏少司寇仲禮

月在留[illegible]司[illegible]公重如山其門如水[illegible]孫[illegible]合[illegible]予
無朋　常曰惟臣作朕股肱入少司[illegible]責使[illegible]有[illegible]
若遂遐賦歸去[illegible]人曰神[illegible]既哲且明
[illegible]八[illegible]遽[illegible]亦孔多[illegible]故老傷如之何嗚呼哀哉尚饗

見素集卷之二十六

見素集卷之二十七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　及祖重梓

祭文

祭邵州

維正德八年歲在癸酉九月丙寅朔越十有七日壬午二十二世孫都察院右都御史俊承祖父先都御史宗先都御史朝之志揣我　始祖唐忠臣邵州刺史十九府君之祠中祀公配我　始祖妣何氏祔以二評事六宣義十四奉議二十七評事四府君昭穆之位系我五六居士而下四房宗先官序名配以卒逸栘靈是日謹具牲帛酒饌奉安神主曰公起人文迪奕破荒稜稜義聲運斡綱常群翳象啾星鳳快覩世始君臣閩始鄒魯儒林事述前錄特書鳳崗千仞生氣凜如讓舍軍庠祠亦並去墨食孔艱俎豆何處逝波歲月心久力難景光流射星斗夜寒奕奕新廟神用吉告應會樂贊畢情祖考新廟既落奉安公神式時贍對于祀于禋既多受祉祇續維似維德維文維公孫子尚饗

遣祭從征指揮王英

淼落難合孰晦而章之淵淵爲同孰怯而勇之野宿久次

孰神而歸之師捷身死孰速而奪之伏枕啓衾孰藥而殯之旅櫬孤魂孰儆而返之生念汝勞死思汝酒食汝受而歆之尚饗

祭始祖唐忠臣邵州刺史祝文

惟公文炳日星忠貫金石鄉曾東南開先永式祀有鄉賢傳有國史重此雲仍敢稽報事兹惟冬至謹以牲醴庶羞庸申祗薦以二評事六宜義十四奉議二十七評事暨林氏宗先祔食尚饗

祭蓀齋中丞

粤在京師二黄三林兩姓兄弟五友一心公在班行儀觀

都偉尺寸殿庭萬目聳聳秀朗清發玉色金聲温恭慎容德宇天成虎口餘生魚頭傳直受知　累朝進陟雄職三省經略胸中甲兵綏撫鎮定居然長城繩墨糾違暨聲章播方引入近而以病告悼念昔遊晨星落落猶陪杖屨風泉雲壑收靈川嶽人琴俱亡拊膺割裂世道伊傷公同邵州院銜並峙堅壯先淪朽裂何恃楚楚蘭玉先後嗣芳公世之短公澤之長紫峰練辰輴綍云發觴酒寫勸以告長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儲殖庵少宰

嗚呼元醇應會奇碩命世譬之麟鳳有不一二嗟嗟殖庵淬德完名述作備體斷文典刑公始自王視我它山不決留月駕不可攀葩藻天成一機萬杼細入毫毛匠哲袖手光怪騰發猶鸞鬼神前驅革柳賈馬後塵情話綢繆我心我腹意往形忘不隔骨膜凉雨疏燈梆濤抵足吉頤孟韓雲龍相逐嶽嶽士望為瞻兩京由公屈伸人卜太平二十七年中間一面別易會難光景流電日者横禍士夫戴罹孰謂彼蒼吾汝亦知三尺神明人理可信公老尤奇壁立萬仞海隅天上言念衰殘風雨酸切廢寢輟餐小大俱年物歸于盡木折山頹文昌夜隕南來凶問不有月日且哭且疑謂虚謂實嗚呼殖庵其已矣夫一短兮萬長具完兮

獨缺後蓋壤兮常留不物腐兮烱滅杳杳兮夢尋絕四海兮誰知音素車白馬兮山遥水深寄一樽與萬恨兮月黑雲沉風凄冷兮泪盈襟嗚呼殖庵言長而意未盡如吾友何哉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元美郡丞

曰昔先公及公不鄙敎世室比分投姻連友契誓經執物若有符達諭難開解與道為歸散帚千金楚和鈌遇銳鈍易酬我乃非據丞叅三郡有鴻厲翮乾宜北滯而沮其成訪落起廢曰有後命出雲無心柴桑解請深山窮谷霞赤雨翃有要仙流烟水之間公病踰載不涉床褥危論豪談

抵掌頓足日者存皆頗覺羨所留情藥物以袂自隨天地一寄生滅知指物始必終彭殤何恃亂侍組襲有子有孫斯懷永割脫垢離氛有決斯文聲名炭流觴豆馨洌以飲以食嗚呼哀哉尚饗

祭困庵

嗚呼困庵子之學可遠至才可大施而器可以顯受其皆不然意者將優之以山水之福收忝揄而壽金石其又不然吾不知其指也子一門父子兄弟伯姪駢首青緋中丞大顯其後仍襲中外又顯地美者力分水支折多而流弗盡駛物理人事意者其然歟予與子兄弟自同筆硯及今五十年道相師而意獨至中丞世早猶子足恃予簡出歲不數東東必及子之門子來南亦復過我遊幽搜勝迥高寒而臨遠碧非子不樂也雲庄寄傲予多以疾辭弗赴予謂子自愛太殷然體果重行步果難年後予而先老予戲曰予熟矣蓋箴之也嗚呼孰謂其止是耶子始病弗及知有告者曰誠病誠病予亟視則証已亟又視又亟至竟弗治嗚呼子嫁娶俱畢孫亦長子無大事予懸奇兩幼子猶未抱孫予之所短子之所長子即下以瞑可以無悲矣爲子之故靡寢輟餐泪油油落枕上予兄弟俱去予其益孤我負之何哉一樽予別飲不飲未可知而背不可把言笑

不可聞所見者僅席上之容兒孫之踊之哭之哀而已嗚呼痛矣尚饗

祭抱獨郭先生

嗚呼渾朴既散佻巧奚覩吁嗟先生削偽反剎文成在中玄璧素貝獨月晴峰蕭散物外知白守黑近不倡同舞雩觴詠有點之風詞譚藝林微言雅調意觸神迎會玄領要散於有象肢骸猶身百蚕一葉官久而貧樓烏舊林搜奇選勝星霜十移一疾以盡亭育禪代委心奚疑老成之逝世道之悲吁嗟先生鄉國輕重白日晝冥鬼驕狄縱其賤兄弟少及師門以督以教開蒙指昏浮家翔酬不龜游統及尾師還叨陪几杖雅俗獨鎮猶參典刑白首相失仰天失聲嗚呼紙上兮半神夢中兮言笑長夜兮何晨猿霜號兮鶴夜呼嗚呼哀哉尚饗

祭黄大參伯堂

嗚呼士貴乎其學貴識臨事貴斷才貴實用而操之有常世消骨頹焉子重厚少文沉朮內定脂詞蠟貌無有也精於識治絕浮瑣論難條折一言肯綮開脫臨人出政守執則以終身如善藥然利去病堅不假於任載自討書及守以參大政華問播流肇盗匿也至則欽戢承其後無及焉以治數月茂者廉平所見無及焉廣藩風宣惠流所聞又

無及焉右轄累推國將行大受僅以往者之形吠猶勝厥
聲白日青天其誰則信之而決策東邁以從我雲庄子之
道則然也孰謂抵瀨而病以卒邪嗚呼子之力可當大事
可一面可許友以死鄉國予毋三數人間耳其竟是耶薄
田僅足口食老屋低短風雨未足庇吾流物品容蓋棺定
耶皓皓循童翁翁猶孩子自有至者亦奚賴彼哉嗚呼易
為了無後子一臂奚孰重子之哀之甚也世道慟而已矣
白日兮晝沉仰天兮失聲靈風先驅兮涷雨灑塵魂來兮
毋驚對兩孤兮餘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石齋乃尊

嗚呼川嶽完醇有厚有清有與其一亦足自名如閩四陳
如井四李如眉三蘇鄉國並峙文聲道望曠視無前公舉
亦巍嶷然中堅公起甲科子已先第狀首解魁嗣無虛歲
伯氏元弼仲氏上卿謝爾賓桂階甩前盈少師太師蟒袍
玉帶錦水榆鄉陶然物外顯允石齋作時阿衡運猶開德
佐理太平　帝念師臣是父是子內法大官几杖之賜
自公之疾疏輒徐思　帝曰第行朕以髒隨自公計聞
留宁悼惜曰惟舊學朕不汝釋卹誠抜擬竟動　宸衷
卹允孝理而以奔從卿護其行　朝廷其計存沒有耀殊
異數關西載德有美有年以推以濺蔚爲泰天嗚呼公
之責償造物其咒其清其周如是哉其孱橋梓連寀並登
通家情義豈曰友朋于役西川言念頃寫臂未及交酬我
青野會合斯難萍水餘臆設位臧祠斯夕何夕嗚呼哀哉
尚饗

祭東所

嗚呼東所命也夫孰安其處孰興其行胡赴胡謝以止以
鳴吞搜尤於殊遇副遂初之素盟還菊松於陶徑曾柴指
於鄭逡兩楹之夢竟訣斯生嗚呼公壯而武公亮而清學
惟自得性乃天成稜稜直氣炯炯元精曾還匠而窘步丼
丘壑以陶情嗣音一老樹幟群英方將侶鷺湖而訪嶽麓

招衆里而吊屈平分嚴陵之席而抗堯夫之衡彼鷃翼蠅
聲箕聲蓊蝹蝸足槃其重輕而死生之際乃若宿許而預
營名無虛士信矣夫僕幸及公未交一臂感一氣之相投
辱人書於數致詩篇和答千里郵置不腆之文又辱公序
假歲月於星纏合參辰於一巢嗚呼伐木絕響白頭如新
孤懷遠覿乃俊吾珍忽來凶問月久乃真山頹木折物脆
人陳慨屋梁於落月寄一想於丰神窮天之翰截海之鱗
附文一奠有涕盈巾嗚呼東所莫不及見矣其何情嗚呼
哀哉尚饗

祭太師涯翁李文正公

正德丙子冬之月吾　師涯翁文正公李先生訃至俊爲
位雲序以哭訃再至又連哭附小奠我師先生之靈曰嗚
呼我國家河洛効靈人文啓　聖距儒宿學高詞大策
步典墳而追風雅固已岡連峰出矣巍然而特起者洪武
時則潛溪翁宋濂而後則楊文貞公成化及今文之盛又
極矣吾　師文正公又特起其時渾厚紆徐無刻深峭絶
之態而油然其光蒼然其色抑揚正變如廻風立海倏焉
砥平貝將就敵優游而暇豫又如長江大河滔之不盈支
之千百派無見其縮先生於文盖深矣書兼六體真行草
篆無盡蘊致宋泰晉而參以獨得之妙先生之於藝亦精

以習矣粹衷完質離垢而絶瑕含洪邃永君以益晦斂爲
其若無先生於道德盖亦純以備矣少以神童宣入宮荷
寄殊仍弱冠第甲科不出館職者五十年在省寄者二十
餘年陟元樞預顧命既致其政猶給祿終其身歲時勞問
訃上輟　視朝卹恩加于數等先生之遇奇且極哀榮且
至矣仁爲春義爲秋生生落落而莫知誰之爲經猷注措
顏之所謂大身者也俊承誤収迹跡心徃傳侍先生者數
四丙辰入覲先生曰見素太迂吾師乞何嫵倦一到門下
以去先生時遺俊書無敢恭解元柄詩来我雲庄謙和付
達子来上先生詔哂稚泪者一再始及成禮嗣是和篇徃
還遂還先生出詩三十首命和和上先生病且甚猶命扶
強讀泪油油曰平生見素知己詩其永訣矣嗚呼謂俊之
倨侗荷先生知愛之深如是耶其忍聞其忍言一尊附奠
湖與神来心長語衆其異足寄耶嗚呼其巳矣尚饗

祭大司馬劉東山

曰聖作物覩雲風景從　憲廟出震我公是逢首讀中
秘載署司馬物品一時有風斯下同升意屬選以騄辭出
參大政乃正藩司懿懿中丞經紀河決奔流爲馴宜防樊
烈司徒陟佐引疾祈哀　孝廟遂公箕穎初懷鷗石猶
凉廟書聯絡　帝曰汝行殿我南服三邊震蕩特付本

兵溫國入內人卜泰平　孝廟厲精圖惟化理寄任老
成　朝多君子魚水之會一日三宣股肱心膂禮絶隨府
孝廟升遐公慟幾殞力乞遺骸東山待盡虫妖鬼燐水鐵
岡燔烟焰潑黑白晝爲昏坎止流行徐俟其定驟収日明
天子仁聖公既西下我亦東還過從一宿別泪斑斑青野
回翔交情滿琢床稱何時竟乃罷市緊人無祿喪我宗臣
謂誠可贖百其身一日公存一日元氣木折山頹世風
委地嗚呼木落兮山秋悵跡孤兮誰留虬蟠兮鳥叫下夕
陽兮江悠悠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如齋孝祖

正德丙子臘月之望之既見壽卒林俊之友陳孝燕如賓
卒哭之哀而過焉積五日始強成文具酒饌率弟姪若子
哭而奠之曰嗚呼昔賢命世未嘗不推之於天吾於如賓
即未謂河嶽元靈要亦東南元氣至清之會矣造養深純
持行嚴苦斗室危坐以靜見天地之心古聖賢之氣象而
潛若止水重若喬嶽登若春陽若冰雪之芳潔孤風遂操
爲世道甚賴昔伊川門人竟無能傳其學子進白沙旬日
爾衛矣而罷信不移其敏若不逮其堅若又殆若過之不
規規文字述作以濫附四儒之傳然使生夫子時從夫子
爲之依歸當刻冊閱之次其尊德性其子靜下耶華官爲

養一十有三年母疾亦疾逝而亦竟以逝其純孝矣夫無
他兄弟一弱息不假五十八竟終斯子之至完獨欠至厚
而亦以滿斯天也易簀無一新衣官爲具棺子爲之具殮
號戚戚良遂適下及稚弱與其友婦識不識無不爲之酸
痛天日爲慘黑子之道足信矣子謬兄事我毋過我群疑
開解宿疾頓脫以去子其我着察我藥石矣餘日末路由
今其復有子耶叔風盡濁猶幸子立赤幟指揮群迷抗頹
流之一柱由今其不復可支矣嗚呼吾世道慟也哭吾私
而已共尚饗

祭岡齋

嗚呼先生方格遜猶峻聲鏗韻上風長征九宇一曖決起
㑹翅竟落誰收雲居水眠天脫籠囚開福伊穢脩吳春促
實是長銓僕其後贖駟車旋啓並玉香山玄堂漫漫大化
公凝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志仁少司寇

惟公儲祥越水載德關西三晉並起二使與薦擬揭高奇
早收遐覧言階務郡一斥誰挽拔尤宜滯逋亞上卿基有
後命乃蹶其成昔在同官吾汝方偕其開獻爲不爽一墨
嗚呼公已矣矣文懿在天公侍而遊下土茫茫木斷山秋
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翠渠

雄公卓識倚才人豪夫挺執取記聞曰有要須資深輔搏
密簡陳編靜思默索以日以年畜久而泓出有餘用海立
星冏文衍機綜若昔前聞艾軒後村超契幾詣有本有文
兩翁桓桓男絕誰繼公鼓而前振汛揚厲支詞詭說由意
折衷奇正互出壯夫之雄鳥倦雲還脫䟤一面猶取校讐
皓首筆硯白雲誰和娛引同聲相逐雲龍四方以征昨歲
之夕跡休有夢曰其然斯文之痛茲夏之孟壺山其頹
鄉國共疑緊公其歸嗚呼公可謂全矣謂命雖八謂壽維
九謂學有後卒奚盡胡有嗚呼哀哉尚饗

祭澹軒弟

正德戊寅八月十九吾弟澹軒待學既晩食頃而卒中證甚奇及亥氣絶嗚呼痛裂矣前一日約汝雲庄自隨辭夜四鼓報至亟回比中道得訃嗚呼痛裂矣六十年兄弟幽明俄頃入門浴櫛易衣矣嗚呼痛裂矣前六月待受死今汝又死二兄一弟能久存耶嗚呼痛裂矣汝未有子猶幸有遺腹意天之意也予立遴爲汝後以主汝喪汝子生與遴兄弟相依以立忍淚爲文與三兄五弟諸姪設奠與汝長別嗚呼已矣夫痛裂矣汝有至性順事吾父兄家之蠱皆汝獨任義之舉皆汝相成焉出入深林長谷觸突猛噬無苦也渾求鄭定遇事若宿搆徐出一言而決斷不失和處踈戚賤艮有恩意樸約寡與成有家公府無汝之面人不知吾弟也要門子姓無復賢汝者惟嗣事循槼未即如教有此倉卒然汝兄在可瞑目矣嗚呼痛裂矣我望汝送我顧送汝耶意長言短心腸如割不可以書矣嗚呼是訣矣痛裂矣饗之哉

祭山齋母林太安人

維靈柔嘉維則幾頡內含言歸蒲坂于水之南儷德食貧城是三徙力不遺餘徙夫是似二雛孕淑叔也麟皇門户有赫不顯其光郎街使秩封章 詔命望九眞還日酬心應其泰令子徐郡心期生勿一奠黑風辛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羅峰都憲

惟公渾完內植晶彩外彰蚤收甲第遂試星郎隱發機投事若宿搆崇城言言邑險誰右多衣象簡攬轡澄清提封千里于我温陵尹寺移權解綬東去木高風摧既乃終遇明州載守磔烈無前大參斯擢中丞繼遷南征壯猷召虎是似參府二錫 天子之賜東南財賦經度自公利孔搜剔乃陳乃紅 帝曰勞臣若金汝礪寵注眷勋一疾短世交遊氣義千里如期設位緘辭倍昔以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與義

老友見素林 謹因族子有祿郡丞之便附祭于故友瑞郡郡伯桐城方公之靈曰嗚呼維公神清晳朗類厚所鍾㴱彼金石角其蛟龍業起言階黨人斯籍帝諒貞臣竟薄其責尋尹劇邑載刺大州筆先實副風宜惠流帝曰珠崖汝其予守小決大閑無取牟採水寒玉潔晨夜在公摟剔訓敦仁及兒童乃服誰舍乃吞斯輟陸絶水斷斯月何月素車繁纓言赴無期一尊既奠老泪交顧嗚呼哀哉尚饗

祭兆山翁

惟公道槩裕後機神淵頴一落其芒不有唯吟詞林養望粹質完聲青宮柄受司成二卿乃長銓衡乃司留鑰豈曰北門自陝之托四星踰次貝錦萋斐于樊于榛于彼青蠅天開日明旨諒忠愫峻秩其還冥飛寥寥濱濱風月杜曲桑麻晧首述作其書滿家弟出階立甲科四世青緋繞環勝無餘地貞松古栢秋水精神考德問政書之傳資復府繼爲之歌對笙聯絡絃題猶年無荷川岳波厚繁公其鼎穹階上壽偏極無前山立依然斗瞻非故惻雨凝雲素車往路臨文欽泣迸涕交順爽消惠和世風則酺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都憲母

惟靈玉雪其質金石之精柔儀正色體素含貞梅質未仁鶯影孤照遺娠菽菽形影相吊凱風寒泉有美共姜于彼柏舟于建之陽惟時艱貞神理所右任咸之妻永叔之母天壽奇節篤生大夫纘我元弼嶽降之符晉國出總贊君微入毋殯在堂斯夕何夕曰有命與日有鄘章兩壁斯合玄扃世長子烏啞啞寒猿幽咽青霜長松千古斯烈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直甫

正德庚辰四月乙丑歸司徒主敬姻友鄭君方湖之櫬予蹇歸已迴游仙溪矣不及撫棺以哭憐視其未晬幼孤悵然自失亦悲以疾矣八日癸酉乃强成文遣子禎齎几筵遄其奠車告之曰嗚呼屏山在仙寔惟崑崙秉時應會乃生東閩維岳其神維帝其祉爲漢上卿爲周內史降爲路極方湖載光是父是子于與破荒究智則性霖儀鶚度鵬騫風旗驊騮道路材高晚售首白猶郎盤錯開解發硎千將物化[illegible]琛完璞斯邑田荊一萎競其二患介也又弱慘懍奚堪日斜服含轜車載南山有遺鍾善有遺積後之歲年梧竹森立走而泪失老泪如傾一尊遣奠特百常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龔楓山

嘉靖紀年二月□十□丁酉見素子　過我老友楓山翁先生之門哭而告曰嗚呼道有界畛時有機綜鳳衰麟踣飛走喙弄居醇守樸吾道不孤柴桑一脈易洞門徒一代完人兩間正氣立懦廉頑大雅風味白首時化彷徨艱貞有爲世貴[illegible]　聖明存問疊稠斯生斯日既老既病收焉以寂歲陰殘燭對廣拜前寒落可念悠悠者天昔也何來今也如夢一老不慭遺典刑之慟

祭孫德成宗伯

正德己卯六月寧庶人叛江西都御史孫公一川死之七
月寧擒又明年　新天子嘉靖更元贈資德大夫正治
上卿禮部尚書賜葬祭錄其二子祀之洪城友人見素子
林俊道杭具香帛酒饌遣祭焉嗚呼自古亂賊之雄盜竊
神器必陰嫉所不可制之人故始爲緩謀中爲種禍而終
則甘心焉意恃此以風驅雷迅鼓之而無前曾不知鬼禍
其盈天助者順徒足激忠憤壯剛志使我衆如虎彼賊如
鼠褒首獄氣滅其無日矣賊既賊公容知擒賊以償公者
固公鄉人耶斯天意也公神不死萬古一公而賊灰逗揚
使叛兒弱子唾轞車而甘賊肉者所至如市一再歲正典

刑焉死顧公榮敗亦無賊之辱矣方此時飫賊之餌有賊
以過公奏緩賊之討以貿易神器者生如公死耶　聖
人出世公烈益彰所以贈公葬公祭公祀公而錄公之後
者存及嗣至謚亦尋舉焉俊氣義公同首觸賊怒天幸卒
不死下公死焉斯所以義公慟公言切意詳歲月遷改于
斯斯莫其有待矣嗚呼哀矣其尚饗

見素集卷之二十七

見素集卷之二十八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　及刻重梓

題跋　雜著

跋存齋稿後

予嘗恨賈生王通李觀諸賢不及見其至有私恨焉天地
閼不賢者何限賢者顧夭以死謂天誠無意足人其未可
知也今觀進士王公彥恭有感矣公在諸生以氣節勳業
自効詩古文駸駸頡出聲震業光名流推讓假之壽其著
烈俊偉與世相無窮無疑也而僅與顏齊壽幾乎天之窮

行一第而不沾一命又弗逮乎詹以死然其道已信于友
售于時其遺稿已克傳于家其孫啓已世先業有古行爲
名御史嗚呼古今人葬者何限荒榛斷莽澌盡而無余者
亦多矣其諸爲壽不在天不夭也

題五賢遺像

予從二泉邵先生始得拜觀諸葛武侯陸忠宣司馬文正
范文正韓忠憲公像蓋史杜瑾所圖也五賢傳志詳焉李
閣老西涯翁摘其要分錄于左揔跋之盡矣予獨慨賢才
之遇之難也奉天蒙難聽贊既追仇盡言逐如棄梗德宗
所[illegible]范同時柄用中外跂想其勳烈而群小不悅毀言

日闓竟罷竟請外司馬爲相巳痛天下共惜之予謂司馬不死相亦不終㓕豊諸人固在也武侯三顧而起佐帝胄圖恢復專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炎祚幾熱而將星隕非天歟二泉托志忠雅識邃而發於天性純佑 聖天子興理唐虞之將終其遇而不患不盡其用其在茲歟

恩命錄後志

上世有門蔭例明堂郊祀等恩有冊授制授勅授贈封之典故甲族顯融無間綸書王語複疊而駢蕃 國朝大臣三品而上錄子官 旨授在内三年成績得封五品而上與誥下與勅一品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而下一代

八品九品本身進之路狹故並羡少錫之難故實藏爲特重上宰泉山先生令錄後得拜觀焉先生尊府撫州贈上宰公而下祖孫父子三世第進士前後荷褒寵 誥十七道 勅八道祖若妣六道父若妣八道先生若配九道子主事君庭棡若配二道林世稱德門毓和凝祉至先生尤盛問學淵委識邃而養充休休焉至方若圓至勇若怯温燠若可親而居中渠不可犯知先生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平介而狄梁公大而疏先生兼其美而會其極哦然者也先生在司成久上念之一歲三轉官識者猶以爲當朝夕贊 天子訏謨張主國是留都位置非宜

亡天人論至公也抑德必世世盛恒理耳安世之賢人莫克其說仁禁冊世有莫知天道之所以然先生作述無愧焉 恩命稠疊非倖致而然錄之昭 上貺也揚世美也迓續來休有以望焉

題陳一夔太守像贊後

右大司寇盱江何公所作陳高州西潭像贊西潭粹雅精博頎然一儒者平生制作尤盛於詩可傳示後世無疑者盱江贊不及蓋舉其重言耳盱江與吾鄉從吾彭公並擅時名而並稍與從吾博大盱江方整不當其意不少假顏色莅屬尤嚴獨於西潭體貌若此視其贊可以知西潭矣三復起敬謹識其後歸之

題朱二守送行卷後

南郡稱文獻莅郡宿多鉅公近時尤楚楚可尚或曰守南郡王公賢也故實貳皆賢予曰固也朱君士容先南郡郡丞者踰年有孝子劉閔者君首詣之延教社子弟分月餼以給其母有巨盜江者任俠樹黨殆不可圖君擒殪之植良艾奸政之大無踰此君蓋自得之南郭慎許可序文獨致重公其亦有所試矣

跋張東海小草千文

成化間張汝弼東海邵文敬半江蕭文明海釣皆以草書

名逆江海釣皆自謂當北面東海一時學書群宗焉東海天趣逸發筆力豪宕其大幅尤佳小書未盡其妙也詩信筆可傳播偉然一代人豪爲時宰所忌僅知南安吳僉憲出示此卷展玩之餘謹附于左

跋夏太守育才家譜後

遷史記大夫世家譜之作昉此宋歐蘇譜牽爲士夫所宗吉之隴州夏氏譜又參互而廣加詳焉斷自虢州爲世缺所不可知蓋不可妄附以失本實此公敬甫諸君子脩譜之意今延平郡伯育才公訂成者也譜傳所載文莊公而下凡如干人圖系無間者亦間有焉嗚呼崇翰拜今公之

墓識者識之蔡京之裔不敢目其祖直附忠惠譜雖系世次子孫亦可感而與焉郡伯公廉實忠恕有時譽今公忠惠夙有志者俟其成續焉

菊跋

菊之華五色獨以黃稱韓魏公謂黃華晚節意凡菊皆然非獨黃也公本月令者也秋之季月菊有黃華菊黃爲多從多而論抑秋金也金之品黃爲上季月土也土正色爲黃菊木屬而具是二行從其上從其正以黃稱歟未可臆爲之說是賦一素一冊又莫知其指豈以寄耶素其質而冊其中耶抑濟情立象因而賦之不可知不可知然竊嘅焉霜風摇落是菊以獨然數尺之幹與剛貞之梅後先以承晚夏亦難矣

跋李西涯墨蹟

成化間李西涯以文翰擅雅翰林吳匏翁稍後出與並蘊長公稱書家人形歐陽率更貌寒書徑刻正如其貌予謂文亦然涯翁澄潤故文極清永書晉法也匏翁稚醇故文柽渾重書稱體也皆逼真者評者謂遜少東坡書皆晚年後工二翁弘治間書精英尤不可及涯翁是書其龍駒鳳雛初年時也已自如此門下士林俊謹題

題淳熙贈黃知稼告身

右宋　孝廟郊祀恩贈通直郎黃沃故父尚書考功員外郎致仕公度爲朝奉大夫者也先是左丞相虞允文罷鎮蜀死右丞相梁克家曾懷葉衡相繼罷故關龔茂良淳熙元年十一月李彥頴二年閏月俱參知政事三年十一月　赦恩四年四月告下故具名六月龔爲曾覿黨謫辭然所劾責放英州矣朝奉公號知稼黃旗樹厚應夢而生號機紫氣公遂大魁天下陳正獻公魁亞襲年十四在榜中紹興戊午也公獨位不過郎甫在宋五狀頭徐官至尚書陳鄭登二府吳大理少卿亦惟公位獨下然不濡跡姦檜完名純節正獻公相頡頏諸公間有慚色士之顯當

時而名後世其果區區爵位之赫然者哉公裔孫廷宜解元世護舊物襲新綺而加池潢之捧以詣其舅氏俊公裔孫甥也盥手披閱志于左方

李長者誥勅跋

李長者宏封侯賜額　誥勅理宗景定所予似道首相銜名在焉按秦壞溝洫而水利興然皆有司之事熙寧初安石導神宗興利始詔諸路勸誘脩陂塘圩隄議功旌寵長首起民間有事木蘭是詔也當時蘇軾所論劉摯等所疏程昉等之淤田利殆不勝其害獨長者陸海百里與離堆鉗盧相無窮故樂道之因附安石高奇起事為宋擾之始又惡夫似道之相宋無日矣

雜著

鸜鵒翡翠辭

滇之西多鸜鵒群千百以飛啄松子林須之且盡土之夷酋之執彈而臨之應弦下以死其一嘴爪如冊毛五采錦以絢夷求生致之羅四面數日乃得得則架而懸之飼以穀若黍而通之語言以購重直即翡翠者爾以機罥繳中則利其羽而肉棄之因感並生鳴為韓子二鳥之篇而重太息焉彼均羽毛之異而壽夭殊者其用異也易之則亦云爾寧物者之為翠眾亦誠悲繳抑罔材而死也鴝鵒為耶食人食言人言以累誤人事生亦良矜矣

舟神紀

蕭安公者名善水江之舟多祀焉晰夕擁鼓磬為樂發必告止必報牙日必祭風雨盜竊現怪物必禱焉舟人窮窘死不復神怯一進止失據市酒貰豚肉貿盆拳跽蒲伏道罪過纓纓以紓神怒成化甲辰予謫姚州倅附客舟泝洞庭日感且褻心厭之一日驟遇風疾駛柁師弛柁職罔共舟觸艫掠突撼頓益膠弗可鮮棣數艦俱絕予謂登者往器勢易與弗能從也夜虞盜其道里費神間逆盜憾卹棲也再信眾如予言果脫走謝神予適往收費眾恐誤為禱也曰公衆辯香如響因以謝予予不顯為辨鳴呼脩而膠輕而辭人則云然神奚怒奚功也亦豈辨香能喜況未必然耶有大于是者得予言而從之庶幾乎其無惑以理矣

鼠雀對

有蓄其奮而儲者群鼠下食之不得上飽以瞷死其一困犄生守伏奴得之四足而釘之抓細剺而詰之鼠瞋目短氣死從籍首者自服口唧唧若伸辯狀鄰叟善滑稽詒奴曰吾能通禽獸言鼠有所訴奴曰何訴曰鼠亦毛而族耳馬牛犬豕以其用也食主人之食鼠賊生無所用亦天地間具物耳耳目口鼻何異馬牛犬豕饑食渴飲為欲同情

也主人不憐而與食盜而食爲辱亦甚矣以微命博一飽糊死肩並主人不相憫而相罪多見其忍也夫雀異而飛百什而群鬼入而神出耗主人之食亦衆矣又惡得而詰之奴倚鼠羅雀扨如鼠而毒焉雀陽死鳴悲叟曰亦有所訴曰雀鶩鷹而族耳肉不登俎豆其無用同其具物天地又同饑食而渴飲有間哉鼠奚知鼠而不知雀也雀可死鼠亦可死獨雀死乎哉鼠曰吾之群無汝之多疾飛遠逃無汝之便雀曰吾棘棲而野食不得已而食主人之食入其羅主人之子能闔粒飼撫而愛之有愛汝者乎穴墉穿牖破衾敝帷喫紙涴書翻盆倒瓮使主人食常厭匙卧不

貼床席吾盜雖多其取厭顑出汝之下鼠奚雀之連鼠則語塞雀曰無憂吾汝之勝貲亦良夥矣奴亦以用而食主人之食飫口撑腸剌齒捧腹攜孥群侶倒卧林樾而屏類夥支垣敗闬觭哇蔬壓禾菸死枕籍然猶巢先嘗嫩雛潛矣削分隱鋟匿丈誑石以私其身國而肥厥其妻子枕上人無鼠雀倍耶奴嚙齒髮指臨之甚威既而思曰吾過矣遂釋雀與鼠潔身浴德竭智役力先主人憂而忘其妻子之急寒不知衣飢不知食出入戴星風雨不得息不再歲屋堅如新垣補就窖粟梓屯雲稷捈敝日菜闢庾陳主慰家實專倚隆毗群奴莫加焉方悔雀言之晩揖憐叟而謝之叟曰是詒也吾借以風耳夫吏于公者亦奴也胥吏厮役皆雀也盜鼠也盜之害下於胥吏厮役而取厭于吏盜尤甚治盜而不先胥吏厮役蔽也不自治其身又何治於胥吏厮役哉奴曰甚善請以爲吏告

馴虎解

盧墓孝子之自致非常也昔僞者往往舉馴虎與白烏甘露爲例以爲孝徵夫昭昭人耳目者猶假自文如近世元臣白鳩白鴈舉朝有詩可盡信乎抑爲誣猶近也虎遂屋起垣卧廬側容有之容知其馴耶手而撫之捉尾帖耳如犬之服豢投之食張口而授耶制虎者虎服罪志惟者

也渡河之對抑誠偶然者周公聖人也驅虎豹而遠之何彼勞而此之逸也近虎爲前患一捕獲之二虎又爲患又連捕獲之朝令而夕奇應何神也記成化時虎亦爲患爲秉貫致之連獲三十虎噬者不獲二年乃獲又何其滯也所謂偶然者無信耶噫斯生人之幸不幸也曰然則紀之者誠神其誣耶曰信及豚魚是類也以立教也不紀無以物化不紀無以勸孝存子寧受人之誣而不忍絶人子自致其親之善

郭巨辯

巳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參養晳

毋食必問所與與孫尤人情毋愛之矣咈所愛非順也況一忍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耶毋纔有孫之問其可乎告之可乎難爲巨之詞矣使毋痛其孫以苦故恨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爲巨之書矣春秋以趙盾正卿不討賊書弒巨弒毋矣毋固無恙巨不得厚孝以絶父子之倫別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背失之矣殺子事君殺子事毋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卌書是信乎曰尤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說之邪陷巨於惡教天下蔑倫巨始也作郭巨辯

毒虎解

沛洋縣萬山中竟以虎廢食上之毛者利之循時陀于虎若求之蛇然無能易者也正德戊寅虎乳二子益酷関形質跡風至而鬼藏率徙蹌一舍獵師至無所覓山落剽以虎告獵師至復無所覓居人患之約蓄信毒虎虎一日噬蔡氏僕主率鄉之人逐之虎釋僕去已斂肉虎口矣以爲廢物遂議啖虎以特脫鄉禍刲其肉實信其釋所虎食之盡果死或言二子亦死意不然也後數月無虎患人功蔡氏子曰虎之毒善矣非虎僕也僕固賊人耳非牛羊豕例也人不幸食於虎爽其餘猶足一慰奚至割肉而毒委之虎耶嗚呼何斯人之重不幸耶曰然則毒虎非歟曰牛羊豕則是人則非虎之死有自忍亦有屬矣作毒虎解

佚軒解

佚佚之也易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皆泰之地故繼之以泰君子行法居易以俟天也德成君用之學至君求之我無預也而命之天者自至有佚之象焉故曰佚聖賢立言垂範以善導民而不欲利誘之斯意也其不然固有佚而得而不得亦恒多矣藝佚穫而食也而未必得食佚蠶而衣而未必得衣佚之身有終於不遇佚之子孫有終於家然而不[illegible]且損命有

定有不定也有定而無不定其在我歟故曰學者爲己俟利計功淺乎其所尚也夫德佚其日新學焉佚其日益以造高明正大之域得則喜不得則惕惕然以悲懼來者之無多而光陰過鳥之不足恃佚之至也姻友陳君玉光先侍御居易公佳子居易公佚之身不獲矣佚之後之人叔氏郡伯石峰君副之夫君又副之說者擬之二方夫得之在我而又得之在天得所佚者作佚軒解

泣麟解

馬圖龜書文明之符也夫靈氣之鍾人與物共之伏羲神禹執其機馬龜宜其應感聖人之時爲聖人出也周之時

鳳鳴岐山矣而文王繫其周公繫爻辭河圖大昌武王方
道得洪範而洛書載斯吾夫子何時也姬德衰賢聖之君
不復作世綱人紀蕩蝕無餘在習爲否爲剥書咎徵六極
時也夫子猶有望夫行之堪以至圖出深有異而不符周
公之夢遂絶矣由是假行事於魯史以脩春秋以古誅亂
賊而正王法授爲邦之意於顔子重其寄於淵也而擎天
未力一臂先失淵番死人之麟先踣矣麟胡爲乎來哉胡
爲而不踣以斃于鉏商之手哉人寔於物聖人寔於麟夫
子畏於匡伐木削迹於宋於衛厄於陳蔡齒蹶幾不脫虎
口者屢矣麟胡爲而不殆楚狂知鳳之衰夫子必知麟之

非其時及禍哭麟哭四也傷道以自傷也始寃麟而生終
以麟之斃以絶均不遇也抑夫子素王也麟屈素王之時
爲素王出而文成方至與韶成致鳳無異夫子賢於堯舜
麟何亞於龍馬神龜五時之祀出而攺元麟雖遇何指哉

木蘭閒劇

木蘭病夫今之恠民也畫史鄭王濟圖其像陳黄門方壺
樹石之人與境備矣見素子素知之素志之也詰而語之
病夫何泮渙爾濩落奇崛如是邪儲汝精範汝形館汝過
客涵一駿於深售與二鳥之光榮籠因羅致弗樂也白駒
皎皎孤鴻冥冥而任而去矣素鷗野鶴海上之風雲巘峪蒼
崖山閒之月日挂索抱甕荷衣木食局下氣高心長步窄
孤請劒於百悢與林旛之一力塡海矣情集未若失在當
時表著敢歷一揩若叙述數君子又悲夫無徑之可入縱
嘗學埋輪傚揮斧憂係希文痛瘝君實可望焉不可至也
雲壑徃夢烟丘疇疾陰風畫爽使我心惻嘅吴尊以孤徃
撫陶松而自適何望乎潁水箇瓢東山兩屐已矣乎病夫
朝菌露槿是人也月榻雲龕卧隱少室神遊東所意徃方
石春時化以周旋與身命而俱畢病夫曰是何有于是吾
忘我矣

題以吉卷

吾家御史中丞兄季子以吉御史學古道陽明子既告之
矣因爲就正於予予耄憒茫乎無得也然樂吾子性也況
鄉耶況同林氏耶況中丞于道義友莫逆無異兄弟固予
視而愛之學古道固幸而輔掖之矣夫古故也已然之迹
也吾樂者必按諸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惟所用之善變者
必按方表裏虚實升降補瀉惟所用之故樂節而藥用神
師曠秦緩其無能易也夫聖者視天爲至也故曰聖同天
賢者視聖人爲至也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未至於賢又
以賢爲至也故曰學顔子之所學蹠而求君子之所病也
道至孟子而著至朱子而又著希聲絶響超見獨識意領

而祠會若是其難也朱子鄉先進也以吉以朱子爲至朱子學焉吾家江陵邵州忠義之祖也嗣先嗣宗又孝義之祖也以吉以祖爲至其假外求哉昔張魏公巍然物望教南軒以仁義忠孝古聖賢自期其後南軒友朱子博約諸妙遂厠道學之傳中丞諸子於以吉先奇愛其教以吉當不畏魏公不知相博約有如朱子否也夫無其人有其書有其心焉耳矣人則固在也速效銳進中道而止與偏而驁事君子者弗由也吾於以吉隱乎哉語以吉語達也

聯桂族範

凡林子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婦順内外有别尊幼

有序禮義廉耻無偹四維士農工商各守一業氣必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儉學必勤動必端言必謹事君必忠敬居官必廉慎鄉里必和平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毋近聲色毋溺貨利毋親殺不葬細行不謹毋信婦言傷骨肉毋言人過長薄風毋已嫉賢能傷人害物毋出入公府營私召怨毋奸盜刁詐飲博鬬訟毋壞名敗節以巳辱先善者嘉之貧難死喪病疾周䘏之不善者勸誨之不改與衆棄之不許入祠以共綿詩禮仁厚之澤敬之戒之毋忽

家範

吾林子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内外有别長幼有序嫡妻有分子弟有學貧難相救婚喪相助各治一業毋干外事毋好遊逸毋學賭博毋近聲色毋涉勢利毋信婦言毋及人過立志必希文爲學必仲晦居官必閱道處鄉黨必彥方自期婦女必貞潔必勤儉必絕淫妬臣不事二君女不嫁二夫以共綿忠孝之澤敬之戒之毋忽

跋孝友堂卷

族弟賢卿稱孤時髮未總身無所棲無所恃爲衣食力學以基毋養以均飽其二兒令而歸僮市小屋磽确田數畝合爨從食之夫孝友植綱常而匡世化者也重所由出固也又重所同出難賢卿之境又難也古者子弟分以業而

貴成功時其入而量出之故可繼可久綱貞規壽令式五世十世百世可也

孝友堂跋

李賛皇疲一生於平泉草木之間其遺戒有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不知草木之不壞所以速李氏之壞也予素不畜奇物安取散散然護植之勞與觀者之酬應哉善立家者孝友維綿數百年呂榮公崔山南兄弟子孫之盛可槩也賛皇移戒于是安有洛陽有力與梨園别墅之取者哉詩曰謀之不臧則用是違吾閩憲使寧川周公公儀堂名孝友取三家家法爲維綿地者噫得所貽矣

懷諸老二十六詩小引

正德癸酉端月二十又四日華亭定庵曹先生夢俊以王孟及編次　國朝典章合五經者一帙遺先生覺而報曾孫生先生詩志喜録以遺俊正德丙子夏也先生詩素名筆精入妙人品又素高八十五歲人辨此三絕允世獨見持示予姪傳觀之至不可問冬之季始還其架間得之甚幸時久不作詩未敢擬和挾遊木蘭偶和得助喜二詩又得壽先生二詩又得哭遂庵楊先生二詩恭歸又惟近時林下大老深相知與跡踈味合承相念者謝先生方石張先生公庵劉先生東山儲先生柴墟皆已古人而山斗巍然可望不可即者未能已尚慕離合之感積數日又得蔡林齋謝先生守溪王先生楓山章先生洪洞韓先生休齋流先生九峰孫先生二泉邵先生綱齋戴先生西泉曹先生與自述各二詩用道述懷與吾黨之感而詞氣無索重學落之悲名德素心今皆安在共是月五日燈下某志

鄉飲酒跋

養老虞夏已然鄉飲酒義周備矣所以免於人禍也政教之本也仁義接者也明尊長養老也故民知敬讓孝弟立而國家安聖人制之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易易也漢鄉三老者在令甲逮顯宗始勸臨雍之拜我　聖祖德古法頒守臣祗服焉禮讓爲風乎何有近惟故事殆不足訓矣

題宋太祖擊毬圖

此陳道學峰湖家藏宋宮中本也元錢舜舉得而臨之其筆勢閒熟神氣飛動爲畫家獨品宋太祖太宗而下人誌之第不書何時享意未稱帝時也若臣同遊故不若是褻守信昭輔進因武流普謀國元臣與主對鞠失君臣體太宗觀鞠器亦非是責普父子難帝固英明主也白馬躍毬獵言固易聽道以普帝所重耶昔韓退之諫張僕射擊毬以人馬勞佚壽夭爲喻唐僖宗自謂擊毬狀元優人石野豬曰恐堯舜爲禮部不免駁放普無愧退之無愧優人耶爲貴偹惜之

題遂翁贈幸庵卷

少傅楊遂庵公起神童壯猷茂學宿德鴻聲功業爽而表儀朝著幾先孤舉今　天子虛懷以待　璽書存問使相屬于泰平赵公屢屢焉公厚矣文定公劉忠宣公李文正公尤道義許與者也公贈彭幸庵翁詩西涯去後誰知已尚有素翁北幸庵翁精忠駿節舊德元功予不誠類也然亦繆公知已贈予詩有古道百年君與我之句昔昌黎公東野予東野爲類君實之於景仁翁殆景仁過之抑郭

肖道河南友李元禮汝南友黃叔度吾夫子友子産於鄭
於衛友蘧伯玉有道遂麻未肯北面而尤於夫子顏學也
吾二人四子何居謹次廉翁詩質焉

跋趙松雪柴桑青畫

陶靖節先生白描小影凡十四書事跡如之相傳元趙文
敏公手作李龍眠本也畫格書品筆勢圓熟是非文敏不
能近世士夫家往往得之是本貳司寇吾友顏公梅田藏
藏本也或疑畫本之多要非真本予謂政不必真也二公
底裏故與文敏對靖節寧無愧容敢附手墨以備青前繇
繪處士逸像如此者謂無一真亦可也

盡我箴

族子以吉乞告歸後起爲御史來求言作盡我箴
與達與輅誦之

形化散殊萬彙一我我具天地發爲維可御氣囿情汸心
繕性廣厚高明仁義中正脩辭立誠窮理盡敬博約會通
慎密鎮靜體生者德任道者身臨深履薄若對神明維貫
維有歉爲若虛我恒不足人若有餘毋曰人長毋先長已
深制彌縫緝熙敬止毋曰責人而忘自責爾處除暴醜好
矣擇我盡吾我稱物平施如度之度如衡之持我盡吾我
從健坤順日進無疆勤益以異我盡吾我貞固弗貳素位
而行夷險一致我盡吾我人統我先不我者天任其自然

皇俗三義

巡撫都御史林　爲皇俗事竊惟王政之大養生復性送
死而已然官府事泛難於徧施鄉曲情覩易以時叩預備
有倉未足應朝夕之求郡邑有學未足周鄉閭之化近聞
有滿澤未足使偏村下聚各歸於其土今立三義示爾齊
民胥勸互成裨我官政表厥之典三全具錄一畫特書幸
毋自沮以鼓舞大化會歸我　皇之極（盡義者官爲扁義之門二）
（義二義翰足社無當家數戶朋舉扁且義社）
一義倉照得江西頃備雖設事頗具文常平耑基官之羅

本足應緩急危爲義倉其創義餘置別庾六百石四百石
量力而爲一斗息二斗息視貧而定使同社總生塵之谷
均衆火之家不償者不借既死者量免倘樂備千石尤利
博一鄉庶社倉祖仲晦之謀不勞官本義倉溥九部之惠
可厚民風善無不報義在必行
一義學照得江西家攻儒業尚阻困窮囊澁學金竟安愚
賤懋規義學賴衛社人共延學行名師訓誨子弟館資師
贄專出本家口授經承泛及下　社使貧家有才之幸無
學課之憂學成資以儒服進于官庠倘師專較利則主另
擇明厥劉允廸義學嗣爾古風萬石君義門允多名上世

間好事毋譲人為

一義塚照得江西風水貫禍拘忌停柩佛法流誣術習火葬仁及枯骨義塚是圖城居者量市近郊鄉聚者相視平阜擴數畝便地惠合社貧民序列深葬表志氏名使生得近隣死得近穴倘仍助棺之費益加積善之基庶陳向漏澤裡葬朽之周文危狽義塚替掩骼之呂令天推佑德望是稱仁

禁約民害

巡撫都御史林　為禁約民害事訪得江西商民輻輳雜校猾雜有等光棍喇唬專一生事害人如麥州等處牙行

經紀結黨合群得過者把持行市故阻客貨賤攬而貴賣名曰屯船貧難者哄弄孤客故牽事端投鋪而混貨名曰發大會串同鋪家瞞騙客錢名曰打火帳傾銀匠上梅刮錫名曰畫絲低搭沉鉛淮銅名曰包皮吊角校尉強買貨物包取腳錢把持河岸名曰把頭軍快指以巡邏私通盜賊詐害平人名曰紵露水在途爭鬭群兇助打名曰傍不忿提買貨物抵換原銀名曰撮包子作尾抹膠黏帶碎銀名曰黏乾鵲舖行船家攏貨不發手刷斗斛名曰打雞窩私結盜賊賤買贓物名曰接短頭擅風失火搶搬財物名曰趁閧打劫指稱衙門誆詐名曰撞太歲停住囚犯打點名曰穿玖服白身衙門營求勾當名曰野牢子跟隨坊甲下鄉提人名曰送搜吏農承差身死而弟姪頂冒名曰弟兆問華而隱匿復充名曰還魂書手久戀衙門掌案作弊名曰主文攬納官糧少欠私賣吃銷名曰趁倉擅入府第保債勒取信錢名曰領頭捏寫詞狀教唆索錢名曰掉筆頭偽造印信詐擬吏農名曰假布政此等民害里長戶長社長社正惟奸不舉巡捕巡司總甲小甲容情不拿本合通究緣循襲之有年恐自新之無路姑記禁約為此示仰前項惡徒俱要改過自新本等生理應首官者首官改正取有仍蹈前非許巡捕巡司里長戶長社長社正總甲小

甲指實呈來從重問發敢有容隱通行追究使風俗還醇奸偽無托若乘機挾仇報怨罪亦不私巡捕朔望具不致縱容各民害甘結繳報須至出給者

見素集卷之二十八終

少保公文集跋
先大父少保公歟歷
兩都忠事
四聖寓內高其節槩崇其文章公亦慎所與著作百有餘
卷諸叔少司馬省吾翁錄二十五卷梓于百粤太史
泰泉黃公嘗編校之嘉靖壬戌蕭雅慘禍家遺兵燹
版籍湯於烟塵士大夫過莆憇之奠應祖懼前光湮
佚旁求舊本至榕城得之大司寇鍾陽馬公所藏者
公嘆曰名碩之生代乏多人莆稱文獻唯尊公為獨
盛生仰止舊矣讀其疏劾梁方引用僧繼曉則左道

者屏息抑寧藩府第易琉璃則逆萌者寢謀按椎璫
私人李陽鳳于獄三封還
詔書追巨盜監廷瑞擒西蜀王武殄江右公單騎而入賊
壘宣德意而撫之忠貞激烈循國忘身芳名與日月
爭光勳業與天壤共敝翊文章山斗品藻勵世之
機豈瑤華玉振之是飾宜亟圖之祖歸梓謀草七卷
民部尚書郎希齋柯公校之雖餘力詘而止
穆宗登極南省岑公少谷疏薦請大父
卹典祖承
恩澤授

協官司簿
諸大老日索文稿祖抱隱憂及叨
留都樞幕適勉鋟梓以少逭罪愆憶嘉靖乙酉省吾翁
梓是集于穗城今祖成是集于白下歲之合符誠不
爽矣續集諸姪度支正郎大鬴捐俸梓之惟詩集尚
缺冀子姪宦遊者續成焉
萬曆乙酉季冬臘日孫男及祖頓首拜紀于洪櫋公署

見素集奏議目錄

卷之一

奏議

扶植國本疏 西曹稿
全大體以召大和疏 外臺稿
陳言疏
災異陳言疏
養病疏
辭免就任疏
謝恩疏 內臺稿

侍養疏
再乞侍養疏
災異陳言疏
錄正人以端國本疏
薦賢自代疏
災異疏
懇乞休致疏
申乞休致疏
勘都御史韓邦問疏
勘知府王塼李復貞疏

定祿米數
處置缺少糧料疏
地方災異疏
褒異舊臣疏

卷之二

奏議

撫處王式等疏
正事體以別嫌疑疏
災患疏
查報擒獲盜賊為各官開除疏

更調官員疏
復州治疏
論寧府用琉璃疏
巡撫謝恩疏
進繳巡視敕書關防疏
水患疏
請復常平疏
均平稅糧鹽鈔疏
均平丁糧徭役疏
守制乞免關勘合疏

回話疏
申明處置地方疏
辭免再起江西巡撫疏
卷之三
奏議
預處地方容令致仕疏 兩任稿
通江捷音疏
參駁楊友謀復官職衙門疏節略
致仕疏
牽獲流賊印刀疏

災異處置地方疏
江津捷音
卷之四
奏議
急除大逆以弭大亂疏
慶幸討賊未綏福祚疏
回話疏
藍鄢等捷音
辭免陞賞職平曲谷致仕疏
大埡捷音
更賢討賊疏
再辭陞賞疏
卷之五
奏議 起輔新政稿
辭免起用第一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四疏
議禮疏
請親大臣疏

卷之六
奏議
請勤學疏 秋臺稿
止司禮監奏補人匠疏
正違禁番僧濫給土疏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奏乞致仕第一疏
第二疏
節財用以謹天戒疏
論御史楊百之陰右張儀疏

闢異端疏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一

杜私嬖以公大法疏 三

乞寢內降以正法守疏 二

再乞寢內降以正法守疏 一

回話疏 一

卷之七 一

奏議

奏乞致仕第三疏 一

奏乞致仕第四疏 一

患病定奪印信疏

定奪印信俸給疏

奏乞致仕第五疏

奏乞致仕第六疏

謝恩疏

奏乞致仕第七疏

奏乞致仕第八疏

辭免致仕渥恩疏

辨李夢陽獄

按張龍疏

五

正廖鵬等獄

論內臣犯法當付法司推鞫疏

平大法疏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辯王元愷等獄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霽 天威養 聖德疏

効遺直以畢餘忠疏

錄 十

元素集奏議目錄終

見素集卷之一

後學黄佐　校正

族子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甫重梓

奏議

西曹稿

扶植國本疏

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臣林俊謹

奏為扶植國本事臣節該伏覩

大明律凡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許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蝕食野熊入城警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撥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餓殍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

既知流亡而令長取

聖裁顧乃泄然無知恐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循習徒徑專事蒙蔽視民飢餓而不恤郡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將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倘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率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

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粮或鄰封積蓄嘗為雇車裝運無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

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奠

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為一件

言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惟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

故其弊不況於堯舜禹湯之世此誣妄見於唐宋儒
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詎按僧繼曉本一儉險
小人市井無賴竄者猥指邪術妖誑
楚府及至事敗挾拿郝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
誕潛住京師多方貨緣誑蒙
聖眷乞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叡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僭為誕說謂此
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境益寧以此昫
陛下耶曾不知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
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衷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
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況萬無是理縱有之
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
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惟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繼
之者梁芳也梁芳值遭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
之者賜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數年如此奢侈
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
進貢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
授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
飛語外人罔其極意不肯為是被
陛下寵待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擅誘非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欲文已

奸而以過歸
陛下抑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
財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
疾病臣竊為身危之臣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
罪之萬一耶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孰知自默可以
固位碩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
觸山蟻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而耕犬而守
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擢秩感恨無地中夜以思
涕泗交流謂

人主深居九重判官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
飢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今之不收以此言遣
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後不言則
陛下終不聞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
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吞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問翟

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文侯
悅使璜召座迎爲上客臣不敢過望此然亦豈不懷
不直之言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
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欺
罔臣不勝激切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成化甲辰八月進疏留中傳
旨下錦衣獄責三十降姚州判官乙巳正月元日星變

上惕傳
旨林俊張黻復原職南京用黻前敘者

外臺稿

全大體以召大和疏

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林俊謹
奏爲全大體以召大和事臣處遠官不備詳
國家事近聞京城內外多
奏災異及南京監察御史姜綰繆樗孫紘等與守備太
監蔣琮劾奏多得左遷者臣聞和氣致祥子思子謂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今中和之致雖有過吾

陛下者而災異乃爾豈皆庶官不和之所致耶臣聞有虞
之世稷契明明故俞不爲諂吁不爲顯咨者吁者流
放竄殛者不爲德且怨今綰等以小事相構結若此
其宅心縱是處事亦疎臣往見綰等聞琮言事切直
極口欺貨今見琮行事急迫遂列彈文搆大獄煩
聖聰臣惟至愚亦私議而竊小之矣然臣聞此事亦關大
體夫人執拱過額大小何如非琮之過小不足謹言
其他豈無有大於是者乎使皆口彼言而獲罪者何
敢言則無復有言者矣臣又聞兩京六部大臣王恕
等及科道皆有論救不蒙

采納者臣亦未悉其詳然臣聞縉等事小未足深救其他
豈無有大於是者乎使皆同大臣科道及素所受知
者不能救吾何敢收則無復有救者矣耳目之司不
聞襄謗股肱之任不見可否者何由正
陛下何由知在大體又何由全也臣望歷官以和吉爲以
內外迹殊易生嫌隙嫌隙一生則將來之患恐不可
已又恐不知者謂縉等不以罪去而以言去則
陛下之心不顯白於天下此二大體尤
陛下所深計而力圖者也如蒙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爲言官惜爲衆論惜爲

國家大體惜納恕等之言宥縉等之罪如天之必霽復海
之必涵允之必轉雷霜摧折之必見陽春或論復其
官或改任司寺京職則縉之事息琮之心亦安朝野
臣民之心自然沴氣潛消太和宣暢
朝廷和百官和萬民和天地之氣亦和而縉等困心觸
罪之餘感恩思過之不暇其成就報稱必有大過人
者此
天地父母覆載之恩
聖明一民美事臣偶有見不敢不言伏惟
重納無任欣幸之至 下都察院參稱本官素以直言見稱

於時今萬里天涯特論及於此言最切直伏乞
聖明量爲區處本
聖旨姜綰等已發落了准欽此
陳言疏 此疏進至京爲張東白停止
奏爲陳言事昔荷
國恩叨握前職屢惶交并問知報稱經歷之方與官吏
軍民父老人等皆說
陛下仁孝納諫任人揚歷憂勤古往無比聞者莫不欣戴
或感激涕下然本
德宜

與問臣之心而補過納忠亦臣之職臣讀史見前代之君
初政莫不精明其後漸自不及蓋人非已用事非已
行又在春宮孰聞利弊譬如棋局正在旁觀時矣一一
即大位途必躬行及其漸也用人自已行事自已即
如當局則迷時失故私心或勝文過或深一至言論則
曷有能聽而必改者故始則明終則不始則治終則
不治臣觀至此爲之惻然伏惟
陛下天啓神聖英武聰明堯舜之君誠不是過安肯蹈此
然勤始怠終亦臣愚之一慮也且
陛下堯舜也臣敢不以堯舜之事爲陳

陛下公用臣也臣又敢不以言自效謹採古書久亡論
所同治道所急者撰成一十四事用塵
睿鑒事若小而實大言若迂而實可行伏望
特出宸斷毅然舉行若下廷議恐有傾忌沮抑之變將謂
從此不可復矣臣識不逮人官已踰分竊以身決後
日利弊之機萬一少補
聖時死亦無悔爲此具本順差 謹具奏
聞
計開
一親下臣惟上下交則德業成故乾下坤上爲泰故

上坤下爲否言交與不交之驗也竊見
陛下即位以來首發具與惟於臣下不閒引見鄉聞未作
上下未交莫弊之治恐不當此竊意今後文武大
臣及翰林科道部屬等官日召數人便殿接見或
賜坐賜茶論學論政或論古人盛衰治亂之由務
使情洽意孚然後命退引見之際仍令科道翰林
在旁糾誌奸佞來朝方面知府亦或賜問不惟可
以養德性通民情感人心
聖躬精神日爽血脈日通而壽年於萬矣
一師古臣惟圖治莫先於爲學爲學莫要於師古古

人之書於治道要且切者莫如說命旅獒無逸數
篇之命中書謄寫之便殿時加
省覽觀說命則知君臣[illegible]觀旅獒則與不役耳目
之好觀無逸則[illegible]勤逸樂之節常接乎目感於
乎心則心術正身修而治道洽矣
一納言臣惟國家之安危係言路之通塞然言路通而
卒不通者蓋言路通則人君不得縱其欲內臣不
得肆其志大臣不得竊其位小臣不得行其私是
君忌之內臣忌之大小臣又忌之勢甚孤身甚危
居者非得已而設者爲國家也向非君上知爲國

家而設而傾心求之寮屬得之加意全之則言官
傷言官傷則聰明蔽聰明蔽則百弊起臣不敢遠
舉竊以近日觀之自言官受挺正士投荒權奸遂
縱方術橫流天下幾於風撥府庫爲之一空使非
先帝悔之早
陛下去之決延長數年豈可復救伏望
聖明永開言路勿疑其矯情勿厭其逆耳廣以聽之審以
行之優以處之誠明不移始終如一則言路通而
國本固矣
一舉賢臣惟帝王之世體聯異才漢唐之君亦多修

辟裨治化敦澆風振耀華夷垂光國史非細事也
切見檢討陳獻章叅議賀欽僉事章懋志尚古人
行高時輩王恕彭韶等流亦不多讓乞起獻章爲
學士欽爲僉都御史懋爲大理寺丞盛典一舉海
內嚮風群賢用而治化增
盛德崇而大業廣矣
一明義臣惟內臣供事闕庭不宜監軍鎮守近因言
者無識徒痛指其害人以故不蒙
採納夫人品雖殊降衷同得論小善則內臣豈無指害人
則外臣雖免然軍校雖便不直掖庭婦女雖強不

叅戎伍義不當也故夙沙衛師師春秋惡之楊思
勗平亂綱目譏之誠以內臣與政國爲無人辟莫
甚焉不然殿師平亂國之美功聖賢豈有備惡而
反過之者哉伏乞
按春秋綱目之旨取回鎮守監鎗內臣以杜後議則
大義彰而宿弊革矣
一修文臣惟詔勑文誥所以昭人文動觀聽關係非
輕唐制悉由中書後以爲擬委積時有滯遺更置
翰林別掌詔勑
國朝總之

內閣即古中書之意滯遺之失或不能無竊意亦做
唐時故事機密重務內閣掌制其餘誥勑詔諭令
侍講以下入直分掌別選詞藝儒臣如吳寬李東
陽數輩許加修飾方送
內閣校正發寫仍將各掌人揭以爲殿最使之盡心
則人文盛而制作純矣
一存體臣惟大臣國之股肱進退宜存大體近者言
官論列極口無諱竊恐議者將謂國家無人貽笑
後世取輕四夷非美事也臣意今後彈劾止緊言
其才力弗堪或內多愆德仍下其奏部屬許科道

科道許部屬計議可否可則勸留否則勸免
陛下親與大臣商確善爲進退勿事姑息則大體存而公
論得矣
一養恥臣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況在士夫尤宜護
惜近者臣下微過輒撓之
延或下鎮撫遂使權奸之徒貨緣爲虐捶楚有因
致死入鎮撫繫受拘縶恐非待臣養恥之道臣意
今後臣下有過量其重輕或罰俸或送法司問罪
仍乞
聖旨未爲究例若喜怒不常偶有前旨即效古人封還詞

頭之意許承旨官封還伏候別旨毋事阿從則廉
恥全而士氣礪矣
一興讓臣竊見帝王之世百僚師師舜后德讓近者
奔競日熾士習益漓皆由遜讓之風不行故也臣
意今後舉用大臣及方面知府俱令推讓才行勝
已一人吏部案留別用或才優數等奏許讓官其
庶吉士亦令同榜進士互相推讓年少學優敦厚
清古者四十餘人送內閣考選讀書又令各部辦
事三月已滿進士通赴吏部推讓學行氣節優長
百名列爲等第吏部許察遇科道員缺拔其尤者

選補爭求者許該部記名外選蓋大臣尊而難知
同類親而易見衆行此法庶得賢才則遜讓興而
風俗厚矣
一立信臣節該伏覩
詔書各處詞訟除謀逆并賊盜攻陷地方重情外其餘一
應輕重事情類行原籍官司巡按巡撫問理不許
輒便提奏差官提勘提授軍民欽此欽遵臣竊有
以見
陛下洞燭此弊故及之邇年遠近相傳莫不欣忭近聞又差
錦衣衛官往南京體勘人命提取犯人臣恐失此

信於天下又恐竊弄之機或伏於此伏乞今後仍
依
詔書除謀逆并攻陷也方重情外其餘一應輕重事情類
行本處官司并巡按巡撫問理不許輒擬差官遠
者許科道彈劾則人信立而民不擾矣
一議禮臣竊惟宣聖帝王之師祀典宜在尊崇但宋
欲追帝延臣請罷禮不可也我
朝祭用王禮近加天子禮樂夫國學朝廷遣祭用之
可也郡縣祭出有司豈宜僭用且舞具而樂不全
豆加而牢不設名在實亡神靈豈享臣意今後國

學如今禮其餘悉令如舊則大禮正而義例明矣
一正法臣惟
祖宗律例內官與文官有爲贓私貪酷一體科斷爲民充
軍成化年間刑官附權變亂成法朦朧奏允內官
不分贓私等情俱擬還職奏
請及至得旨多坐貶斥遂使恩出刑官怨歸
朝廷且知禮者因不爲移玩法者因而無忌是私之
是害之也臣惟
斷決
祖宗必首正此而兩京言事無一能及伏乞今後內官有

事仍與文官一體科斷則舊法正而刑罰均矣
一實錄臣惟
祖宗時纂修實錄翰林降調者多行取回恭惟
憲宗純皇帝在位二十四年盛德隆功際天極地比今見
在館儒臣纂脩恐或滿遺切照侍講謝鐸前太子洗
馬羅璟編脩黃仲昭檢討莊昶或以憂去位或以
諫改官以言調職行高學富史筆優長伏乞起復
鐸等原職或陞其官其已陞官者或依今官支俸
與脩實錄則先烈揚而紀載實矣
一宥過臣惟

尊嚴之下舉措實難意外之虞周防難悉故傳稱赦小過
又曰宥過無大臣竊見今後官員失儀題奏遺落差
別字樣若出無心俱乞原免則
聖度宏而人心悅矣

災異陳言疏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林俊謹
奏為陳言修省以回
天變事臣竊見湖廣縣屬自弘治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以
來連大雨雪二十九日夜至十二月初四日夜連大
雷電風雨卒暴雹霰交作霏霧晝晦雨木成冰膠結
經綴折裂崇野摧隍遍山谷簷冰盈丈尾雪數尺麖
飢附人虎窮入市比彼禽獸手可捜取頭角凍死殆
盡有養白牛不存一隻者有畝萬羊僅存數隻者草
十束可易一牛馬一束可易一羊死者升斗米豆可
買柴新湘背雉民多凍死地方災變誠若非常者鎮
巡三司寧復逆其責哉然刑尼易於召災提刑者按
察也總司者按察使也臣叅御昏俯尸素職無狀召此
災變心切怖悸雖萬剉其軀不足以償其罪之萬一
尔然臣又疑他或有致之者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
餉軍苦戰鬬民疲輓輸都勻之征勢或不得已者斯

臣之所未喻也德安安陸創造
興岐王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命良以不堪
吉府復增修蓋夫土階三尺古天子尚然矣今之府第
何若耶夫第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往轍可鑒
泛泛而論之第大則難於創蓋而亦難於脩葺所居
人少則岸宇寂寞易生疾疢臣恐
一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
一吉府宜脩而不宜蓋又宜循
一崇襄德府故事用銅瓦不用琉璃及白石雕刻闌干采
求賜論定爲著令

詔諭親王成悉意指則
陛下内不失親親之恩外不失愛民之仁財可節役可省
事可繼業可久民怨可消而
天意可回矣然臣又聞直隸河南山陝江浙川貴皆大雪
臣又疑焉夫雨陰也雪雨之陰也霰亦陰也大雪連
月且廣又霰陰微也雷電不應冬而有不應雪而有
不應者卻向有陰勝陽忿且甚也木少陽也陰勝則
木是皆陰盛之象也寒者罰也夫陽爲君爲德爲内
爲君子爲中華陰爲臣爲刑爲外爲小人爲夷狄考
之桓公八年元符元年建昭二年陽朔四年赤烏四

年大同十年武定四年河清二年武平三年皆大雪
成公十六年黃初六年大元十四年武平七年皆木
冰說者謂臣用柄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夷
狄窺中華之應方今
聖明之世夫豈有此而
上天垂戒尤臣之所未喻也
陛下憲
天法
祖約已惠人太和祥藹嘉瑞宜集而災變頻所荅或有由
伏望

陛下默而思之博而考之熟而計之采著臺閣杜道迓閭
閭草野之言以深究夫致災之原弭災之實舉在
身則放歸田里以謝
天譴在府第則思以節在臣則思以駁在刑則思以省在
外戚則思以侯舍在小人則思以放遠在夷狄則思
以遏制拔本塞源防微杜漸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則
乾剛自奮陽道自亨災異將化爲禎祥而
天心仁愛庶於斯乎在矣惟
留神省覽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仰感激俟罪之至
乞養病疏
奏爲乞
恩放回養病事臣本司按察使林俊開照得本職見年四
十五歲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由進士歷任刑部主
事署員外郎事主事姚州判官南京刑部署員外郎
事主事員外郎雲南按察司副使按察使更任前職
綿力孱軀由少多病加以猥瑣昔血氣虛損中年
後口齒疎眼昏耳重左手足不便爲縮伸殆者朝
覲南還隨在就醫四月終始力疾視事但愈健忘舉止

艱滯簿閱刑書操判筆輒就座軒軀病勢日增疲力
罔效自惟愚蹇偶竊虛名遂爲餘論誤收崇階洊躋
夙夜兢惕恒期寡過以仰荅
眷遇萬分詎謂疾疢轉劇
上恩莫報興言及此愧汗交并合關煩爲
奏乞放回致仕或閒住養病林泉退避賢路天幸少延
餘息謹守素分田行歌擊壤祝
聖人壽而艾而昌等因到司隨令醫生馬敬診驗疾已深
痼急難醫療具結在卷緣係乞
恩放回養病事理未敢擅便謹具

奏
聞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本上即該就醫而還鎮巡固留不可
吏部移文追復原任又不可撫按會題本官端謹正
大弘治九年九月二十日奉
聖旨林俊准暫回原籍養病不爲例欽此

辭免就任疏弘治己未二月

奏爲乞
恩辭免就任事臣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欽蒙
聖恩陞臣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素仰[illegible]
淵慈伏深感激竊念臣愨訥朴忠入深到骨而霜露宿
未盡脫身又無學術行能本無足取豈敢冒循涯分
濫冒
寵榮況臣父見年七十臣母見年七十有二桑榆之景日
見衰頹臣之私心亦甚難恰伏望
皇上俯察愚衷容臣照例在家侍養二親則承顏老
用副任使臣林下閒日歌康衢悅華封與父老道宣
聖明德政盛報答萬分不勝至願等因奏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本部參稱情詞懇切合無仍舊在家
養病痊可之日另行具奏起用奉

聖旨是欽此

內臺稿

謝恩疏

欽差提督巡江兼管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林
俊謹
奏爲謝
恩事臣前歷湖廣按察使廣東右布政使肘病居家伏蒙
聖恩授臣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節該欽奉
勅兼管操江者竊念臣才識力綿迹孤性蹇自惟違分謝
請養病不謂仁獎有承

露湛貝山知重滄海增愛
乞侍臨敢直滄州之便親年踰邁終深烏鳥之私進止
伺候再知决擇除狀敢上道於弘治十三年十二月
初四日望闕拜叩到任管事外緣係謝
恩事理謹具奏
聞

乞侍養疏

奏爲乞
恩侍養事臣在
憲宗朝以刑部員外郎謫倅姚州尋蒙叙復
陛下嗣位以來累被收用自惟猥[?]破荷
二聖曲成深恩益以至矣勉圖稱塞務報涓塵臣之心亦
臣之分况邊陲方警如此取[?]第念臣父母俱年踰七
旬氣衰多病日短深憂清[?]猶[?]又以祖居少客分[?]路近
住朝暮回測急伏實難且臣疾疢中罹神力早憊稍
留吏事重慮不支發生瀆瘍於
宸恩淺溥罔裨於人世愛先[?]集感與愧并伏望
聖慈俯垂憐右放回侍親無理自疾則臣父臣母臣身荷
延一日均
聖上之賜臣尚當率先父老踊躍

天獻[illegible][illegible]愛
剛之忠仰聽平胡之頌無任感激勤懇之至

再乞侍養疏

奏爲懇乞侍養事臣近日疏乞侍親無理自疾事下吏
部例格不行臣靜思之是因未察臣親之誠老身之
誠病不若力誠爲下不足勝重而遠全也夫知父母
莫如子疾與否臣有不知者乎人身命未能盡百歲
今皆踰七之年來日恐亦有限不於此時伸微分必
貽終身之悔臣稟受孱弱調養無節無月不病亦無
月不發其又甚則前年疾幾死去年患目幾盲今年
腳疼痛由無故風痺右腳痿疾時發神昏健忘事一
過即不曉况臣任真寡偶素乏充養無包荒之量獨
伏之幾春容粹雅之節崖角顯露徒成粗迹報
國素心摧輕於九死而深家私念顧切於三宜敢冒瀆
風真成棄物伏望
聖慈曲垂憫在
特賜溫旨放臣致仕終二親理自疾術臣處之分仰戴
恩德山不足高海不足深天地不足侔其形容而臣未死
微衷有望
陛下勤治崇節勤遵

宗運初心宮古意使應趾重而始風流恭儉與而已
筆臣躍舞林屋有餘榮矣無任感激俟
命之至

災異陳言疏

奏為災異陳言事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
今年正月初一日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
地震搖倒官民房屋五十餘間壓死人民頭畜甚衆
地裂水涌災變尤異夫正當西北有事之際人心危
疑災變屢作臣竊憂焉夫地震異也水涌尤異也同
日異也元日尤異也朝邑特甚則尤異也變不虛生

必有其應況至異如此者哉臣謂決非泛泛循者可
以消此大變者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涌皆未有如是
之異亦未有元日者若狀頗相近漢和帝永元二年
則宮闈之應安帝建康元年則內侍之應晉元帝大
興元年則柄臣之應今宜皆無是也惟兵禍之應尤
武時則武谿蠻反成帝時則蘇峻亂仁宗時則元昊
不庭方今北虜陸梁久聚河套兵禍之結已兆於斯
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細而草澤之間又保必無相
煽而起者乎臣觀近時川貴日夸科差日重人民日
貧頗無固志如荊州瑞州九江等處爲盜徒輕

名號敵殺官兵況內地人民少者有加數倍者
不但北虜可憂遠壤內地均可憂也漢宣帝本始
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其故者
然宋儒胡氏謂地妻道也臣道也若見如此者不
言使宣帝成憫有以審處則霍家之禍無由成矣
宣帝賢君也霍光有輔遺之功有房闥之親小心恭
慎賢臣也而帝而不念光宗謂光之家當有禍耶當
不可耕政亦類此則所謂
宮闈內侍柄臣者臣
陛下靜思而無虞之未有謹而太過者也他如齋醮之設

聚
天寵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丈
尺太長松江大紅布大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
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於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
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崇逸欲當戒倖
、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皆
陛下所宜留情盡心以修人事而回
天變者也臣又聞華封人祝聖人曰多男子詩歌文王之
德因及后妃之美曰則百斯男今中外人心日願
陛下振振之孫昌有支庶而難於言臣亦展轉之謂

臣歸之後雖有忠謀無由自進民約頁
陛下負
祖宗負中外之望謹昧死瀝告伏望
睿訪臺閣獨斷
宸衷如元氣運行妙於無迹則
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俟罪之至謹具奏
聞

録正人以端國本疏

奏爲録正人以端國本事臣竊見
皇太子殿下聰明仁孝德器夙成我

祖宗聖聖相承立國仁厚
天錫胤祚固其所也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殷祖甲漢宣帝亦居民間其他或涉艱虞拂意之境故能側身脩行周悉民情裕後光前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爲福今稼穡細民家無十金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國之基本天地祖宗華夷之所付託者耶周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古者世子自爲赤子固已教矣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

保出有師皆選端人與同起居出入使日見正事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春誦夏絃秋學讀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親疏有序長幼有差聖知在位貴賤有等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知長而治道得矣身爲儲君與國人齒讓執謙以觀明有孝也步行中樂明有度也遠寬帝明有仁也
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
宮中少親外傅古人之教恐未宜然夫教所以愛之擇

正人所以教之也正人古意存焉耳得古意則可行古道成古淳樸之俗今
東宮講讀侍從諸臣皆
陛下所登簡廷臣所論薦必多正人有古意可委重然百司庶府山林隱逸不可謂無其人臣所略知則禮部右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其廉矣乎其資序不合資行可取有二人焉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潛確粹然春風人無賢不肖皆服其爲人華亭人也華亭張悅清慎人謂時中過之張悅昔嘗書人謂又過之今年七十一歲尚作蠅頭細

宗[illegible]前朱可推也處士劉閔恭慎醇粹孝行[illegible]
無二粥身無完布而處之裕如臣前日人臣每[illegible]
思不暇劉大夏徐貫等命拜其門知府王綸[illegible]
迎致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迷其為[illegible]
宇道風人自難及臣謂禮致時中爲宮臣閔仍[illegible]
入侍吏
勅內閣吏部翰林院朴道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使同起居
必能涵煦薰陶有所裨益異日成就當大可觀且天
下後世仰知
大聖人所爲出尋常萬萬此臣所以獨出意見不自爲廷

者也臣又惟
聖躬正教之本夫不邇聲色不事遊畋勤問學納諫諍親
君子遠小人畏
天戒重民命誠乎
太廟孝敬
兩宮身教至矣然古先帝王暨我
祖宗鷄鳴視朝與群臣終日接見詢民情講治道在深宮
極少不黷神不佞佛不作無益飲食服用至朴而無
華誅罰爵賞至公而無私故無穢德無秕政無倖位
無遊食無濫費用節而國富化洽而俗阜成此[illegible]

陛下所風勉以作式
東宮者也臣愚且病二親衰老日望還山常思古人[illegible]
湖廊廟有餘心焉不揆煩瀆少盡忠銘區區未已之
心尤望
陛下留念嗣息求多及以西北邊事爲意其大小臣工有
以率直稍忤而才猶可用物論猶歸如周經許進楊
茂元輩人乞
亟收録蓋棄之於彼無損用之祗益
聖德耳是亦致
皇太子弘雅並容直其一端也臣無任勤懇戰慄之至謹

具奏
聞
薦賢自代疏
奏爲薦賢自代懇乞休致事臣拙劣叨蒙
收叙力綿任重能淺位逾常思喋血塞垣陳力闕而報
天地大德萬分而意長分短疾病交攻抱乃素之深感愛
死亡之無日仰惟人君用人隨才器使而人才效用
亦顧所自處何如耳可神人固則竭忠效勤終于位
可也其未然則委分引志引而歸亦可也故仕盡致
遠之材而歸亦不失知止之義蓋閑居[illegible]止所

而德讓之風戊矣方今
聖人在位君子滿
朝猥如臣流豈足比數況臣視泉已乞田家固非要前
譽遑後收近年
命勉起臣重
君之小心引疾決歸在臣之大分若猶頑將徘徊竊恐
孤
恩玷節士失氣奪忘前臣雖素負飢顏涼不忍心如
此也伏見河南按察司副使陳壯浙江按察司按察
使朱欽及臣鄉郡而欽任副使曹時中謹潔欽醇亮

直尚古風欲在方弘于厥弘臣誠遠立下風非徒追
步後塵舉以自代詞義多當如蒙乞
敕吏部參詳議奏
簡命一員代臣前職
賜臣致仕歸還田里則
陛下之德上同于
天而臣以人事
君之責亦少副矣林莽餘息當日歌天保祝
聖人壽無疆此臣拳拳無已之情懇切激切俟
命之至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該本部題稱本官才行俱優輿望所歸
方當嚮用之時而屢陳休致恬退之志固爲可嘉但
起用未久等因弘治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少傅兼太
子太傅本部尚書馬　等具題奉
聖旨林俊不准休致欽此
災異疏　弘治十五年七月
題爲災異事據南京新江口操江把總指揮張彪等呈
弘治十五年七月初三日暴風猛雨江潮湧漲將在
港灣泊戰巡船隻吹擺顛頓牙移纜斷致將軍人劉
牛兒淹死有浮橋官常見飄流捞獲其餘自救不逞

原額戰巡等船三百四十隻內除一百四十隻沉溺
浮水原不堪用四十八隻南京龍江提舉司聽造俱
不開外堪用操演數內八十六隻磕損一十一隻吹
打過江幾方尋獲蓬板什物多半損失僅存五十隻
什物亦多不全見今水操在邇不勾撐駕并教場將
臺一座崩損神鎗牌垛二座演武等官廳廂房共三
十一間插鎗房官軍窩鋪共一百七十五間內外墻
垣三百六十七丈四尺俱各倒塌廚竈門牆屋瓦亦
多損傷大小樹木三百六十八株倒折等因到臣一
據南京西城兵馬指揮司呈開前項月日被往風雨

新江口近年官栽柳樹吹倒九百餘株緣由前來案
照前事已經節查去後今臣前因除會議各題外查
得近該禮部題備天下災異緣由咨行臣等照依
欽依內事理欽遵修省臣伏見弘治十四年南北慘寒殊
異南京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雨雪交下雷電中震
弘治十五年夏雷聲迅猛二次狠擊不下五六十聲
轟天喊地雞犬鳴號人馬顛仆間有震死者五月二
十九日半夜雷電大作疾雨翻江禾及黎明平地水
深數尺牆垣淋倒幾半至六月初十日始消七月初
三日怒風怫雨變勢尤異房屋搖撼瓦石為飛或云

風力正恭地亦同震彼時魂奔魄散莫的其然房
屋牆垣誠多欹倒舟船人畜誠多覆沒江湖誠沸流
樹株誠根拔稻苗蔬果誠損傷人心誠驚惶災之所
被上太平下鎮江可駭可愕而南京尤甚若有為而
然者損壞房屋不計其數樹株根拔奚止數萬而
壇廟
陵寢傳聞亦有數千餘株臣日激心計此地何地此日
何日此災變何災變
天心仁愛
祖命寧被譴者屋之震其疆宇之鎮定外攘之策皆取六
之拔其根本之滋培內脩之默啓歟是非臣所能
識也臣病廢餘息一日官使義當有責新江口控扼
江淮重地而水軍實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制勝之師軍聲遠震
國勢深關今晝操夜守特爲艱難而計脫倖更多存龐
弱武弱尚客於支持且兵難責其鮮利且水操江平
方及出港風靜方敢開船一歲率無幾日交鋒不越
數銃身命浮寄何水勢之當開武藝生疎何兵威之
猛烈況今船隻房屋損壞數多操守乏備道路寒心
如蒙乞

敕南京工部將前項船隻房屋一面勘奏一面造脩仍將
揀選送補改差操跟在逃等項官軍專責南京兵部
升道驗差官清理毋容衛所紛更每班仍輪流一員
親詣點閘一次務使弊革令行兵精額足每季具點
過見操逃補改差跟隨在逃數目題
知及轉行守備衙臣等在照原事有專責緩急有仗緣係
風雨損壞戰巡船隻官軍房屋及處置操軍災異事
理謹題請
旨
懇乞休致疏

奏為陳情懇乞休致事臣素薄行能重罹衰疾累乞休
致待蒙
聖恩未即
賜允者退自省循益深愧恐誠萌髮之可冀安後冀以
何辭捫心循省由來是以陳瀆則近激隱忍則重虧
然臣事君猶子事父情不自盡仰想而哀鳴無但已
也
今日明時也
陛下聖主也僉都御史又雄職也逢
時遇

主而領雄職必賢則榮不賢則重以為辱臣固有以自
知矣臣外貌雖未甚羸一身無處非病耳目欠清齒
牙常痛腸胃燥結手足麻木其狀若則精神昏憒臨
事倥傯元氣久虛寒邪易入藥不離口病益切身是
以心雖欲前力已罔逮況臣性稍誠下
恩遇已踰於位揣顛豈終逃於厚議陳詞委分客少激於
顯風此臣所以展轉深籌必欲以去為報者也伏望
聖恩衰　臣勤惻
特敕該部放臣致仕以畢殘年安恒分不勝至願緣係陳
情自實懇乞休致事理謹具奏

聞弘治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奉十一月初一日該本部題
奉
聖旨是林俊不准休致着上緊前去趲視地方欽此

申乞休致疏 弘治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進

奏為陳情申乞休致事臣先月十四日自陳無狀懇乞
退休實因登途悸不自定恐致
生成之恩自安跡跡之歸臣丘心勞致臟腑秘結血氣枯
浮內攻每作於虛煩未疾特艱於行步參觀弱叠懼
迫盡期所以夙夜憂懼力求在前不自知詞激可憎
者也臣官無劇務祿足逮親人論閒冗

國章稽遲有服在位亦胡不可緣臣才故如彼病今如
此臨際有詞出見亡補臣之道進不如退我
陛下曲成臣之恩與臣進不若與臣退臣所以披瀝胃腸
冒干
宸聽必求得請不自知詞瀆當罪者也臣蒲柳脆質脊怯
風霜而黃發素誠特加畝畝惟望
容嗣述廣延接以上續
祖宗舜水可易常法以消弊始則非特歸日之心亦既死
之願伏望
俯納蒭言既臣前後二疏

特致吏部放臣致仕以養衰殘日埋骨故山不勝感幸之

具奏

聞

西巡稿

劾都御史韓邦問疏

欽差巡視江西等處地方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林

俊謹題為修政本以弭大盜事節該欽奉

勅江西賊情重大茲特命爾前去巡視彼處地方爾至彼

處詢博訪深究賊情先將都御史韓邦問有無誤事不

職情由從實奏來欽此欽遵臣訪得巡撫江西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韓邦問性度寬洪儀字閑肅官能粗効

政體具奇事偶缺於關防初曾生䇿處難周於假托

久亦自刖雖瑞撫諸賊重欠誅除而南贛數年却多

停委抵因立心多畏行事尚同風望少頹紀綱未振

在僻擾之地似或未宜若清簡之方誠猶可用臣又

惟今日江西之事急若潰瀾而巡撫之官艱於拯溺

非得嚴毅不回通敏無滯者鮮克有濟伏乞

聖明俯賜裁處緣係地方事情及韓邦問係節該奉

欽依從實奏來事理謹題請

旨弘治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馬　等題奉

聖旨是韓邦問待有相應地方調用休俟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地方換敕與他欽此

劾知府王琎李復貞疏

題為修政本以弭大盜事節該欽奉

敕江西賊情重大茲特命爾前去巡視彼處地方爾至彼

處詢博訪深究賊情先將都御史韓邦問有無誤事不

職情由及知府李復貞王琎有無貪酷害民實跡從實

奏來欽此欽遵除韓邦問另本具題外臣訪得江西所

屬饒州府知府李復貞性苟貪縱廣信府知府王琎

性苟慈祥俱不為酷但李復貞附委少子恣其出入

自由外多浮議備信吏人任其縱橫無忌下曾歸怨

綱紀欠修節目亦疎其審編均徭派徵物料罰修公

廨等項頗有分頭侵尅之疑雖人言難信贓跡未明

然委少廉白之聲自昧公平之體王琎防範不嚴被

盜官庫彌縫自免重失人心公罰假修蓋之便多方

奏承民訟持可否之端每懷猶豫自涉嫌疑下受斂怨

言所據各官似難再居郡寄而復任為中則人品

然則王琎尚有休致之告亦有保留之詞衆心之情

偽難知一身之進退可錄臣又訪原任臨江府今調

[illegible]慶府知府吳叙行事刻深律身解弛繆張所
稱之勢虐焰薰人詭立德政之碑怨聲載路人命所
輿於訟牒姓名重列於彈文衆怒群咻至今未已案
諸公論吳叙欠謹之名尚居二人之右伏乞
聖明裁處緣吳叙係更調官參復貞上塘條節該本
欽依從實奏來事理謹題請
旨

定祿米疏

題爲定祿米以蘇民困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巡視衙
門批老人徐本潤等呈照得坐派江西各

親王祿米每石納該銀壹兩陸錢
郡王府祿米每石納該銀壹兩叁錢思得本處米價每
石止該銀肆錢伍分實難辦納近例
親王祿米守巡官督同長史兩平收受
郡王祿米有司倉收受本便反難情願
親王祿米折銀壹兩
郡王將軍祿米折銀捌錢布政司交納轉解等因奉批
布政司議處查得江西各
王府祿米先該巡撫題定則例每年有收徵銀壹兩
收徵銀壹兩貳錢又該戶部題據耆老王清奏

仍前等府祿米每石要銀叁兩題行各處俱收本色
親王府有官撥者有數三司親督長史官攢兩平收受
郡王祿米無官攢者照舊於所在有司倉另厫收受又
該戶部題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題稱
伊王奏討
光陽王祿米於本府倉收管索財害人該部題行仍舊
河南府倉收貯及申明通行禁約又問刑條例
王府祿米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管莊人等干預撥置折
收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者旗校人等杖罪以上
發邊遠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

請發落輔導官及布按二司守巡官縱容不舉并府州縣
聽從俱參問奏
請降調俱經題
准通行欽遵外續該監察御史周進隆題稱江西各
王府收受祿米每石用銀壹兩陸柒錢小民困苦要行
禁治該部查參節次題
准事例立法非不周詳垂戒非不明切但
王府地方司府等官既畏懼而不能阻遏巡撫巡按亦
推避而不肯究治官校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
其困虐無所控愬又經申明前例題行嚴加

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參問發落務實
効等因題
准備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議得
王府祿米已有前項節次題行事例深爲嚴切但納米
本輕民猶不便納銀加重民猶願納必有虧滯難納
之處又查
郡王將軍祿米每石見今折銀壹兩委屬過重呈乞定
處等因到臣案照前事已行議處去後今呈前因參
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擬呈卻稱每石收銀
壹兩陸錢或壹兩參錢見米時價止銀肆錢伍分擬
呈卻稱每石願納銀壹兩及捌錢以壹兩陸錢而論

正米壹石該用米參石伍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
親王祿米歲額壹萬石歲支參萬伍千伍百伍拾石有
零以壹兩參錢而論正米壹石該用米貳石捌斗捌
升捌合捌勺有零是
郡王將軍祿米歲額壹千石歲支貳千捌百捌拾捌石
捌斗有零誠爲太過民何以堪恐事例欽行奸弊未
革其江西各
郡王將軍性量臣不能知
雖三府

殿下委各究大賢明豈不上體
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地禁難伸控訴之門官校器
忌迹嫌難施彈擊之力以故小民欲逃刑而免累甘
就重而捨輕度以事情豈真得已其欲由布政司轉
解正欲杜索害之源臣又聞
親王用費重大委與
郡王將軍不同伏望
聖明篤念親情俯隨民意特
敕府部從長計議將
雖三府祿米許

郡王將軍祿米酌量等第定銀上取
聖裁著爲常則備行江西布政司遞年徵收足色銀兩寄
庫或每季或每月長史司給印信領狀差官前來領
進各府官攢若爲選撥別用名缺皆且停補庶事無掣
肘民得簡便若必拘本色恐似虛文再令從收恐仍
前弊緣係究祿米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處置缺少糧料疏 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題爲處置缺少糧料事據江西布政司呈照得本司所
屬每年額糧共米二百七十三萬一千六十五石有

零除起運兌軍南北存折銀折用等項共米二百二
十二萬四千石外存留數少歲收比與歲支祿俸月
糧之數尚欠米一萬七千九百餘石而奏例減免九
萬五千四百石及口糧等項支用尚不在內以致官
軍俸糧僅勾八個月其餘月分無從接支又本司所
屬每年明出里甲銀兩共銀五萬九千七百九十六
兩年例派辦黃白蠟牲口皮張等項一應物料并鄉
飲祭祀科貢孤老等項一應公使供各在內扣支各
項物料天順六等年派該銀二萬五六千兩成化十
七等年派該三萬七八千兩弘治十二年派該六萬

七八千兩弘治十四年派該九萬二千餘兩歲出比
與歲用尚欠三萬二千二百餘兩遞年拖欠并鄉飲
祭祀等項支使尚不在內那東補西借甲填乙點窮
計促莫可支持近又戶部奏差郎中前來守催遞年
拖欠折銀共四十三萬三百六十二兩四錢有零小
民賣男鬻女不勝痛切今本司雖收貯僅該七萬七
千三百八十六兩有零而
益府又要修蓋非神運而鬼輸勢須加賦已民窮而盜
起言可寒心況養兵弭盜之時在省欲惠民之日前
項缺少糧料本司無從區處合無定奪等因備呈到

臣看得江西數年爲因賦役重繁致民爲盜殺人放
火兇劫鄉村挺身操戈拒敵兵快告捕吏遭其荼毒
剪除復肆其陸梁以故被害鄉民含忍不告所屬官
司畏罪不言縱猾萌漸貽虎可憂夫息盜在安民安
民在輕賦而月支欠米歲辦欠財委無區畫切欲起
恐民感動之幾尤當昭
聖明寬恤之典查得歲運淮安米一十七萬石每石正耗
雜用共該米一石七斗南京倉米四十七萬石每石
正耗雜用共該米一石九斗遭風剝淺撥運實難先
該弘治七年弘治十一年俱因地方災傷奏行戶部

參稱南京米每石本色比值四五錢脚耗使用卻倍
節經題
准每石折銀四錢解南京戶部收折官軍月糧又弘治十
年該漕運等衙門題
准弘治十一年江西兌軍米四萬石淮安米六萬石每石
連正耗雜用折收銀陸錢免運太倉官民稱便今江
西饑窘比之各年相同而盜賊竊發倉庫空虛糧料
缺乏比之各年尤甚委無別法利在通融但四錢恐
不敷官軍彼此貞求兩便伏望
聖明憐念地方

行救戶部從長計議暫將弘治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三
年南淮粮米每石正耗并用共徵銀六錢淮安照依
解太倉併京倉每石作四錢七分解南京戶部各收
折官軍月粮扣出餘銀一錢三分存留布政司作數
每銀四錢准米一石補支本處官軍俸粮并湊辦各
年各項物料再有不敷另行議處南淮粮米三年之
後照舊派運本色則徵收省於常時而民輕便折支
過於本色而軍樂從運軍免漕輓之勞粮長無解納
之費俸粮有應月之備物料無積歲之逋蓄積不殊
公私如故賦雖不加用可暫給其經久之計尤望

陛下軫念邦本節縮財源一應派辦務守
祖宗舊額凡百用費務循
祖宗故事則財賦自無不足若根本弗究省此加彼均爲
失人過取偕徵尤非得策民窮財盡患將有不可言
者矣緣係地方事情及處置缺少粮料事理謹題請
旨

地方災異疏

題爲災異陳言以裨政治事據江西按察司呈准本司
按察使周南關准總司關抄奉鎮巡等衙門會案前
事移關會同都指揮僉事戴賢左布政使林泮議得
瑞州府地方近年以來盜賊鑫起隨捕隨發今無按
察司每年選委僉事一員分巡南昌道徑帶家小前
去專在該府分司居住無理兵備督捕盜賊許
敕一道不註職名以便更替合用陞備官兵於南昌前左
并袁州三衛所千百戶內選委二員帶領旗軍一百
名給與行粮機快於上高新昌二縣分撥二百名與
同官軍及高安縣機快常川操練遇有盜賊生發合
力擒捕一年滿日將行過事蹟獲過盜賊起數造冊
繳報與前項官軍俱照例更替其湖廣長沙府瀏陽
縣醴陵縣與新昌接境盜賊常發往往逃彼潛住因

無統屬難以責成合無前項府縣賊情一事聽南昌
道分巡官節制調度其餘事情悉照舊規庶便行事
等因具呈到臣隨吊原行文卷査得先該兵部題該
監察御史周進隆奏內一件專巡守以安地方事欲
照福建汀州兆寧事體於僉事內專設一員住居瑞
州兼攝大處分巡兵備而分守官員一般挈家小與
分巡分住新昌靖安等縣專理盜賊錢粮等項一年
滿日更替等因該部查題奉行鎮巡等官會行議處
緣由在卷臣親到該府看得所屬高安上高新昌三
縣南接湖廣長沙府瀏陽醴陵二縣北連南昌府奉

新青安二縣溪深山峻俗惡民頑強盜黍多出……
察御史周進隆所奏各官所議將南昌道分巡
道不註職名輪流齎捧帶同家小前去瑞州
……縣……湖
長沙府……一……賊情一事許上呈撫若有
故…… 同委屬府當北布政司分守官
常無別道難以分住亦合量其一年
爲新昌奉新等處往來行事則窠穴
而奸盜自息但欲量撥南昌前左所
二員軍旗一百名給與行糧輪班哨
具…… 奏議
臣博詢該道該府各縣官員并父老人
數少遇急既難濟事平時徒增騷擾處
無從查得該府三縣原定機兵共一千六十名……該
通判非文紹督領輪流操習巡捕及隣境……府萬
故縣臨江府清江縣南昌府奉新靖安武寧豐城新
建等縣俱有機兵并瑞州所屬各鄉村原該編有大
戶鄉民壯丁佃戶家人等項名數在官平時團聚本
村防護有警調同官兵策應自可制賊保無他虞所
撥官軍似不須撥伏乞
……緣係處置地方及災異陳言以裨政治事……

題請
褒異舊臣疏
題爲乞
恩褒恤舊臣事江西建昌府申據南昌縣報弘治十五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本縣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病故
看得本官歷歷中外完節始終致仕十有餘年足跡
不入城府禁絕僕役家不畏心咨書史古老而遺妙
誠爲中朝者望名世碩臣緣本官與刑部尚書彭韶
吏部侍郎葉盛人望相同合申乞照彭韶贈太子少
具…… 奏議 四……
保葉盛謚文莊事例奏請
贈謚及賜葬祭以快人心等因到臣行間又據江西布
政司呈同前事看得何喬新並夫人吳氏先於本年
二月病故已經本籍進士林魁將遺贊本官丁憂
回家守制行委該府同知沈某帶進外臣聞何喬新
與彭韶先爲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刑部尚
書彭韶忠亮嶔崎何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
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号完
德稱名文學政事節操皆爲心點及位序已極請老
歸榮識者猶以不盡用爲歎疏起者再四彭韶沒有

贈有謚仰悉我
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彭韶學有經術道適中和危言
峻行無間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
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
謚文彭韶宜無所靳況追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訥謚文恪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謚文靖彭韶宜足並
美嗣休又宋臣歐陽脩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
謂彭韶正色立
朝先憂爲
國今之世無愧古人歿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議

之時何取惠安之義含大絛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
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今何喬新之死該府無舉
彭韶官階葉盛文莊事例爲言似亦有未慊于彭韶
之謚而欲求畀何喬新以文者或疑彭韶何喬新非
出翰林不得謚文不知謚以責名實公是非
聖君賢相所以右人文昭信史而風動士夫者端亦稽見
況吳訥魏驥葉盛近事甚明而李時勉先謚文毅實
罷謚文襄文安後各改謚文忠著例歷歷可舉者哉
此臣所以不揆狂昧特爲申
請伏望
□德特降何喬新贈[illegible]一道仍
下院査許臣奏擬以公義將彭韶所議與何喬新
合文正忠獻貞宣恭肅恪諸謚法具議上請
三易去彭韶惠安舊謚庶名實允符臣工咸勸緣係褒
異舊臣及改謚事理未敢擅便

見素集卷之二

後學黄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　重校
孫男　及祖　重梓

奏議

西巡稿

撫處王武等疏

題爲脩政本以弭大盗事節該欽奉
勑江西賊情重大茲特命爾前去巡視彼處地方爾至彼

廣詢博訪深究賊情嚴督所司設法撫捕務令盡絶凡
有興利除害弭盗安民良法悉聽爾便宜處置欽此欽
遵行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分守南昌道右參政王綸
咨抄蒙巡視案驗即將王武等親行省諭本分農業
外所懷疑執拘拱當召禍弟姪手下嚴加禁約不許
指以捕盗妄拏平人報復讐怨詐虜財物姦騙婦女
燒燬房屋非對賊陣務在生擒不許斬首且王武等
名不在官性猶近野群居互長則禍釁易生私食盡
公則人情難久陽訶陰護黙奪潛消必有可乘之機
善處之術會議通呈等因會同南昌道分巡僉事王
紀親行省諭王武等本分耕種不許多集無頼生事
援人招尤啓釁外議得王武巳故房兄王再瑛始雖
爲盗尋亦革心自首助官擒拏首惡致被通誅餘黨
無日殺七命後王武率先兵便効順竭勞前後斬獲一
百四十餘人今又聽撫求哀宜加善處合行瑞州府
知府周津通判林文紹將王武弟姪手下一名名研
審其向年貌籍貫見有者資給衣粮查發附近者省
令農業生理但王武住居與吳城相近孤懸賊壘扉
衞賊路而吳城又當高安上高新昌奉新交界之處
合無吳城築立官堡高安輪撥機兵一百名同上高

新昌各縣捕盗主簿輪差一員往彼提督各給行粮
常川操守一季一換王武地方再立民哨止許招募
五十人王武爲哨甲弟姪王昌王宏并手下姚惟高
五人爲哨手每手管九人一人爲非九人同哨甲覺
舉送者連坐俱聽官堡鈐束無事幹家有警聽調剿
日赴該府望日赴該縣呈遞非結聽候發放其工糧
之資每年哨甲六兩哨手四兩哨丁三兩將巳決并
監故戍首鄧泥八李昌三周申三等遺田産查勘
明白近者撥種遠者兌換名爲哨田止納正粮之外
不編別差量其歲收以足前數倘有不敷或支官錢

増置或僉均從津貼仍自高安直抵新昌每二十里
立一鋪舍編僉司兵脩理路道使文移絡繹公私經
行府縣按月查點上司不時巡歷或宿箚官堡就近
行事援沿既久惟度行則易荒俱爲通衢並究梗爲
善俗發迹相倚彼無内顧之憂動静易聞我復求終
之古等因到臣隨據按察司呈同前事案照先據周
津井文紹禀稱伊手王武王昌并手下二十餘人出
官聽撫已經宣示恩威嚴加戒諭及行道府稿賞議
處去後今呈前因臣看得王武年始二十一歲兵僅
數十餘人徒以粗勇爲賊慓悍自知府劉璞撫恤之

厚周津井文紹羈縻之勤重以鎮巡震懾之威該道
守巡王綸王純繼事同功歸服之至節當爲官捕賊
思免罪尤私附府與浮詞挾訴心懷驚沮迹類桀驁
急緩兩圖均若可諉功過兼使宜若可爲例瑞賊乍
逆乍順人無定心亦可兩欲撫欲擒官無定信今王
武等既出就撫待之當誠久若重違取之亦易使隸
名于籍分于官兵惟須其實用抑且杜其他詭議
爲有見除照亦
欽依備□處置事理案行各該衙門依擬施行外緣係撫
便安戢地方并脩政本以弭大盜事理謹具題

正事體以別嫌疑疏

奏爲正事體以別嫌疑事臣近蒙
聖恩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省候
命俯階備弱駑蹇念臣一視老邁有志衰頹供職兩年
乞歸臣疏未蒙
俞允又有江西巡視之
旨私心揣量此老馬本役也援轡受命以盡報
顧復深恩奉辭觴驛未爲失計不謂僅踰兩月重荷
差除臣敢不知皆而知報哉但念巡撫都御史韓邦問出

臣訪奏同
旨批代似涉嫌疑情義未安昔宋臣朱熹劾提刑唐仲友
尋奪其命授熹熹不拜仍掾劾三司使宋祁尋辭其
職授拯拯不辭爲歐陽脩所彈謂蹊田奪牛豈得無
過將冤納履當避可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事迹
實類此臣敢不以熹爲法拯爲戒者哉且江西事例
非他省比邦問才識非臣比邦問巡撫不稱更繁用
臣所謂一蟹不如一蟹者也臣往以更繁代張撫後
劾貴不及撫今又代邦問後劾豈及邦問臣豈敢竊
虛美激貨累哉伏望

聖明由衙處另擇才賢巡撫江西停臣別叙惟復容臣
照舊巡視完日歸老無事體正辭受明無形迹之嫌
有皮骸之所不勝至幸緣係正事體以別嫌疑事理
謹具奏

聞奉
聖旨林俊不准辭著用心巡撫地方吏部知道欽此

災患疏

題為災患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南安府申大庾縣老人
牛文瑞等呈本縣城市鄉村軍民男婦自弘治十六
年正月中旬以來多感喉風腫毒急證夜病午死或

即時死或在市買賣入門即死一家三五口者有之
六七口者有之男女豆疹死者不可勝數家家遍染
前災上猶縣老人李清秀等呈自弘治十五年十二
月以來本縣坊廂龍下童子等里耕牛猪畜沾患時
氣俱已災死今年正月初旬市井村圍軍民多感風
痰咽喉急證朝病暮死全家遍染湯藥無人塟無虛
日慘慘驚惶乞急救等因備申轉呈前來合行先
據該府申前事已經行令發粟拯濟官備藥餌多方
醫治貧無棺木量為措置去後今呈前因理合行江
西司衛府縣庫見存積銀兩會同預備稻穀米粮歲
欠八萬四千餘石物料歲欠三萬二千餘兩瑞州之
強盜猶息南康之飢民又起左按右遏東出西沒今
南安災眚盛行老稚卒中或一家俱病或數口俱死
下至牛畜俱各被災是皆及身之切禍非垂象之隱
然雖令乘時發粟施藥給棺終為無財所窘況南安
又與韶州惠州汀州郴州等處相連萬一流賊乘虛
為患非細臣技窮當局憂切淚沐除再行守巡兵備
等官嚴加提備及督屬辦藥措棺處置牛具賑卹脩
省外緣係災患事理謹具題

查報擒獲盜賊為各官開條疏

題為地方賊情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分守南昌
道右參政王綸咨自弘治十五年正月起至弘治十
六年三月十二日止督據南昌道所屬瑞州等府捕
盜通判等官甘文紹等陸續獲過各起強盜并窩主
賊屬共六百四十四名口瑞州府獲過強盜四百八
十三名窩主五名賊屬一口南昌府獲過強盜一百
五十名窩主一名賊屬四口井原帶管胡西道所屬
吉安臨江袁州等府共獲過強盜一百零四名等因
到臣行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准本司分巡南昌道

僉事王沭開同前事查爲地方緊急賊情事該鎮巡
等衙門會案備奉
勑內事理查各衙所府縣掌印巡捕及三司守巡等官載
罪等賊賊未盡絕不許支俸又爲脩政本以弭大盜
事臣案行守巡等官督領將未獲賊犯設法挨拏務
令盡絕去後今據前因臣看得江西各府盜賊瑞州
爲多自奉
勑切責之後鎮巡官牌催案督寢不敢寧守巡官王綸王
純守併坐臨勞不敢息知府劉璣周津捕盜通判甘
文紹參籌授算督取力攻及掌縣事通判施堯臣知

縣童旭謝樞巡捕主簿劉銘潘榮典史胡晃等亦各
畏威供事以致惡魁兇黨次第成擒是皆
陛下神威聖武諸司勑命之攸致也臣至之時賊已衰謝
及今似乎少康雖狐遊鼠出亦難盡除而蟻聚蜂屯
勢難遽盛除將各犯先已問結及後獲行審無冤問
擬未獲仍行緝捕務期盡絕以靖地方外所據各官
并賊少地方官員俸粮似合暫容一體關支以作其
勸若各賊再縱另行區處緣係暫容支俸及地方賊
情事理謹題請

更調官員疏

題爲脩政本以弭大盜事據江西南昌府申本府所屬
奉新寧縣俗野民頑訟繁事劇奉新縣知縣徐南懈
弛遂致寧縣知縣董壽駑鈍迂徐以致根料歲逋盜
賊日縱吉安府申所屬永新縣刁豪旁午强竊陸梁
知縣羅煥性頗近迂才非任劇南康府申所屬建昌
縣知縣石璣邑事欠脩民心多玩局才具位養盜殃
人俱合奏調事簡縣分別選賢能以舉縣政等因到
臣看得徐南董壽羅煥石璣操存無害施置委疎剗
丁紛結之期尤宜解紓之急及訪吉安府安福縣知

縣李如圭廣信府弋陽縣知縣王誥俱各年少性剛
疾惡太甚跡孤怨結預合保全如蒙
聖慈乞
勑吏部參詳臣奏果有可采將徐南董壽羅煥石璣議事
簡縣分李如圭調建昌王誥調奉新其寧縣永新安
福弋陽四縣別選關敏練歷廉剛有威進士銓註奏
取
聖裁給憑嚴限赴任庶官使得人政平訟理而盜賊自息
緣係更調官員及脩政本以弭大盜事理謹題請

復州治疏

題爲復州治以制強梁事據江西布按二司守巡南昌道右參政王綸僉事王純呈據行南昌府寧縣儒學廩增生員戴邦皆等該縣里老陳進等各連名具呈本縣上接湖廣瀏陽下連武寧奉新靖安遠僻阻險人民豪橫或招納強僕或養交俠客百十爲群歃盟打結辯者搆訟謀勇者習拳棒爭雄角勝執杖持兵殖黨聚徒奪牛搶穀倚人命則屋舍爲墟誣賊情則雞犬殆盡奏告連年身不出官根里終歲足不到縣既卷案關已者百不一存繳公文提人者十無一到鄉

民被其吞食官長遭其淩罵近年以來尤爲尾大不掉滋蔓難圖是因地險之足恃抑亦職輕之易侮緣本縣舊爲寧州

國初改寧縣乞復州治以制強梁等因備呈到臣案查先據知府祝瀚呈前事臣拘滯成格止將該縣知縣董壽才力不及緣由

一題行吏部議調未報今又各呈前因臣公同守巡知府等官親臨訪處縣在萬山之中陸多峻崖水多惡灘舟車艱履上司不到春爭好亂誌錄舊風附吏抗官鄉裏常態委的民極頑梗將難鉗束臣雖稍裁抑奸未能終絕禍根如蒙乞

勅吏部參詳臣奏將寧縣改復爲州官改別用另選風力知州等官管理庶職重易臨民力可制緣係復州治以制強梁事理未敢擅請

旨

論寧府用琉璃疏

題爲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寄

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

聖命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仁廣大惇敘九族盛心而

寧王秉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冀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更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

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中言決不當與也

上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大夫及者壯公論謂

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

一寧王諱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孝偶念之思耳大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

[illegible]江西公私匱竭民窮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晉著
引錢無預於民不必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
一益府宮殿蟻蠹
益殿下見移東殿寓分撥廢貢將准任濟蓋之費約三
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
淮府造墳
順昌王
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
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罰
例歲所司顧忌不脩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

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出之致
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
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
楚府殿燬久未蓋
一荊府多敝漏
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拄西撑飄瓦斷椽脫落大
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住
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為割財
內帑為之未過也上可已無可為又何必為此等事
哉古者一椽不斲茅茨不翦土堦[illegible]其宮樸儉

[illegible]服紹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約儉鎮西之輕財聖
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
一寧府移封之初
親王親也已不用瑠璃再造之會
國至富也又不用瑠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獨
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
無故而遽攻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是
大前之失後人尚當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
盡毀之矣毀之非孝子毀之非順孫謂
賢王忍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務

動難儉易奢操之循嚴或放縱之何往不流
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
循常文具之間以毀滅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
一件
賢王古論多師法古又誤被寵愛獨至臣服深感切私
亦當厚顧若無右於
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瑠璃美
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瑠璃諫
今王且小人之介後悠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而義
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齊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

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執[illegible]
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illegible]
下道當如此
聖上特恩俯惜必有創於臣言伏望
聖明篤念親斷大義非常處使
賢王德知純孝名哲完體毋淡與臣凡杖之賜救股京
邸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須矣并進臣無
任僭越俟罪之至緣係酌大義以全賢孝事理謹題
請

巡撫謝恩疏
奏爲謝
恩事臣先官南京都察院
欽命巡視江西李蒙
聖恩改官巡撫衷嫌引避
睿注莫回申
命式臨蹶躬無措竊念臣性愚且戇超列清銜跡孤以危
早投閑局意深銜木倦還轉吞於初期病切思糟辱
策亂中乎末路臣敢不仰酬
殊遇懋罄訶庸容方今寰擬之原脩近古懷柔之政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任[illegible]絲
舜治之難熙臣無任感激
天恩之至除望
恩謝
天外謹具奏
聞
進繳巡視
敕書關防疏
奏爲

進繳
敕書關防事節該欽奉
敕江西各府盜賊近來尤甚特命爾巡撫彼處欽此臣先
任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敕提督巡江兼管操江續奉
敕巡視江西欽遵將提督巡江關防并操江文卷咨送該
院右都御史張敷華將管臣離任前來弘治十五年
十二月十二日到江西二十六日巡瑞州又巡上高
巡新昌又巡瑞州弘治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回省
[illegible]臣
年二月初四日巡進賢欲巡撫州開南康饑民群[illegible]

搶殺遂巡餘干巡饒州巡鄱昌巡南康地方已靖又
巡湖口巡彭澤巡九江巡瑞昌巡德安巡建昌巡武
寧巡寧縣巡奉新巡靖安又回奉新巡瑞州饒州饑
民又搶殺臣又欲巡饒州五月初六日經省城奉
勑命臣會勘黃讓王哲事情留候給事中等官湯禮敬等
到同行　事催督守巡供至饒州嚴加禁治一面賑
濟地方又靖其餘所縣未及巡歷何家
聖恩改官巡撫除欽遵施行及將編定均徭里長稅糧等
項造冊另繳外今將原奉提督巡江兼管操江并巡
視江西

勑二道原領巡視關防一顆具本差人齎捧謹具啓奏
聞

計繳

勑二道　關防一顆

水患疏

題爲水患等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左布政使林
泮咨准本司咨據贛州府瑞金縣申據里老鍾永潔
等呈稱弘治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以來霪雨不止十
八日早大雨如注一時分江水洶湧泛漲淹城田園
推成沙磧道路俱成深坑東門城樓城門俱各衝倒
預備倉穀儒學倉米淹沒一尺有餘泗門內外城垣
倒塌百十餘丈近河民房財物牲口漂流罄空故老
相傳自昔罕見又本年二月以來各鄉虎狼縱橫人
被傷亡不可枚舉至今人絕往來似此災異相繼民
不聊生等因備申到司又據本府龍南縣申本年五
月初二日起霪雨連綿山溪水漲至本月十七十八
日連被上猶崇義西河三江洪水齊到又添大雨城
內水淹官民房屋儒學衙門有浸至屋簷有浸至四
尺預備儒學等倉衙民房房屋多被淹倒本縣監房儒
學公廨城垣衙門牆壁俱各倒塌至本月十九日方

止丈量得外城倒裂二十五丈二尺內城倒裂九丈
四尺及據本縣坊五圖甲老張崇等呈稱陡被洪水
將大小陂圳各民所種晚田有水衝成湖有沙積成
堆人民愁嘆等因又據本府會昌縣申本年五月初
旬以來霪雨淋漓本月十三日起至十八日止晝夜
驟雨洪水汎漲田禾多被衝淹城垣多致倒塌近河
軍民房屋崩倒四十餘家況又連日北風寒如九月
以致禾苗不秀等因各申到司案查先爲地方事據
南昌府申據南昌縣申弘治十六年三月初七日民
人涂寬家母豬生下小豬一十二隻內有一隻不

陰陽一頭二身八足緣係怪異呈轉到司備咨到□
□會同江西按察司掌印副使沈鈞議得贛州府所□
瑞金龍南會昌三縣俱於本年五月內被大水衝□
城垣淹沒倉粮損壞官民房屋惟係早晚田禾係□
遶城民患合行修理賑䘏其瑞金縣傷人虎狼合行
募捕南昌縣豕產怪異合行瘞理將議處過緣由會
案轉呈定奪等因到臣會同鎮守太監黃謹巡按監
察御史姜寬議得江西地方盜賊稍息未絕人心粗
定訪得其南安贛州二府俱係本省邊境重地先是
南安屬縣已有喉病暴死之災近來贛州屬縣又有

大水漂沒之患況虎患作於邊縣豕禍見於省城考
之漢臣蔡邕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文獻通考曰
豕生八足下不一也凡此災異皆由臣等與有司不
職之致臣等待罪鎮巡弗勝驚懼竊惟變不虛生弭
宜先慮除南安府災患先已具
題及案仰都布按三司各行所屬府所縣等衙門守
臣等痛加修省仍行嶺北道守巡親詣贛州州公拘
查勘三縣前項水患是實將城垣倒裂者作急修理
倉粮浸爛者搬晒賤糶其漂流房屋缺食軍民應安
插者安插應賑濟者賑濟其水衝沙壓田畝堪改耕者
□□理應申□者勘報衙門入□培填頒報□者其
酌財力漸次修治仍將瑞金縣招募捕戶將傷人虎
狼多方捕打務使軍民安業地方無虞緣係水患等
項事理謹具題
知

請復常平疏

題爲備荒本以復常平事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
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穀而恃以
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
計於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

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泰和
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之夫凶
則散豐則斂官府常須散則樂從斂則怨人情大致然
名目領還長而遭之奸抵十追還竟若耄老之計公
儲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
千官有出而無入約於民有借而無還此非□□
運非神鬼伊何能織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
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
姑未暇論試以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
四十五里若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

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以九百萬石每穀五
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議於司府軍衛不
盡一十萬將糴本羞澀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罪無
則勸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況今法日以弊
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縱樂足不敢
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指穀者康梗九江
起饒州人起於已復於滿六而無從出一一告其
何其若乎是正謀
國所當預處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
本今日

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政體彼等
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廣擁護
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餘
曲仁加卹
特勑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
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
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
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
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

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作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
帶雖不免其差徭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點罰毋輕差
遣使絕陵轢樂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
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旌表不限不停以補官之臣
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罪囚或逃而不去或
去而即逃徒名治奸無益於官
勑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
十人以上因事忿爭挑撥兇毆傷傷人勢豪不納
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illegible]得過之家願納穀一
千石[illegible]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
告[illegible]平人致死律難不摘情實僭重并窩藏強盜
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illegible]罪之外量其家道
勸穀自五百石至一百石以[illegible]刀豪供由[illegible]參詳
[illegible]司嚴革濫[illegible]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illegible]於
紙米并應追贓[illegible]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爲
[illegible]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
萬石糴本[illegible]行撫當戶量力領買上
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
民公役胥領侵欺專廠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
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糶出秋成五石糴入

春夏間石五斗糶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官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糶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糶仍別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饑民稻穀追還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版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賑糶如將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察定殿最軍職管事酌

取去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旌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略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庭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二分春借秋還轉相賙助民樂表異似亦有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惟

聖慈臣不勝大願緣係備糶本以復常平事理謹題

均平稅糧鹽鈔疏

題爲修政本以弭大盜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左布政使等官林泮等咨抄奉巡視案驗照得中查坐派糧則頗偏均平但地險遠者利輕路地近便者利本色尚蹤適事之宜私其民者由中請私其鄉者妄奏啓未杜搖言之惑折色改適派尚庇專利之家五十擬存留額長洒糧之弊歲用不足須別通融歲納徵期須申則限況兌淮兩祿存折名項數多鄉民難於備曉糧里易得藏奸又戶口食鹽鈔起解有定額

徵收無定下尤便縮伸影射之謀欲燭幽微須立簡易有得左布政使林泮管糧左參議黃暉慎密老成合委編派仰抄行各官即將所屬稅糧從公定派何處使本色何處使輕齎何處無害重難何處須加輕省寬足用之法定徵納之期除官米照舊折色外民米不拘官戶民戶米多米寡通行扣算起運項下兌軍南淮折銀折布存留項下

親王郡王祿米軍衛有司學校俸糧俱以一石爲率細扣其項正耗各該銀米各若干合總若干每石總扣名以銀米各若干仍作二項填寫由帖使人戶據總

而出糧里分數而納應自運者仍自運應……
糧里俯從民便仰給公輸……錢斂將老幼殘疾……
徵外實征丁口選的當衙官或風力知縣通查其縣
某圖某戶丁口若干通該若干審定花名數目將該
縣額解錢鈔通扣該用若干丁口可足若有餘剩孤
貧及下下戶量與省免毋容市民大戶用幸造定徵
冊照丁催徵五年一次改造庶消耗於省口隸歸一
於限年庶官存原額民感實征補物料之重以紓民
力之困其徵收解戶將見年里長丁糧乳上之家開
具大縣八名中縣六名小縣四名各註畧節行檢中
布政司於內點僉大縣四名中縣三名小縣二名候
下年管收不許勢豪私囑公役陰圖市民幸保完日
通解布政司類解中間若有未盡宜從徑自斟處使
一弊不留官民兩便等因備抄移咨到職案查節准
本司咨奉巡撫衆驗批呈俱爲坐派稅糧等事已經
遵奉查派造成草冊繳報今准前因會同將南昌等
一十三府南昌等六十九縣稅糧除官米照舊徵收
折銀外其餘民米不分官戶民戶糧多糧少俱照今
色則例一體均派若縣分偏應及升科可通融……
難縣分貧難及升科不消……加派省其銀米加耗……

單無稽考……剝撥運等用頗得計處除折銀合送一
扣編由帖具首……行註依數催人戶據是而出糧里據
是而徵官可稽是而考其欠納過徵之弊其各縣戶
口食鹽錢鈔徵收事則亦就各該稅糧冊後備開明
白令其遵照今將弘治十六年并弘治十七年以後
年分派徵稅糧文冊造完咨繳等因備咨轉呈到臣
案照前事該臣巡視江西節該欽奉
敕江西盜賊之起委由賦役不均官司坐派稅糧等項往
往循情畏勢陰佑巨室貽累小民以致窮困無聊相率
為盜爾須悉心訪察痛革弊端務在平徭均賦以甦小
民困若欽此欽遵已經行委各官會議編派均徭去後
今據前因會同巡按御史姜實議得立法救弊莫貴
乎始之詳詳則節目易見又莫貴乎終之簡簡則綱
領易知今各官林泮黄傳會處前項稅糧盡斂本折
例派既以杜飛洒之奸存起地方又以遂險遠之便
以正數兼耗費以一石例升斗總收類納條理可尋
上賦下供毫粒無爽而由帖分散家喻戶曉糧一石
者即知該納米幾斗銀幾錢糧一斗者即知該納米
幾升銀幾分出過其數則為糧里多徵不及其數則
為人戶欠納存留兼派本折備減餘以補歲用之缺

子粒先儘衛所核減實以杜賦納之餘至於塩鈔扣
足額則虛冒數倍其如丁口審編免困窮重累其
原數其成冊用華滋微解送民滋流受累也如起
運輸納之期果運自納之便因事立則滿隱弊勢若
刻實減若繁實減為官民兩便其周防剔拱不過
奸汙官吏粮里私幣自已消而術之人戶所省一年
約銀五六十萬但壞於貪冗則盡廢毀於異同則中
更又非今日所能預料合無准照編定均徭里甲事
則行布政司將前冊謄發南昌府支給官錢雇募翻
刊印刷送司鈐記每府縣掌印管粮各發一本仍令

各府自備紙劄將凡例并該屬縣分稅粮塩鈔則例
刷印回府鈐記發各粮長一本俱相承收照其人戶
願自印者聽從其便使則例盡得上下通曉而宿弊
一清其弘治十六年稅粮坐派已通合暫行所屬依派
其弘治十七年以後俱候奏
請定奪所照江西左布政使林泮清而若勞而謙晦密慎
勤趨絕倫類左參議黃暐謹實明充克稱才猷其編
派稅粮塩鈔可謂竭盡心思而推算剖之勞暐尤
任之故臣得藉手衆責伏望
明特

該部詳議其覆乞
裁處須下遵行使小民均惠而臣等任怨亦為不孤若
行之年久又有應正事宜務經撫巡議
奏以杜吏奸林泮黃暐量加旌擢以勵官能緣係巡視
錄該奉
欽依務在平徭均賦以甦小民困苦及脩政本以弭大盜
并勵官能事理未敢擅便除行江西布政司備造
奏啓文冊徑自奏繳青冊另送戶部查照及將平徭役
另本具
題外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均平丁粮徭役疏

題為脩政本以弭大盜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
布政使林泮咨准本司咨奉巡視案驗據本職弁
江西按察司副使沈銳呈送定處過均徭里甲草冊
到院看得凡例節嚴條議周悉但編派均徭丁粮處
置里甲銀兩雖云濫設加汰而省若未多缺額盡填
而徵術過重民雖應始汰在圖終欲再求夕更在精
詳仰抄案回司即行原委官員將發去草冊再行查
議改過各項總數條件再行查筭編補均徭銀兩量

行所屬廩給庫子弓兵名數及賢忠臣等祭祀查明
増損其餘可革可因從宜審處作急完報等因備咨
到職案照前事咨奏巡視案驗行據南昌等一十三
府掌印知府等官祝瀚各親齎查過縣分丁粮里甲
均徭揭帖前來查審差有銀力而均徭混編里有大
小而煎銷概出田不論等則倍而同科户不論則富
懸而例派况大縣四五百里小縣五六七里大者差
逓增而猶輕小者差逓減而猶重不啻五十以倍下
户頗起酒粮之奸第免雜差以優仕籍額藏寄籍之
說必欲一清稍將須在深計熟籌除量加去取省令

各官執帖前來外看得布政司右布政使鄭應辰按
察司副使沈銳精練老成操合遴委仰各抄案回司
即行各官別擇寬靜去處會同祝瀚等會聚文案同仁
均視合各縣以通融盡一方之絜矩所損所益務當
務均議定回府各官逐旋會查某府某縣歲派里甲
原額若干不論里大小家貧富止照丁粮定派人一
丁若干粮一石若干使如原額扣定額派弓箭弦條
并祭祀鄉飲孤老等留縣支用其餘盡數解府類解
布政司編附流水號簿將歲派貴行皮張等項一
應物料并户禮工三部近年加派通約可勾若干尚

欠若干應於均徭編僉又將某縣歲編均徭解户柴
薪皂隸弓兵巡攔斗級門子庫子舖夫馬夫渡夫防
夫銷舖兵等項銀力各幾差力差折估與銀差通
該若干又將逓
表須知科頁斛納用均勻派通該若干一縣一府一省分
計總計并補物料共該若干方將各府丁粮除事例
應免之外粮不分升合并假託寄莊俱田分三等高
者重出低者輕出丁雖論事產并同籍異門俱丁分
九則上上重差下下免差又如九江南康等小府星
子瑞金等小縣力差尚難銀差應裕別派吉安饒州

等大府豐城鄱陽等大縣銀差尚輕物料應令編補
撫粮輕而田瀾派多不過表粮重而田狹派寡非偏
府縣正佐柴薪馬夫別派以別官嫌司屬大小力差
近編以從民便將量三年五年一編之處默符十年
一編之養先以凡例次以額數又次以編審徵解存
留編冊使經盤可考永遠可行務盡逐年之丁粮僅
分逐年之差使毋編餘剩以便侵漁此外別有相應
宜從徑行增損等因備咨到職已經會同於本年寺
宜部院所屬同知府祝瀚等查議均當就令回府各
職仍於本寺逐一遵照案驗事理將均徭丁粮通融

編派里甲銀兩酌量查處類造草冊繳報去後今
前因催據南昌等府將各驛廩給扛子巡司弓兵等
項可增可減名數并先賢忠臣等祠祭祀名項各開
報前來會同按察司副使沈鋭再將發回草冊逐一
查議除遵照改定編處外其濫設重徵未盡汰者汰
之未盡減者減之并他可增可損可因可革逐一酌
處惟求省費兼取便民今將定處事宜類分條例其
類有五一曰編派查處凡例計五十　條備載沿革
及查處編立革與則例二曰編派均徭條格計
條備載差役總類款目及編派優免則例三曰編派

均徭定額計六十九縣總為一條各分其目備載差
役名項及丁糧派銀編差編補料價定數四曰查處
里甲銀數計　條備載各縣額派弓箭弦條祭
祀鄉飲孤貧布疋有無幻欠及酌派足用定數五曰
預計坐派料價計　條總查均徭里甲派撥編
補以備坐派物料定數夫條格所以揭定額之綱定
額所以著條格之目查處所以立預計之體預計所
以實查處之用條格定額皆為均徭而設查處預計
皆為里甲而設凡例則總括四類而領袖貫通其間
者也均徭里甲立則大要如此若奉行得人則徭役

不累偏差里甲不致重派乞為詳擇發屬遵行使有
司守畫一之規小民無用三之困等因造冊咨繳到
臣案照先為前事該臣巡視江西節該欽奉
勅江西盜賊之起委由賦役不均官司坐派稅糧等項往
往狥情畏勢陰佑巨室貽累小民以致窮困無聊相率
為盜爾須悉心訪察痛革弊端務在平徭均賦以甦小
民困苦欽此欽遵已經行委各官編派續據呈繳草冊
前來又經案行再加詳處去後今呈前因會同巡按
監察御史蔡實議照官有庶役國有常供勢不可缺
而取必在民然非有以均節之於力必困財必窮而

人心必失今日江西之盜職非由此者耶幸逢
聖明當包
天地[illegible]醜類革心渠魁授首耆孺蘇息欣際少康
然悠久之計根本之論則平徭均賦毋復餘矣臣等
仰宣
德意慎付官能除稅糧照舊別委幹理外而均徭里甲既
今各府之長復重二司之託惟款經畫
國計解紆民隱今柳應辰沈鋭處編造緻寸量銖較縷
析毛分盡一年之丁糧定一年之差使參之戶則田
則定以ヶ差力差杜飛洒則見糧有差杜侵剩則補

料有數杜妄費則進
表須知科貢餱纏牌坊有定額縣有大小而輕重照行年
有疎密而勞逸默運格目具而混淆以清額數定而
名銀可考以縣視縣而一府均以府視府而一省均
固不涉煩道以牌公亦不專施貧而抑富一年而論
差約減二千四百餘差銀約減四萬七千餘兩其里
除丁糧優免官吏生員等家并貧難極下人戶丁計
八萬一千餘丁糧計四萬九千餘石則又不在編差
之限而均徭比舊輕矣里甲均見年丁糧而出則里
無大小人得其平按舊額出辦而徵則銀無增損官

府其要先儘額派軍需物料祭祀鄉飲孤貧則存留
定數易查其餘辦料并均徭補料銀兩類解使司流
水對簿則起解定數易考人民雖於拖欠官吏難於
侵沒物料分類齊解上得實用事整而不見其勞解
戶因類總僉下無重擾事約而不涉於濫在官所減
雖無定數可稽在民所省約以數萬爲計則里甲比
舊輕矣至於各項罷行之法槩可指查通融彌乎心
力因革契乎事宜詳而可見簡而易知其從事大致
在杜絕官吏恣濫僉存餘剩多徵浮費而已但任法
不如任人因難係奉行之皆至如阜隸馬夫自私者

亦不利於調派坊牌餱費要與者或輒擬於加增則
法必更而民必加病至他異同亦非今日所能逆覩
者也合行布政司將前冊騰發南昌府支給官錢雇
募翻刊印刷送司鈐記分送鎮巡按察司并守巡各
道及分發府縣各一本相承存照各府自備紙劄將
凡例并該屬縣差額等項印回鈐記逐年挨發編審
均徭里甲官員查照人民頭自印者聽從其便使則
例廣傳上下通曉宿弊一清其弘治十七年均徭里
甲編派已遵合暫行屬依派其弘治十八年以後俱
候奏

請明文定奪再照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林庶辰廉慎公
勤政事精練按察司副使沈鋭謹密沈敏刑名深歷
其編派均徭里甲可謂細入毫毛而比類分條之勤
應屬充任之故臣得以因人成事伏望
特勅該部詳議其覆允定過一應差徭調解補料不許一
役濫僉一事攺派一丁一合餘剩一兩加添其餱纏
坊牌名目兩數之外牌坊除官府壯觀損壞脩理外
其餘俱係一時作興不許再作人情脩理違者官作
不謹罷免受者坐贓治罪庶政例嚴一風清弊絕而
爲

國為民任怨亦為不孤其郁憫仮沈淪伏乞量加旌擢
以勵官能緣係巡視節該奉
欽依務在平徵均賦以甦小民困苦及脩政本以弭大盜
并勵官能事理未敢擅便除行江西布政司備造
奏啓文冊徑自奏繳青冊呈送戶部查照及將均糧賦
一事另本具
題外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守制乞免關勘合疏

奏為乞

恩守制等事臣罪釁稔積禍延臣母今年七月二十八日
在家病故八月十五日訃聞五內分崩攀號慟絕臣
出二年乞歸五疏亦預慮在此也今臣母不可作矣
臣父今年七十有四久患風疾重罹哀感事切可虞
臣質弱服勞遭此凶變疾疢轉劇血氣乾枯手足風
痺神魂散失要亦旦夕間人即欲匍匐就道關領勘
合緣已不能動止誠恐客死於外臣既誤臣母不無
又誤臣父雖切報
國之心將亦與身俱滅伏望
聖恩矜憫乞

敕該部查臣前後奏疏容臣住關勘合回還守制兼侍父
湯藥臣倘前病不疼服滿容臣致仕臣死生不勝感
戴
天恩之至謹具奏
聞弘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馬
題奉
聖旨林俊著照例守制欽此

回話疏

奏為乞

恩添罪回話事臣先任刑部尚書備咨該部題為欺慢
朝廷失誤
慶賀事該
寧王奏弘治十六年七月初三日恭遇
萬壽聖節
慶賀官員數少點得指揮等官吳漢等三十六員生者
吏典張雄等五百一十七名不到祭奉提問及祭臣
不應先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出巡乞降
勑戒諭等因奏行該部擬查臣果有無故迂避情由徑自
奏

詔具題節該奉
聖旨王所奏林俊事情著他從實同將詰來欽此欽遵備
咨到臣
大威下臨魂魄飛散方裂肝而瀝血尤叫
八以望憐跡安非浮誇情敢隱臣開各有凡遇
慶賀惟三司掌印官會城行禮鎮巡守巡公差等官臨
任行禮非不欲俱集省城或事勢不可緩或地方不
可離往返旬月爲誤非細又別省巡撫或可安坐遙
制江西適當多事臣節該欽奉
勅江西賊情重大爾至彼設法撫捕務令盡絕江西各府

地方盜賊成群肆行劫掠毒害善良近來尤甚特命爾
巡撫各該府縣時常往來巡視欽此欽遵臣感激思奮
爲
國分憂期盡歷郡縣盡捕兇賊以紓民急以仰答
上恩瑞州最急則巡瑞州撫州次急又巡撫州取道建昌
可
益王殿下發進賢過南康九江饑民搶殺報至遂由饒
州權南康九江順巡南昌屬縣又巡瑞州開饒州撫
殺又起撫州賊又作臣又趨饒州道省城欽奉
勅力專督催守巡先赴又移府所掌印巡捕立限緝治以

委知府指揮以撫　留守等奉勅越獄南昌
城建昌劫財殺人等強繇條災異預備等章奏均徭
里甲稅糧鹽鈔等事宜屯田等案驗發粟以賑民饑
賊糴以平米價接濟以活衆行社約禁道風俗政務
由陳即同清理屯田給事中湯禮敬監察御史張津
員外郎趙貫併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出巡臣在
撫州行慶
賀禮又由建昌朝
益王殿下盡歷臨縣又踏勘長寧縣治又由饒州巡浮
梁忘寢食犯虎豹犯風濤假晝夜之驅馳易日力以

理事甫八閱月巡八郡三十七縣賊多之地或再至
或三至或住七八日或十餘日險僻山縣自來不見
巡撫守巡等至臣皆親涖吳城毛竹山弘山等處賊
巢臣皆激使
至窮僻車深入宣示
威德或草宿荒舍或五鼓抵城猶若服勞晏安盡日猶以
不能安地方剛
陛下任使爲懼臣豈容頃刻圖安即罪迹之來勒驗素懷
之忠貞蒙恭遇
聖節賀功催欣齊三祝於嵩呼特萬私於

天保臣豈敢無故迂避又臆在行權故事具存湯牲欽等
三人是日同出似亦有據但
寧殿下素負賢名好古下士臣未至江西荷蒙
吹噓既至荷蒙
優待加常臣感激受
知承國愛助而自安率直竟涉猜嫌猶蒙寬假俚
請戒諭
陛下憐臣螻蟻未即行誅容臣自實臣悔罪服辜實當萬
死不勝戰慄怖恐之至緣係乞
恩認罪及節該奉

欽依從實回將話來事理謹具奏
聞

申明處置地方疏

奏為申明處置地方事臣聞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以
天下言中國近而外夷遠也故治詳中國而畧外夷
以一方言內地近而邊域遠也故治詳內地而畧邊
域蓋詳可以制畧而畧斷不可以制詳治之勢亦治
之體也江西原無專設巡撫後因南贛二府與湖廣
福建廣東三邊相連流賊搆患議設都御史贛州居
住控制三邊其職專在督捕盜賊填安疆陲非若巡

撫軍衛有司錢穀兵馬刑名徭役學校農桑吏好民
隱皆其職也前于此江西之沿革蕃維閱歷均有可
觀則巡撫之驗也後乎此贛州之處分金澤亦有可
觀則提督之驗也其後金澤改江西巡撫仍督三邊
便見跡越藩邦開繼之又見跡越稍許召充覓為言
者所幼此畧不可制詳之明驗也三邊流賊出沒無
時切縣攻城乃其常態既控三邊勢不得不住于贛
府江西千百餘里鞭息往返動經一月臆度遙處豈
能律中事會顧彼失此勢難兩全更欲旁州僻邑成
特遍歷宣

上恩沃宮弊親問民所疾苦又甚難者臣觀湖廣之鄖陽
控河陝諸邊故湖廣之巡撫鄖陽之撫治毋害並置
而山陝之榆林寧夏大同宣府各有巡撫提督均是
意也以臣愚見都御史不預巡撫專令提督三邊贛
州居住江西歲差南京侍郎或都御史一員更代巡
視務在遍歷宣示
恩德察覽風俗興革利弊事安奏俾使詳畧相宜各便行
事如蒙
俞題乞
勅該部覆議可否奏取

聖裁緣係陳言處置地方事理謹具奏
聞

辭免再起江西巡撫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林俊謹
奏爲乞
恩辭職致仕事臣准公移荷蒙
聖恩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及臣前疏辭免行
取乞
容致仕又不蒙
允者自

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起自諸生謬承
驟使清階數轉感
恩遇之已踰小力重煩念身衰之獨早自爲按察使即已
嬰心骸骨委分林泉矣幸際
聖明新仁萬物我
孝宗屢行起發之命我
皇上又有收召之恩今又有此遷除撫視旨臣非木石
豈不深加感激而思效涓埃但緣臣始末不作歷亦
具見辭疏臣父近尤耄耗臣近尤衰積風火濕痰
瘡間作視昏聽重體弱神疲在情事既如彼在精力
又如此加以江西地方即今多事尤非病軀可支伍
深假退求進之嫌無幼徇名責實之望臣揣微分難
冒顯融如蒙伏望
聖慈俯察衷懇追回右副都御史
成命容臣解職致仕以養臣父終餘年
特勑吏部別推賢能奏充巡撫臣無任感激求憐之至具
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林俊屢引疾乞休情詞懇切准致仕吏部知道欽此

見素集卷之二

見素集卷三

後學黃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 維熊 重校
孫男 及肌 重梓

奏議

西征稿

預處地方容令致仕疏

欽差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林俊謹
奏爲乞

恩選任風力預處地方容令照舊致仕事正德五年二月
初一日節該欽奉
勅近來四川地方盜賊縱橫今特命爾巡撫兼理松潘安
綿建昌等處邊備撫安兵民如遇盜賊量調官兵民快
相機勦捕陝西漢中湖廣荊襄等處交界地方流賊出
沒遇有警急亦行發兵應援星馳前去以紓朕西顧之
憂欽此欽遵本月初四日又節該欽奉
勅四川流賊劉烈等四出搶掠侵入陝西漢中西鄉縣等
處地方殺人刼財僭稱王號勢漸猖獗誠恐愈難撲滅
今特命爾親詣夔州一帶選委謀勇官員統領官軍民
快相機截殺或搗其巢穴或邀其歸路或出奇制勝或
蹤追襲都院參將等官或有緩急互相策應一應錢粮
軍馬等項便宜區處務期必獲以收全功欽此欽遵聞
命怖慄感深有泣仰
天自誓義不與此賊俱生謹遵吏部題
准伍日嚴程於本月初五日輿疾上道兼程前去外切念
臣先在雲南感患風濕在湖廣轉加沉重自此因疾
累疏乞休正德元年十二月奏奉
聖旨林俊屢引疾乞休情詞懇切准致仕欽此欽遵臣歛
歛餘年皆

陛下之賜也近因父憂致毀風氣日深衆疾交作無十日
不病無十日不藥耳重目昏脚疼齒脫精神耄耗臨
事徙忘計
國朴忠抱素心於葵藿嬰身宿疾逼暮景於桑榆竊恐
計之萬全術疎三略寡負任使致誤地方未免煩
聖朝西顧之慮伏望
皇上
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爲地方至計
特勅吏部另推精力才智官員

簡命前來代臣巡撫遵照分定地方相機策應征撫捕盜賊
容臣照舊回籍致仕以終殘喘不勝感懼求憐之至
謹具奏
聞奉
聖旨吏部便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題稱本官素負重名
年力正堪委用且聞
命就道日兼數請大臣罷度濟急才識即此可徵所據陳
乞致仕難以准理等因奉
聖旨是

通江捷音

題為捷音事伏以苗民弗率虞帝陳兩階之舞玁狁孔
熾周宣興六月之師自古聖君賢辟德柔威歛同功
而異用也
皇上出震御離握乾撫泰
一重華不冒於六合群醜偶縱於三巴流賊藍廷瑞鄢本
恕等烏合數萬盜竊名器紅巾扇焰赤地為墟
皇上宅以至仁包之大度而彼頑弗率愈沸愈騰
皇上軫念民恫兵不可已
命總兵官毛倫視荊南都御史黃寶視關南太監羅籥視
川之東北
廟筭周悉比臣起廢視師則羅籥與御史陳鍾左參政
詳僉事李恕已奏川東之捷羅籥又與御史俞緇布
按二司左布政使高崇熙按察使丁養浩等經紀兵
餉御史胡玥方德懋陳祥叶贊成事曹祥李恕守東
達以斷走寧之路都指揮僉事徐繼僉事邵紹知府
邵賓守廣利以斷投番之路左參議黃瓚僉事錢朝
鳳署都指揮僉事陸震駐兵通江大小關隘把扼無
遺分畫已定而尚書洪鍾近有總制之
命臨璋近代黃寶毛倫近有木蔻之捷軍聲益振臣巽懦
迂生深勤撫議而賊跡豺斂賊心狐疑毒熱薰蒸瘴

癘大作病死逾萬食盡勢窮脅從日以解散賊老人
四十八營搖首聚哭分為二支藍廷瑞與鼠恩廖惠
等一支擬據保寧鄢本恕巴州李老人等一支擬據
漢中攻鄖陽由荊襄而下正德五年六月通江孤城
山水衝塌臣亟促脩砌兵火之地雇募無人預虞有
變運發四支之兵本月二十日一支先到本月二十
一日廖惠等果來劫縣倉卒輕敵致入破城錢朝鳳
陸震指揮郭敦知縣魏旺時等隨即逃走賊殺人放
火當有公差官兵回縣賊號救兵相率回營縣治學
舍倉庫分司未動賊被兵夫在陣殺死六名高橋紅

崖等處分路射死七十三名生擒二名逐趕淹死五
十四名奪獲騾馬一十頭匹賊殺兵快一十五名市
民四十六名口本日接管分守左參議公勉仁帶同
二支之兵將至通江聞變退回又遇三支四支之兵
又行退回屯駐石埡已復叅儸同石硅等兵節督公
勉仁前進會同錢朝鳳糾新兵收散卒勵以忠義示
以必死儸同石硅激發先赴本月二十四日公勉仁
方離石埡本月二十五日諜報賊至錢朝鳳跌水
溝陸蒙驚失心俱奔走計鄉夫抗序大戾錢朋鳳怛
止本月二十六日辰時賊併力詐擄通江坐食倉敝

不意我兵已振錢朝鳳烟墩一陣儸回箭無虛發賊
總甲王三等九名應弦而死兵夫乘勝敵斬一十五
名跳崖跌死一名餘賊敗衂本日午時公勉仁之兵
復從廟埡子架梁迎鬬數陣射殺八名擒賊老人廖
光于賊總甲高保兒等五名本月二十七日錢朝鳳
又遣儸回石硅鄉夫助陣龍灘河偶張賊蹤過灘
檄正可乘公勉仁擁兵不追儸同鄉夫奮勇追赶殺
死賊總甲王法林王月林王月聰王四王五等并生
擒跳崖跌死淹死自本月二十一日起至本月止二
計擒斬八百四名口跌死五百九十六名口淹死五

百五十七名口沉水漂流不計其數奪獲騾馬七十
五頭匹續調儸同標手又到又發知府張敏何珊紋
領同指揮曹昺王英知縣李相率同鄉夫前追本月
二十九日張敏追至門鎮子山拒其前兵僅千餘賊
發二萬連戰二陣本年七月初一日又戰二陣俱捷
賊探兵少前並要包我兵赤身散坐石硅三千餘兵
皆跳後至誤入其等伏賊且殺石硅殺賊一十一名
賊殺石硅八名傷九名石硅走出後入張敏營內賊
方來鬬何珊等兵會鄉夫林集各賊畏懼藍廷瑞一
萬餘人貴蹤先奔紅口廖惠等七千餘人殿後拒鬬

張敏兵分為三橫衝賊陣何珊守兵為後應各賊披
靡乘勝追逐殺死人馬重疊落淵三條溪溝俱滿大
溪十里流水俱紅錢朝鳳兵亦乘奮殺死賊老人寥
麻子麻六兒饒老人李老人冷老人并藍廷瑞廖惠
妻及搜山擒斬自繼自六月二十九日起至本月止
共計擒斬八百七十一名口走回被虜男婦六百餘
名口殺落溪溝張敏等追賊不及查收老人馮進英
等報約有三千餘人本月初二等日鄉夫陳大俊典
史陳浩等生擒廖惠并小老人王仲甫小甲張彪徐
珠等及斬首共計三百五十一名口陸續奪獲騾馬

一千餘顆匹及腦包賊衣等件審據廖惠口供手下
約有七千在陣擒斬殺跌身死走脫不及七八十人
與進英所報相近除廖惠王仲甫監問解京餘黨真
賊軍前斬首與賊級梟掛被虜脇從情重並發充軍
情輕給親賊妻給配騾馬衣服財物給賞有功兵夫
器械給軍銅印旗號入官張敏何珊等仍領官兵追
過陝西西鄉縣務在掃平另報功次行勘的實及錢
朝鳳公勉仁陸震等另叅外臣竊覩賊勢本盛彌月
之間病死逾萬散亦數千一偶也賊營故遠竟之校
首縣門頗肯供饋二偶也雲陰下垂我營不暴河水

忽漲彼渡多淹三偶也賊首廖惠廖麻子麻六兒鼠
惡不聽招撫俱先擒戮四偶也原調西陽各處精兵
未集遽收全勝五偶也玆孟仰賴
祖宗之靈
朝廷之福
皇上神威聖武至誠格
天之致然賊本良民所司不善拊馭致失其始臣又不善
招徠致失其終昔宋臣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臣化
賊弗效雖則因人就緒有餘愧焉第鋒刃之下善惡
豈能盡分而首虜弗尙全活亦為稍衆斯臣所錯乎
報答者也無任冒越惶懼之至緣係捷音事理謹
題
知

叅駁楊友謀復官職衙門疏節畧

題爲乞
恩俯順夷情請給印信保復衙門承襲官職撫理地方等
事據分巡川東道僉事李思呈據委官重慶衛指揮
孫定重慶府檢校郭勝呈會同貴州平越衛指揮高
貴審勘楊友男楊弘承襲緣由到臣緣在先臣處無
行近節准兵部咨該播州宣慰使司所屬黃平安撫

司被殺土官楊才義男楊政賢奏稱楊友買借湖廣
臻洞長官劉進苗兵八百餘衆暮進重安城詐傳
朝廷釋放將土官張鋭馮經等追赶出城勘官四川左
叅議黃瓚僉事陳聡關通奏印等情又爲陳情分豁
事爲陳情懇乞
天恩俯憐殘喘以安邊夷事該保寧覊管革職土官楊友
奏要還職承襲等因又爲苗人聚衆挾讐捉殺土官
等事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吳祺奏楊友與黃平安
撫司土官楊才挾讐節要捉殺正德四年閏九月十
二日忽有夭苗萬餘到城將楊才私宅燒燬家人六

名并楊才殺死割頭去訖及黃平天苗天志等告黃
平所曹指揮聚集殘賊燒死各寨夷民三十六名擄
去男婦四十八名牛馬牲畜三百七十頭匹并箱籠
銀兩衣服等情各奏行兵部節查爲異省會官主令
故縱糾拔苗人近殺土民燒燬房屋或動苗夷劫擄
家財奪占衙門擾亂地方急救生靈等事該播州重
安長官司土官張鋭奏又爲兇害地方事該監生吳
御爲保固地方事該貴州麻哈州知州嚴傑等各奏
要將安寧宣撫司再設革任楊友有罪降印令其撫
安夷民等因該部行准巡撫四川劉都御史咨稱勘

得成化十一年已故宣慰楊輝將庶長楊友奏保襲
立安寧宣撫司分管衆分楊輝故後楊友與楊愛互
相訐奏差刑部左侍郎何喬新錦衣衛指揮劉綱親
臨會勘將楊友并宣撫司革罷經今二十餘年地方
頗寧若要設立誠恐有蹈前失及該部節察楊友係
先年安置保寧閑住人數今乃擬歸播治意欲復管
苗衆及楊政賢所奏楊友謀同殺害楊才事理非輕
合無仍行湖廣川貴三省鎮巡等官從公會勘查處
等因節該題本
奉旨着鎮巡等官上緊會勘明白奏來定奪着各該鎮
巡等官上緊從公會勘奏告事情議處停當奏來定奪
毋致再詞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參看流土承襲祖職法
有定規今倫奏添衙門名爲分亂楊友連年兄弟讐
殺會勘奏革積嫌始消兄弟尚爾爲讐夷民何因
感德縱使得衆徒長亂階乃敢擅離遷所巧爲誣詞
財買吳御嚴傑之奏保奸弊昭然節經巡撫兵部之
查察是非明甚況楊友見今役逐宜戢避逃何名息
怨挾留守巡奏印重肆兇頑固首惡之貫盈亦群邪
之唆扇各宜追究大正典刑但係夷苗及原奏本院
無行今奏俱應議處已行布按二司轉行分巡會勘

去後續據按察司呈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都指揮
僉事徐縉左布政使潘楷按察使丁養浩議得播州
宣慰使司凱雜夫苗爲害始於革職楊友之奸謀成
於異省劉進之叶助糾紋苗夷動以千計既逐重安
等司之長官遂據其城又殺黃平司之同知并縶其
父人民爲其攻劫田土被其占耕計其所爲惡貫已
極因此該司并各被害官司人民各詞奏訴及照楊
友先年犯罪法所當誅荷
朝廷厚恩罷官閑住日積月累奸計漸生禍萌擁衆要挾
官職雖云自相讐殺實則自速刑誅據此而言均

有乖但宜慰司累次告嚊情詞懇切官難徒設民則何辜又天壩等前夷衆口一詞願復舊治楊友雖在擯棄楊弘尚可收錄一則救民於水火之中一則定亂於搶攘之際合無委官親詣從公集議只今重復開設是否於地方有益人民無害應否改爲等因到

臣看得楊友逃避山林不服拘喚節次結搆苗夷侵擾越界殺官劫財擾亂地方或殺千三百餘人或虜萬二千餘口或全殺數戶或全虜數家楊友應正謀叛斬絞凌遲之刑其子楊弘應坐給付功臣之家爲奴之典各官會議明稱楊友罪惡已極却又朦朧義

衛仍云雖在擯棄楊弘尚可收錄定處重復開設衛門前後情詞自相矛盾臣又查參楊友通同窩倚虎否諸夷罪惡貫盈但念治夷宜畧未即行誅奚至復長亂階重議衛門建置地方禍患貴將誰歸扶綱常申大義議處通是定奪未報續又據播州宣慰使司節申楊友邀引外夷越境爭奪地方等因該臣訪得楊斌取盡錙銖剥連肌髓大失苗心楊友大乎故性狼虎元兇大與亂首上官奪爵下寨長任秤等黨邪害正傷類敗群大乖隣好亦猶罔識禮度罔知綱常罔棱正人罔閑正論合行開諭楊斌楊友奪爵并任秤等俱要洗心滌慮各守分安常楊斌易濁爲廉苗夷既失之心楊友易逆爲順消家族已危之禍奪爵任秤等易野爲清結隣境親睦之情况楊友搆兵結怨奪地殺官延綱溜呼身爲倡亂之首已蹔謀叛之誅誰敢爲之保申奏立衙門官職是非利害甚明宜四保等安家樂業永享太平如再違拗楊友并助亂自當奏調官兵剿滅噍類無遺楊斌奪爵亦當奏革祖職設立流官以爲叛逆助惡及不恤苗夷之戒行令遵依去後續據米等宣撫司申楊友結黨糾殺劫掠已經會票上司撫勦未結兩准兵部咨該播州赤

水里土官頭目袁珝奏楊友聚衆黨惡流劫等情奏

奉

欽依都察院行勘務見明白投狀坐視不行的一併參了來說備咨到臣案候奏人未到隨據播州宣慰使司差土官劉彬齎繳造完被害夷民文冊到臣備審劉彬供稱成化年間楊輝溺愛楊友被長官張淵頭目何清徐泰馮敝左道惑指倚臨邊天壩千山苗僚恣將亞安撫營熱苗凱黎等五十二寨并容山舊管崖門等二十五寨蹊住隨風反叛具奏興師挾撫被徐泰等扶同扇惑苗人捏稱投認楊友管束爲詞誑哄

本官強奪前寨衣泛安寧宣撫司并懷遠宣化二長
官司衙築城池起蓋衙門役調數多衆苗怨恨成化
十五年聚衆攻劫懷遠長官司瑞南堡將死守備土
官男婦百十餘人後楊輝將故楊友通同張淵謀害
嫡弟宣慰楊愛奏差三司何侍郎等會同鎮巡親臨
勘處將張淵張深問擬造妖言謀害人命重罪處
决發與楊輝不合溺愛庶妾之子濫設無益衙門引
惹邊釁及開設衙門之時楊友年方一十三歲本以
騃童目功受職與楊愛構怨同處一州必致互相殺
戮將楊友連家小選發保寧府羈管開住革罷宣撫

等司衙門印信奏繳將重安長官司遷入安寧城內
居住迄今二十餘年邊釁頓息近年以來被楊友希
圖復任賄結隣境貴州所屬鎮遠施秉邛水等縣無
藉軍生吳鄉等假以建言為名朦朧代奏蒙行川貴
撫按勘議不必添設備由回咨兵部参奏立案不行
正德三年忽被楊友令家人石長子等潛結劉進借
兵恭進重安城內大張聲勢奪占城池節申上司未
蒙會處以致楊友窺伺本年九月內棄脫保寧逃回
重安大肆逞威僭封夭苗都把事名色分投糾撥隣
境各處山苗萬衆突入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白泥答

山等長官司地方張打旗號殺降官民詐稱
欽旨以舊江爲界黃平等五司地方撥與管束敢有不順
斬首除根各司安撫長官舉家奔投鎮遠避難止有
同知楊才固守楊友節次差人通報宣慰父子保復
其官給還印信如有不從定統苗兵過江攻殺一人
不留具得曲保楊友又差家人監同去京具奏正德
四年六月蒙分守川東道按臨撫勘先給告示發屬
曉諭各苗革化歸附原管官司務彼楊友奸計輒請
二司並與降衛約會貴州該道議處乘機聚衆困逼
二司挾要出與再設衙門降印保官其子文書遂爲

得計統領衆苗突攻黃平守禦所城捉虜楊才碎剮
身屍砍頭去訖本年十月起至今正德五年二月以
來恭被奢貲管下任唐阿賊等先後聚領從孫兇蠻
四萬餘衆分投各路攻劫播州所屬各苗打話去年
以來楊友刻木送信與奢主人借軍助殺你播州言
所許我殺到何處占到何處節申鎮巡三司議處未
蒙發兵救援致被得肆本年三四月以來復聚苗入
境流劫其勢危甚生靈肝腦塗地等因又據重慶府
綦江縣申爲苗賊小變事被南州等處苗賊前來深
村等處流劫工旻等五百餘家虜去男婦一十餘二殺

死王伸等八名客商不計其數又將安穩里野茶坎
高庚宗等家盡行刼殺聲言要往扶歡二溪等處各
苗口稱前來借路往保寧府刼取楊友家眷回還等
因除行該府將楊友家人婢妾存留看守家財房屋
妻子密切差官護送按察司收候防守外臣參看土
官地界多至一月程途安寧去播州僅六餘日何名
別開衙門土官軍功不過序加金幣楊友征山苗僅
十餘歲何功應保官職而楊輝之溺愛默附行明安
寧設立衙門官職夷亂如彼革罷衙門官職夷靖如
此今楊友謀復之奸始萌奪殺之禍大熾而衙門之

建置利害又明易曰天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昔唐徇行伍置主帥任藩鎮遂朝命姑息成風禍亂
莫救今楊友遍搆小夷措彈跋扈殺官奪寨大啓亂
階若非明正其刑誠恐效尤難制但四川見征流賊
又征楊友不無勞人伏望

聖明力止亂原
特敕該部會議將楊友助兵代奏流土群竄行湖廣四川
撫巡各按所屬查提官武職降二級總旗降軍與軍
各調邊衛帶俸着役文職與土民監生各發口外為
民土官奢爵王鳳儀革冠帶楊斌降宣慰使職限文

書到日爲始三月之內捕拏楊友楊弘石長子王小
童并各苗惡首天保川等同劉逃奔共楊奔楊勇楊
淳等各解官查審各該勘官有無徇私亦就查提依
律問罪情輕先行摘發情重奏
請發落殺虜人口財物燒毀房屋一依土俗賠償撥處停
當奢爵王鳳儀方復冠帶楊斌方復官職還限不獲
及各苗仍復爲患奢爵王鳳儀革職楊斌仍降二級
若仍回護致勞我師將土官通行革去另設流官庶
法令嚴明兵粮不費姦邪知懼而邊方可寧緣係禁
治群黨議處叛夷查提職官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致仕疏

題爲懇乞
天恩俯容致仕保全殘喘事臣氣體羸薄多疾早衰又因
父老且病累乞休致荷蒙
俞允私心感幸父子相守畢殘年酬素分
陛下造化曲成之賜也不謂罪積緣淺臣父竟見背口血
猶紅時月斯邁是日服闋是日有征勅川賊之
差義不可辭而精力不可耐強扶斂衣自隨越四日而離
家越月有五日而到夔川兼數程衝泥冒濕頭暈目

嘗數四既至軍務叢委臣才短愈見勞憊每發兵則
終夜不寐痢疾尋痊痰嗽纔作時發潮熱停刻無容
休養即今風濕日深聽日重視　瞶心日健忘血氣
日虛胃日弱粥食日以少進譬如老馬力盡策之而
弗前腐根之木非所濡露沐所能滋潤之也恐即死
無足副
仁意依賴
神謨渠魁日漸授首餘亦釜中之魚劉梟非死即逃杳無
聲迹似亦未足深憂而安寧楊友之亂諸番之警郡
縣盜賊之竊發尚屢

聖懷然巡撫得人禍患亦弭臣實老加病力難強支雖
上恩浩蕩若在優容而下屬觀聽自知非雅況臣一應錢
糧出納俱付廉謹委官自不經手別無違礙伏望
聖明憫臣衰老之甚
特勅吏部查照養病都御史高明往開事例容臣班師順
回致仕使啓餘殘骨得還故山又
陛下造化曲成之賜也奄奄斷息愧仰一報以無期耿耿
幽衷特先百神而助順無任懇切求憐之至正德五
年十月二十日奏奉
聖旨林俊才行素著多効功勤方切委用宜用心勦捕賊
寇撫安地方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奏獲流賊印刀疏

題為殺敗流賊奪獲印刀事據領兵川東道左參政曹
祥僉事李恕川北道知府張敏何珊呈正德五年六
等月參巡歷行委各領漢上官兵截殺大夥流賊藍
廷瑞鄢本恕等各兵節勝賊節敗追剿夾西大巴山
西鄉石泉金州地方會合陝兵截殺獲功節報開
奏外本年八月二十三日賊圍陝兵川兵羅回等救出
又發酉陽冉舜臣兵進從賊後衝殺斬獲兩耳小功
五十四副各賊計窮渡任河不得將被虜婦女騾馬

砍死分作二夥藍廷瑞一夥從小石河黃瓜溪要衝
金州鄢本恕一夥從三十六盤要衝二州埡康總兵
統領湖兵萬餘在金州梁山石陽本節養官徐敬之
等究氏快等手三千六百在二州埡各守把川陝會
同康總兵并領湖兵黃瓜溪夾攻不曾前來曹祥李
恕領冉舜臣石柱馬徵等兵為前哨張敏何珊領
羅回大渡河漂手達新等兵為後哨分路追殺本月
二十七日藍廷瑞訪知金州有兵陝西三十六盤無
兵又合鄢本恕從雞鳴坡黃瓜溪將虜去男婦二百
餘人放散砍木搭橋越過本盤因見陡峻滄僉崖

下跌死人馬數百本月二十八日到麻榔墹監王[illegible]
見二州埡有兵難衝議要賺撫誆哄老人王三兒[illegible]
說你趕的半我殺了毋說条旗跟你如何退悔先殺
了你藍廷瑞懼怕王三兒領賊當前衝鬬被徐欽之
等敵鬬撇放擂石打死王三兒并各賊不計其數生
擒四名本年九月初一日賊願丟騾馬金銀買路徐
欽之不從又與敵陣斬獲長腳王老人等五十餘級
奪獲臙包五十箇并絮被衣服等件追至小關子賊
走過河渰死三百餘人生擒鄢本恕男鄢統發解賊
八十餘騎跟奪只得砍死本月初二日賊分夥前來

自卯至酉連鬬七陣俱敗藍廷瑞因見官兵追近向
賊聲說如今再無別路衝不過便死在此許來打話
你不放我過關拜你四拜退去陝西莫要追赶各兵
輕信怠緩彼力猛衝將徐欽之砍死殺死餘兵鐵林
被賊焚殺五七十人奪燒米四十餘石醫官張錦自
刎身死陝兵就麻榔墹駐劄川兵追過上埡雞公灘
本月初八日冉舜臣兵斬獲耳功七十二副生擒四
名馬徽冉鵬兵斬獲耳功一十一副生擒六名本月
初九日追至雞公嶺冉舜臣兵敵斬技陣徐老人等
耳功三十六副生擒二名馬徽冉輔兵斬獲六副生

擒三名汪林丁祥楊鎮何仁各一副張漢向錄生擒
二口本月十一日賊奔湖陝城口山界川兵追襲本
月十四日至巴河口賊二起九人探風被冉舜臣兵
斬獲耳功八副鄉夫熊葉宗殺一人不割耳功軍人
謝受等擒獲二口本月二十二日追至綉羅嶺吏何
定同蓬縣勇手查勇過河賊多兵少齊赶到河何定
赤身水中執弓對射賊方退隔江架梁遇冉舜臣馬
徽曾忠田金并
旗牌官王來譚宣督兵俱到何定率同過河衝破賊陣
追敵二十餘里落水渰死不計其數斬獲耳功二百

三十九副生擒二十四名至鳳扇埡藍廷瑞設酒[illegible]
鄢本恕哄降鄢本恕又怪要殺嗔說再看如何大寧
分別一兩人逃走亦易賊老營極高架梁冉舜臣兵
吶喊徑衝上梁各賊大敗走上高觀山官兵在陝口
各劄營本月二十四日早賊分前後左三支衝營馬
驄先期發兵架梁西陽石砫儸回等漢土兵亦分三
支迎擊賊又大敗乘勝追至高觀寺敵鬬何定領兵
要衝老營尋無路道本月二十五日馬徽兵奮勇衝
營賊來追赶張敏何珊儸回將賊射退譚宣等兵又
[illegible]藍廷瑞鄢本恕見得馬徽兵近疑是賊勝回營[illegible]

聞信被馬徽等兵趕殺官兵從後放銃吶喊西風
甚急聲震如崩賊又大敗於山架梁州殘臣兵追趕
賊擂石打傷二兵各兵奮勇直衝上梁賊夫下男女
五六百人騾馬八千餘匹阻塞路道領兵官督令各
土兵將騾馬砍死直赶過山斬獲耳功二百三十三
副衛鋒老人蕭伯瑯奪獲藍廷瑞偽號順天王管軍
萬戶府偽印一顆何定奪獲關公大刀一把未刻字
偽稱玉印印水晶印一顆周緞奪獲長泰元年天威
一千一百二十四號
須降不知何衙門碗口大銅銃一口重一十一斤藍廷

瑞隨身金銀三馱被兵搶奪一馱藍廷瑞慌張賊衆
六人扶伊逃走餘賊追趕下崖跌死男婦騾馬不計
其數三溝俱淌土兵鄉夫四人下崖砍殺未盡強賊
內有少婦二口躲在馬下叫說藍郎老人妻小俱在
溝底帶有金銀一十八斤你來救我各兵拖扯不動
見有強賊身騎白馬前來天色亦晚兵俱退夜拾
未盡騾馬尚六千為因追賊地遠粮大難到日久缺
食將馬亂殺割肉充饑尚約騾馬二千餘匹土兵分
收男女嵛有編貫給票照回就各兵回營當夜賊將
跌溝人馬通燒未盡藍廷瑞原本怨誑被痛哭與妾

燒紙因見事迫山險男女累重騾馬難行不忿丢與
官兵自行砍死十五歲十六歲男子咪溪一處四十
餘人谿柴河魚洞子二處各三十餘人沿途婦女騾
馬數百土兵尚收責下騾馬四十餘匹藍廷瑞將銀
二馱通行散與手下心腹四十餘賊令各走散至小
坎山百丈懸崖前無路道轉彎倒樹一根傍生茅草
賊疑木橋向上奔走跌落身死六七百人餘賊男婦
尚約二三千人鑽林奔走搜山斬獲耳功一百零九
副生擒男婦二十九名口前後奪獲賊旗二十七面
賊印銅木共五顆賊批一十五張賊卯簿二扇鐵鎗

二把賊神八座腦包賊衣護心鎗刀箭袋共二百七
十一件其餘鎗牌鞍轡數千路險難搬丢棄山澗各
賊奔走崧家山馬進河分為三夥一夥走湖廣房竹
脚跡稍多林密山險無路進兵一夥走陝西平利脚
跡頗少一夥走大寧脚跡亦多發兵把截回路行文
湖陝就彼發兵截殺大寧選精兵三千追赶餘兵轉
蹤其前夾攻等因又據鄉夫范金積捉獲賊老人秦
景榮總甲吳仝捉獲賊總甲徐幺子并虜去為妾古
幺女賊從王子皆王伯肯廾總旗打手地方楊鎮張
嘗王海隆周仲方王大宗王金興史涂仁捉獲賊男

婦劉聰王章袁大茳小端公張春山謝爵明鄢本恕
等及李明通掣獲殺管王相等共二十一名口斬獲
耳功四副除跌崖落水等項身死及各上兵收留未
盡未報不論外通計耳功八百二十七副生擒九十
八名口各到臣俱據泰景榮等併稱監廷瑞管軍馮
戶府印係眉州古樹中檢得不係自造大刀名開王
刀不知何處得來對賊聲言天賜我印刀佐天大王
草竊三年因此各賊歸附鄢本恕在小坎山跌死俱
難逃信二州埡差人數至河下死屍三百四十四躯
地方執稱賊殺兵快約有百人餘俱賊屍其騾馬贓

依兵法充賞土兵子女待兵回官給贖取并解到士
賊給發問決釋放外切照大巴山星子山三十六盤
儕立山高佰山黃墩埡信松家山等處危峻無比坎
多積雪皆緣藤接索釣崖下上又有陡壁千丈下臨
不測之淵荒路一線將復中斷獨木引過賊行多墮
逆料我兵決不能追不想曹祥李恕張敏何珊等
狼狽率兵偕進渡數里之深灘渡踰胸背之深水至
絕險慰安前行露宿風餐少壯成老因此賊敗
悉追奔房竹平利二縣因險中輒分屬湖陝士
侶一欠臣再督擒勦務期盡絕外參看各賊

狂天殲其惡屢致沂滅雖惡首未即就擒然釁惡
盡失扶已去群心亦解勢難復盛仰賴
皇上勇智
添設總制督師及將士用命之致臣提兵三月
元兇老師費糧深負罪愧除泰景榮監侯藍廷瑞
本恕等各犯問報前後有功漢土官兵通行紀功覆
實具
奏定奪伏望
特勑該部查議將領兵曹祥李如□敘何珊先量其
勞旌擢以勵勞臣緣係殺敗流賊奪獲印刀及旌擢勞
臣事理謹題請
旨

災異處置地方疏

題為災異事據保寧府通江縣申正德五年六月初十
日辰時分本縣對面隔河壁山無故山崩石墜聲如
震甫本年九月二十四日申酉時分縣西新築城垣
城門內外無故地裂上縫縱橫文如劈斧思當流賊
擾攘之際值二異常之變民心驚惶誠恐有關時運
人事到臣案照先據成都府威州申本年七月十五
日□時分本州地震如雷自西而向東而去

□□日□□見震有聲自東而起向西而去瀘州衛
□□縣申本年九月十九日寅時分地震街市房屋
□□夔州府申本年六月二十日午時大寵民謝得
女家火起延燒居民房屋一千餘家重慶府酆都縣
申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夜一更時分天墜火星麻公
老屋上隨即火起惡風大發將本家并街坊三百一
十餘家并本縣儒學公廨泮宮坊牌酆陵驛城樓城
門鼓樓敵房等項俱各延燒重慶府申本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天色陰晦當夜戌時迅雷大震閃電交作
人民驚駭等因前來及查本年三月初二日午時分

夔州府并雲陽縣同日地震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巳
時分通江縣鷄哥鋪營頭星墜大如斗尾長丈餘碎
星附其尾等因已經具
題外今該前因臣參看天宜順而發聲雷電
作於冬月至不順也地宜靜而山崩地裂地震至不
靜也是皆致急兵起土崩之兆夫天道人事常相感
四川古稱多盜亂必居先平必居後征蜀有公孫述
在宋有孟昶在
國朝有明昇皆亂後服其他王小波叔侍張弘白馬胡
渝州夷與近時劉千斤趙鐸野王剛石和尚羅□公

楊□□楊卓党廷方藍四之徒不可枚舉然皆無如
今日之甚訪問故老委因賊臣劉瑾故亂天下以貪
逆誅革巡撫兵備撫民巡捕統理專理俱無其官守
巡巡歷難週頒盜乘時生發此盜之所由起也荒旱
連歲不容奏災告戚四起不容奏
聞此盜之所由盛也除每究徵□官糧米經宰取禽鳥等
物騙索無厭賊瑾取之官官取之民手下差遣又因
為利剝民至骨盡離其心此盜之所由熾也興師動
衆居送行齎不勝楚毒貧民重困視官如仇因至越名
分輕公法劫縣殺官擒戮方面而無畏夫賊瑾所致

變保強賊五七餘萬三省夾攻勢已大挫僅二三千
人軍兵從後急追尚能收拾散盜敵殺一方面一典
史攻劫三縣治今雖添兵會勦豈能遽絕賊瑾所竄
楊友激出南川之盜數不至千亦能殺一方面一府
官二巡檢掠執一方面攻殺二縣治今雖集兵擒勦
豈能遽盡而播州之患又重且大近在旦夕四川倉
庫匱乏見今兵餉日苦不給而松潘各邊月告無糧
調遣不休他變必作臣恐治亂者致亂而救亂者亦
生亂此臣出入賊巡撫政務無暇緩望自念八年
變迹久付於雲泉

兩川命重懸於鋒刃然鞠躬盡瘁繼之以死臣所[illegible]
也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伏望
聖明垂念地方亂之甚易而救之甚難將賊現贓銀查收
數萬差官前來賑濟以收川民既離之心
勑戶部從宜區處各布政司兩直隸那借官銀共二十四萬
兩以實川邊及軍儲等用稍輕舊則限定生員入[illegible]
知印承差吏典糸充各名數行令自願納銀以足補
為限四川生員入監亦定名數并知印承差吏典義
官各納銀以高厚城垣修蓋被賊燒燬公廨舖舍等
項及增實各倉預備之穀以足用為限擇委有司督

理守巡官查俱出糶買不科役民一財一力其清軍
監察御史政務頗暇專令督察毋容貪濁乘機追征
及科索起送公堂紙劄并勉落重派虛費等弊
勑兵部會府部大臣議處楊友衙門官職應否與復明白
奏
請毋仍張轉行勘致誤地方若不應復乞降榜文曉諭四川
貴州廣附近播州流上衙門不許倚助楊友為亂其
楊友果能革心悔罪宥以一家死罪同居[illegible]
太平應得田產此實彼留兩斷往來永杜[illegible]
一按咸江行往勤懲恥亂法在不赦[illegible]

之念楊斌等隨抄家亦行革去手下助惡
欽家人併弟并楊友助惡殺害家人苗頭撫到官拏
法究治以釋苗民剝削妝戮之怨
勑吏部專任才名風力司府等官及會推公謹忠亮精力
大臣
簡命一員前來巡撫臣等討擒賊天幸成功得賀萬死答
歸骸骨庶官使得人民困可蘇盜賊可息邊患可消
而天變可回緣係災異及處置地方等項事理謹題
請
旨

江津捷音
題為捷音事節據領兵副使何珊呈正德五年十等月
蒙巡撫委同守備大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李
蔭帶同舍人韓恩等領兵征剿攻打縣治執戮方面
流賊曹甫等除節獲首級四十三顆副生擒一十一
名口殺死一百七十八名馬四十七匹鞍器具
題外本年十二月賊移黃鱔灘聲言要攻瀘州曹甫曹
滑兇兇併總兵設卯演揀選殺手四百六十九名
編立旗甲餘外投營被虜男婦約二千人架[illegible]
擡一報帖僭稱順天王明正元年統兵來瀘州仰據

守官多備粮草伺候及通州城壘上司官猶銀三千兩
城內鄉官六戶湊銀二擔買免攻城次歸妻女甥頭
使蔡鍊同何珊李蔭嚴加守把巡撫頒行撫諭本月
初九日曹甫等對州沙灣地頭遇撫按差使等令韓恩
同伊弟韓勝乘船江中撫諭韓勝等役俗岸兩倉曹
甫陽順陰違參鍊等又拘曹甫戶長曹求金等招撫
曹甫將綠皮旗一面上書青帝旗帶同黨張求多等於本
月十二日二百餘人赴州聽撫要備酒席當早曹甫
又不願撫同已殺弟曹珀領賊流劫小市廂李蔭同
韓恩領僱回等兵過江敵鬪斬獲曹珀等首級一十

八顆生擒四名奪獲馬二十六匹腦包弓鎗賊衣共
一十八件本月二十三日李蔭追至史嘴驛敵鬪一
十二陣斬獲首級并兩耳小功共四顆副生擒四名
殺死未砍首級八名射傷十名射傷馬一十餘匹奪
獲腦包弓鎗賊衣一十一件本月二十五日各賊仍
移江津馬鞍山辛家嘴胡玉爾等家分劄七營揚言
要攻重慶巡撫議令蔡鍊同參議錢朝鳳同守瀘敘
催兵督餉何珊李蔭追賊江津正德六年正月初一
日巡撫親督酉陽播州土兵前來江津通發李蔭添
領本月初二日寅時攻破党么兒等四營斬獲首級

二百九十一顆兩耳小功一副生擒賊婦二口奪獲
腦包一十二箇騾馬三十一頭匹另外砍死騾馬三
十頭匹餘賊敗入人家土兵圍守放火燒死三十餘
人李蔭同從征重慶衛指揮汪洋張勇將功驗訖酉
陽土兵乘勝冒險先營曹甫等設伏死戰土兵稍却
殺死汪洋并兵夫四十餘人執去瀘州衛百戶胡經
播州長官王塤江津義官江鄉咸知大挫併入胡玉
璽家大營令方四張孫兒江鵬向趙全統對面分山
劄二小營逼令王塤依寫願撫呈文與胡經等送回
巡撫又差生員傅禮入營撫諭曹甫執要銀二千兩

贖取王塤及與重慶住食不肯分散巡撫令李蔭統
領土兵四千六百餘名并鄉夫等兵進合山坪與賊
相隔一十五里劄營宿令先射馬次射人又恐濫殺
老幼令傅禮進營扶撫曹甫等愈加生拗大言我俱
是老殺手隨他土兵總是不怕傅禮回報本月十二
日五更時分曹甫探知精兵在營江津守兵輸舵議
發一支拒敵兵營另發一支勇健二百騎徑衝江津
三十騎先鋒出哨不意巡撫督催李蔭兵三支先進
至佛子崖與賊相遇標手將穿紅突陣賊首白馬標
韓僱回等奮勇敵斬一十五級餘賊追逐不及亡報

我□□□往來營賊知覺負石□□騎馬出□□□
填誆說兵多不好出巡撫賞要招撫我與作□□定
機定出指點土兵一齊放火及□虜敵鬬巡撫又□
書吏軍牢并楊清韓田等從兵各殊死戰斬獲各首
曹甫曹濬曹弼曹珣曹玉何裁縫張端公張外郎曹
宋興周黑子李慕長王長生曹珠汪鵬但廷秀等首
級并兩耳小功共五百一顆副殺死未割首級不准
功二百九十名生擒賊從并曹甫妾陳氏曹濬妾楊
氏曹珠妻張氏曹王妻党氏曹珝妻任氏張外郎妻
王氏但廷秀妾張氏周四妻徐氏等三十五名收回

被虜老幼男婦七百二十名口燒死九百餘名口奪
獲騾馬八百餘頭匹斬獲騾馬四十二尾腦包八十
筒賊卯簿三扇我兵全勝功級生擒巡撫軍前驗發
何珊貞令賊婦供認賊首各級俱在止有曹甫汪鵬
但廷秀親見殺死認無首級恐供不實未決存亡其
方四等方山二小營走脫簿查正賊方四下僅六□
六名汪鵬下僅九名張孫兒趙金統下各僅十名
多在陣殺死及鄉夫陸續擒斬共七十九名顆□□
正賊似不及三五十人并被虜老幼男婦不□□□
□兵發牌四處搜捉想難漏脫李□□□□□

□□來往虜九十餘間燒死賊屬□籍數至三
楊氏雖係虜來為妾催兵上陣殺人尤很等□□□
除楊氏及真賊照奏
欽依軍前斬首首級分發梟掛賊屬問發被虜給主騾馬
充賞腦包鎗刀馬尾貯庫未獲方四等仍發土兵追
勦及嚴行各監候等有功官兵另行造冊具
奏外臣會同四川鎮守太監閻興巡按監察御史俞緇
議照賊首曹甫曹濬等通謀宿寇大肆猖狂虎鬬漢
于財商梟雄挾其絕技蹂躪我數縣聘睨我大州甚
至執我風憲僭書名號而無忌兇獷劫尤遠近俱震

師貞而吉發三寇以徒營天禍其盈收一網而俱盡
斯何
朝廷之福川蜀之幸成此大創者也然臣仰窺
聖意以愛人為德而臣顧以殺人為功不勝罪懼□未領
兵李參尤為奮勵不惡及前往東鄉行功今仍擇委
征監合無將本官量陞都指揮僉事職行以便行事
緣係捷音及陞任官員事理謹題請

後學黃佐 [illegible]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又祖重梓

奏議

西征稿

急除大逆以弭大亂疏

奏爲急除大逆以弭大亂事臣惟人臣進言非難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

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以斡回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
太祖奮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虎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
顧命之言盡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爲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爲太甲爲成王而欺腹誹而日侮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

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若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
皇帝
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將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

題本下某部與某
勅某酒飯省其官爵各官起身鴻臚寺向東作揖故謂
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
有作威僭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為天所立不得並
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天子為帝之副雖帝所立
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
帝哉
朝著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

劉瑾固不特罪之將矣
國家成法制於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者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於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逐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偶罷大劉
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偶又
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足以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父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時被譏聞使
純懿之主母恐下家奴之名受其挾取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
胡耶故皇太子未聚緣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圖為根本

廟社宗寢也劉瑾覆聞
榮王得進之圖後
陛下於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為
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
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身與其
叔耶
藩王金枝玉葉

陛下同黨爪牙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逐索害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
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叱喝無異市兒市客其令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
伯非動則恐喝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呼叱驅索任情中
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絕其子姪又明日物同話勒
閑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綫絲之嫌平江伯陳熊身
發充軍手下人發衆自致
陛下盡失勲戚之心

內閣九卿非賢則獨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大下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
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爲民充軍
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惡心種禍抄沒其家出
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逼令自縊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
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惡行者也劉瑾敗群傷類忌
買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
甚則王岳之賜死龍敬鄭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閑廢
羅照致
陛下盡失內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服難或出動績劉
瑾故刑其皆暴誣其此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
又明日充其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粮既免而重徵
、法令煩苛權手犯其官校連絡羅服無分如龍舟競
渡楚古俗也則張大其事罪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
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
以自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且一家之用寧財易足也劉瑾

括盡天下之財富於
內庫非欲為逆脂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
居寧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開坊之屋多於
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
乘寧馬易足也劉瑾盡西比之名馬非欲為逆給
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
軍邊軍更番上操寧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同
發操為張永所阻皆有之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
知之天下知之在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及閉京師盜賊之起皆由劉瑾之致而直隸

山東河南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
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貲財
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
剝削貲財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
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貲財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
川變係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
等夫治等發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貲財
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橫盜賊充
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貲財之致而前日官軍
亂濟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明以

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爲言是劉瑾取
未自及遍天下人已盡及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
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
敢矯誣語謗毀謂亂起
孝宗至殞之
罷自剛欲振起綱維刻革姦弊曾不思
孝宗之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
仁宗不能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轉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
大亂也臣子爲君者諱

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况誠
一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濫毒慘酷羅織官人如邊糧
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戶令卻追巡撫巡鹽在
道同家僕管各自有枷罪正律今卻發爲民枷號
死罪別項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卻罰一千
石五百石不是免科之杖反加賜死二十等一十等耶
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
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
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
萬兩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遂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

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
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
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
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何有數其惡者臣陳遂之言未
足深信伏望
陛下少霽顔色將臣奏而詳
兩宮面究
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御史即署
等臣各守衙門管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一不如臣所言

臣非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讐怨劾瑾乃
逐正人朝野爲空獨此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
内廷之時則劾諸臣出其罪及今又有逆謀之起臣
宜以知己爲報頑者挾戈而入矣者臣文
三朝存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
宗社將危而不之救昔漢法禁紛紛流奏共王鳳爲王章
章劾鳳安於山禍復以御史鄭升禄山臣敢以一德
之私忘天下公論忘
宗社至計哉伏望
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愛公廢劉瑾以謝

天地謝
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平臣
死有餘辜無任瞻越俟罪之至緣係急除大逆以弭
大亂事理謹具奏

聞
慶幸討賊求致備作疏
奏爲慶幸討賊求終
編修臣良在得邸報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戮
也

祖宗臣民之情爲我
明萬萬年至計臣竊慶幸
祖宗在
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慶舉矣物成理無故駕朋黨
之說以戕賊大臣陸殺台官淩鎮同類推剥羅織天
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足甚也
北闕遣
榮王之國係
行宮致

陛下外寂自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
爲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
子聽司馬光晏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
中所以杜亂原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
之孤立况
陛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即
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晏寅亮故事惜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
別宮臣

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
王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進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為
皇太子已長尚未
遣
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未生賊璫容從遣
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
國覺聞亦寒心況賊璫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

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尚垣重戶夫
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搿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明爲慮也夫物貴者踰盗況
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並爲可恃帝王之家容
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
三宮置容雖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
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使淺便則易圖覺聞
亦寒心況賊璫舉此等事耶臣憂愁終夜不得

雖起草一疏爲集所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
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近齊
一進無一人可託竊本相背依泣及起四川猶續所聞令
教諭范府滕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賴惟念川
民久罹賊禍方歷
寢憂擬伏乎賊附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
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
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
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

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
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為無人今賊璫謀逆
國勢如千鈞垂一髮卒
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内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
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
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
目之深意也臣竊遂不如永請討璫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

別宮曾請
陛下撤
行宮回
内宮倚
二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禧蕃盛其未然是
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諭也文武
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
二三内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一
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
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

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
不敢遠引竊就
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
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大得脫然蜀窺竊富貴有
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
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内臣應
預周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
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
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

當實其他或失衆正賊瑾之黨當奚
一黨附循失刑夫爲戸部莫如韓文許進爲
尊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衆譽衆親方撥亂
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
治未可望也黨附非正亂何時弭乎
累朝大臣不忍加罪
宗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
新主狡很向籍逆賊以亂人國耶
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如討於既死生未宜失賊也誰

爲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
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
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愛畏慮遠而慎微斯斯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
循用
孝宗舊人脩復
孝宗舊治正二黨附與不肖而猾滑者則
聖德日允
聖文日清
三二臣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
叢隨本上
廷非欲衒事後之贊訓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
久閒老病疏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
佑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
臣逆子尚知憚而易[illegible]矣無任慶幸愛助之至緣係
慶幸討賊永綏
福祚事理謹具奏
聞
臣謹題

奏為乞
恩懇罪回話事正德六年二月十六日准都察院行到咨
該禮部咨該臣奏為乞除大逆以弭大亂事奉
聖旨林俊先因四川地方有事起廢復用遲延日久未見
成功乃敢出位妄言沽名要譽況劉瑾罪惡已明正典
刑廢黜官員已陸續起用先朝舊政已漸次脩復蕭敬
等已有處置劉大夏已有恩典了如何又掇拾奏擾事
多不實中間離間兩宮挾取親王財物又將錢鉞發屍
斬首等語尤無根據亦有非人臣所當言者又自稱木
叢久已寫成當劉瑾亂政之時未及進呈顯是懷奸

罪本當究問但流賊尚未盡絕且看川心勦殺便從實
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欽此咨臣欽遵回話者
雷霆震驚魂魄為飛
天日照臨肝膽敢隱方備
收於馬勒重羈諱於
能鮮咋指咤辭斯臣自取誅殛者也臣識闇且愚年衰近
耄雖欲勉盡分之報而計事實疏夫禍患之來
天所以開
至聖也
皇上智明庶物慮周萬機其於劉瑾事情固已張弛殆盡

矣而臣久伏林下近又僻處軍中無探風聞冒干
宸聽斯無異夫壓背之老處非之肅有識之所群擬而賤
笑者也
皇上並同天地未即加誅容臣從實回話臣委的不知事
體出位妄言誤涉忌諱罪當萬死況臣纏綿末疾久
病煙霞生長南方不閑鞍馬繆承兵寄師老費財伏
望
聖明裁垢納汙哀臣之志而略其詞憫臣蠢愚而憐其衰
朽
赦臣罪死使骸骨得被

恩程泉壤尚含悔愧臣無任惭腼感泣求訴之至緣係節

奉

欽依從實回話及乞

恩認罪事理謹具奏

聞

藍鄖等捷音

題爲捷音事竊惟有苗弗率虞廷興伐罪之師獫狁爲
害周室整南征之旅成湯誓衆而以致天罰武王興
一怒以安天下此自古
帝王之世未嘗無師旅之興蓋所以代天理物而爲民立

極也題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鄢本恕等本皆小
醜輒並元兇倡亂歲更二三爲合人餘十萬私造軍
器而建五方旌旗僞授職官而鑄萬戶府印干紀悖
號始啓釁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三省殺人雖
以數計劫財無有紀極軍民男女爲其奸虜鄉市房
屋爲之燒燬所將發厥罪貫盈致廑
聖慮
命官興師茲總制尚書洪鍾會同臣等仰體
皇上欽卹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
自首及自相擒斬者免罪許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

節稱聽撫以計緩我師陰則益肆劫殺以戕害人命
先該四川在於門枕城峽等處後該湖廣在於鎮坪
茅坝地方勦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
復聚爲患攻燒營山縣治殺死僉事王源陸續添虜
又至萬餘總制於臣整兵征勦又咨陝西都御史藍
章行副總兵閻綱等統兵副使來環監軍候府委湖
廣紀功御史何非分守左參議方端分投監督都指
揮李玉樊坤所統原九等備并水保等司漢土官兵
一路西由漢中約同陝西一路東由大寧直趨通巴
俱會同四川守巡等官左參政曹祥僉事李恕今陞

按察使公勉仁右參議錢朝鳳等督領軍兵鄉勇人
等屢次擒斬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
統領軍兵三千前來金州協力戰守令該監軍紀功
御史何非參議方端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玉報
稱統督宋順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
至陝西石泉縣馱斗壩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
得搶虜十頓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赶未齊
只得用計撫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寶寺聽撫
及引賊差小老人何坤等三名并保靖宣慰彭翰亦
引小老人守何良一名執旗吏何定馬湖土舍

并鮮未金等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黃幹劉宗四
名俱來告撫於本年五月初八日蒙總制會官給與
牌榜責限六月初八日齊到金寶等十二日前赴蓬
縣軍門投見若有變詐違限絕不准撫即便會兵勦
殺遵奉節次差人催促前來及各哨湖廣保靖宣慰
彭翰等岡前長案良佐四川領兵署都指揮李蔭西
陽土舍冉宗等先後各到閬隨安寧何定通判鄒五
德緊隨賊後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亦督發副使來
球監督副總兵閻綱領兵在於廷昌關守把都指揮
金晃領兵二千圍隨賊營賊到川境竹峪關等處自

知罪惡深重賊首不肯逆圖斷路延至交秋田野稻
熟得以搶食乘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總
於十四日方到浪洋寺和離金寶寺相遠又不肯來
在彼依山分營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要將伊等人衆
撥與營山縣或臨江市地方一處安插方去聽撫彼
特明知賊計變詐只得含糊應答令其來哨會話又
不肯來投見勒要
旗牌官員齎當方令駁來恕先來見過回營然後監生
瑞來見呈文仍稱平司衙門守操供送軍門看實又
在松樹埡拘虜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割去

腳皮等已顯露但因閬隨兵衆不能脫走訪得自十
一日起餘黨與後走散數多恐被賊首殺逃只得差
計擒拏閏十五日藍廷瑞又將虜得幼女一口詐係
伊女藍么女送與彭世麟為妾要央伊和縱彭世
麟暫且收下設計要擒各賊首到哨會親會話何定
安守么藍廷瑞伊男族屬鮮未金等設計引誘出營
有藍廷瑞鄢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李尚
鑾冷玉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潘秀山謝金舟張朝
友趙末清余森李鳳馮宜何伯陽馬軫胡德劉倖任
文輝宋金邦劉漢陽苟末清曾珉李萬良陳珊劉湘

何坤等二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哨遂被伏兵
盡皆生擒擬鬪閻餘黨聞知散亂奔逃隨發官兵追
殺本哨官兵亦順宣慰彭明輔下土舍彭世麟等當
將生擒賊首藍廷瑞鄢本恕并賊老人王守忠趙末
清等及追擒賊黨男婦共五十三名口斬獲首級耳
功三十八顆副奪獲騾馬六十頭匹與賊器等件賊
黨因被追緊到於馬板灘河水泛漲約有四五百人
投河溺死彼時水勢上擁得長鎗二百三十二根見
在餘賊除各哨追襲擒斬呈報等因并左哨領兵都
指揮宋英亦報統督保靖領兵宣慰彭九霄督兵本日

生擒賊首李尚緣及并同賊長羅良佐擒獲賊人
冷王珍何伯陽并指揮童昶等各漢土官兵擒獲賊
老人李忠相胡揔即張大等及賊共一十八名斬獲
首級四十三顆奪獲騾馬四十頭匹各並旗幟呈及
據四川守巡兵備等官左參政曹祥副使張敏等各
呈據酉陽領兵土舍冉策本日生擒賊首王金琛并
領兵吏何定上合安寧鎮守太監參隨千戶溫欽徑
帶舍人蕭璋各報斬獲賊老人譚文章等首級并耳
功共三十七顆副擒獲賊黨男婦共四十五名口通
判第五德亦報斬獲耳功四十副擒獲賊黨男婦共

二十七名口又該領兵都指揮吳宏并據建昌衛所
指揮張琥等各報斬獲耳功一十五副擒獲賊男婦
一十九名口通共奪獲騾馬二十四頭匹又尾十尾
并旗印賊衣等件等因揔計各哨官兵擒斬賊級耳
功共二百三十九名口顆副騾馬一百四十二頭匹
各開呈到臣及查先該守巡川東川北二道左參政
曹祥右參議錢朝鳳按察使公勉仁僉事李如節呈
正德六年三月初三日千戶張倫劉瑞朱勲百戶許
忠本曹張麟所鎮撫蔣滙舍人龔勲呂傑小旗小李
呂盛吏劉渭鄧成率老人鄧剛追至劍州馬那山等

處敵斬兩耳小功一十六副生擒朱五楊六兒二名
本月初六日張倫與吏何七昂軍人呂伏八等追至
墳寺子等處敵斬兩耳小功七十二副生擒男婦求
安四兒兒七楊貴端樊仲良梅子蚪兒桂兒大姐么
女十名口本月初七日千戶梁輔小旗王安等敵斬
兩耳小功二十副何定等生擒婦女馬氏蔡氏侯氏
唐氏楊氏王氏六口本月十二日判官孟仁吏夏垣
等追至小尖山夏垣生擒賊老人劉么番得王僉事
係伊殺死并追趕跌崖身死賊一十七人本月十三
日渠縣巡捕老人蕭伯瑀追至沵佛頂敵斬首級并

兩耳小功共一十五顆副生擒妙勤小李兒鄧良安
秀李智陳國用戴廷瑞王長兒八名口本月十五日
第五德何定何七昂夏垣追至牌樓舖敵斬兩耳小
功二十六副生擒张滏閆氏張氏三名口本月十六
日又追至長壽里敵斬兩耳小功五副生擒男婦何
金志何旗清黎木洪下么兒等七名口殺死一名本
月十七日各賊欲攻新寧縣治義官張進個敵斬首
級六顆生擒男婦五名口射傷六賊各賊敗走本月
二十四日李聡冉策追至清溪堡敵斬兩耳小功七
十四副生擒賊老人蔡消婦女二口追趕過河淹死

四十餘人吏鄧盛章家丁鄧盛珠石縣舖擒獲劉正
春霍瑪二名本月二十六日省祭官陳定追至七溪
并敵斬小功一副本年四月初八日李陸等同酉陽
石砫等兵追至十一渡水敵斬賊首趙老人等兩耳
小功四十五副生擒婦女一口東鄉縣訓導李青擒
獲王大明蒲茄生陳氏三名口本月十三日第五德
何上吊追至高坎子敵鬪一十二陣備同夜衛剛衛
鋒連箭射死四賊老人二名賊方退敗官兵乘勝斬
獲兩耳小功一十一副生擒王杲張氏唐氏三名口
本月十四日總甲張志端等在於金竹坪等處擒獲

王保兒趙才周伯森李金良四名通判王斐督併鄉
勇向孟春等敵鬪生擒賊首大老人張良揔甲傅萬
山及被虜王伏隆李朝甫朱萬應楊維吳金方王慶
甫何熊彭春王保兒鄧繼洪王氏范氏共一十二名
口及據管巡逵新東閘通巴等縣鄉勇楊政李啟等
各陸續擒獲任和甫楊貴倫鄧林鄧李香傳什孫王
秀鍾萬山王惠羅從仁成吳憲楊幺老徐九兒舒求
爵楊昔春楊寬彭成秀楊金張萬矿求孟新衛廷新
岳應春陳友禮廖吉李應甫陳氏向具鄧萬明趙東
鎖李兇兒度守定楊廿幾陳萬龍蔡馬兒張友張朝
貴楊潤李保李水保李應山李昂大李萬銀汪孝宗
馬氏香兒陳氏王子堅陳萬貫張明嚴佑李坤甫世
伯魁李玄相孫伯俸周太陽方自友孫鑾韓氏王氏
張氏彭崇厚陶氏李儀張尾兒張幺兒六十五名口
斬首六顆義官李松擒獲王應一名楊相擒獲李森
一名孫伯碧擒獲年欽彭道成二名陰陽官王世安
等擒獲何木政徐奉金李狗狗張氏四名口除射殺
身死不曾割功并淹死不算外通計共擒斬四百四
十名口顆副奪獲騾馬六十七頭匹賊衣六十一件
腦包一十一筒旗五面鎗刀一十四根把銅鑼一面

神像一尊角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十三兩四錢八
分布三十疋斬獲馬尾七尾砍死騾馬九十餘頭匹
并稱各賊告願聽撫臣又差鹽廷瑞母鮮氏母男鮮
宋金戶內監相藍宋金娘夫吏何鸞節次入營招撫
節回聽撫緣由前來緣前項流賊日久討猶不來迎
敵惟務遂逃疲我官兵追逐乘隙遂肆刼掠已經総
利會臣議行淸野之法示令居民近者俱移入城遠
者擇立山寨將人口騾馬粮食盡行收保賊來則堅
壁拒守賊過則趂時排衝賊果艱於搶食虜騎逃過
陝西彼亦如斯因是勢窮力屈又被官兵追緊意欲

[illegible]官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稍熟豈意守兵湊集幽僻
深僻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分布湖廣都指
揮宋英等一哨於金寶寺正東十餘里螺螄山住劄
施州衛指揮童楫等一哨於本寺東南十里方斗坪
枝坪都指揮李玉等一哨於本寺正南十里尾窩壩
四川石硅土兵人等於本寺西南八里羅花溪都指
揮李濬等一哨於本寺正西十里崖城坪都指揮吳
宏等一哨於本寺西北十里多羅坪就旗吏何定一
哨於本寺正北將十里寶興寺通判薛茂德一哨於
本寺東北十餘里十二灣界刹寺各住劄及行見在

軍前湖廣監軍御史何棐參議方璘四川按察使公
勉仁參政曹祥副使張敏馮傑并原取軍前贊畫致
仕知府王嘉慶等各矢分投督調臨時那近相機撫
勦及四川鎮守太監蕭與巡按御史俞緇督發兵餉
前來協助賊心疑懼遲延過限止到浪汁寺依山分
營散住不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麒并各
哨亦各有人何定安守等又令鮮求令何鳳等在內
設計將各賊首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庶麻子
一名逃走未知存亡餘黨勦散除已獲外其餘竄林
散逃者人行嚴督各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勦及嚴令

各兵等官并各處地方守臨人員遍搜山箐務期盡
絕若散走十人以下者俱要生擒解審二三十人以
上既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級耳功以杜妄殺經制
又令抄出給告示發去各該州縣鄉村地方張掛曉
諭但有逃散賊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爲一夥躲在
山林逃命者俱許照依
勅諭內除首惡不宥其脅從之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
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罪審發回籍復業優卹不
許官兵捉拏人等冒功報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
地方可以保安竊照臣等議照藍廷瑞鄢本恕首倡

爲亂王金珠李尚登冷王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
括地掃地三王一十八總旗上僞書稱王天子後改
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
官收掌萬戶府僞印週有更換老人總甲等項印給
批帖追獲見存似此罪惡貫盈神人共怒是以天奪
其魄即今首惡盡擒餘黨勦散軍民各處地方已安
此誠仰賴
祖宗在天之靈
皇上無疆之福
[illegible]神武及臣方總制洪鍾籌畫周詳與鎮守等官

之賛理大以將士用命成此武功臣愚陋無能不勝
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惡藍廷瑞等俱發湖川二省
三司等官會問取招通行解京及散逆餘黨追捕盡
絕并將見獲功次發與紀功御史等官何棐等紀驗
外緣係捷音事理謹具題
知
奉
聖旨林俊協謀進剿功勞可嘉寫勑獎勵差來承差賞紵
絲衣服一套新鈔一千貫兔他辦事行吏部照本等資
格除授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該兵部題前事正德六年
八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洪鍾加太子太保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差人齎
敕加祿米十二石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林俊陞右
院右都御史藍璋右副都御史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裏有功陣亡等項官軍人等着上緊查勘并副參紀
功巡按守巡等官一併來說生擒首惡藍廷瑞鄢本恕
等二十八名不必解京錦衣衛便差的當千戶二員馳
驛前去齎文與洪鍾諸彼或在途隨處押赴附近有守
會同巡撫巡按等官監看都凌遲三日梟首去枝害地
方示衆欽此

辭免陞賞懇乞曲容致仕疏

一奏為乞
恩辭免陞賞懇乞曲容照舊致仕事正德六年九月二十
日據陝西漢中府差舍人楊世済齎到兵部咨為捷音
事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題稱擒獲藍廷瑞鄢本恕等
荷蒙
聖恩陞臣都察院右都御史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者
預山知而朱木若驚竊念臣章句腐儒未閑兵旅虛
名超擢才短深憂每恨功成之不早而罪至之莫逃
孤
上知以重貽大方之笑不謂意外獲此

寵榮夫官賞所以酬勞臣由前之擒勦廖惠廖麻子等與
今獲印刀則將士之功由今之擒鄢藍廷瑞鄢本恕
等則主將之謀與藍廷瑞之姊及其母舅諸弟入營
招誘之致與臣無與況臣前起廣東右布政使後起
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俱因疾辭職不赴今起力疾
即赴誠以兩川弗靖臣身雖農畝義當竭微分以上
報
國恩非幸復用規規然圖此過望之典也又兼此務以
詔稱氣衰神昏榆已暮老深骸骨之懷烽火尚紅轉
之間隔之念以此羈留未敢求去迹同繫戀心實耻

之伏望
皇上憫臣至情收回成命容午舊職征勦𡚁保殘賊麻一
兒等江津殘賊方四等各平日恭照宋臣葉夢鼎六
臣許銜成化間都御史高明事例許臣願回照舊致
仕則始終生全之恩皆
陛下聖德如
天之賜臣不勝感激傾幸之至緣係乞
恩辭免勞賞賊平由容照舊致仕事理謹具奏
聞奉
聖旨軍前陞賞已有成命不允所辭但卿既累陳疾病情

詞懇切准回原籍致仕該部知道欽此

大壩捷音

題為捷音事竊惟克平西蜀崇文正劉闢之誅載靖東
川張詠收李順之黨王均討而漢州定吳曦執而興
州平師貴有名蜀本難治
皇上德符
之聖化治八紘在閩治自無亂民奈嘗育尚餘孽正德
六年正月江津殺敗賊首曹甫餘黨方四等恭江奔
命網漏無多聚井聚群烏合又盛既又流入思南流
入石阡取虜號稱數萬方四僞稱總兵已殺任麻子
僞稱御史與小賊首周鳳鳴統王一千張孫臣孫
官李鵬千周黑子王大牛蔡元周廣趙金統劉漢滿
監么楊與張萬項鄒彥甫等俱僞稱平章總小旗名
色頭戴極厚盔包身穿綵被鎗箭難入又專虜奪走
騾馬出入如飛劫掠財物燒燬鄉村姦汙婦女攻奪
城寨屠戮人民不可勝計
皇上命興三省之師六月貴州兵敗之於思南等處擒斬
一千有餘播州兵敗之於三跳等處擒斬一千有餘
俱具
題外各賊隨殺隨散不日又盛四川鎮守太監罷興巡

視今攻松潘巡撫都御史高崇熙預知賊必來江瀘
報警議處輩興駐會城高崇熙駐重慶內外撥兵遞
振督同三司等官布政使劉內洪遠副使王時中署
都司事僉事盧翊催調官兵整備糧賞軍器總兵官
楊宏專勦保利麻六兒殘賊添設南川綦江江津瀘
州各關隘官兵守把添調威茂西陽石砫馬湖天全
各流土官兵征進臣分發調征流土兵供亦不協防
本年七月高崇熙攻松潘巡撫南川縣止方四等移
近南川臣因松潘地方頗寧會同總制尚書洪鍾咨
留高崇熙暫駐重慶調度兵粮具

記本年八月初一等日方四等來攻南川所轄頭
馬頭花子岡等關守把官兵敵斬一十九顆擂石打
死一百一十五名射傷一十四名生擒四十八名口
本月二十四等日方四等攻綦江所轄東鄉木洛灘
等處僱回標手等兵敵斬二十一顆殺死鋪遞一口
射傷一十三名俘獲男婦五名口賊衆兇狠殺死百
戶柳芳義官曹騰并兵快未查的數官兵走散賊衝
過關進入南川綦江二縣聲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
敘州攻打會城聲勢張大遠近驚駭臣在夔州府聞
報會同高崇熙章興各添調 漢土兵快及會差

制尚書洪鍾添調施州土兵六哨重慶會處常興仍
駐會城高崇熙駐瀘州臣駐江津又因重慶人心驚
疑該留巡按監察御史王綸駐重慶加厚賞軍會委
副使何珊都指揮郯瓊領兵從合江進副使李鉞知
府曹恕領兵從江津進相機夾攻右參政鄧賢等同
知府劉思賢整備一應粮賞本年九月十四等日會
操石砫宣撫馬徵土舍馬龍兵到江津賊從該縣後
山鷂鷹石前來攻縣各兵力戰賊勢大敗追至合山
坪攻破四營斬獲首級耳功七十七顆副生擒男婦
九名口 今月十七日臣趨江津中途探賊十八日那

二衆併兵寅夜過江當日辰時賊馬步共約八千
餘人扛擡梯架銃砲竹牌分路前來哨馬七十餘騎
先到縣後教場見官發酉陽播州石砫建始等兵分
作三支迎敵李鉞曹恕督戰斬獲首級共一百二十
七顆副生擒男婦三十名口被搶耳功不全不准功
二十八副本月十九日二十一等日李鉞兵追至白
沙等處敵斬首級耳功三十七顆副生擒賊首李萬
千并男婦九十七名口今月二十二日追至高觀山
敵斬首級耳功五百餘顆副生擒男婦二百餘名口
土兵乘勝直衝老營賊望見兵少齊力包圍兵快走

散僱兵吏何士昂隨同酉陽播州建始羅回等兵
策應賊從追李鉞被何士昂射傷二賊方行退走名
又丟棄生擒走脫外實驗見存耳功二百三十
二副生擒男婦二十四名口臣入哨犒軍敗卒復聚
分定四哨仍令李鉞曹恕督進于垃垮高峒河對山
劄營本月二十九日賊臨河告願招撫李鉞發牌入
營令將方四等各首惡綁縛來獻餘黨免罪給票寧
家賊暗分三支來包我兵前哨石砫左哨酉陽右哨
播州羅回等兵迎敵殺死穿大紅織金不知名賊首
一名餘賊殺死二百三十餘名賊勢方敗徐孫虎衝

過河賊據高牆石各兵退散功級供不少剖賊又
衝中軍聲言只要殺官吏何定何士昂緊護李鉞賊
不敢近賓驗生擒男婦九名口臣因賊兇狠行令收
兵養銳與同常與尚崇熙楊宏差人催調新兵加賞
調度又同王綸添委通判李相涪州添集鄉兵增脩
城垣守把關隘以防來攻涪州武隆之路本年十月
物一十七日賊移白土坝要攻合江何珊與同續委僉
事馬昊分督指揮盛鸞土舍文仲金等儸回標手等
兵敵斬首級一十二顆射死未取首級八十餘名射
傷方四任鬍子等二百二十餘人生擒男婦約有八

十餘名口賊又添人馬包圍我兵文仲金等奮勇力
戰何珊馬昊督兵策應賊方退走功級丟棄生擒脫
走賓驗見存首級八顆生擒二十二名續該楊宏分
發都指揮王泰帶領茂州等兵前來助陣本月初六
等日賊因累敗移劄大小水漕欲奔播州哨知各關
守把嚴禁及路道掘斷人馬難行復回貓兒背臣復
委推官吳又遠統領涪州等兵協把綦江改委馬昊
王泰領酉陽播州等兵一支由合山坪進何珊鄉慶
領儸回標手等兵一支由白沙進李鉞催督指揮董
昶領瀘州賦惡火田忠州忠建散毛等兵并吏何定

民快一支由綦江進又發火牌令生擒賊徒周大富
入營招撫本月十三日方四等令李廷茂出官告領
聽撫當發火牌令李廷茂周大富快手張守然羅晓
入營約限本月十七日方四等頭目二十人親赴軍
門投見與伊奏乞饒死充軍聽從給票同籍各賊故
違止令張守然羅晓回營諭稱要在一處立衛充軍
不肯分散又移李市鎮欲走綦江尚崇熙方得方四
任鬍子周係等俱仁義鄉人并收各家族屬方廷祖
方海等到官會臣發牌入營招撫約與四日來回姑
不進兵方四等惱怒將方海任大鎬任萬眼周永立

并鄉導樊清殺死方廷祖放出回報不肯聽撫任意
自散本月二十一日李鉞督領董昶何定將兵分爲
六哨從大埡小埡月埡關口等路並進賊疑鄉兵前
來迎敵天石如雨各兵並衝商於六面俱合衝破老
營斬獲大賊首任鬍子張深兒各賊大敗追殺二三
十里跌落高崖并十丈餘川泥直至箭溪等河三四
餘里人馬重疊河道俱滿擒斬首級且功生擒方四
妻妾已驗過一千八百六十二顆剖名口俘獲幼男
婦女三千四百一十七名口、四路子馬并各驢馬
四千五百四十四頭匹俱收去所非徐爲用天跌功

級未及割給童旭何定叙論土兵待約三叫刻明突
放土兵爭性生野恃勝貪功本月二十二日三更時
分食不及飽俱各前去何定力阻不從童旭用刀背
欄斫不止與賊交鋒敵斬耳功二十三副殺死未取
首級二百餘名戰至未時各兵饑疲被賊充衝中軍
殺死千戶田宣冉廷箴并土兵二十餘人前後功級
燒燬丟棄生擒方四妻妾并男婦脫走隊馬仍復搶
回實驗見存止有耳功二十三副生擒男婦七十九
名口及各兵搶騎見在點子馬并騾馬九百餘頭匹
兵回石節驛屯又入窩寨收拾散兵整料兵器發令

入寨搜捕賊走南川武隆與重慶相近連州江津可
保無虞臣同高崇熙又回重慶會同何珊馬昊
督兵經過紅崖箐溪二處差千戶道廉賈昊收拾兵
下在役功級尚有三百二十顆副殺死未割功男子
九十二躯婦女[illegible]大男婦四百七十六躯死馬一十
七匹[illegible]戶[illegible]楊[illegible]等觀諸證場及大
[illegible]發兵訪[illegible]方兵日中[illegible]眾稱所
[illegible]洞長三四里有二十餘丈深十餘
[illegible]人[illegible]洞及各崖等人馬跌死數百約八九
[illegible]水流及燒燬功級并深

箐無路可入難救外查驗已割功男子一千五百五
十七躯跌崖落水未割功大小男子八百六十二躯
[illegible]婦女七百五十躯本月二十三等日何珊馬昊
[illegible]板橋可虎頭山箇溪等處敵斬首級耳功七
顆副生擒男婦一百一十三名口本月二十八日賊
[illegible]木漆溫本月二十九日何珊馬昊將前兵令
[illegible]邦李就楊渡率領同何定統領施南土兵
[illegible]敵斬首級耳功二百六十四顆副一耳小
[illegible]無耳不准功小功二副殺死未取首級一百
[illegible]擒男婦四百二十六名口本年十一月初一

[illegible]東坎關架兵迎敵我兵又將追至東鄉壩等
[illegible]首級耳功四百五十二顆副一耳小功三十
一副無耳不准功小功一十六副生擒男婦四十六
名口各賊敗走跌落大生孔一百餘名本日并約二
日賊勢窮蹙沿途將行走不動老幼砍死約三百餘
人又將擄男婦放回約七百餘人砍死騾馬并貨
草男婦不計其數本月初五日何珊馬昊兵追至長
灘水嶽子本月初十日追至搜搶箐被斬不知名字
織金段衣花樣腦包賊首一名并耳功一百三十三
副一耳小功四副無耳小功不准功四副生擒男婦

七十六名口乘隙逃在擺擠閙萬丈懸崖中俱小路
賊自擠跌死不計其數騾馬跌死砍死五百餘頭匹
牛二百隻兵下被土兵收獲男婦六百餘名口騾馬
八百餘頭匹對山叫說曉得手段了望乞各老爹些
許容我去貴州播州思安各散兵來迎我土兵收復
人口騾馬執要充賞不肯報官及各臨邨兵隊搶獲
斬首級一十二顆生擒男婦二百四十二名口騾馬
各賊執稱曹甫兇在刀家圳殺傷未死今又攻各賊
二投入方四營內及稱賊營殺手南川江津等處被
官兵殺死約五六百人大埡被拋兵殺死約二千有

見素集卷之四　奏議　三十三

餘頭目任鬍子張孫兒殺死見埋在彼各賊逃散數
多在營男女共約二千餘人男子不及千人殺手不
及二百人私議到思南再集有人明年再來等情通
查迷失兵士漂流燒毀及深箐難數功級身屍外致
驗不准功項下跌死淹死殺破身死放回被虜老幼
男婦并耳功不全共約四千二百四十五名口軀剽
殺死跌死騾馬牛隻共計二千七百餘頭匹數驗量
准功項下殺死未及取首級并已割功男子及收回
丟棄功級共約一千九百六十九身軀顆副見驗實
在報功項下功級一千四百五十三顆副生擒并土

兵俘獲男婦一千八百二十七名口奪獲騾馬二百
三十一頭匹斬馬犀九十二條腦句賊衣盔衫二百
九十三箇件鎗三千四百餘根弓刀鉋頭共五十六
把銅印三顆叅將等旗五面賊卵簿一扇批一張紗
帽一頂銀簪一根金環一雙銅鑼二面鈴一串牙笏
一把前後搶斬跌殺等項約萬餘人除見在功級安
候紀功御史汪景芳紀驗賊屍首令地方掩埋報官
生擒并土兵乾没男婦并與賊同本審事理輕重斬
首充軍釋放賊幼男聽候取用被虜無歸幼男婦女
配軍招人收養馬匹給賞缺用兵快無依男女并入

見素集卷之四　奏議

官殺傷兵快已到給與湯藥一十四名未到及陣亡
官兵約有一百餘名查實優䘏被賊人戶招撫復業
量給賑濟仍催各哨分兵夾攻務獲首惡勉平餘黨
以靖地方外臣會同鎮守太監韋興巡撫右副都御
史商宗熙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楊宏巡按監察御史
王綸議照方四任鬍子等滿殄強徒招納亡命恃兇
儆之性挾騎射之精臨敵雖百挫而不回殺人至一
家而俱盡盜竊名器脇虜稱四萬人蹂踐鄉村焚劫
錢數千處大言無忌累撫不從初起思南石阡印欲
取雲貴而下辰常再入南川綦江又欲攻重慶而窺

欽敘幽明共怒覆載不容以故
天誅其衆我師迪捷見今逃敗存命賊勢大衰地方頗寧
茲蓋
上天純佑
列聖神靈
陛下聖武布昭
廟堂授成將士用命之致中間領兵何珊李鉞馬昊許
志忠勤力任討賊何珊督征監五曹甫分四川大盜
備歷險艱勞效最著陞賞未被李鉞兩危不挫與馬
昊曹恕慷慨當前王泰童相協力督戰童相又能嚴

戢蠻兵稍遵紀律大埡之捷尤樹奇功何定領征保
十餘城立幾千功尤爲各賊畏憚藍鄢之執亦與有
力以功昭忌積勞成疾及再參謀又成沛捷似宜錄
用并何士昂周邦爽湯剛李棟楊渡累月當鋒何士
昂兩脫李鉞之難功各可錄總制洪鍾會調施兵帶
與高崇熙始終經畫楊宏王綸汪景芳并三司等官
協力運謀臣因人成事然罪罔烈焰未免玉石之俱
焚漢土雜兵難保閭閻之無擾至於屠戮之慘公私
之費非臣之所忍言也無任戰越俟罪之至謹具題

[illegible]地方用兵日久鎮巡等官盡心調度三司等官
備歷艱危今次擒斬追殺等項賊級一萬有餘功勞可
嘉韋興歲加祿米十二石林俊已致仕賞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高崇熙王綸各陞俸一級何珊李鉞馬昊王
泰也各寫勑獎勵還各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曹恕童
相各銀五兩紵絲一表裏何定并何士昂着鎮巡官分
別等第查加賞勞待勘報功至日另行陞賞陣亡官兵
都依給與棺斂銀兩欽卹其家其餘有功陣亡人員着
紀功御史上緊查勘明白來說欽此

更賢討賊疏

奏爲懇乞
天恩更賢討賊哀憐衰疾放回照舊致仕事臣舊患風疾
久乞致仕正德三年二月誤蒙有四川征勦流賊之
廷臣前疾未痊精神不逮又書生委不知兵受
命慚惶顧臣子大義不容辭者故四日出門決策西邁所
恨衰年多疾警報驟絡方藍廷瑞等少衄於夔保而
曹淅等又突起於江津及曹淅甫平藍廷瑞等又盛
藍廷瑞就擒而方四等又盛方四等俱平而麻六兒
等又糾臣左觀右望應接不暇近該兵部題
准方四一支行都御史高崇熙征勦麻六兒一支行臣

□□□兩浙鍾征勦雖各有□□□□龍鍾轉戰□□□
□遇事過輒忘風疾併患止左手左足今又連及右□
身體潮熱頭眩腰痛痰壅下血惡證屢𤼵朝不保夕
竊計臣之出為討賊出也賊未盡平而遽求去臣心
豈安臣病委不支救亦僅止此耳力竭而付之能者
為可諉若至大壞雖齏粉臣身亦復何救斯臣所以
夜憂惶悔懼不能自已者也伏望
聖明特勑吏部會推彊力知兵大臣上請
簡命代臣巡撫討平殘賊早靖地方憐臣病勢危迫衰老
無能放回照舊致仕使三川之民再安田里臣再遂

骸骨之私皆
陛下
天地大德造化曲成之恩之賜無任感泣悲鳴願望之至
緣係懇乞
天恩更擇討賊衆憐衰疾放回照舊致仕事理謹具奏
聞

再辭陞賞疏

欽差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高崇熙
謹
題為再乞
□□□從辭免陞賞事在巡撫四川今致仕右都御史林
俊咨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准吏部咨該本職奏爲
乞
恩辭免陞賞曲容照舊致仕等事奉
聖旨□前陞賞已有成命不允所辭但卿既累陳疾病情
詞懇切准回原籍致仕該部知道欽此移咨到職欽遵
望
闕謝
恩即日致仕回還元籍念
聖明造化曲成之恩既遂私圖又優前陞

天高地厚覆載難名自幸生逢
神聖之君得蒙仁厚之澤豈勝感荷然私計之先年之乞
歸以有疾歸也近年之再出以撫勦流賊出也今未
愈也不得已而乞歸
皇上俯從所請恩甚厚矣至於流賊一事職勦既久策與
又欠終深之議定之長久抱推誠之保顧荷
欽進石職然既休致未敢僭論若
欽賜白金工承晚景之乏
□賜大紅織金彩衣及裏衆爲山間歲時祝延
□□服足以榮鄉梓而□

[illegible]所以酬有功也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任留前非敢飾讓緣職已致仕難再差人齎
賚而原賚金幣封寄重處收候見在未敢再行合行
咨煩爲具
奏定奪俯容辭免使理得心安等因移咨到臣看得致
仕都御史林俊自來四川征勦藍廷瑞等將及二年
近又征勦方四等與臣同處將及數月旁以眾未即
平負
陛下除害救民盛心爲憫悟輒流涕每見鄉民劫殺之慘
及聞州縣焚掠之報放聲大哭又每言受賞賞非素

懷況功未成尤切不安今本官臨回又咨前因但[illegible]
讓雖出本意而錫予出自
朝廷伏乞
聖明裁處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林俊所辭賞賜銀兩表裏已有旨不允着高[illegible]照號
彼差人齎送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

見素集奏之五

後學黄[illegible]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重[illegible]

奏議

起輔新政稿

辭免起用第一疏

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臣林俊謹
奏爲乞
恩辭免起用容令照舊致仕事臣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

頃緣衰疾伏聽
明詔仰見
陛下承
天應命嗣
德續圖運獨斷於大猷復舊章於新政以與臣民更始雖
窮崖絕谷之人咸忻忻然覩泰平之盛續又收用群
策枚起遺老臣亦備數陞工部尚書
粉催上道者屢君言不宿於家臣謹事

勤止少堪鞭策當此暇蝕切念臣氣血彫衰百病交作真
以火邪風痰發無時精神短少跪拜必據地而起
語言即隨事而忘況分符循首立待盡臣之力不能
起也
陛下關任舊人同薦皆鉅儒長德臣才僅中人學非經濟
何以贊未議以綱維新之治臣之才不足起也禮七
十則致仕宋范鎮表辭召命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
待年六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臣六十而致仕七十
而復來於禮又不宜起也況司空職重位難久虛伏
望

皇上憐臣情懇容照舊銜致仕別選老成以充任使臣草
野餘衰尚領
陛下敬德所
天覆贊成治戒後甲之盛以孚已日之革無任祈懇感荷
之至謹具奏
聞奉
聖旨卿老成舊德素望素隆新政之初特茲召用豈可輒
疾懇辭宜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意慎勿
再辭吏部還差官前去催促若行毋或稽延該衙門
知道

第二疏
為再乞
天恩矜憐衰老容免起用事臣蒙
聖恩起工部尚書具本辭免容令照舊致仕實時登途
省墓懷方
陛下經理堯舜求人如不及之時臣處海隅去京師六千
餘里若至再乞動踰半年誤事曠官由臣之咎謹昧
死再陳者切念臣述事
累朝晚叨奇遇不惜心欲起義當起論者亦謂臣不宜
固辭也然臣謂身者師訓之節自疾常擢臨事之應

變之方一則獨任故安知止之分以行附易退者流
常
五不而三辭亦非出而亟退今已七十致仕之年矣古
者年至而出必完德雅望足以副
上心崇論嘉議足以禪鴻猷而繫重天下而又神采能强
表儀朝著出不徒出也臣老病衰頹舊學荒落不能
俱後寸息僅存萬一起不能至徒勞道途之溯至不能
效取名虛之譏而又進止無據貽笑班行臣恐蓋棄
聖明之負海內之望以上累
進之明雖殺身何足以贖恥謹瀝血誠再

聽從回二部尚書成命別選賢能以充使使容臣
右都御史職責致仕無任踊躍感激之至謹具奏
聞
十月初六日奉
聖旨朕念卿名德舊臣特使召用共圖新政卿宜亟起近
上疏辭免已有旨慰諭仍差官催促宜即就道以副眷
懷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第三疏
奏為懇乞
天恩哀憐老疾曲賜照舊致仕事臣遭際

聖明備數起工部尚書節該欽奉
朝廷更化之初方將圖任舊臣用成新政特茲起用勅
至卿可即日馳驛來京以副朕簡用至意毋或稽遲
臣既辭免節該奉
聖旨卿老成碩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宜可備陳懇辭宜
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意吏部還差官催促
毋或稽遲臣再疏辭免節該奉
聖旨朕念卿名德舊臣累使召用共圖新政義當亟起近
上疏辭不允有旨慰諭仍差官催促宜即就道以副眷
懷慎勿固辭欽此又准兵部備咨差辦事官連齎到臣欽遵

望
闕叩頭謝
恩訖切念臣久安閒散且適衰遲多病久以相依伉地天
而交泰雖枯荄老節同霑發育之深恩而拔茅連茹感
案征之身曾遂洪範七道仰荅
皇慈不圖血氣既衰山嵐易入至建寧而痰嗽大作羸弱
殊常對人羞縮恐涉先貞後黷之嫌靜思壯時江西
之節東寨有蠻壽四川之討伐寨有終效今已踰七
之年焉有壯猷長策可裨新政者哉誠恐徒孤倚比
盡負平生使天下後世疑今日老成之召亦有虛名

無實之人累上累命皆自臣始爲世道累非細且臣
疾嘗至今未愈復在就醫動留數日飲食多滯
跟雖聽重視循形衰骨立伏望
聖慈憫臣情懇容同照舊致仕療理前疾臣林野餘年皆
陛下之賜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新政之初群賢滿朝卿以舊德召用尚未到京朕才
覽奏以卿宜可稱疾固辭宜照累次勅旨亟來供職
副眷懷毋再固辭吏部知道

第四疏

奏爲懇陳老疾容免任符放回致仕事臣荷蒙
承
起落有工部尚書之召所以一辭而再辭者蓋亦待已而
不已也頃蒙
獎借臣感激
知遇强力登途未數程而痰證大作欬嗽失音形貌靳落
復疏懇辭又蒙
獎借未即
俞允乃復改臣刑部尚書陞塹而

日月依光老境而風雲際會竭忠盡愚臣之所也不謂老
至病來風寒再作舉止加難且前歲今受頗涉於擇
官而左吏右移尤難於供事臣今歲七七之年精力有
不可强者矣凡拜必人扶而起是可用之班行凡食
畢即擁被而眠是可施之臨政凡大寒大熱杜門謝
客是可樂以待天下之士夫以乞言補過輔新政者
分者耶況今
朝多君子何患不堯舜其
君臣在職去職焉有焉無誠還之林野之間亦如以少
廉退之俗仕處各有宜者臣實不堪就職伏望

聖明容臣回籍致仕別選賢能以充任使臣無任感幸激
切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六部皆朝廷重任近日刑部缺尚書先臣以卿先年
曾任本部司屬今兹其薦乃有改授之命卿承召遂來
足見忠愛至情如何又屢疏辭免宜即日赴京入覲以
副大臣體國之義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議禮疏

奏爲輯成論以備議禮事臣樸質無似建事

四朝常思我
明之天下蓋有盛宇宙長存者矣而群邪竊肩遞邇逃擇
仰天號訴何年有足稱也
天亶爲生
聖神爲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而
宗社奠安版宇如故終命鋒刃之人盡置極厝推附好惡
亂之徒亦得以洗心滌慮同我泰平更始
詔書中外傳誦謂
六龍之開創
過下之紹述前後並隆徵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非我異

之議禮未定吹萍傳疑好事者遂成其妄今□□
民也臣竊
憲宗端御之初議上
尊號近行有迎合稱
孝肅周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得
孝懿仁壽太皇太后旨諭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
延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損
聖德多矣因議並尊爲
皇太后頼
憲宗委曲勸諭

聖慈仁壽悲從及
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別擇葬地彭時曰
梓宮當合葬
裕陵
神主當祔
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前議
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於
聖母有礙彭時曰
皇上孝中

兩宮奉
梓宮合葬今
皇孝爲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祔葬人心不服劉定之
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
中勸
聖母以終大事於是百官伏
文華殿號哭爲閣于內傳
旨諭羣臣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
旨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朕欲盡孝思但
聖母未允朕心不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允諾其如前議施行衆遂稱萬歲皆謂
憲宗孝隆
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內不失親外不失禮稱
純皇帝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爲盛事臣竊
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
陛下聖孝過人從善甚勇容有不然者耶孔子曰觀過知
仁
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爲不可□□

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於父母服三年斬衰則一
也子為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為女子
既嫁則服移所夫之父母所生降則亦不二斬也至
於門下省留其降所後而不及所生豈忽然忘
情哉制於禮也其後所生之情無須假借以德之勤
與伯叔父母異者故同為期而又下自當之入
承大宗成拚所生父母為帝為后皆取[illegible]照日驗
笑後世
陛下紹聖之主何忍襲為之臣等亦何忍
陛下襲為之愛子其如父母

聖母亦何忍致
陛下襲為之且
新詔我朝皆深奸臣所忌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藉口
內忿交合以害正道其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
之臣逢迎其間皆不知
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於聖今
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
憲宗之臣無異
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勿成大禮與往時
憲宗之請無異

聖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
聖慈仁壽之節無異禮若求舉則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
難更孝名慈德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緊然有倫而
綱常正
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
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
之我
憲宗事
二太后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苟順從乎大倫失正禮所
謂自正者也晉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為逆祀而卒正

於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衰病漸纏勢當堅乞
致仕
聖諭責以輔成新政抱罪負
恩於心有歉焉然政莫大於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
政矣謹悃成論備考禮少效報答之勤惟
陛下擇焉謹具奏
聞
一書舜受堯也曰受終文祖文祖堯始祖廟也禹受
舜也曰受命神宗神宗堯廟也禮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名雖日禪而人奚之意隱

然其間嘗將大事皆記之矣獨不見有追尊所生
之事大聖人所以爲萬世法也
一商十二王周三王皆以繼緒及亦不見有追尊所
生之事亦後世法也
一秦莊襄王夏姬所生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尊爲
太后遂開後世兩后之端劉知幾謂秦襄之後當書
秦亡師丹謂亡秦之事不足法是也
一漢宣帝故太子史皇孫所生及爲昭帝後戒尊私
親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陛下爲昭帝後承祖
宗之祀私親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故太子曰戾與

戾婦曰戾夫人漢初公議循禮宗漢也後復尊悼考
爲皇考遂開後世稱皇之端程頤謂失禮亂倫范
鎮謂宣帝於昭帝爲孫稱父皇考議者終不以爲
是謂不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可爲戒者也
一漢哀帝宣帝之孫定陶共王之子丁姬所生定陶
傅大后所養成帝立爲皇太子以既奉太宗後不
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王祀此
之正也及哀帝即位定陶傅太后欲求尊號董宏
希指引秦莊襄王並封所生所養故事追尊定陶
爲帝師丹劾宏稱引亡秦誤惑聖朝大不道免宏

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
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定陶傅太
后爲定陶皇太后丁姬爲定陶共皇后綱目譏之
謂帝之皇共王者所以皇傅太后皇丁后也然猶
詔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及又去定陶立廟京
師尊傅爲帝太太后丁爲帝太后四太后府並置
綱紀蕩然封號之繆未有如此者也臣竊論之定
陶國也國安有皇又安有帝太太后帝大后哉及
去定陶之號豈亦自知不可又從而爲之辭然大
宗既帝小宗又安有帝其立廟京師漢大宗之廟

在廟又安有小宗帝之廟景既爲定陶後則王也
何以嗣帝定陶故有廟也景又安能祀共皇京師
之廟養傅丁后京師者哉動無不悖史稱哀帝初
政可紀自七月以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封拜
誅斥凡二十八事其十七皆爲傅大后漢業卒衰
尤可爲戒者也
一漢桓帝河間孝王之孫故蠡吾侯翼之子及立爲
帝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侯爲孝崇皇母
匽氏爲博園貴人後四年又立匽氏爲孝崇后漢
靈帝清河孝王曾孫迎立爲帝追尊祖爲孝元后

為孝仁皇母爲慎園貴人後復爲孝仁皇后
靈之世國勢不支悖倫敗禮於斯爲甚也
一魏明帝制後嗣有由諸侯入繼大統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
以皇號哀帝外藩援立董宏稱引亡秦惑誤朝議
既尊共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
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
丁傅焚如之禍自是相踵行之昔曾文逆祀罪由
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

事爲戒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當明爲人後之
義敢爲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爲令臣按明帝文帝之子甄夫人所生甄讒
死文帝令郭后養爲嗣帝事后甚謹潛心猶是詔
然後爲人後者定可爲萬世法者也
一魏元帝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及即位燕王已表
賀冬稱臣帝欲尊以不稱臣有司議燕王正位藩
服秉度以先萬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
曰皇帝敬問大王其制書國之舊典所以辯章於
天下者宜循法曰制詔燕王其宗廟助祭不得稱
王名奏事上書及吏人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
於群后晉何琦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
資敬是同父必臣天位之君而子佔尊天性之父
夫以元帝所生之父生不稱臣猶且不可況歿可
稱帝耶此類是也
一宋英宗濮王允讓之子仁宗立爲皇子及即位詔
議崇奉禮司馬光王珪等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
復顧私親濮安懿王雖有顧復之恩然負扆端冕
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濮王宜準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皇伯燕國襄國太夫人仙遊
縣君皆改封大國太夫人又言宣帝以孫繼祖故
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天下亦
終不以爲是光武起布衣征伐而得天下名爲中
興實則創業自立七廟亦不爲過止稱父南頓君
爲皇考今羣臣孰不知濮王爲陛下天性至親其
所以必執正議者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
之議爾程頤謂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
正統豈得盡絕於私因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
尊濮王爲濮國太王祠以祭告曰姪嗣皇帝名敢

昭告于皇伯父興國大王則以稱姪等崇之道不舍
正今日之事亦可為萬世之法者皆光鎮之大防
等皆乞如臣琦等議及大臣中洛等議於王為濮安
懿皇呂誨謂臣君臨鄉何必假母后令以稱公議
之口使人歸怨於人也司馬光等極言前代考
支追尊其父為皇自漢哀帝始今治平崇安懿王
為安懿皇正用哀帝尊定陶共皇之漢不法堯舜
而法漢之昏主安足為聖朝法後諸南翟司馬公
乞罷不許臣謹按宋諸臣正言極論惟恐其君一
陷非禮為天下後世譏惜英宗不能從也然今日

之禮殆所謂不法堯舜法漢哀者中間希指從事
必有董宏其人臣恐從之議今亦猶今之議古且
人君不與臣下爭智捨眾人所非而信一二人所
見更有究我淺深以破壞大政所當防也
一宋理宗沂靖惠王之子寧宗以為太子及即位追
封所生父希瓐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以弟
與芮襲封奉祀理宗中才之主然始終崇尚儒術
廟號曰理此亦理之一事可為法者也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
書俞琳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請覲大臣疏

奏為竭愚悃以輸忠愛事臣俗韻寡諧世闊長謝近起
舊臣以輔新政臣備在數中亦自知其不可累辭未
遂強力登途欲及餘年以効涓埃不謂至建寧而疾
嗽大作伏枕者兩月災又作脈弱神加又有刑部尚
書之轉身不能以造
闕臣報答無日矣昔者富弼家居言朝廷利病張栻疾
革遺表勸親君子遠小人史鰌生不能進遂伯玉退

彌子瑕殞以尸諫臣義不容自默者竊聞虞夏君臣
更相告戒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隣之喻股肱
耳目之餘舟楫魚水之譬上下交修而趨向正心術
純法令公人心悅天命固歷年有永有由然矣我
太祖求賢臨朝聽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
之館胡翰許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
論經史宋濂性不能飲強之而醉自製楚辭命侍臣
賦醉學士歌以賜曰使後世知
朕君臣同樂如此當時外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
疾苦

太宗每奏事畢命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榷寡
漏下十五刻而退
仁宗賜士奇等并蹇義夏原吉承繩愆糾繆等圖書令協心
贊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且未用因書密進令蘇杭
民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
宣宗每召儒臣燕見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
無禹皐能獨治乎又嘗與太宗爭受諫曰若人當以
太宗為法
英宗熟決章奏嚴左右干預密語李賢執阻賢曰在獨斷
又嘗與賢并彭時等講論時事賜言官所食果至親

納之袖中動戚乞恩堅執不與家人私蓋店房命
宜之法毀其房賢曰真可謂王者無私
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咨政議禮故能茂弘至道厥
鄰皇猷中間雖有偶或貴近之悔瑕不掩瑜然故我
孝宗㳂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
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
華傳奉裁冗食弘治之政處夏為盛商周令主無及
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
也正德之間群邪鼓扇干紀亂常蔑我
祖綱壞我治體沮喪我士氣枯竭我民財人心已離天命
幾去矣
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
詔衷夏騰歡欣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
間天人之際似若稍異者格天感人之道未至則
心之收者未必不離命之回者未必不去世容有安
於亂者未備亂而覆於治者謂以備亂俾曰為君難
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
小人足矣今正人消
朝
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燥心月驕氣平出致

公佈令信應患遠為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
道夫君子道之所當也大親則大効小親則小効不
親則不効而小人乘間蔽固狹人前監固不遠也似
聞近時
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
宣召孫交之
潛邸熟聞彭澤之朝著俱為與科道所論罷房數
錢粮上林苑監內臣冒濫俱未查處
陛下所聽意所謂服心以共成嘉靖之化者何人耶亦未
之思爾且太倉之儲盡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無

名之訣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銳張雄等富倍於[illegible]
華堂珍館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間神宮佛院之[illegible]
以銀計者數十萬兩
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然革亦多矣文武
小大之臣獨不聞有壞我之革而壞革者多責近之
臣或利入官之財產或開預事之蹊徑不知一革變
則諸革盡變未宜以一人之私壞天下之公也且神
佛之所又有隨拆隨修此等既不能免蓋者之禍又
何能逃修者之福梁武事佛何救臺城道君設醮何
免漠北邪說誣民聖賢所闢而諸革之壞又未宜自

我始也臣又惟移易風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
之漢文帝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朴質
為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廉節
自勵吏潔於上而俗化於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責
近為然自
朝廷以及縉紳民庶亦頗尚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
莫先於此者還樸儉之風使府庫有積海內殷富一
朝廷天下之觀
[illegible]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縉紳民庶之觀上夫人先率之
[illegible]以應[illegible]而化約質[illegible]習還樸之風[illegible]

[illegible]革所謂
[illegible]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革之大也臣徒積効
愚[illegible]竟孤見
聖之懷罪與愧以交并臆與淚而俱落無任忠愛願治之
至誠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
書俞琳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見素集卷之五

見素集卷之六

後學黄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文集序

自古扶傾巳亂非得剛貞忠亮之臣無足以弘濟艱難而奠安國勢夫翊贊太平易爲功而湿絕酷亂難乎爲力鄭公曰願爲良臣毋爲忠臣夫以孔明基鼎足之勢君臣輯睦志則可爲也仁傑樹扶日之功奸后陰詭誠猶可動也李忠定公伯紀靖康建炎之際殆又甚難者宋文治百

七十年陽德弗剛群邪交扇朋黨倡而正人爲空宣和大水公以起居郎極論消弭左官監當嗚呼謂小臣獨憂天下事哉竟之金人入寇公決策內禪獨任城守力戰而却金兵而罷命下矣公再留金兵引去京師解嚴公獨以再至爲憂力陳邀擊備禦之計而宣撫命又下矣繼之罷命又下安置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未至而京城失守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宗澤張所傅亮爲必守中原之計而罷命又下安置命又連下高宗遂如揚州奔鎮江如臨安竟之航海如旋風飄梗益震以揺嗚呼元夫鉅人爲國倚命者也金至公相相則守金退公罷罷則不守夫使始而不罷二帝不北狩再而不罷高宗不南遷最後宣撫雖徵罷命尋下宋終不競而王業偏安至革命而後已嗚呼謂獨繫安危有公爲烈者哉公秉忠大節血誠危論動天地泣鬼神日月爲之無光至今讀之猶噴薄填胷一字一淚當時和議誤國者何情哉是集故有福國正獻公徽國文公先生之序侍御胡君士寧祖尚風烈復梓以傳其傳序所不究用于公者致餘臆焉嗚呼無亦數然耶

贈鍾理夫序

郡承藩而統邑爲天子收一郡人心而萃合之其道投所好其要財與命也郡守爲天子寄一郡之財司會事叢力

無得以獨舉丞倅副之勢然也節推爲天子寄一郡之命司刑事重權無得以濫移推專之亦其勢然也徐而較之司會之弊其害淺司刑之弊其害爲甚深貧與夭異也故推之於守地若懸而繫若尤重書罔攸兼惟良折獄任雖專非其人無苟與也順德鍾君理夫取進士甚早節推吾郡予曰官之難惟獄然釋褐新人付法比以主張人命無雍熙司理之詔者乎比見老成周慎予曰是能辨推事者不數月茂著廉明察之聲予曰是無錢賞靖同州之理者乎君攝令又攝守財節而事以濟瀕海連三歲饑舉行賑糶舊格候食于官得與損半而利歸冒濫之市民君單

騎入境驗實其口約日而授粟人有恩息部使者子民肩
尉校牒愬愬然求哀皆欲得君判比郡亦欲君判甲出乙
入無停晷而南東其馬亦無停跡復推之粤而並與其守
之泛噫嘻矣哉道不勝時也久矣少恩者言文而不及理
集事者言政而不及化君乘有不然者納民以仁而勸之
以天秉民彝之懿於古而近之矣人心固結恐恐然懼其
攫去予亦爲蕭私念報政行思欲爲蕭一借而坐誅之靡
虛以待亦久矣言行天下之利也其獨蕭然哉往自愛哉
道莫大於易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勤矣夫
一者也君子之所以遠其到也

贈周來軒湖藩右轄序

湖南爲藩最大控七藩以擁護金陵其地重其杜塞禍釁
命牧爲尤難近時與蒲川爲其藩左轄王石泉副之藩之
右轄又以屬我周公來軒皆拔閩之材而湖用之其果忘
一念吾閩哉予歷湖數四最後西征時也鄉聚荒落人煙
席捲草無人色聞之曰會計苦我也田牛去而子女猶幸
存賑濟甚焉施一而責倍其酬則子女去矣爲之哽咽嗚
呼賦瑾固然吾人者恐一藩之民命易一身不可恃之富
貴耶東歸所歷守令多弗副人意寇至而民樂趨爲斯時
風京諸縣然亦無得不猶爲之所前是公有湖南屬因之

命今盛時也及總湖臬雖以憂弗赴而物化人隱巳得大
都有餘念爲天下事談之易行之難爲之易而濟之尤其
難噫世以乏才惡可哉公凝永內定素以而潤以文在諸
生與伯氏中丞公相師友敭歷中外偏爲吏貫所至奏績
效同考會試而督學滇南也尤以偏委裁抑柄要崇重風
節平反大獄與行寺之馬政外臺之風紀尤吏能章章者
也公固有以行亦乘有以濟矣又況蒲川石泉三君子同
處一藩者哉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書廣稱咸凝歸之百
僚師師之効三君子心同而道相下其獨一藩濟耶憲伯
陳君時濟以予不及尾芧原之餞來屬列言予通家公者

爲忠如此

芝峰別言序

事由故而習敏而辨靜重而收以濟者也寔曉識事門膽
之練習不啻加矣理棼劇於遲回之手祇見其勞領浮靖
躁亦非褊心狹量之所優舉也姚江孫公德成自其先燭
湖先生倡明道學起河汾紹伊洛紫陽翁許之如此君高
曾而下爲御史爲太常博士爲郡同知爲教授教諭襲組
承圭指不盡數爲燭湖正脉傳雙梅爲盛公大父也家庭
黃甾自學有委源與閩蒞官予人之大致舉進士爲刑部屬
掾按指揮老吏縮其首大章奏長條怗怗以服上易以報

可未

命錄囚江西搜生發伏無紛論無冤民與予巡
視王良合若宿計然公居以鎮靜柄要陰持潛運淺紛無
際岸可因為操用能脫橫禍于羅織蜩螗之時沮阨既正
法公復正郎崛起而參大政由刑曹得殊擢也得以名此
也

兩書行部藩務而果擢殊交也未幾既有汀州參
使之命又殊拔也士大夫咸以為榮而惜其名者去之
分別古今別也楊忠夫謂予宜一言以為惟物之成否人與數
有為名德之所繫偽狠威忍有不敢而惡之殘者使然
也方不務翁以香稱秉鈞賢俊景從如飛走之宗龍鳳凡

縉紳皆然況鄉邦耶故莫姚江為盛及以在鄉獨其所延及
凡縉紳皆然況鄉邦耶故亦莫姚江為否然否不幾將何以
盛斯盛之不足勝理而天者之固定也公復引晦先民冠
冕乎造物之能之外以行大獨漂之清不有鄒泰申屠蟠
論烈者乎兹去而總憲度南風範所霜稜臨照當邪振威
聲於西南荒徼使朱崖木關易舊觀天下之人皆欲覩麟
鳳為快將又有奔公者獨貴然耶用書以俟

蔡文繼字序

崗烈之訓為訓烈文武公言光也休有烈光言大也烈假
不瑕言光大也惟無競維烈言功恭衍烈祖言業書之訓
槩之詩云耳而謚法秉德遵業曰烈蔡生名烈取揚武烈
之義其字文繼謂必師文王非歟夫文言德武言業因時
而舉其盛無德無武猶時而無德無文解聖而言下光有
闇哉文道也在天垂象文之常鼓扇含闢參互以迪其變
變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二帝大道也五典常道
也謨訓誓誥師友問答之詞道之正變也舜繼堯禹繼舜
文繼禹自然也武繼湯不得不然者也至是蓋一再變矣
孔子以春秋一字之褒貶為世賞罰又一變也孟子泰山
岩巖七篇仁義與楊墨角其是非又一變也濂溪明道近
孔子伊川考亭近孟子時也者聖賢不能易也然亦不能使
聖賢無將不能使聖賢無烈聖賢時而垂後世道有與乎

哉道自人文既南闢海濱稱鄒魯淳朱子過化之地是賜
一脉已流北溪矣文繼易自近始文繼砥學飭行趣尚近
正以躬所未逮而力有可行仁於姻以流鄉里推是心也
秉德遵業於光大何有文繼其終惠之

小録前序

上古忠猷經運卑惟士民求道降污實資焉戰國任權略
由漢諸功名東漢貴節義之通變東晉樂恬曠罕實用士
有因衡宜世道之日趨以卑也隋唐而降詞賦取士經越
經用之文　國朝按先臣朱熹之議而折衷之經義以端
士本論策以宜其用學非是弗教士非是弗習主司非是

弗取　朝廷非是弗以用百五十年士無不治之所以不
根之史賢知奮厲式登至治虞之共臣周之多士盛朝得
焉內子廣東當試事巡按監察御史某承　德意惟謹
總督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某實以臨焉總鎮太監某總兵
官某清戎監察御史某與領使命某官某某實與贊焉督
學僉事某實尊任焉狀劇垢弊則某自為勤提調監試某
某行躬治焉某某某成周外之防監試官某某某失心攸
同弗弛弗厚棘垣鎖局而書秘名比伍澄汰約十三始得
一登其文無害者于錄嗚呼亦殫厥心矣乎不知亦竟得
真才以御副　上意否也夫掄材於山左規右度間錄

小以遺大不預逆其中之不㝡別較士以一日之文之長
者乎遲工者速拙優於平素者或落意於臨時加以剽竊
記誦之偶然雖明無施焉謂無遺才不信也樸訥者倜儻
無華功深者城府難測加以末節中路之改絃則智者失
焉謂必符實用不信也追王司之責僭為諸士子商焉夫
文古百家皆文也六經文之至也周程張朱皆學也孔孟
學之至也房杜張宋韓范富歐皆事功也臯夔稷契伊傅
周召事功之至也祖其文宗其學追迹其事功遠騁高厲
直趨其至不自踦飾轅澤轍之譏使天下來世改容易視
曰此某科士也無亦難歟

贈廉訪姚東泉序

姚公英之東泉前副按察使董學政吾閩去之而察使貴
泉也未踰年復右轄吾閩未踰年也又去之而左轄山東
公酬物宰事不為閒暇紛擾所至劾其職風令迅疾掃積
蔽落帶去之公在方成官府儲之道其待大行矣同寅伍
公嶅暨諸君子書道將別屬致愛助于公夫問贈於盲問
途於瞽謂知日知津然乎哉盲瞽之安輯其無佚復害也
狀隨謀言之昔有孟水之餞以言之送者公清粹忠勤無
所事此有生芻之贈者其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公于
是比德焉予則它石公也嘗閱玉之府矣有度寸者曰環

珥材也直十金有倍寸者曰璧帶材也直三百金有度尺
者曰鎮圭材也一觀五城在實中獨為無價且衆美蘊百
藍溫然栗然瑛以堂者溫以越者玉德無瑕而萬寳為之
退舍君子純中粹理乘時會運執其事樞而通其權度之
變道謀大世謀深和不流同而博大足以容物庶猷群策
收為已有以泯乎其迹之似中外倚心焉夫然後位逼無
嫌處柄要無見其所謂尊守道之謙佐時之泰以行乎保
身之哲公之道其無將在此歟抑寳不玉忌而人則賢忌
公比德同然辭僕護惜其辭無乎玉加至歟是為愛德之

嚴滄浪詩集序

詩寫物窮情嘅時而系事寄曠達托幽憤三經三百備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古詩樂府蘇李張鄴一變也晉劉張陸又一變也若宋若齊若梁氣格漸異而盡變於神龍之近體至開元天寶而盛極矣而又變於元和於開成迄宋以文爲詩氣格愈卑而唐響幾絕山谷詞旨刻深又一大變者也最後吾閩邵陽嚴卅滄浪力祖盛唐退逸踵而還風響借禪宗以立詩辯別詩體詩法詩評詩證而折衷之決擇精嚴新寧高漫士唐詩品稱引爲斷案以詔後來哲夫滄浪之見獨定故詩究指歸音節停勻詞調清遠與族

人少魯次山號三嚴同時台人戴石屏宗加獎重其子姪鳳山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閬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黃則山盛傳宗派殆與山谷之江右詩派爲近要亦唐之赤幟有摧陷拒險號召鼓翊之功者矣宋季避地江楚詩散亡爲多吾閩憲伯淮陽胡君重器購存稿僅百三十有餘首與詩辯等作並鋟之梓至寶終出知寶要未誠之爲兆矣憲伯雋特有英槩寓懷寄興清麗悲惋與滄浪意氣相感於三百五七十年之下上是集行世爲滄浪賀亦爲滄浪賀也淮南法席將無嗣正眼以傳者乎集故有黃評序憲伯君重以爲誘盡讀之正坐滄浪禁例奚取序滄浪序自劍也

雲崖敘言

予亡甚執故滄其無足世道驗之也居閑處獨設意作古文詞取六經傳記秦漢而上書諷誦之亦粗効之竟無得其大都如航崖川茫然津涯譬風影無所得鋟脂刻冰負成勞於工巧又如宿留東萊凡骨未蛻身固在此也今年年六十六倦以老矣於人郁少谷繼之識後予以倍悟獨前庚申子過其諸祖滄浪建中少谷尚少語次忘之矣嗣是少谷又日起伸縮兩儀顛倒萬化輪古今而下上譏弄作者于掌股之間超凡突詣易吾難如此也蝸與鸒鳩決起

而飛搶榆枋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也馬攝策不盡一舍一日千里國馬固能之物諸天與也抑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馬食日盡粟一石則飽飽則力而材美外見少谷將無是之謂歟善自愛哉少谷袖稿來雲崖商略其臧否暇然以訂正所疑噫子實惠我惡置子一喙哉無已則有告焉文寄道者也韓子踔絕奇澄千狀萬態而卒歸於道德仁義炳如也詎不爲韓願者乎少谷善自愛哉予將焚筆瘞硯以答子一噫遂强疾夕枕書爲別

賜劉執齋入爲大理序

劉先生成粟以副按察使總學政吾閩及是有副廷尉卿

之命人謂拏儒學博士弟子愀然見于色固知道由令可
行也一方道化由令獻輯焉先生義不可借則求諸暨吕
子世交先生有告焉處人者權世責輕重焉舍留爾矣近
世無世官而聯珪續組亦則世臣也雅量沈中得諸蓄養
粹言藹倫得諸素聞而流風善政理體之後先又端之家
庭以熟臨局制機與崛起之士不侔然苗陳之後朱子嘆
嗣述之難萬石君尚無恙而孝謹衰世流其夫其可多得
耶君牙之命稱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其望之纘服者曰由
舊典曰無忝曰追配先生先司寇公先方伯公正色貞風
視君牙祖父無媿先生視君牙其亦畀後耶劉三世法家

𢈔特之操公明博大之體術以令無忌五刑五罰其所權
量情弊也先生三總學政有教道陶型德禮性又弊也是
入也其徒法已哉德陽而刑陰也刻制之力嚴則發生之
道幾天下僅春夏而縮秋冬積之無用所以爲用而期之
無用所謂刑罰精華者也虞推明刑弼教之羨至於刑無
刑民協中周長王國歸之敬由獄令之世康周時也亦宜
有皋陶蘇公是賴大同之化奚謝於一方祝先生先生去
毋留焉

蒲坂鄭氏族譜序

一元之氣統天地而萬物之人身一小天地子與孫一小
□物也支分派折渙然無統吾人途人其惡足卞之故法
有所聯戚疏逓遠領挈綱提裒群而恩結猶一身一家一
時也譜而已鄭自三先生倡學南湖其後裔或起或落未
必盡傳其宗然海濱鄒魯文獻軼中州而盛推原初譽必
曰三先生三先生它閩家望就無慚焉三先生固一方文
學始歟今莆族者露後與若莊後仙者淑後桃源者露四
世孫刺史發後十傳蒲坂而族至今焉族五房吾友左方
伯山齋居書巷房也去沖遠一十有六世金橋方伯尊府
主事公城初徙書倉再徙和美則方伯伯氏尚義君𥃳徙
也譜之脩方伯也稽証訂誤法例甚嚴而系詳蒲坂致親

也鄭厚之文章樵之紀述可學獻翁之源流指授脩之大
雖之政府與良士伯玉近時紀瑗之名章顯遇歷歷可書
可蒲坂擢閩方伯爲盛蓋亦族之中興貞聲氣烈不僅指
爵於夫用的其所學以樹徽當時不覓用而含斂以精所
學以垂蹟來世夫之意固皆有在也予請廣方伯之意爲
鄭氏屬焉世族世德也蓄仁累義世演其澤承孝襲友世
篤其慶嗣昔耆行道脉機軸若一使人人敬而慕之曰此
谷口真風也康成素業也義門故家法也三先生物已化
而歆感若存若乃販鬻私犢澷世閥矜高彼兒儇子追負
顯門以黜伏爽畯其不足徵矣

南湖鄭氏族譜序

鄭少谷善夫在光德里別駕淑之後中丞元弼之派前而閩遷也而猶曰南湖仍所自也祠始遷祖始遷禮也酌以天佑賢也少谷訪族于莆得通中丞以上諸譜繼于仙得八虎而下之派而訂疑證誤見諸往返族方伯君爲數疏爲詳少谷忠于鄭友之鬼不孤矣譜祖歐陽氏世綱人紀史法也參以蘇氏於聯派屬本於禮也兄弟則行明有序也子則名明有繼也傳贊銘誌備本支間及他支親親而賢賢也傳道不系婦出不系失節不系絕之也世無無母之子降系于子寓不幸也賢而烈女附其父婦附于其

夫幸也以寓勸也譜而書之法且馬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剖符刑馬漢功臣澌消於百十年後魏證曲端之裔落落然誰紀開創維屬固有存乎人者易君子萬夫之望既然矣又立其本勝之苗盛無募一粱衆往之而不亟易而同將却避而走之矣君子鍾諸情篤諸禮誠通恩結氣義爲督齊使勸生趣正顏檢而防淫令閒長世族之恃在此也鄭圭組相望蕭參君觀于同案州伯君孫千同年喟然大小鄭公今少谷亦夾滌無媿南湖侶學世且足徵矣抑義門風範舊觀若難亦嗣述宜告也

贈傅節推考績序

國家無常清之我常理之財常平之獄分司守分察郡以三者兼之柄提綱挈守也我承清之財在理之守熟計而責成功惟獄無定情亦無定執民之命寄焉故守閩攸兼專郡推以理平之任蓋非虛無以盡詞非明無以燭隱非公無以當法而杜嫌宜惠潔與恕以然犯無冤民守因得以收靖嘉之效固輔守也正德戊辰高安傅侯夫政之郡推吾莆也以虛以明以公以潔以恕當政細之際獨以平稱歲餘憂去士民送者闐郭郭莆郡推缺則懸注于侯侯改推杭郡也復以憂去莆郡推缺復懸注于侯及是以侯還爲侯至迎如送時侯之理如侯之初民德侯又如侯理

之初守馮君委政侯也又與前守無異夫順陽思駒駼以後來汀州迎綑侯於再至閩道重臨之感子容府政之屬侯治有然者侯上初考之績守業侯留臺臣潘泉聽以去客有問者予曰留情也公在民許制也公在法情不勝制且官十一年書三年績既淹矣嗣侯涖者率三兩歲以遷一內臺一外臺次之亦不失州守侯固侯也無足念歟抑吞舟之魚不遊澗鴻鵠高飛不就汙池未足盡其大也侯嘗撫丞矣尺籍清倅矣會稽理攝守而及於今庶廢具興大固侯有者選之大以用其大予何澗池侯也于是士民相與聽侯去

古崖詩選序

詩肖物系事窮情而盡變二南知風化之原大雅知周文之盛歌序知陶唐氏遺民風雅之變世道足悲而觀人以言王楊盧駱君子頗有惜焉蕭之詩歐陽四門名於唐後村尚書名於宋後先有作輝暎聲聯然氣過乎文則醞藉少力綿乎識則警策疎綺錯涉浮艷之詞典質傷直致之病譬之於樂洪聲細響無足辨宮商之音惡望識斷絃感躍鐵者哉古崖先生貌古養充隤然有道風度自治舉子業固已古作並名爲族祖含元公獨賞陳太常娓婺在諸生願屬講下先生謝爲友柯學士竹岩爲之延譽名遂動

詞林而懷奇弗售僅學職以老偃蹇拂鬱不平之氣盡發之詩而興致幽玄體裁壯永詞彩麗縟使讀之而有餘情歐陽子謂梅宛陵之詩窮然後工近之矣先生子最晚許他史以流落人間者數十年仲子汝瀾始蒐輯成編周渠翁爲刪正鄭山齋爲選加嚴焉門下士傅節推爲之鋟梓夫詩人不數篇鳳凰之草少爲瑞者也抑李燕軒逌叔既逸之文昌黎得李漢而文無失渠翁之序無娓獨孤至之而山齋校評視方崧卿准墨審矣

容春堂集後序

內至者言焉成文如三精象垂衆奏效乎其聰皆化機然根諸道而發諸氣者也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經群聖人之蘊經緯天地紀人倫立萬世常行之矩其根深其文發浩然其化機在我文之至也後世散經則雜散璞則靡散莊則散散潤則流而入乎弱發乎才而語道淺惡諸理而語氣爲或衰文云文云乎哉前輩謂太極圖像經西銘自孟子而後未見易傳其實而自得今與原道並觀相去遠矣數先生者乃嘗屑屑然屬意文事之工理至而至機有在我者矣予嘗謬意古文惜於道而病乎其跡於氣也嘗思名能文者聽命焉心存意往海內士三數人弘治丙辰始得會君二泉追訟相見之晚既而靜思之

而能娓詘獨君卿長爾嘗見品士亭記曰其擇也如此廟學記曰爲夫子作也白鹿數篇曰爲朱子作也及是容春堂集出得盡觀焉曰是文也其是氣也其不離是道也紆徐容與和以平乎莊以潔乎居而不有辯博而不肆黯然其長油油然其光將根幹宋儒標枝秦漢收韓歐數君子之華實乎起宋其文其先生始矣先生副上卿惜士者猶未酬其望世固有不相易者

南征奏凱序

淵起閩粵文物為上閩舊矣介其間蓬谷長林鳥道數百里足以淵藪逋亡竄其身以種其子孫襲盜恣狂時欽掠

爲瀘惠朝議以憲臣分省備兵都御史開治虔州臨制之非有文武威風不誘付然兵校習安少任戰賊巢穴險阨猝難輕入故必徵兵四省或借助於夷則歲月有期寇巳預偵獸駭而鳥逝之矣以其征之難略之略益肆撫之撫益玩方隅之患其未有巳也今陽明公始至議征衆以地險兵弱爲疑公曰且用之乃簡閱部署以令以申公身先之諸師亦罔敢後命疾雷行而風雨驟至也遂破桶岡横水左溪諸寨俘獲醜類七千有畸而釋其老弱弗治捷聞天子錄師中三錫焉古者軍將皆卿升陑膺揚其不可尚矣昔郤縠尚稱儒將至秦漢而文武始分世率謂儒文墨議論而勘亂制勝必屬之介胄熊虎之臣由公之奇武夫悍將其未可望也昔張南軒侍父開府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參佐自以爲弗及林艾軒克平茶寇孝宗曰光朝儒生亦知兵耶南粤平孝宗謂楊萬里仁者之勇三先生以儒學鳴當時其作用固在公懷奇負博明習典故爲上宰賢子既之專志諸儒之書邁往超悟盡將辨析朱陸之學而會成之爲後進師宗言皆綱裾議論風采不少預試之難其顯效若此儒道果有禆於世而慨兵寄者不皆公也余濫寄西征竟貽鬼方之愧三復奏凱之篇重加欽慕情無江漢之筆以自寓遥勤序是詩剌恧焉

內江鄉先生徵信錄序

蜀江水所出漢經焉襟渝巴控瞿唐以固風氣内江尤江所束氣尤鍾劉先生德符在史局采人物表著爲山川重者宋趙舍人莊叔趙丞相文定趙僉判希光元山長黄楚望　國朝則吳剛靖若思李給諫秀實陰處士振平劉僉憲用行凡八位進之鄉賢祠以祭又錄傳誌遺事爲徵信錄以傳比督學淵亭函書授使者請序予不及會先生及先生爲信也古者廟學祀先聖配以高第子與儒而衞道者鄉先生舊祭于社今于學殆亦世教一助神而明之示有趣也鄉有錄亡致存以示信也政與化歸于一者也稱道德同風俗有不由人者乎表異前德開異篤以發阻勸之端於彼焉於此焉不言之教具矣子產遺愛夷惠後百世而興起昌黎歿千山不恭道化薫染人視物易焉歐冶所鑄干將發神黄鍪朱綠弃其質化之君子拜其祠退而徵諸錄爲信風有不足還者矣先生僉憲賢子給諫亦都憲士修是孫象賢濟美並以問學風節重當時他日董狐之筆以決擇一代之是非有不先生是錄相並集一鄉之大成有不是錄始乎序與幸徵信焉

我齋歸山陰序

達于來省問所友天下士以蔡我齋希淵對是時我齋方

以養母乞教授吾莆孤鳳遠韻隱隱來雲莊詳叩之曰先
固明明先生董常中有餘春而秖見夫外者之輕以壁立
千仞之上將其至群儒依歸焉家甚貧非其道義雖毀之
以晉魏之富不欲苟焉處也鄉書十年不欲取進士取進
士辭府吉士茲固爲母而出亦未知其果來來亦未知其
果久以處否也于吾爲莆得師矣至崇安青衿諸弟曰蔡
先生來矣吾家子弟無問學籍未學籍時往來候我齋來
一夫紛襲而自立風格賢者慕其未賢者力沮以媿頑風
翕然方成一學校又其位何如耶我齋居學者不可攀即
之而冲永平粹立孤而禮恒下守雖固而兵量未嘗不洪

與寄高遠常思自放乎山風水月之間筲斗之祿其無足
留也來訪雲莊神遊意往如蟬蛻埃壒輕鴻迥乎廖廓乎
笑曰高則高矣秖恐無福我齋數數思去予數數留一日
大夫人亦思去我齋辭夫子廟退而語諸生別諸生哭留
不可癸走鄉大夫語留予偕山齋造焉我齋嬉笑自如則
巳方巾野服飄飄然遺世神仙山齋曰是可留耶于是松
匡至士夫繼至耆舊亦繼至來進知方之士漣漣而入或
語留或求識因以去市居童儒販鬻松檟者流刺刺私相
告亦惟其留之幸彼固誠知我齋哉嗚呼風之動人有是
幾播足信矣古今人其未相遠也有八十日之元亮有百

五十日之我齋獨意夫依中庸者爲難易進退無恒非離
羣也吾人有斯世之責焉持祿固爲可愧亦盍思果哉而
未之難恐有執其幾者抑東崖莆節歸數尺之羊裘若有
托始今白者矣序我齋去

築堤林氏族譜序

群物祖天地而各祖其物夫原形知異異知分原氣知同
同知貫所由出也長林林所由出林祖也晉安郡公莆之
林所由出莆之林祖也其後散徙閩粵間長樂則智清智
海智滿給諫遜民公裔慎思九牧雷州公裔莆譜稱水部
郎中者也今大司空竹田公蘂是之林出雷州而譜源歷

化蹟序四稱公六世茂七世正備名諱六世葛原而下始
徵信是由葛原三子弟哲阜山居居感恩蒼余貢吳居築堤
築堤自築其姓公先都憲梅隱公意不謂然公既爲御史
始追奉遺命奏復譜之役亦梅隱意也水部不系至葛原
始系無敢有苟爾矣昔狄青不附梁公崇龍有令公墓之
拜仲淹改朱從范而興以夏侯罷孫易同人類族辨物夫
爲築爲祭浪漾也閩均之林築堤不知州容不給諫晉安
者乎豈可以望泰山而楚不可以祭河林祖而余埃祝之
宜乎前御穆公召公是似林世既有人矣築堤又大振于
公傚方尹以專東南總制之重邦士徵入連疏退歸數代

之盛動朝著而紀旂常以載光林氏獨藉是已耶昔寧州
黄山谷與會稽黄渥同出婺州年望相近為兄弟合族後
與公九牧同也年望亦相近兄弟者四十年言念梓松追
倚杖履于紫霄澄渚之下殆今老猶見嘗焉序斯詩其衮
衰落厚辭

元老木齋謝先生壽藉

世之仕孰不欲遭時遇主樹勳代保有完名耀當時而垂
來世者哉然而窮經膺首一第淹且屈白為郎一官滯既
鍾鳴漏盡曉飾騎焉元老少傅木齋謝公取第最早二元
一魁與王沂公幾為類君子以為奇　憲宗朝晉學恭

望在翰林者幾二十年章得象安於其職公有焉相
孝宗輔導　今上兩朝輔碩尤突犇魏公之重而委身
人國若又為難止足預戒斂其身與弟若子以歸居汝湖
者十餘年則又獨樂綠野二疏一李風致無異智且勇矣
公長身玉立儀觀都偉而陶融昇化佛是仔肩繪藻王言
參帝扆熙載致其主於明聖運夕熒于中國而四方以之無
侮位既詣極功亦府敘知者猶以為　朝廷若不可一日
無公引領望其復相古者耆德元臣八十猶應召命公壽
始七十元老壯猷載扶冒祚壽因宜歲除前二日扦學胡
九牛之派遥致賀勤以言屬為後拙訥簡與在刑部聯焉
利趣論理道及古今事迭有所愛進前若寄猶在教言雖
仍無報書私固謂之知己於公於世道深有望焉壽公後
之欲也夫所謂壽無過曰宜壽之家之鄉之國云爾已矣
公之壽寄諸德於壽者其年所以平格七湖頼以尊安兩
儀因之莫位固非循常為壽者班抑獨逸流韻韋把酒賦
詩樂枌榆之景慕已耶謹書為篇

四同年會詩序

孤生崛起而求名於伺朴野側糠粃姓名于天子雖土
風異候桴舫不相引亦得以聲接意和膝接而期集若傳
俗之素見率之雅有世講之義焉謂之年家凡同進皆然

鄉則尤厚也成化戊戌進士三百有五十人莆者十人意
氣之相與行業之相期待固不欲後古人而獨爲今人也
未能無自黎榜中龍虎之尉光宗幹勝二十有七年今惟
正郎王公自廉憲副吳公萊廉吳公及軒野子乎在又未
能無寥得落落晨星之感其間通塞又殆有不能孫萊公
使相之引覺無乎魏公者之地夫以白廉之質重萊廉及
軒之軒特簡剛又當二聖有道之朝竟不行以盡如所志
雖榜稱得人而遺材之慽盖亦多矣然而脫垢離尤長鳴
孤舉狎烟霞就松菊以偕夫桑榆之收是又黄髮事任所
不能酬而乘牛跨馴把酒賦詩與朝馬青霜敝敝然赤日

官書吏胥之下其亦殆有間者及是自麼壽七十六來應
壽六十六及軒壽六十一子亦六十而三皆負有鄉國老
成之望來進典刑焉夫道不行之天下猶可斂而行之一
鄉遺於彼固有盡於此者矣最前良崇令德爲世準程以
盡還淳古之風斯居鄉之作用傳所謂亦爲政吾人所報
答在此也於是人主一席致書史傳子歳爲圖子倡以詩
三君子和之予又序之

正學類編書序

夫道宜秘於人效靈于地而發隱於聖人故馬圖啓人文
之祥洛書啓彝倫之敘刪修贊定麟筆終焉于以昭示化

元恢弘道要一人心而齊風俗然而奇衺怪誕亦世所不
能無故虞絶天地之通商謹風俗之訓迨周風弗競霸術
恣行自是而豪奢與淸談盛入于楊墨佛老至大壞極弊
華陷夷而後已正學於斯乎蝕矣我　太祖應天受命
汛掃胡元身天地萬物綱常之主佐理儒臣得斯應會聖
有所作而賢有所述遡洙泗以直祖皇王之傳綜事辯章
無越大中至正之矩百五十年人文成化其有由然矣四
明季公時升歸董山也謝邦土以獨當校讎之任輯四明
鄉賢人爲傳贊之又輯　國朝詔制與名賢著論稱文獻
者爲制命奏對論述郊廟館閣忠勳闢邪遺才等類名爲
正學類編定書數千里屬序于其授而閱之將所謂渾渾
者噩噩者究厚元博者淵泓澄深者發揮正學鋪敘皇猷
暢性靈而昌洪運文云文云乎哉古者黜子異經經正也
唐太宗之宮體虞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純正　國朝
詔制諸作純正者也其典謨雅頌之風過沛宮祀后土無
足言者著論依歸訓詁與孔門授受同其宗旨不待意落
跡秦漢間夫一歐治也自不出型範之外飲河固知源哉
書所自序是集者

蔡虛齋文集序

溫陵蔡介夫虛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

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眞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
引之間間發幽秘梓學宮而行之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
之原通幽微之故眞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象其物宜天下
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毋變扶
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
諸作暢達流麗詩文別出體格振人心而繫名教卒澤於
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善悔而亦間取夫古者之忌在禮
曹三原王端毅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
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宸濠人雖于因雖介夫介夫引
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厭天望而介夫先殁矣嗚呼

介夫之不爲亂錯龜山非幸耶景尚遺德姚英之諸君子爲立祠葺石庄志員爲輯遺文梓之一時交與予在也序其可辭夫有道道之文有述事之文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後世有作其雄視前人亦不爲少矣卒之無足嗣往微而歆來聽又況移情役物越禮分而爲者嗚呼邪說也聱言也雅論也知斯三者可以定是文矣其不然文華作氣質雅妝聲而去道遠而昔後村序艾軒之文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介夫言語文字間哉介夫初主於靜既又主於虛楊方正曰主於靜是時理學中輟二公崒水貞丁玉夫江朝東崛起於曠鈞深索隱二公始獨得云

艾軒文選序

昔者孟子歿夫子之道不傳二程子歿周子之傳亦幾乎蝕矣吾家艾軒崛起南服專志聖賢于時遺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躬博而會之要絕意著述東井倡道盡群後而朋來之四方質夫顯道門墻者不少文祖六經輔秦漢詩派山谷后山半山而祖之於唐禮弓穀梁後村有成論焉年五十始奏名十一轉而至中舍平茶寇講中庸一再爲 孝宗褒獎生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以集英脩撰知婺州提舉興國宮以卒先生長晦翁一十六歲晦翁商略理道獨先生意合嘉其精細退者有得請質肯見於書及澤南軒於易有所異爲晦翁獨與其敵駁新端也東萊同平生保任此老不負諡文節也君子謂允矣今三百五十年初又祀泉之田易數姓擇弱二孫稀落可念能拔之爲仰止書院馮公行從宦公孟升意也後偕汝華謀曰先生嘗同晦翁講道以南則允以道則友晦翁闡道學淵源先生亦道學名派起一方而名天下稱南夫子無與祠宜並祀當亟白之馮將承時大巡李司臨司皆是議可並祀二先生侍以甫爲弟子而復梓其文以傳時先生亦再遇矣昔祠之立也以林元仲行健元仲非歟梓文方巖仲湯伯紀也孟升二君子非歟扶衰竟事郡大夫葉爲之先生名光朝字謙之

贈黄后峰序

國家承平久紀弛慮疏三渠奸誑惑以竊何神器瑾誅死彬與寧固在北巡復南巡也 國勢如一髮引千鈞孰敢抗聲大義以捋閹虎口者哉黄郎中后峰疏六事偕同官陸汝亨以進諧司響和並下詔獄爲禍且不測矣諸孫以乘復疏以進廷疏廷杖死者十二人后峰幸不死彬甘心焉變姓名匿跡俾免鬼神者固有以相之矣宸濠叛 武宗帝始下寧獄 慈壽皇太后復下彬獄中外人始

席為怙　上入正大統首列更始之詔復諫者官卹其死事誅二奸并逮其黨于是后峰有南少廷尉之擢嗚呼謂世無士非誣歟后峰倡之諸司群和之　新政乃發有翕然若士氣盛　國家元氣亦盛識治者卜也焉予初聞后峰疏曰見無濟癈封事日月爭光皆攻分一死與龍逢比干遊無易也為之私幸不失后峰感名於歟哉完固有以成之矣后峰愼乃純完記覽精博修飾星而進取磨無忠難名昔鄉浩諫立劉后除名其友田出詩同上所當為未止此也后峰當為固未止此其浩然之氣固在無俟予告也　命既下后峰謙讓慚作予曰　新天子

拔擢忠賢為宛人倚命所謂千載一時者近鄉雲現金山識者謂至人在宥甫士彙征之應后峰時出之以茂貫無刑風發善類以發靈山秀至寶櫝藏予未知其可松柱諸君子曰然序速君君無綫焉

見素集卷之六

見素集卷之七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序

贈姚督學報政序

宣風猷而藻繪元化文章聖賢之述術神用也粵前徵而流遠響其惡從事哉矯弊就雅入之齊以收載道之文曰經義云爾繹義以訓繹微言探心源而撥治範而曰時文時文無亦隄部奏會宗烏迹而行皆為王者歟夫視今為時則視古為古古與今一道又惡二文哉苟且一間架以

為如名取科給之資所教所學所考成者率無越是宜文體之卑以弱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繁星麗天寒芒色正衆流宗海派別而同歸人之文因天地似也歧而二可乎哉句章姚先生英之視學吾閩身起而整正之立文幟以指麾奮迅鼓舞多士之氣翩博澤枯而別鑪鞴之國巴奮迅人殊風趨而日以化矣而準量中審虛明內照運籍累牘流電一駭卽付外號曰史塡姓名以進據案高英摘瑕類而斥正之隨人覆誦連數十語不落人驚嘉神安其公服其精鑒深以愧屈焉長養成就文體於是乎改觀夫文章與時高下者也氣化人事相沿文體不得不

國南興與衰振落因有兆北機者胡瑗教授蘇湖士知有體用之學高錯歐陽脩知貢舉文體爲之一變意者其時也前成化間遂翁在中書士半出其門無問可知爲楊公弟子及視學河北而冊視關西也西北人材由楊公爲盛近弘治間先生在禮部亦踵楊公爲列視學府若而冊視閩南也東南人材亦由先生爲盛二公之大致同也而精敏識治亦幾頡頏無愧遂翁之今日先生之來日也抑當時僅遂翁今海內士不知有與先生齊名與否代先生者果亦值是人耶又烏得不爲閩士慶耶歲之九月先生報政行傅上弟子者曰吾閩文宗由今一良遇姚先生其不

可借矣乎二三子其嗟依太息而去予退而私書曰澤之感人有是序以貽先生行李以並告閩先生者

烏石壽篇

莆東瀕海環三面皆山也鍾發靈秀山爲盛然而無與郡城三山者比三山梅山鳳山烏石山也然梅鳳之秀公宇學舍當之矣惟烏山甲姓所專元夫林立聯壽傳以盛山之麓族諸兄菊逸公居焉是爲少伯靜齋公之子侍御翠庭之兄既壽七十配孺人張亦壽六十有九翠庭偕鄭氏婿別駕希悅各詩若文爲壽諸姻友復屬烏石壽篇詩所謂如岡如陵意也夫山或焦而童或伐而槁或僅而樊來之林若灌木雲連其地力物產宜有異者又況密邇闤闠有長松古荔也擁是山者哉毓之人可徵之物也公鄰並郡博鄭順菴壽八十八處士陳耻軒壽八十三林乾齋壽八十五方后菴壽八十一而方郡博哲齋之母壽九十九林侍御時獻之母壽九十二烏石固壽鄉也公高祖高齋公壽九十一配壽九十少伯公壽七十九配壽八十六林固壽種也又況累葉載德培夫壽者有基化日舒長躋夫壽者又有域而生以九月九日菊候也非所謂晚榮者耶菊而逸非隱自居餐英飲水非取夫壽以自況者耶昔純佑以不違文正左右不應辟舉其擇將帥城大順得鈞摘

拌衛功爲多故稱純佑賢子晉叔向垂聲邁烈兄銅鞮伯華辱德爲隱故稱羊舌氏進退兩尊今公之裕蠱少伯也無亦純佑之孝聯輝侍御也又無亦伯華之尚其猶夫人之子若兄者可例論耶予又愛齋齋壽圖予高祖邑博三徙公寔秉是筆洪武壬申歲也迨今歷兩壬申予又秉壽稱之筆是固水木足念而通家宿好亦足徵矣抑二高齋壽者也二玄是似造物者可借壽稱屢役予弗腆無得謝焉

雲庄敍懷

今年春張使君白齋先生將請老于　朝致莆郡事以去

以特道義厚也過予雲庄敘懷予曰先生故長者務寬大休養生息吾郡人安焉老於年亦老於事以充養完就其德器張聲嬌行先生奚有焉其寧終惠吾人先生曰非是也前大理時一疾甚苛每大作目盲面發赤首重殆不可舉以猶力之差強寺之政易以治也茲間時月發發則無復可忍將日旻之離也猶役役簿書病且勞勞且復病爲吾計不既左乎人不吾舍吾其如人何哉且地有所宜而性有好不好林區川浸禽魚之地亦禽魚之樂也易其地則不可強矣昌黎子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與強能之並以晨矣方予之結志藏脩也將覇鼓之無前而久僅一遇又

將謂操筆詞垣發鏗鏘而文金石而吏局僅淹重勞以郡縣之事我其既俗矣造物者之不吾諒有是夫稍二年感倦鳥東皐于托風自逃其固無謂哉吾將對碧山怡悅白雲匪石之心其不可轉也疏既上涉秋猶未得報則報政有期先生曰吾去而俟命于道未得請將面疏 天子祈哀焉予曰賢哉先生其志高以決矣世嘗患古今人不相及先生與二疏異耶先生襟度夷洒詩力茫茫予羨介甫夔州鍾山時也予解紅東還力盡汨竹其不能軍矣先生每出挑予則閉壁奪氣茲去而果得請也主盟雲物于二百八十峰之上與川魚林鳥同其樂氣當日倍視乘縉生而少之將有且受巾幗者矣二庠師生謀留行予曰報政自故事于惡能用情哉抑先生志也書以爲贈

王南郭詩集序

詩紓性靈而補裨風教者也感遇可以觀化諷諭可以觀情托興可以觀物關雎鵲巢見王化之盛其衰也黍離揚之水作焉旄丘汧其邱北門歸諸天詩人忠厚如此而樸棫杕杜鴇羽騶虞草木鳥獸之名其可勝道耶然其始也多出里巷之歌謠要其歸非賢人君子莫能作也虞夏而降漢魏騰聲蘇李顏謝按音節而諸風雅迨沈宋律體盛而詩一大變李唐時也朱夫子欲集漢魏與晉純元亮爲

一編其西山詩選不及唐律可謂樹古詩之赤幟然亦未之有改焉爾 國朝各集諸體作者益盛成化間刑部屬樹小翰林王南郭存敬尤號奇崛逸才橫發壯思雄飛泉湧出而星空流主盟雲物以盡洩桃源山川之氣陳思之風骨少陵之體裁出入韋柳蘇黃宋筋唐髓通其正變意所詣極將欲自附名家者流而未見其止也公於是乎有遺音矣吏事精絕自起進士宰溧陽事發清敏之聲由郎署出守吾莆褫奸剔蠹冀然以靖赤子父母之病爲穢然弃其衣冠尸祝之公於是乎有遺澤矣夫詩名吏望嘗相掩者也公獨不然文與行恒齊遠者也公又不然柄授方

膺中身而委其化斯公之不能爲造物獨爭者也然由前之績前無其始亦無後以躡其蹤豐碑峩峩名宦肵食重以詩篇之流布天壤但敝可也其得終詘之哉公族人僉憲朝器梓其粹以行方石翁爲題其略予披讀捧涕序文遊事也書語其子進士坊予意者彷彿得既愧既怯及是逾十年病以老矣前諾義在終酬遂飲痛書之以慰公冥冥之屬噫文乎哉

畏齋存稿序

文章自秦漢而下作者益衆唐人詩至六百餘家然渾金粹玉無越徐鉉呂祖謙楊士弘高棅數家之所選定至正

宗執範精義會編益以密矣初若病其太隘及得全集觀之似亦無甚漏遺亡篇無作可也甚矣著述之難也非發蘊宣秘走金石而震撼鬼神以泣効聲鈴繫秖見其繁也抑存乎人爾矣宋廣平張曲江之詩范文正司馬温國之文無害爲少若無多而使人惜之其又何如耶今觀畏齋公之稿遺落殆老可念然惡在以多爲耶詩文知公亦淺矣公之先同吾林氏由莆陽徙福唐又徙黃巖居之泉溪今太平人襲和累祉畜所未發與發而未盡盡萃于公所謂麟趾麟定者爲信先侍郎公義育之所董蒸藍青朱赤重以卵翼之素如丹穴之雛燦乎九苞之先具方是時陳

蔡[illegible]洪[illegible]以純深雅博名當世公覩及其門度尺之理付之良工循肪蒸粟有不以玉德擅名者乎公孝根天性禮由天叙而學問國家用雅肅遂永寬之所至存力幹世道而坐回綱常行高辭粹屹乎萬夫之望起于鄉人曰麟爲時出矣爲御史人聽鳴鳳之鳴長于藩部士大夫子大藩以貳司寇作牛冠巨之佐海秦劉而輕楚封非烈明偉尚可觀爲山次之亦不失閔道龍人嗚呼孰使公遂時而生生而用而弗究耶公之問學締章繪句云乎哉稿之存不存奚在憾不憾耶抑嗣述之難朱夫子嘗爲陳荀氏惜之矣公之子毅同知壽州予弟儒實偕官寀有觀道扁廉白

家法徽守之以無愧厥父儒守之以無愧厥兄人將曰林氏佳子弟閩西之楊其無足多矣斯公泉臺之慰亦予之藉手實左者也稿之存不存奚在憾不憾耶至寶終出後之二百年有歐陽子將有得韓集於李氏敝篋者矣公鶚名許見明名臣傳

孝廉儆奬序

元氣會而瑞符生景星卿雲醴泉芝草麟鳳龜龍神馬希世之奇其可勝道哉然可快其有而亦無害乎其無惟卓行之君子爲人之瑞可有而不可無者也扶天常立人極敎律敘動之機固有不待令而從不待痛而後感與存抽

向其運化而泯乎聲跡之臨鄉有是鄉之光國有是國之
光未聞尊其人固因爲重世道之光不少也近準言之
處吾如賓其不謂是也君温之瑞安猶長家尺籍吾與挺立
傑出自孤幼已然弘治戊申予過家數貢士來謁既去予
曰最後毋有道者乎第待貢笑曰何神陳時周也鄉以爲
古數日過焉土屋低短氣苶苶如餒除一榻獨陰君坐予
榻下入告其母太孺人見所慕先生來太孺人促具茗君
出與予語久意以合昔周禀孤潔自謂不及閔貢誠是言
哉君爲推官爲御史益卓絕母老疏終養問安視膳外危
坐斗室窮理居敬清其心研究性命之源服器敝陋斤斤

時自執分一蒼頭應客不知有官客知有意外之警志于
貧猶若過乎其分之適粹東完行動天地質鬼神堅苦不
瀹古之人或後焉吏部重其廉憂其不足傳養奏食晉江
學祿君辭又以陳方伯珂舒侍御晟交薦奏引殊格優重
上特嘉清苦月給米三石君又辭　上若曰朝廷以
孝治天下給米資養其母辭異衆流闒遝逝懽快者流生
氣荃濁冒之風爲之慨沮嗚呼海內脩謹之士如君復有
幾人哉固不獨爲莆幸也　皇上虔奉特複之恩斯其
謂至矣東漢汝南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史稱其隤然
處身淵乎似道莫能臻其分而議其方荀叔以爲國有顏

子夫顏子豈易儗人者屢空不改其樂夫子以爲近道不
遷怒貳過請事無違夫子以爲不愚而好學有若無實若
虛犯不校程子以爲大勇然則君及孔氏之門殆將近道
者不愚者好學者大勇者苟淑及見殆將許爲者許君熟
養而須後效之收際主翊運道風事烈將匹休前聞人廣
高士無足班者揮使徐成卿欲專爲其銜光重求序於予
予曰如寳人之瑞世所共榮詎不得獨專也況衛耶書以
爲有志消脩者式激勵聞而先鏡鑑莆風動自茲始矣

送湯新之僉憲江西序

巡省風俗之使始於直指於觀風於按察觀察察訪於提

刑獄提刑按察司　國朝因之總司視御史憲道視十
三道中外並峙以提振憲度軫恤百司坊民欲而平事枉
非隆貴峻望無足副者予是吾閩憲副湯君新之有江西
察使之擢君始令崇德也有廉聲予起視留臺適焉優以
坐君謝不可予曰奬廉也既別予曰自愛自是君賢名予
心口以熟君爲御史以風力聞方逆豎之中禍士夫也位
爲雙力爲困剝爲及膚君搖撼顛隮瀕坎陷而無悔逆豎
既正法君連起有今用益究而剛不渝寄階日有屬矣夫
事任分者易爲責總者難乎爲委察使總司者也震撼之
餘定其辛燥濕之調劑果盡服其心乎故處同僚難下者

難見而亡者多見之一病剥之疵施雁墨之舉則果盡服
其心乎故莅百司難深情厚貌張虛而駕浮發摘奸隱燭
幽陰而是白一二之果盡服其心乎故刑獄之訊鞫又難
一明獨運而羣衆以昏一誠自將而羣偽以詐故馭吏又
難通者身之便非物法之宜公者政之平非徇私巧筭者
之便故處柄要又難其亦故有道矣夫仁以宅心義以臨
政寬以養量而明以秉幾變多途雜其可循也明慎用
刑旅其可象也立電雷之體以施雷震之威使美惡無
遁情而威福無得以干吾法噬嗑又可用也夫然後孝也
雖汚之完也雖缺之自愛之言爲君所以致成終爲是亦

計世道者之意正德甲戌夏四月莆田林俊書

贈張白齋報政序

吾郡郡伯白齋張先生再以老請乎　朝不得命至是上
初考之績天官卿業已不可強留其貳張君仲懷鍾書
理夫以贈言來告予受役多意不欲數數然二君曰先生
之欲也前二年解兵東歸拜先生公署獲覩屏間聯句有
所謂鶴踪者睛者予爲之驚詫曰思之精有是既又得先
生見遺數詩最後得所著白齋淨稿盡讀之蹤宕孤絶如
峻峰激流景出象外平生齷齪塵垢之腸爲之一豁每拘
局埋鬱偃蹇沉滯取先生詩枕肱疾讀則風駛氣流神爽
爲之飛越古所謂謝子美詩已瘧讀陳琳之檄愈頭風有
幽憂之疾受孫道滋琴數引不覺疾之在體者庶幾焉方
故人落落壇荒社散之餘藏聲卷迹韜其芒以自老孰謂
海隅天角天遺一副寸以主此風月于我実庄之上相長
益不落莫如許耶亦深幸以快矣先生冲澹簡遠充養完
至洒洒然出凡格吏事皆委是是而非非物無遁情而售
奇獲禁要非心之所樂也夫立體所以成化長孺之重臥
治子賤之盡日鳴琴亦治何武無赫赫之名而去常見思
吾人道殆將如是也先生請老不得去茲托之報政以行
爲幾固微而爲嗞亦深以決矣今　君相搜進耆耄高

略文治而咏歌太平固不欲勞老成以筋力之事安車蒲
輪徃山林尚欲迎致又況對揚清光之下參檢閱而備籌
畫者哉處先生固有地矣

送少宰完老韓洪洞公序

士君子有大同必有大異露揚佻淺可以卜其中之所存
而旋天扼海要非綿軟之所能任也我洪洞韓公質庬諫
垣時也不立崖異於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籌諸心體
量諸事爲理當否物勢便戾政因革所宜蓋有人不能言
獨言之者矣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廓大遼永
莊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善以詢咨

遠猷根求燕憲默化潛運氓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
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
憲張公介庵稱弘治大君子既又與一二元老大小文武
臣伏 閣論事類 宗社神靈 皇上仁聖名允始
終以完優游然於極之境伯子士聰知州守來侍仲子士
奇叔子士賢官部郡江西水陸之耳時一走致公頤養天
和弄孫子結盟野老之社明年乙亥年七十又五矣洪吉
甫八千里而遠問遺往來如東西家意索形求不知日之
午月之夕予入公幾夢風雨寥穴公亦懸予幾應也又不
知夷吾鮑叔居易微之景仁君實當其時有是事抑未然

也莆人善傳真予欲圖吾二人真於短簷蒼松之下寓壯
褒絕懷與意似而合貽兩家孫子世好之厚公不予為迂
謂然否也公平生絕勝婢自夫人先世獨處者二十年及
是形神堅壯面沃若有光蓋所完者固一身之元氣亦士
風世道之元氣也老成耆德士類倚為元氣覘國者問安
否知吾國有人世運污隆身卜焉公之壽與予之所以祈
壽公者其催常壽豈規規嚮昔朋故之私云然哉公誕賢
之旦去菊日十有七日餐英擷圃固簡飲菊亦為予亦醉

贈王石泉山東右轄序

吾閩莘王公石泉總吾臬也右良植弱濟貝然敢豪食風
為之沮未半歲公有山東右轄之 命民群言之當道
請留非不知其不可而惻惻然以章聞于 上以終還
而畀之閩斯人心也公初為御史有名巡湖南湖南人稱
真御史必曰公曰公及知廣陵廣陵人安而服習之歷兩
遷始總湖臬而再總吾閩也人以為滯公深自精識材優
激揚而宿望足以鎮之如銛斤運風駿足之騁熟路由今
之見以符于昔者之聞公之席宜十南未煖而奪之東也
夫勞極天下惟獄然霜清冰寒有畏而無愛故職曰雄職
政稱廉政而司刑謂之秋伯亦既優而舉之矣方伯旬宣
之重有逸而無勞布 德和令陽春襲物煦煦然流澤之

所優于臬宜優于藩也公之席又將不煖于東也而奪
之矣嘗私致之風俗之論謂齊經術魯學問由太公周公
之教然以齊魯論治與夫子變俗之漸觀之魯遺風尤在
周禮猶在魯也夫子大聖魯人也孟子大賢鄒人也承六
武周公之道以爵教萬世而鄒魯之重有今閩海濱猶擬
之況誠其地者耶王道先庶富而後教化近者流冦蹂躪
民壯稱枕藉死殆不可謂庶矣十年生聚省其役以蕃息
之者竟何道青之田上下荒之田中下沂容有不耕之田
禹定土賦兗作十有三載乃同今不知何時得與他州齒
何術以竟省其賦固未易能也況教化之施以盡還鄒魯

之俗者乎則東亦未謂無勞也得人而久任之東之所也而滯收尤拔以授柄于內者日常之材賢如公容獨責歲月之効以需東之澤哉予不能爲東謀也又焉能爲閩求畀哉

贈龔蒲川湖藩左轄序

成化間予與李少卿范庵儲少宰頑庵貞肅政梅所今大方伯龔公蒲川十許人同在留曹頗自貴重爲一流人其後歷中外皆有迹予獨落落無奇負餘愧焉弘治壬戌天下諸司朝京師　孝宗敬皇帝旌治理尤顯驗者數臣賜宴服以風在位蒲川在數臣中方須有殊用蒲川以大

參病告言者數跡起用　上可之迨正德甲戌始以右轄起視吾閩方是時藩臬多君子公與左轄胡公竹亭介特清簡如一鑪鞴閩則何幸二公也居數月蒲川假行部之便過予敘懷悲哽歡快孰謂露稀星減天遺吾二人之晤如是耶明日約遊我雲庄詰旦竟阻以事促還雲物盻盻然缺望猶時寄聲遊期方俟之公有湖南左轄之轉書來道別竹亭亦來屬贈篇矣于義不及送後之會無復期雲庄之遊者夢也公素履特定歸特早復與人世一貴則斯出夢也公仕牒幾四十年由昔誠遲由今若誠速遲與速則亦夢也而乘除弗爽物價終酬失東隅而收桑榆者

如此夢而非其夢也吾道之行爲吾人一大願耳寔足留一意晚區離合間哉抑均之遲暮感耳晚節末路尤吾人所深留意無容有苟焉者彌綸廣會傾所自處以旋轉開合副天下之望者何如夫迹寄者易頹名者爭之器君子有其名未若無其名而爲秋𦿄偃蔽蔽終日夕以獨膺叢寄孰若處閒任散對推牧語爲適哉湖南旬宣行也不言旬宣語所大者如此大無衍名錄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如狄梁公如司馬文正身殉社稷可也如呂正獻如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可也如疏大傅辭位而去如崔清獻未嘗造朝亦可也公第擇乎斯數者

程氏姓源序

系繇至周爲詳漢而下有世譜官譜百家譜氏族志姓氏錄官有世胄而譜有世官名大姓者過江則王謝袁蕭東南則朱程顧陸山東關中則王崔盧李韋柳裴薛其餘邑各有望衢在開化則程在常山則江程起程伯周宣王時人也其後興者始封君果從漢滅秦晉從破曹操皆封侯元譚爲新安太守侯景之亂靈洗起鄉兵保有州郡封忠壯公嗣是富起鄉兵定六州追封昭烈侯宗楚討黃巢戰殁贈司徒其子金紫勳孫御史大夫彥先曾孫克宗三世守德興以擇館衢信之地雲守東密與其子旭擇開化

胥廟食龍山賜額顯佑傳其從子杭裔孫淮沅皆居順化故程之族始新安傳饒衢爲盛開化上湖之程蓋滔始也江出玄仲封江其後居陳留至源始居開化景房徒桂巖基徙番陽泰徙常山故江之族始陳留亦傳饒衢爲盛常山雙溪之間蓋景房始也二姓仍世有遠紹與開元初自程來後于江遂附江姓按江氏譜稱彪未有子擇子程而子元初其後彪生元彪元復仍子元初則元初始李氏之存孝傳者謂元初隨母適彪故冒江姓又殆朱氏之范仲淹居今世已七傳而姓猶未復噫其亦晚矣夫元初之後歲時所祀與所拜者江之祠江之墓則江祖也程則何祖

哉昔狄青一武人猶不附梁公程儒衣冠有式驕援容乘青爲烈者恥識者恥崇韜拜令公之墓固同姓也翔姓而興者耶孫之春秋之義程固滅江而亦自滅也然循誰既逆今　祖實繫非元人鉅公爲之領袖誰從而復之吾邪分教君艇用之以義起禮特譜由程其復姓之大幾與予古致程所自出與入關之始爲疑立赤幟以指麾族人嗚呼水木源本之論程名祖而江者非祖也世俱無祖之身後程之疏朝其而夕以闕無不可者與仲氏叫憲兄後商校焉求直譜而詳系之則程之世既紳復完而予之臆揣爲可鴻因僭更爲程氏姓源而序之如此

贈丁繼卿得代序

令甲世官惟武臣爲然勞其身以優若其子孫責以官力耕難亦世如乃祖乃父之時其優之固賴之也傳序既久殊失前意甚至謂文事不足習而國章人言有不足恤嗚呼開國靖難之臣其亦幾完者物哉給鎮丁侯繼卿世以武功進明威將軍守興化習尚文雅恂恂退然儒生介軒樹而爲宏偉光大之烈嘗都閫以體統行其事侯襲官甚少純綺紈餘習才猷宜茂韜略多講求應猝整暇而公恂剛之間頗自謂不及吾流中間有愧者爲東山司馬及臺使所知屢引屢旌而屢薦之兵部上爲都閫者三官三十

有餘年無日不膺柄任瀕海五鎮權同副參衛使貳官雖若猶報矣方戎服聽帥令臺下侯推總四鎮二十有餘年南日建在中背爲四鎮仰視隆然又一大鎮擇而愼以付侯侯再涖值歲連飢渰泉流連起侯飽士練兵修戰備旋斥堠申令遣諜俟有以待之至則就擒引而去帥令闔郡咒兵侯枝斷置而豪奪者無敢跡故武村市宴然人惟侯安也憂其期日代去夫復於海鄉父老謀所以再借于侯侯聞之曰負父老甚吾不故晉矣方欲角巾野服以藉手遊鄉先生故物猶靦容靦顏大鎮然哉強之又不可因予姻丈莫君廷昭以求重於予予曰侯不渠借也河滑之

閩備卑而酬直者賡原如砥日馳數十舍車人安之秋水時至河決殆若峻坂續絶渟淖而車不得馳不得馳則不虚取直矣物化固有爽而險易所難者君子與道消息能智能愚能勇能怯徐還人以爲道而又以爲介其同始爲同終爲異耶父老曰侯不終借矣乞言於予剌之將以爲侯贈

榕城別言

府尹牧畿內之民古三輔之職近時楊公月湖始蒞李公仕脩繼蒞未至代以竹亭三君子一時道望公暹身砥行内完而外昭起曹郎歷大郡大藩在有勞績及是命人皆

曰聲先實引尊而與之矣數日公旨來雲莊曰吾欲四方之志爲一壑之雲力亦有弗逮也順天人稠物雜其化物已久爬櫛澄汰反之正難且勢以地異遠則專專則其志可行故吾也近則分分則動有所制不故吾也吾胡取一類哉投鼠忌器黨狐者顧其城有不可問者矣爲雞誅菽狸伏而掩之爲羊謀草狼恣而噬之有不得制者矣雞棘燎蕞惟恐夭蔓蘭林木之傷有不容擇者矣以剛則敵而徒以速悔以柔則隨依違附和委弛而不自振孱殆甚焉吾爲折衷哉予答書曰斯所謂循良公也公繼月湖者也月湖鎮雅黜浮居然古意樹奇運察於公矣有哉嘗觀夫嗇矣補益元氣無責夫歲月爲功而攻劇速効知皆之所無取周人東郊之治歷三紀而風始移慎始周公也和中君陳也成終畢公也政不同而心同也俗因俗革奚局哉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繼月湖之政豈在見規守勿失間哉吾夫子論政以寛而許舉政者以猛子朱子亦主用嚴之說剛柔相濟殆其然乎公自念哉有子人之大政有深已之大幾造物無見吾人屈久矣偕公甚焉藩伯姚公東泉陳公蓉湖鄭公巖山喜曰是可爲贈

贈王石泉大条湖藩序

畢城王公石泉在進士齒特少候朝之次退所寂坐塵喧

中予時在刑部屬私異之曰愼重有如此者起貳閩臬顧我雲莊中間契闊者餘二十年公鬢毛爲短德業益以混成雅服仗衛皆數十年陳物歷階登席一起居外無復話言茶畢請命退私異之曰樸簡有如此者公衙非致祚致啖食惟菽豆臨視下屬屋角俱化而區別畛域無爽使人無少涉蹊曲之詭詞降而心愧屈焉又私異之曰廉亦有如此者予所宿與名下士李公士脩黃公公慮意者公品流長短補截意者或右焉一日集蒲川道公在諸生爲洗思古獨冠儕之吳下奇士在留司視獄外不釋手書卷有博洽名爲員外郎移病歸養老母既又疏終養疏致其政

家居二十有餘年逆竪司例以清流起用不養交不循俗
速化同時人俱盡無知者而沉淹以久中實外晦畏一定
于紛翔競鶩之時士居今有是哉乙亥公始有湖南大參
之轉寅采稍稍爲澳所弗平而重致弗滿爲公一地公自
若也予於是求公於古人要所謂有道之士其歟始公引
疾包孝肅親老侍養之本懷乎纔致其政比宮子衣褐之
終身乎繹而起趣石父斂冠反裘而負芻乎纔而又淹太
史公屆南之留滯乎夫爲親自爲覓而未免人役迫於勢
逆不見知而不終悔命與義也求公以諸世不逮人亦遠
矣求以集事猶夫人也雅容廟堂標表來進翊雅而愧浮

靡發感動與防範而翊制扶披之機有前此而後彼者總
某周公公儁借參策三數公以序爲役予僭爲賦啣之論
使讖亦有闔私失士氣創而箕韻初僕歸盲滿腹不置此
幺麼也

榮壽圖詩序

國家崇右風教優異臣工内七品秩而上三載初論稱
待其父若母以稱年勞敎孝理于天下戶部主事龍坡黄
君伯校用是例封尊府廷立先生如厥官母方封　安人
士大夫作榮壽圖拜詩爲壽而俊實溢首簡惟子之愛其
親亦猶親之愛其子愛其親欲其榮壽猶愛其子而欲其
才且賢也其性至直而其行特爲甚切然才賢者可自盡榮
處者莫之致而至故洪範五福不及乎貴孟氏書者一樂
釋者謂繫之天故固有造化不能齊者先生年七袠大安
人七袠有三冠翟交輝椿萱偕老亦榮且壽矣貴致者可
致不能齊者顧得而齊亦何以得此於天耶先生夙承尊
府廣元教諭公庭訓授主事君以世儒業教諭爲文主事
爲子且作述者恒無憂閒片撝謙休泉毓晦其盛麗者恒
無忝時書衍澤孝友睦家　安人和懿艾安閨壼雍肅其
俯仰者亦恒無媿得之天者宜貴異矣今夫水澄之則愈
清木培之則愈茂而謂人不然愚如俊不信也先生蔗境

清爽齊眉荷寵主事君芻重服官樹有風節究所自盡以
迓續休命于天艮亦深致助愛云耳身親枝也不重于身
亦重于親輕其身而能重其親者蓋或未之前聞也則所
以守己者惡得不至爲學者惡得不堅涖事者惡得以不
慎且勤身重則德尊德尊則業久業久則名彰而親之心
以樂心樂則致壽積久可以累榮得之天者則又宜貴異
矣俊惟序之以發始事之端爲後日愈壽愈榮地云

黄鶴樓贈別詩序

黄鶴樓名天下山延袤數百里趣鄂城距大江名曰黄鶴
山山盡處石陵然崛起石之上樓也傑棟崢嶸層甍飛舞

偉於湖南一府觀岳陽滕王不及也千常非所相行君子
道焉屹立天南下瞰八極俯峨峨倚星漢而不知其高納
洞庭吞雲夢而不知其大洪濤沸騰疾風無摩其期若候
與時偕行陰慘陽舒及樂同態喧而能寂特立而不隘斯
其大凡也登斯樓者其亦將無取乎有是江山有是樓無
是人其不孤乎登斯樓者其將能無負乎進士余沙馮君
時濟札直沉晦好問學善記古今事頗然偕若奉使　岐
藩道經武昌憲副沈先生思古暨諸君子飲餞之黃鶴樓
繪圖賦詩為別後序其勝與其所以登者如此君固取斯
樓哉樓不孤哉君固能無負哉與時覲楚士夫洗耕間井

振耀古與今如斯樓擅名湖南等而上之其必君也若曰
凭高眺遠把酒臨風旅烟霞親魚鳥樂斯樂矣殆非諸君
子之意亦非所以贈君子也

少宰何公燕泉贈篇

命物之不齊氣也少甚之遠至之期而晚達亦孤登道之
適德優者才局質厚者寡文氣之鍾有如是爾燕泉何公
上世再以易學取進士樹英稱迨公而清發穎異自髫于
謂南諸山獨衡為宗而郴當中州清淑之氣萃歸之老氏
者流千常薄其輕妄公有得當者嗣學于家成學于李文
正公之門也怒長迅發智慧也少未冠掄鄉魁第進士謂
過也蚤而腴中齊外退然若無能盤錯關解恢恢然有餘
用矣仕而無忘力學會博領要尚論古人高詞巨策作者
相頡頏無愧其在司馬曹也勞其積以逾久始大政山藩
長卿大僕君子謂滄副都憲巡撫河南也君子謂允方是
時權奸柄政私門溪壑之欲倍于常供民搖扤不可靜公
懋法杜橫守貞而遲恒奸豪斂氣屬憲生風焉逆東夷引
額連犀于我王度公曰吾之過也吾安之算授而功告
成君子謂智且勇　新天子更元嘉靖拔用正人進公
少司馬南京方俟代又入以為少宰夫本兵固所習閑而
銓鏡之重又非公不可于時白巖喬公石潭汪公暨公皆

極三銓之望輔成新政瘁心具屬焉夫治道在風俗風俗
在人材吏潔於上則風清於下表儀歆發重有執其幾者
拔真斥偽本衡量之公而崇廉黜貪亦本樸儉之化正身
率物固節用愛人地也亦詎能敦大王化顯行之大關綱
領五曹則亦齊百職以上贊皇猷其非細故也道去闢萬甲
藩臬方隅諸君子專价屬言曷若有所授拜公辱焉不揣
忠告為斯人俞張抑亦自致云爾

大禮奏議序

嘉靖應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今人　聖君賢相其若
是盛也方大老石齋公服喪解柄　先皇帝專使強起

于家稷離敗迫以來不淪俗化不綦交不韋　南巡制
勅爭　國璽不以壐困已竊見其獨一旦翊　眞主
以運斡泰平元猷秘策如陽春播物萬象改觀挾日以升
遐隱畢照然後知老成謀國晦須以章　天地　祖宗
其固有以待之也　尊號之議首尾數十疏義正詞嚴
上煩　聖天子委曲引諭如家人父子不以卒變一時
倡事倖德協心至封還　內降決從違爲去就臣直君仁
一時之極矣議遷溫公蜀公王呂諸君子固在無報詞魏
公六一地下猶有餘愧也公身當國恐搨家族以博中興
古社稷臣也譬諸衆鼎百鈞盡舉再絶臏方知舉千鈞者

之難舟百斛盡晉再胥以溺然後知萬斛之舟長風駭浪
如輕舸穩流之不可及也公有孳直之氣以不居無右之
功峻階官爵辭有况焉是謂勞謙有終後無似顧視公
卒佐　聖天子　聖天子卒用公公卒用天下之賢
中外順則圖毓太和以造民福爲　皇明上世役千秋
一席其有餘帖矣

金田王氏族譜序

留守右轄王金谿公之族出撫之金谿至安成金田爲盛
又二十有一世爲公猶號金谿寓無忘也夫萬有一氣有
所始猶來諸山紛錯而皆本崑崙業今王所由始金谿之
崑崙也吉守德載翁王載遷之始金田之崑崙也其間昂
伏續斷春而岡阜而陵夷而陸者何限至公歸然喬嶽爲
雄鎮且曠蓋相承者世所以相承者心也世貴於傳傳在
人人貴於傳傳在心則追有足忭而氣機突發叢譜樓暐
有例視爲常者凡無百爲之基蔡棘之沒之可伏當王金
田之譜修自公諸父翁國禎父聯都寧翁兆京而載修于
公其取諸人其取諸心其求諸道之猶尚其氣機之突發
爲常者王子姓當自得之離而合遠而自近譜乎始倡而
先和化而齊亦譜乎始子文之治楚也君子謀其後光遠
自宅有耀所以上敬仲之收而忘世之賢無能爲父一貫

其不深可慮耶公方格勁氣折不能柔予立摹邪之間無
取自淵幾先遠禍退勇林棲者以文寧濠叛公不共戴天
相陽明公以立收擒王偉績奠安　國勢自搖抗之人
心　聖天子居潛熟知而義與之應　天承敍公一
年四轉官猶若未副答功以慰滿人意斯人論之公亦效
王氏道也詳見公敍

辭謝錄序

元人者必有以貞其志浩其氣俟時以發其光明雋偉之
烈大明當天發陰退伏其非細故也大老石齋楊公起異
鼂收蛋遇以有今師垣歟若齋退焉其若怯吾不知其勇

其晦之深也方正德間王辟媚處公無私同出貳司徒曰
部　春宮舊德殆非其所也未數月　先皇帝念之
晉司徒又念之　召入以爲內閣公辭不可老以請又
不可殿學孤卿待恩異數公辭不可歸省少師翁又不可
服憂存慰勤複未卒制使相屬于道亟以還公人者曰公
胡爲起也　巡幸事不草制載空勑待璽以行強之又
不可公之危亦至矣忠誠所感竟有以諒其衷而豫委重
爲以竟收受遺定策之功健將驕兵元兇宿蠹翦劉殆戩
之盤包俱泯之間鼎革之會也狄梁公爲唐司馬公之爲
宋以期還我　祖宗之舊功高弗有而力辭世封爲公

無南無共無佛心之任非所以爲公南而入去而道求佛
而要諸道猷裕圖終弘濟艱難其弗遺餘力矣君子在治
在亂若風浴升貞利龍之所以亨道消息爾矣公前後五
十餘疏某竊覩危孫之機今　天子明聖遐隱畢宣危
言亢志白世一時也某以徵之天下士而集思　廣益則
願之於公公無讓哉公戊戌進士前輩稱榜中得人一一公
可也辰星落落同時亦僅某故以某序

竟陵孫氏族譜序

族譜本始之書兩儀始太極萬有始兩儀萬有辨類祖人
之始也始則羣而姓別之別而至於紛不可辨譜所以原
其始也寓目尺楮之間尊幼戚疏於是乎在而豈徒者哉
自冠復易公舊物改觀高華望閥賣燭而鬻櫝者何限故
譜其有存者耶太司徒安陸孫公九峰之族之譜其得而
盡觀之衛康叔之後武公之孫曾耳爲衛上卿姓始也自
盧而當而沔而郢中爲今安陸族始也自與二而重而銘
而虎而毅而盛而忠世始也自公而上遡之忠則父盛則
祖又上則曾則高我　太祖龍飛淮甸銘六兄弟迎自
采石定太平入建康死忠者半功者半爵千戶侯淮遷百
戶侯汪安陸一衛使相聚也出　聖諭云爾既之餉樓
楯復宇爾爲安陸舊觀而淮移鞏昌遷移忠州比卒皆還

葬安陸生離死合詩固云然也既之虎讓世官于仲氏信
而自占民版安陸孝友之行孫世承焉既之信護衛西安
而太宗之後由公而祖而父皆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
書子元爲御史又爲編脩董緋疊紫三房之世官無及甚
矣讓之爲德謙君子有終信夫世常言鳳麟無種貞元會
而儲精發祥出飛走而類者也公純德遠猷孤忠正色由
上宰入爲司徒歸隱九峰受知　今天子潛邸起耆宿
再入爲司徒以輔成新政爲國當怨必欲杜利孔清利源
還虛耗般阜之舊國命民命身任不疑功　朝廷而望
中外翕今鳳麟編脩君亦鳳雛麟趾爲顏孫上卿始盛于

兵凡第冉盛至公之橋梓而極矣抑環復乘除之候有不得常者獨不孫氏念耶春秋生落草歲計松柏千計金石以天地爲春秋公肖貲引類小之爲松柏大之爲金石於孫氏盛上焉公交名忘同其字後學尊而不名稱九峯翁某五十年道義厚敘斯譜孫告亦林告也

見素集卷之七

素翁續集敘

素翁續集十二卷我先師見素林公起廢以後作也蓋是時公已七十矣後二年乃請老又後四年遂以永逝悲夫士有童而習之白莌如也宦成業棄以文字爲土苴窮年猶然無述焉而碩輔元僚所以彌綸翊贊孝謨思慮其於述作又未暇數數然者非本無知之資日孳之學而欲文行蔚其相宜功宗罔忝不如是若難矣公以直毅忠勤受知

四聖自部郎臬使歷御史中丞大司空冢宰秩宮保而歸中間論妖僧按逆璫平蜀寇拯詔獄光輔新政天下想望風儀如赤麟青鳳莫能爲象而其出處大致昭揭日月則人皆仰之也雄文秀句流播綺石胡然而嶽峙胡然而川注一時師匠寔推先焉文集三十五卷詩集十四卷公令子吏部大夫愢吾君逵先已録次刻行是集出最後以別諸前刻乃稱續集云集不續之是述作之全也夫以功成之未虞老盡一

歷年而猶矢筆成編積言累萬有他人沒齒搦
門所不能庶者公所謂獨智兼人好學不勌非
與或謂公道危獨獨於事
主爾世為難所為文語奇而思苦淡進或不能
以誦法今觀其垂終數疏懷惻忠懇讀之可使
人涕其與群公相和答披豁衷素貞而婉情至
而可深思與賢嘉善忘已而欲寘之懷如贈黃
余三慰諸蕭真休休有容之度謂危與獨也乎
哉若乃微言奧義蓄而約於文詞則自艾軒而

上遡于檀弓左穀無異趨者公有所誦法而然
矣抑平生不負文節道固有同者誦其詩讀其
書不可不論其世然則公是集也於詩書為絕
華於世為完局蓋棺事定此尤足以覘矣悲夫
嘉靖丙申冬十月初吉門人耕原王鳳靈頓首
拜手謹敘

重刻素翁續集䟦

諸祖見素翁以貞忠雅抱受知
四朝其所著作式窺元始以潭於道與古作者
分鑣並驅㷻㷻炳炳誠一代之英也先是文
則
省吾翁刻於兩廣詩則
寒谷翁刻於三衢續集則
愧吾翁刻之於家塾者壬戌之變板刻俱燬諸
叔子述氏有深痌焉飭因任爷刻之責顧涔
沉埃壒期會纒牽負諾責者廿餘年茲贅留

曹稍有暇晷迺受續集於叔氏而梓之若其
餘則叔氏亦駸駸然備之矣噫嘻方
翁之疏妖僧抗逆濠討藍賊身與家何有也尚
有於文之傳與否迨夫勳垂旂常行列史乘
芳猷偉樹所至稱山斗焉則文之傳與否似
亦奚與也然君子頌言以考世哲士緣迹以
度衷談道德者得鈎其玄覈事功者爰釆其
實諸刻似亦與有助焉吾莆文獻由來尚矣

前此漫漁毋稽
武廟時少司馬山𪡏鄭公始編輯以永其傳
翁爲敍之謂如景星慶雲轉瞬而消滅以盡豈
不深可慨與龥誦斯言而三復焉竊有窺於
諸刻之意故因斯刻成而並識之時
萬曆十二年龝九月菊旦姪孫大黼拜手謹
書

素翁續集目録

卷之一
五言古　七言古
七言排律
卷之二
五言律
卷之三
七言律
卷之四
七言律

卷之五
七言律　五言排律
六言排律　五言絶
七言絶
卷之六
奏議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記
卷之十
碑碣　表
銘
卷之十一
祭文　雜著
卷之十二
書　傳
贊　說

先公詩起初年至正德甲戌出少司馬止
霽翁編校文至辛巳翁亦嘗是正而希齋
黃翰編之正則間增辛巳以後數篇是編
壬午再召至爲績作也士大夫欲亟於傳
遂取以登之梓而其所未傳者尚嗣圖焉
嘉靖丙申季夏朔旦男達謹志

見素翁續集卷一

男達編輯　姪孫人樹校刻

五言古

孔林次吳文定公韻

魯阜宿陰翳孔陵多祭光乃知泰嶽下中有元氣藏不容道何病世代餘襃章滄桑互變滅檜斧居一方王書護林木樵採誰敢傷兒孫麗千億宿壘聯近輿譬如天之樞衆星拱其傍精神感會聚嗣述俱賢良磬折禮讓衣金絲誰家堂我生百代後瞻奉茲始償悲谷日已夕執役心逾長麟泣動宿感大雅傷詩亡

手植檜次吳文定公韻

物理有代謝人事多敓新皇王與帝霸在眼今誰存兩楹久夢奠手植猶廟門紀年繫襄周歷劫經嬴秦九泉絕根出松柏非其孳李趙盛所見鬱爾蒼屯由蘖百年內左紐還右文默運自元化一體氣焉分鬱攸適爲虐此酷能前聞枝葉化灰燼碣此林木均猶餘根與幹周視環百巡蘇枯諒斯在脉理關天人剛貞候芽茁怒長相嶙峋

桐湖逸墅

壯歲事行役吏牒相拘牽桐湖入殘夢魚鳥三十年九峰故寒碧卽事徒華顛地高世貴望在眼餘憎憐背山樹蘿

生收畝桑麻田歸來抱黃犢青磴聊寅緣蒿眼從穢彼負
膀纏鞋穿江天四寒雪獨釣歸湖船歲熟易得酒人朋真
似仙細覓種樹訣載理逍遙篇

約菴爲周都憲子庚題

氣機互流轉萬有存一心操之失其嬰縱浪翻陸沉三省
有明訓四勿垂規箴孔聖固可學爻必回與參翠績禍先
貫鱗潛不厭深元公故遂斎結屋青松林芳泉引自潔紛
華寧見侵境偏人事静佔畢疑書淫微言採賾外遺緒猶
未尋開境集百感鬱雲紛盈藩樸質道所貴約守良獨任
金貂付銷滅布被留至今豐亨鮮常在轉瞬四隆埫

送方思源尹丹陽 排律

物色收釆異聲名重不虛初程付淹速大造有乘除輔邑
征先耗疲民稅幾舒悉心勞撫字平野課耕鋤旱劇苗如
菑溝成水可居村農儲盡粟公府食無魚型冶還陶士冠
裳足起余化行馴雉外刃利割鷄餘尤振鈞衡在循良且
大書

送柴季常憲副淮南

脉脉客意長灑灑秋候涼川涂物色異去住何坰徑公程
歷江縣霞氣薰衣裳入門長大悄稚弱含輝光更燭辛苦
短拂曙星低橫陽鳥出海樹來鴈遥雙翮獨驂句開紀爽
猿曾氊鄉百年紘頌外禮則馴陸翔韻風尾鉛雲
中腸

送潘憲副方塘用漢韻

三川阻且長繼勢相門偶離堆鑿神秀陸海開平綠庶富
甲西南時化亦云速逆關事紛更絃柱傷太促括削盡肌
髓細政等豈求繆起靖黃巾闐火能石玉秖今枯骨寒隱
抱痌來出君行職持寬雅尚無狹促吾儒作用間元公有
前躅試省舊戰場荒墟幾茅屋

悼陳原衎母譚孺人

夕景事苦短風燈良易滅入門慰強健周歲非長別詎知

心内言於此成永訣西風遥惡報口淚俱殘血依依堂後
花柔情抱中絶
風成在懷抱百心餘寒温比長提耳言往往省見間舒過
數在口手綵絲猶存視聽不能寐號哭連朝昏巫山風雨
夕地遠深斷魂

哀陳氏姪婦

姪近婦二十三而寡矢志甚堅詩以哀之

索居直懶出向日爲之長發啼慘前拜骨肉能不傷憶昔
弟姪行大小紛雙翮不落已可念弱草横秋霜脩保諒有
數少壯深中腸嗟哉幼婦節百苦甘自嘗織燈照孤影淚

洒衫與裳素琴蛛絲積斷簡遺編草結耗信地所蓑水雙
鶴鵞豈知分命薄轉息餘空牀衣薪入世隔永訖誰禍殃
斷炊屢廢食匣櫛慵晨妝蛩聲訴寒月仰視天茫茫

懷喬白巖太宰

憶別始再聚竟歲還分離悠悠太行下望望淮海南北
一萬里音耗那得知商飈轉林薄故葉餘空枝索居亦云
逆昕結良未綏雲情諒自開去鴈應時返西窗幾叢竹弄
色共誰晚相思復相思腸盤未能飯

寄題逋吏巢用棠陵復寒谷韻

賢豈覓小靜盈縮觀物化氣機晨夜馳雨曜居曾暇飛飛

江上雲中曲時繙挂棠陵賦歸來猿鳥相候迓芬菲隱君
浮要局此輕擺辭榮重逃責幽巢從僧及輕軒奉嚴遊意
長日不下農談易更豢水石長光價有美難竟藏屢枉故
龙駕

雲寄

悠悠洞前雲磊磊山上石石幽雲亦閒相與備行宅無心
隨舒卷來去本何迹所憂荒棘叢數理不可索昕我二三
友腰鐮事芟擇仰觀景象新俯入局而窄稜稜幻光怪巨
靈手親擘其外萬松林允矣人世隔晦藏不厭深雲我叨
半席嗟哉蓋壤間孰有均過客

次何少宰撫巢和陶六詩

遲讀次讀山海經韻

俶舟候甬谷消故良已疎居留人事簡史散闢吾廬展卷
偹易忘所得信手書青編備酬校往理推盈卑辭次落聲
容夜雨行新燕開閉動真倍脉脉潔化代新知發玄秘何
洛幾此關川流太微渺到海終焉如

抱負良獨往諸世術竟疎出門值歧路決志歸田廬力耕
足年計几案還吾書林雨虎豹跡薄暮開柴車老妻念漁
寂具酒烹園蔬愧之同心人引盃明月俱隨化終歸盡綠
來知安如

真想次終曲阿韻

村庄絕遐想結志惟讀書窮年枉尋丈大道渾塞如茅茨
日就剪坦坦成通衢天真宛然在直以人事疎靜觀恍自
行俗徑翻繁紆浮榮拋前夢食飽良棄餘慨茲世緣淺酷
愛山林居垂麻話儔昔臨水觀遊魚班荊信散坐行次奚
重拘所忻有代下塋守還故廬

遣情次遊斜川韻

齊陽開泰運玄冥勢已休凍消物候平矯首斜川遊曾城
香茫忽人世真如流遙峰远清碧野水雙浮鷗涉行薄自
念童冠偕茲丘浴沂頗情況汗漫非所倚山花動春酌共

叟和和酬乾坤竟如寄神仙能在不崇短心故長無事地
百憂商芝有餘業足此寧何求

宿好次行塗口韻

長風振林木擻羽辭焉寞委身失所托惴已曾人情清階
歷形要殘夢名全并 文魚旬尚續來燕泉又生一春晴開
節故老談 公明互歌責難外倍見台階平玉帛走萬國
上宇無師征安眠起常宴竹杖時課耕辛無幻化術療寒
非素榮相期恒遲暮造物惜完名

餘刪次歸田園韻

幽絃故同調何山亦吾山我禿君亦蒼兩山自年年淵默

有孫尚無藏不厭淵性偏鮮諸俗幸有先人田寄跡混樵
牧養寂城市間赤日長林下一枕黃虞前隣村半凉落新
屋時無烟心多杠攀念於此成華顛西隴麥就熟雨足黍
亦閑卧平征調簡井里居晏然

去歲大旱及春雨又霪述憂用漢鄘炎韻

歲律居以窮玄冥猶當促長燈守達曙准擬看新局昨者
太無千十家九不足東西市門閒老少紛相逐低今雲物
紅溝水斷還淵道途幾人色閒巷多鬼錄值春雨又霪三
麥渾未卜免租下 殊典賑貸漣鄉曲災青孰致之斯民
自無祿長跪祝 聖人如川又如嶽遺榮艸頭露老去如

迦波長林結稠綠斤斧無完柯閒身寄霞外薙屋山之阿
開池畜流水蓮實魚亦嘉腴田若歲計習靜肴南華家兒
不解事浪費泥與沙瓶空轉局感況此乖天和斷和值漢
部邑里無催科

七言古

蓉溪爲御史大夫金公題次蓬翁韻

蓉溪錦溪相並清蓋綿二美元齊名涪江東來始滙派花
月下瀛變溪明溪邊合有幽人住潁水箕山不同處大鵬
飛歌尋上征子瞰文城會飛去平分昔屋眞卧廬萬卷亦
有李嶠書小坐芙蓉閒秋水花意人意溪與俱千樹亭亭

青玉立殷紅艷紫紛然集碧桃夭杏堪得知就中別有陽
和入君不見露下秋高金氣嚴零落相對還相妍萬卉平
林少顏色皮剝葉老空自憐雪餘霜柯僅誰識大松歲久
龍蛇跡小松直上不作難尺強後予看親植

公孫同節爲張大參東軒作

大江東來直能盡綠平過野乾坤大倚江茅屋編人家走
壑廻流相瀠帶週時楚望誰開園嫩紅淺碧如桃源主人
思老懷未愜別有翠竹連江村一夜雷聲春雨入大兒小
兒青且立豈知兒大復生孫歲月翁同更同日服裏過星
六十來華堂壽酒開深盃九鶴庭心感前夢此竹此笋真

奇哉同物乾坤幾能再鄭家二卯張三亥揷架圖書重有
承堆牀袍笏渾相待君不見東家種竹竹不長連畦接町
如堵墻又不見西家種竹竹枯槁後笋未生竹先老孰如
君家之竹凌風煙碧枝葉葉青霜前玉立長身有君子要
與松梅爭孤研曲江曲江貿神秀後行四笋禹於舊勝致
起廢不作難看取淸陰滿宇宙

贈梧岡臧都憲總制宣大

梧岡老子眞不孤紫髯勁骨看如無博帶寬衣拜　天子
雲中再往親備胡朔方健兒名慣戰此老胸中元十萬帳
前猛將勝通身不道天山定三箭只解風輕二月來長城

兩望無氛埃細草晴川斷南牧□□紙見陽春四君不見
正德年間本無虜開邊市勇渾相設肌推髓剥盡行宮宣
大紙今尚無土

壽黃順發郡伯宮諭中峰之叔

憲長伯仲稱通家朝回擧馬催公衙馳道相隨各醒眼酒
酒意氣凌青霞別後分符各南服民恫更盡時更僕才名
留滯分兩若慨勝下天酬清勝玉階年詩格驚入郡丹錄巳
長黃崖人拂拭塵衣賦歸去看起廢風進滴餘小江江前
東山下水石烟花重無價鏡湖白老不待乞蠟展謝公許
相惜蔣藏洞裏開隙光文史亦作閒中忙辟穀赤松問年

紀種菊五柳空醉鄉八旬已過須殊福草堂更致南飛鶴
當年鑒識翁待知要共中峰閒獨樂

蓉川用唐子西韻

赫炎露下方解嚴一席何處謀清酣皖城春色屬名派錦
江杜老留前談過時花開花更好冶容艶迹靜於掃開落
休嗔物候遲栽培巳納乾坤老川上風光故不窮紫蘭幽
桂芳菊叢書屋留香護雲錦海日夜見江潮紅

蟠桃歌次李文正公韻壽邵二泉母

海山屈蟠樹如織寶甕金莖露猶滴一度春風一度花如
此風光那會得武陵天台雲錦堆禹粮堯韭同蒼苔伐毛

洗髓即千歲對花食實能幾回神仙中物世空羨方朔三
偷眼曾見來瑤卿春色天上來壽堂壽酒當花面遠覽近周
不作難却看八座隨淸歡　晉國　詔書下存問許並張
家福壽看

喜雪次郡推可亭韻

子帳微融春入半□根忽忽爽聲隨火盤零亂撒不銷銷
落牙簷珠萬顆碧春撒色留年年滴與一見驚華顛望八
之老能依然踈短雨贊卿相研六一禁體容盡捐埋名隱
几榻半眠聚星細續大蘇篇

雪壺次郡大夫三峰韻

燭裡蒼聲失前疾陂塘宿水看還浴玄寶為化波明光大
門小户争承髮人言瓛瑞天上落太守見之手還鬻前脈
不住雨頻春始幻雪村成万落人含青雲濯玉有將爽飄散
趾到顛倒阻書蒙恭來三望十卜歲此宜去從租無史右
嚎前熙春臺白梅再花踏晴野老試清癖事有無愁公税
足解含悄妝如僧銜雪壺雪壺隱微浪含星射日光盈颷
駝茶學士聖得知三白銀缸出仙釀吟脾獨意野情深飛
絲走泡同銷沉雪山亦似雪壺好古人不淺令人心

次杏岡李少司馬

太白山人聲價高傑才敏思如涌濤水怪山精入馴援筆

嶷立熊羆虎號劍佩玉階三尺地白肯風塵還作史陣前
將舊衙官堦下諸兒還廟器丹成九返瓊微方赤松碎
穀遊所將百藥者英宬高壽老泉父子充文章江北江南
一浮梗半月東鄰天借李乞來骸骨竟何如夢魂已過梨
嶺

五鶴行

露涼水白金氣清子夜合有開天鳴鳳異鸞解入奇相恍
恍素質含星精千仞懸流瀑高潔細毛滌淨明於雪乘與
驂翻八極遊萬里長空共晴月忽逢招引入瑤池雙松結
侶風披披始信生身有前分不與燕雀同喧卑凌晨佇立

池下太白文章重光價揚音振翮勢昂藏羽族看來品
無下朝朝日日聖人前童瞳一顧一回憐丹砂養成丰格
壯錫以大鎮超群仙一琴相伴殿閣服要與龜疇臻五福
八郡蒼生壽域中王清韶許蓬萊宿

學士白菴豊先生論大禮謫漳南贈篇

君不見園中花風撲雨折明又開又不見原上草雪虐霜
凋明又好榮枯有前分信識亦至理茫然一貧之憂樂決
於水漳南始識中丞孫謫峯落楮橫陣雲云是清華舊學
士筆談程紀徒紛紛今日閩海頭明日金鑾殿請君匣劍
看星文後此相思不相見

正郎黄柏岑論大禮謫惠陽

君不見樓前雁决起雲中又江漢又不見堂上燕巢成子
長誰復見　聖心如轉丸神理事可必君車且勿東去日
還來日白頭老母夢相憶夢相憶心自寬梨花酒熟承滋
歡

寄少司馬山齋

我今幾意山雲宿右半偏枯守床褥異書經眼音茫如神
疾祗見年華促故林殘葉霜已黄閒庭細草烟還綠往時
意氣此安在海內交遊多鬼録憶昨　新朝特起時耆老須
仙班共華躅獨公風力倍强壯偉抱雄材心更屬廷尉應

推戴門前本兵直擬姚崇續醴酒不設良自知江上兮飛
雨鴻鵠公今水石開緑野我亦乘東依杜曲乞天强健令
并平飽飯著書了完局

四思憶韓宮保

有所思兮在長安欲往從之風雪寒引領北望投所歡美
人贈我藥玉船何以報之鍍金鞭路遠莫致心神懸胡爲
清音寄煩絃
有所思兮在滇陽欲往從之水陸長引領西望涕沾裳美
人贈我紅麟脯何以報之紫駝峯路遠莫致情所鍾胡爲
戚戚消煩悰

有所思兮在鄴城欲往從之風浪驚引領南望難爲情美
人贈我緑玉杖何以報之紫瑤琴路遠莫致回鳳況胡爲
老淚沾煩襟
有所思兮在平陽欲往從之車無梁引領東望白雲鄉美
人贈我金尺刀我欲報之宮錦袍路遠莫致風怒號胡爲
行深煩勞

七言排律

壽宮諭敘菴李先生母邊夫人

慈壽堂前啐酒巵八旬三見抱曾孫莊椿舊喜連枝盛仙
桂尋憐結子奇張氏舜賢推老母李家元直擅作兒甜餘
旌境鄒人識貴若藜腸堅姬知野繭車槃銀細細木綿弓
影工差差五紋刺繡衣教補百納勿連絮命被畫寢翟幃
光燭漫禁庭象箋步委蛇瑱繁其致如生薦樛葛兼垂逮
下詩少伯成支思故孱大官日給寵仍私累朝誥軸年勞
賜奕葉升名嘗屢遺循例毋封同登國紀言女憲續班姬
月輪幾望光長滿曦馭頻秋影轉遲青鳥使傳占福履紫
鸞笙引祝期願瑟琴早稽宜家力俎豆終聞作聖基欲和
南飛酬世講閑門半面覿坤儀

見素續集卷二

素翁續集卷三

男逵編輯　姪孫大誧校刻

五言律

皆翠亭

大雅春常住高情酒未回千陰雙樹合晴色四山開補竹延新徑尋芝破舊苔冠紳行樂外吝去鳥還來

釋鬱亭

宿留有蓬萊幽懷盡一開花香浮几席海氣上樓臺別調歌還放迴闌月未來綠蕉行小徑約略記親栽

贈族子以永

大治陶型外名家況味存孤忠韓愈疏正氣鄧州孫語起冠裳郡人歸禮法門經心清獻眾殘照下烟村

題畫

山峻心猶暝江天雨欲晴院深芳草合日落野舟橫古路留人跡青林但鳥聲春風期載酒相對話班荊

竹澗為雲從作次翠渠韻

逕脉無多曲藏身亦幾年秒秋猶隽瘦汙暑有餘寒世局歸來靜風情老去寬漱流經洗耳肉食記長安

宏路風事

石竺一盤青嶝重岡入紫雲神仙幾人世雞犬亦江村井野

魚鱗次溪流燕尾分十年前盛麗斷部數家分

武夷精舍

雲水十年卧闍山復此行逃名曾老子何面謁先生獨手慚經濟諸公業泰平中興元有象　龍起大河清

壽日

嘉靖紀元二月十日宿武夷明日壽之旦余壬申七十

一云

生申良此日更始重元年雜合悲歡外曼兒考妣前幔亭飛一鶴玗洞拜諸仙鐵笛虹橋下風光也自憐

屏山草舍

隱几醒殘夢披雲坐素屏鳥聲千嶂暝人語一峰青古辟行參黃庭寫道經非闍城郭樹皓首北山靈

過紫溪

雨樹行青嶂晴霞從紫溪橋分平野斷人與此山齊瘦馬漫知道宜為故不迷仙風酬素分吾老一支藜

答東湖吳少司空用遂翁韻

纓免斷羈束江山作繫留盱逢端分淺矻狹姓名浮事有回天力公如逆水舟眼看無者處一壺正中流

又自韻

應會年過半還奔寵佐三大鵬高又下候鴈北還南鋼雀

來青雨鍾陵麓遠風地清無瑣事低小結茅庵

多景樓次米南宮韻

江漢從東下乾坤盡北開遠山連又斷候鴈去還來石隱同淵在僧傳度海杯分明樓上睫飛過越王臺

謁孔廟次壁間韻

即此度分席依光愜下堂道風行有截教思入無疆繫易連三聖爲邦備一王晩蹦天獨借數仞見宮墻

題族子汝桓畫

雨葉秋將勁晴煙此亦家浮生付雲水食口託魚蝦業澤還官債山深自歲華最憐霜候菊猶是去年花

題九峰翁扇

掃軌離門靜藏舟夜壑勞漢江三澨近雲夢九峰高爲易松分露烹茶鼎作濤故遊今幾在首白一同袍

贈王南溪

虹衍諸孫會　天中啓　聖辰一函脩職貢萬國走王臣譜按神仙曲風飄帝里春泰平今有象西壤淨胡塵

經筵賜宴

經幄儒臣侍　文華　帝命申九霄懸日月諸老下星辰欲德宵新酒稽謀綴舊人無刑心故在首白愧冠紳

地震書感

征抗疑風至命豈畏陸沉枕孤横老淚力乏負初心失徑爲人監機祥　帝若臨斷鰲居故事倍爲日疎林

壽宮保韓貫菴翁

義激中三疏時危寄一身蔡綸逢　聖主異寵錫純臣素鶴精神爽青丘禮數頻絲章臨四代孫子遍冠紳雲水添耆際褒書領　聖情四朝余一老三事汝孤卿宰醴由天下山庄有使迎頻仍貞異數魚鳥見還驚

東軒

夜半見海日軒深不動塵簡編前得曉花草易爲春歲礪時　天寵仙家自世人交遊鸞老大松鶴倍精神

地洪春來早風柔不作寒早華當面出奈影上簾看玉樹傳仙種金吾拜　主官朱櫻承　内賜擎出紫瑛盤

臘月下旬值雪

一冬懷屢結三白夢長懸野色同雲外寒聲落照前貂山容盡換求海腹逾堅疾癒璇璣淨明書大有年

癸未元日志感

老及何能壯心多可自由感時成小出揣分合身休底裏年華識行藏樂眾一機環復外魚水夢滄洲主少名何謝臣衰意自憐立當　三代上遇晩十年前禮樂從朝論刑書愧係籤鄰階諸老在拄杖對青天

元日書事

銀燭微青烟椒花落綺筵草堂應舊門客舍是新年木姑
宜春勝猶傳守歲篇西齋話京斤剛後雨回圓

書感呈少師石翁

歷服靈長會艱虞鎮定身　天休當此日　國是屬何人
大手猶綸地洪鈞發育辰金雞傳　詔下枯槁遍爲春
主聖開昌運臣勞効匪躬功高元不賞道大亦難容鍾鼎
完名外衣冠老淚中慰留　天地德殘夢逐東風

芝草

紫玉阿房種青霞洞府英孕祥峰五癸觀象月三庚長養
元陽護孤芳弱肉爭漢庭書上瑞深谷沒藏名

教週

週子性少醇可幸也余儒不立殆所謂末如之何者吾
家子弟僅此耶詩激之

詩禮甑間下磊然上木人幾緣通汝悲僅未失吾貞學皆
終能變心專自有神思柔功百倍久又待知新
氣質元庸下詩書光若倪瀟盈吾故惟娛儒汝終憂及逮
期前步終迷怪下流玉成在貧賤莫漫責家希

哭三江宮傅

三江太傅翁和余詩前成溘焉長息孤希原緘稿來訃
隱絕筆也哭四章仍元韻云

衍播深欽哉峋嶁類寔微位極公還命名完世獨歸竟陵
傳　太玉台斗賦溜衣笠澤陰新外千燕帶遠磯
匪石心還壯如虹氣漸微別來黃鵠作賦得紫芝歸鳳閣
傳遺表麟袍感故衣祝天酬百順烟水欠魚磯
化及形神異心多氣力微鳳鳴中　詔下鶴伴旅魂歸岩
菊空脩譜江荷枉製衣鱸鄉還往日鷗鷺將前磯
亡哭憐旅息絕筆寄公微脩短元前定哀榮此大歸易名
題處額就木賜時衣秋水吳尊約湖風令故磯

送蔣子雲守南陽

節際西曹彥文章太守臨朴忠元汶俗風雅自遺音探虎
肝看壯懸魚跡許尋五朝稽德在如玉又如金

贈王應時

新愁收爸遇艱大寄孤生行就傳　京國詞華動海城旅
見天正黑枯淚夜曾明田鴈西風急含淒數驛程
上極懸深戀東行感至尊自憐臣計迫不道史書勞力盡
置傷往心多更食存百難能一葉人紀信須敦

送祝廣縣子師談令南豐

盛緣終欠傳心學許同　龍飛符上瑞鷄割寄南豐攫
名家訓敦龐太古風不禁兵燹地百意念民窮

贈閒泉川

苦激言論壯居夷性轉暗日將辭　闕下天與看滄南畢
散歲深地冲虛悟往養曲成關造物慈意審誰淡

溪閣寫懷

溪閣開烟水樵漁答是鄉諸峯齊平野老樹納初陽魚鳥
風雲氣林丘海岳腸廻闌寬盲傍松桂亦吾庄
雨齋麥稍短春寒穉始青過墻梅似互應候艸如萱歲積
瓶中記宵行火處聽絣流心自領無語答川靈

雲庄偶懷

石屋忘年紀霜松記十圍壯容驚綠盡近叟是真歸局小

一庄足名逃百年希山盤開野水新雨蔭芽肥
風雨晴曾看幽明電百心龍歸先有洞庭觸故成林遺蛻
愛蔭留孤寢夜臨吏聞銷燭短涼泪落衣襟
野寂含幽意神孫看飽眠冊成奄日月樹老生風烟里耳
絕無異山人禮數偏世途期謝絕無路屬黃綠
立海風濤壯漫山草木稠座雲一寄洞有徑遁幽事適
仙翁左身隨野鹿遊仰高名故在吾老竟悠悠

農夫苦

出入耕常早鷄聲曙起東星流天過白日出海翻紅櫛髮
催牛飯綠籬放鴨籠一區渊事分辛苦不言功

載星憑出入獨力強支持正苦催租急翻縣散種遲地瘦
收轉薄歲熟喜還悲獨粥狠情事來嘗來有期

三慰篇

吾鄉必東子莘入臺即論事吾家汝桓救之二君除名
汝桓承遠邑紀是篇

窮年海散官甫月侍清班野聘平出林孤鳥共還買山
曾有貝涉世本無官寡易青峰下樵流識故顏
御風來海郡解綬下仙班　上德乾坤大時賢日暮還登
音二仲徑過須六蘇官終局吾流分名高不愧顏

雲庄漫語

景奇山獨占吾道不終窮玄鶴心千里青牛地幾方廻瀾
芳渚月歸袖舞雩風三影塘前見依然似濂東
雲寄誰留在山深不記年樹根行暗壁石隙逗晴烟碧雨
松冬盡滄洲海化田時平甚遲暮餘日理陳編

過真館

少華幽棲處青霞幾靜功松脂傳辟穀羽服舞廻風小有
仙都觀清虛紫極宮五芝前道路荒棘桂花叢
少室秘青烟空流了道玄玉書方外檢鴻寶枕中篇吐納
負留訣神仙秖謾傳晚晴看逝水蕭火憂三川

溪洞偶成

元居雲上青楙只丈餘幽陰疑穴處元爽勝樓居海有
者精氣猶存古篆書質風蝕鑿外渾沌剖逃虛

雲庄感事

咄嗟成感過深窮謝人裹宿鳥餘殘夢歸雲已故山衣冠
今寂寞嶺海路間關憑藉乾坤力同時許賜環
待盡嗟何及居閒意獨申如神昭聖武無事擾厖人禮樂
都俞會肝腸報荅身綱常終定在虛已聽重陳

寄何燕泉少宰

來盈占候燕失爰問前魚世有千金璧公猶萬卷書仙蹤
移舊國廚字類幽居樹影閒庭月晴光滿太虛

帝宸方發聘卿月下層霄野色高低樹江聲來去潮碧山
密露冕瘦鶴認風標相憶廻瀾夜漁歌第幾橋

再寄燕泉

老至食無味人間夢未清數更成夜寂來雁帶秋聲海國
書難寄山堂月轉晴美人江上路代鼓看潮生
交遊心轉結離別夢相牽南嶽應千仞東華使隔年星辰
通聽履風景類登仙讀罷希文記高樓思渺然

招白巖豐太史口占

迴野行梧竹從天降鳳凰世誰三昧手容有四明狂後學
還著蔡中朝自紀綱海峰重繫纜春色又歸航

世緣深擺脫道味啟相親馭鶴來仙侶烹葵預主人碧霞
尋野寺青雨濕山巾北極肝腸共清齋入夢頻

雨亟溪流百丈頹山爲市者失千金偶成

雷雨分霄亟溪流四望交熊應蛟並穴鷙與鵲爭巢沒舍
殘吞沉洲見斷茅江心愁外寺虛閣且僧庖
雨積疑天漏溪高詫陸沉頹山勞竟歲袖手失千金豺虎
深時見風濤亂敢尋楚兮還楚得子毋浸經心

廻瀾

廻瀾放晴夜虛敞足清遊野曠月臨水天低星近樓村醪
隔蘇徑樵笛下谿舟桂席高寒外心多可自由

宿山

洞壑通幽徑香蒲養靜菴幾傳修白業一宿悟玄談老坐
龙完愧時懷舍退慚曲閑忝未葉花日尚紅酣

和寄豐太史原韻

直院隨金馬淸班綴赤墀忽先懷疏入竟蹈引裾狂孝理
陽名教上亂翊世綱何神風已北轉自送歸航
中庭身獨犯風鳥夢相親似有仙留訣時傳語動人大官
與隔酒少室白綸巾俎豆閑兵略雄心拭劍頻

久雨次雪齋

也幾曾出處念遠村余稠空夜市桂玉斷晨飧如馬

風濤引鳴蛙野水渾一晴酬歲望脉脉重誰論
林縟動弼月篙聲不斷流何時見山色於我若少逝乾渠
盡窮日夜雞委漩洄不因炎德會風雨晴行秋

次張方伯雨山登麻姑山

躋雲看直上萬象入搜羅鶴馭昔曾到仙閑近若何逢來
行復淺瑤草拾還多五老峰前社時時夢一過

郭侍御世重以言落職兼程歸其母安人

瀝血臣時疏同腸慰母情江山連故鄉昏曉戒兼程升落
寄殘夢艱危剩此生精忠良柱史暫尔　聖人哏

春候

九十陰晴半丹青畫作殊發生良自異造化本無拘野水
梅初豆僧厨笋正酥葛巾閒載鶴獨擅老江湖

秋候

萸菊感物候星河自古今最憐清欲絕更覺爽相尋范老
先憂記元公太極心虧成渾事外吾意在吾琴

有懷

戍旬臨青野星台切紫垣傳心嚴虎豹揚色引旌旗
末聖臣貞會河清海晏時　大庭興禮樂拔武重皇夔

丹桂

凉入金風利香浮玉樹幽月移天上種名動世間秋炎冬

文昌盛丹砂火候來賞心惭酒分晴倚水西樓

夜起

長夜腦曾着行庭思轉清城烏臨遠驛樓鴈過高晴客子
木綿敝疳入木火爭時半歲禾黍一飽答西成

二泉秋月相憶并及無書次答

露重夜如沐秋高意轉深江湖千里月吾汝兩翁心影落
岩前桂情移海上琴附書元不薄末疾故相尋
離合天爲限交遊忠許深秋聲行木杪月色到庭心老大
消殘局虧成托素琴小山叢桂在咫尺絕幽尋

有懷

野木歸雲薄林花應候新松杉留海日衣袖落京塵社會
聞村鼓仙班拱帝宸一丘謀老地耕鑿泰平民

贈周諫議雨山

少宰留雲存方壺日到初地爐燒野笋麥飯薦溪魚濟老
傳尚事班生得倒書參舒吾道在烟水話樵漁
野梅香正結素洞暖初開掃徑聞雲識從天舊雨來棘籬
催過酒沙鶴引登臺人意仙蠻會披衣坐紫苔

蕭侍御雨湖紆道雲莊短章爲別

荇蕩巢居小青驄柱史臨懷虛含得上謝絕副知音風雅
酬前話雲泥結素心酸鹹浮跡外紆道故相尋

白筆簪遒勁青萍價舊高分行八巡使特柱四程勞雅泰
延山月魚龍壯海濤乾坤無限在吾老分林皐

再用前韻答周兩山

逸才追白後近作勝黃初殷篆存苹悅周篇別亥魚諫垣
昕有疏政术故無書别肉依旁會猶容蕩澤漁
别況又逾積孤懷重一開梅得踈白後山送遠青來審像
凌烟閣披衣步月亭杜門深簡出階老綠蕪吉

俯省志喜

宣室求言　詔虞廷獻納篇遇災咨有此責已重無前國
步風神壯途謠雅頌傳滿聲動百僚蠟炬引　經筵、

除夕次山齋韻

更始三元盛窮肯一例除寓形空老大閱歲屬孤虛海郡
傳新曆桃符易舊書浪仙勞酒脯詩草謝芟鋤
爐火沉將斷村田調正和歲歸成局促春望未蹉跎氣轉
庭先綠年頹鬢易皤小來催大往伸縮竟誰多

野出

激石溪流壯漫山草樹稠青蘿結茅屋白羽步沙洲松子
霜前落鳧翁藻面浮閒身酬勿樂土壤答真休

舟過溪閣次山齋韻

小艇道仙閣迴風轉蕙蘭晴光江上月涼意竹邊堤掃石
苔竹滿留苔鶴借看來麰經歲熟一飽答清安

雲莊先墓有感

枕壟開異隊揖華擁諸峯了汝生前分還真夢裡容荒陂
朔野水新塚覆高松細響微風入神遊自有蹤

偶憶

水石三遊洞風烟百戰場羽書時道路戎馬曠江鄉射扁
弦聲疾衝牛劍氣長衛戍自人事杲日照歸腸

述懷

綿薄何能受衰頹轉見親身多為國瘦家頗好賢貧山斗
嶠依近羨坊夢寐真陶型心故在末俗幾還淳

送陳春官惟濬謫漳南

發生期老大飄落任浮沉到海十年夢思家一夜心小車
問字酒獨坐裂眠衾剛折還臣罪空蒼屬監臨

喜諸孫問安

展轉痛曾怯起看星又闌詩稍隨老退藥物輔衰殘叔世
能完局孩孫足大歡黎明索梳洗又枕問平安

挽韓忠定公

純質先朝舊　皇家一鏡亡海天懸涕泪星日照肝腸百
僚宜遺表重瞳下卹章續音雛鳳感梧竹遶鳴陽
大老安危繫幽明覺此分易名彥國謚錫葵稱圭瓚特進

三公品重須九祭文案車前道路孤淚落寒雲
社處聲華重交親氣味同月嚴虞六德侯極漢三公經濟
任時會艱危伏闕中啓衮猶衔戀華渚視流虹
賓瑟元同調山爐此瓣香時尋參分野遥望晉平陽老淚
迴瀾月悲風緑野堂草村帚遺跡何處是公鄉

贈洋西

陳洋西壽徵蹇蹇周慎工數種書寡皆改元余起落致
與偕行及是十閱月余五辭不遂君以母老子少辭去
義不可强而情不可割詩致余意

隱帙上黎烟濃書洒墨筵聲名多此地物色重當年桃李

春風面江河秋水綸右軍心畫外妙領看清閑
新桃開暖烟細柳繫離筵客久餘殘夢心高寄老年大方
求益地短月遠遊篇相憶雲莊下叢生桂許圓

管溪爲祝鳴和題

春書夢平出溪紆徑轉長衙風幾淇澳吳楚白江鄉葉細
含烟潤枝高帶月凉真虛明素抱吾汝愛文章

又次邵端峰韻

夢遠碧羅帶神移翠玉宫此君留壯節而我讓孤風比德
名偏重知音調許同世氛藏伏外即紛日占終

皐溪野芳亭

尚遠杳無際餘香裊殘書秖便公事簡端愛世緣疎浚飽
濟晨飯新肥摘露蔬草亭閒隱几習靜似林居

題楊乾叔西嶼

迴野雲猶暝平津日又紅南征疑化鶴西嶼寄寞鴻飄梗
時名外青衫老袖中摧殘憶群酢吹度一番風

壽丘

老至神猶健心多迹若浮彼真輿我已犁化卜返丘兆得
中虛勝游終太史收碧山還載酒梓梓門春秋

夢雨爲汪淮寧題

人意暴霞外天心感兆間孤燈尋短夢一雨重前山垌野

水將浸江天雲未還斗州元命脉幽蔭正相關

贈陳侍御中川

羽儀應憲節文藻重儒紳山立風還勁雷行令一新草回
春地緑馬帶帝城春胡越同仁外乖剔正遠人

嘉靖丙戌自五月不雨至于七月述憂

赤焰蒸焦爻蒼生涕泪重黑峰留起雷渴海不藏龍雲漢
心徒切江河帝自封發生銷落外禾黍更傷悲

系翁續集卷二

男達編輯　姪孫大鼐校刊

七言律

召命紀懷

新詞孤調屬更絃　詔下歡聲已盛傳捧擬吹隨　帝力後溺心時到　聖人前竟陵雲氣天中門大陸河清震出年衰朽老臣叨　起命一封重乞木蘭船

碧山元自屬逍人重見陰崖一例春已分苻闡還宋鬼忽逢起落是逐臣老於壯日肝腸在病入稀齡齒髮新天語叮嚀深有涕過奇無力答　皇仁

紀瑞

嘉靖更元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二日也先是有慶雲之瑞河清之瑞季夏月朔慶雲連現莆之壺山者三日六日九日又現　聖人出世海嶽効靈不偶然如是也當是時方君松崖陳君石峯鄭君山齋黃君西壺黃君后峯暨余暨吾家守仁以永以乘凡八應起　命策進士者十六人壺之瑞瑞國亦瑞莆也詩爲紀

壺是河清憓舊傳紀雲今喜到新田瑞符龍修　真龍出文廡壺山八鳳追詔舞闕風前禮樂堯封禹貢外山川舜心亦有趣陪賡報荅功疎愧老年

題壺公次韻

厓蒼不送一天秋不盡長江水自流兩字時名空短劍百年吾道倚滄洲疎松古路通仙徑落日澄潭下釣舟醉客狂歌山月白野情無夢入拘囚

偶成贈黃后峯

步入青林見烏聲九峯雲物爲誰情逢辰更屬乾坤債遂遠真忘水陸程觧舍湖山清入畫　帝鄉草木舊知名肝腸倒盡還　新部悔少南屋是此行

山居次山齋韻

小亭孤坐微黃昏門外雙溪帶雨渾白轉畫簾微月色緑回荒徑重苔痕別來仙子元無夢招到湘纍尚有魂引積断橋歸却晚數聲蕭竹正江村

平緑亭

石林長逆千風清廣漠晴開境倍明無盡烟暉隨意緑大荒秋水帶雲平天低迥野鷗時過影落空江鶴一鳴不除不夷聞是福十洲占斷有誰爭

召命書懷

嘉靖起　召以週隨過承予　君父義不顧私報數也

召命三申力敢辭韓於遇寵屬深思納方幾適循時製絲
亘直煩　聖主私心有溫公元已病跡如樊子故無奇秋
成落盡曾根蒂秖恐歸時異去時
又踏征輿子椽鞍相看同是出門難未緣未念懸兒女深
有餘忠入肺肝舊隱載承　天上召老叨重似芬時官寵
年琴竹江村下衰鳳何心復羽翰

偕雙湖遊源口

納納乾坤一草堂碧溪斜遶兩山長野心自卜黃梨塢土
俗猶傳紫橘庄入手風烟閒是福無情歲月老都忘道人
未斷江湖夢羽扇綸巾覓醉鄉

俗諳無韻作東還源口尋來是幾潛天與素緣酬洞壑公
留玄秘屬溪山着殘野衰身長健閒盡嚴花鬢未班安樂
一窩眠較穩悔前名姓落人間

宿海天亭

寫亭臺邊五粒松古楠高竹重雜容亭心仙液流名派湖
面青螺立幾峰一笑却疑天上下兩翁真似夢中逢對床
短燭尚行止世事那堪老去慵

丁卯橋次少師楊遂翁韻

為別仙靈歲始開卯橋盤與燕同來遇奇幸遂高年約分
減湖山半路迴陽從亭時虞鳳舞山人去奐旅猿猜羊來

未必高天下漢將圖形舊有臺

次遂翁存問述懷

鵲喜晴樓碧樹顛相門盛事應新年赤松道出羲皇上綠
野公於夢卜賢希潤茂恩看獨柱泰平奇遇屬無前分明
羔酒溫存地已報徵書下九天

雨紀

潤又旱遂翁存問之三日雨紀事

井縮江渾月許深麥畦汲斷轉難任金鷄　詔下方瞻日
海鶴晨飛正作陰軍國　四朝還宋相傳巖三日是商霖
午橋物色開評較青杏紅櫻欲滿林

敬亭有懷

柘葉鳩鳴畫作陰敬亭山近轉難尋太音已續一公響長
夢猶懸一老心身倦臺銜羅頗厭疏歸　聖澤被還深蟬
蛾白酒重陽候笑插黃花欲滿簪

答陳都憲靜齋

孔林瞻奉七旬年驛使公詩簡並傳異事任城天獨借當
時閩海夢長懸綱常一種觀風地道義三章伐木篇愧老
誤知猶浪出壺南山色正悠然

粉團花

倦起庭心落素霞段玉枝殘雪綴晴葩未投洛下姚黃本疑

有人間修竹新雨行似欺吟鬢短風香猶帶舞衣斜品凡
莫淺裴臺問幸不楊妃解語花

贈劉都憲大節次韻

駒隙勞勞催短景羊岐擾擾混迷途豈知泰運逢今日猶
有山人話昔吾元禮堂高還當籍屏成老去尚門徒清流
一種斯文恨吟對庭心夜月孤

贈杏岡李少司馬

筭勝胸中屬有神班心王立見長身家藏一十時分醉數
散千金為買鄰壯日丹心還似舊耆年青鬢未曾新局殘
橘叟閒評校未勝瀛州九斛塵

再次杏岡韻

辟穀山中自養神九還曾信後天身山人尚少乾坤信野
性還於水石鄰訪落 詔書勞用舊絲綸 天子重更新
金貂玉馬連雲第東海如今是幾塵

贈方崇陵

敏識奇才偏化工最憐去燕與來鴻刀迎庫試剸煩利神
知真酬養靜功似有時人推仲晦頗聞法吏行元公陰晴
睹外那須計秋葉春花此意同

成國公奉冊寶 興獻廟賜篇

漢室元公承特遣滌園 新主上殊封犀圍瑣甲士分俯
麟刻輪袍馬勝龍 祝冊宣時鸞吹降 廟庭行處鼎儀
容歸來燕勞應前席班綴 堯天第八重

謁孔廟次劉忠宣公韻

新祠古樹絶前觀入室翻應老去難萬里風雲在天地一
天星斗上廻瀾直於世消占興替深為吾 皇擊治安佇
結末由今借幸禮成還覓舊碑看

曲阜紀事次李文正公韻

瞻望曾應過里門一方民俗此還敦家承已慨聞詩學道
寄猶憐述聖孫往日書生絃誦在當時新廟典刑存未緣
按席摳趨下東魯遺風待孟論

志喜次韻答費鵞湖翁

為別東華巳 四朝老來孤跡更虛飄身隨化國天中日
夢落扁舟海上潮布散群鷗臨杜墅文成儀鳳協虞韶三
台今與薇垣近夜夜神光燭上杓

次石翁紀夢

閶風真到五城來紫閣黃扉次第開揭取舊觀還大雅搆
將玄思入新裁泰平有象憂仍獨淵默無聲夢亦回竟與
蓬瀛問人世影塵驚浪莫須猜

次少傅毛三江見懷

種桃人去感前事羅雀門閒有舊蹤獨咨暮年勞駕鶴之

生今日是從龍開函玉冊傳　中呂歸第金輦上供
嘗宁動容賢夢卜千年魚水賀遭逢

借鳳山訪三江謝奕約雨中紀懷

送憶高人住浣溪一尊相約為誰攜出門日脚雲猶濟轉
盼城頭樹已低班坐博涼便看雨並興沾濕分銜泥老懷
尚記山莊下瘦竹黃花共短籬

題內閣白玉簪

東殿晨光喜近臨文華清露沐來深縐紋細辦黃千線中
影時橫玉幾簪秋早碧閣雪墮晝長頳案素香沉發生
共倚栽培力澤潤功成副沃心

贈林侍御克相

灑塵輕雨候征輪風範臨岐付酒樽入手斯文頻自信當
時諸子竟誰尊官清似覺嚴威冷任赫真看簡勝繁立萬
五雲高處望文華清夢落朝闕

龍華感事

憶昔龍華幾到門稻田流水似江村　帝城山色中天見
海寺鐘聲隔岸聞准辦黃燈傳法祖會留遺鉢付僧孫題
詩丈室依然在蕩蘚秋荒隱篆文

送俞司空西湖奉使祝壽

海月扶桑動曉晴兩班環珮肅鞭聲傳來
宣新制

捧出銀符遣上卿褰憶五雲高處望過家雙節弄中行禮
成定與春齊到　真定府衣帶太平

贈鄭雙石

春風直倚庾為重來賀真收簡作辭轄郡　上煩千里寄
來賢親辨一樹人井中紫氣家家俗天上陽和處處春後
社先張還故事幸巷元自有芳塵

悼后峰

客裡蕭條此蓋棺意多重是出詞難煞然此事能心肝深
有純臣作世觀倪首官舜勝獨斷失蒼僧含泪相看乾坤
一種綱常話剪剪西風老骨寒

又發引敘悲

短燭西風老泪橫　帝城今日是歸旌故雲不辨前山色
殘楮空收後世名僅畝荒墟留里第一行孤寺足門生遊
流對此翻成俗殤壽茫茫看亦輕

又次白巖燕泉二翁韻

服舍翁皐作夜聲九招誰為破愁城更無斬馬朱雲劍空
有垂魚賈傅旌鄉國老懷風自下關河孤泪夢常傾行囊
次第收殘稿剔盡寒燈坐徹明

早朝書事

蒼涼海月候初升覩夜寒光月半稜馳道幾聞飛八駿納

言今喜侍雙燈寶幢繡幰　皇威重紫氣黃雲奉運壇仗
外丁官旂鵠立九霄儀鳳有軒騰
賞五色菊
帝里應懷舊國霜晚花重此就壺觴一行絳雪扶衰白五
色祥雲捧赭黃慰眼秋容深入畫感時月令正當陽高年
幸與耆英會小醉東風亦未妨
經筵紀事
鷄鳴視夜直常懸亦念精神此格天　邇殿玉音傳諫紙
退朝銀燭引　經筵氣機勤出閤防外　聖學多取感
在前國是老臣私過計樊調深擬預更絃

壽太保幸菴翁
正色乾坤舊不凡壯猷重見捕妖攙功高物忌名為累
主聖臣賢頌可刻嗣武直待彭老壽木兵兼帶潞公衛麟
袍玉帶朝回後穩坐溪山一畫品
鶴降部庭志喜
鳴鶴真看入輦行胎成雖養異微長秋横玉宇天初潤月
瀉金莖露始濃澤國何情辭舊侶蓬壺有地托仙鄉霜松
雪竹公庭淨移近梅花白處藏
懷孫司徒九峰
五鳳樓前過曉鐘班行猶信老來慵婆娑猶恐方恩有感

倫民流忍奏扁胍飲毋懸江上麥涑烈真改鏡中容机忘
意氣當年話猶記巾衆共聲雍
坎止流行迹許同貞元會合兩衰翁青坪抱犢還開況白
髮從　能有素忠計使每輸西夏森美人時賦小山叢乞
骸舊德三　溫詔留畢　新朝府事功
答李宮諭敘菴午風亭
挾炎吹盡日尤長午近開簾納太荒莎徑鳥聲雙樹靜石
橋花影小渠香驕陽未覺風情減短夢時分艸榻涼不信
紛華車馬地仙家遺有水雲鄉
微涼鳶院足幽居書帶生綠映渠樹影正中還鶴夢屏

閒以外更求書講回諸索閒初涉　制下黃麻席久虛碩
果化機酬竟在一丘雲物是乘除
上匆齋志喜
匆齋傳旨使下頻頁條動色賀　中宸萬年宗社神為屯
一統華夷　帝此身卜世正逢　明盛日託天長作太平
民老臣種種肝腸話口不能言音屏帝
次胡紫山留別
雙柿凝爲并綺筵酒回分賞意長懸冠裳甚偉人如畫賓
主相忘日似年欲向鶯繡留妙訣不禁別鶴上離絃玄實
舊枕玄湖曲信道人家有洞仙

贈陶宮保蔡貨留務

一行遷羽共㦤頗南北分飛思惘然千土近承洛禹任居
留尋進命周權山河表裏開非外版宇安危制治前
新主臨軒勞目送師貞元屬舊耆賢

祈雪志喜

茂育功成望轉賒齋壇清夢落文華暖雲布野分還合瑞
雪隨風整復斜已厭食甘憐歲暮未煩剪勝漫當花綵綸
自須寒光外化出陽和與海涯

一年將換出還稀入幕從多勢尚微莫漫煮茶深速化秪
使雨麥是真機穴深許見蝗蝻盡天潤時將鶺鴒飛喜溢
九重翻緊念庇寒誰爲賦無衣

郊祀志喜

嘉靖癸未春明日　駕詣齋宮風日和暢夜子元
祀碧空無雲星月如晝天心人意罔有在矣紀二
詩

暖律祥飈夜轉琴齋壇烏几坐來深體元上國春緣到祝
嘏南郊帝式臨步入星辰占王氣夢向雲漢繫餘心仰成
一德明良會紫杖青丘許再尋

聽盡陽春一曲琴餘寒不散念還深青郊迎氣宸光仁
道開天日照臨五色祥雲承　御輦九韶儀鳳協神心

靈更致罔陵祝嘉靖殷休亡古許尋

雪洲

平林一望玉生烟開盡梅花意灑然授簡兎園曾上客吹
簫鶴渚漫飛仙金鍼術妙功奇奏石鼎聯成集舊傳閒說
書泉連柱墅江青鳥白見歸船

看牡次何燕泉韻

紫蓋紅旗擁後先牽牲昨過　御階前辛當仗馬開行殿
會應飛龍愧老年肥腯大官周禮物精明元祀漢神天四
朝海嶽沾恩施報答無由効耿涓

西嶽分獻次何燕泉韻

迎氣青陽始獻春上壇雲物倍看新　南郊徧祀元殊數
西嶽重移似有神風馬雲車瞻陟降金繩玉冊感前程禮
成聽得華夷頌中國真占有聖人

壽元老劉野亭翁

茲閒稀齡又兩春濫陪錫宴憶生申夢回紫極黃扉近別
到青山白髮頻湖海備聞勞物色雲雷重擬待經綸野亭
細酒同年話醒眼相看又醉人

寄宋惟寅總憲用野亭韻

連馬玄湖四十春故懷柏案竟曾申別無隻字終成間夢
有千心亦是頻華野夢暉塔卒歲汴河煙艇足垂綸品高

介薄憑誰問世上還多飲抑人

壽李梅東九十次山齋韻

度百光陰九閲旬賀筵無復並時賓都於大段眼經慣世
有先生俗許醇暮景似償清白吏老齡還屬太平人典刑
衛武箴規在口授諸孫正及辰

西臺志喜

清明作育重冠紳薦紙連登十一人聿會風雲元與數聖
懷天地本同仁六司並屬疲民命五郡尤懸赤子身浮靡
叔風煩就念一番道俗要還醇

壽少傅楊邃翁

三南正氣開河嶽一代高文重典謨玉笥著書綸閣靜翠
山歸夢𦩘堂孤無時詩酒酬閒況到處雲霄識壯圖龍馬
精神知健在鸞凰還擬踏瀛壺

壽大宰喬白巖

重是嵩高嶽降神會靈聞此復生申古之平格天爲壽公
也明良世有人位極孤卿名愈重誕彌甲子歷初新紫垂
垢服甄陶外坐使醇風遍八垠
南極祥光照壽筵降神元應及申年同時姓字聞 天子
一代孤卿屬地仙粹雅謝莊誰獨右公清毛玠直無前些
春日月喬松外瀛海三桑鶴幾玄

能飛履會向江南嘉皆天休矢共戡祖澤承圭元不忝部
門傳印此何慚麟袍玉帶恩偏厚鳩杖荷衣性頗耽忠定
年勞端毅壽典刑一老重成三

壽竹田翁進階

古栢長松轉見春短蓬跳雨下絲綸照慈懿範頒殊典貧
德隆階寵荷[illegible]光華天地德竹田歡會歲時賓平安
孫子看科報紫撰文成萬玉新

癸未生朝幸菴翁詩爲壽和答并以壽翁

上筵勝日辦生朝沾醉東風一和陶官貴無懸精力少班
行空說歲年高鵬南飛北身猶寄花落花開夢向遥霄棲

仙舟來遠使忽驚玄鶴下青霄
海日蒼京擬視朝病坊旬浹愧甄陶因高祇覺丘陵小仰
止真憐泰華高虎帳令嚴看節制鶴袍名重副旌遥南陽
捷上 天顏喜宴罷從容下紫霄
紫蓋孤懷來緑朝看花何日共陰陶頭童未覺龜毛少詩
細從添鶴骨高約作丹丘緑自淺沂洄銀漢路成遥學鳩
決起元無力海起風鵬上九霄

三江翁歸老賦𥳑次韻

夾江蓮蕩問湖田夢裡還家此信然遇比毛曾名故重錫
同疏傅能逾偏放懷笠澤收奇勝結會香山感昔賢公於

功深行勿乘白麻新詔起朝天
喜雨
翰長陳先生余府携酒過余道門余日何當再行
南垣曰雨至矣既果然紀事
次日黄霧寒晴空匹匹林花尚未紅穠桃幽懷昨夜外津
津生意雨聲中萬林上宮回天力雲漢終收澤物功詔約
先庚還自笑過隨扶醉且東風
贈劉毅齋禮卿留都
徐過山色上晴嵐幾驛官河路許諳駿馬臺高冠冕與北大
鴻家近愛江南清惟典客非仍白要得儀名無楫廿莫漫

公衙便好聽餘聲卿月夢朝參
贈倫侍御璨溪南歸
最盛才華安避舍頗頹筋力憶登臺地嚴風紀身先告日
畏功名歲未回南紀每懸天上夢西堂貯共月中杯昔賢
心事仙相付露下秋高有雁來
贈揚中翰水家
緑野堂深映白麻卯橋流水舊仙家余蕉自得兩山勝梧
竹平分一徑斜天上兒歸明鷺服勝前公壽照梅花頻雲
一縷相依在秋月江門共釣槎
再應合有君臣契　詔下先酬父子情歸待校書同太令

老便洛杜結光英映江晴月一舟小度鳥閒雲兩睫輕文
字唱酬都自信傳家莫漫說西平
借菴次韻為少宗伯白樓作
窮易東華舊知奄假眠雞雨絳玄丧人与人得此何訓公
娃公留住不惭薬圃花晴疎疫密柳凉風細北還南納來
前有均成衔直下相仍且駐驂
留别山齋
鄉國伯志已滅十忽聲春白與華頗長才再振冲天翼忘
景重借下瀬船一種肝腸照日月百年文字愧山川雞聲
動媛趨陪地海記林翁放脚眠

去住乾坤一短亭午槐陰重酒偏醒雨中春樹千行緑鳥
外闌峰幾點青玉宇情深同　帝德草堂人静愧山靈漢
家魚水遭逢外乞與雲莊再勒銘
壽御史大夫張敬亭翁
朔指宛陵暮　帝州凌空一鶴任追遊紫霞丹竈麻姑宅
碧樹澄江謝朓樓老有緑居化國仙峨隨意共高秋樹
懷闌玉春如畫辟穀從方莫漫求
東瀛為銀臺張廷器作
遐跡仙班已歲華滄洲老木舊名家分明子夜見初日隱
約神樓住彩霞海上獨來青鳥使人間幾度碧桃花煎牛

為移山力只赤蓬萊豈待賒
上宗冊告贈賈少宰南塢
轉息山河此一新華夷重是太平民中興獨感閣 天意
大號加隆慈 帝親宮廟上宗周祝帛禋闔殿祀宋靈神
利成盼饗森嚴下純孝分明識 聖真
悼周琴川
兌澤交游四十年冷雲酸雨暗琴川道窮自挽獲麟袂心
許曾酬挂劍緣更有覺來渾短夢人寰隔岸是真仙河汾
世學陶刑外莫漫濂溪少正傳
壽范郡伯以貞八十

南北東西果自由百年離合幾春秋赤城候鴈傳來信紫
陌朝雞想舊遊難用轉於才作崇息緣真以壽相酬桃花
流水荒唐外一棹清風范蠡舟
贈項秉仁
良穀元樞記昔年後行梧竹上風烟縣家赤子心應副吾
道滄洲業許傳已病與刑酬仕學未煩枘鑿計方圓繼戎
好亦孫支事先續循良第一篇

素翁續集卷三

素翁續集卷四

男廷編輯　姪孫大綸校刻

七言律

留別諸老
逡巡成落亦成悲府結元同在位時白髮青丘憐獨往碧
霄涼月夢常隨趨陪冠記心中語老樹聊啣醉裏詩鳥國
萬呼齊王帛兩班進迹更星爽
鶴袍元不戀漁簑精力曾如老去何混迹泉中能自許諸
公疏罷蹈應多直從聖學開天縱薄與斯民包歲和海上
山靈驚往別間身還屬素雲窩

留別　內閣四老
聰總源川動冠紳仗外仙班拱 帝宸九服輿圖商今主
四朝寅國宋師臣壯猷紫殿傳宣政舊學黃扉顧問頻
老愛太平還物象許從雲水乞閒身
予完大物謝無功開德官符忠慮同郭眾孚和深王氣雲
雷成象若良工 中興帝業風斯下通道王臣水盡東一
體天休平極在本由心迹寄寰鴻
留別少司寇顧梅田翁并諸賢
纂年此出重何功相悉寅僚意許同默有生全培 帝德
薄存仁厚替周風麗天星斗心懸北浹月官河路轉東沒

首乎友餘數念不禁哀颯對秋蓬
待罪公曾夢許隨寮先時共贊無刑絕違如例施操縱衡
決何情易重輕三典敢忘 天地德一心直欲鬼神盟爽
鳩千古悲誰嗣直到蘇公始姓名

留別鄉諸賢

帝城南去是歸裝翹首雲天思轉長吏冗少神隨事忘病
癡催老到家忙人心未必能三代道化先須盡一鄉麥飯
魚羹酬舊隱水烟山月夢溪堂
樗材終短重何裨袞颯偏於老作期霖雨已孤負吾望鄉
雲空見出山時大南候鴈隨將去客裡周星感又移話別
來賢心更切棘林鳩夢未安枝

秋卿外直別話

解衣盤礴試新醪過鳥秋清下羽毛已愛道人論心曲不
知傳舍是公曹暮年去住情難割後夜交遊夢轉勞月色
江聲寥寂外坐深槐露濕征袍

贈江藩伯景暘同年官保東川公子

文物東藩喜近臨故人為別意還深名家理耗平府副稱
國源流信許尋安得三錢長米價秖知一粒自民心常平
舊格今誰問老愛雲庄是好音

次白巖燕泉聯句

南歸應得共秋鴻小借江帆雨月風收到枌榆還暮景抱
回畎畝是餘忠大家未信滄灕隔少室直憐臭味同舊話
老農深 帝力閒身雲白石青中
分淺遭逢已後時餘年空與病相隨地天共沾雲龍會允
發真憐野鶴姿起發 中興曾幾萊蓬館長別可無詩薦
行假蹤常呼下繫結心多是此辭

次吳白樓卷中韻

文會雞鳴記往年秋山回首 對都前與刑數老今誰在
風雨重陽句尚傳禮祀放晴中夜月登壇分碧北陵烟直
廬奎聚翻成感舊臆新悰一闇然

東郭草堂話別次白巖南塢燕泉傷菴聯句韻

文華飲德共依光野莧山薇自潤腸擊般大疏勞出祖筵
桐中撒望升堂例隨芰製脩初服春與花枝溜一觴皓首
新歌無思稱夜闌清夢屢江鄉
對延辭叩重加難忍盡茶腸淚暗乾泣近 御爐香細細
歸隨絲路珮珊珊年臨秋覺行歟髮不小難楚事銷盤桓
常截移公不淺山容野色助悲歡
山衣野服 四朝原老窮班行何紛紛年谷逃虛東海上
卯榆訪舊大江濱歲深老樹垂斑癭風細平湖積素鱗歸
去吏書無卻事假松高抹識面具

有白交遊重數公祖筵別後復移東出門少海天容淡分
袂西山夕照紅老去肝腸餘紫綬通之精力失豪雄艸
不爲疑猿鶴 上德川情積鼎中

寓直話別次白巖南塢燕泉聯句韻

絶繁何情出屢希調孤俗尚故眞遂閒爽滄海應三變數
畫長鴻足四歸草野生成天地德下[illegible]令思伴幾繼溪
雲水經年別細葦新浦贈舊儀
溱日追陪不憚勞放懷時爲禿[illegible]風
望晴看兩嶽高已辨壯猷當世責未[illegible]殘
斷飲渾無味空有黃花對蝴蝶

聞白齋至楚早荒用韻志感

轉移無力愧愚公杼軸何情兒兩東竟歲山農空事育太
倉官粟幾陳紅抱愁不附身眠虎赴急真思力當熊大統
入承膺 聖制在 天七廟欣臨中

白浦悼章

元氣栽培語不虚二童一馬化行餘遍之靜海忽凶報昨
看天津足爲耆李郭交遊傾蓋晚彭殤修短賦形初傲强
造物相降命長决心多尚屬余
燭前老淚落斑斑太息吾流竟此還正氣且拋存殁以[illegible]
嘗時置有無間辯來誅草堪乘世堆到遺書莫買山[illegible]

訪孤物護植德門天道是循環

約九日飲蓬翁信宿方到紀懷

菊花端爲主人開悔後重陽一日來依舊兩山同對酒及
衰雙脚掉登臺天空雁影將雲過風咽江潮帶海回莫設
交遊論老別物情銷盡幾寒灰

贈王履約孫吉二生

水月相忘坐此清緇衣空窩好賢名吳中詞伯還雙陸洛
下儒宗亦二程幾仞宮墻無路入極知水火有人爭傳心
好亦當年事三絶韋編付短檠

悼樊清簡公

水水山山道路長故遊一辦傳誰香食腸皓首平生擧埜
背青陽甘味棠宿草西風照老淚封星東閣繫幽光却憐
石馬經行外閱盡人間有許忙

臨濟雨至衢尚未晴感事

村舍飄來僅幾椽沉何處復晋烟雨餘藥裹兒曹累書
寂官寮老思懸一蒙過閩亢有數四窮何命恐無年欲調
陽德方耳會人事天心一悵然

借祝道緒訪武夷述懷

石林破影上漁磯九曲聯舟訪翠微白鶴不隨仙子去青
峰偏約主人歸剎來田蔭供新筍收得溪藤補綻衣大隱

山前峴首長懸紫檀香火護名扉
綸竿何物此危機作者當年意亦微起落世間閒較量行
藏吾道信依歸學工幾試屠龍技性懶真酬卧犢衣老向
仙靈話情曲碧霄清夢尚黄扉

楊大正陶園用天遊韻

眼於山立寄峨峩少壯年華鳥一過再世兒孫盛梧竹小
山猿鶴共松蘿泉分藥圃頻催灌酒熟林翁不廢哦却向
柴桑話疇昔邇時花似晉時多
碧雲爲幙艸爲裀謀老應還自在身畎畝不忘心内事神
仙元是世間人橫眉社約雲猶懶悴服農談口許親最喜

和陶無却牢床移天外晚山頻
驥隙光陰秖自勞貂裘曾改木綿袍癖深泉石百方少懶
過山林一着高異景每憑天作幄激流偏與石爭篙亦知
桑葉成陰地別有人間不姓陶

舟至建溪諸公走价候迎附答

日華野色動歸旌江上仙風有使迎句爲裁成方外製系
登光寄曲中聲縱懷文字飲三日寓目家山路四程老得
識還　明主賜跡孤元不爲姚名

四休述懷

老夫官書可自由百年吾道付滄洲本無異術勞三徑穩
有閒名辨四休紅雨滿江楓葉暮青霜孤徑菊花秋
種樹堪長日露草從多莫漫求
野坐山行適性真右松晴雨帶丰神雲雷本出經綸地烟
水重酬縱浪身夢熟茶聲風細細調傳琴意水鱗鱗載回
白鶴非忘世引領長天十二辰

蒼峯闢佳處近輔益之境益寄賦此

荒荒人世一微塵四極坤元老化身混沌當年良未死參
參從此重翻新雲天瀉下日三足雪浪吹來海萬鱗莫漫
仙流訪蓬島紀綱物象鎮金闕

壽彭幸巷孫九峰

函谷黄老紹應同公自西來我自東一代才猷幾司馬兩
人心迹若冥鴻頭顱未稱移山力精血憑酬補石功最有
居閒圖報地撫回約稍黄克風
乞山積與荷溫存青社閒行亦　主恩日繞蘭吹騰海扇
雪消葱嶺夢河源辛盤細割窺心膾乳釀時傾爽未尊閒
說官高還負貴光於獨樂未開園

梅與茶並開

小堂殘臘賀春來茶花梅花相應開萬木變衰寒欲盡二
陽未倚將將催並綴風雪名偏亞獨倚闌干首重回委分
東含壽府緊落嬰門牆樹幾枝來

舟過下莊

木蘭行約過回溪酒熟村莊許自携兩佳客憑云出沒舟
行天與樹高低寒餘野蔟生遥短淺落江魚見從迷使老
一閑身却病艸堂堂着瀼東西

贈潘憲副希周督海道浙西

山雨青萍價舊高外臺風紀属時髦未言地接嶓廊近且
得身離郡縣勞化及炎州消瘴癘威行渤海肅風濤龍山
石涌無傳箭不信書生擅六韜

哀宮保九峰翁

暮年相見本無期起落 新朝兩舊知悔却班行催老大
轉於床褥話分離昔懷有淚金曾鑄遠訃無青鶴尚飛廿

老典刑中外望卹恩非為鄙人私
倦客下陵賦蘭窩到門黃紙重如何勉隨星使騰雲日
憶山人就辞難夢易已憑占數盡啓余自覺心多於仁
君質肝腸話老泪溪頭酒逝波

山庄

萬松深處結茅堂鷄犬相聞亦我庄已擬鄉名還何鄭未
緣堺姓不隨王住山城府元無跡守柴桑麻舊有防彼公
荔林坐忘久角巾時帶野雲香

初晴

沉宜書卷曆陰霏忽起山堂翠微風日搖簾花氣息猶
嵐別樹鳥飛飛滑深泥礙脚無力綠滿沙畦藥正肥帶得
紫節閑倚隊素屏高處步晴邪

偶興用杜莊評事韻

背靜雲屏絕送迎綠陰濃處滿微明政令素洞無餘貸只
為青山不到城幾月交親泙信斷百年吾道本身輕檢方
修藥周方外閑傍山陂引犢行

夢侍經筵寫懷

老愛雲庄畢素緣尋來大上夢常縈抵衣 聖主顏如舜
應錄山人骨已仙日繞 法筵宣扇引風回輦路御罏烟

夢隨耶茂文華後細檢周書無逸篇

賀楊宗伯月湖致仕

長鴻天外信誰留玠重山人故倦遊作雨已收雲滿洞感
秋應放雪盈頭兩儒正學加尊信二傅高情遂老休得謝
尚書還給俸歸於何處有巢由

素亭所見

鳥緣蛇蟠徑路迷古松深處結幽棲鶴從縱繇歸來疾天
入茶光石轉低樓老不隨山鶴盡懶眠真約野雲孫適時
月洞花還發風景依然似浣溪

壽太保九峯翁用壽李莕韻

訪落　新朝詔命同兩心江漢共朝東故人別社先春燕
舊客長天感暮鴻綠野開園重有約白衣給俸獨何功典
刑一老青峰下蘿屋蕭然領世風
憶昨論心古意存老酬完德符　殊恩紀綱六職行樣綜
咀爾群經入本源輔德誠傳新政與拜官應帶舊銜與陽
春一曲相望地風景依稀似下闕
　寄顧可庵梅田翁
野客由來最厚顏谷鳴時賈左縣閒文於老去如逃責身
為行難縛怕山桑影扶疏朝日上鶴音縹緲暮雲還冊青
未穩官銜席天上神仙屬押班

　溪堂偶成
最陰森處一溪堂天與山人住小庄風扶湖聲來遠與雨
移雲氣上晴岡桑田隱約經三變野鶴遨遊領八荒進履
青笠參妙訣洞中日月此教長
　錫宴次韻
大老石翁楊先生少師四考加太傅力辭一物書
褒諭錫宴禮部適公誕之辰九列假陪公紀一詩
　傳至雲庄次韻
租呰明標宛苻儀大京傳賜出前邦南宮諫所承偏重中
使分庖散轉近歟雋飢饑呈雅樂　天申拟峰命日矧荣

陪如少牙英後節徑后歌既醉詩
手宣標絕星辰上燮理心懸夙夜時曠典特從昭異盛纆
恩兼爲誕彌私經綸歲久四朝偏版字　功深九廟知最是
保恩不格任謝歸客放赤松師
　荅周八厓謝開果二詩用其韻
晦老題名石刻新故枝猶識宋時春席陰未覺年年盛摘
實翻憐顆顆勻風味僅隨秋白品市聲空閙早紅塵繡林
延壽應無數合是溪橋一本真
詳家名果惠山堂分致應傳屬大方吏部朱纓容續譜右
軍青李未隨行玉枝裊裊臨風摘金汁油油帶露嘗歲

京華曾識此天留奇種適無傷
　贈大老石齋翁致仕
禮絕官僚識羽儀　九重動色注東垣手扶日月中天上
志在雲雷下直遲大老忍堅違雅尚太平深切望來期錦
江烟水行藏外路國人傳有賜詩
位極功高謝亦宜眼中曾復見同時鄭公人國心偏重呂
相兒孫福自私憶賜黃麒麟幾易得來青社燕先知三槐
村業圖形在共指凌烟識帝師
　茗川爲徐子明題
憶卜城中已歲年故園雲物尚依然神清不斷嘗茶癖官

瘦直無食肉緣龍焙禁前收紫笋玉塵銷盡見清烟爲湲
一水來天地自在中流陸羽船
食延壽紅金桃再次八座
歲歲年年話食新歷來五百尚餘春珊瑚珠綴油脂滑孔
雀錢開寶扇勻子小離家曾錫類肉香椰地不沾塵近來
市井攘名姓風味從嘗恐未真
小園覓果旋開堂天上傳來和露芳嘉惠夜煩青鳥使素
香春伴美人行分甘侯國爪時熟飽德賓筵黍後嘗最是
品高防前稱悔非苦笋遁山傍
贈太老蔣敬所致仕

一柱頹流勢盡東碧天家闕見飛鴻名於星斗歸者德功
在朝廷倚愫忠國史特書唐上相鄉人初識漢三卿官舟
泊晚龍關下猶記南征涕泪中
歷盡艱危守縣新漢家社石舊元臣豈能雷雨擎天手則
爲山河相國身道在必行功豈計老於決去疏還陳麟袍
速取漁蓑月萑鹿曾論夢與真
雲庄翁日起岩必東諸賢過訪
有約臨滄訪翠微踏晴林鶴故相依小山叢桂花初宿佳
節重陽豹尚稀月轉半岡催送酒風回別樹笑傳衣不禁
短櫂孤眠外猶起高情數啓扉

老愛登臨足力微少林桃竹轉深依重陽物侯今能減四
妙風流眼似稀把菊近隣還送酒對床有客感留衣最憐
蕭曉青山色獨對床前白板扉
遊鳳山
野水橋邊竹正蕃據床有客話寒暄白雲滿地僧開逕芳
草無人鹿到門海氣隔林峯突兀鐘聲催月寺黃昏菊花
况及重陽候細酒溪魚出近村
宮人入道次韋蘇州韻
落盡桃花色已衰内家紅綠遍前排絲經幾意能成道曾
鏡當年悔盡眉紫府跡鐘人靜夜[illegible]庭香几夢醒時雲和

不信人間曲青鳥翩翩鬢正垂
喜雨
屬耳雷聲勢轉狂雲霓望望正江鄉鶴知天道圓雙井雀
入田家住新潑屏翳化來衣漸白爀炎消盡氣初涼瓦盆
近報村酤熟沾濕相過也未妨
贈次峯大陽明韻
假寐官衙作晚晴雷陽何意動先鳴眼間世事秪如夢海
上風濤故未驚決壞不殊忘在客好山無數重茲行
聖賢學理崇堯舜驛使傳來是吉聲
如面人心豈盡殊危微精一屬參稽四儒歿後留遺響七

聖途窮待指迷海邑言游今禮樂越裳職貢舊航梯桃源
此去無多路老愛相從是建溪

和韓太保洪洞相憶韻

桑海門前信闕三故人山北又山南四朝耆蔡心俱屬一
壑風烟老自堪水岸碧桃花短短月庭青桂影毵毵極知
天意毋仁壽寬與耆英作盛談

再次南陽韻答汪石潭

白氣橫空暑力微海鄉黃樹正依依予安詞賦今能幾元
亮風流世亦稀慰老秋容應晚局感時寒具且新衣龍山
得酒還乘興看菊西鄰一扣扉

癱癈床褥一夜不能寐感懷

問野居然見異同此心江漢共朝東上天下覆經維外死
別生離感慨中已悉華夷知　大孝幸無日月照諸忠湛
恩豈新綸臺詔寬與孤婺泪息紆

甲申冬右手足忽廢彌月始復書懷

柴瘠筋骸巳自知却分右半與偷兒恐書絶筆獲麟會尚
怨張冝獵兎時人面每憐夔一足山堂空憶樹連枝適來
樂物功尋泰約伴雲莊重有期

病中憶石潭昆季

爲纏末疾歲將窮過盡紛華與化工細草烟村瞑拖憒碧
江秋水見歸鴻吟邊野色雲晴外竹裡棋聲午夢中溪洛
素懷深耿耿倚松無語對西風

偶述

散盡輕貲飽木綿踏晴隨意歷風烟新桃行酒銷春帳老
屋臨滄結素緣食荔每憐天一借服松直許決相傳何當
石枕雲莊下讀遍南華內外篇

甲申冬地震書異紀事

日冬積雨春仍似地震書奇殊可憐南下春暫方幾此北
來消息又三遷乞山不斷憂時感脫從終拋住世緣最苦
斯生無酒量未由長醉謝焦煎

望壺

老足蹣跚出轉慵故懷長寄最高峰不妨緣歲巳春草落
盡斜陽未霽鋒碧井流泉雜環珮紫霄雙劍削芙蓉雲遮
只尺移情在不及南隣地幾弓

感春

老淚不斷是凡情枕上殘書結死生郭外好山頻入夢庭
前芳草絶經行風飛素雪消青鬢春盡寒烟鎖畫屏西北
甲兵何日洗邊扶林野賀升平

見素續集卷四

素翁續集卷五

七言律　　男逵編輯　姪孫大黼校刻

東滙感事

病坊雖伏轉關情東滙扶行景亦清玄鷺野田明素雪亂
蛙塘水咎新聽人家幾待桑麻熟海貫空傳米穀平聞說
村村曾舉火出門剗愛重吞聲

壽從子仁卿

子梧稱竹上青烟轉瞬風光六十年服賈食家儒固在主
盟雖族義仍先車船五鬼無窮送魚笋千心有孝傳子姓

行中吾獨許勉將情事對皇天

病嘆

藥力河神造化爭旬深足重轉難行老於忘事宋華子壯
不如人鄭獨生追責乾坤良自信息緣晝夜本無情雲飛
一席棲玄地風起濤來蛇亦驚

賤糶志喜

積旬風雨作春寒是處平流瀉激湍南野烟花愁外望小
庭月桂病中看照瓶轉見催租急舉火翻憐度日難屐起
忽聞剛賤糶老懷重為放情寬

世壽堂次韻

何江中幅拜狐南掩映神光此盡福壽種素風傳老大法
莚黃醥酌芳廿下來海屋籌應滿歷到乾坤玉已三欲向
閬家看淳質青城路斷幾容參

次答白巖謝寄山巾

山人石屋帶雲開舊雨時時夢往來分去葛巾籠日月配
之蕭笠謝風埃獨行巢里名偏盛小製伊川式許猜脫盡
寰區與烟水不煩衙留向東來

次汪少宰成齋用邃翁見懷韻

茲枝花萼映東樓夜夜神光燭上頭二陸文章當代盛兩
蘇情事古人憂夢回碧落聞孤唱清入滄浪有釣舟泊醉

鷗溪秋色裡不知山月出還不

病中用前韻自解

興方誰與校神樓坐久翻疑膝過頭三尺腰圍驚大瘦百
心藥裏動深憂仰孫雲寄登山後幸理風回到岸舟最是
淵冰餘日在手編曾訖了殘不

次張方伯雨山登丹霞

洞門有客試荷衣忽報僧琴野衲歸風挾泉聲過子院日
移霞氣上禪扉仙籠一種書還與靈谷千年韭尚肥靜裏
乾坤真自得玄談誰了俗塵非

登麻姑

老於歲月去如飛與客隨緣叩板扉汲取玉泉淘野飯製
來絲葛試仙衣諦榮忽覩擎天柱搜勝誰貽放鶴磯隔斷
塵區酬舊隱渚風沙月未相違

所見

誰以無涯混有涯百年五道大方家力難自可安巢拙度
斗何須較蠹針筆老每憐餘景迫策羸直覺去程賒雲中
雞犬今何處異沒尋真噉紫霞

雲窩紀懷

短藜扶醉皆林霏綠路登登轉翠微竟靜頗知神獨往賦
懷真俠老相依移來松桂生還客羈住山雲出便歸假寐

石牀動村鼓夢回猶覺世情非

送汪可亭節推報政

嘉石衡量法許平海鄉隨處絕冤聲餘年偶佐懸魚在入
覲真憐驄馬行九石潭邊度梁嶺獨峯江上見桐城名公
行列兼賢守翡落秋高老氣橫

過訪雲莊

次第衣林起曙烟跛羸扶上木蘭船水紋細蹙魚常躍野
色荒涼月尚懸百丈分流入南浦千尋積翠起中天莊前
荔樹生來合叢桂花開總自憐

寄金蔡溪司馬

鵠立仙班識羽儀孤忠端荷四朝知曉酧楓陛旁看壯秋
入臺渶孔有期西夏安攘經閫計內廷獻納蓋臣私浮雲
野水窮門外沙塞無塵屬遠思

書懷

壯遊三游乞閒身　詔起翻於老出貧食力幾還千筆研
習愚猶擬客消塵兩閒獨後求真我一席公案對野人雨
節風時開泰運八荒同享泰平民

二泉問無書和答

病坊啼鳥各烟蘿相憶時時夢一過月裡仙舟誰李郭花
前詩句自陰何海門風起連魚斷秋日詩來對句歌樂力

不酬身轉瘦過橋巾影落晴波
倚秋高閣上松蘿載酒時聞有客過風月幾人似陶謝春
秋有筆罪王何年催老莫愁曾結病起詩難強為歌十二
行窩遊樂遍釣徒還擬歷烟波

曉日達懷

九逵夜色尚濛濛多少夜冠禁漏中鳳影星河天漸曙雞
聲瀛海日初紅金貂次第傳中詔玉珮從容引上公一德
君臣千載合老還猶擬附餘衷

七十五書懷

過烏光陰可自由稀年五度又春秋滄經世久心多厭衙

植功疎意獨留遥望海憐平野綠得歸還記小山幽蒼苔
碧石高閑外無據神仙莫浪求
次韻答李敍菴
風時雨節海平漫深有餘忠卜治安系出西平原屬李名
於北斗共推韓清朝世運交還泰壽母心期老更寬愛日
堂深孫徒在板輿花底副遊槃
次韻答喬白巖
結托青林老已衰孤卿南北擅真才舊人特有新朝眷別
夢從先故國回鐵石素心良自副菊松荒徑待親栽巖憐
妙覺當年會巾舄無因竊後陪

寄白巖少保
隨處開花又落花石巖未老結烟霞天卿舊沐四朝寵桂
國仍傳八制麻自信行藏應有分極知歸去尚無家晉公
綠野經行外瘦鶴時尋一徑斜
寄幸菴少保
海有桑麻莫種瓜月輸半俸似公衙舊傳蓬島神仙宅重
是蘭山保傅家架上軸多書尚積牀頭金盡酒還賒先零
遂老經猷後物論煩公更建牙
望雲莊有懷
江上青林識舊村亦知荒歲斷來轅短節細路春來合絕

壁寒泉雨不渾移樹有鶯尋伴侶過家無鶴訪兒孫夕堂
老憶陪隨地芳草難招聚宿魂
笑遣
老歸猶是舊林居隱几青峰一笑餘蜀漢出師元有表茂
陵封禪故無書遺榮短景從消滅素節真剛忍破除自是
遊魂招未怙忽傳風馬與雲車
不雨述憂
吹盡高雲別一天驕陽舞禍故無前人間始信雨成玉門
外真看海化田閭郡生存懸此日幾家寧有應明年江湖
老去知何用一夜西風雪滿顛

和錢倚都憲夢余過郭西韻
千仞峩峩覺德輝地分幽興重相違故知水斷無魚到却
望秋高有鴈歸調絕幾爲尋杜句菊香還擬着陶衣瓏
海與吾家近杖人扶力尚微
次宮保質翁哭如寬韻
丞關川獄會神奇及冠操存俗已移張陸忘年君與我孟
翁知己世還誰道真自信貧能樂物候偏憐人易萎過盡
城東尖轉淑川斜孤影雁垂垂
赤日相從一間奇短床時傍柳陰移舉流滿字人今猶在行
貫神明眼復誰榆芳鬢疎兒幾抱萱庭秋重母先萎閉門

尚記征西川來武無從老泪垂

贈族弟世崇

世錫瓊林又子同廣文上考僅從東鷄聲曉度梅花月鴈影秋隨蘆荻風驛路易闚京國信講堂偏識布袍窮眼閒通塞居前分造化無言屬至公

祝篁溪鳴和惠詩次韻和答

人世浮名紙一張覺來深戢與雲藏詎知歲儉雨如玉到得秋收粟幾房膚使隨行懷靜切老人縕結夢仍長衾綢斗米曾論價垌野霜清于鴈翔

再次篁溪韻

風望稜稜屬弛張滿前豺虎盡消藏斗間紫氣劒三尺使外虹光書滿房執憲每推周舉右作詩還坐晏猷長淸時一第收來蚤聞說諸生價巳翔

相隨白鹿總分張知有神仙是處藏古洞頻霞騰羽蓋絳簾初日照芝房閬來風景頻年換看到兒孫似我長石枕孤眠書無事海天高鶴任翱翔

教二子

一脉眞源世不孤亦知混迹未迷途機圓翻信巧成拙墨守終期智破愚幾辨義田隨二范別爭文派附三蘇相仍仰止瞻依地留與諸孫作畫圖

卽景

十二芙蓉江上峯夕林秋影坐來慵雨昏素幔妨歸燕雲起澄潭冇卧龍漁父欲尋桃洞入野情不博酒泉封一行鉅老裨新政却愧青丘是故農

壽左司馬山齋六十用翁自韻

辟穀歸來位歲遒壽筵春餅嚼新柔山前雲物歸青野杖外花枝對白頭壹有望高行再召杉榆景好足相酬流行坎止吾儒分槃谷何勞問某丘

拄杖青丘分巳踰畏途何處是停車斂浮巳付雲歸洞習定眞成水到渠忽報御垣纏象魏秖疑仙子住樓居董狐若問收遺稿猶喜都無封禪書

梅初豆

野寺行來春巳遲隔墻青子重新枝老於摘實渾無味興在和羹詎有期東閣簷垂香外雪西湖譜續畫中詩夜音忽感花神惠月落星横起夢思

五言排律

雲莊紀物三十一韻

老深酬懶癖幽勝屬庄家走院溪藤暗緣丘塢竹斜野苹時卧鹿堦井亂鳴蛙陰墅蒲初笋陂陀蕨正芽鋤行令公韭盤剝故侯瓜山柿辭殘蒂雌梅落故丫砂精霜侯橘粟

粗而前茶壓檳榔絲細閑桃散餅範藥苗門符陋石乳穴
粗把海潮潮焚香峰嶂日而衙參懷漕水馬社伏落岩花
鄉里雞豚盛晨昏鸛鵲譁三陽齊轉泰一熟歲仍加寸有
差年計輪迴究物華士風存梗概人語隔煙霞兜狡何曾
得魚馴漸可乂抱寬餘圻納持少斷汗邪豪興閒還覓顏
齡促任聆蒼精化猿鶴綠骨幻龜蛇未路看如砥浮生似
有涯詩材衰愈退飲量曉微加禮讓開鄉曲懷來憶漢巴
歷危欺足繭乘醉岸巾紗風製無天巢星回貫月槎無錢
且餌米與客且桑麻齊胥傳魚供膳分社鼓把至育停要
妙大雅會喜嘉鬼斷仙龕細柴聯棧道遐規規投索莫爾

頗萬紛拏學竊董生苦詞疑左氏誇帝臨收蒼府一肴典
容差

余仲栗約中赴海南道別

珠崖開粤鎮兵衛壯殊方鳥鼠馴諸洞蛟螭避七洋梯航
周道路卉服漢冠裳廨宇花梨柱人家牡蠣墻陶刑居[illegible]
品繼引重官常稍葉分黎飯椰盆咋蔗漿浦珠聯象郡爽
馬湊牛場羅密驛村市檳榔並舍營巢坊人固白酒樵樹
頭香業往容仙分閒貽且國章驅墻經應滿視帛杞靈洞
白浦迴潮閣芳泉洞酌堂曠懷忘在客多勝古鄉守靜
寄低屋填飢尚太倉雞蟲曾得失鴻燕自行藏學勢江山

助圖經水陸長長公便老住伯紀惜歸忙天路參千里朝
恩字幾行不應船上鶴又伴北還裝

壽白巖用山齋韻

地紀臨西晉天官近北辰四朝文與武三事甫兼申龜組
英名盛麟袍峻節新履松符昔夢海鶴讓丰神黃裕清還
淡堯風質更淳兩儀歸燮理百辟待陶鈞大雅無臣鑒精
忠動帝宸逆鱗排內降削稿疏南巡瑞日桃分露春烟燭
晃銀仙班誰第一資聖籍中人

六言排律

賞菊次胡支湖韻

江雨蕭蓬木戲夕陽蔦徑樵聲寒猿素壁長佳老鶴青枝
不鳴野客抱琴果俗秋花得句還清太無人管閒興萬無
荷衣道情

送陸容鄉司教森

海技緣投颶風顏家繼祝蜈蚣伯仲常居最白交遊籍服
殊青孤燭寒光並舍高槐綠蔭連屏千里誤騰快足九霄
專養修翮調熟曲翻別引鼓多刃發新硎遲回蒼璧酬價
展轉丹砂乞靈獨對可陳菽菜曉收尚負滂經歲儉陶瓶
屢罄德馨顏巷初銘荏苒年翁漸迫吾伊夜子曾停樵否
終丁泰運後凋不博秋零芸閣香浮書帶風雲鄉貴之鐸鈴

問稱幾紛萬貫前飛續換雙瓶紫氣腰開劍金黃袋馬首
旗亭終日送迎例斷塵心帶鶴前汀

五言絶

題釣臺

地盤一股出山聳兩崖開鼓棹隨漁父乾坤此釣臺

題扇次兌齋

獨客迷涉徑雙松直野亭岩泉虛更落別調不堪聽

題孫九峯扇次石潭

海日高低影風舟遠近程利名剛兩字雲水一虛亭

紅梅

紫霞敗素影紅玉帶青煙風雪濛濛夜金丹化鶴年

七言絶

李文正公割 內醞爲二泉太夫人壽次韻

傳賜金莖第八天黃封分致壽堂前啐向玉液通仙露莫
漫人間有酒泉

玉厨金甕出黃封傳道師臣錫內供不爲循常割 恩賜
異香清帶予情濃

讀東坡李白辯

吾道綱常有二天虛名催逼漫樓船潯陽合是江潭[illegible]
應還應有荒田

口頰紛紛枉亂真謫仙曾道不得卅仙才俠格知何繫空
有詩流浪漫人

題扇次兌齋

新傳刻鱗參玉笋小槽分蝌過茅柴溪橋隔斷非人世猶
有山風拄杖來

口占寄王金谿

沒膝泥平屬滿天尚難一刺直公前幾驚離合關情地又
是東華送別筵

九峯扇次李文正公韻

蕩帶荷裳小篛冠玉樓時登兩峯寒白沙瘦竹移情在一

曲將歸石上彈

有所思口占寄楊月湖

入定僧高元犯俗出門人老未歸山碧天抱膝空庭坐宿
見冥鴻海上還

七二春秋幾故吾一燈長伴兩身孤最憐雨雪寒雞候不
夢扁舟月湖

題畫

鬢髮滄浪老病翁小山時對桂花叢白沙翠竹逃名外一
梓江烟水月中

時苗留犢次三江韻

長育明分水草餘駕回元是赴時泉帶非故物留何謝疹鹿懸漁此例書

行李蕭蕭得代餘壽人猶識舊牛車寄來一脉明心事泉日亭亭副大書

題仙

渡海天風跨鶴還漫酬老癖與溪山綱常一種吾儒分不放人間有許閒

地床茶竈隱晴烟洞口桃花不記年後老乾坤成底用名家別自有神仙

口占寄君俊

德星移照入南離物色當年已自知大谷釣陶荷　明聖太平無處不相宜

簡方西樵

眞主分明舜與堯追宗詔下復誰搖悔深鑄錯行藏外秖合西山老聽樵

題姚氏園亭

野晴山雀亂庭柯門巷春深長薜蘿候應時花幾年紀風烟猶識助林窩

蘆蘭草碧與花香隔斷塵囂日許長如此風光藏老大平泉空愛賤前庄

與何燕泉伯子和文正公韻

望家深有典刑存奕葉相仍子又孫稽古源流今得信下方仕牒上　皇恩

父學師承更祖風駒龍雛鳳自奇童宗臣未說何曾事久在涯翁鑒識中

題馬

歲經北壯與驪黃龍春真能踏八荒石粟心多還自信直將汗血報　君王

題鴈

春去秋來蹟許忙夜清涼月夢江鄉魚蝦即少差年計留與人間薄稻粱

題四皓

一夜仙風吹紫芝道人同是出山時從今莫道安劉事王聖臣賢正作期

友古

學行焉敢望前人物化傳來局局新麗澤此心還自許欲將河洛代雷陳

酬朱孔年惠菊

孟船江而帶風斜過盡重陽未到家憶昨龍山曾送酒對門今日是黃花

柴桑歸愛一身輕中路黃花到眼明不見芙蓉見秋水寂
難尋索是風情
　和少陵六絶
畫虎心多愧未成老來空有氣縱衡松根一枕羲皇夢如
蓋山雲石上生
四愁庾調循平子嗣響鄜姿格已休閱盡盆渠都是水何
曾日夜大江流
虞歌有派傳風雅漢選何名續楚騷稽阮嗣音副人意也
難蘇地拜劉曹
漢魏名家幾世人調孤無力附芳鄰殘編斷楮誰收拾已

化荒荒架上塵
九首枚生信後疑格中何必問吾誰正聲變盡愁無抵前
輩終為後輩師
闌珊風流祇兩公後來京柳亦相雄極知作者關名教不
混王楊謝薄中
　雪中奇失足幾陷
老難筋力出處稀叢家青岡取徑微石洞雲開喜人跡故
教藤刺強留衣
雪中奇登登續往皿蒼苔路滑幾危坑山人老分天還得地
傍獨高岡峯虎行

素翁續集卷六
　　　男達編輯　姪孫大獻校刻
奏議　新政諸疏已載前集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臣林俊謹
奏為陳愚悃以附餘忠事臣待盡海濱去京師六千餘
里
廷議大禮始微有開諱其一疏為乞霽
天威以培養
聖德事未進而

詔旨已頒臣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買藥備
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潸輓供億恐煩
聖憂臣必知
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見無能久于位以宣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
顧家
賜勑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
允强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按
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蜕焉前
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葬祭通乞停免以爲臣存殁之安臣又倣古
人遺直遺表之義倂有獻焉夫議禮如訟兄各不同
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紛壓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
臣伏讀
明詔仰見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䘏敘復仟候而久未
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儷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
早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於朝與衆
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

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
衣夾以重氈懸帕猶床褥數月瘀血始消正德時逆
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釀有未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
新詔收䘏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着問剉虎殺人打着
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
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衡典矣否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有

臣謝遷殆盡朝著爲空近聞石珤又欲休致伏乞
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
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費鍾輩人乞引
自近以裨
聖德闕
聖政臣古梗意長接書難盡無任懸結愛願之至
附錄霖　天威褒　聖德疏
臣衰老乞歸勞瘁大作形容變盡殘息僅存常思古
大臣致仕憂國在位當鄉家居朝廷大利害知無不
言趙槩集諫林百餘卷以進臣心慕焉思有以報之

陛下也近聞
廷議大禮異同上干
宸怒恐包荒之下舉措涉輕爲容納一欠臣安得謂在家
不知乎誰昧死上言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
出不可反也今大禮數反汗矣
興獻大王初議也
興獻帝再議也
本生恭穆獻皇帝三議也
皇考恭穆獻皇帝殆四議也魏元帝本生父燕王賀表稱
臣帝欲尊不稱臣有司以聽如舊式惟中詔所施曰

皇帝敬問大王宋英宗服所後喪三年畢始議本生
濮安懿王典禮終以集議不同報罷祇封安懿王長
子宗懿為和國公神宗時追封舒王天下後世俱未
嘗非之今三年四議矣
陛下大孝無已之情可對
天地質鬼神無愧然有禮焉以節情也禮人子有終身之
喪忌日之謂也夫罔極之恩終身服斬無過也然終
身服斬世幾無吉服人矣故聖人定為三年之服服
終釋吉節其情也忌日哀戀終其孝也今四議者臣
反覆思之未得其說求之大道臣不能知也然災祥

之應孰多孰寡寡足思也求之人言臣不能知也然
從違之論孰寡孰多多足思也求之
祖宗臣不能知也然冥冥必有所屬意在今議議是也萬
一在於初議再議三議則
尊祖之孝足思也求之
恭穆帝臣不能知也然冥冥必有所屬意在今議議是也
萬一在於初議再議三議則順親之孝足思也又求
之事亡如存之義
孝宗
恭穆帝假幸俱在

孝宗倦勤傳位
武宗自稱
太上皇
武宗崩傳序
陛下
恭穆帝亦自稱
太上皇兩太竝居大內歲時聚會果平等禮抑別禮
一位大內
一位故封歲時慶賀果平等禮抑別禮則如存之孝足思
也又求之喪服之制人後之義父則斬伯則期庶民

受所後民業稱父服斬致所尊也
帝受所後帝業若稱皇伯則與常伯叔乎等
孝宗竟欲稱皇伯不欲稱皇伯臣不能知也古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一太祖二不祧四高曾
祖考無皇伯之廟則嗣統之孝又足思也王天下有
三重議禮其尤重者中庸謂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
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又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
神百世以俟聖人無一不合然後動為世則彼無惡
此無射庶有興於天下其慎也如此武王聖人也老
方受命周公始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追王太王王

季其綫也又如此伏望
聖明再加周慎遲以歲月俟閣下禮官諸臣議定孝既足
伸禮亦盡合衆之未晚臣又惟人君以寬仁為德剛
正為威保宗社安人民為孝方孝隆
本生推心以弘孝理之際而威懾群議恐人命涉脆傳播
四方未免
聖德之累悔無及矣乞殊
天威養
聖德公大政使至治上達馨香發聞上悅
天心下副人意如而

祖考感格
聖孝之大無出於此臣番絕之言無任懇切効愚之至
効遺直以畢餘忠疏
臣至愚極陋無他行能徒以朴忠自結
列聖
陛下龍飛之初首以舊臣召輔
新政深慚衰朽不任驅馳八疏乞歸荷蒙
眷注既乃諒臣誠懇
勅允致仕
恩禮繁縟實踰素分臣歸未幾末疾遂作屬者勢轉危

男達編輯　姪孫大鼎校刻

序

贈少廷尉黃后峰

國家承平久禁弛慮疎三渠奸誑惑以覬伺神器璫誅死彬與寧固在北巡復南巡也　國勢如一髮引千鈞孰敢抗聲大義以捋虎口者哉黃郎中后峰疏六事偕同官陸汝亨以進諸司響和並下詔獄爲禍且不測余諸孫以乘復疏以進廷跪廷杖死者十二人后峰幸不死彬甘心焉變姓名亡匿僅免鬼神者固有以相之矣宸濠叛　武

皇帝始下寧獄　慈壽皇太后復下彬獄中外人始慶爲怙　上入正大統首列吏始之詔復諫者官卹其死事誅二奸並連其黨于是后峰有南少廷尉之擢嗚呼謂世無士非誣歟后峰倡之諸司群和之　新政旬發重有奮然者士氣盛　國家元氣亦盛識治者卜世焉余初閱后峰疏曰是無濟奄封事日月爭光者歟分一死與龍逢比干遊無與也爲之私幸又幸不失后峰盛名雖居然哉完固有以破之矣后峰懷孔純宗訊覽責焉　所飭謹而進取濟無患難居昔鄒浩諫立劉后除名其友田晝謂曰上所當爲未止此也后峰當爲固未止此其浩然之氣固在無俟余告也　命既下后峰遜讓慚作余曰　新天子搜選忠賢爲寃人倚命所謂千載一時者近郯雲現壺山識者謂至人在宥前上兩征之應后峰時出之以茂𧷤無刑風發善類以發靈山嶽至有績哉余未知其可松厓諸君子曰然序速君君無綏焉

大方番祉序

大方番祉閣閻陳氏也大方石峰官稱也瑤祉下先席祉于後華祉于一家一時焉故曰蕃祉也陳世厚遠處義窮處分如彥回公徽守爲烈也如居易公醇質自老以竟被官封啓陳氏公昆季五人不閣閻存也爲公壽也諸子諸

孫不閣不盡閻也有石有松紀壽也亦紀節也有竹紀祖孫父子也荊紀兄弟也坐左者公右季方侯軒也儒而巾衣降立旁左者伯子會仲子翰也抱白兩階指若顧若趨而前者門孫也所貴乎世天倫之樂備矣禮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石峰不有石慶父子之美者乎不有姜肱兄弟之美者乎侯軒不有王凝素業之美者乎易子克家諸續我祖考會翰不有元季二方之美者乎閭不有召公是似之美者乎石峰平粹服盤遼中閭外庶不近名而厚不易正自侍御縣大卿貳者久以忠觸禍起連擢數月而至左方過家有樂孫之慶於是乎公六十矣耳順皆備其幾家

幾人哉人之所助者順也君子思以靈承于天精故多文故大大故備履之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壽考昌大固其所也然積非一人一朝之故而亦有小往大來吉亨之時閩守頌傳公也頌傳爰及魯岙公孝有以論其世洪範敘建極也敘建極必及斂福錫福君子有以論其時石峰有開門先有積于躬者故序以當　新天子潛闢啓秦以受茲繁祉重非偶然者序斯圖并其全僕焉圖者峰湖詩者松庄山齋數君子序予兄素其也

綏流易退序

秦君梧厓從節甫閩憲得我少莊要道所欲去之意余意

其與時消息有託而逃爾矣　新天子聖神天縱承序當陽道君子乎長君猶去意如初如水赴壑挽之而不可回夫雲雷經綸奚居獨言去彼茅茹以彙奚居言去其來由臆測也君曰余殆有微諸盛衰之微與進止之幾者矣泰上世無顯者是之謂遯泰斯之謂壯壯斯晉而明夷系焉亦其數然者宰物者其容以衰取哉余伯氏蘭軒從簡暨余暨叔氏慎峰從熙凡三第進士蘭軒慎峰曾六二受茲介福余六五失得勿恤象也然亦載罹于夷乘其下上者殆茲二紀今雖長風上征無復孤衆之志且並影聯飛余退然其在後余斯起也伯倦還叔斯起也余倦還亦其數然者數猶寓也予吾氏兄弟之美人謂處顯兩尊余兄弟並仕籍而解驂臺省曳杖丘樊與漁流耕叟相周旋足樂也昔錢宣靖之退也地要而時予罷余散一臺察踰五而還其惡敢班焉綏流易退志吾過爾矣余曰是何擇于綏急者哉道爾矣分爲退緩亦爲退勇同道易亦未害爲道犯激灘抗怒濤不寸進淪胥以溺視易退何如君笑而不答君台人台相熊氣矣余識蘭軒葆識梧庵也序其然

毛氏兩節詩序

國家必有世綱人紀順其天常義烈貞風同其時化使所天不移懷二心者無立地既死猶有餘辱也夫然後天下

之爲臣子爲婦者定而群正宗之百順集焉詹國啓家其偶然之故哉余監察南之明年爲弘治己酉有事文闡比四鼓闡一畢卷登落履之意未有所決余曰神疲矣寘几格間黎明再閱光炯彪發意大有所至抑世德有相以然比揭曉爲毛君玉閒其世無顯者家亦無足爲仁意獨爲得士兆爾既進士爲給事爲之私慰久之又得其兩節之詳毛世德有是往夕之事殆非偶然者毛爲良鄉右姓洪武間從讓從征滇南留戍而夭時劉始二十有四歲鞠孤義以長義夭魏始十有八歲鞠孤瑞以長兩夕霜晨蒙苦相呴濡爲命猶母子也魏曰姑喪所天寡弱萬里外其誰

與親姑難劉曰婦喪所天齒九少婦難又曰以義以命無難又曰移所天者其不良佑也且何面目人世天固毛氏諒也鞠瑀以乞靈于天瑀存姑有孫婦有子𥙿斯有地毛之鬼血食其不存如天何哉匪石之心其不可轉也魏曰然君子謂定從諫初成妹之婿牛與偕既夭牛代之瑀長牛還之時牛植有家哉教瑀然列不可魏亦不可君子謂之貞而世典多漏蕢列弗旌故有是惜也獨兩節然哉易節之六四安節亨困之九五困於赤紱乃徐有說毛竟家以完兩節以壽終孫子蟄蟄瑀被有給事封命給諫務持大體華實芬沃遠至有階兩節之啓祉不誣寔寔者其有

以先告也書爲毛氏兩節詩序

鄭雙石赴召贈篇

士君子進同仁藏獨智有先時之退有循時之進與道消息者也雙石于成前是之疾非身疾也而獨引爲疾今是之可非身可也而同與爲可雙石之隱余無得而知也雙石無半畝之宮數乎之田官下大夫位任卑散祿升斗以自潤棄而違之君子謂守守藏智迨是遭際　新天子蠲華庶弊搜進名賢得聖人之時機書敦迫雙石惕然起抱袍累襆車馬有行色君子謂達達運仁易遯之六二執用黃牛固志也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志在外也雙石有獨遯之志而不失相連而進之時前是之歸不以貧自沮今是之出其不爲貧而仕較明矣雙石有廉特之操凝遠之資身心體認之學卑散以默任天下之事士夫所與余老腐所畏也他日之至其誰則禦之雙石諒不負所學負　聖天子討亦不欲負上夫負余也竊讀告焉夫不易者道而易易者情士窮經學古以名立於世其始不出群聖賢之成言往行此其用遂遂絕事負其言後反其前斯情之過也制情所以入道雙石乘斯應會進引同彙之賢討論其大經大法同聖哲者因之異聖賢者革之雜者純之偏者正之未振舉者奮勵之以上贊元僚勁爲德宜沛

澤下之仁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其端在此斯雙石之素所以望雙石也

贈平厓序

尚幹之林德厚長世平厓世父雙松翁介父葵軒翁積官大小方伯父一榜翁舉于鄉不應禮部試以留餘造物平古氏進退兩尊然者茲文服有御史　封命群從圭組殆東京之荀陳爲近平厓尊志古學在諸生無知者一日錄近作見我云厓爲之斂畏平厓惡從得哉六經其原史子其變游而後沒得諸心而應之於其手汨汨然來矣別時時念之它日以語少谷少谷不知也歸而覓平厓自恨相

知之晚來書曰平厓城中所無余曰將閩中無爾平厓否遂起第進士又起御史裁數月忠鯁聲逐動廷著平厓副余知其亦不負余望也世固有持論無前者而臨事輒為寄言輒悖臨小利害輒改慮而易素平厓固懲諸此矣東巡有事無徒清幹源塞利孔為應揚扇視之威殆有百志元醇為太平地者夫惟簡也常重綱闊漏夫吞舟而明祭淵魚亦識治之所宜戒也明道格進補闕之論神宗謂為得體至論人主當防未然之欲神宗竦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君子治化之本君身正者無不正奚俟大臣宰相之事其獨一臺察間哉平厓試從事焉又豈不獨閩中所無而

已平厓名克相字

叙以賢行

吾家以賢氏轉運使也乙教言于我曰有祿屬型範于我世父諸父維莫之似而恃以無隕為者竊有甚痛矣記諸生偕豫齊周齊龍坡麗澤以賢方以孩偶玩弄掌股間長耳方面雙眸炯若余隱度是無煙樓撞破以發名成立踵吾家江陵者乎既之果然迨貳守瑞郡適值華林之寇余隱度是無盜潛渠兇以靖有斯土艾軒之尅乎茶寇者乎既之果然其載貳安慶也孖值逆濠方張之勢余隱度是無邵州之抗聲大義孤城自守顏杲卿之牽挽平原賊進不得前余陵退而一敗塗地為烈也是時二數文武臣共事書奇決勝以賢功為多而莫膺晉秩顧若有不逮於常調進者知迷之而顧若海吾不知於以賢何如也然　朝命南下輿論藉藉以賢之信殆發機於此矣奚必食貞封守寄斷投然後為快耶先是南巡之沮吾家以乘分百死尉忠後處亦以左吾家之道其亦殆然者君子求在我居與信數也淮南滋往將以賢謀焉鹽筴之利自齊始官自漢始自宋而盡至我　明正德之間極矣嘉靖嗇華始發縣然舊觀夫顧山煮海淮南七十二萬之課利擅伸縮固有移夫彼而不恒屬于此者矣夫河流萬派故道屹不可

尋百蠡一襟則亦眇之遺利以賢杜私門塞蔽孔俊剔耗公之故而一與之節使時化無干吾常以承有裕國實邊之圖以無貽當宁內顧之憂以賢自有信抑信固在耶以賢行

送李可弟叔言

罪庭子可以四川總憲有行謂余諸兄行同筆硯且稔也願聞法言余曰余言惟法余亦乃法惟言夫法何為者也夫法導民所遠就而昭其畏者也是故有法畏有畏法畏法者已畏也法畏者已畏而人畏也人畏也者非文深立峻威之而後從也猶物乎施民無犯焉耳矣已畏也者非守

墨善晦抑縮以成之也擇足而趨商慮而動法斯行焉傳君子有已而後求人無已而後非人余法吏也持之以令盖未嘗一日敢焉忘斯畏也乎可之畏無亦余同乎監司者諸道守法之地使也者吏之長而民之程也已所弗畏民無程矣奚其畏豈惟夫民之無畏報以庶尤得弗辭乎其罰矣奚其無畏故衆人以弗畏入畏而君子以畏立畏其分審矣乎可之畏無亦審此也與乎可學得之殷元公司教公守得之郡丞公而立孤養重言動無所於苟鄉稱古君子無易一時群從三進士畏謹如出一人乎可歷御史憲副參知所至威惠並流而卑衣糲食猶故寒士知自

畏也而預謀於是後也谷虛川流威濟而化行法舉而罹以立蜀於是乎有餘懷矣獨畏已乎哉抑有畏者也有無畏者也吾家邵州之抗闕也礪石視頸若兒乎藍曹且鵲刻之未竟無畏之收舉庭余畏弟逆璫時獨不洇俗化爲士夫完人將視邵州爲烈吾林固有人哉書爲告

贈吳師夔

莆之吳仕族也師夔上世再發解首其四取上第曾伯父生事公取進士以問學名曾大父大父邑博公以孝友著君無易風素吾不徵諸文徵諸本清穎秀發吾不重諸其外而重諸其內師夔含咀醲郁取第甚蚤不屑屑循次大學一不利禮部拂袖去及是三舉不利又去余追止之曰乙科亦仕正途上世楊文貞公魏文靖公並起師儒師儒亦未可易視也乎之母老矣禄仕以逮親也化與政勞與逸殊爾成已成人一道也絃誦與簿牒琬清對于衿與鬼魁吏語誰適阿呌敲朴揖讓而雍容者有間也曰教之職師夔家世物世德以正士趨世學以端士行其外取爲成師夔吾愛也吾無隱于汝夫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師夔誠盡讀天下書盡窮天下之理其蓄如武庫如撞鐘寸莛大小隨應然猶未敢自足書地而限與盆沼而盈者可鏡也師夔殆將後而之特以爲今之償借陰繼郡遠郡考拔

師夔之至將不止往日師夔者矣師夔官金壇去吾友蒙巷翁卯橋踰舍遂翁無書不讀無物而不格師夔師人亦將師諸人昔子朱子既仕始及李延平之門自幸得師師李延平從翁而學焉他日之至又將不止今日師夔者矣

贈鳳山秦公南尚書禮部序

上嗣大寶之二年用戶部侍郎秦公官南禮部尚書部尚書九峰孫公率部諸君子求贈言于見素衣無辭曰斯公也吾與與也斯行也吾與處也大江之南錫文物爲盛錫大君子邵二泉公既又秦鳳山公德植而繼譽茂而齊乃劇有間焉乃後獲與于二泉乃見公京邸時公登進士官

戶部禮部尚書韓洪洞公試兼考行公乃重政乃舉乃肫嚌拔傑爲後官河南提學副使存育崇朴罷游黜靡上乃就政乃益舉爲官湖廣巡撫都御史激風申憲樹名而擁逕預勢者懾挹材者杷含厄者無蓋政乃滋舉焉後官戶部侍郎部尚書九峰公爲公謂某曰公簡習故事疑簡刃解出入金穀平允弗徇而獨卲於貲於余有力政乃益滋舉焉是故九峰公數數上疏求去去爲公地若避路云茲禮部尚書而南南於錫予便非公乎所也楊月湖公謝尚書 聖天子下廷臣議用公乎代月湖公亦難乎爲代公乃宜宜乃用公乃南九峰公與某疏歸數數私獲遂公之

席終南耶夫韓孫楊邵四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或重公於家或重公于仕或重公于宋或重公于代其何以得此哉其何以得此哉秦出少游後代有聞人則今之聞而重也固矣夫寶實而檐者薮茂實而楊者謏謏君子之所疵也薮亦君子之所短也今吾於言也二者其免乎慨衰以老役贈鮮當於文章刪積已歲月乃今弗謏弗薮乃不敢例爲例而不言則他日二泉公謂我何以不贈鳳山公其何辭以答是故序其所以家所以官內所以官外所以今日之南而他日之北公行哉

周貞菴奉母得告序

夏四月周貞菴念母老有故鄉之思即日疏致仕奉母以還以終孝而酬隱也 上念之許暫輟度務奉母而南給驛舟公歷爲川涂之適將母以川進太恭人以上壽賜綵帛被有 存問孫鳳鳴 賜書南服得偕以從君子留福壽老母人世職見初貞菴起御史大理丞而南請母南比卿貳而北也無敢有言而業情事乎私母止之曰 新天子嗣服闊任更化兒不可私余亦欲非也有感乎在下菴遂補仕進親之榮無去親樂志之托請席請辭諸寒與飽飢爲當歲時上壽都爲序前正郎孫後曾孫孩子姊羅立官無異于家茲京而還之而經家而至孤杖

近周經幹歲覽與官案採哉日崇公德氣醇厚稱中國太夫人之教宗望子失恃而立以大母乎在周父子有然者世家曲情之母許部之大母壽九十九余嘗許序百歲壽今太恭人亦逸九之年又將許序又尔百歲壽也周相先業備貞菴世獨不收有儒效磨厲行往往名吳會間以文久而大固然也貞菴固謂推演入可知孝出可知忠欲而複待清而出可以知時余茲入也幸得久因爲求溪翁爾公茲行於名教尤繫不可無詩不可無敘於其乎攜謝勞之言非以贈君子也

壽大老遂菴楊公序

歲之冬十六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邃菴楊公七十壽之旦公高弟子白巖喬公容溪金公往
巖邃公偕諸耆舊各賦詩豫致祝勤以徵予後余曰公功
在朝廷望在夷夏以紀之無極所謂壽也公壽然哉公少
以神童應京師讀書翰林經于辯博胸中一秘書詞義閎
深胸中一理窟而理體明習物幾迎應又胸中一經綸道
之立有如此者官外制時也經承指授四方士畏憚而至
載筆令行學政範立材成道之傳有如此者晉容臺再晉
都臺為三鎮長城入為司徒為冢宰壯猷碩議朝者表儀
孫卿扦進綱猶紛以負有文武道之行有如此者疏正國

是雖煩擇爭居卿相者八年溫閣獨樂晉公綠野以培植
士大夫廉退之節道之樂又有如此者　聖明在御廷臣群
薦謂公不可一日離密勿猶欲起公以裁總三鎮撫六職
公高尚屹不可奪　上意亦不欲煩我師臣周諄之矣
溫言存問使命有加留有道用以收有完名介有開福壽
其豈徒哉余長公二歲常愧屈于公不知公亦入數于余
也同臭合嚮道義相規益者餘四十年擬其大支川渤海
也擬其高崗嵸泰岳也今焦几杖訂舊日以從青沙一梓
卯橋之雲水然夢寐良鄉公有不怙厲然者因寄公附焉

海虞陳氏族譜序

群分類聚凡物皆有族族皆有譜如植之族曰梅譜菊譜
荔枝之譜皆好事玩物之所庸心惟人之族譜其所同而
系其所以異有分人而無分祖有親教孝也有賢教敬也
後世有失則略界則闕有失則附附則亂有失則誣誣則
僭厭而不可聚君子均有惜焉陳按樂記有虞之後周武
王所封析之閩侯官古靈有族焉傳宋樞密直學士古靈
先生傳敬齋傳闇然傳一木傳北山為溫州教授宋季避
地海虞之塔西為海虞人至侍御君逅凡十世世有紀君
子不謂略譜所可知君子不謂附譜所可勸君子亦不謂
誣是謂信後之譜其開先足尚其嗣述足劇其闡揚彰大

陳之世殆有所不得辭者而古靈閩譜侍御意有待也嗚
呼夫綱人紀君子所以脩諸身睦諸族以令聞長世者也
角弓刺骨肉相怨步遠自他有耀陳敬仲之後所以得政
於齊而潁川之陳軫卿軫忠長嗣述重有告焉是譜有前輩
楊文貞李文忠吳文肅張翰撰敘跋復敘侍御之請余副
焉

侍御唐六亭秦最績

成周御史職于贊受法今秦監部漢有指居裹行宋沿唐
增置言事著在令甲　國家稽古定制內察府部外察司
臈又得以言為職繩回披正挈要而提綱必歷試予効始

行内乎入稽其殿最又率外乎出惟宿望雄重積有勞勣
儲之爲亞長爲卿少則内乎留于是人求自副以無負崇
顯之援湖南唐君應詔參父尊翁沃州之教居然遂器成
進士試大行奉使有聲遷擢監察御史歷巷又有聲兩按
大藩兩監試事長河南道考覈惟允薛宣之明習畢思謨
之正色彭器資之敢言無愧焉總憲度而植風聲非其人
其誰歟六載再上最諸宦采屬言爲贈余老不受役紙於
君尊翁有故乃言曰君臺之長也臺之責其知所以難者
乎知人難論人非難識事難論事非難而求濟爲尤難蓋
事之權有輕重人之迹有隱顯毋因事而病人亦毋因時

而病事要於濟爾矣昔趙閱道爲臺官君子有過則保全
之復惜明道爲裏行神宗召對曰補闕拾遺則可二公知人
而人全人識事而又成事天下之士議屈焉端道輒替中
與君自有地程拙有成訓幸借諸君子細求之

壽麻太夫人九十敘

某自戊戌及非我太師李文正公之門見公順事尊府太
師懇惓翁母麻太夫人穆如也處二弟東溟東川其翁如
也太夫人愛公亦與東溟東川無異意尤爲焉又乃知懇
翁善父賢擇而繼以無難于公公善子孝體而承以無間
于母也乾坤之於六子乾而健父道坤而順母道也六子
索而成男成女兄弟夫婦道也子無不愛其親父母亦莫
有不愛於其子兄友弟恭夫義婦順道之常也惟母有所
親亦有所繼禮不殊而情異焉情異則偏偏則溺而禮乎
悖斯失恃之子之益悲也善子者致不畏之情以默待不
殊之禮召慈固有所事本天施之同以自致一本之厚公
二弟而友斯太夫人所以無間自異成兄弟之美爲懇翁
之繼者也公以誠結上心以厚義孚于中外母有弟孚之
所也公夫人朱氏出勳貴成國公女抑抑盡婦以無外公
之刑于而太夫人之以慈召孝亦有所默通其間者均之
謂賢爾矣竊疑舜僅致頑嚚於不格姦殷中宗遂一夜五

起之孝巳假蜂售讒伯奇不正其終斯曾子所以不續娶
也其於李知懇翁嚴而正太夫人慈而順公孝而友公二
弟有恭而化之道義制情情從禮禮召和朱夫人婦職無
有異焉是謂和徳之極太夫人荐封賜錫配上公而跡一
品殆位過而極及茲九十而壽不杖不扶神力健爽又福
壽而極悅之晨八月晦又前日也前是公率孫曾爲壽及
是宋夫人率符卿兆蕃暨諸孫曾中翰兆延爲壽兩玉輝
煌六世有耀世所誠少也公門人孤卿百君子以次上觴
有詩有敘前八十楊少傅邃翁實序及是序九十崔大正
世與以歸之某公輸之門斲者縮手然太夫人福壽足書

爲毋世訓足書素翁與公一門之家法固在尤足書故序

素翁續集卷七

素翁續集卷八

男達編輯　姪孫大鵬校刊

序

贈朱三峯興化郡伯序

夫聚方分類川精嶽氣殆有所主持其間嘗觀夫越臨覲之美甲天下閩山澤通氣以鍾之於人为格重有異者而封連壤接閩與越交事願前政之翁張黃德之龔召副日觀而酬心寄若東西家然淬未有見夫純一其趨以會歸其至然則化而修其皆虛語歟嘉靖癸未崑之守擢去朱君朝章代之君瓌瑋宏深明習法比昕方以憲部正郎為

卿長偵擇本　天子命虜內于蜀同官者曰朝章宜　皇仁為宂人寄命轂而背孰若聽郡事于蜀惠澤且廣哉君進士久歷中外綽有聲稱滯以收將殊而大之也俾之郡乎承辟諸作室斲梓而小之非材宜余曰朝章其不辭守也方千里而郡寄之民父母之有惠施之政有威肅之令乎悅乳保訓其所愛惡而含施之使官無頗政邑無冒吏而鄉無暴民人人予上君子之行斯之謂民之父母而將疾而佽視之是固民之無良亦岂等之利哉郡藩臬之寄藩臬者之倚朝廷清才卓識其誰不與之鬱而使伸容物者大其至也大郡有所事有所使有所尊亦有所

不得𥡆遂老事樞政理物情人態以日夢并前拂其心以
平其氣落之華以收之於實相濟非相病也涉川者貴有
待行千里者難亦至徒取快疾然哉抑仕有學道焉取以
月益亦取為人之益通宏厰之性以無情幽濟察敉之情
前君之所也前前守績學功事赫赫動人耳目有舒公季
方潘公舜絃王公存敬繼之者或彿似張公時峻視前後
之未久謝去嗣是或因或復口碑尚存君力副焉前將賀
得君君亦自賀得前業尿俎豆之間有公廟焉遲速鈍利
知理道者之所無訝也

風山先生遺文序

天下諸心而振之於道上振人文鋪敘皇極感人心而稗
治化後世扶奇按搏以績藻雕飾為工文云文云乎哉太
子太保尚書文懿公風山先生自兒禮部系仕籍幾六
十年實無不滿三載其守道崇尚廉退其忠實之操篤
約準古之風固已高出人流望在海之內外經世大略大
可用天下小可用於天下而不藴淵蔽僅取司成之一遇
奧之壯盛而收之衰憊之餘斯有志所扼腕也然其有山
斗國有蓍龜以繫獨天下之重薄佑大同焉及請老勸複
武廟車駕其意加其官竟許之上在藩邸熟先生名作而
即位思有以致之先生已望九之年纏輿殊恩其不能弃

矣余愧屈數老於先生尤洪鄉先生亦謬余與將屬有所
寄遺老之召方幸過里門接道論而先生又殁矣老淚遺
容幽明相對余之無能已先生猶先生之無能已于余也
既狀事行與立祠門人董遵以遺文屬序先生全集諸子
都憲君採以梓行矣是集得意作也先生專志六經附拙
史子意所諳極將欲起姿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
白雲之派以上接晦菴南葉之傳次之亦力追道傳晉卿
深源仲申數大家之遺緒其言深深可寓道其詞正正可
寓心其輩勢平典文理簡潔辭深於道德仁義粹如若潮
海之流風激水湧以衛斯文章毅然文云文云乎哉

端本策敘

贈宮保尚書李公秀實司教漢中上端本十六策　仁廟
覽之嘉將用之驛召而至　上上賓　宣廟試之効授以
司諫詳轉左又將用之公卒年二十七有道寄焉昔東坡
上皇帝書累行其入識者謂其得告君之體夫諫有正有
諷蓋義理量事勢直言讜議是之謂正而巧發潛運是之
謂諷孔子論五諫曰吾其從諷諫乎意非孔子之言也人
臣事君蓋其在我聽不聽天也正焉有不利者哉夫法語
正也巽言婉而導不出乎正者也王斗正諫齊宣衆士鮑
叔直對齊桓不敢請避以昭名芳焦解衣伏質而始皇毋

予如初諷微出乎正而終歸乎正者也東方朔名善諷諫
時進直言武帝猶俳優畜之所謂勸百風一君子有弗取
焉爾公之策非所謂正諫者乎余獨慕二聖之義度公也
唐太宗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出之汝立以爲僕
射宋太祖得齊賢不欲爵以官陰構太宗異時用爲相夫
爲子擇人義不當如是歟若　仁廟知公收之勤宣廟試
公用之異誠乎意感正大明白爲聖子神孫法程使守以
無失將變龍滿朝都俞世世堯舜之治引之於無窮不難
矣追惜者公有時無命策不盡見於行然繼之有孫允嗣
君思亮典則位宮保長夏卿參留務爲　聖心倚注　宗

社根本委重位遇所極公之行在此矣

林文安公文集敘

文根諸理發諸氣而昌之以詞賁飾從施貞斯猶故道從
横之習勝而渾重淳雅之體衰至掊提仁義而絕滅之自
元啓會大音載完起息與衰道隆替與焉漢之盛司馬子
長以家徒鳴唐之盛昌黎退之以雄深鳴宋之盛歐陽永
叔以雅潔鳴同時班柳蘇王聯聲遞響名名家嗣是作者
日衆詞徒長而氣以弱理亦爲之晦甚至馳騁才華按奇
捕怪棼以汰紛雅以俗亂瀼製褒調未必不足譁世而胃
名而踏諸典謨訓誥遠矣國朝承胡元之弊力挽古風播
湊倡之東里和之作者之盛要亦不讓前觀太子太保文
安公泉山先生生宣德中貞泰醇樸未遠又居閩嶽形要
之會漸涵禮用尚書公之名訓起進士入翰林積官吏兵
尚書參其留務中有餘蓄而出有餘用藏明於晦戢介於
柔恢恢然有容而陽秋內寓其不可卒近完名福備多孫子
壽八十六以終諸大老無及焉評者謂有韓范之遺萬石
陽城族里之化文富洛社之風雅殆然者先生文中氣順
而一根於理辭質而不洛練學仲仲而氣度服整動聽
繩墨如輕縫便體勢殺之齊實用逮其變也如立峯壯雲
流之隱細衰可以觀人可以觀世其姻族後行先生曾

同汀老之文吾見素敍之抑縮以久仲子瀞伯君利牆將
鋟梓以傳以書來速叔風弗似銳欲參几杖以式餘年先
生不可起其亦類然老以病方聚蘆節可慕而不可學也
譁附名其間辭宿命云爾

莆陽文獻序

莆文物起於隋興於唐而尤盛宋海濱鄒魯至今焉而紀
述遺闕紹熙時始有軍志洪武時始有事述郡志弘治時
也文獻之修尚闕千百年光嶽之氣聚鍾于元人者爲道
德爲節槩爲勳烈爲文章爲四儒道學以茂贊　皇猷輝
發理蘊如黃草卿雲轉瞬而消滅以盡其不深可慨歟然

有其難者夫記誦并傳則挂扱漏遺升落無章亦難具決擇有未至重以察愛惡其間與欲借侈詞而不恤者則吹聲嘵嘵市虎三告敢退之不作史于噲病又選無法而文鑑去取亦未慊於晦翁事迹郡志官撰自相訛舛文獻之筆其未易操也乃以累吾鄭公公齊取立齋于鈺參以諸家遺文并述志而類萃之人取其尤事取其覈詩文取其純整無叛道后案關尚校公東土逮開創問馬閣數歲始克就編屬余為序余未見成書要自公出賢者也三君子又賢者也書固足信矣第不知有借侈詞不遂否乎吹聲之禍其不謂終無也道也者求諸我術矣無不盡吾知定

信不信又胡從而知之司馬遷史記雄何稱良史才于曲兄弟獨疎淺病焉抑無害遷也篡輯定監戒邪為前立亦幟今之視宋猶宋人之視唐人也人文之盛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者矣

西湖楊氏族譜敘

造化以物群有類諸形族也形分而氣別之紀諸氏族也氣引之而無窮則世疏而不可理族之譜可無作乎夫什諡爵官姓始也系長譜始也姓死譜諸官氏族譜諸家然以官則略以家則失之附而不可據族之譜可以作乎楊自唐叔虞之後伯僑封楊因以為姓而卓柳楊杜郡姓衡為東京楊袁並顯而濟白家法楊世有人太子中允沙村先生因安西湖之楊由上郡與州右姓　國朝從善翁丙從西湖於上二子曰興曰貴興繼傳而印第京閣官終代藩左長史贈參政大夫二家微則家學伯維傑仲維聰先後進士及第伯編修仲修撰貴今秩瑀節祇行文字不刻意雕篆為工即沙村也季維誠亦業科舉貢即樹有戰功世為朔州千戶參政譜從善始遷之祖繼以太宗與而下凡幾世遷而上溯焉沙村又續別子朔州貴而下凡幾世以系于譜裒輯誥勑銘誌遺文而并附之俾術武勲傳敘有選楊即不出東京不後東京也沙村屬余為敘夫譜所

可知譜法也歐陽之譜自萬八世其上失于馬蘇氏之譜自浙五世其上失詳焉系所可詳無敢有苟爾矣六一老泉殆有矯夫冒妄之混真抑自知其立足為是譜者夫以一人之身分而為千百人之身又合而為一人之心固有特出倫類主持綱常為世族理範累葉載德奉政沙村自心焉而譜系絕續亦以萬時化之微世責之所留念也

城左鄭氏族譜序

化與道常相因者也身不易道則政不易化世風人紀相必由之故族視家家視身潔釋聯屬政通化流如三元布豕上臨游於且職而其盛可常其不常其培植滋長要之

久以定之天如此　然寧取材於百年十年近者亦數十
年雖天時風數遲速早晚備殊而堅貞獨存焉鄭
自齋公兄弟從與白洲丁姓擇地成兆存省兩世刺史
從楓領五世舍曲栢從桃源至梭溪明又從郡學之傍衣
冠聯數葉以盛當是時意氣何壯也子司訓子解三傳而
為思齋又從府前傳廷輔傳村官教諭傳洛書起進士為監
察御史是謂大宗府前房也二支方盛大宗雖晦猶成哉
含斂以材而遺經故在孤冶隱存閣再世教諭以文行名
嶺南監察以治行名吳淞獨立敢言名　朝堂橋梓數繁
如之蘭耀日梧竹之掛晴烟二支之子姓後焉夫道如也

故化易而道無易仁居義由勤植儉守執其恒通其變以
致道也故順故亨故久盈虛消長造化者不能違焉故裕
以治蠱蠱日深大有而受以謙泰亦有城復于隍之戒記
兄時拜司訓容公牀下得思齋公容止甚真甚溫處大沖
晦之間譔亨有終君子美能受是宜其有後也序是譜並
序其世

壽左司馬山齋鄭公六十詩序

余名好士故而留新而投遠而諧協備正聲而不流俗調
如賓陳公山齋鄭公允余副如賓師孝書行竟以安老歸
安終亦終而孝直子旌鄉賢有杞潛幽有詠飽有其文字
有飾固如在如賓出山齋孤杉壯歲立朝義尚持識而善
文如喬嶽具瞻樓船儀於百載天下事身任不疑三轄江
藩坐守遊瀛宣撫處林壑　今天子更元嘉靖言者甚
忠逐通起中丞兼司馬旌而未數而陶賢閒秩
秩命革上其正位本兵總制四夷中外之人心預屬識治
亦以為允公則副　上知竭盡忠悃以興正國是而持論
不回群陰搆煽遂連疏乞避賢路阻業公留則已山中
論服都野水間矣夫君子去留皆有所甚繫者鄉閭其
敬卒均也度曆聖德之頌曰性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
以為過司馬君實退居于洛邵堯夫謝聘命相從而厚之

晦閉于天下　今天子經理堯舜夔契滿朝余亦起亦起歸
亦歸則道大致同也空中樓閣余安敢附堯夫而是假賀地
公無力君實自副哉表律歆發以還諸鄉胥公之後又白
有公普文潞公起平章壽八十一公壽過一甲子　聖天
子寵褒者皆用潞公故事起公于家則　朝廷又復有公
而范公江湖負憂尚公居家言大利害公無力二公終副
哉壽之日家嗣泓為致賓公紀四詩余和之賓又和之余
序之

留餘存稿序

予友陳君留餘發以春秋魁天下士宦迹所至有聲世書

將頼焉鈞匙非之僨行名流之退之勇于支服官政之年高君者惜其用之弗究為計太以早矣夫二疏之上君子以為熖幾若笑鴻孤引以煩脫士夫解肯之偶一作一止而亦當徒哉近得君留餘存稿讀之為之大快夫公之肯務人就若貧賤之輕世肆志超物表寄傲外與濁中徜吹詠松桂而歎猶鶴何如也抑際遇所也續勃之建立與有命焉委分行志由之人乎哉組織文字雄情逸思以蠹發胸中之奇合溪山雲烏而指令之與造化爭巧日星爭麗絶流名派爭激昂要亦自有遇者宜力應命間得而破裂之以未必盡如吾意如述作然積于今為烈若熟于斯二者

自我制命用弗究而其則餘功未酬而言則以立留餘其居是矣然竊計之投散謝榮激清而鎮躁叔世奇事終懼夫斯人之溺而無一引手援也予同年相好出處跡相類頗若矢契于君夫道分矣義術矣無嘗我之止亦無嘗為君之行義江鷗石之盟近之今可也請追論之

敍 江翁毛先生別

太子太傅三江毛公以疾疏致禮部尚書以去 上留之又疏强之又疏意懇而詞求哀焉 上勞問頻棲卒允而秩數加焉見素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介不立易之豫其六二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夫介如石靜而堅矣動而無撓吉何如矣無貞不恒易之乾其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貞可依焉正而固矣立不易方斧何自矣無節則嗟節之象其辭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節不近焉剛而正矣柔之得中所無門矣毛公蓋兼有焉夫正德之際群奸鼓焰所也起起嘘嘘附之有光公既不亢亦又不群不攖其泥不揚其波蒙猶畏而敬之今 上即位剷剔淄濊公獨不染介於石公之謂乎命翁訿訿縮者盡怵公既不激亦又不阿不惜其威不同其和蒙猶敬而遠之今 上更化捜剛垢瑕公獨不與正而固公之本乎 國統中斁 親藩入繼建議用吉奉迎護蹕 天子嘉焉崇爵顯秩若固閫

識涯崩競走公若宛焉承上有道公其節哉夫虛易移之所有足移之勢而三善不違一德純備予安能無不豫其間者邪夫宗伯者典常之司也典常者教化之源也故三禮之典非宗弗申五教之敷非契不命至治之馨惟宗伯之慶堦廷中興更張百度惟宗伯是賴以翼以為一脊股乎失予又不能無不豫其間夫公之去疾去也近賢樂節思慮以扶衰起羸師垣之席虛以待公去猶留日也成王之頌曰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斯 皇上訪落繼故之心公念哉

志喜短序

林栜谷隱閩越歷代其潛行雖竟其內美尤不易見一旦
孰姓名　天子龍章下錫搢紳大夫歌詠而幽景之昭前輝
揚後懿門不易故而新族里山川居然生色君子微諸其
世閥之方秋官思道自取進士爵有官積分見父坦庵翁
母潘氏配蔣氏皆被有命服方門戶一新族里山川生色
焉是孰為之思道也孰先為之翁與先世也譬諸木然其
植本固如泉然其蓄源遠頎然其長浩然其流其參天其
海誰遏之思道天才迅發海內士幾於無媿述作百年于
畏也抑名大者爭亦大容有破我所有而媒孽我以其無
有先代甘先竭古固有之君子知微用晦慎引之其參天
其至海何有

素翁續集卷之八

男達編輯　姪孫大猷校刊

記

文場作建記

國家造育人才招徠髦儁五教虞始三物周始而北去之
法周詳焉五代院專設禮部開元始諸省崇寧政和始闢
元祐時也凡四徙三皇廟值焉時闢時飾栽革栽因明遠
樓猶衙北垂而道徑紆隘由者病正德庚辰樓燬辛巳太
巡江公訓按閩然今曰　院選士明遠樓無所然哉樓實
容有示少　意者託其　陸仰以示一趨哉則任之諸
紹和以載　斯樓竣工其開道其而廣之石而址本而矯
材因舊增而恢化之新不良費而功告成遂使巡公瞻大
參宗公　允督學胡公鐸屬記夫進賢上賞王下賢書之拜
古典帝王為世道重者重士耳矣齊桓之內政漢武之詔
於猶中正罪三默為蔽賢深微方是時士則猶重也易其
糊名限　閉棘士自是輕矣然元臣貞士恢復版宇尊正
宗術而佐理太平皆是乎在宋太祖白衣之論足意也夫
士之　行者正有司得之者　之得其材而士鮮道用風所
以後古也近殆有未然者與所以告也而士趨之示大巡
諸君子意在之夫燃者斯隘者闢紓者直　漸致其勤為實

舉之禮而告成伊始適值　聖明新天子求人更化
庶幾之期百司怗怗然恐千吏議諸士舊染崇正之學重
有脩諸內者士之重一機也夫得若分其若命得則行失
則斂而寂如莘野弛張孔門之所授受士之至也蓋有不
必於行必於傳者矣噫無上也非無過也底大巡之意在
闡士中之是後與斯齋為公書公泉公錫公繼文公孫皐
為公昭公珊公珍公禮公昂都閫公欽公朔鄉公鐸暨朴
暨今若某在焉

立齋記

自余去京師四十年始得趨濟寧取道闕里夫子廟參謁

焉時衍聖公成庵侍　上幸大學李氏翰林五經博士立
齋知節王余良勤禮恭而意予在余日信夫子後也既別
觴祀立齋余拾徐閱夫子記門宜初聖公偕先生名出先
聖公闕溪翁自命其命字與號皆出兩涯李文正公說以
告皆夫子語也余為敢外夫子為告哉禮有本有文立焉
所以自固而中正莊敬檢外坊內無辭費無色慢無慝于
依仁而行由而殺經而等以理七情明十義脩睦崇讓以
備禮也故曰立曰無以立夫子蓋申言之以明示教戒而
之神宿戒又禮之所有事成庵既以世嫡襲公主祀夫子
立齋亦以世介襲官主述聖公書院之祀其所以求諸陰
求諸陽其在彼其在此亦安得不自立存事之誠洞洞其
敬勿勿其欲饗祖祀六十世如生之日耶抑立天立地立
人之道曰陰與陽剛與柔仁與義皆夫子所謂立而德功
言之立雖雜出老子而無畔於夫子立齋不自尚其世不
自大其身居約處厚勉焉若學子然吾見其崇德致用脩
辭而立誠極其至參三才而兩斯立之成孔庭訓家法也
作立齋記

他石記

玉與石族同而質異有居於至美有居於至惡性不相近
則勢不相能而其實足以相濟君子貴玉賤碱玉非石類

也然亦有待於石夫二美相攻難為力而以石攻玉顧以
易效其硬性纔所殆非玉之能堪也而日礱月錯求之既
深而責之務以完琢磨砥礪無所不至夫然後瑕疵盡去
本真自如而玉為成玉其若之固愛而忠之也詩曰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石玉之幸也族子時獻開別號於余時獻
余博士兄暗侍御公季子名與字皆玉義時獻其再字也
為號他石它石在諸子尤為博士公所意為鄉族所寄重
始教博士公而終教於我也殆所謂玉攻玉若然亦亞鄉
魁薦有進士其後為郡推為御史物情人態日禁吾前其
硬性難觸觸質之不可犯深求備貴益重有所不堪焉者

而琢磨砥礪動心忍性以有兹器完粹而澤縝密而栗固不為所值者耶抑為玉哦之內之玉也而刖足而連城為遇固多其不遇亦不為少矣玉誠安之藏璞藏石方存伏匿於崇山邃谷之中與天壤俱存遇非玉好也君子懷美不售獨它石然哉獨它石然哉予獨為夫玉者爾竹他石記

水竹記

松水國也松江之西白龍洞之右若滙而前額繚而不忍去以環繞者丘又見夫二雲非峙九峰南椒以得山之勝焉朱君朝和水竹之居選山而取水水近也取諸竹因所

有也近則名有則又名無所取乎哉水清也竹亦清也有相須之益焉其流也喻道其止也喻心易風行水上渙以喻文也而蘇枯澤涸又可喻政析而必束也可以喻勇於水取焉爾君子於竹擬德其根固所以立本其節直直以居貞其節堅堅以明志中虛也可以語道文武無濟也可以語材一軒養龍於風蹤雨跡之左闢石門闢澗絕界光月彩布散于水天之下上而時花候鳥幼職其前心與天遊景與神會遠峰斷霧歛有而欲與者吾惡乎寄之所求竹固在吾寄不孤澤當時定來世擺澤擬德之所成就豈必親賢友益然後為至哉抑取諸人大也君子用其大

愛日堂記

臨江領邑喻為最喻諸山蒙秀特為最循其麓一望平衍水紆徐縈折其間有稻田麥畦桑野之利步溪也黎世居之勤力耆稚故族多厚風以與瑞接也瑞數盜步溪易海盜固沃壤非安壤也正德庚午全為伯乾德念齋相城之西隅負苍山臨江泼滌桐松檟歲資象宗猶蒙山也蒙矣夾蒲楽荷蓉而盛猶則步溪也而絃誦紳冕文物具觀壞固安尤里仁之澤也考梅攻位而堂于其中以奉母太孺人愛日所以寄也方太孺人棄御史翁念齋稚孫其少太孺人柏舟自矢以鞠以教有前日斯其有今日也愛日其

猶前太孺人之心乎夫均之日也有與其長有慮乎其短情與境異爾愛子之日其朏明其旦明其隅中其正中乎是之謂長及時而進須時焉以出一愛也愛親其小還其大還其高春其下春之日乎是之謂短年日以高則其衰日以近是謂日昃之離其恩得而久之斯一愛也人子之心其有窮乎哉念齋起進士為名御史太孺人膺有 封命有今日由其有前日也及是念齋有膺貤之赴取道寧毋官之養其不可迎也衎衎然不以自定亟晙日取志養祿養解之夫致其樂又致其禁雖不日親側視敝敝荒雍服教水兒啼烏弄顏膝閒蓋亦末矣抑古者寸陰是競擬

來日之無多而日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巨任也無力而多賢濟矣又既夫黎之來日之不今日也則均斯堂之惠然世訓可也

刑陜西部題名記

刑部尚書周秋官卿也漢而下曰三公曹三公都官秋官尚書大司寇大常伯唐制尚書一人正三品上侍郎一人正四品上其屬曰憲部比部都官部司門部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下大夫也員外郎一人或二人從六品上上士也主事二人或四人從九品開元陞為八品宋尚書掌刑獄之政而分治于侍郎郎中員外郎元分掌于令史而長

于尚書　國朝中書省既革陞尚書品正二左右侍郎品正三改四屬為十二部又為十二清吏司司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一人從五品主事或三人四人正六品永樂改北平司為北京司北京司革增雲南貴州交阯三司交阯司革定為今十三司析府部諸司兼理之衙憲比都官之任而司門屬之司馬其始惜新司權置謂之行在既定鼎而加南京而北去行在今部正統辛酉建也屬既專官以各程其職無情矢無獄留無奸容無怨歛體仁質義而一事務之五弊去之以敬刑端範坊違而軌物副清吏司以贊司寇以質成于天子而又相資化學部稱小翰林者

原缺

何文肅彭惠安張莊簡孫忠烈今彭幸庵諸公文行燕茂剛貞並偉者也陝西司文物和會成化間劉德輝王民望楊志仁柳琪之暨予一時寅協朱應奎劉承華翁應宿董萬英舒楚瞻陳禹與後先並起若曹時中純行陳一夔許名又不在位湖間題名卜從大任記輟以有今將原學柴今始歸記于千轉瞬四十年人移物換于安忤久存題名古多壁記今以石石不朽予安忤自恕諸君子爾焉

刑續題名記

古公署率皆木秩皆有紀以衣年系名道遞代而極於廳事門牖壁記石曰題名記義一也刑部自武十三屬以典

司邦禁恤重民命弼教期治質獄成于天子京奏之類視他部乎倍夫元戎書記出自辟以俟命于上刑惟長佐擇主事之預文事者與故端慎者為之或二人或三人遷則代謂之本科長貳倚若肝臂山若副腹心焉在是選者惴惴然求深涉濫淺縱汝蹉漏干吏議為部若司之辱以取用則然自十數公而後容未嘗然者甚矣人才之難也稱相因有者亦有所循習以然可以知人可以知政可以知世可氏春秋義例也科題名石已磊繇石同于故戴時究於仁肖諸賢請記

冰壁軒記

輔以史子擇師友而磋錯之亦專且習矣又廟吾夫子使
瞻拜于下意有所嚮抑其命脉有所領會以為要歸夫子
終身之師也退而觀所從祀皆學夫子而幾與得其傳及
其門私淑而起者世既相後考心蹟于俎豆之間諸子終
身之友也可以端尚可以明趣可以正心脩身而進之家
國天下以施夫子之所欲為次之亦不失諸子所至廟學
之設其豈徒者哉大學之建自上古已然至周而備秦而
廢漢興禮文尚闕武帝時始罷黜百氏表章六經置學官
弟子員至唐開元宋慶曆而又大備邵武泰寧之學趙時
館所建從宋慶元時也迄宋迄元逮今風氣銷縮人文未

副有司若常之常故廢邵守浦侯旦既修邵之學邵丞武
以泰寧廢告侯往觀曰獨廢然哉爐峰非學所也倚戴尹
呼循而西碁湖一坵舊屬于左氏者岡夾水環峰秀連疊
若大造而地設則皆曰是為吾道者留夷之鬼焉得當當
之若夫子也夷之類焉得居居之者夫子之徒也今　天
子崇正闢邪諸不在人子之道者祠毀材可因址可市以
承役之小可大闕可完廟可壯晦可飾而顯焉請于大巡
徐君州曰可董學邵君鉞曰可付之呼綱之丞珏簿珏紀
之文學餘士賢相之既成大巡簡君霄始按邵侯白之喜
屬礪石勵文方是時侯有浙副按使之命具書幣邑博鍇

以二生來于老師長倘智皆有作抑後為求啓告也夫不
易者道必易者數君子不謂數而道固在我求之師友巳
第一義又況氏情意氣自安灰陋以與窮山川偶值之符
為守茲巳乎矣邈乎有司一時之惠而夫子百世之師採
性命之源闡詩書之蘊深造自得以左張圖是維繫民極
步諸子而不叫於夫子斯來將者實亦遷乎人乎負若徒
為應學應玩惕以攘取一階且乎假巾服以死視其鄉為
土濟蠧彼緇者流且將目其果外形骸以理自勝如吾大
賴謹潔不私學博才敏如吾甚禮何崇彼而抑此也為來
賢商所以對抑師者貴焉

東昌郡城重修記

先王彌理區內夷而居險而守咸民衛用城無復易也歷
伍代顓頊始平陽堯始汾陰湯始皆帝者都周而後有王
以方城長城郡縣之城皆阻山帶河為固東昌附濟趙魏
之間一望平衍無高阻可因土而城淳化始甓而城洪武
始為三十有五尺廣殺高而殺週則七里而奇池深二丈
廣加其一焉門若樓若鋪若堞若釣橋者水門暗門潛洞
雲連星布川防而谷以隱流寇連越東郡無敢入城人誦
陳侯鏞造始之功繼而修無紀無紀故無誦亦其理然正
德乙亥城傾湮于水守李侯珏修之嘉靖壬午守葉侯天

求承差諸門驗令為增綠卒為役而捕以撓夫之羨餘上
撫巡報可飭郡中令刻日並修凡費不百者五役者若干
而城以完先生夫道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蓮先事之防以無
遺臨事之悔大順城而環慶無憂衛之受降修突厥不敢
躐山而牧馬築與修皆先事者而鄧士言敢易以簡歲無
修費後世傅合觀官為望引而長如此哉而公不涉費民
不涉擾東之人可求水賴蓋亦難矣抑城可觀政政民心
也得其心斯得其力金湯不足為固人之政與民相糾結
忠義効死幾人哉城之修不可緩者斯役所以記也主是
役者侯董則范琪相則向正周璘田良皆郡僚謀則武依

呂英鄭昌胡沂吳昉

雪齋記

鄭正郎成昭雪齋自號欲得大書以取雪浪齋倩之蘇坡
翁書也翁愛孫知微畫活水極其變態為之銘書雪浪齋
其上刻在輔郡而傳之四方雪齋取義要不在此書之妙
殆無出于此也夫雪白之至雪而浪又文之至成昭平一
室雪齋護暖寒暑啓閉始廻漸漸然脉脉然既乃雰霏然
盈盈然天空為盡四境俱白隱然置身于冰玉之上亦清
而極矣而噫氣時發微颸載揚上飛飄浮縞紋細縷亦奇
而極矣物來不留其撓自動其純如緻如者如此雪齋曰
以明志寄素文于飛閃流晃之間誰得而緇又誰得而閒
之夫孫康氏之映資夫雪者也游楊氏之立忘夫雪者也
于卿氏之不易節邵公氏之不干人又安夫雪者也而衛
橋騎與兜圍投簡胡為者邪抑靜有動之機雪寒之為雨
之化也故與雨同功然時則瑞過則災行之雨然時則霖
過則沴雪森時而出之為民物造歲貴竹孕新其候同也
淺矣

上杭縣廟學遷建記

澤宮之制古者擇國中勝地辟宮陂水為居業行禮之處
學以三老故士知自重相師成德相觀成性相勵成之學

學一鄉而名天下天下學治隆故曰學校賢士所聞教化
本原後世殆有苟焉爾苟則因因則士弛教然自振者幾
人哉汀之上杭廟學宋乾道始建縣東也嘉定再建又東
廟址修建後勞而無寧歲地卑而水濁數也嘉靖癸未嘗
佃王君俊民主遷儕侍御丘君道隆相鎮龍吉址擇才授
事尹謝侯思未獲攸地拓新基尹王侯世熙職其遷事御
史舜文學相為董以郡乘楊侯大古而議可于簡君霄徐
葉州夫巡也費以邵君銳督學也備上虞材盡淮祠之故
址市址之有隱若驅汪兒以與吾從事未足補以為位序
劉敞景象壯崇正而闕邪寓焉既成廟丁文學為請記

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田農終歲勤動不若士安且習也
而藉其所至士之得猶殆不若農之得歲無役為一家計
而此為天下計私與公其得孰私則專公則泛故雖久而益
□讀習□□□也□嘗撫依□有廟祝□□月往往有
公有是□之□□□學聖人之道者哉□者□耕若絲
起而為帝者師□□□□道不離學造士而□□千木矣
□命猶□之□□□□再傳弟子無背師說不能道者學
□安折衷乎學□□□□也所與學也者器也舍道而求諸
末矣□□發感□□有神而化之之道國與鄉者歸
□學廟士文行□□本於擇師斯□□所為抗士得也

□新學而不新士則猶　學□發聖儒之學以茂樹伊傳
為烈予海內士均□抗步古□

三南記

少傅揚公蒙歷起神童弘抱絕識窮極玄奧為四方學者
宗師望為紳而名爽夏公厚于幾五十年常目知己惟吶
□己公見素嗚呼予敢當公之厚哉而僑倘和謂予曰三
□為我記焉公世家□川濱南也僑家□陵湖南也黃岩
□又江南也故目三南夫崐崘為天下山川之祖而條
□北條大河山水□之矣而導江於岷導漢於嶓冢濱
□□□□界濱大華諸山北明諸水相引以入于江而漢
□□源自合州漢陽與江又合濟得其上矣雁而洞庭□學
□□大矣趨而盡濱入于海吳得其歸宿之處矣得其上
□□其大又得其歸宿之□而條之境收拾無餘矣而宦
所至始北條而盡者于長山水之助徒寄文字之間予差
□不自見三萬徒紀寫落□□大體用偏勝者乎不謂學
而體道於物流止為宿是之取爾矣山行水以馴水也高
則竭濱池通海皆海穴洩以留水也平則浚灘瀨滄州
君山孤山金蕉皆柱截以節水也斯造物之巧以前民用
公會其巧宜其用而散秘策儒効相□以爲視一世上追
而□□放者三□又惡得例論哉

沂山曾氏祠堂記

廟也者亡以致存也土以模神廟以棲主備物以薦生之
也於有族食之象其廟有制後世易以祠堂然祭及高祖
則始祖先祖皆無祭子孫服盡如同路人故世姓有始祖
之祀以聯族之合謂之族祠然傳教俱祀而禮制有宗子
不立而宗法□亂于於世祠禮不足稽而廢不足以起皆不
記沂山曾氏之祠禮與義近焉吾自閩綠便廷世因始入
□居□浔揭城東里傳十四世少師從龍弟用虎知與化
軍人德之留其子承務敬仲于莆居之沂山傳四世而大
□遠鍾靈居士繼稱宗也五子時稱五龍聯珠俗稱西湖

為許白雲高弟尤省白方業世其嗣姻家陳繼之禍作四
龍之後連及伯龍子矩齋李說於難特祠以就燬祀田亦
已就廢遂因居為祠贖質田復之生太一太二太三以載
籍曹氏正德癸酉太二玄孫烜燧嘗歲祀乎承澗先祠久
弊謀劉金儲粟以為祠倡族之長佐房之長拉杜群而和
之屏綱紀於燧燧遂劉五金族共劉八金累息二十金而
奇積粟百十石而奇經始于丁丑之春比戊寅祠以成告
一室三室中鍾壺始祖也左矩齋先祖也右太一大宗祖
也別其旁二室左太二右太三小宗祖也五其主東之子
姓則名祭于室之旋不主不祀懼僭也小宗禮別祠別室

別祠意也力固儉無害神之依也冬至祭始祖先祖附大
宗小宗亦附寓有祫之意始祖固專祠矣立春祭先祖始
祖積小宗積大宗附以重宗及昭穆之意先祖大宗殆專
祠矣小宗自祭其祖則諸主積寓各始其祖之意服雖盡
而不遷小宗始專祠矣餘各祭于寢則祠有定祖祖有定
祭疾禹合而孝敬興禮曰賜哉豆也禮之權亦法之巧以
各伸其情無嫌而義自見祀必宗子宗孫禮之經不可易
也是所謂迹近可記也然行以立本學以宣用無業人無
惰業守可久而望來慶則固一定之經權無與焉曾共勉之
二六年記

岳鎮祀以侵國而望于天子郊與焉然相都畫邑考位以
崇體勢亦取高且重以獨制群有自他銳而秀峭而壯高
流亦取自寄若九峰五峰雙峰者上虞朱君朝章是翁也
三峰自天姥擘支野特端整處諸峰無敢抗君若時有所
授開朗神秀以獨當三峰亭而對之僑寓于杭杭亦有三
峰人亭對之金陵北固流可轄地又三峰又亭對之皆命
名三峰移床孤坐雲物發祥表名引類搜奇檢勝盡收之
神移意會會心之間亦勞矣然鼎立孤青流闔四遠山之
靈不謂無德而踞蘇包靈亦不謂無威也三峰訪武夷湖
九曲北拜將羽之情含又景下隆翅甜宋谼部三峰迨矢焉

凌晨孤往竟得諸陰房右个拱立旅臞若為予獨有始
兀兀自訟悔不指九峰五峰雙峰接道論識緒而為三峰
前之而以處高會寓神交氣往答知不示伐以約數命者
三峰又一三峰是記以俟

棠陵記

閩化始為邑執最高峰岫雲巔土而卑卑而凌青陽鹿徒
海棠錢花故曰棠陵夫棠花之家顯者或疑神仙或第十
友好常常入題詠然惟名圃常有而丘陵不常有志有亦
志盛也邑伯方君四道祖靖惠公坦萬物之下新第為群
山句內諸水環鄉墨雲物發祥凝遠舟而映睛碧陵一勝於

是予岐思道因取號焉陵其不既遭矣乎夫鍾淑天地間鍾人物山與水會者也高明之為德行秀異之為問學尼丘啓聖三蘇出而眉山枯春陵紫陽九峯粟世說者以為得江山之勝思道假重宗陵宗陵亦假重思道僻一鄉而擢聞海内殆非偶然者思道出口成章伸紙落筆成文字不架構而體裁渾成天趣逸發君子謂敏流暢澄潤善著而賢賢德發揚聞遠邇和應友盡天下之名士君子謂達其官如寄不飾讓不鼓勢不謀聲名自在坐澠灑然脫印綬去自稱迪吏君子謂孝且高奇哉思道容有許升落利鈍其問者哉崇陵觀物殆有見夫開落禪代之固然者

抑宗不自彰待思道而彰思道之蘊有非崇陵之所能發者記自盡畢功焉

蒲坂鄭祠增建記

鄭自三先生倡學南湖其後散處福唐淨陽金橋前後一埭露四世孫隆始徙桃源開寶間隆孫瑄率福清州萬子内附授都統帥血食其地六傳冲遠徙蒲坂族焉族有祠歲又祠祀十三世孫泰一以所居東廳事作為祠祀冲袁始遷也祔以八世副使九世朝奉十世處士取族重宦祖田也坂去壺公木蘭伊邇有水田竹木之利生業稍加事竦退然諸鄭後居殆然也十五世孫贈大理卿公城之城徙而以司馬山孫岳生靈秘發祥以獨鄭子迺予忘年謙地焉既進士懸結是祠嘉靖乙酉以直道謝本兵遂盍故舊祠益私地深八尋廣五尋複以安神堂以序族門屏絹楔位宜有嚴族居其置而祠峙其中若大鎮之臨從衛壺山南拱沙溝断繫之水環帶而前坂列一形勝稽諸物足占矣是役也費出于公伯氏向義竭貲協力以佐力族分助焉始事于嘉靖丙戌正月三閱月工以成告嚴祀于予夫欲營居室先立祠堂禮也而世守倦懷春秋歲之唐制三品三廟公獨先于祠以敦本而合族也敦本致孝也合族以致愛也有觀道焉氣節文章後先有耀寔寔豈不致孚而群從子姓相慕悅以臨美後觀蒲坂於昔日之南湖茲祠始矣

永春縣廟學新建記

國家設學以居賢秀以抜賢欲才而學學孔子也孔子曰我學不厭誨不倦其教俾文約禮强志而篤行蓋升堂入室者七十人其抜賢顏子之陋巷閔子之不仕季氏近世觀視學舍之移以與靈山川非孔子意永春温陵隷邑殆南宋人文雄閩繼以晦翁北山之指授先後尤抜者亦七十人留公正莊公夏其最顯者迨元頗失舊觀廟學亦例毁為地七尺許遷令臨海柴侯鏕以肸警也往之嘉靖甲

中又懲□大起簡君晉撥諸道兵平之庭上貢土民復請還
侯曰兵□官獻功之所武息文興時哉台伻學師君後分巡
會君鵬暨守畫可擇地白馬山侯意若有所授既之師生
同者民同卜筮亦同左廟右學廡齋廨舍凡畢者高狹若
廣廁者以完度能授事徐文學衛監之俟總之材若備用
舉義門輔以公之麤起乙酉歷歲週功以成告位序顯儀
見若分院師生其書圖假吾族英希元以劉生與來前請
記予老謝文事然蓋福碧若坑祖蛻其在族岡水民也人文
之與其有愛于哉求之學四從奚興衰迭運數或有然者
僑公泮學之脩魯人頌禱之詞曰在泮飲酒永錫難老繼

之以敬明德慎威儀廣德心化多士服淮夷永之頌禱無
以復易也抑學新也尤在夫人之新士先志志先道道先
學以必求聖者賢者為歸潔身浴德自新而新民致類成
化以收有得士之用世道幸賴焉亦孔子徒也識之

素翁續集卷之九

素翁續集卷十

男逵編輯　姪孫大翻校刊

碑碣表誌

明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樂軒姚公神道
碑

嘉靖紀元贈禮部主事姚公樂軒以
尊號恩再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於是子工部侍郎君謨
謂俊曰先大夫邑東尚原之墓二十有八年矣諸纘幽亦
十年于此矣彦君其毋有待也著令秩三品得立神道之
碑請易如今姚於斯考世焉公諱墅字彦常別號樂軒姚

故姓姚望姓趙宋時正广九歲應鄉科竟之取解首以逝
道文不數數見見其賀黃文潔一啓與文潔譔正子誌銘
徐有吾謂尊信周程朱子之說正學剛志明白愈偉亦時
之傑矣公去正子幾世祖處士公仕經父贈都憲翁軒公
悌仍世為隱母范氏贈淑人柔慈有惠子不舉女衆焉貢
士圩瓚公衆自徐氏視周而過日兩膝在是公清姿高格
隱然山澤之癯而宏放開朗與奇孤旷又煙波釣徒之風
以故廬低短庭卮解潔儲牀無疾呼叫怒之聲視膳視祭
者流之社會致賻貧而周致副外若有裕家間無宿儲逋
之積其不可了也道行偶得遺金伺其覓還之遺者欲半

曰君失君得何半先世有麥舟阻行以見之遠行以者
曰有圖無麥曰有圖終有麥意侍郎也侍郎殁於□□言
過目記之終身落筆馳騁上下而卒歸於正公異之曰吾
姚世德厚神童之學未施于姪仕未有顯起而大是兒也
吾之群衆人無避或易其言曰十年外取左証比舉于鄉
遺以冢衣曰汝服此服弘治癸丑二月以疾終于家壽竟
六十有五踰月侍郎進士報至公不及聞後之至皆不及
見其不誠可悲矣夫公和而介言笑真率爲事無敢於苟
讀書了其大義小學纂閱存者數四曰從身應事道苟
在此以自致菊軒范淑人自盡百士授意侍郎率本諸此

也侍郎文武出等發黃學政節鉞西陲以偏有動蹟克服
此服傳之餘鄉族待衆火以克酬有麥之志三世錫命三
郯憲四淑人又執意孫淶起狀頭職國史邁迹運美有今
我配胡淑人凝重簡遠輔翼織以不爲家之落慈而有教
姚之起均賴焉而稽諸事會壁諸河源其濫觴因在行而
川宿而澤諸水並注播而九合而一姚有罔然者斯所以
慰也銘曰
姚始諸馮因墟命氏有發中起神童是似不須其實字物
留餘公迹云卷公行其昔昏旦親側承顔悅志養豈不慣
芳新時致躬□事貢士而憤形柴足繭指血毛非有卜

吉洛門祇新于前斯苗于後斯穫

明贈朝列大夫南京大理寺右少卿後峯黃君墓碑

黃君伯固諱鞏號後峯莆人
聖天子入繼起除名爲南京大理寺丞明年當入賀微疾
犯者以行至京師疾再作余偕鄭大理山齋夏文選良勝
陳祠祭九川諸賢爲延醫視藥時寓大理外直疾革宜移
余曰移無生理與山齋爲治其息絕之永光寺殯焉士夫
群在吊者皆失聲武流禁旅下及與臺市賈者流皆曰黃
忠臣亡黃忠臣亡劉絡紛飲扶揚黃侍御國用疏于
上特贈大理右少卿與祭命有司助其葬事郵其家士夫

及時余居于速族子汝儀爲買田歲得二百斛食其賴焉
嗚呼君何以得此于
上于士大夫人人哉方巡宜大巡榆林也國勢如一髮懸千
鈞君方以母憂在家忠憤自激有累疏馬蒼之志服闋補
武選郎中適南巡命下正德戊寅乃會君亟疏六事曰崇
正學開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大略曰近者
之遊爲動之過願延故老以進聖學廣忠益以開聖聽建
儲嗣以植國本削去無謂名稱以昭大分而前者北巡西
巡鈞財毒衆至夫婦不相保茲復南巡恐奸雄伺釁變生
于內則伏觚無路變生于外則孚救無及願罷南巡徹行

宮散遣軍盡斥不御之女陰發宸濠錢寧劉朗叛謀又言江彬籠弄無人臣禮而賜以國姓封以伯爵付以提督京營外挾邊卒內擁兵權不亂不止忠憤所激有舉朝不敢言者自分必死具三書遺所知并布肇二弟偏其後事而收拾其遺文時陸鶯部震見其疏切直名以進朝士響和疏者餘二百人

上大怒下之詔獄備極慘酷死挺下與除名左遷劉徐各如千人震亦尋死君屢絕復甦彬猶欲甘心變服由間道至濟寧問丹南下諸賢既得罷南巡之志遂阻未幾宸濠叛錢寧江彬反跡俱露而君之忠憤益彰

上知之故有是起君亦力取自副疏稽古正學敬天勤民未奔舜保全君子大禮當明所後之義昔齊景公樂遊海上下令言歸者死顏燭進諫君樂游海上儻有治國安得樂此海也遂歸未有謀不納者胡銓論秦檜和議之非詞嚴誼正朱卿翁謂與日月爭光君之疏殆過之可謂難矣黃出刺史岍之後君素有奇志家貧力學既進士節推德安未事刑部吏兵部轉員外郎郎中廉不近名法謹而心近厚父大理丞公燦世蚤所至迎母鄭宜人就養成其二弟讓先業歸之性善記典書收舒之盡文類歐許詩宗後峰集若干卷讀書錄山居筆記未成書外國來聘余尤昕同與君碩意嘗許君之子孫女今皆不副然亦並以有賜假以年誰御史抑有不用易者配林氏封宜人與二副子不聚宜人一女舉焉適郡庠生李某後君卒于某地卜四十三嘉靖某年九月九日以卒又某年某月某日某山以葬嗚呼余老以病尚作銘耶抑非余與君莫後峰之幽文役焉銘曰

後峰巍巍其下有鄉有發厥靈為能為光是精嶽祥與古誰似迄德壯猷式有文武貝方失位弱木在東孰是不回振其剛風烈騰徑氣山彩海之 隙類蛇蟒旋焉以赤大物藏真

真其龍與汎滄溟氣質理太平首拔忠賢清我王路臣魏伊何物乃以終天日昏昧何心長暗綱發展式者斯傷

明故川陳母太孺人墓銘

陳母太孺人歸于陳歸御史復清公也舅氏未已拱姑猶虔湖之日復清好古史不[illegible]太孺人獨手婦政復清不祿太孺人獨于母政以教成二子祭宜恩榮國史太孺人被有封命[illegible]而終祠復清廣山塋云銘曰

則有令淑[illegible]內職是[illegible]門戶[illegible]遺家世造首白為期於焉世蚤聲絕山澗兩孤日前[illegible]貞誰語慎青雖得學舍甫移伯仲俗起法從詞其嗚和有里載巾

關令惟孝惟忠鄉學砥行君子攸同淳熊多霞紫景朝露
燁彼草服安此裙布從班戢羽並影聯飛不耕以汲凶閭
斯雁鯨鱷河流豺虎峽路疾濟哀奔惟母之故虞山蒼蒼
虞水瀰瀰有玄斯宮有樂孫孫

明中憲大夫貴州按察司副使龍坡林公遊齋墓表

宣德丙辰貴州按察副使遊齋林公致去之今正德辛巳
八十有六歲矣公外孫子見始在其族曰貞臣之墓夫
張廣綱維扶援名教猶幾日是則政是非經解弛無幾則
人明時時大以旗種立幟之風非砥節礪行之士鮮有副
者公遊先達古貴義立方不沈自潔廣門稱焉不淬自剛

題明著為當尚禮則楷模境與家薰其德而鄉範其典刑
永樂乙未進士為按察僉事累之陝西憲僉遷貴州
節風遂鎮時維貞吏亦乃勞臣私無敢干叛不可叹嫺宜
于杜而人絕覓稱衆易于布而覓覺喻衆兆鞏之庶先發荒
歲為之無飢兵衛之胃並收武流為之興學正色允在茲
愠不形氣剛詞寡晨愛有加焉最績聞
天子特與誥遂遷副貫梟卿冰蘖之素以時發金石之貞
蔣先起流風行徼外大半馴服豺虎道藏焉而為命不獻
炎氛斯戢寿僅五十四條以何儀而舜以談殁骨幾不能
歸妻子煢不能為衣食數稱之古屋撐拄可人心翁氏外祖
母公長女也公治其冢曰吾父在陝惜吾貧助以二帕手書
尚在前輩風節固然者同時章憲公獨振絕矣續郡志者
以宦業例公殆未詳也公與某同源分流金紫光祿大夫
悅公公後也諱時字學敏父贈參政大夫按察僉事諱憲
母余配宋繼王皆宜人子孫蟄蟄世博純仲子邑尹世明
曾孫也天不厭應亦有紹者某敢假昭潛之筆以續有道
之碑

明中大夫左參政姜公墓表

見素子曰風其不還乎夫大樂闕觀方附同畔異文勝而
質不乎微斯朴略所以絕觀斯人不被有醇厚之澤姜公

其猶行古之道也公諱昂恒顒字也上世扈南渡由汲入
杭居蘇之崇明海上徙昆山既析太倉州為其州人惠安
其居里也高祖諱仲和海運千戶三傳至公父贈監察御
史諱顒世系公頻母曹太孺人以勒以教厭俗浮靡沉脆
以收之於叙學主造詣不驚取章句第進士出知東瑩入
為監察御史自北乞南知河南郡又乞寧波皆以母老故
竟去終其喪服闋薦起福建左參政以疾辭竟卒公義利
界吟不納餽亦不修餽姻舊過客澹若無情試禮部承費
之之至婦家猶力為郤子弟上書不用官紙在臺詠劾李
孜省邪術忤

憲廟立役之於朝清班入閣戎政梳備敵隨為守令立綱要以不牽小行寅采預落華飾吏易故臣家毋干官常兩爭師聽徐折以一言而定　視藩監船無假日本貢之使為之斂屈殆有以勸之於先者矣居常專志民隱溝之石梁四明溪之堰起其敗以馴其勢歲儲例郡而斂者而散出時不當所入公精斂散皆由郡兵民稱以為平視事甫已即閉閣閣前草生於庭鵲巢于楹雀集于案而飲其硯水夫治絲無棼烹鮮無撓緩則安動之則苦人情也爾以臨敎以化斯循吏所難公優為之而賦命弗求望者而逝謂之何哉嗚呼求公於人觀於身求公於官觀於家郡志

稱仁孝恬退一介不苟取與家計索然有古君子之風可謂實錄公與余死時嘗考公北余北公南余南中各有所寄而幽明不負可謂良友公配淑人某氏二子能某孫某某曾孫某某能為雲南按察副使請表郡城官山之墓噫哭於落落非余表誰耶表曰明古君子中大夫云參政吳公恒類之墓

明封順天府推官林公遷菴墓表

公諱耀字彌宜以守行以進于遇也逕名其巷方孩孺大耳秀眉晴漆若肌理瑩然玉雪里人曰林有異人茲其後出矣父南大翁意謂然母王氏意亦謂然比長修幹豐頰豐頤廣額如植然禮度由由不崖角吻吟以居公退處之處又而愚居有甚容而其中要不可犯以洪安人相敬如賓洪名者相理內紀其政務精潔叢倘之齊以食其卑幼豐其條行以下逮其臧獲公翰秋祀廟有常依公律以身志於學自坐環書授左右圖史吾伊無絕聲夕則王與之王卒縣母雛又與之公亦以事無閒然嘗灼艾身試灼以薄其痛無感心動疾為之食無所生弟若已分尚易其業公許易業洪無難色子埰築孫當皆從公舉其大居洪稽其細洪稽無衡正韶敬尚居然女師故學皆有成而公遭過郡府歲以久從以貴為廣之清遠訓導居五年以郵

計歸無複有仕進之意精力一畫于學溫裕之業以官而貧倫常居有所不滿公心神怡曠未嘗有纖芥邑縣之懷惜事一付于酒與伯兄弟丞翁歲時相酬酢群子姓侍側公每飲大醉聯視良熟曰吾禁也可又謂埰曰汝當也可吾學吾兄汝埰學汝伯遊酒在地為笑于丞堪大從時所封公封順天推官與埰之封大理評事也同日命人以為難同時一門三封官七郎署七　贈封安人孺人人人以為難九牧端州為盛人

是明進士十一人及第二人公祖孫四進士但終廣州同知諱洪堪出靖州府洪遵同年進士壁南京考功郎中富

寧波知府仕逞並擢發公仁慈泛愛與洪故相得為厚曾
易廣取淳別有所求無計籌縮張以願於家時無丈物所
友陳伯同歸女借洪珠環貞可百金既為質質所能力不
得償公竟不責償洪亦無有私憾其宅心處事類如此故
疾必待與必哀壽頌道德者過昕而悲公與洪生同首德
壬子正德丙寅年七十九以卒洪卒成化丙午先二十年
云孫曾與玄孫宏為仞為里繼祖四明金蘭游玉立可知
其世石發之藏曾傳居元勳誌之矣其族後行友一門善
忠可無表嗚呼物不可以終遠故受以遲大所由以基也
天之報施弗爽而亦其遲緩要不在其身者衆矣福夫秩

千十功將善報預施先嘆祇見其小也樹穀者貴一年樹
林木者貴十年之後德則百年為遲蒔及身見之

明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崑山周公明軒墓表

贈監察御史周公諱聚字□虞南別號明軒金壇收字圩之
堊三十有二年配贈孺人李氏之祔亦故矣子浙江按察
僉事君震請表其墓崑山之周自湖州來徙壽薦翁白一
十有六歲
太祖高皇帝從入顧問賜御帛肴醴護歸北鄉郡祭吹祀
御蘇州鄉飲大賓禮致即次乞言王太史彝紀其盛傳諱
勝諱顯諱岐襲隱俱壽余紀世壽傳公從沈空同周卓庭

業士有能為財投執甲我病口食弗能行市中見辨量物
估往往用裕日後因利而為奇上而爭義無中輟其業業
為贍計悉舍商而買必估乃慨取周約酬其利之當則
泛李孺人又為投界文之事有給資祀副三族知其開資
其布衆為餉之繼裕粹之絡厚者至數金尤厚一人鎰金
尤厚一人倍鎰尤厚一甥納之室而課其文公既裕謝所
易業又上手歸部震門居居貧廢上汝其承之震受命惟
謹以決取進士為名御史公與李被有後命震之婦高亦
封孺人公三子三女五孫四孫女其卒弘治壬子壽五十
九李卒丁巳壽六十六嗚呼四民之業士先為商致抑末

之微然三事八政正德厚生乎寧大公立國設安世之家
用此也子貢學夫子之道而好廢然則士與商通歟曰士
以明道稼穡非所求食貨交相為用末業貧者資也商之
利厚於農工而居中應會估不二價非士莫之能舉也公
積能散業能謝士未盡然者抑計然陶朱之術非歟表曰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崑山周公明軒之墓

明吳川處士陳清隱公墓表

吳川處士陳山祝家峰之葬六十有九年孫察既為監察
御史前來其墓前二十年察方以進士節北南昌余擇賢
晉州副為為御史方貞敢言動引古義相悉以為知己來

祖鉞為宜陳故海虞望家上世伯勝至繼芳四世傳處士
處士傳贈御史復清仍襲仁厚稱長者處士沉默簡亮甫
冠承父匱賦公田立戶稱其平新創學廷洪道力先公
匱而不計其償姻黨周恤至棺槨為預處士途遺骸為收
瘞所居邑治之陽一物為自隔群品為築又泯夫族之木
深行一徑若幽谷然轉而樓以出風雨雲水陶古書而
王之於靜為侄子弟良父兄晚歲邪望隆重為太平逸民
邑大夫鄉飲大賓必禮致曲直請質片詞開解負者唯唯
避去乖絕之訓曰吾必可為遂諸誌石者如此曾璇字林
維市南清隱心遠地偏之寓見志也王縕石珠而藏諸櫝

光怪殆不可狀處士之素光氏豈德之輔道有相成者而
詩之鑫斯廣衍既古稀于穀貽穀綏若故氏之鬼而枯楊
生稊歲氏季擧稷為宗祊之尉稷復清翁也景泰中子處
士七十九而終復清將方九齡就木猶有遺容知有祭
衆二孫寔殆仔峰起進士以聯級從班為道文周二甲孫
子梧階竹中林群蜂之瑞殆兆諸斯蜂芳音為近蜂有君
臣禮秩廟衛家也蜂而恆殖恆方之應棣而會又殆亨會
之祥處士太丘之陳其未可知二方無得傍秀獨既大龐
士之前太丘或斷而太丘之後抑諸孫之所未疑表以徵
告六

明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鄭公竹泉墓表

生才以出其用秘不自施以食于其子於鄭見竹泉公焉
諱賢字思夔鄭自慶僧學南湖四世兵曹卓成乘梓龍坡
仕籍聯世有堅及忠獨裴為隱與宗官終教授公高曾祖
也父諱克脩母方氏教授瀚源公女公九歲稱孤甚穎異
出方矢志督教以無煩塾師比長修髯髭頗壯人人庫
待之公亦奇傑自許旁涉詩書不爲句一詩既獨守家政
循名士相服澤曰山林自我廊廟自公後雖地異而友誼
如故配方孺人訓迪孺女門閫似而性習不殊相安儉質
相力剩和尊事下育纖巨隨應周視其洪氏寡姊終身閒

承宰里欲則而供常光質枉直迎刃而決子光瑛學成甚
鱼孺人曰終鮮光弟請納江氏光琠光珖弘治壬子公哭
方過毀竟卒孺人哭公亦毀亦卒公壽五十九孺人加其
二焉仁山既起光珖薦遂收積官監察御史公贈如其官
及與江皆贈孺人今太宜光瑛又愛其子天壽並器之光
瑛竟弗收天壽收以復落又與光琠俱殆壽豈鍾諸侍御
者備階今進奉議大夫湖南按察僉事賢問特起子具天
壽于其其孫曾蘭立公衍盛未艾表以俟云爾

明贈承德郎刑部主事質庵王君墓表

君諱瑄字玉和王姓質庵其號成通間兵部侍郎漢固始

入閩居之山假令新縣今長樂也九傳官教把從前之閩
清與縣又九傳發隨母吳遊地錦園後裔吳姓三傳處士
文傑傳贈太常博士諱禮居大父也母林封太孺人博
士世孫太孺人鞠有諸孫家爲落訓伯氏王伯川汝南仲
王榮曰汝士君及季玉其治蠱伯使於湖南君求之三年
乃共歸時仲學未成君外備伯貨內給仲學暇則爲之講
書夜相疾請以辭曰家待仲之何辭仲竟取進士爲南京
太常博士監察御史太孺人老令分異君獨無所私久之
氏淺欲腴狹欲廣乖協欲協皆曲爲之副伯氏屏子育私
影怒釋引而還延師教群子弟樂賢之愛已稱壽人生正

統壬戌去正德己巳壽六十八配定庄林氏有婦行生同
年弘治辛酉壽六十先卒子男七鳳翔澤鳳儀佐偁儒鳳
靈孫大受大勲一貫女二與澤皆林出餘副艱出正德丙
子鳳儀鳳靈同舉于鄉明年鳳靈第進士授刑部主事疏
復王姓歸葬君與林後山之和公室若宿預云又三年鳳
儀授亳州學正澤聰選官嘉靖
尋號恩君贈如鳳靈階承德郎刑部主事林贈安人兼封
太安人鳳靈才敏官改歷員外郎郎中年始仕爲襄陽知
府可占其至以学爰厚于余請表惡道之石嗚呼相猶蔚
禍禮遜之風以微故族舊門行義孝友亦多失其故質庵

後錦園而起者表曰是爲贈刑部主事王君質庵之墓

明贈太子少保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致南京工部
尚書事林公竹田墓誌銘

閩之林類出晉安郡王祿入閩始祖也竹田公長樂之林
九季前寧江始從族益親成化丁酉公用省薦益發慕
銘生故有鷇及是孫氏汝靖請卒銘爲則嗚呼其可已乎
公諱廷選字舜舉竹田其號五世祖爲原于吳發業堤之
樊生光榮傅若耕諱汶祖也梅隱諱宗理父也皆從樊姓
至公爲御史奏復爲林累贈祖並父資政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祖妣　妣鄭既陳皆夫人公神采充蔚而體格

微短喪父孫圖母手養乙科安之爲部史掌稿所道登正
又道鄉示伯曰賢自大器公亦默悟辛丑第進士節推蘇
州蘇多訟又當南北要衝貴客舟銜尾而至公綽有餘暇
陸士能者婦誤殺人以當士能繫久之一夕夢有告曰林
尚書來乃白公來遂白意獎爲近不知竟林乎復也陞邑
部珙終公疏連讓毀有人訊久不服公訊輒服時王端毅公
爲巡撫咨數文人弁悅賦青天論以試弘治戊申部以才
堪風憲取公有母之喪服闋授監察御史巡按廣西冠犯
永安府江道梗公相畫參謀預奏奇捷有俸級金幣之賜
爲僉事爲副使浙江憲政優界溫處鎮徒聽歸農無問究

能時難以特當南臺合薦旨是歷浙江按察使陞右
右布政使江浙大理卿南京右都御史兩廣不數歲陞原
大僚身當務巡撫重寄公沉毅剛明不嚴察不貶能不忌
才不事紛更而籌畫整吝大政處以暇豫凡害民禍無赦
壞廣左戰誅求盜賊充斥公一意招撫梗令方捉以征剿
中㦸濫殺前後擒斬二萬三千有奇 御書八獎勵四序
陽公連五疏乞休俱符 留有多効勤勞才望素著之
褒公前考御史受 勑茲受誥右之封廿露溪溪公者
南京工部尚書之轉引疾歸家又疏三乞
武廟始俞允璽書褒與有歲夫月米之錫是時年六十五

會城三司暨二都憲續耆英之會今
上更元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公既卜兆補衙建節堤祖
祠祭田以承時祀義田以周族屬如營妙峰壽丘陳夫人
先卒封恭人男長玉汝思生婦王同空女與三女皆夫人出
次玉潛中錫副任出李女王出婿皆官家孫官杭孫女二
公卒于嘉靖丙戌十一月七日壽七十七良賤悲感遠邇且丈
以父恤殁後監察御史楊君其以聞
上特贈太子少保賜葬祭嚮榮矣公好賢入心故而心常近
厚何年陳王事義舟過廣陵夫婦俱殁為經紀其槽殯且
七三之事鄭少司馬山齋為逆濠構禍紆道營救拯卒其妻

子以還嗚呼是無忘義道忠指天日出肺肝利害若不相
識何人哉公葬某月某日豐鹽狀神道碑詳焉銘曰
閩越和會降茲偉人秘以弗有儲精萃神曰砥流關時維
宣靖布公開誠予寬不吹爭剛有虛外明中開盤錯迎解
有倍其才一歲累遷授鉞其柄
帝曰南吳汝往以靜大羊要東盡七而戒有邦川靈我師
以征大捷底殄殘冒連請勞臣伊念邑桂猶發司空引疾
三疏乃聞 綸音報可海嶼沙村依依水雲萊世微億
鄉思縴稱於斯見坤靈洞燭有閉玄堂公德在人公齊
之旨

明封太淑人邵母過氏墓誌銘

邵先生二泉寶文與行皆脫凡格就乎粹以獨居範型為
世儒碩余意屬心往又以知太淑人之賢有父道焉太淑
人過姓宋宗室孫玉郡馬孟正之後邵過世隆門邵容春
叔安望齊白剛友倪元鎮士孺端名名上傳於一翁又傳
三孫純和二翁並贈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純和諱淳二泉
父也淑人為時明翁季女年十九歸純和五年純和卒存
又卒二泉始三歲未幾楊氏太姑又卒淑人鞠于多難
撫育從太姑以保孤幼邵之道獨昔予在庠為之留一泉
既就學一婚共命既納顧淑人雍謹而恭非亦去為京闈

取進士知許州歷有郡憲淑人養官所者二十有七年公
無與聞而義取贊替內之禱二泉孫淑人亦務引被厚之
喪括歲俸以翊私且猶慨將承貳於淑人曰子為汝市
券府路毀遣祠與老佛之居二泉奉惟謹調求非人為右
無在江泉非人誕之曰女實所仇曰母貿華氏孫舒迎婦
使與樂問母樂樂曰遺小隸市一肉一菜是外門甚肅然
准陽二泉作速理庶物致仕寄起部刑道轉戶侍淑人從
于備二泉終秩乙入京又乞來寧又乞
許吳尚書禮部而南淑人已木疾二泉終養又乞
上入趣覲事二泉辭又乞　部有司以禮花附以照異數

嘉靖壬午壽八十一二泉謝未樂子淑人曰一玄也後告
祠堂而乳焉自是將致膝間曰吾御脈也目其是見疾劇
命出故篋以分遺諸孫又劇為二泉無毀為領一玄子視
勝月十二日也後事頗須有相約家衆第弟客以無煩二
泉後舟涇也顧尤力焉
尊號恩赤人例進尚書太夫人命諸施祭例卹典二泉皆
引仍遊君子問屢晦可風抑有按以然泉有忠山纁領去
誠和自步名二義並遷製棺衣而合焉癸未十月丁酉葵
得且走狀為銘嗚呼節以慈女婦之根御所訓大也混何
所衣之前母殆然二泉固六一似也淑人一女二孫從殤

一玄命後者也三孫女義附葬塋學籍吳汝憲奉汝其好
嗚呼物忌尸宅尚書司錫類何慙者也銘曰
維郡之息不流以挹脈而出之儲精發神維郡之遺于從
以有維孤也侍維命之守維昔因無有苦為門翁曾玉語
益為春溫同會孔棘有收在宜賦閒居備維慈多得焉
弗居造物留餘有新也後神駒亦騁實默斯定皆積維遠
泉衍叟道其出也晚孝規懿式中國是同纁領緇緣有玉
在中

安人蔡誌銘

明封承德郎南太僕丞同四品服虛菴林公暨配張

渾樸敦實長較大至販獨松櫝翁門第矜為吾族虛菴公
獨出凡格林九牧世裔公大父儒州公
國朝進士最先大母鄭安人累貲厥厚至公退若編氓念
父潛夫公翁父殘不竟乘成之學積歲承貫以光義凡公私
立有群弟為母王縣令之慰孝友名於家族宗巡按獎
訪隱行書旌於亭為勸子曲靖知府塏姪析番參議乾姪
孫廣寧布政俞光後取進士公以曲靖考恩封承德郎南
京太僕寺丞配張封安人再加同四品服仲氏司訓彌宣
公封順天京推其子塏封大理評事同日封拜與公凡三
封官一郡守兩朝衍六命婦公獨歸慶前人申揚德後人

之邢城府不見其跡者二十餘年歲時家燕于姓幾百人
入進、簡為盍京推醉口恭酹赴飲整醉而還日弟又醉
扶以入服喪之孝者稱致毀過禮半含以終禮學獨重
虚菴張也安人積善傳信翁女柔順無事睦姻肥祭必備
物分家眾下上衣食以自取効至老猶績無厭曰兒官貧
兒官貧居常對子姪道洪熙宣德時事歷歷如掌目後日
求老人言不可得孫應聰喪母以術以教以繼取進士為
主事及見曲靖之
溫古存問應聰歸貲安人之村共以高年冊府肉帛之賜
皆世所稀先正德丁卯公壽八十一終葬景祥前山之原

繼是安人終處靖癸未壽九十九與曲靖望八之孝子尤
世曠見子即曲靖中憲大夫知府娶朱贈恭人培義官娶
鄭女適陸奇逢劉本光黃紹禹孫貴瀛應聰府濟應武王
曾孫琥目豆杲昂曉孫女曾孫女凡八公之葬恭嘗作銘
及是以安人合祔志焉銘曰
維行獨于彼穴谷維德門振振于孫維壽有有翁斯徵維
佳城景山與京

明岡子生張君名配張孺人墓誌銘

癸未秋之仲無錫華府君有妻之喪先是吾友邵尚書泉
翁喪母太夫人余過錫吊焉翁以從子璣及二婿來謝因
致府君求銘之意余曰翁家刻遍海內顧屬于我二生曰
翁制中例謝於孺人父中順福州公府被服于公其哀
等又辱考功于吾通家之誼假翁致章滿矣時雲柴府君
墨杖而致狀哀不能不續余悲之孺人以吳母王宜人致
毀竟逝余又悼之翁之言其為可信也辭比皆誌焉華貴
尚好禮代曾祖而下譜諱以孝友開譜本盛善施稱長者
坦菴諱棣試有司凡弗利貢而謝為隱人以為高坦菴與
福州君雅同筆硯以一日締好而府君孺人物同比長坦菴
請婦福州曰吾世家之官吳外毋老無托請甥予館遂館
孺人婉朗靜秀賓敬自將撫我以共居於約數歲華裕益

增張之齋為起家延陳氏婦之逆陳氏妹之歸吳存殁賴
馬珏豪交而泛曰父官也貧孺人陳婦為節而相焉府君雖
館于張猶其若有繫孺人曰無舅姑之恩請構石涇迎致
焉于是孺人之父母得安于官時有之父母亦安于婦之
仕其側也福州既過家故業漸拓稍把了了謹本以還而
自前歸華福州不可孺人曰舅姑于在創以田留為為祭
奉二親鐵岸之第以自盡子婦始終之情杜斯于相循之
雖而府君立二副室以圖早得愛雲而教無嫉遂文事知
名與父後先與紫南雍待選選部以須有遠至福州喪既
則猶衰日務殆室等吾從其厚福州之後為落府請繼孺

入日汝前汝父及見王宜人之喪亦以致殞汝屬雲孫
為楊氏婦內政倚賴祖與雲二女之一名曰蔡嫦疾上殞吳
則嫁媒亦女也一居之乃嫁于沈時祖沈雲家擯身請癸
未八月二十一日也以上去天順甲申壽四十甲子明年
某月某日時祖營某山某位以葬嗚呼孺人給夫人而女
於張蠶之初六承考於華家人之六二順以巽終吉貞吉
者也母張偽毀祖不稱孝是命也銘曰
嬌嬌翔凰占儀其卿亦有飛燕並羽差池胡獨弗似遺恪
酸悲昔行其野釋鑣在下祭舉無期熟炊有化虛悼宵稀
復貞神遊回歸以盡有貞斯丘

明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水南馬君翠峰墓志銘

正德己卯六月十有二日宸濠反江西都御史孫公燧按
察副使許君逵死之吾鄉南京戶部主事馬君思聰以督
糧至被執不食六日死參議黃君宏亦死江西士民殯之
僧寺八月上有六日寮午六日二子明奇自莆至明衛自
南太常午除殯易衣冠以殮又得所奉
勅于行部承塵秘處事
聞有贈有祭馬君贈奉議大夫光祿少卿並祀忠節祠巡
按監察御史宏君龍疏于　朝又立四忠碑以紀嗚呼守
臣死封疆固也使臣不幸而入其執死亦固也君義不為
于陵為子卿亦不可得也夫死非難處死為難[illegible]上下
從容死一也而餓尤從容君子於四公之死非必有所居
子懋閩莆峰其號馬進北衛州人仕宋為帳前撥發官始
來州之馬鄉司巷居焉七傳為昭二子從官判院戰來居
縣西馬梧三傳良成為莆縣尉因居水南又三傳為贊應
生洪源君祖父也妣方氏君清潁發其學知向趨事父
母無違前從萊公六悔是日覺在不知孝兄在不知敬悔
作心圖一志詩自見家貧納室之明年而祖父母皆未
葬而先葬其考子聞方務時從觀禮弘治乙卯第進士
歷知象山平鄉究心民隱求病利而罷興之早勞尤患為

擇民知有應亦知有令之說其後大役拆要所役河暴辭
逆璠偽校箕之法流賊熾盡地分民環堵並築決旬而城
告成姦盜民守賊無敢犯屬之民與鄰邑逃難之民賴若
更生以擢按在判海州用陶巡撫薦復知諸暨政不易
常而縛其鎮守猴倚私人為民害者既入為主事以有今
之死夷坦有道昔不知其勇也在部生關館接徒遊過畢
聚嘗曰讀書能流浹吾胸中自一部今書村成甚少廷
慰舉爾憲使宣黃邦伯布與周會魁大謨尤知名又部明
衡曰人心本是活物常令存存不息如化工生物何事不
可為明衡果留意孤尚從吾友新建伯陽明公遊取進士

為南京太常博士選監察御史未踰月與宋御史淵以言落民士論韙之嗚呼君果先定而道又行于于矣生天順壬午二月壽五十八配涵江鄭氏封安人女一聘信其婿孫知立知謙孫女三俱幼某山之墓既卜二子以少廷尉狀請銘于往還京師合于兄于老以病文例辭翠峰之死余重明衡余愛也銘曰

成之易有開則光遇之晚有兄則傳敎狀剛態于彼金鐵呼嗟翠峰之死為烈

明旌義三山郭公恪齋墓誌銘

正德丁丑進士例歸省吾閩郭澄卿歸省偕同志在投諸

賢為社寄致我忠孝祠是合君宿契比使及門則澄卿致事狀請銘學府恪齋之墓暌格城寓次神宇名符宿耶公終嘉靖丙戌六月三日壽六十九諱軒字聘夫郭其先世義貴江右入閩一再徙南街教諭崇傳福福傳欽仕紹興行縣世有聞獄九有孫博善然與敦進孫德在人為多生戶部公珙恪齋父也母吳氏公貌古性度絕稚君戶部異之授以易禮知古史子獵涉道古今事可聽戶部既進上共命稽君嘉禾入為主事所至輩公自隨而日盡父之吞官之庶默輒為承考用累陳孫人又善為肥家孥聚有戶部安人之喪飾後事散貲財獨襄大事三易壞不以佃

猶成從父弟嘛尹有奇跡教波嗣鄉家學尤越於平萬櫓江稱才二弟進士長長川迎公就養傷無人以其而一餞之新必問所從悼二親弗逮筋為履皮冶有殊績猶以剛為戒究之為民求節觸瑠忿欲排之民群護以脫時水部主事命已下猶坐擾攘下詔獄貴泉江潘風望大振公慮禍甚速就官久之承委校書得拜床下公宿疾為開開復與波以樂進聚日問命也遂絕公沖晦有逸士學既中輟猶文事自娛祀先飾躬課子流忠鄉族動多可書而賜服僅酬錫竟未逮後之收理然也公內配俱陳男二澄卿即波婦余湖郡庠生婦謝先求出經出二女除儀王婁伯其

婿葬在某山之原其向某月某甲子室公于左庶石預繼先妣祔姑吳保新葬云銘曰

世之緒緒孫先引以大日有年栢松刑地君祭天維郭初仕與陰中獨呼能以樂吾積慶餘文誰領受之式慶之風前作後述將無同道路不踣將乃翁

明中列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參議石泉林君墓誌銘

弘治壬戌族弟庭石泉省吾凡三第進士皆屬貫才望為時令人翠庭為察使石泉為藩少參省吾為大參皆階為之矣石泉年五十四預疾以卒貧無稍儲長何道亨為其

棺無爲斂爲之具欽卿提學思抑爲之狀而以余誌銘石泉有幼志稚志甚勇父淮菴公彌留司教行後歸以落也青起落良勤石泉省吾既延起石泉材造卷如京操省吾封槐庭如廷評父子祖孫同日封拜盛矣顧天嗇天柄石充斥發以五方民不可爬理石泉兩推不政風令稜稜疏争根本因事納忠治理尤精切考功南者有所殺嚴虛不容物嘆然衡石之重其視漸潘也盟神外復有所告刻錢戒布之學官分守列出新格不吏隨不勤銘人日市一菜把浚于是豆亦於是人稱菜林袍服于訊獄案公移手稿手批各以別不無它取畏信于下上支孤取忌其亦爲可

痳也其卒于正德乙卯六月十又三日詩葉字從學號秋旦菴逕菴也妻石泉符吏號石泉母洪氏聯安人配方氏封安人方爲通判東軒公孫順謹有相以共曆艱難數歲而免於痳以上致猶藏繼淌淚時其袁豹以無難石泉瞬書之費逕菴曰賢洪門賢石泉稽手內政榮境甫適而傷往至年僅四十一繼張僅二十七子宓娶陳女張出也尚幼孫繼祖所著石泉稿林氏族譜藏于家續名臣錄菜除錄刻爲嗚呼上有遺用者蓋亦多矣獨石泉然哉余固哀其志也石泉獨乎哉背裴俠守河北食惟菜鹽稱獨立使吾家中允可勝林也稱青菜林吉岡有然抑有所授也石門

門冲位壬向丙者塋正德辛巳臘月六日石泉李趙方孚祔安之也張趙石泉潭坑位申而寅向銘曰

吞流絕防弱水弗東爲獨爲同有樹其風稱天一力觿亦奚尖婺州允式嗣題斯日有閟玄堂築于吉岡旦復旦也于夜之長

素翁續集卷十一

祭文雜著　男達編輯　姪孫大爚梓刊

祭文安公文

嘉靖紀元正月八日族子某老過我文安公之鄉不及澆盃酒宿七閒有餘心也遣子某載香幣小餟告以文曰男前峻極大江作峙儲英發祥公應其會其所以巍然崒然又汪汪然即若親炙之而無其際以聯屬諸山驅衆水而入之於海以參贊造化涵煦日星元老三朝而與刑一世者斯誰之力歟維福孔皆維壽多有

遑恩馨稠存殁沮右其亞老斯出行李公卿不及拜床下爲接如往日而絮酒薄分亦達焉幽明兩心如斯而已耶

祭上宰王海日公

嘉靖紀元春仲兒素子林某道杭方修問于我上宰新建伯海日公或告曰厥世矣於邑不自勝者累日病不能延也未作以奠曰嗚呼物理忌完世界恒闕王自晉與謝相後先福履之厭古今一時矣孰不有母公母太夫人瑞百其壽公裒然舉首歷上宰長謝十餘年時望八矣令子都憲公陽明擒王功世其伯爵上帶麟袍卅青鐵券壽生之延也公戴際　聖明載被　存問載見陽明晉司馬參留務伯封四世皆數月事又人臣之極也當時不軍殆未然此委盡以留餘造化身有餘榮　朝有餘名而人有餘思所謂無遺憾者非公誰耶某忝通家世義重矣悵莫曷德以永遐升遺容其無曰嗚呼哀哉尚饗

祭曹定庵

先生淵默渾粹內具衆美而外落其華絕引故步述作巨工詩律典縟事精晉移無累無變適度純自後攸先老肯一生歷其幾何哉一貧孤介典則來進而型治鄉閭泰山喬嶽陶有所運用其間而九十告畫亦世之所恒少也當時完人謂有楓山公松有公公並居以時嘉靖　聖天子

尊賢老成楓山公有晉秩存問之典公闕焉予吊楓山公又吊公道迂而寄空言嗟已矣矣其如何

祭邵二泉母

化謝者道變化者易乾施坤承剛柔允職乾升而困迺剝而復孰是艱貞豫有繁福列然淑人于彼其妾卵葆乳育有鳳翱翔有躍于池有止于棘九苞高梧于邵有奕　綸音疊複縟典載申襄母賢母亦乃淑人兒者猶吾母竟猶續古作百年母乃斯寂故衣手蹟在紙遺儀出出風寒夜烏號酸悲某忝尚書道義胸臆飾哀附勤洒焉以泣嗚呼哀哉尚饗

祭太保劉文和公

惟公嶽氣星精人豪天挺奮翼命詞蘇黃龍學人文翊贊弘開大猷總方門德滋至天休內修外攘忠臣遇中常曰師臣毁容日送妖僧降于傳術貢邪肆與上木道路嗟嗟不換蹈行虎口餓肉 宸怒上干萬鎖俱縮 詔獄斯下公取獨爭且請且賀 天皇聖明鬼錄惟伍已乃消詞嘩人猶猜戌公為敵冢衆示從俱同且言[illegible]為吞維時羣奸環膺冀火當門植從武公盡力移山不負造物胡尤天空鳥倦其木其丘 孝皇出震有虞前席安車來迎迺焉以息立孤家和知己為羅春明門外海內天齊白馬素車隋首經結宿草一章慈肪割裂尚饗

祭尚總鎮

嘉靖乙酉春三月八日大總鎮瀎齊尚公卒至良賢猶鮮又至見素子林某曰已矣已矣如閩何與日其酒饌香帛遣貢公靈次告以文曰嗚呼若古親臣史游劾蓋鄭崇樹備迫我 國朝懷陳麥鄭蓋已中外並建先公在吞閩鎮部閩麥禮著賢而下寒峻偶無格外之需而人以無擾著亡有公者山之顛海之涯雲熱而納日食而非欲伊誰之力敝閩人德公生欲留死欲祀又豈夫繼者得公數公也歟然哉其晦處寡合且去今城遂顧遐存念一介之資[illegible]

又昔門無謂之作必觀葉蔵高度至入之於緒[illegible]昔賢義同弗并而意良獨領公知我矣候問之使[illegible]合十跪拜痰授詞辭香左真噫其何情其何情

祭竹田翁文

嗚呼陰陽晝夜存殆誰吧感服氣以乞靈徒招尤而取是他聖儒於既遠覓神仙之足與快一宿其大歸疾於我其猶寄緊今之变如鬼如魅公誠不欺終罪無二條吞門以中落待時來其蔵器才散推施韜界詐循默僑僂以循墻忽澄清而攬轡授鉞東師代謀用智錫恩異良植仁運義白動奏其績公九仙把其遙致結社會於耆流割義田於

宗施落日悄其新銘告山縣其老州咨巨鄉以候坳假靈公於縮地豈不凡疑未疾為崇嗚呼紙短詞長香幣遠使生卒交遊衰落文字寓公後於本懷衍雲來於千嗣嗚呼哀哉尚饗

告壺山

予乃命將至山見鄉雲北趾之日雷雨大作甫霽四山皆失獨壺見真而淨碧如洗白雲布其下如水久之雲消日出光燭天人以為異

地紀山經宜播群有其固無敢獨附而復貞有卜質山為隣固有默字而冥會者吾老分雲允若袖投而祥雲垻下

[illegible]卷今惟其靈[illegible]

有時 皇極識

雜著

別家留教

名家子植立尤難須常念天地祖宗生我不可負日月光神臨我不可欺六聖大賢大儒提數我不可違收心養立志務學一一天理上做去久之自有受用但無不對人言及對人無愧便近道適以弟姪謹戒之

題志哀

志哀志方大夫豪母潘潘懿舒梓溪管也其紀多記可道

不易常也易坤安貞吉順承天施家人利女貞正乎內也列傳所書多女婦節爲異殆不幸與爾君子寧書其常不細書其異

鷹化說

鷹鷙鳥也性善擊群鳥伏焉既鳩化猶鷹以鷹群鳥易力雄素不能鷹下乘其化薄之鳩狼狽伏叢棘間以免乃嘆曰吾昔而鷹雄氣健翮爪觜利耳矣茲鳩也力殞鳥乎後而鳥推之故自取之也嗚呼今之人失鷹之時而欲推之故有不是鳩者乎作鷹化說

方棠陵先世遺像跋

未爲之墓以藏魄廟以棲神主以依之依獄也繪形以自志豐碁之候孝子順孫因之有感有詢有惜攷辨矣自身之微爾矣子程子之論太嚴蓋恐借神用象啟之二氏以立教也先世遺容士大夫多尚之予亦尚之方思道蒙亦尚之夫得之尊祀者要之想像者觀古有畫奉木主以行以代主者便禮有參祀方氏之先有所從有所勸爲所惜像尤宜宜故書

跋沈休翁教子詩

休翁子道義厚平生得子劉特多爲好事取去自一二存御矣近得翁教子篇于仲氏華甫閣之數過交瓏翁不可

作對詞翰如復見翁我之失無能無重華甫之得也與不能果其詞失其翰異矣華甫告予別方是裝褙而書此異求翁子傳也

跋武定侯所藏東所詞翰

右吾友張東所詞翰爲太保武定公東泉作也其意氣橫放格調清越始乃唐覺白沙乎歸要亦河汾董常而枯茅神怪重不可辯如千年古木皮蘚剝脫孤枯老餘屹以存斯公名當時動海外無一日朝班者 古卿書心畫可以觀人并公出處見矣抑公卿不下士東所 東所逮之今未忘亦具知其趣矣

恭跋　太祖高皇帝宸翰

郭氏駙馬都尉公鎮尚　高皇帝永嘉大長公主生珍親軍指揮贈武定侯也抱以見　上親書乳名熊能賜之熊能屬能有力獸黄熊也豈特如熊羆之義抑有以得其才傑命名之微未可知也古御書以賜臣下如古大宗李靖詔書皆手墨又有馬周飛白之賜歐陽公記宋仁宗賜群臣飛白曰賜書所在榮光燭天今魏沐若夏若萬家多　累朝宸翰御書大字則楊萬里誠齋范石湖未有親書乳名賜者裕陵廷珪故墨王平甫藏爲至寶刻是書耶抱烏號不若藏此筆保曲阜履不若傳此書大保

公裝潢十襲可以知　寵可以知世引忠孝於無數一字發也

跋李文正公絕筆卷

李文正公丙寅寄山僧家刻布在人世而流之海之内外篆書跡越百代人無與同者行草寄謹嚴於疎越遲頓遂於都穆而中峰筆王尤世所無蘇子瞻謂歐陽率更書如其貌公容美若粹玉韻調平遠清廟之歌然書亦如其爲人是卷公絕筆也猶耿耿然若不爲造物詘所養可暇占矣嗚呼公壯予出也公老以化予入也器之不終觀範其爾矣公孫婿都諫劉君濟出以示予對對隕涕噫往已矣

大禮正議跋

聖天子權乾承統新政發華收復人心若此　部也尊號殆若未然大有不易之理有難犯之情王併舜名尚有以待之於若將委元臣名身　宗社之重楊公倡之將公毛公和之銅牌雄奸機發神應大禮受重所後不得復顧私親然所生之情日異楊公力主程朱濮議之說將公毛公和之　上命之晦義疑情日星開朗合天心而副人意二公賈禍乍而政詞鼓宕　國是爲推堯之治罷僕故稱帝后三老申論至行罪家存費公既　召至抗聲綱常

無取自與　郊回　清寧後宮災　上始大悟嗣是物數徒隆王祀猶閣癸未夏又欲有加四公不可　上親灑宸翰御下書孫梭臣廷和臣冕撰進又不可　上心佑而罷其矣邪說之貳惑也非修理宏竟之上方自秉禮之臣其不再謨昕矣中閣中議封還　御批者四執奏者二十餘傳諭開釋撫循楊公以水喻情隄喻禮尤爲善喻它疏不可勝紀蔣公取而輯之前後二疏稽攄周詳楊公篇用書其後大隆所生皆表世事昔識也魏元帝欲尊所生父不稱臣有司議不可噫可稱帝邪漢成既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上國祀小宗之緒不可

倭也論者謂頃養宮中與外藩入繼為異嗚呼後均此無
二統亦旣二帝國之有帝本之前聞也加九錫舞八佾僭
踰附有藉口可無慎歟我　祖宗家法具在
皇上神聖天啓殆將哓前違而啓後繼謹書以俟

詹不逐二物跋

右正吉玉山詹公在宋徽朝疏忤京誤國出知天雄軍所
受二勅為賜天雄將領戍兵寒且及天寧壽表歸報例賜
子孫傳寶殆御書手詔飛白無異賜衣賜帶故笏故硯不
足蔵者當時賜京殆不止是祖不敢認敢蔵耶一時致力
傾為借舉無窮之地京之知卜不及此也公諱不逐一十四

世孫給事泮出以示予且知其志者而歸之

三勅恩命跋

右公梧山曾祖邑博公以祖起司諫進徵仕郎封如其官
妣並配孺人勅凡四道宣德時也司諫公偕父邑博公以
梧山起中丞進通議大夫贈如其官妣并配并加淑人誥
凡七道正德時也梧山再起宮保司空兼中丞進資德大
夫再贈祖若父如其官妣并配并加夫人誥凡七道嘉靖
時也梧山珍閟惟謹別錄前為卷以將　上恩天大誥下
須名家望姓有求之數十世不可得況四世十勅十八制
不已耶本深而發以茂固然者自古褒典者屬必推原所

始當鄭公曾祖制曰躬執義考貽乎曾孫祖制曰纘乃迪
義衍流閒孫父制曰忠和敦大篤生碩人諸配疏封間號
駿命有申攷往視今梧山藉長厚以樹方貞將世休為烈
以答
主眷副朝望與知己一榮焉

鈍孫題辭

利與鈍什百千萬遠矣水斷蛟龍陸剸犀象善劍也解牛
十九年刃若新發於硎良刃也抑以喜鈍亦有焉山河之
偏一刀數十年鋒刃俱去截紙若鉛文然亦無見其缺斯
三者何居曰夫子第由茲日勿日習勿如所料惜之傳獨

行其宗鈍殆有利哉陳文學因鈍於予予鈍者故告

何石川題辭

族諸弟宗東生記石川開合正變出入乙丙之間或肩其
上右文詞不入時格予獨謂不數數是錦也石川何用取
取義爾矣易艮為山為小石坎為水為溝瀆石非小石山
則小溝瀆未可言大白濫觴則言大夫合溶爲氣生生不
窮土何以金哉上之精則石石故含金故水而陰陽成氣
剛柔成質仁義成性未有不由焉者或曰石不可持水殆
可決之而東西故君子慎動

雲谷紀跋

然殺伯有訛言鬼至人相驚或夢之曰余殺帶又殺段□以眾卒鄭人愈懼子產立其子良止撫之而後定何況彦于公紀小羊暴冤事殆信夫形入聲應皆人也而忽為影滅亦異矣論之異有顏影祥父子爲弟所誅之事小奚其乳名也時方在鞠訊之而伏噫鬼有智矣夫如君名御史辨此也記兒時邑有吳姓者亦爲族所誅暴冤尤異此直而彼不直有餘慨焉大抵氣翕留逆已通乎天其神氣不散且諸所往往有之朱子謂終不可謂無夫子不語定惑也

男達編輯　姪孫大剛校刊

書傅芬說

寄少傅費東湖公

林野共視太平執事者被　新瀝起殿師拒掠而下石者何在邪事雖無人爾矣當之亂使皆如某沮其前如執事沮其後如汝華木清泚其中焉有此耶覽之無足道也陽明戡定神速古今奇男子矣古者君擇臣臣亦擇君茲遇主時也幸亟起以佐理唐虞然事在從容先中後甲所以治盛而已日乃孚所謂革也幸致之意某叨與起落又有不宜起者七旬病老步行無年似之人無同時之舊諸老無一識面而志頹學落力憊神疲何恃能起且強壯而歸老老而出人其謂何今之任世道之重者九峰白巖之渾粹澄定老庵之貞剛皆是共事其聰散野高逸者流君相固有處也由衷之言幸示調幹毋致再乞矯令弟繼起令姪繼及弟由古似無自愛自愛

寄表閣老

那域邂逅去今三十有餘年竟陵再會亦餘一紀矣縱浪林壑垂老復見太平　新天子聖神文武元老之舊故長德更元一新弊政蠲革無遺森天之詔書開元之雜報退

然後癸當此際極非此運斡收既離之人心與將散之神器幾不可爲然亦須從容慎重毋已甚乃也協恭與夫與解有深意焉諸老起落 聖明盛事僕只在數中天語叮嚀引以共政速之以亟來朝升恩而多發述僕之心也第年力衰邁白疾交催初心日負而領直之故性猶存精神危慮非往時比矣聰耕樂爲 聖世逸流備自變稷契中一巢許僕之分也 君相盛聚爲僕也爲天下也僕亦欲爲天下也欲爲天下不足以副天下負 君相負天下也伏望得進碩賢同心輔政致 聖主堯舜之上容僕卧病以遂本懷至祝至祝

簡宮傅毛三江公

昨又承盛設其眼孔中寧有此耶老出無所用竊意其理素風爲訓儉一倡萬一士夫起而和之貴戚繼之内官又繼之以閭諸 聖天子以及内宮相率爲儉其非小補也先生約質近道當群奸用事獨立不回爲吾道立幟豈於此未盡脫而先生倡誰不和者不揆盡竭蒭原貴過吾人立己正君去俗外無它焉詩幸改削録患雨泥不及躬謝罪罪

寄聶庭弟

賢弟廉聲峻節重鄉邦而望在中外半歲三遷[illegible]又欲引[illegible]當 而然名大者副亦大終[illegible]不獨[illegible]族之私也老兄數日三五疏欲歸 當[illegible][illegible]御斯非素食之地進無所用委而退亦[illegible]是耶弟乃爲之老兄副意如宵後一弟[illegible]自副焉守仁有便録此付之亦深望者近鄉族諸賢皆可應標亦族中一後行可愛可愛

寄陳静齋都憲

青久缺序亦久連遞亡筋力官[illegible]已不可辦職此耶與諒與諒大保劉文和公於其與[illegible]而成化間由後[illegible]其待提挈其得[illegible]而公竟以[illegible]以去[illegible]十年無非生

上[illegible]死無[illegible]從深[illegible]力執事遭眞[illegible]少[illegible]之私[illegible]品公泉下有靈亦[illegible]也

寄少師楊石齋翁

其年過分浸入耄衰病進加不謂高階厚府若此余竊也第七疏明復進恐 主上見疑伏望調幹中此恩[illegible]王聖良久會適有忘用世之期況老先生榜[illegible]人非誠不得已[illegible]如近數數然求去盡精力[illegible]將[illegible]亦須有地[illegible]去留兩事亦須互執其機以並張 國是獨振士風不淵淵爲得去爲非得也且 温旨嘉褒使

甚愧忸無地何[illegible]此哉惟垂賜一歸百凡遺恩俱無敢
望無任懶[illegible]

寄句[illegible]

望之日邈[illegible]褻天顏道容風範斯以遠亦斯以
終別矣奈[illegible]斷割無已之情所望　威聖而
驕德者滋以[illegible]紙僅數葉且舟中捺曳書
不能工尙焉[illegible]各錄一本及惠寄一本自
是美事九峯幸庵[illegible]尉慰附九卿諸公會中幸道隱
不具

寄燕泉何少宰

東郊艸堂無任難別強力自剝執事蔑爾湘盈盈出某安
敢仰覩哉幸翁洞至如兩哭有声峰翁某不敢道別事亦
不能使已也何修得此諸公哉仙郎大是奇器又不敢及
命之微也幸收龕發卷或軸付能書或示雲莊書寄數日
風甚順謹告

簡石齋翁

甚迂僻何　君相曲全林堅辱遂拜違顏範月再半途中
連雨無二三日晴臨清以北猶可濟以南水天相接土屋
官隄崩潰無幾夏已旱所恃者秋秋又澇黍菽蕎豆盡壞
麥亦稀彼費民移江淮木米石兩餘大米兩又半蘇常米
亦兩餘今歲明春何恃爲之悲撫成疾幸忽有以處之蕭
然無益近廣與鄰郡百三十至劫住月餘四廣兵但潰逃
死五百人賊自幸無此好作賊地非久即來重荘之席何
恬命爲有此鄉人溫候同家不知無兵何以決勝欲增巡
撫意不召增一風力兵備幸借三大老先生壁兵一處
大禮上并諸德孝忠具在敬翁二跋無遺矣不換發書付
孫子衛守有年乞便附上并賜刪潤二老不顯其謝內翰
中翰賢世勢不及書餘惟體世道深念至祝

與朱郡伯三峯論備禦

昨仙人相見謂前尤溪賊八十餘冠永福廣人共約百人

及從永泰斜宅回紙數五十二人入尤中山而伏或謂散
去一小半不知藏何山箐中或他路而去賊風時有不敢
報恐賊報也大銷鋒斂弛武備泰所以亡而山把隘撥傳
前城殺兵皆宜先備所謂二百五十民兵者退老弱收精
勇利兵器立教師皆宜先處李德裕在劍南率二百戶取
一人習戰謂之雄邊子弟昨所謂五人者煩合人不謂
久處也明示其下慎擇私教官有其名不必其求何擾
峰綵而人宜兵備而賊不可響所謂全取勝也不具

辭三峯存問儀物

承奉　吉存問　珠貝、大爲感愧何勝嚮者辭之受少

明分亦見公之至不自勝也而抵以成禮又屢告矣
以厚林下門人歲役月米口 遇更歲時許多在間安乎穴
傳老之厚在文安公則可此則不可幸痛裁削為二三兩
之數不傷惠亦不傷廉幸公訓從兩意其在無快耶如総
視入再處至祝

寄楊月湖宗伯

方尾寄老于湖月花宗之間而北問時至祚宋無是事矣
區區自春有白濁病瘦削老醜有加先生因餘年以究極
程朱皇明道學始也達于文行頗進欲堆志林野任之適
時敘學偕遙適一醉解而已方二孫近三子三姪皆有如
能之兆老年懸注在此也不具

寄汪石潭宗伯

久之兆報恭談途論莫知所適從林丘雖老敢忘人國一
公哉既乃知有大議論正學直氣雄心壯節畢盡一時朝
宣面而夕烟水出處究局山斗吾流二疏遠矣哉抑 明
良之朝山間之席有不得暖者惟為道保愛為禱

寄石少傅熊峰

自尾班行得遂懸結純正大君子內章外晦以師表名流
銷縮群織相理太平深望焉治體雁常轉局擊斷所入有
積誠感悟之幾為國謀取上信身謀取心安 耶意決回

天禮決可吾人之作用不然石去去敬去去居濟老湖若
又去先生又去何成 朝廷嚮所師臣所以難於也雖是
毒者學之偏於流獨乃是攻伐衆則之能愈取意思運濟之
方決自悔去 自不出 亦難自留 九廟在天朝倫系
合草野言無異 聖心諒自追悔幸從容以答 天休慈
至必不然引去未晚其亟欲舉當鄭公林下故事恐涉猜
疑抑未能終已也望先生言語文字間哉承惠二文相思
時對自解自歸疾時作不能書地異亦不宜書也彌老湖
老泊長江諸先生幸道勤聽弄謝餘惟為國體世風實愛
萬萬

答何燕泉

自執事過南其四詩未憶寄之京又寄之鄉想到矣盛時
清節之地天為公謀也其仕其止世道世風寓焉吾人一
是外何求哉區區自去冬右牛不遂食不能把飲食但待
人然輕歷弱草亦不須繫也

寄周憲長

別久獨湖之會天也又居而近書惠再勤且辱下問江廟
無足告者亦以進愧愧記童艸時見灞泉諸公歎歎然受
自總事是權月正甫旬守巡臨部仲夏始回同復出在公
廨日甚少故下無贓吏鄉無奸民寇賊有所憚而不敢肆

今之吏縱民踰盜日以起者反本之論執事得之矣于公得之過浙逮今許焉政門在人長將兆既倡之諸寅宷又賢也群起而和之同心事事庶而勸法正而心近序關皆不異于故風生所至人爭而同聲又皆不異于關關始也林屋愚不自知其不可朝　覲地之正官賊或動命華檄屬操民兵嚴巡邏爲閩倚命豐先生客寄涼落時煩臨慰平素無與人事賤子亦頗人風書果勿信餘惟多愛爲祝

寄揚少傅邃菴翁

西陲猶棘元老哉徵仗壯猷紓急難滁公之後恒少也卯

擒魚鳥其不得私矣　君相用人猶大匠之用木是任也愛非當權可勝人勝此無難也經理邊防戍則群頌功一不成則獨當其怨然猶可也公名在　四朝望實孚于中外公台抱席虛以待久矣天常國是決從違公也可回回入不可回則先幾去謝赤松完局公固辨此矣病廢強伸中曲今故人誰也惟萬萬加愛

與蔡霞山大參

荒好賢出其性自接顏論財結十六年湖貝之靈皆致不平語或不明然福房錢禁貴鄉徐正郎閩士夫亦不明然疏甫論亦起爲賢者私惜焉夫山水秪可逸人退傳自適

非官洞于內檢身心勤職業敢大治恤民隱錮地方危甕尤屬睹視人日循者晚明日循便人分役人游未崗無乃不可且當勦賊之那逆兵餘計糧餉且不暇暇及此邪民方窮勢借羽征且不辦寧乏兵故司盍非可已耶意亟檄山寨連減賊及分守本務以副人望近世何知秖循貌庸以取媚悅或巧因爲利此語誰忠告耶幸照萬萬　此此須如倚公去歲俞視先生因涼泉海詹同安南安安溪小徒等兵夾攻過南仙則且追而來此兵不足辦也附告

寄楊冢宰

不振載召滁公于京一時也　宸眷俞隆則人望亦愈以

實同自有處也然當　仁聖之朝勤學思治之會得賢學以儒上佐誠符意哉斯時兩淮東山引而弓之涉闈何然者大道之正運之和於心決心於致治理而收致名賢與以忠而權罪者以稱　上德副群望同　上大之意斯吾人之作用揚石翁才而密初頗相異比憂歸得諸鄉論亦來頗悔相見又大悔且服焉亦大臣量也得泉白代陽則引內非總衛則在野猶君在朝有井之商休無伸之察風吾人心事可以白當時告諸來世矣等責勿罪

寄蔡巖山司徒

京師辱教爰別來久辱惠問未奚廢書謝悵愧幣郤大旱

作苦歲五月不雨至十月未解拊綏應廣瀝漲下游化平
陸田不枯死無復望井水一石市至七八文比者十七八
文掬泥漿以飲多病病多不救鄉偶得一線之泉群趨而
爭汲殺人無息吸吸聚泣日計莫措罷弘治已未當饑餘
司公督尚尚存預備倉穀尚八萬石旁郡及廣南藉銷貨
開廒糴發十萬六千兩輔備穀以濟事聞　孝宗又諭
經以是旁郡及廣海貿穀四至不見其荒今公私俱竭預
備穀不滿二萬官無所濟郡郡皆苦旱海貿路又絕無
能民諶者且潮汀漳延流賊乘涎紅無足恃求何求何郡
司災奏上幸極力回斡如例全免以活一方仍行鎮巡議

處賑濟或割內帑之財布寬大之恩以廣我　君桐恤災
之忠至祝

東遼翁

待公之出山中三致書想達矣位大高才猷太大跡大亦
皆大重　皇上堯舜之聖望公弼成堯舜之治百心焉群
邪皆從困事日非名器日濫賦計日虐民日窮亡風日以
流薄司府而下非魚肉其民則終日高臥終歲不從應順
民知了官知宗者幾人其矣今之民之不幸也近江之南
大旱前八月盡未雨井水石上餘錢井涸又澇何以說也鄉
聽門片浦跡蹤而情可人處亦宜輒漸入經綸莫大于是

上寸文德業成元臣晉後都御俞盛萬照然耿耿

傳

劉母葉二節傳

劉文斌甫妻葉氏字妙貞閩人宋節度使少猛之後貞慎
而習文伯賢母許氏擇以歸歸文斌文斌之劉爲永嘉著
姓自宋秀山尉以兵避兵入閩居南津三徙鳴山石井爲
石井人家故裕五世獨傳父處士回始生陽山分教文端
與文斌二人分教不嗣卒文斌又獨食牛瘁死賓祭之承
與酬凡公私皆葉乎相政甫彼又斌不祿孤元興四歲無
期功強近爲依官姓德都可吾爲護庇俊狡伺嫌以無利

于劉葉深稱廿節里嫗無及見其面家之人與葉之叔季
正色闔門不踰閾授事而退雨歲霜夜孤嫠相慰藉以須
其長教事事繩引不渝孤竟立婦林婦梁婦陳及見孫曾
之盛家衝致以殁成化甲辰歲也壽七十六乙巳合文斌
茶園以塟傳海江澄清洪五孫龍鳳鶴鵬鸞鵠六曾孫曾
遠達曾玄孫翼翼清世揚也第進士選庶吉士爲給事中
有閩學風節名元興賜清官君子謂葉能節立有孤之報

賛曰

家人卦雖易詩其少矣啓國隆家女婦之化理丈夫爲烈
者也而樹孤垂慶矢死完節劉之續絕葉一轉移間耳而

匪石之心屹不可改乃家如故卑族化而易蕩子以孫恩
贈給事中爲時宦姓葉節行並題祀劉一節給事之父子
爲報者也俾以芳世云爾

贊

丁補齋贊

丁補齋玉夫行古道未冠抗顏師席未至取進士
與友皆長倍之賢子亦兄年以長貢通理滬屈爲
成化乙巳元日星變疏時事謫判遠州移倅郡再
守州入爲南儀制正郎擢副參使董學政南畢水
揭其酷孤同以他舟僅免于假力歸其喪述其傳

以傳又二十年過潤同儒贊嗚呼贊乎哉贊曰
大雅弗作世風陸沉粤有斯人如玉如金考圖立象探賾
索隱馴說浮辭痛鋤一屏三聖微言四儒授受近述遠稽
月將日就言階及栩一落後收居貞委分造物爲遊民寄
量移士趨藏屬有易其東惟壽孔促我生弗辰我成誰壤
正色剛中以伏水性

方思道祖靖惠贊

蓑烟釣父雨耕夫兒孫典則族里型模能卒無關夾險
不二有諸我山澤之迹垂厥後廊廟之器噫是可崇陵之
先方叔之裔

百歲翁贊有序

壽邁歲千歲至于祝頌之辭伐毛洗髓神[illegible]
之說爲達夫[illegible]神[illegible]人百十二歲洛中遺[illegible]六歲
不載致壽如宋[illegible]之人生百歲爲期之說信有限
爲副固已[illegible]以壽爲首而木心値世理亂
又所謂遭也夫蒙難廿九轉而[illegible]長[illegible]里[illegible]求林
不吞煙不能無寓日動心之感故壽貴於德而又貴於遭
予於峨山得周壽誼翁一人爲今[illegible]君震五世祖生於
宋長於元及見我　國家載清中西之盛壽百十有六歲
沒倉州得毛間翁公一人爲今太子太傅宗伯公之祖生

承樂長洪熙歷弘治以老壽百歲皆世極而錫老之榮且
後之福亦大槩近之然同生世化之際大物三易始而始
守命寓日動心殆不能無也公少且壯且老于我　六聖
重熙累洽之朝親見孫曾傳公之大科顯秩于所被有
命　龍章下錫一處士而上卿易衛于[illegible]月父[illegible]　時
會孫被殊[illegible]世滅少翁慎重詩畏以[illegible]名[illegible]而義
淵來奔祕不發又謹獨一事處之厚尤鄉者指見[illegible]
之後宜有今公孫友其贊曰
居貞處順抱[illegible]含真飲[illegible]元氣爲[illegible]遺[illegible]躡影[illegible]
紛而退焉若歲以[illegible]獨孤遊遠[illegible]

冥頴之風德時福基高乃厚積就是孱門於焉以立詩
至于假自衣上卿族里生色基木知名詔命継祈謂物生甚
故之為下歲之翁不伯之父官傅之祖

賈樂巷贊 南塢少宰父

樸質真風醇龎孤尚烟牧雪樵擀衣萑帳庶頁頴流芳裔
皇上寵無宿春甕有新釀酒隱神仙雲眠宰相窮以益堅
老而不杖寄樂境於野情酬大官於私養跡也飄浮官口
漫浪感服紫以鑾金勞錫鳩而續嘗衛武高年山濤洪量
是為九十五翁樂菴之像

竹竹居贊 王事瑜父

竹以䔧瑕廻響有瑾瑾美生中吐而雲嘯以風有電流迅
雲龍降撥士魁聯朝簪維勤乃功其以造征不盈數常佑
詩書作政字乃華木奉拱詩什之心多世縮疾乃程式之
繩理所右謂生不辰既廻壽

楊直菴贊 太師文敏公孫正郎易父

黄山之陽舊相所鄉以似以續栽引而長有美其菴風神
暇儁 帝曰汝賢股我外制天落之累留滯冏寺 心長
諸箕頴之間時昭首書泥强記摶識朔倦廣宣秘典不懈
道聲遠調根響斯文拾道有祖廣川有孫

周少參子賢贊

哀抱修餘壯猶方格礪節檣詞浩渙七澤言滿斯鱗壹峯
斯踴雨沛雲歛茲山茲石

經齋汝錫贊

有琢者器有汝者神長身勁格器度合乎志從工玉也
非僅咸命甫新化及誰右曰維有子而又有孫繁征崇慶
之茲德門

陳朋大贊 正郎允川父

化迹招尤棲遲負趾言賦歸來昨非今是浮山一派元亮
嬰觴息交絶遊大隱城市企嗣述於前良與爲飛而並峙
枚子一經季也先第適野朝往東門河里教孝與忠爲飛

爲止石表兮玉中綠衣兮青裳笙偶兮期順寄丹青兮
形似訪遺跡兮桃源納真風兮松杵

說

世佩解

可昔仲子一蘭根植深而芽節發脩然其長燁燁然其光
自其秀發之白曷其上字取世化知化物而不加亦化於
物間化不芳故有是說也爲易世猶孫無過於蘭其芳擢
也冥曰一花日蕋但殖而長根日土斷續則取生本也曰
亦節紫茎高四五尺名蘭香草曰似澤蘭葉光潤陰小紫
凶餘生本也蘭易辨尚無定從況善無定在吾恐似者售

而兩者遺佩非所佩矣世言謝氏子弟如蘭恐世佩未非
而屈平之蘭亦世佩所少也退之猗蘭操爲夫子作也已
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乎如不傷我不采觀君子生不逢時
其自守固如此世佩時矣擇而守可易乎作世佩解

何承矩說

彬陽之何子及闇董學及識司刑兩少宰公及友少宰燕泉翁以及核承矩籍字蟲紀之傳何尚之之世而文獻爲優公問何以教吾仲方甚哉泉翁之無已乎予也方圓成象天主動以圓行也地主静以方止也動則無息静則有常有常斯無息致道不能易也夫方不能舍矩猶圓之不能

規故規矩方圓之至盡人之道作聖之要歸也吾人舍聖人何法哉漢律曆志規圓生矩而梓人斲圓必始於方方成而圓屬爲矩固所先哉静而正動而時是爲内之方以爲外之圓反是殆無取焉衛州吁好兵莊公弗禁石碏曰教子當以義方元次山作圓器其友謂曰吾聞惡圓之上寧方爲皂不圓爲卿奈何作圓器以悦孺子吾恐次山之日入于圓也翁之承矩命名闕義方乎取抑亦惡圓乎予竊承矩其自襲先世之緒獲循而上以承夫子之不踰矩静而正順利而動故日在方大不習無不利而聖人定以中正仁義主静固亦有所不廢而卒主於方終身由之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何世學相成無泉翁得李文正公日就所大承矩問道于予冰寒青出抑無害師也作承矩說

夢竹字序

都尉京山侯崔公岱屛　主方妊夢鳳止于庭化青牛意麟也若産猶然化老傳短幹醜貌皆斷口言忘之矣占者曰是無胤嗣之祥孔氏釋氏抱送者歟青牛老氏所乘壽徵者歟娩之夕夢大竹類鳳根若首餘葉若翅視之真鳳矣自西而來萬葉翔舞與鳳俱下止于屋占者曰是無[illegible]則神大則化西晉位崔所也萬葉子孫衆多之象者歟已而果男名鳳徵字以夢竹又是儀矩闕習學專而成可待

業日進以見予予及之予曰異哉禮春官以六夢占吉凶熊羆男子之祥而鳳麟又祥之大哲生聖麟趾興振振公子　帝王圖麟種也昔者崔陵兄弟同日封拜稱二隣淹飛公兄弟殆然崔之鳳有種哉鳳文羽麟仁獸竹君子才德備特出等夷者也是而形又是而化夢竹先屬之矣抑猶將不進乎九齡石麟豈先於玉燕星精嶽氣鍾鉅人以樹勳伐現夢固多其不現夢者亦不爲少君子脩其實以符其夢竹之大非樂材簡編材也發聖賢之蘊而系其跡得[illegible]斯得蘊得蘊斯得心得心斯得性得性斯得節斯得[illegible]其有不假象而成不依形而立不隨世而遷虚則靈中則

正堅則定與時舒卷無處不宜竹之化將人耶鳳麟東海
之見五時之獲雖異胡取耶

虛齋蔡先生文集五卷

（明）蔡清撰

明正德十六年葛志貞刻本

虛齋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清虛齋文集五卷，與此本合。蓋正德間葛志貞所輯，林俊爲之序。其後棃堯卿、清族孫廷魁復爲重刊，而益以補遺附錄，分爲八卷。然所增不過手簡墨蹟，本無關輕重，而史乘傳贊之作一概附入，尤多冗濫，固不若原本之持擇有要矣。清學以窮理爲主，篤守朱子之說。其讀蜀阜存藁私記中，謂朱陸俱祖孔孟，而門戶不同。然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不免爲偏安之業。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見。然其易經蒙引於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駁正，不爲苟合。是其識解通達，與諸儒之黨同伐異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雖不以藻采見長，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鏤者所可幾也。明史本傳稱清在吏部，因王恕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今檢其札，乃不見集中，卽蔡廷魁增輯之本，亦復不載。蓋清不欲居功，已諱而削其藁矣。其斯爲醇儒之用心歟。

虛齋蔡先生文集序

溫陵蔡介夫虛齋節躬砥行動准

以□□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泝平

生精力□月之易四書家引之間闡發幽

□□□□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

□□徹之故真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象其物

□□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師宗之曰

虛齋說也守要是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

易學一□□歷□□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

疏奥之□□□□□□人心而繫名教卒

格于權□□□□□□剛者晦而亦間取夫

名者之忌在權□□原王端毅公引入為吏

曹見復為權奮乞上而又乞歸遂援察劉使

督學江西革恭人倪子因使介夫介夫引而

去逆瑾□□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

□□□□介夫之不為蟲鋪龜山非幸邪要

尚遺□　□英之諸君子為立祠葛石歷志

為輯遺文梓之一時交與子在也□□可鑑

夫有道之文有述事之文楊子

顯顯爾同會□□爾後世有

亦不為少矣卒之無足嗣往徵而歉□□□

況我情役物越禮分而為者嗚呼□□□□

言也雅論也知斯三者可以定是文□其不

然文華　氣質雅收斂而去道遠而昔後□□

□　□之文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

也介夫言語文字間哉介夫初主於靜既又

主於靈揚月湖方正曰主於靜是時理學中

微二公辭求貞□□王夫江朝宗崛起於瓊鶴

深索隱二公殆□　□云正德辛巳夏仲滋友

見素林俊□□□□對

穌齋先生文集目錄

穌齋集卷之一

詩

自嘆　　題扇
見武亮二首　　別鄭汝愚謫富州并寄[illegible]五首
哀鄭汝愚六首　　送黃邦瑞還廣
第一山和胡大守　　月夜寒谷室聯句
福州寄同志　　白鹿洞書院武侯靖節祠二首
尹太守遺家祠二首　　題何子完年歲卷
月梅　　四一迂士卷
送唐給事西歸 並三首　　題鄭丞高岡九老圖二首
題董君中昇首者　　題洪櫓竹有引
天鶴窺汀　　遣與
讀書評寄鄭仲平　　又作文評
題閔世澤員外叉是別卷　　哀天台黃亞卿二首
輓溫方伯　　戲友人作墨梅
癸清源次馬太守韻　　聞黃右丞生祭挽和撿索
寄張延實四首　　題鐵用陽師賞卷
同年會　　題寒谷堂
秋江送別　　和張大尹登晨宙
題南山四皓圖　　洛江行送業師
題蘇秩送別卷　　畫圖景
題洪氏慕節堂　　四哀詩有序

雜著

管見上堂寺二　　自戒十四條
書戒五條　　與鄭文傳書凡九段
自警詩　　寄張延實書
與姚儆釋　　贈鄭溫卿李靜平
慶基文義一條　　答洪元達書凡十三段

穌齋集卷之二

聖人心安於正論　　劉項論
岳飛班師論　　呂尚執書釋疑
衛武公孟子執優　　論詩
座生嚴銘　　許生明銘

書

寄杭州上召山丘祭酒先生書　　與孫九峯先生書
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　　寄周黃門書
與陳時安宗副書　　上東山劉先生書
與內翰汪二先生書　　寄李宗一書三

與黃儀賓石仲聲書
復李宗一書
與黃德馨書
與周提學書
與陸憲長書
寓九江寄宗侍御書
與畢唐果先生書
與曾侍御書
與碧川先生書
寄梅一之書
寓九江上秦太宰先生書
與方石謝先生書
與九峯孫先生書
與都憲吳先生書
謝梁叔厚[illegible]
與梁儲靜夫書三
寄林待用書
與長屋朱先生書二
與劉司空書
寄碧川先生書
寄曾學邵先生書
與魯堂建王先生書
復王希文憲僉書二
復林居魯書
與梅一之書
與林見暉東二
與楊君謙書
與番希大書
復楊方正書
與嚴州諸友書
復儲靜夫書
與饒侍御書
與李宗一書二
維上與周公載員外書
寄王懋學書
與司馬張先生書
寄鄒汝愚書
與吳王德輔贊善書
與董遵道書
與楊臭夫書
與江西黃提學書
與倪一舍書
與徐万伯書
復鄒廷綱提學書二
謝姜太守書
與侍御步顧蓉先生書
寄周汝學書
與徐大參書
托焦侍講書
與劉咸栗書
奉新淦周先生書
寄莆田劉子賢書
與周時秾大尹書
寄鄭仲平書
托周紹立推官書二
與滸太守書
寄肅山姪
寓徐州寄存畏
送固始入縣學東

卷之三

序

送梁先生使安南序
贈顧八邑河南右布政使序
送吳化守王庭存改考功序
送鄒守吳公述職序
贈劉推葛侯報政之京序
送蘇尹鄭侯述職序
送惠安張尹述職序
送閩安陳尹入覲序
送按察司林照磨考滿序
送鄭仲平教諭揭陽序
送府元林汝言赴春闈序
送徐君龍常山訓導復序
送判河楊君之京序
賀[illegible]序
[illegible]序
送邵君廷瑞歸淳安序

送郭德字歸增城序　求鐵仲送別序
送竇若軒歸臨川序　壽蔡孺人九十序
洛陽送別卷後序　洛陽送別圖詩序
贈曹士直君集序　賀歐陽生冠婚序
書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留皇存槀序
中州音韻序　類篆引切韻序
刋精選程文序　古文苑後序
江湖勝覽後序　清玩册序
安雲華氏族譜序　新淦周氏里倚族譜序
安平柯氏族譜序　恩命褒崇詩後序
羅籠褒錄後序　壽王太夫人序
送柯節推考滿序　八旌聯芳詩序
龍江吳氏族譜序　送陳太和先生被召歸舊序
送丘教諭任滿考行序　仙遊張氏族譜序
送崔先生尹信豐序

卷之四

字說

靜之字說　宗序宗一字說
材朋字積信說　詹曾字世重說
士器字說　王生大會字士宏說
鳳鳴字瑞周說　李倫字順夫說
四太字說　宋子紹字說
傅文字汝源說

雜說

解友人　曾命
自箴　床頭銘
施勉仁贈畫梅　題畫龍
題林謹夫吳江雪巷　題王特用恩親卷
題曾悅卷後　為史大參題胡貢送行手卷
題方正思萱册葉　題於麻王母字壽思卷
題烏倩卷　題楚曾爵卷後
跋胃胡朵　讀老惠說
格言有跋　跋夕奴子會通四教論
題王勤曾跋　探符之妄
草書　禿帖
答友人　題三教一圖
示兒　答不第命
題白巖卷後　民情四條答閣道

記

讀劉子存東秋記　御史延公利民一事記

具慶堂記
澂榮會記
挹清軒記
御香山房記
桐川橋記
修南岸長橋記
介庵記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永春縣學重修文廟記

卷之五

哀辭

哭 國哀三首
哀詹馬
哀林生允驊辭有序
哀洪良佛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卷後
題人宋父母輓詩卷後

祭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謁白鹿主李先生告文
告祠堂文
告墓域土地文
祭朱都憲文代三司作
遣祭侍文穆公文
祭丘國老文
祭三原王先生文
祭萬國老文代作
祭吏部尚書耿公文
祭倪冢宰文
祭湯侍郎文代九卿作
祭彭司寇文
祭福州林侍御文
祭龍溪吳侍御文
祭陳都運文
祭新淦周鹽白冕副公文
祭戴少參文
祭秦太宰太夫人文
祭林都憲母開文
祭朱侍御母文
祭丁指揮文
祭陳提學兄文
祭林安正師母文
祭都憲林太夫人文
祭朱侍御乃尊文
祭蘭谷章先生乃尊文
祭王府經文
祭王侍御母開文
祭洪氏姑母文
祭求第黃子昂文
祭黃汝章文
祭外父母文
祭王表兄文
代莊其宗祭義民文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容堂先生林公墓誌銘
晉江知縣呂公墓誌銘
留夫人黃氏墓誌銘
坦菴居士林公墓誌銘
義民簡齋顏公墓誌銘
吉水縣丞常君墓誌銘
王訥庵處士墓誌銘
徐室戴氏墓誌銘

傳

陳節婦傳孫婦附
靜庵先生傳
高祖爲人大畧

贊

陳府尊贊
曾某氏贊

高孝子先生像贊　林毋贊

東廢士贊　黃槃易先生贊

虛齋蔡先生文集目錄終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自嘆

二十雖未老已知非少年欲將心事道恐付空言

題扇

風本造化權却從手中得因思天下事也須着人力

見武夷二首

日日閒山水今日見武夷點頭一段意山靈知不知

泰山孔子登武夷朱子寫吾想萬山靈亦羨二山遇

別鄒汝愚謫雷州吏目五首

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自疑非丈夫淚落不能止

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終不為君恨天地有正氣

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應思生才難莫負乾坤意此行比逍

學十年覯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李伯紀

陳慨出門去默與千秋期飽喫惠州飯少和淵明詩

我觀古丈夫揮手橫臨節士非得已刻彼章句儒六籍無世

意豈為崇簡直忠丹宜細煉為邦者如愚

哀鄒汝愚六首

天地元無情汝愚信死矣舉世嗤笑之吾獨不如爾

汝愚信死矣展轉淚沾襟一死未光明為君恨轉深

年少心更赤覺以死還花英魂飄何許願逐托班行
思君真益友過我擬十錢恩君不可作惆恨付春秋
君昔抗疏日計亦念至死正氣由乾坤有懷莫能止有懷莫能
止一死亦吾事
君氣蓋一世君窮直至骨身死無所歸妻孥無黙哭進退萬里
道老父訝喪飾生子願聰明為君長壹醬

送黃邦瑞還廣

抱病日參舉君今又遠行斯文評有味分手能無情柳色纔沾
白稍頭又轉青百年真轉毅何以慰平生

第一山和胡太守

一登第一山自覺衆山小日起海門勝雲連遠積晉物情還逕
運元化無時了一事類登山懷我愧不少

月夜雲谷室聯句

今夕復何夕青燈共片心聯詩柔酒興弄月傍花陰清趣伴光
景閑談斷古今萬年不盡意要在自家尋

福州寄同志

去家十五日始入福唐州宦心未汲汲鄉思奈悠悠行亦鍊
老用何能一籌途中每自問指目看春秋

白鹿洞書院武侯靖節祠二首

洞中那得卧龍蹤因石興思蓋世公當日何人撑國事洞中正
爾卧真龍
靖節當年更阨窮隱居為詩寄輓雖朝眼中風物皆非舊惟有黃
花共晚秋

尹太守遺愛祠二首

山自蒼蒼水自深賢侯遺愛可勝吟至今一箇祠前月猶照當
年撫字心
饒他棠蔭有千金難買丘民一點心今日泉山一片石千年未
作牧民箴

題何子完孝感卷

昊天罔極更何言此事惟堪心自憐湘柔新詩傳盛事孝心高
日出其然

月梅

冬裏有春一味清不因風雪不知名問余知己有誰在月在天
心人在庭

四一迂士卷

造物無言露却真來真多是有花人傍花隨柳前川樂數百年
來發開岸

送唐於事兩廣鹽程三首

使君自說本更事足識使君自老成年來頗訝當途客欲將錙
銖補界平

錢穀元非吾分外操竿亦能助太平學術多君非口耳此行親
取舊書生

感君過我特從容愧我疎庸百不通宇宙之間大有事煩君細
問白沙翁

題鄭驛丞高岡九老圖二首

九老高岡迭勝遊西來匹馬正追求我今亦奉吾親去紫帽山
頭境最幽 紫帽吾泉名山也

擾擾塵寰近二十秋歸心今已托東流披圖喜見林間叟極目雲
山興不收

題畫舟中舁盲者

閑棹扁舟出釣磯浮風掀動數莖髭江天一望清如許[illegible]
頭不語時

建溪縴竹有引

十月二十七日舟過建溪溪有竹數枝稀秀出其陰頗且
近映溪流天光海之上下玲瓏其景甚為之停舟注玩不
能去者久之舟中有王氏子自言能畫因令圖其像共數品
詩以詠之

一見此君便有情況臨浮碧海底清行過不忍拋君去欲寫君
真作伴行

飛鵠窺汀

一道風雲次第經依稀有意在沙汀丁寧莫為纖鱗去且看[illegible]
恐清不清

遣興

舉天地間一正氣誰能收之腔子裏饒他身外無餘物可受用
的滿天地

讀書評寄鄭仲平

昨夜得一讀書訣因風寄與吾人說此身踏在雲霄上俯瞰人
間了無末

又作文評

最愛前人一語真豪華落盡見真淳我今特與梅花約桃李相
逢各探春

題周世祥員外又是一別卷

丈夫出處亦何意遇流則行坎則止都門幾喜接春風而今又
是一別矣

哀天台黃亞卿二首

我入鈺臺詢故事心香一瓣爇天台只今柱石廟堂者多自當
年推轂來

十年台占優閑地一札傳來歸夜臺不惜官階未極品獨憐白生
意渺無涯

輓溫方伯

一日蓋棺萬迹陳百年何事只麼貪輸公勘破人間事穩執一
清白古人

戲友人作蒼鶴

天下皆知鶴皆白惟君何意墨其身應憐皦皦者易汙故將然
意悟時人更顯無心待品物形形色色任天真

登清源次馬太守韻

行行行上北山巔始信人間別有天紅日當頭真可捧白雲看
袖似相牽細思田土年歉物何似清源一滴泉我欲便爲插隱
計壯心未忍負青年

同黃石二生遊獅子巖和陳少春韻

一上獅峯四望低恍然身躡九霄梯風塵何意依來會正爲攜
心自在嗒然對乾坤疑有語道恐先哲愧留題預期更向清源
去去路相將莫道迷

寄張廷實四首

夜窓論蟲有引在京

六月初二夜青燈獨對紙窓外有蟲欵扣欲入者久之傾聽
其徒勞而不得其門也然苟納之則夜決然赴死地矣不忍
也口號以諭遣之云

爾蟲勿貪性是刃燈燭光迷途始禍福得路將自決去去勿戀
護朝來朝太陽

答林符用江湖念亦在京

每見江湖每使生胥漢心比心固未穩有瑕莫能任豈惟吾身
病心亦久清陰未須論世事歸去亦自鍼
因見江湖而轉得天地心天地心如何玄默行古今大德自敦
化川流本靜深百年等旦暮浮霧浪自歡胸中無若水安得商

家森

又和滕古甫見寄

平居喜誦古人句男子要爲天下奇知愧年來三十四正是應

溪作縣時

興動時亦嘗試吟一二詩第清於此段工夫

甚缺因詩伯扣及以請教耳詩雖不足言然
區區心事亦略見於此非柔出處之間即是
爲復矣

題盛用陽師省卷

我覺師省字惕然中不寧悠悠老將至省身愧未能惟昔有曾
氏三省日有恒惟今有盛氏乃能上師曾師曾固非難師曾亦
豈易省身勿泥三隨地安着己柔者思不隨剛者思不屬操術
必求精濟人不謀利如此類推之一息不容已此心貫萬端疑
即一貫地人品夫何常希曾亦曾矣小子嗟後時羨君早立志
從今創脚跟行遠必自邇

同年會

愛我同年會會下皆俊英入同奉天殿出或各卑城譬如一家
子腑肺親弟兄或内而侍養或外以經營戮力家事理所與家
和寧丈夫均讀書使擬科名及其既登名豈徒娛一生高科
一時事千載有汗青富貴無所樹風花不百齡端居時獨念宇
宙事非輕皇天生我曹豈我私聰明氏胞并物與此責在吾生
昔年臨下業一一皆典刑少者忌謙踈老者戒官成願言各自
愛年弟復年兄

題雲谷室

山青青水森森白雲一片卧空谷卧空谷兮渾無心乘風起兮
應為霖

秋江送别

我愛秋江水一清清徹底清波静涵萬古心清混一泥直千里
君今從此發脩程我聊贈此淡中味

和張大尹登最高峯每句上四字皆張詩

身在翠微兮我意登泰山之仲尼眼空滇渤兮而亦收其吞天
之勢以助吾胷中之奇足躡青冥兮遂揮長風而直上手扶紅
日兮光光明明於宇宙間是曰男兒

題商山四皓圖

郊會儒生落秦火諸公正在山中卧咸陽宮殿三月紅諸公同
裏白春風馬上英雄鏡吾黑髮不到商山下獨憐帝子意未
展一至漢廷力回天君不見李斯韓彭皆菹醢泰皇漢帝亦安
在當年商山四老翁至今人間往往想䒭采

洛江行送業師

我有先生學行獨不群精詣堂奧動八閩我竊緒餘尚一籌嗟
吾先生兮始自貢途充國賓先生不見伊吕當年無科第自有
功名萬古新因龍若際風雲便方渾爲水可勝身雖然先生早
了塚中趣否泰由來都是春此行如過成都卜只問忠與孝不
問屈與伸

題顧陵送别卷

我未識江生而知生之名生年始十六文來動群英乃父嚴州
守吾學見之行承家今有子其路擬祖仍吾友阮君浩楊欽及
其兄與生同筆硯臨别莫為情千里馳書來祈我贈詩楚詩以
道情忘不以供人事則我非吝鳴何以塞君意雖然仁者贈言
古有之要之其言不必奇嘗聞君子學爲己請贈此語當篇詩

壹園景

崇山巍巍矗入起根盤不知幾十里萬木群然山之巔其中大
者挺然長幹而繁枝明堂之棟庶可擬遠山其勢漸微遠望峯
直聳青霄褒丈人結廬種山光閑來呼童携竹杖出門一徜徉
飄然緩步首青雲上意欲乘風至

帝旁一得至
帝旁俯首職下方何處民窮何俗陋誰為奸惡誰善良使臣奮
起今日先攔手為茲民胞物與一鋪張鋪張畢奏吾責塞然後歸
去來兮舊山河千駟萬鍾奈爾何

題洪氏養節堂

慈母人間非不多慈而節者能幾何洪母之慈似亦少慈不徒
愛愛而教一燈母子共分光母讀子讀影相弔若其操節果何
如為命夫家世業儒我今僮若差一念萬卷家藏業無餘天地
一逆旅百年能幾許夫在則視夫夫亡則視子但願子有立夫
死猶不死妾身自分止於此吁嗟兮洪君君母之賢世罕倫君
今莫計位高下只取胸中一物真我聞立身須以道善名是顧
親汗青豈必皆達者未討眼前但與伸我亦為人子年來已度
三十春家貧自少事章句父母力家百苦辛往年吾祖已捐棄
臨行猶願孫成器而今一第亦宜擣痛哉吾祖妻在矣祖母子
今老色深念之中痛不能任雙親四目僅一子況復寡學仍駁
駁平生學力盡虛耳世事頗迷無與比靜中自失復自悲授之
以政將何以毋覺程朱性理書讀後一意貫心期古云三十骨
骼成經暴氣質若未移顏淵三十德行立鄧禹三十功業卓我
今二十何為哉少日已去老將來父祖撫育良可哀為感洪君
新母苦寒燈獨對淚如雨濡毫不管詩家數為君並宜傳心語

四哀詩有序

成化辛丑予自京師南還以病少留嚴州嚴之士就予館問
所疑者二十人其中楊氏二子銑鈇最敏而屬夜讀書至三
四鼓日不復就寢予固期其成而嘗戒其過也越數年鈇領
鄉薦而銑以病卒其親友皆曰是過於苦學所致噫死生有
命固已獨不曰守身為大父母惟其疾之憂乎知所以為學
者正不當爾乎今不得九原而責之矣獨念其正身刑家之
化有可言者銑病亟妻陳氏年二十四哭曰婦人喪夫其初
誰不云守節但不保其終耳且後日守節與否死者亦安知
其能悉哉遂潛入室自縊死既蓋棺而夫目亦瞑遺一女鈇
育之未幾亦死鈇哀痛兄嫂而不能忘也因求大司空鍾泉
胡先生大司成雙溪劉先生為序為歌以存兄之名以傳嫂
之節以伸己之恨予素不能詩文適覽二先生之作懷昔啟
今自以其娛也不揆而續貂焉而乃追尤銑苦學之過者以
鈇此病超或未盡該也設有譏予不宜用死者之事戒生者
則豈知予與鈇相與之情哉失言之咎吾寧任之四哀之目
見胡先生序云

一哀兄

古有二宋與二蘇我慈二楊亦並驅銑也早逝鈇也孤霜月哀
哀孤鳩呼銑也之逝何早乎旬日期盡萬里途

二哀兄郎師

昔日小蘇與大蘇對床僃約老不踐生今此願不可穗青燈獨
對讀遺書讀書之意竟何如立德立功澤八區顯祖宗兮大門
閭伸兄遺志無使孤

三哀嫂死於貞烈

一死人生所必有佐逆偷生多白首往往仍出儒紳冑到此乎
顧不可究娟娟女兒閨中秀夫危未絶命先捉所決夫日得親
覩青天白日九地透至性獨能全所受寧知身名朽不朽嗟嗟
未世多益儒如此女兒真丈夫若夫昔也嘗師再吾今以若為
師乎

四哀姪女死於孩提

兄嫂相從九地遊獨遺孩女哭啾啾丁寧内人勤恤收古有伯
道若知否神理茫茫竟莫求掌中珠失竟莫留骨肉之恩竟莫
酬此恨此恨百年何人瘳

雜著

管見上堂尊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
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
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
夾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蕩然無一可仗天之意其
為此耶是謂此病證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忘危紀
綱日以廢弛紀綱日以頹則士風日靡士風日靡則民力日瘁民
力日瘁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
政使無邊境之警亦將有境内之變故今日急務在
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
朝廷既正鼓舞自由奮發自勵矣何謂紀綱不振患不能周知
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　清寧宮災
皇上躬自修省又誠諭群臣令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
請以
皇上所寵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懲罰而更賢共理此
國亦儉者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己曲相彌縫竟使
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柰何公論所指曰某
為姦之首而姦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矣曰某為佞之魁而佞
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所以疑以應天變者僅言事
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
皇上所親目而如塗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於其他之
可以游詞浸潤瞞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乎是雖不能悉舉抑
亦無待深言今即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
不汲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討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
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亦手之填委而避不

汲恤也尚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非但大姦
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
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室厮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
萬計此皆為民害血所萃也
執建鐋錢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牣於帥將之家
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屬騎一至而邊人身兼
一掃空矣諸若此類甚亦不能盡言也竟今日中國之虚實四
夷亦當知之過半矣其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是慮前世草木
閭英雄往往乘閒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
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

及時振吾紀綱以拯救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
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
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嘗怪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
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
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孫將
朱元之妻槐錄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求乞全其女
命唐主批曰只許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
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況以今日堂堂天朝幅
員餘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明振
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

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蔡京輩以贊其政遼人聞之戒其邊
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
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為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
平之戰觀之雖一按誅敗將何徽樊愛能等而兵勢遂赫然改
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
命脈猶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
則又佃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
正讀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之末而後存理
之功其樞要則皆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
一書者其聖學之藏竇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九經官紙

居之際終身踐之服膺當時時記服不必適求新使其言蕩
然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而遍見於應物之間然後得存而
天下事皆可無侯矣是則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日日而正之
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
而患郡縣之不治不患節率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第
國家先務其大者此三言粗疏無奇亦敢敢為當者所採以獻
者之計伏惟大臣為
上也其採其意而更為詞以獻
上耳

又一

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為尤甚其當務為尤甚急且
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
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梟將不振於未戰
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
既素為敵之所窺敵之虛實莫足為我之所畏今欲救之須責
宜遣朝官以須給不必素關由於將領私役宜嚴委官以防察
無事則築為之逸遊非親得傷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
兵部根查試中者乃選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請罪
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條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
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祇慎
舉紀綱振肅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者儂智高屢敗官軍宋
一用狄青為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
漢立誅敗將何徽樊愛能等而兵威無敵於天下卽其將帥討難
臣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文臣監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
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根實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此非經世之大本以亦救時之急務也謹其要務以備采擇之
萬一

自箴一十四條

夫世俗者禽獸之所休戚存亡之數也
而股百骸身之所仗也惡惡者所以有也心術言行身之精也

其養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廣
發焉而已矣多言何為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而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此語其雖不知誦之傾言行者鮮耶
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動之末因仍造次之間故君子慎須除
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數之算或一日而遣數百年之信
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會特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
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斯須不離乎正大則俗所謂吉者亦自不我離於斯須矣雖或
不吉猶吉也斯乎必然也天地不能違者也
虛而一實矣
最要靜令靜本靈
步步是理卽步步天堂
蓋闔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傾耳故仁者靜而
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
分陰不惜坐久不如當事臨機口耳無所聞手足無所措
不學無術之弊至於赤族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也蓋凡接一切人應一切事皆
當以仁為主至於仁之行不去處便有義以裁之義較不窮

[illegible]吾多嘗遊嬉……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
此學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書戒五條

吾輩書亦其佳子孫宜念之善讀之則忠臣孝子碩德奇才之士皆自此出不負吾所以積書之意也不善讀之或僅足謀祿利而已行槖無關物論不與書於攻竟何有哉吾鄉士亦無嫌矣

讀書貴乎以序而一一則可以致精精則有得而著己矣學不著己雖多何為

前輩云學者先務何嘗可讀蓋此教公者雖未嘗讀書亦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吾嘗見有賢害善於筆下知流而實於其身不得毅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務擇術哉使吾輩生今世吾知其亦自不能已於讀書但其讀之得術耳

書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為也然既有是心矣又自不容不多知

書籍視他物尤須愛護小學書載顏氏家訓一段盡之矣其借人更須慎

與郭文博書 乙丑

令文博書來欲得京師中好文字議論以為進學之助吾自到京一向匆匆未有可以答來意唯天官冢宰王公來朝士大夫皆以為方今第一等人吾頗得其教愛許吾呈其訐賜之柬論問及書史多有可發吾人志意者因隨數段錄寄

其一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召問予以大學心有所忿懥一章之旨予具述舊聞以對公頗然之因曰今日當講先生於此數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所忿懥則忿懥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無箇事有以激其忿懥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懥耶即是有所忿懥則忿懥即著於其事矣又安得謂之無事而先忿懥耶予竊公此說極精切苟非有得於體驗者言道不到此故錄以公且微笑當日講先生未必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其二

中庸道不遠人章自詩云伐柯伐柯至君子胡不慥慥爾公亦疑只是一串意[illegible]忠恕貫天下之道如何只把作愛人一端之事吾故竟朱子或先入於張子正蒙中所載之三言也

其三

論君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不以予從說為然曰朱子之說亦未當也忠恕不宜分貼一貫曾子本意是謂忠恕一理貫天下之道而無餘者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不知朱子若得聞此說又以為何如亦可見此公之高也此方是

真學問旨乎。

其四

孟子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公亦以為上句足以義制事為外之功。下句足以禮制心為直內之功。此兵曰盡之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其五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公亦謂朱子所解恐未嘗盡孟子本意言凡人之無智慧者心常安泰不知憂患若安其危而利其菑惟有智慧之人則心便常存夫憂患故獨孤臣孽子身獲乎逆境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能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行無不得也。此說如何。疑朱子解恒存為常由存字與由字義本相遠。此亦可備一說也。

其六

易繫仁以行之公亦欲主當由理無私之說謂受字狹但覺以居之欲作寬裕以區處之此說未能無疑

其七

繫辭傳之說用多未能合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凡於書詩常言我亦兼考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於人矣。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善老而不衰者其有得於學問之力益信矣公今年七十四

其八

有一給事中奏請求天下之異才者。事下吏部議公偶問予曰此事當何如議處予謝以淺陋不足與此等言論公固令述所聞於朋友間者諭云何予對言異才先儒所謂曰古不多得今日上之人雖未可能得當世之無人然亦不可必求其人以實其科竊以為精擇之而已顧至於天下之人才因上之有求而妄應其選以邀大自衒而已況今天下人才大槩以科目收盡矣此外所遺異才宜不可多得然清亦疑天下異才或不入於科目但恐亦須以試而知先之於舜且歷試之必若求之於林野亦當先求於庶官之已試者也

其九

公又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率隨時之界平而往已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入便舉而進之於學官矣未幾作經義而成篇便得補廩以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觀便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將軒格之慮蓋識見既淺踐履必疏規為必粗非所謂保一下經以食之者也況自始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

者壽躬坐此病今日雖知悔前之失實難抨拾之患矣公曰
然吾兒子李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於
仕且令讀書鍊書閒閒世務其他日得實用耳此一段似有益
於吾輩故詳錄之

自警詩

自惟讀書廿餘年于今始解書中意往閑世俗誑未淨綠道誠
書爲倍利呼嗟讀書只爲利是亦商人而已矣古昔聖賢所詔
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絶胃昶方能女夯若然氣方能
做得人間事彼志美衣兮沐猴而冠耳司馬相公何等人魏晃
那被甘布被彼志美食兮多是喫同類人能飽從骨者誼

之中有餘味政志宅室婁華居冠公樓臺同地起丈夫以宇宙
爲家道義爲安宅師或志田宅遺子孫財而多財亦損志翻
西所遊惟有白雲乃百代宗其神此外或爲縣居推崇之關
允所思謎雖時彼繼宗之官能不務其[illegible]呼嗟復呼嗟世上
榮枯縣百年人生若穢有千把古書思之吾將哀若復不堅須
早遊經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茲書此我[illegible]誦之每旦出之分
用提吾耳慶[illegible]不至甚見斯

寄張延實

別吾延實又美得綽然先生頃寂達日私以之仰天何也旦曰
頃西東致說嘆下未[illegible]附上懇見一二代百論田便示可

至此向日所得宋如官來集紹及次韻白沙老先生諸詩已
領感佩感佩
人之一身亦微矣而乃其能置於至高與天地參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且看聖人是甚麼樣下工夫我輩
尚何以自誘矣
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旣有此
心則自不容不多矣
天地人物樣樣皆在靜上
道學乃造化其物也數蠆
透地穿天木石眼經邦濟世水雲身
心會實體天授現在到窮時見本然

與執德輝

古云三十年前好用工吾人年且三十矣將奈何昔項羽之拔
趙也旣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戰勝
之由此遂霸天下夫羽無足言也然能決志用勇有於死中求
生如此是亦學者所當師其一節而未可以人廢也淳痛猛[illegible]
擇從于遊將歸求予言以警其情予始爲借糧論之會君[illegible]速
忠其亦以是語之也

贈鄭烈溫病學[illegible]

[illegible]

以天下失其上下之無不可為之事矣
凡能為百姓立久大之利者莫非作之於旦夕者所能也
學者平居嘗志不得行道一旦得百里之邑而君之多有不能
就之意是以欲一處割公卿者邪要在其為可也借曰今之作
縣者從此資公卿由此而出者多矣謂非進擬之地其不可也
夫
自古卿相與草木同腐或沒更於世者何限而卓卓之大僅以
一縣令名萬世其後來亦多至卿相要其初心但知為縣令而
不知有卿相也
辱諭處當塵言館閣當何以稱求益之盛心適歸來夜已深猶
意未云發行在明早拙才有違不能放又草草如拾碎耳然何
事於此吾溫御平昔所望於書多矣

廬墓文移一條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蔡　為廬墓以終
喪服事據饒州府呈據本府儒學申據本學廩膳生員周鑰呈
有母董氏於弘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病故至次年閏七月
二十六日父又繼故鑰居喪三十九箇月母喪雖終父服尚缺
一十五箇月況廬墓未滿二年痛哀之情不能自釋云云如家
呈乞姑容在外廬墓終補父服等因備呈到職參照先王制禮
一人容以有過不及之差周濡母喪幾一載併從父則父母之哀
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又一切喪葬俱不容不並行
於外矣今乃欲於母喪二十七箇月之後復備父服如數則是
方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且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
乎宜無是理也蓋雖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方今三重昭昭
文執攸同自用自專常刑罔赦吾所期於鑰者要在為善於獨
不求甚異於人使無名過其實乃為恰好不謂此舉乃涉迂怪
也故為直之使知所處

答洪元達書凡十三段

承元達書一通及問目三條見之知學識進步至喜也前二
條所問難關理致卻容易剖析末一條只是度數之間然頗
難分理自克忠到數日尚匆匆未暇厝答茲遇人使且就來
條所問述其管見其前二條稍缺亦當寄復以相質證有未
安處便中希更不惜駁難如此往復最有益也

其一

按孟子註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則周正月為夏十一月可知
矣是乃所謂天正者也不然天正之正字何所安著商正義亦
宜然但恨窮閱未博不得其證耳

其二

易臨卦本義云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其以或曰冠
之者不與前說也前說是謂八箇月也非必以周正言也然周正

於遯卦之六月亦適謂之八月但文王係辭時未有周正耳

其三

春秋胡氏傳夏時冠周月之說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每讀之覺其曲折費力終未能恢然於心或意經所書王正月者蓋謂時王之正月明其非夏時商時所謂正月耳爲自夏商以前便已有三正迭用之事矣夏書有扈之罪云怠棄三正可見矣故夫子於春秋有王正之文歟想王正二字亦有自來不必是孔子所立也

其四

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當時又嘗疑之其說見春秋大全註云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耳愚謂據朱子說則周時之所謂春非夏時之所謂春亦明矣此說與今胡傳不同

其五

正字既可推移而迭用春夏秋冬疑亦可隨之而推遷矣設使今日乍以十一月爲正月人必怪之然久之人亦必安然以爲正月而不覺其異矣使今日乍以十一月爲春人又必怪之然久之又必安然以爲春而不覺其異矣試以他事試之便亦可知但周正終不如夏時之善故夫子私以授顏子曰行夏之時若夫春秋所載皆周之事其從周似無疑孔子平日以生今世反古道者爲何如人顧於尊周之書乃自犯之乎其告顏淵云云者謂若得邦家而制治則云云也胡氏以爲此日者行事之驗也愚未敢必其然儻如其說經文不用書王正月矣而又何謂作春秋以尊王也

其六

胡氏所疑有二說一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是未知有三正迭用之故矣既改正便當改月數也又周詩七月篇亦有用夏正者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

其七

又其一曰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秦百事不師古顚倒錯謬何可援言其以亥月爲正已是不識正字爲何說矣則又安知改月以從時乎縱使改十月爲正月亦一張顚錯耳本無足深論也

其八

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未盡善也孔子春秋不之改者據實而錄也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又全無謂也朱子綱目不之改者亦據實而錄也周改正春秋於歲首則從而正月之秦無所謂

以正者，綱目於歲首則只從而十月之。此亦可證春秋於周月數未嘗改矣。使胡氏修綱目，亦將以夏時冠秦月而謂之春正月乎。其曰冬十月者，又秦之不知師古而偶存古之一節者也。然此無足深論。

其九

又按莊二十八年冬，經書大無麥禾。胡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有司於歲杪會計歲入之多寡，然後見也。此說亦牽強而析之，蓋經所書之冬，即夏時之秋也。其與夏麥併言者，文例也。若大無麥禾，為指在倉廩者，則大有年亦為指在倉廩者乎。

其十

冬十月。既云建亥，則月數用夏正明矣。此節無所疑者。自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至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俱用冬十月為歲首。未聞綱目於漢武未改制之前，一皆以夏正書之。大槩然也，但正月之正字為虛用耳。

其十一

四時及各月數雖易，而甲子未嘗易也。故夏正月建寅，周三月亦建寅；商丑月建丑，周二月亦建丑。知此則知今年辛亥，須管到建亥之月，然後今年歲君始滿，明年壬子亦須管到建亥之月，然後滿。今俗以十二月交春時為滿者非也。所以千歲之日至，必以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為曆元云。

其十二

大抵周時雖以建子月為正月，然天下終有呼為十一月者。餘做此。故左傳載僖公五年卜偃言滅虢之期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而下文即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林堯叟註云以星數推之，乃夏之九月十月。晦朔交會之日，夏十月，周之十二月也。是周人固以周正紀事，亦或有時用夏正矣。蓋公家記事必用周正者，時王之制也。私家紀事或用夏正者，以所自來者遠也。而亦可見夏時之正，有非周正可及。在人自有所不能置而不用者也。千古聖賢所創法，皆不可據今所便而任己見輕改之。以周公之聖，夜以繼日之思，其改夏正一節，分明改得未盡。若況他人乎。

其十三

三正迭用之說，似疎而通，且亦有據。其試思之前二條，得證更欲為說。若他有疑處，可寄來商量。此段可質恒讞，亦可寄示仲啟二友議之。

聖人心安於正論

昔有問於程子者曰：形貌恁惰而心不慢，可乎。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賢因是而得夫心迹相符之論。今觀魯論記夫子席不正不坐，而先儒謝氏以聖人心安於正釋之。嗚呼，心迹之相符也，審矣。蓋知人之箕踞由於其心之慢，則知聖人之

由不正不坐，由於其心之安於正。此其心迹相持之理。正可以
相形觀也。愚故特舉程子之言，以發班氏之意。於以見學聖人
者必自治心始也。是為論

劉項論

或謂劉項雖成敗不同，要皆一時英雄也。愚竊謂不然。夫英雄
以識見為先。項氏當垓下之敗，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且羽既
以天亡為非戰之罪，則自古之亡者，如桀紂如幽厲，可數也。其
果以戰之罪乎。而帝王之興也，又果以戰之功乎。此則項氏之
識見也。項氏無論矣。高帝大風之歌曰：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嗚呼，王者之守四方也，猛士而已乎。此則漢
高之識見也。雖[illegible]未到英雄本色也。

岳飛班師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能著，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
無復論矣。最[illegible]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
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屬，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矣。今
乃無故一日十二金字牌趣班師，此非檜之為而誰。檜為之而
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謂此也。
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亦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且其
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
無故入姦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為
君父兄為念，果何說也。吾為國臣子，當赤心報國者也。則有成
命在。又民遮道慟哭者，聲震野，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
得已之計，毅然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姦臣所
制矣。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大權姦可畏，高宗之不
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欲其身有益於
君，則為之。況污其身，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為正當用權
以濟。且寵表而謝，極陳將之難得易失，不敢自陷于姦臣之計，
以負陛下肺腑之託。而定吾國家萬世之基，隨奉鞭而北，藏此
而後朝食可矣也。胡為乎竟以不得權留一籌自將哉。夫徇君
命之虛號，與為吾君報萬世不共戴天之讎之為忠也。且古田宗
之所以忍與金和，而金君公將，亦惟懼吾力之未足以克，而反
速禍耳。今吾自料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匡報吾
君，以為如何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上於朝。將士
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特蓬頭跣足，出至國門，上表自劾其
違命進兵之罪，藉藁以待。如身碎骨粉，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
畢矣。倘必吾全，則從此乞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
除名不敘之類。曰後有違君命，若雖能成功，如此律。若是亦足
以存王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來世矣。蓋其跡行雖近類
桓溫，而心迹則與溫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
夫雖出於不得已者也。苟果不得已，而猶不用權，雖聖人無以

迹乎而聖人亦不立權之說以教天下萬世矣况公當日之事尤非可以一夕姦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憲天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能大過人之事不厲於人也故微矣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獲失刑而放之自艾而復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終不聞有以為名教罪人者使公當日而出此其為歸子忠孝耳又非有廢立放弑事也誰得而罪之也夫大丈夫建大事初非拘拘能為曲謹小廉所制縛誠哉青天白日萬世一日也所責乎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辭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身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恥之志既酬而後為偕所害是亦為公甘之矣

臯陶執瞽瞍辨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執之之說是猶未能釋然也夫舜君也臯陶臣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瞽瞍既是舜之父則亦臯陶之大父也不然亦非臯陶之屬而為臯陶者乃但知有舜而不知有舜之父知有其父而不知有父之父執之而已矣思恐臯陶於此或有所不安也非惟不能安其勢必至於使舜棄天下以逃而舜之逃實臯陶驅之也則一時之天地神人其將奉之誰乎為匹夫復讐罔義也以一匹夫之故而致廢天地神人所依歸之聖主於權衡得乎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舜父殺人臯陶必執而殺之舜亦聽其執而不禁焉如此乃得為直乎夫臯陶明刑以弼教也使天子之父殺人為之臣子者必執而甘心焉斯亦可以為教者乎凡此皆愚之所展轉於心而未能冥得聖賢之意者也然則桃應之問也孟子答之當云何竊意孟子當時只可答云若舜為天子其父必無殺人之事也如此則絕不費辭而已足以但桃應之問矣設桃應復曰瞽瞍向者嘗欲殺舜矣何以謂其必無殺人之事也則將應之曰欲殺舜者未底豫之日也瞽瞍之未底豫也舜方如窮人之無所歸其肯安受堯之天下乎既受堯之天下則瞽瞍底豫矣瞽瞍既底豫又安有殺人之事也設桃應復曰瞽瞍未底豫舜嘗妻帝之二女而不告矣受堯之天下又安知其必底豫而後可也則將應之曰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孟子固有是說矣然無後與殺親其罪孰大易是舜乎此又愚之所未能釋然者也且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又可為天下君乎姑記所疑以俟達者

衛武公孟子孰優

邵國賢述古人問衛武公與孟子孰優稍謂武公實踐之學與天子無以過其人為王卿士信無瑕可指矣然不聞有大儀立

於天下後世也使孟子得君行其規模運用當有斑斑精妙者
皇極之理不但如斯而已也抑六合之內上有天下有地中
有人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及
周程張朱之數聖賢則盡人道立皇極於此而上配天下配地
更無所與讓者也其餘哲哲則衆似紫微垣中諸有名大星宿
環拱乎帝座者也曰然則詩謂魯聖武公又何得爲孟子羅邪
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獨不謂之聖乎但明有功德於一時則可
孟子則有功德於萬世願學孔子而不爲夷尹者也故筆我韓
夫子皆於堯舜是亦可以例矣

論詩

詩學在程朱當爲後世主張了亦何亦況衆人作律詩夫詩以
言志耳豈必用乎偶對偶而後成其言哉既拘對偶則有言當言
者以不詩格律而已之又有不必言者好以湊押層律矣是何
趣味是何道理其始則爲律詩者必非有大人之志有不俗之
見者也不可復以義士

應天威銘

應則威仲清風先人當舉動行其當今之行也如神不然雖周
公之才美與師尹之勢位匹夫或能勝之也譬之神龍失水抑
予非不能論理而徒論其利害也論其利害斯尤可思已是故君
子靜而今命爲書寫投部貪爲闕風而群侮亦自賞事而無
所係累矣

靜生明銘

靜則生明方寸之府天朗日晶坐照來物物無遁情比女知靡
醜母知羅邦公知杞髹君知荊爲蜀山人爲董五經不可虛思
盖人心本天地之至精惟靜欲定神以養之而不爲物所蠱則
自然其發愈不然害昏跡空雖泰山在前對之如象刻無形之
至理與未來之事哉嗚呼我儕曾其人固已會之胷中矣書焉
愚且勇以爲書座銘

[illegible]先生文集卷之一

書

寄杭州上瓊山丘祭酒先生書

清自拜别而南再閱月矣念親庭日近私心每以自喜而顧師門日遠則此心又有不能不自惜者何也清生於遠方自其少小始解人言語即聞當今天下有老先生矣稍長頗涉讀書時將從長者求得老先生所為文章誦之雖淺陋不足以窺測其奥然竊見其詞氣老健理味悠長而光明閎奥正大無奇語僻難字而亦無軟態讀其文者皆慕想其爲人想其胸中所守確然而表裏洞達當以氣節道德名世者也於時雖未由一挹敎風而心則以爲依歸所在久矣顧賤隷縣庠仰瞻天人何由識閑凡更讀春秋乃今得至京師群四方之士以觀盛德之光於闕橋之下而又得在與進之列時賜敎叔以開發其愚昧凡平生大制作欲以訂既往以嘉惜來者皆得而伏讀之於是向日之所慨想慕望以爲可仰而不可親者一朝爲知己清自念亦幸矣用是深願得留供洒掃以卒業焉而鄙人家宅之私竟有以奪之會大尊將遂賦歸百年之幸忽自奪之他日尚能必得其門而入耶顧彼四方山林之下猶有志者仰請業而續緒文尚欲奉先門庭一領餘光而不可得而清也遭遇若此乃亦自棄而歸然則是歸也尚得如老先生若爲之依歸耶縱能私有所進而竪空杜撰其能幾何耶此清之所以怏怏而自惜焉者也未審近日尊候如何清途次籍庇粗安第近南來天氣頗熱舟中不能常親筆硯所命批點易經大全八冊尚有一冊未完負罪負罪清竊謂此一經者當時諸老纂脩既不依古易編次如彖曰象曰等字至今不知何謂而所采諸家之說又或多非於義理而乖於本義至朱子有向前未定之說明與本義不同者亦多搜採以備成書使天下學者猶或紛於多說而靡所適從似於古人所以一道德之意猶未也嗚呼當時諸老何人也猶有此憾況區區淺生俗學安敢有所是非於其間哉奉命以來兼任愧恐姑以本義爲宗而以尊命爲據自程傳之外凡合於本義者批之其非本義意者空之有雖於本義不甚切而實有發於義理者亦批之有雖切於本義而一意錯出者則惟批其一二而餘皆空之有本義意兼兩三端而彼僅得其一二者則亦批之有文采甚爛似於舉業可用而實詞勝理者則亦空之有數十句皆通而僅一二句未安者則批其數十句而空其一二句有數十字皆通而僅一二字未安者則批其數十字而空其一二字有連板數說無一切要者則皆空之有連板數說而無一不切要者則皆批之但主理勝不甚拘舉業要用也然而亦在其中矣至於訓詁名義之間大體凡例之際雖非舉業所急然切以爲此等處乃入門知學者尤不可不理會故亦

從而祧之若其中間字稍有可羼則皆羼之矣所恨性質鹵莽
工夫尤極鹵疎殊不能得其精當以副尊者徒能用其一己井
蛙之見而已竊料朋友間見之必多有不合而疵議非笑者然
而區區謏取之間蓋亦未嘗無說也惟老先生清暇時試一過
目而加增損焉則幸也獨繫辭傳一冊義理最爲微妙衆說尤
爲崢嶸聞嘗取而讀之乃有思量積日而竟不得其歸一之說
者故未敢下手也夫上下經義理非獨易於繫辭傳也經中一
畫一字中涵天人之祕亦爲可以易言但却自爲條項可以逐
一理會又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既曰材曰動則有
逐可尋矣若夫大傳則多取源頭大道理發之動數千百言所
言者或三才之道或鬼神之情狀又或先天後天當否也此豈
淺生俗學所能定其說哉故使有得於言一亦豈能自信其必
然哉故此須老先生自裁之或更命工夫深者理之乃庶幾不
孩讀者耳清固不敢非特以朞中天然不及爲之故也遂命於
河南李訪海大尹冉欲以附之竟不遂今至杭州因以託張鴻
臚云

與孫九峯先生書

清所以見惡於宰王者一是賀王壽之且不得已偶去了朝服
中蔽膝一件爲無其服制異在朝行於　親王者不同而與行
於
皇上者無異也二是三司官欲用初一十五日朝王而於初二
十六日謁孔夫子清乃力請三司勿拘舊例俱用初一十五日
行禮乃先謁孔夫子此乃以正禮處王王却疑清有他意於其
間也三是王府有援於林待用都憲者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
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不
知清碌碌凡品豈敢望林公高致王亦待之過矣抑清在官無
有長矣然亦皆可對人言者固不之恤也四是王素知清無學
術一日於宴待間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
爲猶嘲其初意蓋
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也至於奏討護衛革清官府
已知爲王攘招而同僚又有秩府相傾者竟無敢一語及之王
乃率三司逐款構有使言明欲誣以非議
詔旨之罪清故因同僚之論亦明言王者不宜輕易發言
朝廷按察司官藩王亦不宜輕易訕詈且王此語必得之人所
傳言若所傳果真豈但可發之於三司便應以聞於
朝而罪之然傳言之人必得以爲譏固未可輕加誣也爲此累
不敢輕自服以取容隨其多方搖撼作冷作暖自信有箇理在
也特聞此王府中諸猷左道俱有撥置一旦死於無名則非惟
有孤
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關祖宗所傳付下繼

族姓所繫頼希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憂也故遂失意引疾致仕耳此其大畧也餘不敢盡言想近日江西人士至京傳說不一或有失真而感知舊之聽者便中姑畧及此盖清亦不得已而致仕耳豈是能高者况官任提學亦無用别求高名也若有慕於高則驕傲矣清不為也但今得遂其退亦幸之甚矣相見知無日遂次瑣瑣代面心照可也自知而笑之可也正德三年正月日某再拜

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

清家居時接學周時可先生嘗為清道及盛德云某禮拜叔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譔錄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闡發與近時人所刊行述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動向慕不能忘第恐下之質不能遂耤是以私淑為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當世執事與黄巖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意知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奈之何哉使斯人當日得盡行其志意以為伊周格天之業宜亦不遠而竟止此謂之何哉吾知良工為之苦心甚矣編為之收句為之釘今日編集之勞不減昔日著述之功矣遂使其正學其義烈今得與日月並垂光於天壤之內人人得而仰之自當為古不磨即此亦可以見道理之外利害成敗所較終不多古今真可以旦暮視也理長於數亦明矣而執事之功亦於是乎有不可磨矣姑清得覧是集時以為執事益遜志知己也于時草門私願只欲得執事其人當路為斯文宗主庶幾得以幸斯人而今日執事所位寔宗主斯文之任也豈非今日世道一機會哉清知執事自是得以為斯文出氣力凡關繫世道好事在所得為者皆不久次第見矣近之為國家生長人才遠之為宇宙春秋是非進之而遊斯國論贊皇猷以盡出其素蘊者蓋皆自有其地如所聞近日條上六事亦其素節目也昔人只云仕宦當作執金吾執金吾趣味如國子祭酒其小大遠近豈可以同年語哉此天下知執事者之所為共快固持大有期於後來也清向得見執事於劉時雍方伯所繼遂進拜於朝房以十數年之仰慕而幸得瞻望於一旦乃又若淡乎其情而全無所云云者清自知固甚明恐執事過疑未知清之愚下而與進或太早耳蓋清雖有慕附之心然慕來慕去至今尚未得所慕到手今此之來碌碌何為耗是為升斗之祿從事饋食以求免責而已故每見賢人君子謦咳間亦不欲多及好人好事有似乎厭言之者而亦不欲數數往來於大人君子之門者以受教未有其地徒多

程還無紕武哉爲賢者累也豈有志願脩舊屬者之爲哉誠有自知白廢之一私見意執事或未之察也因便覆其情云執事南行時清以臥疾任告不及拜送至京至又少從奉書一謝以素拙於翰墨尚未及也近者宋敎父陞主事改御史劉甚復命來京言執事於語次曾一齒及且欲有所處教直以行時執所拘制不及無顧爲孫其生得此益增愧悚聊因宋敎父從監行迫肅等奏謝未盡所言意者人復持此少布悃素庶幾執事亦得知生非自甘於棄外者云

寄周黃門書

南都別後執事之風神道德常縈懷日繫中清自拙發念想六七載勿勿從如數月其中安敢孔多百不知意分內可知不欲後進既而得親執事於壬戌登科録閣下與政舊籍晉陶兩關而中情相孚如春夫即今擢位黃門亦得行其道之地而大行所學使萬物各得其所之階也樂哉賢哉尊甫老先生九月初過此病中幸得奉對半日尋所以策勵不肖父子者深適倚至感心之感有難名言前此清有書托味進士錫齋特本渠未得行又有托陳克謙貢長渠又以中途得命留家下竟從只此片心猶有慊焉其爲孫也清自見其敗且弱無過五十而於分內曾未能一成立今故冒名操學而實學不聞道力不到心自知有多益於恥斷又益況學政所關學重愛審是病痛派父尸其位不即自引退者已於七月馳本乞致任今只待報到即行儻吏部或更行勘鏡延有相留意亦當纏有懷也適因豈城令朱君佐行奉此少申數年契闊之情病中不次不悉所祈心照外奉韓柳文一部備覽又程文及文移各一冊不爲知己者白薄其靦也

與陳時安憲副書

自己酉叙七月都下一別於今逾周二歲敬慕之心未嘗少忘去歲輪貢成官鎮以靖地方一顯堂見三位皆貢貢獨當清亦私録一通近日爲公惜者亦皆以爲切實精至之論也頗聞言之行不行其所關繫豈細故哉然自公發之安知其不終行於後日也且公節行政事色色出人他日將必有以慰民望者因寥寥小子之所願見者也林特用今已長於雲南前在雲南叙年威惠甚著下民敬信如神明林廷玉先生在彼巡按每書來輒推重且曰所知鄉邦中最出色者矣金贊伯儲靜夫在南都學行之重人無間言果符向日所論近又有王鴻儒者字懋學南陽人年三十二三學識不凡靜夫而勵志有爲又皆可望但自以學未成向論實見歎他日當有見於世者因并爲吾人及之意皆所樂聞也茂學今爲南京戶部主事忠因提學周先生啓行益注懷仰臨紙初若無可言忽不覺縷縷又清友鄭昇者湲官縣人今爲廣東揭陽教諭其學淳似不甚北人而其學最

王文亦自好行尤可重矣廣西若缺考試官此人甚所任也
亦周先生所知若公可協贊然非其有所求於清也字見之如不
缺人則已不宜同然也

上東山劉先生書

清戊午歲冒都下得拜送老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
絕命於途自分與赤松子為伴矣既而為
先帝所簡任士望所推最後復起為
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越趄前卻之態世豈止如近世名流雅以
一節自高者所可論其涯涘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
朝廷天下士夫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況重以
先帝之遺託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哉人
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到破世間黑白而徒顛倒公論以
鼓順私門而老先生姻黑事見幾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
君父之大恩欲以立士夫之表則固宜決於今日之一去也哉
老先生今日之去而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為
朝廷計為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清自別
去南都延二年家居又六年自知凡百有退無進日甘禍死於
下矣乃承老先生列位當道不棄使於今日之一官其何以報
覆山者日夕戰慄非可自如而令甥李生千論亦能察其意而相
之痛哉可不至甚得罪於斯文清亦自揣矣果才弱不勝便當
及早引身而退當不令重得罪於大人君子矣如數年以在草
野不能致書古云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於夕望三台清之情
正賴此耳因令甥之便敬此少布其私萬萬惟俯賜諒鑒
幸甚

與內翰汪二先生書

清不肖奉辱二位先生知遇及與進意良厚感佩何可當自南
京歸家僅數十日而家父長百病遽以故又不及俯聞吾君
尊來承教怙恃用感況清今服闋已一年然先父母之柩僅得
封殯而未成墳大父母葬失其地又未能遷亡妻亡兒尚寄淺
土近日伏見年二十復長百苦叢身家舊累重且志荒業廢曾
無一無可依以自安者此上之期未敢卜也茲因吳公便稍申
數語一伸情悃吳公真有古循良風居今世而肯如此做人如
此做官者絕無殆無世道之薄可嘆而信郡之多幸益可賀矣今更
末惟二賢千萬為
國家為斯文順時保重是祝

寄李宗一書

院學無人到以忠顧并有執感感來諭稱及貧病一節詞情頗切
清亦道病中念宗一也又忽得此情悰何如也然此事自有字
從來皆家君子亦不知是多多少少自受而無詞矣知宗之何哉
義命二字正須於此際有安者庶幾清貧病已二十年非小今

且宗一所素知而始終一貧彼負債纍纍則雖宗一有未盡知者
要不欲多及也舒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群生
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
之疏旁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今少宰彭公自號從吾
居士者素貧也賢者自結自餒自愛其身以有待吾一身亦非
止今日吾一家所取賴而已也大凡背孩多是內有慣觸不堪
火氣積出肉理所致背人困此者見於史傳多矣吾宗一何緣
有斯疾也何緣有斯疾也今雖窮不猶愈於遂死乎自愛自愛
清不能為子力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卧屋自題云命好
德不好王侯同畜生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秋非敢以德自居
也用以自愈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耳或府[illegible][illegible]昭使
增切貧悉後氣邑果何如注想如在目前

又

氣體肥厚之人飲食當要甘平味多病後更宜亦然此又養生
通法也清每年夏來一日之內常兩餐用粥得免瘧渴只此一
節亦不知是省了多少藥物耶冬亦一餐用之酒最能敗脾且
昏神宗一戒之氣體厚者能戒之久後自有一段分外精神令人
多不曉也李白王勃素嗜酒未必能助其興然其本原正大聰
明為此汩沒多矣陶元亮亦每自謂嗜酒然料其人決不肯飲
至昏醉故能全其真而見之文章者若是其沉靜而光潤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當知聖人之不得已處然亦不及亂矣

又

三代以降井牧之制不復又刹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紛紛豈
盡上之人大槩都不甚照管他號照管者竟亦未盡其道只是
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
田連阡陌由他無卓錐之地亦由他也則夫今之士者上既未
得有官者之祿下又不得為農工等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如
何得全不為一家數口計長遠而徒坐守窮餓朝不謀夕哉許
魯齋先生固嘗有言以教學者矣足下且有二弟可令事此但
要戒令勤恪不華如清則才然使身知有難者耳近日亦頗為
此費心非足圖免負財滋植但得免債負能自給斯過望矣
借人錢本令的當兄弟或親男營運生理此決不害義但營運
要取利少而平穩者是長策耳亦恐欲速不達也因便寄去云云

與黃稼齋石仲啟書

違程至承來翰及佳惠所得如何開看中庸序已舉一齊見得
與大學相表裏乎蓋所謂道統之傳者即大學之道也所謂允
執其中者亦止至善也仁義禮智之性道心之正也氣質之累
不能所以人心惟危也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者格物致
知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誠意正心修身也以天下
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不過如此是乃所以齊家治國而平天

下者也〇若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曾子而及子思元無二物也〇區區近來[illegible]如推得個孟子盡心下一篇總是自別後多年於俗冗紛[illegible]雖日看書尺得處無幾大抵性三十年前用工也二友勉旃

復李宗一書

自古九未及一面而輒以揖期相付者其氣味類其人所知而執事以施之清拜賜厚矣然惜執事之誤也清鼻[illegible]而一命上耳凡百不如人執事不知清敢不自知往者年歲少志氣[illegible]古對聖之時容有分毫不自揆之意今則愧悔[illegible]矣此其故何也念之可哀領吾林先生手教及味來書益知執事[illegible]揖河洛圖隱然有收功一原之想壯哉行矣百年[illegible]一切亦皆在所掃者雖乎此又不足以言矣[illegible]在不言中言及此清慙負天地君親愧負師友矣執事自愛不盡所懷一見何日附奉筆四枝墨一板表意耳

與黃[illegible]書

累承來書知所以愛助我意甚厚然友之言豈可多得吾雖未能盡行之然不敢忘也涉世甚難有德宜務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〇及得雜錄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illegible]之意惟今[illegible]則自覺見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衷面條然元自分明然用多費分而亦自不至斷所也〇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意不然形靜而心馳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虛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〇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〇此言吾未能盡行之但彷彿似有一二時覺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閑暇至[illegible]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甚喜虛之一字就是聖賢成始成終之道今且與足下一私講之[illegible]其是否人使可書復也此等言語足下只自知之盡吾平生行不掩其言甚多工力未到故隨時發則此等言語若為人作口實矣[illegible]今歲科舉未知足下與仲[illegible]了此否

與周提學書

久不覩[illegible]三山[illegible]春風之賜周[illegible]萬里之行吾黨乃聞[illegible]天[illegible]聞之有識者云仕宦常作[illegible]則以為得[illegible]為斯文出氣力為

國家生長人才又非其他官比也尤在[illegible]為之耳生既不獲一面聊以是一言慰而往[illegible]不敢遊也[illegible]

與陸[illegible]書

[illegible]何可存自甲子歲[illegible]某能嗣音[illegible]近至江西得[illegible]道一[illegible]千餘里自此當[illegible]矣且八郡之人至今[illegible]向日[illegible]

於今繼之信乎半而功倍也甫到任已數月紙是紛紛應
曾未有絲毫之方於學校間視公向者一日了數十大公素稍
綽乎有餘於人材相遠何如也願益為
國家為卷全自保重便中特此申意附奉小書數冊手帕二方
將不能盡下情

寄九江寄宗侍御書

自執事以疾乞歸生恩仰不能已若無人便莫知貴恙平復與
未後得孫元弼先生及饒侍御書貴恙又已平復但意望不欲
起蓋先生自有見也生非先生譚藹不得勝乎江西學校提労
才不勝重任日夕憂懼如蹈春冰恐有孤
朝廷任使及吾先生所以論薦之盛意矣心乎天不欲於紙上
羅縷惟先生便間有以教戒之又幸志同先生數箝不惜教戒
實其夙知同此感佩也適今袁州太守陳行且諸生試卷未定
近以僅具大畧不盡區區惟順時加重將來當有大為
國家宣力之日耳

與吳菴宋先生書

向者自浙江來知已擢湖廣右方伯繼又聞已轉左公輔之拜
想在旦夕王人得路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何膚喋喋有幸不
為君子所棄好辱收而置之教道之列銘心刻骨自不能忘素
膺下之資八今居關備不免與俗冗相遂往且持不類之心以
酬酢乎其間得一失百而又力未能自拔而遂去私懷淒恐
終有負於大君子之門他日雖欲自新其路無由且大期已迫
耳興言及此甚自慨嘆也向自南京歸省以家父素康強必計
之猶當得十年團圓之樂不意遽有今日之事復何言哉今則
是求助之人矣又何所不可哉且進既不能有分寸裨益於當
世退又全無以自異於流俗況且閑居閭自遠於勢似便且易
者而亦未能鄙拙之甚可知以此自知不敢復有厚望於當世
而僕僕為行計也聞吏部近日方嚴起復違限之例淸亦不顧
矣便中徑遂其私瑣之直如在父兄前語曾侍御恩並不罪餘情
陳通判當知其緊

與曾侍御書

伏在喪次遊寂殊路使節行留時聞不一自護莫會得復有日
不欲瑣瑣於書問間慶清宦膝月廿一日已奉先祖母及先母
之柩至二墳所本卜其日先葬祖母俟先母墳成之日則葬先
母不意臨期即有梗碍今改卜正月初五日葬祖母十一日乃
葬先母也初三日在先母墳所承本府羅同知遣官至寒家送
見錄二名云察院所遣者甥未得詳即以初五日葬畢回家過
府問故羅乃出院牌見示謹悉終竟驚愧汗汝不能已者一類
蒙惠俗人耳若曰頗知分不敢求攝所欲不敢虧負於人則或
庶幾若曰學行云云則豈不自知况本達戶窮門之子身尋鄙陋

碑之人幸際明時并側士大夫末與有其父母而下咸獲被且
餘衣食之類視前加厚矣近雖有疾幸賴猿力已就平復二表
且以次第舉旌前道自前過為過分撫心惴惴惟自待之不稱
而愧天地君親慈愧賢士夫知己耳幸着本府縣以執事及
諸公俯待之故益加意相遇頗出衆人之上[illegible]同知清慎自持
當官絕不問分毫有所取受而為[illegible]之資及分俸米
見惠此禮羅歷任七年未曾一施之他人若也隆意所向人情
增光知感知自豈特饋物間哉噫僕之[illegible]矣豈益知僕
之無所識知無足存錄也哉今者既辭又復云云獨自賴何人
而敢當衆人之所不能當受衆人之所不能受者哉昔鄭答為

相有口而之言後人以為鄭五才[illegible]惟自知一節稍可贖
然僕竊足之抑思古人亦有直自[illegible]者亦有匿行不辭者大
抵皆自量其無忝乃能自安如執事此舉誠非不肖者所能安
也僕又非能矯激立名者[illegible]之情求同衆人尚懼不克況敢
求異於人哉[illegible]一中有矯意則為重負斯文知己骨肉之情神
天當明誅之或晴[illegible]之為人間矯激者作戒矣所以不敢安受
者特以自知不任而卻冒然利而受之以重傷賢者之明實所
不可故同知雖厚道送既不敢受亦無敢用此一節賴尓若也
且來儀僕雖不受不凡之厚意則固有出於物外者矣知或者
以為執事施控於僕而僕卻之則為全不知執事[illegible]僕何與之

深者矣此意非可言盡惟知己屈心[illegible]之度內也使
藩臬旋在旬月內外領奉未由在[illegible]在朝幸加自玉為國之
光為民之庇過蘇郡會[illegible]王先生乞為申再三意

與碧川・先生書

生數年從伏家林[illegible]故孔多不敢陳瀆然區區[illegible]教之心
雖在多故未能暫忘也恭惟先生碩德宋望台階在即而乃以
微恙力求退休上為
天子之所眷惜加恩下為中外士夫之所光[illegible]今始今
光前援後門下生實不勝慰[illegible]之至清去歲四月至江西[illegible]
向自揣病衰且[illegible]自分歸老林下矣今乃復叨寵此職

且此[illegible]乃人之所易者生[illegible]於才反以為[illegible]以此久稽[illegible]而
負愧益深中情益切每一見惟[illegible]年見[illegible]愧心勃勃且丁寧
過便見報者屢矣而至今乃得於[illegible]舟中[illegible]沐拜此[illegible]
伏惟[illegible]先生台斗之明淵海之量必能俯[illegible]不肖[illegible]而不忍遽
[illegible]棄之也近者[illegible]城丁監生到[illegible]言存問殷懃[illegible]向生
求為祖墓表若先生[illegible]念但以清所躬事已失宗乃就
請不日便[illegible]錄中請[illegible]得賜[illegible]光不世之光也

寄梅[illegible]之書

祖别忽一載餘懷仰殊深勤學正而行介區區[illegible]數服金
恭而未能及也[illegible]為[illegible]世[illegible]未涯[illegible]少濟以中和閑[illegible]

象如何大凡氣之所在理即隨之而得夫淺深也恃知愛厥貧
所見區區凡下之資過恃尤多所具便中痛指一二使得早救
分毫如此性復吾人庶不為區相遇者關繫一事雖曰有命然
固有大理存焉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或陽亢
陰快則志意且不相屬生理何從融結亦非造物者所授也區
區此言涉鄙褻知為君子所不道然天地絪縕男女構精聖人
於易言之矣執事今日豈厭聞乎文獻通考已承寄到王荷溪
承貞得相聞王龍溪淳儲靜夫王魏學樹明相見誠人間樂事也

寓九江上秦太守先生書

生自拜違來私門多故非所宜瀆然拳拳戀德之心未始暫忘
也向恩門內辭生便得拜一懸帖及小箴俾消長遂不能嗣音
罪負自知第賴台慈照宥生追叙後亦只如舊日碌碌耳兒輩
益長學業荒蕪才力衰劣又以是忝竊之人自甘枯老林下
與草木同腐矣乃蒙老先生平時庭訓嘗從經籍況使得供事江
西學校閒察此任甚不輕而不肖生甚非充負荷旦夕遑遑兢正
自不知將何以報塞
朝廷任使之萬分以不負我老先生教養造就之盛德耶生今
年五十有四而早衰有甚於六七十者雖曰不廢學然所短甚
能幾何惟旦夕勉強自清其心自平其氣凡於學校一切事務
一聽於道理之所役使取所願物其知畏而不御其名其成而
不刻近效不敢以文章為人才之實為而必使學者反復於性
古先聖賢所以著書垂世之意與我
國家之所以教人讀書而以文章取之者究竟其旨趣之所歸宿
果安在此則生今日之所以汲汲而未敢多語於人者也老先
生恩同父師故敢及之夫民至愚而神也況民間俊秀清敏甚
之乎抑能欺之乎猜之所以期不得罪於
朝廷期不得罪於老先生期不得罪於斯文者實在此也生特
恩厚偶備及此不備餘悃惟恐時序更換數易惟吾老先生尊
尊俯重當為
國家蒼生倍加保愛至祝

與方石謝先生書

生曩歲因叔父舜年賣畬後即奔母喪到家又遭祖母喪雖非承
重喪門未可即吉故在家日久既復京又失長兄奔陵南京數
年間喪服弄摘少有寧日百事俱廢故雖執事之門亦久失於
問候所恃大賢汪度有以亮之於形迹之外清今乞恩終養者
誠以父老身單而子幼此目前當由之路無容疑者頗疑之遂
矣發之遲者私心牽之也然雖牽於私而於不能安既而思之
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寬
之為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
處逍得知即是為親也又清自知從學失其術無老不得皆自盡

故數年考竣一績不立復後遷一二載我得循資以進尤甚所
以立也自以公既不能有益於時狄又背棄其親而圖討其外
不討其內雖復生世百歲秖祖以負君親故此舉必求成而後
已而亦不暇討視之養與其身之已老也近得孫吉甫書謂執
事開清此舉始有惜清去之意既而亦以歸養爲然蓋執事之
所以深清者非人所能盡知矣此卿所以厚清也志同者厚清
所厚必以正此舉全顧其成蘇尤知其不肯徇清也清今既出
漢西門心始少定所謂亦求以不負師友之一德也因便敢述
其情用申謝者亦以此斯文之責天下之事其爲之執事者討自
有本末輕重既到斗時必不放過矣小子何知述至人之望
於執事者如此耳

與九峯孫先生書

舜別益久仰德益深聞令嗣從一已冠婚而志行不凡克守先
生家法益用慰喜清家城市而心久馳於溪山泉石之間然困
於無力至今未能超脫以去自惕自悼歲無成計大明不遠
符像益入恥發撫以自白於世可柰何哉又其亦奈之何哉適
濬州進士石歷見過遂以附拜因及不肖情事報所謂昭知
已莫若也何者從一加冠清恨不得親執於作賓之下然附小
儀致賀者乞勿外又有字說之命以塵心俗筆至今惟起不能成
文愧罪何可當尚期狂度亲即加譴也清又念自弘治俊元得
官在職者七年而以里放家居者十年所見朝野之事雖醇疵
不可一槩而得
皇上聖德凝然不動提挈大綱萬靈安帖實有望矛書生一旦
得官乃又自召才氣志節之士安恬之又所不能持不能到者
嘗常以告鄉父老及子姪學生輩使知有
聖明之德猶傳之恩而自勵其有生之幸蓋譬諸綾續言之至
爲或者所迂不自厭也死忽聞
皇上爲建情果勸夫顧皇乾剛獨運電掃雷霆驟然若出於九地
振王靈於萬國甚盛盛矣快哉快哉可以徵
聖德之淳厚可以翔生靈之和泰可以卜國祚之綿長鄙人敢
年所得喜事無此比者而鄉人得於傳聞亦以信清向者之言
爲有以也所恨清衰劣之甚不能爲明時展效尺寸如得及早
明白自退一意與社學生輩講說人倫物理相勉相勵相與服
行而固守之以求不甚愧於爲人不甚負於君親師友庶幾
其可耳而拾心替論愉發俗學業則自有當世諸賢哲在使
僕又此爲覺我者益不自知其孟浪也静夫希大進之尚賢諸
先生以遂次俱未能致書然本本向仰無待忘之僅問及乞爲
道意否則不必也静夫先生近有書到隨當備報矣清德稿諸
中庸札記一部甚冗猥近因諸生之求忙迫稍爲塗去其太無
謂者而出之名曰蒙引初非明其未爲定說也且今以寄從一

目下備省正望先生公暇賜一栽教示下乃幸仍乞轉致靜夫先生同賜教示也大學亦已完語孟及易經俱有之以欠溫故姑俟後圖鄭仲平先生李宗一先生各有子姪讀書儻來取幸次第與之并乞逮求教意

與都憲吳先生書

生自向者南都奉違不久即以侍養歸家奉遭先父大故熱荊婦次兒繼亡家寒而事冗地僻而交疎以故老先生之擢山西擢河南皆久後乃得報惟今都憲之擢四月即得之福州聖朝所倚以為西南一面長城而一方數千里生聚咸所仰嘖取給焉其任亦重矣哉况廟廊梁棟需材有日平生所學所負將次第為斯世斯人盡出之此其為慶豈敢止以為鄉邦之光姻戚之榮而已也哉更念盛德不遺微末生家居嘗兩辱江右手教去冬博士張駿歸自河南又得尊賜書儀感荷稠疊殊缺修謝至負至負茲有稟聞貴祖墳在晉江縣三十二都吳夾家石壁山祖墳同鄉且相近二十年前便已承委查訪全然無以復命今歲二月因附葬亡妻於家祖墳之左暇以訪之鄉老遂得其的即挾與同按故迹令祖墳故址宛然蓋有被壅沒者亦有掘究未盡灰上尚可認辨者其本都諸人能為證佐者尚多儻及今不追關恐人事參差或久益漫耳清懷此欲陳有日意欲脩書至雲南不擬尚在南都謹特此報討老先生聞之當自有權度矣目今泉郡知府熊駁包氏敬名濟亦南道中人似當移文托其用心勘處并立石標界以明大家水源木本所在如更得貴宅舊歲墓誌譜記之類錄附公文之末使得一一按實而處之侵者益無辭矣清近試省下三學諸生試卷方閱未畢又值同僚新任及他期會旁午造次奉狀情不能盡言不中倫統祈台照海涵不宣

謝梁叔厚編脩寄惠陸宣公奏議書

敝鄉陳先生至張家灣承賜陸宣公奏議二冊仰惟一代真佐其精神心術盡在此書敬執事見愛清何從得此快覩也第愧不肖邦京貧荷耳在京時屢欲假片時從容以請教而以疾見阻登途益用悵然便中敬此申意

與蔡虛齋靜夫書

載地官來承惠鄉錄并手教諄諄所以為不肖計慮者至周且切矣敢不敬佩墳宅一事亦有大理蓋人物皆藉氣以生亡者所藏亦在大氣之內故自墳而論則本骸得氣逆體受蔭自宅而言則風氣鍾聚斷無佳處矣家百餘年來世衰一世清雖忝士夫後然百病叢身百事不立子長成者逆夜其二家計借助居半凜凜乎名節之傾門戶之落疑亦墳宅氣數之衰使然有非區區人事杯水之力所能支持者故不得已因祖墳之水濕及卜葬之未定而僕僕乎風水之求也此情豈容自緘於

吾兄然清即今自斷每成一墳除買地外使費五七兩之數苟
且完固而已不肯同俗作好看事此又衆人所共鄙笑者清徇
不恤也執事於此亦可知有用財之爲不然所能必多異議將
滾滾而至矣明年將如來輸安徒講業亦可刪改僭日書說或
有小益於童蒙所恨只是文字上工夫耳今復何言哉草草中

謝餘容續陳

又

承示所著易要三冊謹當熟讀甚幸甚荷兼至二公平生辭翰在目掩
老朽猶望有備夫子書之意感佩感佩當於四書易經略試補
日只膽此大學中庸二部及易上經十卦然尚未得刪定餘則
無緣尤甚未敢示人不意垂諭者益我弁以付書肆刊行而差
字訛句多不可讀今欲就林下温尋整理又以諸故壇皆失地
存亡兩不安方請廣信周姓者來爲改張而貧窮殊甚或有地
而不能得或雖有地而未能成墳兼復及乎懷卒歸於任運而已
爾比歸他無所恨者平生負君親罪爲萬今謂之何哉因得所
示二銘益自悼其在生耳

府中遇故知某人考滿行謹此奉通信聞吾兄過部以來輿論
甚嚴謂敬簡二字俱得之僕得此聽祿亦敬書也但聞貴體尚
苦調復問至今未充此亦當內自修之要亦有大理也要皆當
及時謀之先賢謂人謀孔臧亦可回天命大抵天於天下善人
君子亦不能一一顧眄扶護得到而使休咎吉凶各得其所也
故人當自盡人謀人謀者亦孔子所謂務民之義也人謀盡而
終或不得乃歸諸天耳推而言之此孔孟所以欲回三代於春
秋戰國也此南容之不發禹成括之見禍所以不謂之命也朱
子曰濂溪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
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
粗隱顯一時穿透又曰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因便瑣瑣
及此宋孔時已到前僕約今冬行緣家父有祖母服未闋聞日
將爲小兒冠婚乃行耳

寄林侍御書

閣下一舉義聲在宇宙清議賴維閣下益壽國自安華一李
豈不至一日廢也竊謂所以未終譽者實在此因張太常便奉
此奉瀆所恨相去不二百里而不得遂一面引領臺公可勝懷
仰之至今壽老先生暨賢昆仲不及別具奉引聯名拜意閣下
亦尚宜速行乎

與畏庵宋先生書

今春曾具奏書附餞侍御林便至臨清王思德處託爲申
上老先生尊前計其時適有變故或不便於申達然至今亦未
得恩德報也今自去夏至今秋爲考試事頗勞劇因而得疾自

知府才弱質難以應世成務七月初已經跳乞致仕今此侍報
吳生初未知老先生北行發故所由近得一士夫過南昌略道
王太監事當時自巡按以下皆謂不必舉聞惟老先生必欲行
之卻自多此勞懷示諸公其敬者亦多以為然生愚獨不能無
疑也夫
人主春秋鼎盛豈可令手滑於罪狀不明之人耶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今也不然殺或出於左右者所爲雖巡撫大臣亦不敢
問誰何亦竟不敢以
聞此其弊將何所不至誠有愛之心者能深念不為
國一計念耶且他日或有究詰其事者守土之臣又將何辭耶
竊謂老先生此舉於理與法皆得之而開邪杜漸忠愛惻怛之
意尤可念故雖卒以此買禍是亦理勢宜然而老先生所以辨
者也此外又何足計耶便中特此奉質起居疏處不識時忌惟
老先生必能為撰之外附奉鄉錄二冊備覽

又

近者謝簡教諭至承教帖并日書墨刻感佩何量陳寧進士至
亦能道壽意且感脚力之勝此消表妹夫也消去歲十二月至
先父於南安先母舊壙未協今從合葬爲擴去城四十里恨太
遠也但其地頗有生氣穴位八尺之內通是五色及黃紫細土
牙關小石亦有五色者私心頗以為慰亡兒存畏亦別葬矣惟
先祖考妣舊塋乃過龍之地當亟徙葬而力未能及也姑俟年
終爲之消今年亦不免教授生徒其富者束脩禮亦受之以助
目前之費但舍己田而芸人田其於兩失之為愧耳杭州府學
生員施照者有士行其家甚貧能守分消十餘年知己也其身
家雜歷與方寸事最與不肖消相類其制行嚴密消不如也與
之處甚有益向過杭時欲言之而未敢今與之別又二年益思
其人不能忘便中因道其姓名惜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於今而
此子詞翰之學又不逮人意其終窮矣便中特為好善君子及
之集固外外之求也

與劉司空書

生自六歲拜別來任以中第啟疾就醫七月稍痊自八月以後
一向奔走東西在本司率不過十一二日或僅三五日即復出
以此職事之外百凡俱廢惟天下達尊動定安否則未能暫释
于下懷所恨者迹不及至未寄道禮近來萬福如何清謂知老
先生者在
朝廷多一日則多一日之重在鄉邦多一日則多一日之光由
此言之人心所祝願於老先生者寧有歇日乎此間學校事宜
儀多生到此祭未能舉行只有應酬目前文具及考試去取而
已以此也學不得其術令則過時而扞格故此任雖衆之所易
而消乃獨病其難也且病體益衰精神昏憊多不及計數月後

嘗別有奉問茲附奉新刊吳康齋先生文集一部備覽外批點
程文及學政文移附瀆不敢於所尊所親而自掩其醜也惟矜
其不能而無倦教尤荷

寄碧川　先生書

向者得告以歸自謂當得盡寸草之心於慈父不意罪逆深重
天實禍之竟弃所願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世雖猶幸得親
湯藥及殯斂等事然不孝忘親闕歸不早之罪已萬不可追矣
久不得奉狀恩門為負罪在情緣前月生已釋服方圖奉狀未
發邗辦事官歸自南都述至尊賜家集一冊綾帕二方緣筆
題紙斗光下燭再衣拜受豈勝慙感銘佩之至清今雖已釋服
但先壙未成亡妻未葬及祖塋患水濕而未能遷無居宅數椽
之甚至無以蔽風雨亦姑用借力修治家累身事實為勞瘁比
上之計尚未有期知必以此招罪然勢不得避也仰望恩慈曲
敢及此若不肖感德戀教之心久而彌切有不能自默者非敢
文也至於明德日章大拜在目此乃海內善類及蒼生之慶又
無庸生喋喋也手帕二方香茶二帖奉表微忱高祖墓表尚乞
留尊念更容申謝

寄胥學卿先生書

先生橫渠理窟序無一字虛下者向見姚秀夫先生浙西水利
書引亦然天地間此等文字蓋自有數也二稿滿散知玩之使
文皆如此何啻於文也又擬論李肝江祠詩布古慕賢之念出
於肺腑之真者亦自與時文不類適有絆不能盡惟倍為吾道
自愛便中更祈無惜教旨

與雲室施臣先生書

先生三月十七日手書寄劉希範大人來者直至八月廿二日
方到即今日也前此生發拜書想多已達此書又承教誨感刻
豈能盡述中有自道為人處事若實不能以言貌動人今士之
所喜者皆屈屈之所無僅有識者當早寄達竊謂先生之德之
學非惟生等親炙日久者欽服無斁之不假而上下之知先生
者亦自不為少矣且今士之所喜者固先生之所無然先生之
所無若正先生之所以為高於時人一等者也天下之理誠則
形久則徵先生胸中固自有定見有定守而不為一時之士嘵
嘵嗷嗷於自前者所能動矣今又加之以勤克之以弘旦夕所
到又豈生輩所能窺量雲莊行李廬閩自好大抵是根本上發
出英華有識者自能見綵其用方林二君子尤見先生之高蓋
輸誠用人而不盡用一己之長者此正惟有大地步者能之中
才所得有限者決不能此此節生甚為先生慰願也凢前書已
及者今皆不贅

復王希文憲副書

承華翰示及動履并新行條例及諴先生節娣所向非至愛不

同悃情鄉爽豪癖者爲由有此盛說聞閣下宋才茂德定價
在朝野清不敢喋喋近日王德華先生特有書來如施董員造
地位閣下或未盡知也幹夫臨別曾一問及清答云此公吾同
榜中三百人似未有出其右者渠復問其詳清又謂其器度宏
遠最銳志功業然必從本原上做出更詳及其務本實而畧華
藻之意渠或未之信清不自知其然也因謝東及此者正以德華
知公已深或者閣下未與相面恐知德華者猶未盡耳德華之
爲公正所謂不求識面御史也此忘形契賞之言他更無所爲
也清初九日至吉安城已考吉安府學及廬陵安福吉水永新
諸縣餘猶未及也南贛二府已白歲公許早考大約五月半間

得回總司來人回促令寄來辯說特備情悃

又

德華官學先後進來見其比甚學亦與時人不類雖在翰苑諸公
張恐亦未多讓蓋其正而僻一而詳未易當也

復林居業書

清啓累拜書翔至金華一會今則乘為臣詞矣知負知罪其時
且欲進拜尊先生亦竟不及此蹈行止非人所能者不盡述也
執事不諒乃至以相外責之殆未得清本心耳清以正月二十
一日至家前三日過葡稍會令兄及令婿多荷厚雅自至家屢
見紛紛每作既於清濟之權而惜之舉而力未能遂自拔以往

又苦於多累正恐來日無多而乞歸之計亦徒然耳心事如此
又何足為吾人道者承惠王文忠公文集清亦未得詳覽以究
尊意以復雅命偶閱及知學齋記則知此公非止爲言語文字
之學者視宋太史氣味為真矣此固非後學淺生之所敢輕議
然嘗觀宋太史文則覺其枝葉太盛面勢太張波流太廣雖屢
屢自辨其非文人靜而求之則其骨氣交接處於似未脫文人
之習者況其學亦雜遊於老遊佛談佛胸中本無主張式把
文詞及博洽當事了嗚呼豈知天地間事尚有大於區區文詞
博洽者天學不博不能約言不文不能達固也但其中自有真
僞之辨耶真者根於性學於道而偽者於偽其偽者性道教外物

也宇宙之所以立人物之所以生生不絕者以此性道教三者在
耳凡在此三者之中則世所不可無亦自不能掃者若出於外
猥習人之私習所爲於世無益而有損者可一掃除之或擯棄
遠之而實者姑存之而已管見如斯因得高明者一質焉而亦
未能悉其說也

與梅一之書

載地官來承無翰及厚惠恭審大夫人萬福令嗣亦挺挺有立
甚慰甚慰清不威之人矣故今日進退無甚係繫者所恨尸素
十年無寸毫之效於公家而平日師友相期之雅意今日忘為
於身之槐矣復何言哉宋須時時假貸於人二子力救以愿約

之道。明年將受徒自給，兒女債今猶未了也。淸嘗謂士大夫當自辨材料，在國爲國，在家爲家，雖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固當自立大要，只是養與教兩事。然綱紀之立爲最先，家國一也。淸今益衰病，恐力不能終此願耳。所言大可笑，惟知己者不訝，速從而不吝教，幸甚。

與林兄粹東

聞之古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淸以衰且多累，旣無以補吾子之萬一，而顧屢厚饋焉，揆之道義，實所未安。故敢辭，且旣以爲不可受而辭之，則決無復受之理，希吾子幸予諒焉。

又

昨承送雞蛋，足見吾子愛心之厚。然雖然，亦不可以爲常，幸其諒也。子如予諒，則其所以見愛者尤深矣。况君子如水之交，初不貴於是也。

與楊君蘊輝書

去歲承書，並教以仰救仰別來所進，取當益不可涯量，異日嘗爲斷文，增一光彩矣。淸嘗竊謂作文主於平實，人固多以易視之，然語其理之至當，則又不論高深奇怪之與平實也。或者平實之難，轉有甚於高深奇怪者，而難易亦非所論也。惟其當而已，卽今人之所目前人之高深奇怪者，自彼視之似亦一時平實也。文章誠學者一事，至要所在又非止可以才力就此意。惟閣下念嘗及之，而懸於今時，因使風竢之以相證耳。淸今承之桐梓司司事頗閒，念欲及公暇退修一二，以豫當世末用者。然氣質老矣，強力不前，奈何奈何。吾君蘇可及時蕭程矣。

與喬君大書

別來又添許多過惡矣。自念大馬齒三十有二，去四十五十而無聞者幾何，而一善不進，識不長，尚何以自讓於天地間哉。加之百病交攻，氣體衰弱，正恐終爲大明宇內之一棄物，無復報恩宣力之日耳。如吾弟大天分高敏而倍厚，加以學富力強，甚好學做人也。淸徒爲歎羨而已。偶得學人一便，舟次不得盡其所欲言，惟情照是祈。

復楊方正書

蜀阜存稟一書，當時所存篇數似太多，而寫刻亦多訛字。近方一欲請諸徐公，求刪去其不甚切要者，并正其訛字而重刻之。故多用朱筆點記，尚未就緒，今如命奉去，惟乞覽閱之暇隨筆去留，更批示大意，以扶不肖之不逮，則豈惟不肖之幸哉，至懇至懇。

與嚴州諸友書

自十一日與諸君江頭一別，吾從舟中望諸君，諸君亦以岸上注目。當是時，吾以吾之情知諸君之情矣。夫離合亦常事耳，吾自有欲言者。大抵天下事無甚易，亦無甚難，凡聖賢所貴

一人為者皆人之所當為亦人之所能為也況舉業一事豈有專心致志於是而不得者哉有之矣是必其資質之甚下也以吾觀諸君則資質又皆非人下者顧用工何如耳而用力節度則區區已常為諸君道之惟諸君力行更以性理大全中論學論科舉諸説觀之則區區之言又贅矣江右袁先生霈會石為拜齋天下讀易者多矣知袁先生甚少雖辭傳所論教我多矣

一復儲靜夫書

清是月初四日已徙張吉士所居賴叔鳴悉力其間事乃得諧速日修補掃除之役尚未畢承諭在途兩奉候悅遙望環者有其故矣非偶然也自先生處此生不知果能不負公否耳

與饒侍御書

清至今猶未得覲執事一面而執事過聽兩以賤名屬薦無愧不肖何以克當今此供職日夕懷懷惟恐有負君親有負知己為累不容諉耳隨進士大人至清適有行役遂失附謝負咎下情是亦一負惟俯照不訝是禱今詢大人他日必能大為國家宣力以戢顯揚之者私心甚為老先生喜慰欲印一書寄送尚未能及懷仰懷仰

與李宗一書

鄭典史來送到手書併紬貲之惠祗受之後頓然若忘此愧甚愧清向至江西未能有一毫樹立報稱而遽致仕人或以高目之可謂不知己者矣清此生永負君親師友無可告者自到家三年今令讀書纂字家事不免自勞風俗益偷清宗族中表殊少可託者老色日深大期可量邵子所謂生於太平年死於太平日清亦幸一與焉獨有書說數冊意欲溫故而删之亦以力貧未暇且皆只是六工言淨說何足道乎每見來風韻不凡意當遠到末乃亦有休閑之想豈年來猶向衰邪令器未第想已近除官次者可勵志中間說貧不遠便可使力家亦足以怡晚景耳鄭復行冗中援筆百不能一吾人此日遞書於千萬里之外復能幾度邪況清無力尤可念也惟各與諸子道毋忘世好各圖遠業

又

向有兌糧典史回自南都道執事奉夢吾問意不數日貴書忽者亦到感書無量清此欲奉書因典史言不久當自來取故遲之清六月闈十三府小試已畢以不得與者數千人來鎮巡各衙門求勸賞考七月間復會考于三千三百人連日夜看卷頗疲勞諸疾復作況平時在此世事亦甚多端却不如在家林落食菜羹草服實起朝經暮史朋聚友集為自在脫灑也且及物之功惟有考較文字一節得行餘根幹上俱未能及而計亦未必能行也故於七月初九日發一懇疏乞致仕以遠隔不得諳與語猶望見行耳期必得之乃為若復為官所逐亦一二年龍

鍾之欣然從歸所失多矣人在此亦頗為王府所推然官可舍不可輕屈於人也俟後續具職瑞周編來在此極荷其相愛待今與公亦然知皆執事所吹噓也然清不敢不謹江西人最易起謗今始知之然浮言不久亦當自定家來稍較知好知感今科所中舉人清所取停等及桒首者凡四十八名衆頗以為難清亦以為一幸云

准上與周公載員外書

所借來陳石齋先生乞終養疏及彭方伯所寄來東府夕已於燈下各錄出一通蓋清自南來所得今世文字未有若此者豈氣之英華自是與常者殊總有不同耶學小生偶從執事得此知賜矣疏中有云內無攻心之疾則外無從事之難清未嘗以為此語當不止為其一身之事發也意此老年來所以進而頓借此一進者其特以此耶然卽此其語儀留

聖心則其所關繫補益似亦未可以計量也彭公之書謂

國家無負臣下臣下當無負國家此真知念國家者之言抑可為凡百有位之通議也至謂誇得破時二公九卿山夫野老一也噫公惟有此抉負此其所以處進退利害恩怨之間脫灑自在凡百任之傍人竊視未見其際也清因便聊一奉質于高明惟栽教乃幸唐李文公謂窮愁之音自不得不鑑於燕雀今既二公之文若此然本二公之素所取重於天下者元不以文也至二公之言於是益信客舟登下披讀之餘搨燈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燦然可仰而不可近也恃知及此不覺狂率

寄王懋學書

汝浮至備審近來起居休裕無復如往歲違礙南都百務清閑得以尚友古人之時多狎執事負出群拔俗之資辨之以三五同志相與金蘭龍淳而進物者當此時為此布置宜眞有意哉射天地秀氣畀之士類為浮華瑣碎所耗散者太半矣今得諸君子者完如此他日增當擁有在也心非木石寧不為宇宙元氣一助喜耶聞之善自愛者能以數年而植千百年之業或一日而遺千百年之休儀非枚拾得早樹立得早則何以克致此惟榮自自強無若不肖清之蹈後時之悔哉因汝浮回便中此區區

與司馬張先生書

生近得田嵩主事轉達所賜尊翰恭伯并題二扇格言南向再拜又再拜竊念光賢之在目至感至愧之情實不能自狀生不肖之病惟老先生察之悉而言之深故所題無不切中病原而養德之理亦自備於其中矣今二扇謹寶藏之而各錄出三四通置之元所坐卧之處庶幾三年之艾猶得及於七年之後也若宿疾是迹所及之地則不敢以張之而所錄者亦不敢為某先生之惠誠懼彼又不力致為文具則益重吾老先生之愧也

長兄存畏幸亦卽舉將來會試又將各分一揮憤之期共努力耳云云

寄鄒汝愚書

梁叔厚先生來知僕中相知有劉時雍李若虛二公為慰今事甫此時猶在儐否義命之際量已洞然盡但願其子得做好人便不得與願富貴矣近時吾輩中如欲學者僕竊心異之其學識志量果不凡也天將在貴川至今聞閱閣猶未見其多進益屢僕非唯哎方人者蓋備其以如此之才識如此之氣力而獨於助長一病不能少殺以其與執事風相好也故及之執事盍亦好之而知其所未至者也僕書開中亦可自以意及之陳參僉使奉此草草不盡所欲言

與雲室德純賢弟書

清閏正月十九日自建昌歸南昌又明日聞乃得德純賢弟訃告吾先生謝世孤孝奈何慟哭奈何清於吾先生乃僅止於去歲之一見而已憶昔先生別不肖於羊棗登舟之時泫然涕下豈吾先生於時殆亦自疑其不可必復相見邪於今思之五內如割復可奈何哉清自供職于此日不暇給小兒此回出於不期雖父子之別亦不得盡所言今日追至弋陽僅得草此與列位相開前日在南昌匆匆無奈姑附於文集見意耳再告德純昔承教論事方圖為解釋似未足深憂也若先生向亦無敢及此前書道辨夫事姑只自知勿泄於他異後來亦頗悔悟也

與董遵道書

稽勳孫志同文選黃汝脩及太常王廷輔少卿亦猶老功也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為意清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蓋聞起取其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矣非但先生自有牢關意其弟子之畧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者不必以此厚先生矣殆必有其說也又其向日同志一二比來復出者俱不特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氣淑士氣矣而為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為上者也況今既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以纂脩文獻事起用誠亦不必究其事矣請又謂七八年前姜仁夫亦力為之祭皆先生所厚者諒非有他也諸公曰章先生之見信於人如是哉歎息不已蔡清寓北京崇文門外奉寄董遵道賢契知之計諸君若到堂上地位當別有施行今則未敢望也

與楊質夫書

自南京一別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世自此百願蘧心百事俱置念外矣高第尚未及賀亦得一慰視心為喜也繼聞以養病回家固知賢者所志有在於一第一官之外者清懷賢之心自不敢過但北上之計全未及辦而力亦未能辦也近以目病不出戶已半年閱古人書頗覺有味而欲得為家事世事所

驗證錄稿目前事既可自考後來事又未可以保故未敢畧於
復進也賢者歸已再年靜中所得必多何日獲聆至論以沃我
焦枯為此生之快也貴鄉揚判湖自南安來過望早當遠別橙
下連篇數書不能伸意心照是賴

與江西黃提學書

易解節要著生友舉人新淦周同所述序之者曰劉㬢永豐學
生員也節要主於發明理數無意文辭而劉生之序鑑評似乎
端的詞氣似乎簡雅意皆有沿流溯源之工夫者生竊慕之不
一知執事曾深知其人否因便錄此一序申達蓋其嘗用心於科
舉外亦今學者所難量必執事之所樂聞也

與倪上舍書

不意吾青谿老先生遽謝人世朝野哀悼況門下小子素蒙愛
知痛悼可忘何哉以江山阻遠不得躬至柩前一哭弔其賢愧
又如何茲特備香一瓣牲醴二項祭文一通帛一疋托為奉致
于老先生尊靈前表此情深愧不能盡也又切以老先生之遺
勳遺德今皆在足下一身其所當保重者亦非一言可盡惟賢
明之資素出等夷更望千萬念之勿替

與徐方伯書

文章在宇宙間支流日益衍矣三代無文士六經無文法者不
以文為事也韓柳之徒天才本自挺出可以大有所立然不免

於以文立家者故其勝也諸賢公舉不事章句當出師經儒之
際援筆上言乃得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其淵甫一吟亦春秋
筆也此其根本所在為何如哉嗟夫大易之序貫極而剝來中
備之至德則尚絅為之隱吾夫子是以棄除世道而有從先進
之思也融堂先生生丁躰道存晃文事威行百巧競出之後而
其著述乃皆主於發其胸中之所自得者而止初不拘拘於一
字一句之工而其道理所在神志所適亦自天然成趣力量百
倍於尋常文家者何望信乎其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而可以矣
醒學者逐末之念矣此其所關繫豈細故也哉所謂可與知者
道也云云

復鄭廷綱提學書

累承顧惠感荷殊深昨行又辱華翰并厚儀益增感荷數條一
編敬已披閱終卷清之愈於是開益多矣論中末段所諭自當
銘感來稽昨以發筆不便故稽緩計在情照不備

又

生清又言清廷見士大夫往來書牘有以有道二字相稱者
清愚未嘗不心為之駭懼或有疑以此二字加清者雖其人甚
的清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
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或假名飾字以相為重便是互相標門
戶知夫君子豈於實然於名者非但自待之法亦推心以厚

知己之道也況如清者愚下承甚百短之中或得一二僅可處設爱若遽借之以美字語云將加後患何故今謝東亦自不敢出此二字回奉非敢畧也固知先生意在誘進後生蓋然此意又非所以為尊者復也惟希俯諒

謝姜太守書

清不佞知隣國有錦荊州舊矣坐沉心迹未敢輙以賤姓名通起居之敬于執事執事何從過聽乃先辱引而置之度內爾通守公至承賜系流至論盡所以揚其進也而諭民善俗榜文兩集皆鑿鑿乎儒者之實用凡有志經世之士所當預置一本者此其為賜又加厚矣夫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公獨汲汲為斯文猛省氣力如此公固自以為分內也公此心何心乳惟堅守此心而力行之不令少雜以他術以終其效於此一加天果有意斯文當不令公之功用止顧設於一方而已也清果南一俗士少蒙父師訓誨偶於時文常習中窺見一條正路若彷彿自謂稍知趨向者夫何年來碌碌進則無以藉手固未甘於脫落風心以苟且目前而退則尚繫於瑣瑣者乍惟乍俗如狂如癡累時一點壯念幾就消磨矣適閱來賜復覺躍然乃知世固自有典刑在也惟是鄙愚自治不勇他日或叨一命不自知果能執此以往否然長者之賜意豈泛泛者感佩殊深以賤疾去留稽於公布謝負罪未遑瞻拜伏冀為斯文加愛不具

與侍御朱茂菴先生書

生粟所經為俗學俗心纏繞深矣向因寧永貞先生得親顏範及聞盛德之詳私以為知所歸往矣歲月蹉跎猶依然故物近復得拜見於長安邸舍雖未得朝夕摳侍然辱所以警發而指摘之者甚厚乃知大人君子愛人之心無量也主無似竊以為今日誦孔孟程朱之書者遍天下求如吾先生之宅心制行所以處家處鄉立朝處官處上下真能發越孔孟程朱之言於一身而不負其為後人闡創之力者一世實未能有幾人主章心向來即橋木雖能無所感動誠非以道盛德於尊前也一念仰止因事輙發而不及計其非盛德者之所欲聞也生所視正所謂彼夷人而甘自棄又曰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者自頓棄實恐終有負於賢者之門也惟願先生尚留之度內他日容更有請益而起發之日耳向承途中寄賜李忠定公行狀及手教與地圖及昨者嚴辦事送到道學傳志同與生已同拜領增感增感志同亦同此昂仰之情數日以小疾在告故未遑修書生因李外郎便附此致忱特乞節哀加飯重為吾道保愛斯人將大有賴耳審先生已蒞鳳陽任公自有書達矣茲不及柳文肅公文集一部附奉備覧

寄周汝學書

數日欲作書而牽於人事及今已迫南歸又忽忽說不盡矣清

此行本為應春闈行，然將中自顧殊無可以應春闈者，況羈之軀顧影隻然孑窮，一節猶未能上慰親心，豈宜切切於功名富貴。以向日搥於親朋之議，不能堅持夙心，而處此數百里之跋涉耳。故今斷然而歸，非能輕功名富貴也。為烏鳥之微，豈能一日而忘其親。然外慕之心，而或斷于千，止于祿者，乃有時而不足恕，有時而當戢耳。衷腸之私，當為吾兄一布也。科期迫矣，京師之會姑且未及，如有教惠，可訪吾泉人士之遊于京者，援之俾便，仍以屬之廣陵周伯承兄，轉至吾援寧先生處達焉，則所以慰鄙懷者，豈言所能喻矣。

與徐大參書

生以十二日發洪塘，今日抵滄峽。臨行間極承教愛，感佩何量。所歉者元治不勇，恐他日見公猶復是故轉人氣，難然敢不勉。諸承教來，途中稍把鄙懷披覽，着亦嘗有一二點會。大抵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為違拂其心天之奈，然而不免搖撼。攻於眼前矣。鄭仲平為人，果士類中之難得者，其志雖剛而故能有立，而又安詳不暴，清不能及也。今之科舉之士，志不在溫飽，而又不汲汲於名者，以生所見，或未有過之者也。此後又得老先生振作之，將來必大段有成就矣。又如汀州賴友元者，所猶只見其文耳，然因其文亦可以占其人品之大略，天地間亦頗亦不可多得。清故秋華奉示。

托陳侍御書

生向進謁不獲遇，自後值病，逮今且三月，徒抱烱烱耳。極知長者厚德，何敢忘疏賤，但託林廷玉代訴養病一節。蓋生父母年皆六十，僅有不肖一身，而不肖近來病勢轉劇，故不得已為此央，非敢有所矯，亦央非能輕外物若。伏望俯察此情，僅荷仁人一言之利，覺家調治有瘳，不出三二年，當復奉顏範矣。承命取鄙作，不知先生安用此等臭腐哉，豈將有賞鑒之耶？但知業已多散亡，此出他人所錄，字多訛舛，俟錄正則稿冗未暇，姑借此復命，惟幸有以教之，乃如所願。

與劉成粲書

自甲寅別後，吾府奉生竟不及大用而謝世，清亦失母，甫奔兩尚推迫，兩地睽隔，於今八年。偶會郎判，令兄知擢第後出宰嘆縣，敬惟執事家學淵遠，壯行自今，蓋望壯圖皎然在目，所謂豪賢俯美之報，自可計日而待。惟不忘清心治身為本，是兄歸命。年四十八矣，碌碌悠悠然，一事無成，可謂虛哉者，必不在今而在壯年。茲舉似故人，專用清為戒耳。官次得接，不能盡所言，情感是祝。

奉新淦周先生書

生於歲九月至京，曾付書處那鎮通守虞韓送生之行止，事畧悉矣。十月二十八日承之禮部祠祭司主事百伋之臺，得接其

一級為君親師友之賜，皆不能忘也。但心酷嗜書史，而氣質已老，精神積久病，退於實事並無所得，至於吏事又尚懵然，方以迂腐不堪為愧。爲恐茲因年友盧君便，奉此并香帕，表意而已，不具。

寄莆田劉子賢書

觀先生所自待，斷斷然質地根本工夫一掃却許多煩冗枝葉，最爲今日大勢如此，匡治之計須是先生輩出身也。然雖未即出易之益九二曰利貞弗損益之，盡言雖未爲時用，然其弗損所守如此，則所以益於上者亦既多矣。而況又有所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乎。小兒存畏今年九歲矣，家父母留在膝下，去先生幾百餘里，而未能即時遣詣門下，以供灑掃，途中徒爲念之耳。前在青湖遇海鹽陸陳二友來，莆欲附拜一書，而日疾方重，至今僅少愈，得林待用便，謹此爲爲轉奉，外小意有償賢者，然此在古之人皆用之，幸勿外。

與周時霽大尹書

貴縣典吏遣縣吏送到貴諭及厚惠，賢友初履任，四壁尚未完，而遽及此區區受之，殊覺愧悚。天下惟縣官最難做，大抵一則欲仁以及物，二則欲智以衛身，惟仁上分數多，則知上亦着力矣。因來諭云云，故及適在家，待親且來，吏役此恐難遇，立報書不詳。

寄鄭仲平書

一別再更寒暑，凡百無進，獨有懷某仁賢一念，自覺未嘗耳。向得家書，知往揭陽，承尊過寒舍存問老親，及召勗小兒輩，感激。揭陽與吾閩接境，今尊府書尚計常不絕，又風土相類，貴眷從宦亦無不服習之患，然殺心力清一，陶成士類為國儲材，美哉。久不接一書，殊用懸懸。茲黃德馨曾到揭陽否，此友志行近來當益有進，仁兄牽爰引而上之，為斯文成就一箇好人在世間，大是好事，亦吾輩風心也。第其家素貧，正恐心欲來而力未能，果然既到日給之類，得不全合費心，又善也。

托周紹立推官書

一別四年，恒切懷想，病叡相仍，早不及書為負。近因北上，以我留此有一切口一事，特托居晉大人轉遞，以瀆切祈留意。天順年間紹興府山陰縣或會稽縣有鄭姓者，任泉州府晉安驛驛丞，無子，撫得泉州民王姓者幼子為子，本名鐵，今傳者云為鄭鏞，或又得鄭氏，復姓王氏，未得其的，只在紹興城居，乃清母舅之子，於清為兄，不幸至此，今清舅家人與叢落盡矣。清人欲物色表兄，而以力孤未得。丙申年曾寄一書去，而不見答，亦不知此書果達否。甲辰年又屬鹽鋪末為訪之，終亦未見報。去年兄大人當道，誠可使也。特此奉懇，乞以斯文骨肉見念，為清悉心詢訪，期於得之，乃荷。初間且宜設他詞以來之，未可遽露此

指恐其見處不同有引而逆之意則後雖於蹤跡耳其生以庚午年二月十一日申時但鈞得其生甲符合則的然矣便乞息字下報清當有以處之尚吾王氏一姓香火藉此有奉而不遂絕則年兄之德在清與王氏者豈言語所能敘哉且舅家元非單匹等輩又聞鄭氏亦自有子此於去就之間兩為有裨而無負者也書言有涯此懇實大清留此懸懸渴得一報

又

清之表兄今名為鄭倫向所傳𦕈字蓋音相近而誤也在蕭山縣不在會稽山陰故前二姓皆不的一見細認與所聞無一不相符右手木二指傷痕宛然亦能道𡊨邑里居之彷彿種種手相慰恍若夢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悲遂使吾表兄無祖而有祖清也與表兄而一旦復得之於數千里之外微執事之力不至此此其為厚誼容以面悃論報謹遣家僮從隸人上報清表兄即同來謁謝昨家僮來多被仍承愚方正學先生文集及佳紙重感重感表兄清欲得其歸故鄉何者鄭氏後來已有子而故宗之嗣何乃浮寄他鄉作箇無根之人以自沒其終身哉俟清至京後列具書奉今未能盡

與蔣大守書

清昔從鄉國後屢言熱執事盛德有日矣以踈賤號未蒙承迹寓敍此不相值未由一瞻顏範為歉近幹縣吳大使自紹興來承執事遠垂存問兼惠良茶祇領此意良深感荷紹興東南大郡也以執事之盛德而為長之清竊為紹興之民喜得所怙恃矣會晤未期惟萬加保重以階遠到為鄉邦士類之光是所注望

清蝦恐鄉愛及盛德有一事累瀆今蕭山縣民鄭倫者原泉州晉江人王姓清母舅子也於清為兄外家不幸母舅中年得風疾落魄失心鄭之父時為州府晉安驛丞無子因誘得倫而子之時蓋三歲矣無何鄭即携去蕭山而以入其籍然鄭既歸後亦自生有子其本家已有人而清之舅妗今皆已喪謝有二表弟亦相次殂亡又無親伯叔王氏之鬼至今積祀傍支為可念也清知有表兄在紹興而托人詢求者有年矣去距其去時已將四十年蹤跡既闊至名字面貌之類在內外親知亦皆忘懸以是前此只泛然求之紹興諸縣之鄭氏是以久未能得表兄後為弘治庚申乃荷吾年兄黃貞周大人為多方物色竟得之於蕭山吾年兄此恩此力在王氏與清者豈可以恒情論哉在清既得表兄以情以義便當挽歸故鄉以嗣其宗不容少緩矣但以目前之勢度之外家今消落已盡而清家素寒儒亦朝暮僅給願未有可以為吾表兄地者是以姑請表兄暫至故鄉一謁先世墳墓而未敢遽議之歸宗也以思歸亦以為且得此一條血脉明白在清尚未先顧後來尚有為之作計日正此則又有甚不得已者今者表兄有女年已可議婚而彼間親舊有求者

表兄以清向日有言期必歸配婺人以畢其之許而以當遊寄
今以時失之以此言之則其歸計似日不容又稽願清今日力
微且相去遼遠未知所以為之計也清聞人有所當為而力
未能為者天每有以相之該幸吾或使郎為之大父母於其
所寓之郡如表兄情事如此亦郡中赤子之未得其所者況鄰
邦之愛斯文骨肉之義皆君子所不能以是不自揣量私心竊
望願得執事慨然施德於不報之地二三年內為主緩成就之
令歸其所以續其絕如其未然則一二年間且令得因便至京
與清一會然後就與圖歸計則所恩也斯力也毋論生人王氏
之鬼有知亦當思結草於地下矣然清表兄既得謝鄭氏以去

則郎父所遺雖最微末亦不宜復有干取寄悉以送諸郎所
使至累執事之公道而表兄亦頗自解此意矣惟執事更有以
教之吾區區之懇祈莫盡因吳大使回便得布其私雖至親前
語亦不是過矣

寄蘭山嫂

吾兄不幸忽至於此清今無可說矣哀苦亦無可柰何矣但願
吾嫂片心常念古者常念王氏祖宗保育幼孤教訓二女節衣
節食避寒避暑勤勿至傷勞其筋骨儉勿至吃工之其體膚內所
憑恃有吾嫂之父母兄弟外所倚藉有鄭氏之老叔公及叔郎
清來年或夏或秋或冬必得相見以圖後事長姪女今年纔十

三歲古人二十而嫁在今世亦多其婚姻候清來年共到泉州
議之未晚也深知嫂從前辛苦今又獨撫孤幼有不勝其艱難
者然此實命也命乃天之所造無可逃避之理惟守志義有此
子兒他日子兒成器則吾嫂之享福亦自然而然矣又算命者
皆謂姪子八字儘好可保養成他日亦必自能做人惟吾嫂保
養之保養之王氏一派在泉州者已絕今全靠吾嫂養成此子
以繼其絕也吾嫂儻或失顧護則王氏宗祀乃吾嫂負之而亡
者有知亦不得寧於地下矣此書幸托令親張秀才為講說過
清只因十年身家舊債未還故至今有人而無餘然自今以後
當益自節用隨時附寄些少以助衣食之計今附來細絲銀叁

兩備用切不可被人欺誑妄費分毫蓋此銀在清亦甚難得者
前年兄在時有本銀十兩借人未知今已還未其回京時有本
銀五兩借人令就須討起已令克忠於上司及府縣告狀務必
本利追完後或延遲惟吾嫂以實告之此兩家借銀恭量不是
好人旋有欺孤弱寡之心當以官府公道斷之也克忠正二月
便欲回因清本身去就事未決不意遷延直至于今有欲寄信
甚且甚且寫兄情宗外有香一束木棉布二疋祭文一帖奉吾
兄靈牲酒銀伍錢着克忠臨時備用言不能盡矣惟內外諸親
列位前乞一一引名拜意勿遽間不能各具書禮

寓徐州寄存畏

此蔣浙江左布政何公宜福建福清人也方在娠父以前氏公
既生母攜歸育之甫七八歲自知力學至二十登進士後父子
始相見其居在在以公無著稱若人者豈必皆有父日教督之
始能成人哉况汝又幸自有祖父在惟勉之汝身雖不在我傍
吾心則常在汝身也古男兒能自強者何限以非目及之眞之
前公事則當今人人所知者故特書以寄汝眞不久

送園地入縣學柬

丁丑司吏部郞中蔡清係泉州府晉江縣在城人有已置園
地一所坐落本縣儒學背後廚圍納有六十餘丈四至登載上
手契書元有荔枝等果木在內因見本學生徒日衆不足以容
先公將送不苦無地此地乎與本學近遂用特不自元由本學
公在也身要本之地說無分毫相報情願送入此地來無並無
□□ 自後子孫亦然不敢爭執今特親書立此文契并
□□□ 書二紙敬送本學掌教林先生司訓韓先生
之有作以望來其領誠而不之卻至願

序

送林先生使安南序

大丈夫風度不凡雖其身不離乎几席尋丈之間而其心毋侍
乎四方萬里之外時或縱談古今事則歷歷在目前千乙皆豈
非其意氣豪逸者不可制而徐考其行己操心則毫有□□之
所以為功業本據之地者固自整整也若是者豈非出群孝
之士足以重吾國而受寄託於境外者邪若今石溪林先生其
人矣先生戊戌春闈所舉天下第一人也故以司經局洗馬兼
翰林院侍講學
命充冊封安南國使賜一品服以行人或有為先生難之〻
生笑曰當今日一統之盛而杖
上康德以臨遠服之邦此特折枝之任耳夫何難者昔忠
富文忠公使北當四吸成敗之際而能以開大之義理剖
析敵情而安中華者亦丈夫七尺軀也顧今日無所事此矣然
聞其言益壯之喜其所自處者尊而其自任之意益遠矣其
知中之所包雖運用當不苟其爲安南也以是而觀
上之所以爲命是職之所推揚豈偶然哉是行也以一談吐而
爲安南千百年之名言者在先生以一步趨而爲安南千百年
之矩度者在先生以一從容進退辭受于尊俎而使安南知

朝廷有人而豈爲其厳乎
上國之心者皆在先生矣豈謂今日非當文忠公時而使命不
足爲國輕重耶然以先生所素藝討之當不止假一使節以重
國也且先生所業在文忠文忠所以震當時而光來世者亦不
止使此一事其終身事業先生所悉矣四方士友行從先生遊
者其圖所以贈先生之行而責言於清節也屢請以先生所慕
者之終身事業還以爲先生贈而於先生使歸之後次第徵之
如何

贈麗公陞河南右布政使序

吾福知右恭政天台麗公源化比奉簡命陞河南右布政使得
行客有揆公於三山而過泉者以語清之麗人曰得報濟我其不
色喜而自賀趨三司以下無不惜公之去而之他者清公同年
友願相知也因復于客曰吾固知公之未暇以此一擢爲喜也
公向在諫垣屢言人所不敢言其視一身之得失何如也既參
太藩位亦高矣而其心恒懍懍然汲汲然若自見其不足者今
位差高而其心益小也固宜且公嘗自言身從官恭僅以一邑之
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在當時若張禹孔光輩其名位非不高
執百祿也而今也物論以爲何如其視二子何如味斯言也則
公豈暇以此一擢爲得意哉蓋內自有所重於此者而不必拂
播於吾閩也若夫就公之惜其去而之他斯又以見公之在吾
福建其所以宜於上下者可微巳然而有不必泥者蓋公之不
能久於河南殆猶今之於福建也行且見公正色
朝端以主張善類而溥其澤於元元則四方人士皆將如家至
而日見之矣此其爲情顧不尤永乎哉清方以是復于客適公
書來告別矣次其言以爲公行贈蓋前之說所以申公遠大之
本而後之說亦以自慰其別離之私也

送興化守王君存敬考績序

天地生人之權其寄於守令者最近而守得其人令益守賢矣
他雖有不良者亦難乎其爲容矣故自一郡言但一守得人則
一郡無復事自天下言但列郡各得一賢守則天下無復事此實
實理也非虛談也興化非惟爲南閩劇郡實天下文獻邦也生
齒之繁貼無論搢紳之布列中外者常以數十百計至於英俊
待用之士則所在成林人負一識見家持一議論官於此者治
行之美未必便滿人意少有瑕纇有能洞然而疵議我者矣爲
興化守者亦難哉弘治庚戌故大司寇彭公興化人也以少司
寇進爲天官少宰値興化守缺告於冢宰王公曰刑部員外郎
王某可王公從之即以請於
上夫知官爵者莫若其長況以鑑衡名公而爲父母之邦數千
萬生人注意於一世斷非偶然者王君人物於是乎可知矣君
之蒞郡于今五年聞其終日端坐聽斷剸裁百務舉據理以應

了無愆滯大獄隱情一訊立辯吏不得舞其奸民咸得其實
者書一鄉善士四字以旌其門或躬率同列訪之才既不容奸
而又風以德禮於是其民知勸監司行部時或無訟可聽不停
車而過嘗修治木蘭陂石陂若干丈其工甚鉅是陂闔郡所食
之天也舉此一端可以驗其愛心民事厚恤無告之民而更徙
惡疾者所居使不溷於齊民舉此一端可以驗其仁而知義餘
不盡叙也況其律己素嚴而學不為虚文者是以欽服興化人
士之心興化於吾泉猶鄰也甫得而與聞焉適興化耆老及義
民林淑孟林茂春輩請文以贈君三年考績之行君在郡已五
年而方以考三年績行者前此上司為地方計留君故今始行
也請謂君今日官階雖未甚崇而其學已頗行矣君今日於彭
公亦庶幾為不負知己矣君既能有以厭服興化人士之心則
將來大事庶幾無不可為矣是行也
聖明遠見萬里倘遂以君卿方面之任或以參秉樞軸于
中朝夫何慊者不然則更借寇君於河內他日亦未必不起綱
於雲臺也然君之賢休豈暇計此者吾知君有日矣君之懍懍
然奉持其心而唯恐失之者蓋未有已時也

送郡守吳公述職序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為萬世為人上者立言也
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夫二聖人者有經天緯地之
規模有存神過化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為高世超俗之說以
聳動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故為庸庸之
談者何哉二聖人者殆亦見之審矣蓋凡職于民者本所以撫
字而安輯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使挾威以鞭笞赤子
為事也彼專事威治者其心曲底裏所在或不過期於合上意
集已事而已寧暇顧小民之利病哉故其民畏之至如神鬼之
不可近雖有至情鬱莫敢吐此其令行禁止雖可取快目前然
國家之元氣則有為之潛虧暗削於可快之中而不及覺者伊
欲仗以感召天和使斯民共躋富壽之域其亦難矣若吾泉郡
守弋陽吳公之所以為治者在今日固未宜以歷舉而備頌之
然大要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務以安利吾民而不為矯飾之
政以此質之人凡有耳目心知者皆為口一詞也於乎居今世
為牧守而肯如是把握者幾何人哉至於棲化之徒公固未嘗
不厲威以摘懲之況清慎勤三事在公無一之不至而其宇量
又自有過人者蓋其所以能上安下順納我七邑之民物於度
內而安全生息之也惟世之知德者希不能一一皆知公之為
今世不俗人物耳然下人之戴其德者則談不容口矣公茲有
述職之行父老以告吾二令周君某暨靳得清之言以為公贈
顧公之行何需於父老之贈而靖之言又何足為公輕重哉以
其情不可已也因為道公之所以安利吾民者如此以其見世

豈自有能知公者抑因可以諗天周君重之九有子民之責者耳嗟乎使世之為民牧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其於我國家之祭豈曰小補之哉

贈節推葛侯報政之京序

吾泉素稱民淳訟簡昔人至以佛國為之號夫豈以佛持泉人之心固有未然者然即是亦可以諗吾泉俗之果厚矣比年以來譁生歷階俗浸敗訟牒動以數百計或上司行部輒選為首而譁者益繹也於是為郡縣者轉若其難而為節推者刑名者豈不得辭其勞矣大抵風俗與時升降雖鄒魯聖賢之鄉不能保其常如昔日之厚要之視難如易反澆為淳則亦存乎其人耳吾觀吾節推葛侯述錫之治吾郡獄也殆若易易然者豈升堂門內好聽理者審備而察其端故則視之聽者消釋靈矣且人無後言蓋其造理精世故熟故明足以察持己廉故威足以斷宅心慈仁故雖窮鄉婦人孺子不通正音語者亦得以達其情抑不獨下人恃恃之上之人亦皆重之矣值守風位虛則亡邑事悉委於其身如郡事有重且難者亦多以屬侯之才其何如也而其識度亦自有過人者未嘗以刑罰佐喜怒未嘗有於謾詞而偏其聽訟本以理總也侯益多在釋之或骨肉相訟則故緩於考訊曰爾曾由真我在我心亦悉在爾心其亟自省自改吾將使爾有和好于而家也侯之以刑弼教多此類是豈徒任精神以効一官者所為哉用是闔郡向化清靜四達侍御陸公遂采公議以請於上而旌之嗟夫大丈夫出應世用而能以其名實升聞于

朝且之沐天書之寵褒且先榮及其親此其視食爵者榮常以歸畀於鮑妻子之欲者所得何如也侯茲以滿三載當北上報政泉士夫謂侯之德在吾泉人者深固所以贈侯行者而貴言於清有推贈言仁者事也顧不肖何言之足為侯贈哉無已則有一焉蓋侯於政暇嘗與清論學而有味於畏之一字請得而繹之夫畏者心之防也惟大賢以上無所用其防其次鮮不能無賴於此曾子之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者也自侯言之三載之前所以能成其今名者始由此畏心也三載之後所以圖全此名者庸非此畏心乎近而用之一郡若此畏心也他日或進而用於一方以至用於天下若又非此畏心乎夫才行既出人數等而又能守之以畏心焉斯無遺憾矣清故繹侯之言還以贈之行焉所致意者乃終身事業所係非止為此一行而已也然是行也山川萬里寒暖異宜保重之術亦無出於畏之一字者斯又吾泉人士聞侯轟為之音而願侯庶幾無疾病之心也況畏之為用無適不宜因併以贈

送縣尹鄧侯述職序

吾晉江以為難治乎古稱民淳訟簡素尊詩禮矣以為易治乎

今之詞訟一日或投數千百紙民間機事有絲若可究詰其端
者矣大抵晉江俗固澆但恐事日久生弊叢雜而後失稽甚者
此縣郡者有不能免況晉江獨爲郡邑日夕相臨凡百上官所需
辦他六縣事又多所經從軺使及監司行部者特或二三或多
至五六旬及旁午縣官走集奔應無常期而不敢以時休者
其常事也門闌之內吏之屬行而待判民之林立而候[illegible]者又
日不知其幾爲晉江尹者果不可謂之易也寬則事不集急則
民離心或得上歡而負下怨或下無詛而上多忤自非有其識
有其才有其守者鮮不終謂之難清江鄭侯允德江右之傑也
弱冠領鄉薦入太學未幾登[illegible]第之日不[illegible]家[illegible]公暨與諸君
所[illegible]目月[illegible]時[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以侍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任[illegible]今侍二
載向之所謂難者皆周亦敗輒爲自以爲[illegible]然人之視之則若
易然若夫人謂侯易之而侯實自難之蓋其所以得易之稱於
人也歟[illegible]一侯學飽經史洞視古今其識固自不凡而其當官制
事也規模先定節目詳明而信以一之有善必嘉有不善必懲
故令出而民趨之利舉而民從之其才實有非尋常可擬倫者
且其約持冰蘗之操萬事一公此又其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侯其以敬長以守吾一縣其果難乎哉實德既周芳聲四達上
官信之重之民事多所咨定郡之城垣[illegible]樓前值災傾圮者
十八九方岳諸公謀脩之而督理之任獨難其人環顧庶官惟
以屬侯此豈可以力致者又境內有永豐庄畜水斗門所灌
溉六里之田數千頃頹壞歲久無能脩復者侯一舉不數月而
就此非有庶民子來之道意者不能畧舉一二可見侯作縣三
載間不替實之字上下者已如此繼此政績又可量乎哉以述
職將行冠帶義民李碧堂請予言爲行贈前此十數日民[illegible]傳
方岳以侯有脩城之託奏免其行蓋樂侯之不果行也今侯既
卒行碧堂固宜有不忍別其父母之情也抑此亦暫別耳侯之
滿腹民情將侯歸日沛然若决江河以盡其澤者尚可跂而待也

送惠安張尹述職序

晉氣磊落之士吏事多非其所偉其偉於此者又往往於大家
風韻有文高清譽以是而旁窺夫今之從政君子其有能超是
範圍之外者蓋亦有數也已惠安爲吾泉劇縣上接莆省而下
引郡治及漳汀諸要郡定公車使節所必經之地外此庶務又
不可勝舉然而編民之以里計者纔三十有五而止以三十五
里之民而供是公私種種之務誠亦有未易辦者夫浮梁張侯
德威以辛丑名進士出宰是縣至未及春公私庶務了辦如響
一縣精神爲之煥然一新下至公宇郵舍橋梁道路之類亦皆
以次興舉無遺而又知興學校表先哲重人材范今四載之內
成績彬彬焉暇則與二三名勝相與周旋於詩書俎豆之間或
登高眺遠把酒雅歌蕭然若在塵外者且夫侯之進士從文字

議論間有耳況乎磊落若不屑世務者一旦作縣乃綽有餘力若此雖爲書生誠不識其何術也其豈非以磊落之資而兼大實用之才者邪以故守鎮按節及藩臬諸公每至其境日其規為咸嘖嘖慰喜過以殊禮而參會考論一時作縣人物輙以侯居最焉是豈偶然哉今茲當述職北上清廟知其深方將策駿陟徃餞之行以疾未果而泉中諸搢紳與侯交雅者頗命清言以為侯行贈精神怱怱固謝弗獲嗟呼侯於作縣難矣清議所言教矣獨有一說可以為侯是行贈者我

國家治平百年萬品殷阜是以上下之間不覺其日趨於巧便侈靡夫巧便侈靡之風行而天下民力將弊此亦爲侯輩之憂也以吾德威之才行器業其馳驟當路而非久為泉安人士所借留者泉人知之矣病夫生正未知後會來在何日惟侯益加自愛尚思以其所以振一縣之治者進而與天下士大夫審圖之今日要務毋亦在於培養天下富厚之力而於文物之近末者姑少緩乎哉夫天下者一縣之積也鄉相望未惟侯於作縣者最辦吾知侯將自是升矣故為此贈

送南安陳尹入覲序

前三年清領薦上京師道聞建德陳侯以太學生授吾泉之南安令私以為近歲

朝家於縣令一選最重率多用進士充侯乃以太學生得授令是侯非進士執政者固以進士待之矣時則已卜其當有過人者既而行經建德試詢侯為人則知其為前廣東憲長某公之子孫識者僕長又操履剛方不苟於是始信幸物之地其所以畀於泉人者非偶然也洎涖蹄自京師侯蒞任已歲餘南安人士時有相過從者道及侯輙嘖嘖稱服以為侯之力量才猷眷生於穀雖然百里諸侯也又清慎而不阿前此吳所未有弟謂其稍過嚴難犯耳雖清亦以此一節為侯疑追今且三年矣適丁入

覲之期南安父兄相率來桐城丐清文以送侯行者轉頌侯之德意不置惟恐侯之無意復來也間稍傷嚴乎則皆曰否以告者過也我侯性仁不殺嗚呼嚴豈病仁者哉以清嚴之侯果嚴也然其嚴者亦所以為仁耳今夫風雪之厲乃開陽春天道也昔子產相鄭政尚猛與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更頌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何者蓋其衆人情踰弛之餘非先以嚴無以為寬張本也及子太叔不用子產言惟從寬也治遂不競後乃悔云吾早從夫子不及此且夫子產之嚴始也若厲民矣而卒來輿人之頌太叔始寬而寬宜其於民求便矣而卒貽後日之悔辨治體者於此亦可以悉矣故哉故為政者毛心當以愛人為主而立法則有時乎尚嚴非終始於嚴也譬之治地然始也芟夷其草莽揮斥其荒穢繼則培植以清冷之澤灌以發

壤之利俾遂其生殖之天矣吾南安俗醇厚民同淳然恭孚日久人情流於懈弛而或玩視其上若雖在鄉者不能免此侯之治加以始得嚴名而今乃浸以爲惠也繼自今規模既定民志既一吾知侯雖欲復嚴亦嘗無所用其嚴矣述職來歸鳴琴而治可也清故曰風雪之屬實開陽春諸父兄其以是言質之侯侯必欣意會於此此則清之所以爲父兄贈侯行者也若夫侯之德政之實則章章在人耳目且有與人之頌及諸先生之述作在矣故不贅

送按察司楊照磨考滿序

至今談我 朝清明文治者尚嘖嘖三楊公時之云三楊公者我

太宗暨

英廟累朝所倚任腹心輔臣也其一爲吾閩文敏公榮一爲江右文貞公士奇又一爲湖南文定公溥三公者俱以學術經濟嚴巖一世而文貞之精粹溫密及所以潤色太平者或又謂其最優清每景仰高風且念欲一見其子孫而知之以盡其平生行藏之素而未由焉以諸生舉於鄉稍接今按察司照磨泰和楊君明之於三山時予雖頗得君爲人猶未知其爲文貞公之孫也茲予得告南歸適君秩滿之期某人因以書徵言至京服諳爲贈且曰此文貞公之孫也其居官清慎恭審故得上下心先生宜無靳焉清慎實何文貞公文章讀之見其當時所施之士大夫者往往皆規以公清自靖仁惠及下之言蓋非獨當時受其言者以爲終身之規人其言播之天下凡得而覽之者大抵皆匹之有所激厲而作其自樹之志而況於親爲其孫者乎君以清慎恭審得上下心理固宜然也君行且去此以上績于天官倘任將有加焉則君之所思以紹厥祖之休者當又如何也公昔嘗序楊族孫明達訓導集云吾家自元至今殆二百年內自郎署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不職失其官者明達必克繼之而後爲賢子孫也又曰吾猶望吾楊氏之子孫皆賢也嗚呼盡之矣若君者其豈不爲楊氏賢子孫也乎哉勗其終焉可也

送鄭仲平教諭揭陽序

吾與仲平相識者二十年相知者十年矣吾之學不如仲平之正吾之行不如仲平之堅吾之制事處家族處鄉黨上下不如仲平之剛以信凡茲數大節自吾皆不如仲平乃僅有中進士作京官一節爲先仲平耳吾之所得視仲平不亦末矣哉吾以是自知不可一日無仲平也方章某舉進士來京師而圖爲相依之計矣或藉以少進焉而仲平今乃以乙榜例授教官得廣之揭陽教諭以去吾甚恨失之然仲平之授是職初未嘗自以爲少也吾意仲平所得者其將於揭乎吾哉揭陽士風其將自是益進於昔日之所謂盛者哉豈蓋人事一機會也文運即其

公敬昆揭陽人也既得仲平以主其鄉邑之教間以[illegible]諸敘[illegible]多知仲平者然稱其賢豈公乃喜曰吾庶幾能為鄉邦得賢師儒矣乎凡吾之為是言者豈固以張吾仲平哉吾誠欲揭陽人士知吾仲平之大器庶幾其不以舉常為祿仕者見目而當有氣求聲應於舉子常業之外以備吾國家異日為棟梁柱石之用者也吾又欲揭陽人士知吾文選之所為鄉邦擇師者有若此之舉舉庶幾其感勵之心更無有不容少緩焉者也更欲吾仲平自是恒念文選及敘人厚望之意益加懍懍其心期他日大有以報於文選及敘人者也行矣仲平丈夫生不為將相得為師儒亦可矣是吾自待之如是足胡先生之在蘇湖亦止一州學教授耳而教澤被當時餘芳流萬載其不能自愛者雖黑頭公長樂老其澤當時富貴亦竟何如哉吾仲平於此固知辨之早矣此則朋友相知之言也

送解元林汝宣赴春闈序

鄉舉里選之法既遠有國者取士專尚以文藝一科為正途士生斯世苟不能自甘於草木俱腐而欲以功業見者必先以其天所厚我之聰明而責之於此然後於功業之地有階而可致故自唐以來名公鉅人不能舍是以進身所謂豪傑之士由此而出也然謂豪傑出於此則可謂必出於此而後為豪傑則不可謂既得於此而遂為豪傑尤不可也言及此則吾人之責其亦重矣吾泉同安林君汝宣少予一歲而天資敏甚思字之成學問之力尤出人頭倍撥之高弟也久而屢不得與在司者揭選丙午秋果舉福建鄉闈第一人且前此數與其同儕較試於郡邑及藩臬諸公汝宣名往往在第一則汝宣之素有可知而是舉也允愜公論有不待教者矣然則汝宣遂持是必取第春闈而致身於通顯也抑又何嫌何疑而汝宣方且自視若有所未足者爰就所居之傍構書樓一所日夜藏脩息游於其上如是者又二年蓋其所得視前益厚矣分始治裝辭二親為赴春闈之行其友某書來請予言以贈之予於汝宣故相知其始之未捷也予朝之夕而未得也予訝之其既得也予喜之然喜其得於秋闈者又未若以其遂於赴春闈而喜之之深也何則三年學不忘於家昔夫子時猶難之況今汝宣文學既成於工夫積久之日而且尅為於其鄉者乎予意汝宣胸中必有處矣其自待必非以一得於此而遂為豪傑者矣必將由是以進而自躋於豪傑之實地者矣明樓靜舍左圖右史披卷歷歷可法可師予不能為汝宣言之而汝宣亦何假於予言哉蓋嘗思之矣我朝自開科以來會元狀元且不能悉數況於解元乎就解元者之在吾閩亦不為少以今而觀其蹤迹尚昭昭焉於人耳目中者能幾哉予才不汝宣若也而舉於鄉時名適相同今茲所

嘗考所用以敎自督省為者也故於汝宣此行為誦其畧計嘗無以其詞采之不華而病之乎

送徐君體常司訓湯溪序

予嘗竊以為丈夫生不為將相得為師儒其可矣何樂乎為將相也夫為將相者苟其道術未具行之以時吁以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亂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為丈夫也時乎有事於數百萬之衆遲暮失機生民為之將吏之徒求消風灕靡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棄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之定先生亦一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假令又門者有房杜英衞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為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至主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以為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吟賤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之往往出於日暮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為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為易為而不知師儒之難為也不知其難為而為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徐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淑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來試于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受斯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為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比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矣乎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為言之非以修君之觀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為何如耳

送判簿楊君之京序

吾泉郡屬有七南安號最難治蓋晉江雖巨縣附郡多能吏能地稍裕權稍輕民猶易於趨事自惠安以至永春則縣浸狹民且淳而事益簡惟南安多深山峻嶺或行數十里不聞雞犬舉地可耕者不能三之一而從昔科糧獨重視他縣率一再倍以是其民多貧民多貧則勢益於有力者往往以不得其平而鳴於上如是則事益繁俗益偷而官之者益難矣雖縣令號得專制猶或難之而況於佐令者乎太興楊君宗震由太學生來主縣簿三年得人和而事無不治且職專財賦民之輸者自以時而退罔有後言此可不謂之才哉才名既著上官之委重於君者益多君常戴星出入或野宿不得歸廨舍者連旬日事之上報者往過而來積無不了辨然則君之才不止優於一簿也今以滿三年將考績之京上官又以關郡邦色權價萬兩當責之

天府而督運之官實難其人乃因其考績之行而俾督運之京先公而後私亦以重其人也頃行者民洪文傳張望相與叙君之績謁清文以為贈顧清豈足以知文哉姑據所叙而道其累如此盖民素沐君之惠而不忍君之別故為是贈以重君之行而期君之速歸以終其惠於吾南安之民也抑清又有致意者君至京師儻當道故人有問及民俗者幸為言今天下大勢如壯盛之人飲食起居自如也而善醫者察其脉而危之以為病在腹心為何者民偽日滋也民偽日滋者官為之也官為之者上官之察治不精而刑賞或失經也憂民之病也久矣書屢乳虎日餐膏肉頗得賞而無後反知之何民其不趨於偽哉偽之害其有涯哉此當道者之責也頃為語次一及之

賀縣幕蔡君承上官獎勵序

天下之官惟作縣最難而典縣幕者為尤難作縣而得上官之獎勵者固難至於縣幕而得獎勵者為尤難或蒞任二三年而得之者已難至於蒞任甫及一年而遂得之者豈不又為益難哉斯可以見人才之優劣矣安溪典幕蔡君甚以去歲十月終抵任今歲九月郡守吳公即移文于縣俾率所屬官吏書燕用鼓吹花段牲酒之類自學宮導送君於其廨舍以獎勵之此安溪百年所僅見者也盖君某邑名家子少穎敏而好學既而以為養故不得就其志乃從事曹掾而得此幕職荷此政殊也閱吳公之移大意若曰其官自抵任以來節操持堅規為又當于積年之通負於視事數月之間佐一縣之紀綱於刃風屢作之後此盖據實之言而獎勵之禮所由舉也盖非蔡君之賢明無以來吳公之獎勵非吳公之獎勵無以顯蔡君之賢明且獎若獎之於既往勵者勸之於將來斯益期其始終一節而績效益隆也況其所獎勵雖施之於蔡君之一人而其所勵實行於七縣之衆官此為政之所以不可無賞罰也此賞罰之所以為鼓舞人才之具也此蔡君之被上官獎勵所以不可以無術也此安溪士民之所以請予文以為賀而予之所以不辭也

贈錦田驛宰丁本茂將事竣序

清江丁玉川天下之名畫史也惟其以是一藝名天下故凡人之過其子若孫者猶有加於尋常之無聞者焉則人豈可不有以自重乎哉玉川之孫本茂為吾泉恩安之錦田驛宰自其始至恩安人士槩知其為玉川孫矣其宰錦田也公車使節往來無虛日君處之綽綽焉用是當道者可之檄兼蒞埕事夫益之與驛其冗均也君以一身蒞二冗間初若不覺其冗者君於驛行中亦可謂能乎哉比者縣尹澤棨張侯適欲自寧于省時縣事未有所屬顧侯佐咸無在者惟丁君可乃以縣事屬之丁君果能一遵乎侯約束且秋毫無擾焉凡執役于縣者其安之迨張侯既歸君乃退復厥位夫驛宰天下多矣以他官攝縣事者

天下亦多矣蓋未有以驛丞而攝縣者而今乃於丁君見之君
其果有過人者歟試近取譬論之天下事大率亦如畫然何者物
有象吾畫者惟鑑其象而肖之至於濃淡疏密之間則在乎布
置得其位事有理吾處者惟肖其理而行之至於損益輕重之
際則在乎措置得其宜審能是以丞驛可也以攝縣事可也以
攝縣亦可也又推而廣之則有不止於治縣者丁君蓋亦有得
於此乎丁君得王川家之傳者也其平居亦嘗推類及此乎鄉
老陳諭蕃介予友孫君恒謙請予言為贈予雖未深知丁君之
為人然以其為張侯所奏用又孫君為之請知其果非庸衆人
也臥病間為秉燭書之

送邵君廷瑞歸淳安序

吾邑二尹方侯來造予具道其外叔父邵君廷瑞之賢且曰吾
家舍館君之過我厚君茲之來也又與恒情不類蓋聞吾為館
婣者所仇事在有司而傍無強近之親恐緩急無能任吾事者
故不遠數千里以來既至而吾事幸得直吾事既直而君不可
留矣自始至今纔浹旬耳而行期雖不可緩吾誠不能為情也
願其平日所重惟德行文章儒先生幸惠一言以表其行亦少
塞主人之歉也嗟夫凡士夫官于他鄉其親戚故人之來官所
者大抵非以情即以利耳以利者多自其欣而來怏怏而歸主
人則或以怏怏於其來而欣欣於其歸以情者悲戚反是然相
以情來中或遷於利誘而終至於失歡者亦多故士夫嘗官而
患不得於其親戚故人者往往也是豈士夫一得官之日而遂
恝然於其親戚故人哉親戚故人之知義者寡矣如邵君於吾
二尹其所以處夫去來遲速間者利固不足言而情之說亦未
足以盡之蓋一於義者也故其來也有戚戚焉而其歸也欣欣
焉主人於其來也欣欣有甚焉而於其歸也則戀戀不能釋焉
無他一義之所然始也故曰以利交者有時而離以勢交者有
時而叛惟以義則自結髮以至白首或窮達夷險之異每皆不
失其金蘭風味也如邵君者斯可為薄俗勸矣於是乎書

送郭德孚歸增城序

增城郭君德孚吾郡通守廖公祖母氏之孫於公為兄弟行云
夫論兄弟之親固有倍蓰於此者而或相視猶人人也而公之
於君乃千里馳書趣必至官所風雨對床無間同胞又之猶不
驗其去茲固可以知君為人之素而公於親親賢賢之義亦可
即是以占其餘矣適歲中有盜弄兵於潢池者君用是急於歸
誰謂其家族而公亦有是托於君也君遂行公館秀才楊裕鄉華
因請予言為贈人有恒言皆曰親戚云親戚云然統得其言而
不得其所以言者亦多蓋親愛之戚憂之人情惟相親愛則相
憂戚矣相親於無事之時而相戚於有事之日凡親戚之言所
由立也或者當無事時各能以親自名酒食相徵言笑歡洽自

以終始無間然矣又夫一貫一腔中情乃見至有不得其門而入者又或少有憂虞則相視如途人計利害以為趨就絕不可托矣斯豈親戚之謂哉若公之於君也親雖不甚切而情則甚親蓋其曩昔相與道通氣合有在於親戚之外者故今日有此眷戀有此付托耳且公之始遇君也將以同其樂而君今辭之歸也乃有以分其憂是其於道義又各得之矣予聞以勢合者勢衰則離以利合者利盡則疎惟以道義合者見始終歷夷險而如一日其公與君之謂乎君今歸止罄所心力使兩家門戶咸得保全無恙報音至泉公心以慰而吾泉闔郡民庶士夫亦為公而慰以焉則予之言益中矣是為贈

永寧衛送別序

永寧衛儒者張士昭為予言其衛知事陳君用之之賢曰吾衛中絃誦聲素希自吾二三子者始私習焉用之獨善之而痛其孤也訪諸胄及戎籍子弟之秀者悉勸使就學或安諸其門諭之曰古人雖在軍旅不忘道藝人間惟此一種味最不可少者且為敦請興化鄉進士陳僉為之師使傳其學既三年得可進者三十人為申白當道乞得如民間俊秀例附充泉州府學以均教育備異舉格於時制不克盡如志然永寧自是文風稍進學者德之又曰君有學有守在衛幕積上而信友也凡衛之宿弊巨奸以白當道而誅革之殆盡此自他人所萎弱不敢任者

其事固昭昭然述延耳目中也今其秩滿將戒行有日矣吾儕其能恝然乎遂各賦一詩以寫其不忍別之情而未有序之者惟先生念其有功於吾人也而有以責之若夫今天下事涉斯文者何預於武家雖公侯之尊都閫之重亦無有能任其責者而人亦無得而責之況於衛乎況於衛幕者乎用之之所用意於是乎為不凡矣夫佐衛幕而能慎掾稽簿書嚴吏胥之出入公獄訟之是非得無咎怨於上下斯亦足矣何暇籌及斯文於吾人所之之地哉用之分外事業有如此則於慎掾稽簿書誅奸革弊之類又何有哉使不制於今位任稍隆得從事於士民之間則其所建立又當何如哉吾是以竊意天下之尚多遺材也用之今秩滿例得陞矣然吾猶為用之惜也蓋平世既用資格辟有不次之擢固未知銓衡者果知用之能如吾輩之志否也以理揆之若行或可得今長乎昔早夜克奉惟以一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斯亦足伸丈夫之志矣如止以長衛幕耶雖不得甚志亦其一衛之幸也蓋世有位尊而才不稱者謂之縻官職有材優而位不稱者謂之德浮於位二者孰得而孰失孰榮而孰辱必有能辯之者用之行矣毋取必於在人者而惟盡其在己者善其終以全其始可也是為序

送陳蘭軒歸臨川序

臨川陳蘭軒先生五都侯陳公之伯兄也公起布衣雖甲科歸

顯宦外忠於國家而內不失其親之養者止以有先生爲之兄也先生孝友之行膾炙人人又雅負高標不爲勢利所變動之號亦可以知先生之賢矣某近自京邸歸先生適奉高堂之命來泉視公相過於逆旅初未知也雍容數語乃知公之有賢兄焉以爲從容且有日及抵家不數日而先生已戒道言歸公不能止也胥庠諸先生及士友因命某言以餞夫宇宙間凡百皆外物唯天倫之樂最真先生以卓犖之器而潛德丘園偕諸仲季上奉百歲之親使公得以一其心力於爲國爲民而無內顧之憂今茲之行又非爲名利役也其來也念常棣之愛其歸之遂椿萱之奉則先生之所以爲人子爲人兄者於此又可槩見

矣自古忠臣孝子常苦於不能兩全豈惟以君臣之分殊彼此之情隔蓋亦無良昆弟以任其門內之憂耳今公以雙旌五馬之貴二千石祿之富而二親適皆遐齡康豫光膺天寵於華堂之上又得先生爲之伯氏以綱紀其一家之政縣一往返以適安否孰其爲樂人間孰有哉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若公者得之已有餘矣雖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之樂也公才欲推其樂以及於人使吾泉闔郡赤子咸得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又欲進而廣之使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寰宇之內同一家人父子之天而後公之願始塞矣乎此則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非止一身一家之事者也故因序先生之別而及之先生其必有以發於公矣

壽蔡孺人九十序

友人文選員外郎黃君汝脩嘗爲清言其外祖母蔡孺人王氏之賢且曰凡婦人識見所不及者獨超詣焉當吾外祖蔡簡公之尹巴東也未及三年且無他介累一旦欲乞致仕歸祖母不色難且贊決焉自是相與周旋林下教子育孫者又三十年外祖壽終九十祖母今亦年九十矣幸向康強無恙也清爲之喜曰茲乃所謂配德者乎抑其壽亦相配於天相也茲豈非盛世之人瑞哉未幾汝脩亦請以其所作慶壽圖及所得於諸縉紳君子所爲壽詩曰六月六日吾祖母生辰也將以是申吾情爲

願爲一言引其端顧清衰蹇陋不敢當而有不得終辭者嗟夫壽者天之所甚靳者也王公鉅人力能拔山智能竭海而萬方不能移一壽莫嘗以耳目所及考之一鄉數十家或數百家中求其七十者指已不可多屈信人生七十者稀矣若八十者或遺數鄉僅一二見至九十者則或闔一邑一郡所無間有之又往往氣息奄奄其無甚者又或衣食之不裕或足衣食而之子孫爲或子孫無良焉又或德不稱其壽雖壽無足深取焉其在女婦則苦樂由人不能盡如意者尤多曾如孺人者配德賢夫夫老期得老孫曾成行況汝克世其家物而婿位少司空女封淑人孫行有職天曹者哉司空淑人者汝脩父母也然則孺人

之壽之可慶也爲何如耶蓋不弐汝脩之所冨饒有事凢與汝
脩有一日之雅者亦皆爲之嘖嘖稱慶也况孺人尚康强其壽
又未可涯弐雖然孺人之得高壽固有大道矣汝惟我
聖祖再造華夏
列聖相承凞洽已百三十年和氣充乎寰宇萬物滋得其所故
今日往往有高壽老人在人間爲其子孫所慈願焉不然中外
多故主人皇皇石壕室有應役備禦於者其能九十耶吾以是
念我
國家之德之在吾民物者深矣此汝脩之所當知也然而天下
之大平無事也久矣此又吾輩之所當知者也

洛陽送別卷後序

右洛陽送別圖一幅詩十數首序文一篇吾晉江士夫爲今尹
鄧侯于執方歸清江而作者其於斯文骨肉之情天涯南北之
感致身青雲之望際盖之矣鄉先輩杏山尹劉侯又命俯屬一
言于其後且曰鄧侯謂吾子知我者儀於此能不吝揮筆以貽
之言又何辛也顧鄧生自是千里良駒而區區百病叢身方自
謂朝日之不暇而敢以芸人田自許弐然知己之意長者之命皆
不可虛辱也嘗慨昔人好學而困於貧至或偷光鑿壁或
借書以讀猶汲汲於其志之就閑鄧氏清江巨室也生而獨壁
之餘澤積誦入之餘時書籍貴人之類計無有不如意者矣矧

富年美質逢到可期此而不好學焉其負此生弐其負乃父呼
之教育弐亦爲負今日諸士友之所以握手叮嚀於洛江之上
者之雅意弐抑後世之所謂好學與古之所謂學者有不同此
又在所當早辨者嘗記歐陽夫子之訓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
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更無著力處凢今之貪祿利而不
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者皆是也直須一躍躍出此
關不伏作此等人方始有長進處又曰某讀聖賢之書而不過
於心不有於身不能推於人此與書肆何異誦之讀味此言又
矣意非知之艱也非知之艱也效爲生及之戚戚若芒刺在背
耳意吾鄧侯之所以厚其子者亦當無出此道故以錄于洛陽

送別卷之末庶幾高材疾足者速到之一助也系之歌曰送子
于洛之陽兮洛水泱泱孔子曰逝者如斯夫尋味一何長顧一
世嚮兮當百倍於別酒之嚮洛江浩浩兮無遠弗到孟子曰有
本者如是兮應知學道之可繇吾病枝葉雕敝之誤吾半生兮
不知此於世道也何補於君親兮何敢

洛陽送別圖詩序

順天府秀才武進畢君朝用令親君某衛指揮使公介子而吾
泉戚守公同高祖從弟也朝用從父家京師吾戚守公自始貢
至登第之日皆就而家焉故與君恩義之篤一如親昆弟也朝
用以去冬來省公公留之不聽其去者數月茲時去既自爲詩

送之公之館賓鄭世用暨九與君交雅者亦不能釋然於其去
也爰命工繪為洛江送別圖而各詩其下以識意且屬瀆序之
蓋洛橋在泉城東二十里許送別而必以是入圖者泉之人凡
送別者必至是也蓋取其景象真而詩之發興有以夫嗟夫
昔太史公世居西河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
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暨過梁楚以歸收拾其
所得得一部史記焉則大丈夫不可不志四方也明矣今君居
京師在天之北而吾泉乃在天南相去八千里君之迢遞而來
也所居名山大川多矣所得奇聞壯觀衆矣豈無以觸於耳遇
於目而會於心者乎吾泉人物雖非齊魯鄒嶧之比然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又豈無足以助君之見聞者乎况貳守公文章政
事煥然為一時所雅重君於公之入也可以學問其出也可以觀
政所得又不既多乎君茲行信又不為徒行矣雖然子長一部
史記固得之於四方而蘇老泉杜門讀書不出戶者六年亦卒
以成其業予謂君之來也既有類於子長之遊既役役無所得
今髮髮入老矣又以百果所嘗欲為老泉之守而不能甚矣青
春之不再可念也茲固為君拳拳焉若夫區區別離感慨之情
則有不暇喋喋者且諸君之倡詠盡矣

贈醫士董君某序

自愧蓋區長學益荒行益頹落四方故人尚有不忘我者而
我之貧故人則多矣嘗聞宇宙間三不朽立德也立功也立言
也然是三者固有輕重自古未有能立其德而無其功與言者
雖顏子之窮固自有功於名教寥落數語萬世鍾呂設不幸不
傳在當時亦必以善言德行歸之若有功者雖無其言亦自為
不磨過一生矣惟能言者最不足恃柳州金陵至今為天下口
實况不敢望柳州金陵之萬一者乎是故言不足恃也蓋言必
出於躬行心得之餘然後其言有味而可珍庶幾足以信今而
傳後不然言者與受其言者俱不足為有無也愚以是深自愧
省不欲事此無益之勞久矣曩從都下歸過浙同行二十人卒
者十有七予疾勢尤殆賴泉為醫其縣董君某醫之次第無不
起者為之德君何如也嘗有所酬則不受曰盍贈我以言乎不
容辭謝也諾之今四年矣而未克償人之無信如之何哉夫僕
非敢忘君也誠以其言之不足為君重耳然而終不可無以償
於既諾之餘也抑古之所謂贈言者匪止揚其善而已固將有
以進之也是故有請贈之義君兩浙名醫也予也昔於此道其
將何以進君哉聞嘗道聽一二似有至理聊為故人賸語及之
或有得焉然外善而風者偏諸醫歷諸方不效有國醫者直紿之
曰趣辦後事不可復為矣於是病者以為必死悲甚而病頓愈
蓋以妥藥其喜也此豈有方可傳哉又有刑下者一良醫多方
療之不止一日偶見作字者持水器注硯指按其上竅則水不

下放之乃下因悟曰吾得方矣遂多其百會穴而痾止此又豈但能傳古方者哉夫曾君意也因此類之謂歟凡古方所載詳君皆已洞然矣若此之類蓋亦君所樂聞而或足以印證君之所得乎君頗悟過人通曾史又重義輕利平生活人之績吾不可勝計古之所謂立德立功者固不止如君所就而君之所就要亦不可不謂之德也要亦不可不謂之功也夫仁亦在乎就之而已矣愚固於君有愧也

賀歐陽生冠帶序

南安興賢里歐陽生鎬幼喪父繼喪其大父且伯叔暮功之親亦以次淪謝獨生孑身孑然依大母以為生其天資穎敏仁厚有過人者未弱冠能奮自樹立孝養其大母撫其家人而教恤其姻戚人皆賢之既而所治貲產日益置裕非惟先世門閭泰遂復舊觀而其堂構之功乃有功於前烈人益賢之比者朝家以邊防事重令民有能出粟助邊者與冠帶榮身生復加例得冠帶焉於是其朋友謝芳輩樂其事而謁予文以為之賀予昔乃交生之大父元之及叔父秩二君皆好學喜義有聲士林轉盼幾載則皆已隔冥途矣茲其後事而為之愴然今乃聞有生之振勵能中興其家世故人情云胡不喜聞而樂道也夫物理有盈虛而振作存乎人以曹翰氏元勳之家而子孫一仆不復起以布文以從母外適矣乃克振范氏之宗而呂大之無善人宜有後而人力可回天非偶然也生今年僅二十有六而所立出人已如此苟能如是益衍其先世詩禮之澤律身而教子親親而愛人表裏合一誠壯老堅一心則歐陽氏之祚宜未有涯雖范氏家世之盛理或可幾也豈止今日親朋所賀者而已乎予雖庸人猶或能此筆記之以為為人後者勸也

書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閩人登進士第自歐陽詹始此昌黎韓公之言也夫以一第倡一方此其人物似亦未足多者何至勤韓公之紀錄也蓋閩自漢武帝徙其民於江淮間而虛其地至唐中世民之生聚猶且無幾而況於文物乎獨歐陽先生秀出九民之中早知從事乎周公孔子之道文行蔚然既觀察使常公衮甚異之至京師登[illegible]陸宣公與韓公及李觀李絳崔群諸公聯第皆天下之選時稱龍虎榜焉則其視尋常一第者固有間矣謂非一時之豪傑不可也自是閩士始知所向慕儒風日以振起相師不絕[illegible]至於楊龜山李延平羣分河洛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學大明道統有歸吾閩遂稱海濱鄒魯矣是正有賴夫公啟之勢其篤不絕至末而益大者謂非先生實為之根柢又不可也先生故有文集十卷行世前輩稱其精於理而切於情可知其非止工於辭者而近世無傳焉今冢宰福郡林先生始自內閣錄出以傳吾師古豐孫世平先生得而刻之於梓力未克成吾郡守弋陽

吳公克明闡之曰是政郡中文獻也吾當有以表章之遂捐俸以壽其工而屬清一言頗先生家世履歷行業詳載舊書本傳及李公貽孫之序者已刻其卷端無庸清小子之贅矣茲特揭其所係於斯文一脉者如此使後之人知先生之功在吾閩者不止為進士第破天荒而已也

蜀阜存藁序

壁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替盖不能改廢遯墨以挫時好者閒嘗小試仕途不旋踵輒卷而去之往往撩託于寬閒寂寞之境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溪山禽魚花木相朝巻而其神之所逈盖自東極之東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北千萬載之上千萬載之下皆在其所鞭笞駕馭之内也嗚呼亦䘏世之人孰知其言曰人間之樂動中見之天地自然之樂静中見之又曰坐閱群經觀其規模制作如四時錯行如日月我明無一不與我心相應者又曰太虛宇宙元無際微起諸胸即未純嗚呼先生之所自得者如此以此而見於詩見於文又豈區區愚生俗子所庸置其喙知趣也哉惜其遺藁今不盡傳是編名蜀阜存藁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於散落之餘而校定焉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與尋常枝葉者不侔清因以先生忠宋之而得其大段若此嗚呼先生沒於洪武間去今二百餘年而其遺藁乃始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謫於二百年後之歐陽公者矣斯文之顯晦是自有其時哉先生名府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淳安人

中州音韻序

盡六合所有者既莫不離其字矣然生民之初未有其字先有其聲聲雖出於人之口其實出於氣機之自動天籟之自鳴究其微有甚深非人所能為者後之哲人乃用六法以制其字而今其聲故聲本於氣氣有陰陽五行聲有清濁五音天人一也惟氣之界分不同故五方殊聲而聲亦隨之然天然自有之中則不容有二也蓋天地之中氣在中國中國之中氣在中州氣得其中則聲得其正而四方皆當以是為的焉此元高安周德清先生之中州音韻所以為人間不可無之書也思昔先生之世書必同文文同則聲同其必有以中天下之不中者矣奈何而下王者不考文又江左音倡而天下無正聲因循千有餘載而

我

太祖高皇帝始命儒臣大整正之名曰洪武正韻信有以追先王考文之典而為萬世不刊之書矣然人知正韻出於當時儒臣承詔之所編定而不知其有得於中州音韻之書者宜多也河以言之吳文清公一代名儒也嘗讀德清先生之書而序之

深許其得音之正而序中所謂吳楚傷於輕浮燕蘇失於重濁云云者今正韻凡例中純用之則是當時諸儒之采用其書初無損於諸儒之自得而適足以見其能集衆美以成一代之盛典為可嘉而德清先生之功亦於是乎為不可掩矣顧其書雖為識者所賞而未及顯行於世況更物以來蠹蝕湮晦復百餘年吳興王文肆先生隱居樂道沉潛書史而不廢音韻之學今年九十矣乃能取家藏故本大加訂正視故本為益精且詳以吾閩憲僉張公某其婿也屬為梓行之適庠守羅侯某及龍溪尹姚君某獲見其書遂請於公以成其事俾清識一言于其端嗟乎是固天地間之中氣正聲所在而我

朝一代盛典所開先者也文其用則被之絃歌可使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天下化中者亦未必不於此有取也其可使無傳乎文肆先生以九十之老而留情於此其無幾漢伏生之風乎而張公輩樂成之是皆能為斯文出一氣力者也

題蒙引初藁序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於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亦承父師之教指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間以其所窺見一二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或已訝為迂遠而厭怵之矣清乃萃之以備切磋久之積成卷帙庚子赴京已收實于行囊既而因究解自遺之速至京檢覓不得意其失之途中也將方溫故輒複有錄更三閱歲故錄乃復得之家中參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生一句而三其說者皆無暇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寂然而比日後生輩求之頗切欲發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删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辯姑且會而次之先且去其最冗撮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經之言皆且存之以俟他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藁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皆有之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二卦張國信輩借抄因為之敘其故以引其端云

刊精選程文序

今之舉業之文非古也而其理則猶古也權其所來於理者有未盡故其命於詞者不能發夫理而反以障夫理於是其文之去古也益遠矣夫舉業在今不可廢也欲變舉業而古之在今亦未易也孔子之論治道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孔子獨不欲齊之一變至於道歟勢有所不可躐也此雖非所宜擬然其理有相彷彿者予辱福特鄉子弟有從予請業是者于舉業也乃為選取四書經文中之優等者數十篇略加批點以指示之使其不至於純乎眾學虛浮花浪蕩之習也其亦

進於古之一階乎嗟乎古云古云文詞云乎哉而况於舉業之文云乎哉予之亡是有年矣乃今奉
命視學江右見士子之業是而不得其方者多因檢出此以爲之式諸生㕘錄布諸梓予適見之爲書此以道其故而欲偏選諸經及論表策判等文之優者而批點之使各有所式而特文忝趨於正亦清今日分內一細事也

古文苑後序

古文苑一編相傳以爲唐人得之一佛寺經龕中皆昭明文選所不錄者然不錄於彼而彙集之於此則其取舍之間亦不能無辨也宋章升道爲之考訂訓註遂以行世逮更世以來甚傳在人間者幾絶矣今侍御實庵張公世用得抄本爲楚節吾閩暇日因出以示清且曰吾嘗以歷代文章氣運求之及秦以前暨二三君子之論其編雖未及純乎古固亦近乎古者而世之學者之不及見亦久矣吾今將以播之梓盍爲我識一言邪清以屢以固辭不得於戲斯文一脉至我
朝盛矣自六籍四書而下諸子百氏及諸傳記凡人間昔所未有者往往以次而出至於文章之集若文選及文粹文鑑文類之屬所以供學者之玩者又不知其幾然猶未得見古文苑也今張公復爲梓行之使學者得增許多見聞學者之生斯世何其幸哉故是編之傳可忍以爲益足以徵我
朝文物之盛也然公於是編特以其近古而好之耳近古者猶好之而况於純乎其古者乎文辭之古者公猶且好之如此而况於古之所以爲古者乎故是編之傳庶又竊以爲公喜而其所以喜者則有在於刊書之外也

江湖勝覽後序

清漳楊氏文脩性警敏而襟懷不羈嘗遊遍江湖間歷覽江湖之勝以自適且所至輒訪名勝亡而從之遊以求聞所未聞用是士林諸公多奇之有江湖勝覽之詩贈焉積而成帙因來泉介吾友吳君士際携之以請予予不容無一言也姑發諸公所未及者而爲之告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有在外之遊有在內之遊水行地中流爲江瀦爲湖登於是稽於是挹月露之清光拊水天之一色者在外之江湖也固勝覽也然人心自有源頭活水積之則爲鑑湖之萬頃放之則爲長江之浩流其中風景仰接天光俯羅萬象以遊以游不事外求而樂在其中者此在內之江湖也尤勝覽也文脩於在外之江湖則覽之熟矣且諸公爲文脩道之悉矣第未嘗於在內之江湖亦嘗有聞乎否亦嘗經游乎否故予之說將使文脩自是反其在外之遊而爲在內之遊內外交脩則天地間不可限量好人物在吾子爲之矣豈止江湖一遊人而已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君子之告人固如此願吾子其思之幸毋謂予儒者頭巾迂談闊論也

清玩冊序

予適有行役過杭而疾新淦周君某時客杭命其爲何氏虞曰先生門人也屢爲謁醫視之疾頓以瘳乃邀予遊西湖予以疾加於小愈辭君從之既而挈其所集古今名畫一冊題曰清玩者示予曰閱此殆亦不遊之遊而其中奇物又有非西湖所能盡者予笑曰是名清玩固清之所宜玩也次第而閱之有廿空之日漾波之月夏峯之雲冬嶺之雪而觀夫竹樹之難拔欲動之勢又可以知風之所在也則天之文於此而可玩者矣或違峯帶峰如五老九疑或一碧萬頃如洞庭彭蠡又或崢嶸崔嵬平原曲磵清泉白石草亭翁碕在在成趣斯又地理之可玩者也其間庶物則草木花果以至羽毛鱗介之屬隨地而見種種不乏苟能觀其妙則戾天之鳶躍淵之魚濠濮之姿草樹花之鳴驅□皆不外乎是至於人品則携琴者執卷者漁者樵者牧者行者坐者或在竹林或在松陰或在山隈水涯又或坦腹趺坐而神馳於雲物之表或張帆鼓棹方泛泛乎濤浪之間而又或爲紗在首金帶在腰而清坐泉石蕭然若在塵外者蓋又不知其爲何人也嗚呼予於是乎有感矣彼泛泛乎濤浪之間者其意趣所在固未可知而其馳神於雲物之表者殆能超世累以爲高者乎然或徒以此爲高而不習當世務亦非中庸之道也若夫以軒冕之貴而得賞夫林泉之樂者殊此乃昔晉奇三事而今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蓋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乎所謂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者乎旂豈非吾人之至願者耶然而必有其具焉非可以幸致也而亦有命焉不可以必得也命雖不可以必得而其具則固在我之所當備者也凡集中人品皆惟人之所□而吾之所慕者在是則又愧於其具之不稱也披閱之餘感慨興焉因爲之序以歸於君君有二子方讀書勵行有用世之志其閱是也將無同予所慕乎尚勉之哉宜毋同予之愧也

凌雲葉氏族譜序

葉之先本楚同姓春秋時沈諸梁其後也食采於葉號葉公子孫因以爲氏今其字同而音異者猶韓韓爲何郝郝爲朱之類也葉之得姓始此自是支派散漫四方不能考究其顛末已吾泉南安凌雲葉氏其先唐時有諱糾者居睦州諱七世孫孜宋盛時徙光州孜子棐曾官至光祿大夫以渡江之變徙泉州晉水之廣德鄉孜曾孫清爲興化軍之莆田縣尉因從仙遊之古瀨又十四世至學諭迅始徙南安之龍眠山承蔭徙凌雲迄今傳十有九世上泝諶爲四十世凡千四百四十三人登仕版者百五十五人其出於凌雲者三十人中間顯者或史傳所載或郡誌所書或功業昭於國家或節行重於里閭既皆煥然炳然於譜傳中矣先是其譜之著於荆湖綠幹既矣僅拓始於學諭

公而不得其上世所自並其去仙遊之日既遠一時未進於考
詢或詢之而不得故也至是明之八世孫自保乃追而求之得
其同姓仙遊公美所藏先世國學生確及徵獻大監業所寄譜
而印証之參論公之諱字及生卒甲子彼此不會而同君以為
水木本源的然在此無庸復疑即命其子邑庠生昭授其本而
錄以足之分其帙為四類一序引之文舉大端也而先世之誥
勑事狀詩記等附之又之尊也次宗支圖以著其世親親之序
也又次仕宦總目親親之中有賢賢貴貴之義也終之以譜傳
歸於親親也無間賢否貴賤一也既成以求予序夫家之有譜
猶國之有史也是蓋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何以言之人生天地
間有聚焉聚之大者為國小者為家雖與群物同一生育於天
地之間同一歸盡於大化之內然迹往而聲存事過而情係自
有不至與群物類者此國之所以有史家之所以有譜也國有
史則可以昭監戒維世道家有譜則可以序昭穆厚人倫小大
雖殊理則一也況夫家人之聚也世更一世有不能常其聚者
以不能常其聚之故而思所以係屬之使不至於逐時渙無統
以相忘如路人者微譜則何以哉此國人之所以為異於群物
者也此先民於宗法既廢之後所以倡為譜牒之制于以扶植
人道於不墜者夫人道之所立既有在於此今或蠢然而生蠢
然而死一身之外漠不復省念則夫所以上承乎其先中逮乎
其屬而下啓乎其後者皆不言可知而又果何以為人而異於
群物也哉嗚呼薄於其親者一身之外若有餘篤於其親者心
遊乎累世之上而不足如自保之所得所謂心遊乎累世之上
而不足者非邪推是心以往所謂一本而萬善從之矣吾葉
氏之族人以及其子孫皆能體是心而勿替引之吾見葉氏之
澤其將彌遠彌光而未可涯也

新淦周氏重脩族譜序

吾盧白先生既致陝西憲副事家居取故族譜重脩之首凡例
次圖志次先塋表又次文翰卷數不一視故族譜詳且密矣於
是板而傳之凡族人無老少各畀一冊使藏之又寓一冊於其
門下生清而使之綴一言于後嗟乎清之孔先生甚矣先生猶
不忍外而猥使有事於其門內之譜哉清念始為弟子員時先
生適僉憲吾閩遠近者試閱其愚昧而之師授也指引之使學
于虛室林先生之門又以其貧而助之薪米筆札之類既又進
之家塾使與其子同席硯而朝夕躬指授課督之猶其子也嗟
乎世學復有斯人哉抑先生歎歷中外二十餘年其他德善播
在人人者何限顧非今者所宜縷縷耳大抵先生心事真所謂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況於所謂其初一人之身者乎君子義
推其所為必自親者始此先生於族譜之脩所以愈加詳密而
不容已也先生此心使得進而廣之可以澤天下壯皇猷而限

於其位年幾五十二而乞休用未究其蘊此朝野之知先生者之所為深惜者也然以其餘力用之一家如是譜之修以至祖塋之究祭田之復家傳之著宗法之立皆可以尊祖焉可以睦族焉可以貽後焉可以敦俗焉固所謂是亦為政者也使先生之子孫及族人能引是心而不替則隨其窮達崇卑仁孝之澤皆有不可勝用者矣清自得過先生以來已三十年矣犬馬齒四十又八矣使能稍乎先生之賜以改其身外之物色而已外此則皆三十年前故物也仰惟先生德業在世足以重周氏之譜而老門生樹立不類不能為寒族之重而徒以貽師門之愧故因先生之譜及之以告周之後人蓋一勸而一戒也若周氏世德之深厚支派之繁衍與其遷徙始末見於前人所序及先生父子之所自述者備矣皆不贅

安平柯氏族譜序

吾晉江八都安平里有柯氏清少時往往聞鄉人道柯富戶名者蓋自洪武永樂間柯氏以貲雄一縣有司舉富戶實京師至今其子孫世丁富戶役清比遊時嘗主於其家士宿與其族之秀曰鋼字朝舉者同習舉子業于縣庠朝舉今以年過五十棄舉子業不事清雖脫此得祿仕然亦五十無聞矣朝舉最以其族譜序為屬清悦無聞而義不克辭也蓋亦聞其譜故有鄉昔序之曰柯姓本吳仲雍八世孫柯盧之後逮孫述宋時居孫之水南頭登劉煇榜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卒祀于學宫述之孫翰字國材紹興間徙安平此言若有徵者而繼之曰兵燹後失其譜牒今不敢追遡其上惟斷自十郎始按譜所稱十郎者距朝舉僅五世其上已莫考則所謂柯廬之後及龍圖之居水南頭者蓋莫之詳矣惟柯氏實安平大姓而柯西埭之田至今尚有廟柯氏則國材之為其遠祖理為近之然其世數亦已不可以紊今而知矣大抵譜之設特以著親而已若先代之賢晦世次之遠近門族之盛衰皆所不論也抑亦有不足論者顧子姓單寒陋巷而有輕鶴衆之良貴存焉柯氏四世五公非不賢且貴也而紹與術於不得借以蓋其不忠不孝之罪焉以聖德神功為天子則郊祀祖以配天矣親之所在豈可擇賢邪但矣夫譜之不必名人華胄之攀援也一有所援則羿不容辨矣是以不敢襲前序之文也及閱朝舉所自撰次則渾無他意其世冑十郎次載其名字尚缺以不可強也又次曰長孫曰天乞蓋方有名字詳其所可知也傳至朝舉一行計存役凡若干人朝舉今且見孫矣其孫行上距十郎為七世壽殀不一又得若干人而皆未有顯者然要之亦皆不失為太平之良民也且其圖列明備昭穆秩然親親之意具存已為得譜之本指矣況有祠堂圖有世系總圖有大宗圖有先塋圖有先世畫像前後本傳各以類又有凡例數條冠其端記二篇殿其末其所以

衍先澤而垂後規者尤為切實懇至家範最後引唐柳玭戒子
孫之言曰惟孝慈友弟忠信篤敬此乃食之醯醬不可以一日
無者嗚呼盡之矣使柯氏子孫信能是雖無龍圖學士等名公
為之遠祖不為歉與抑又安知如學士等名公者不自此而有
作乎是朝暮之所諳切無過於今人而其所諳之意固自不後
於古人也吾以是取之

恩命褒榮詩後序

恩命褒榮詩一冊吾福建參政吳興張公彝受其知荊門州時
旌異誥命而繪具諸公及士林諸先生為之志其喜者也閩庠
清級一言于其後清惟我

國家之所以勵臣工而勸忠孝者至厚且周矣京官七品以上
三載考稱則錫誥勅封其身而又推恩封贈其父母及妻有差
若外官則必至於九載秩滿考稱然後授以是恩為重內也
然使一拘此制則外官之治行超等者其將何以別之故於其
超等者惟覈其實則三載之餘即以授之謂之旌異此則公
今日之所得者也公由戊戌進士知寶慶縣服闋改上高已而
陞荊門尋陞同知福州府進拜憲命僉憲之日旌異誥命始至
蓋自入仕已今二十餘年然後二親室家始得被恩易說公之
喜可知已夫一身之貴名猶未足為甚喜惟二親及室家皆以
王言暴名故得被天語之褒命服之錫此於臣子之心何如哉清

閩公自入仕廉明勤慎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而始終如一
且當其為縣日巡撫大臣及觀風使者以其政績卓異請旌於
朝者凡四次為州之日又得二次至於凡當道之以禮帛牲酒
獎勸者不計焉積其後頭數以有今日之
恩命亦可謂之難哉況外官之得恩命難於京官而外官之以
旌異得之尤難於尋常之任以稱職故而得之者也夫惟其得
之甚難故在己為可喜而在人之替其喜以知公之也良宜向使
公為州之日所操或少變於為縣或為郡之日以損於為州則
功虧一簣而此事或會差矣由是言之公今日之得此其亦良
可自慰哉矧今既位方岳之重而其治行方益隆望實方益大

將來所得恩命又宜有進進於此者矣所恨者太宜人早世先
大夫亦僅及見其登仕而不得一享今日之光在公之心殆不
免於悲喜之交集耳然及親而仕而忠孝之得兼致其力者此
人之願也亦人之幸也其不幸而姑此之望已絕所謂雖欲孝
誰為孝則惟畢力於忠即所以為篤於孝矣此固公今日之所以夙
興夜寐者乎嗚呼忠孝之途遠矣哉玩諸公之作其所以致
望於公者亦皆未有涯也

寵褒錄後序

右封贈誥勅凡十道今福建左參議泰和徐公積其向為南京
兵部主事及員外郎中時所得者也蓋贈其二親者誥勅各二道

封其身及妻并贈前妻者各三道公之積而錄之豈徒然哉豈
徒以榮
君恩而已哉蓋迹雖類於榮君恩者而意則實在於不忘乎君
恩而恩益有以昭親之光也嗟夫臣子心事於是乎有可以自
知而不能以語人者矣清公之同年友且同事于南都者有曰
自謂頗知公者然公固自有定價於當世而無俟於清之縷縷
也故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華亭張公道德功業名一世於
人物最少許可其所稱南都縉紳士凡三人而公居其一秉知
公者亦可以得公為人之槩矣惜其當日稱揚之語今不能詳
惟往歲巡按御史陸公疏公治行於

朝而請旌之其詞可記者云有慎立心而介貪婪懲公勤處事而
務者與斯實錄也然亦自其宦業一端而言耳若公學識之精
明志氣之堅正宇量之宏博則皆有未暇及者然則公他日事
業之所至其可量哉故語辭有之云尚加慎以俟登庸夫以
公之實德升聞至蒙天語之褒許有如此夫安得不念念不忘
羨繹如見益有味於慎之旨而為是錄以自隨以目規而自
衷勵也哉信非徒以榮君恩而已也清以是又知公後日所得
恩命之有進進於此者矣

壽王太夫人序

今秋當大比而興化守王君存敬當以夏考績之京師按節及

諸閩諸公以君學行才猷之優必留使為紀綱于學屬潤侯豈
事而行君以二親俱垂白在堂又擬便道一省而七月七日又
太夫人初度之辰計日數程形留而心往矣固請如期行諸公
重違其情也竟許之既成日武守朱君某以書抵清曰吾王
君雖秉質明時而常得伸所願於其親其始尹溧水也父確齋
先生判和州相去僅數舍問安之使源源俔往膝下不相違遠
確齋致仕君以刑部員郎援例歸省者幾一年既有興化之命
復得從政迎以拜家慶值確齋年登七十時與君相好者咸有述
作以為壽曰稱觴之禱今茲之行太夫人年六十有九俟既上
績而歸亦而七十矣吾子與君有舊願得子一言以侑太夫人壽日之

觴不可乎嗚呼嘗讀詩至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
而知人子一委身於國則不得兼伸所願於親者自古然也如
王君之於其親屢得奉會如此豈其獨多得遇然之便耶抑其
孝心獨至自有若孚默佑之理邪是所謂人所深願而不可必
得者信可賀也已然清竊謂君之善養其親者又自有在也君起
家進士歷官中外凡四轉階所在皆盛有聲稱效一時士大夫
語學識者必及王存敬語操行者亦必及存敬語才具之可大
任者亦必及存敬焉是君之所以致養于其親者視他人固自
加一等矣豈止二千石之祿養與夫間時乘便之一省侍而
已哉是宜可為稱壽也已抑又有當為君之進者

天地靈秀也古今异著也人子心非木石且誰無榮養同春不老之願耶而默計理數之將然則知昔人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蓋有未深經咀嚼者而今之所謂具慶上壽云者有時而疑變於外情發於內矣嗚呼其可奈何哉其可奈何哉吾竊以為自古賢哲之能立大功名於天下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或不幸事功不大就而名節之克完者亦為有以不死其親而同歸于仁孝之域則是人子壽親之計於萬不可奈何之中又自有可以深長思者耳嗚呼言及此者益為無負天地君親矣然此亦豈宜與不知者道哉且不知者觀之將謂吾以壽親行而波以吾親之不諱日為計何左耶王君當不謂然而獨有味於吾言也

送柯節推考滿序

成化辛丑冬十二月吾泉節推翔陽柯公以九載秩滿先是吾泉士民討公秩且滿不得以久其惠也相與詣當道者乞轉以聞之於

上而留之而格於法不克至是公且行矣士民咸依依不忍其去念無以致其意者乃相與詣諸縉紳先生或為序或為頌又或為詩為歌以道其行而屬之致政諸公亦皆綣綣於其去也復命甫小子序之嗟乎清於是有感矣何則世之吏于土者其見亦熟矣方其始至之時大率人皆歡迎而謳頌之無不致且愛者然久之或左所望則沮有後言其心唯欲其速去一旦去則路人視之甚者排而去之則路人之不如矣此豈唯在人之不厚要亦其有以取之耳由是而言則公之德在人者不言可知況公之為政素非有厚於諸公而諸公亦非有利於公者而其所以綣綣於公之去何哉某以是益知德之感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凡以智御物者物終不親以力制人者人終不服以利自厚者利終以賈禍大抵天下惟好人好德而惡也稽之古徵之今斷斷乎其未有不然者也故特因是發之以告夫世之吏于土者若夫公之盛德之實與其世德所自發身所由及上下屬望之意已見於諸先生所述者則皆不贅

八桂聯芳詩序

盈天地間皆氣也盈天地間人物皆氣之凝而成焉者也氣有精有粗粗者毋論矣其精者文鬱亦有兩端一鮮明一沉鬱鮮明者文勝文勝者其美外揚在人如子張子華子夏賜之徒在物則為鳥之雞雀獸之文豹花之牡丹芍藥木之檄椰夫桃之類是也沉鬱者質勝質勝而積之厚則美充於中暢於外韞於遠文在其中矣在人如回之愚而足發參之魯而傳道顯之懿而社稷臣在物則如獸之麟如鳥之鶴如花之蘭蕙木之桂與栢之屬是也然栢之屬雖與桂類而不能花桂則又能於風霜推落之餘而發其英華清芬所被遠不可禦至有香聞十里

之號是尤所謂究於一物於外而韻於述者矣乎自有科目以來每以文場得儁為折桂枝者乎猶未得究其所以然者其有取諸此乎夫果取諸此於桂無慊也抑未嘗取諸此歟桂之潜德以亦久發揮哉嗟夫郤詵之一枝乃竟落莫於偶類燕山之五枝始稍昌明於宋室故求桂之植則柔擬於竇特可一逕求人中之桂則士林中是屢惟根氏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尤所取擇以資碩宇留者甚於學校而養之而於科目乎收之於是廣州著籍李氏一門父子兄弟相繼登桂籍者至八人焉八人之中曰榮字某者今以賜進士出率能從積始未知其為人近侍御某公以參某公龍歷日潭趙二兄欲寫者道俟之矣且曰使九作聯詩序者人高學乎其家哉黎氏尚亦有私哉而吾友鄭進士能染陵朔偶亦孟稱之益有見八者華宏理自然也盛非所謂究於中揚於外而韻於述者乎然則吳因亦人中之一桂矣其餘七人者猶未及識也然一本連枝其氣味亦當不相遠矣適故上館常掌數白首于先生既曾介其叔屬可為作諸雅辭所詠八桂聯芳詩序且疏八人名字履歷之詳俾志之者以為此在諸公之賦詠述作已詳可無用贅為也獨桂之所以為桂其朝實有往則有不容以下白者故不辭管見知此並將使九李氏聯芳之士攸取類比德於終身而非徒以文詠之一枝為便足尚友於桂也嗚呼自有天地即有菊至晉陶淵明出而後菊之名始顯自有天地即有蓮至宋周子出而後蓮之德始顯物固以人重也且以古人才之出於一門者在唐虞有八元八愷在周有八士在漢有八龍既皆樹實德於當世流餘芳於來代矣區區之意尚冀李氏八桂有以上接夫荀氏之八龍俾我朝自此添一故事而非徒寄芬侈於一時士夫之唱詠而已且惟李氏聯芳之士尚求吾意而思其辭之不華哉是為序

龍江吳氏族譜序

譜牒亦近世人間一故紙耳而天地生物之心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皆在焉何者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在人則為仁因人之所以為人而責於物者也然仁未於愛莫其大於親親親祖宗親之至尊者也族屬親之至近者也夫上戴天下履地中含心而為人而於其親之至尊至近血脈精神之相貫通者乃或逮於時而於疏而不得以展其情焉天地精英之在斯人者其能終無介然者乎甚以雖當王政既熄宗法又廢之後而譜牒之制創出於近代仁賢胸中之天理不能自已者遂為來世永永不刊之成憲嗚呼孰意獨人為之巧所及哉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天也故凡知祖前賢以譜其族者要皆仁人孝子之徒而或尚不知為此者則未免於其天者猶為有所蔽也吾吳南安之吳氏自其始祖三十

五府君曾孫子黃龍江南歷今八世環江之南北連居蕃衍幾半
吳氏其子孫蓋二百人矣且夫此二百人者其初一人之身也
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為二百人枝幹益繁而去本根日益
遠則謂其可以緩且略乎哉緩且略焉將或至於忘其身之所
自出而視其同宗為路人者矣謂其可以緩且略乎哉於是其
五世有曰瓛祖者嘗為之譜至六世信宜教諭某者繼修之然
缺略尚多至是鏞之從弟廣州命其二子鳳翔乃搜遠訪於九
其有可考者悉采而録之以足夫前人之失至於其終莫可考
者則仍舊缺之蓋其缺者所以傳疑而其所及録以足夫前人
之失者大抵皆可録也嗚呼天地生物之心與人之所以異於

物者寧不於吳氏有徵也於是余故本其出於人心之不容已與
其不可已者告之庶吳氏之後人及凡得觀吾文者其於親親
之情亦皆有所不能自已者焉耳

送陳大和先生撤館歸甯序

人非學不得其所以為人學非師不得其所以為學師也者求
之學而盡其所以為人者也自有生人以來不容一日無焉者
也第今之學者其所請業於師者不能一一與古人同雖然今
所業者本經四書及諸子史古聖神及諸賢發之精粹在焉天
地人之道未備雖使古人復生亦不能舍此以為學顧識之不
逮者其窮年矻矻固不免僅資之以為應舉之用文具之需中

間有識之士固將於今世法度之內探明古人用意所在而取
其精蘊以自淑而亦以淑夫人初亦不害於科舉也南中陳大
和先生有聲黌序禮之今年春南安庠生黃天保輩禮致于九
日山而設帳焉予以多病故少所接遇尚未及一揖其手然
聞之士友皆言其學素博以詩經名家而識精行修凡與諸生
講議文字間往往必求古人精意所在不至溺於徒浚其流
而已用是諸生咸有所發動勉勉勤勤乎其有生意焉茲將擕
諸以歸黃生輩飭之介吾友得浚請言為贈予故為道今將之
學猶可以不戾於古人而大和之教有得於古人之意者如此
嗚呼古學之不講久矣蓋學之名是而學之實則非也使為師

者皆知所以教為弟子者皆知所以學則何患今日之無聖賢
世之不唐虞三代也哉甚可慨也

送丘教諭任滿啓行序

丈夫之生不為將相其為守令乎不為守令為師儒可矣古之聞
人其為將相者發謀出慮動為天下回生起死或折衝千萬里
之外不負男兒七尺身也是故君子欲之然位甚高責甚重才
亦甚難於君為守令雖位望少卑擇其職守得以子其所部之
民民亦從而父母之如龔黃卓魯政使位不至公卿則不供旦
夕然死有餘榮亦美守令視古將相其位亦未易乎也若學問充
備操行修方得以後生後秀而以其所得者分之如胡安定諸老

先生其所養育足就可以供國家累世棟梁榱桷之用此其視為將相者抑亦何歉乎哉今之欲為學令者既不可必致是於師儒之職又往往有不願為而出於強抑者噫乎師儒古君子之所樂為也今使持其不願為之心以為之則其所以為教者將可知而當路之人因從抑之亦獨何哉豈以教之所繫者未乎且其所以不願為者或者以有司多不之重而與之相繫者為耶則亟當使之然耳此又有可論者也當陽任某先生成化丁酉舉應吏部闕戊戌試春官居乙榜授吾泉之惠安教方是時先生春秋尚富使復少待後舉未為滯也而先生一舉輒就蓋士大所宗為也故其至之日教條一新士類翕然又得淳安張侯德厚為之丞勤敏整肅政教相為流通以是學校精神視昔加數倍而于鄉闈一薦得三人焉惠安前此所未有也謂出於偶然可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教惠安亦既有成績矣茲先生秩滿將受績之京惠安人士咸不能釋然於其去張侯因合諸人士之意使來問城屬予言為之別清故首為舉師儒之可為者論之于下以見師儒之職本無負於士夫惟士夫當求所以無負於師儒如某先生者乃無乎其可然則先生自此升矣

仙遊張氏族譜序

甚哉譜系之有關於人倫不細也今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為途人而喜不慶憂不吊甚而相處相會之際不相識者亦無恠其然矣源遠派別世復一世僻不知其有骨肉之連而覩當之以無自生耳又安得人人皆良者能溥其同胞一視之仁也哉予客京師無日不與人接也忽其間有云某鄉人也則欣然迎揖而與之語矣又或云某即某之某於予有姻則又加敬愛而禮際行焉或緩急為之奔走不辭矣向使初不知其為誰則亦泛然遇之而已耳夫人情不甚相遠也況同宗之親天性之愛誰則無之世固亦有視其至親如途人者是又非可以人道之常論也故曰譜系有關於人倫不細為能使人各知其所親故也而譜系之修不修則又存乎其人焉吾閩仙遊之張氏其先廣之廣州人宋紹興間有曰升者為仙遊縣丞卒于官子孫不能歸因遂之楓溪嶺而家于蜈虹山前又傳六世號鏡齋者七其名還淮滄又三世曰記者與其兄某弟某凡三人始卜分爨下至于今三支之子孫若干咸不改舊觀記之孫定有文學而重行誼先深懼遠子孫分徙不一且前乎此者以無譜故欲詳者既不可得失今不為後之視今將復有如今之視昔者乃遂考旁諮於凡可知者生卒娶葬之類悉就備焉各以行第相從其有遠而不可知者則以傳疑之義而缺焉間以貢來京師會予于旅邸因求序之嗚呼擬定之所備者如是後之子孫其將潛見得以考其老幼其幼昭亦昭穆亦穆而不至相視為途人矣若定者其可謂能世其先者乎嗚呼凡為張之後人者其尚

思所以世定之爲乎抑子孫之所以世其先者又不止修譜一事張氏世居文獻之邦當有所從受矣茲不喋喋聊舉其初云

送莊先生尹信豐序

清安業師曰遯庵莊先生有宋少師濟齋公爲之遠祖有
國朝廣西僉事松崖公爲之父有德慶州判官世龍公爲之兄又諸父有爲兵科給事中者有爲雷州知府者可謂閥閱之門矣而家則素貧用則素約蓋不獨不仕時爲然前此既尹於陸川六年矣而貧約如故也則吾先生之所以爲人者可知茲以考績至京改任信豐信豐江西小邑也而吾先生大才也以大才任小邑當謂者獨無所用其鑑衡乎蓋先生始以例授廷方任得此廣西之陸川令九年之秩未滿也故改任例僅得此當道者不欲以仲一人故而改令固勢然也夫才與命不能相謀自古豪傑負有爲之志而蹉躓下僚不得大伸其志者何限吾先生於是乎可以命自遣矣且命在天者也而又有在我者存吾先生博學尚志少年聲光馳入閩闈世益深拙負益壯所養益不凡其所施爲不以官之崇卑地之廣狹限者又豈區區門下小子所容喙哉出崇文門而南望天高日朗萬里極目桑滄於是而拜送吾先生之別先生之志氣何如哉老當益壯窮當益堅漢伏波之言吾先生之素志也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三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字說

靜之字說

周王儀賓開封黃侯澄朝

京師將歸其別河南解元李君宗一吾友也以其未字屬爲字而說之曰將借子之一字以寄予意也宗一之意我知之矣殆不止區區一別間也蓋侯本開封儒生以才俊學行爲授甚寵自常情計之侯自是皆貴逆光景儒生故味勢恐不能不浸淫矣故宗一之爲此意者使侯定其心源而不汨於時波雖貴爲
皇家姻親而常如□衣家法也宗一之意其在是歟是其意真得覩要之道哉天一生之水以澂而清夫水本清也初何濁之可澄惟動而撓之或自流動而所之者非其地於是乎有濁耳然使濁者復得片時之靜則濁滓自沉而還歸於清矣用是而觀澄之之方其無出於靜之者乎故字之曰靜之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貫三才皆主於靜也水特附於地者之一物耳在人則方寸之間亦有源頭活水焉苟失於主靜則勢利之來自外者既得以動而撓之而情慾之發於中者又自動而失其所之於是乎源頭濁矣源頭既濁尚何有清流之可味也哉我思古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事物變故雖千態萬狀交至遝來於吾

前而吾之本真瑩然者變之常有餘地應之常有餘味殊若不見其孰爲可喜孰爲可悲孰爲可厭孰爲可慕者無他靜而已矣此則所謂孔氏家法而使所當益讀書親友以求焉者也或曰動靜相生若子之說將遂無動矣乎曰非也以靜而動動而主於靜焉夫主於靜而動則動而無動矣是說也吾得諸易然吾愧吾言多矣何日從容尚與吾宗一共設盡其所以然

宗序宗一字說

清一日謁吾約軒洪先生先生曰吾方念一見子若有姪曰倫曰朔者俱冠而未字子其爲我栽之承命沉思久之未能得先生曰倫可字宗序朔可字宗一乎於是清及同侍者咸應聲贊善二字遂以定先生曰然則子其以吾命字之意載之文吾將寓歸俾二子朝夕省焉亦庶幾成人之一助也清素庸憃宜屬有行事匆匆固謝而不得命乃退而以先生所謂命字之意求之大抵盈天地間皆物也人亦物也夫人亦物也而乃獨有以貴於凡物而充其量則至於與天地參而凡萬物又皆在其度內者獨何也嗚呼豈非以其有倫也與哉夫倫也者序也序踈在舉其大父子以親序君臣以義序夫婦以別序長幼以禮序朋友以信序此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故人必得其所謂序者而後可稱爲人不然龎承其駭馬牛而衿裾耳人也哉倫乎倫乎其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倫爲宗序意者其出於此耶故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若夫朔也者一月之最初一日也故取義於一嗚呼一之時義大矣哉天向一中分造化天此一也人從心上起經綸人心亦此一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所以成己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又所以成物也自古聖賢論學其要不出乎敬之一字而究其所以爲敬者無他亦惟主一而已耳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而人鬼之關於是乎判矣嗣乎朔乎其又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朔爲宗一意又豈其出於此也故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聊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得之矣盍爲我書之遂

夫天下之道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言之非難行之惟難如何而爲序如何而爲一如何而爲人如何而爲非人清也忝下士載亦既知之矣亦既能言之矣然反而考之吾一身之間則其所謂序所謂一者竟何如矣噫尚何以信於二子哉其不爲負吾先生哉昔人謂誠自不妄語入而不妄語三字力行之直至七年而始成顧淸也力行之功能幾而乃時時剽取古人之道德仁義云者於紙筆間玩弄之詎非妄語吾誰欺故茲雖以先生之命不敢終辭而實筆下之言皆胸中之愧也故既書其大意而復綴此以識吾愧且因以勉夫二子者庶幾顧名思義敏行踐言而毋或陷不肖淸之愧則於成人之道自不待淸贅矣

林潮字復信說

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余襄公以爲月臨卯酉則水張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蓋月與水皆陰也從其類也故今瀕海三尺童子亦能指日刻期而得潮汐之候者以其最信也嗟夫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信人道中之最要者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夫人而無信則無往而可行如其信則將無往而不可行矣然則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成人之道學在此矣且人道不外乎四端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仁不得信則仁非其仁義不得信則義非其義禮智皆然是故曰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故友人鄭進士林炳吉之從弟曰潮既冠字之者曰復信復信二字出易大傳蓋此取之者以潮之信而期林生之復其信也昔唐福建觀察使常潮亦字信夫蓋一理所在古今來莫之能易也抑予於此又有所附說云始頤吉既從其家用之需京師往來之費皆出生父孟愷甫隨取而給有人情所難能者亦可謂信於義之士矣聞林生質美且知學誠使能近取善於其父而遠取善於古人推而充之則於成人理似可期若其友黃時達鄭文傳爲請此字說於予予多病與筆硯疎久矣勉爲草草

倉寶字世重說

世之所重者寶也而其所謂寶者大抵皆指金玉之類言嗟乎金玉信寶矣予亦惡得以金玉爲非寶也哉顧天下之寶有重於金玉萬萬者世或未之知耳我思古人莫貧於顏淵莫困於齊矣陋巷四壁之中首陽荒山之下簞瓢藜藿之外無餘物金玉安在哉然計其所得則有塵視金玉薄一切勢利而不屑者矣故去之千歲之下一聞夷齊子淵之名者雖庸人孺子亦知聳慕興起焉至於王公鉅人家累萬金而日食萬錢者蓋不知其幾千萬計自非其勳德才猷有足與其名位相當者則皆與春花朝露同一泯滅澌盡而無聞矣其有聞者又或穢名在世人所指罵而唾詈焉者也用是論之世人所重者果安在哉果安在哉安陵詹生寶信厚而知所向者昔嘗從清遊近以事至三山謁見吾雲溪林先生先生因錫之字曰世重而命清道爲其言先生之意清道竊有以知其在此而不在彼矣敬如命爲生發之惟生思之思而得之則雖貧如顏淵困如夷齊亦且樂爲之矣而況未必皆貧且困乎

士器字說

清溪謝生弘與國戚守公之子也性敏而能用其敏於學公以是愛之予亦以是器之間請予爲之字及其說焉予謂士以器識爲先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是則士之器貴乎弘而弘乃士器也宜以士器字然而士之器豈易言哉夫士之器非學

常器也其本然之量歛之則不盈一掬放之則包乎六合自外而實之則累千萬不見其有餘自内而出之則累千萬不見其不足大哉器也顧人或自小之耳是故有斗筲之器有瑚璉之器而又有不器之器生也將安居乎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氏以蓋世之功名固已自許於伊周之右而俯視乎百世之下矣而其器乃爲夫子所小何哉是必有說矣生敬者也其思之思而得之則不待乎說之竟而所以自居其器者自不容以不大矣若夫士君子以藐然之軀而欲磊磊落落於天地間不托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直以有是器耳而乃自小其器則其所就能幾許哉子盍以是自勵以生可與言也玆欲爲生言之生也尚其勗哉珍重哉安器也

王生泰字士亨說

世治曰泰亂曰否易以乾下坤上之卦爲泰者天位乎上者也而下交於地地位乎下者也而上交於天天地交二氣通而世道隨之所以爲泰也泰則内君子外小人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士之亨固然矣否則反是故文王繫泰之彖曰小往大來吉亨正主士君子言也某部某官某君之子泰冠賓字之曰士亨而某君請予爲之說予故爲本諸易以復之如此蓋古人之成說實不易之定論也抑予又有所附說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士不患其不亨患無可亨之具耳使其無可亨之具則雖值世之泰可以亨而何以爲亨也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苟其有可亨之具矣雖不幸而時與我違其具固在我也則身雖否而道亨矣泰亦亨否亦亨泰則勿我俱亨否則我亦不自失其爲亨所謂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雄者也信可以爲士矣亦可以爲成人矣惟士亨勗之哉

鳳瑞字瑞周說

百鳥並生育乎兩間也而惟鳳爲世之瑞百王並宇制乎六合也而惟周爲得是瑞周以前僅一見於軒轅氏之和鳴再見於有虞氏之來儀周以下則絶無聞矣漢宣帝所得者鷃雀耳由此觀之鳳之爲瑞至周而止可不謂之重哉周詩有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安陵高氏某甚邑之名族某字甫之子曰鳳瑞瑞亦岡頭也而賓者字之曰瑞周其從兄鳳岐儀叔爲請其說於予予因爲評鳳瑞之所以字瑞周者如此雖然鳳之瑞以其爲聖人之瑞以其才行才行果不群於衆人則庶幾所謂鳳凰之於飛鳥者也實然後若行也如欲名曰鳳字曰瑞而考其實乃僅與鷄鶩爲伍者伍而已則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何有於瑞哉顧名思義此在瑞周正不可忽

李愉字順夫說

司吾泉安陵之敎專悔歸李先生之子愉字順夫者今年以易學句讀來謁於予見其俯跡也求予爲解其名字之義以爲終身規

予不得辭夫抵人子之願乎其親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生名愉而字順夫命字者之意吾以是會之當不越矣然而順云順云色愉云乎哉謂色愉非順者非也謂順止於色愉者亦非也噫凡為人子皆吾及此不得循及天地尚能強損為主請讀耶雖然生且歸矣不得不為生一言然亦不敢辭也惟昔者夫子之告曾子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只此二語願親之道無餘蘊矣而順夫之義亦無餘蘊矣願夫歸其以予言質之尊甫先生以為何如

惠夫字說

惠夫泉塘舒羅李生祿字也生之尊甫某先生為吾泉安溪司訓而其兄順夫於予亦嘗有相切磋之義其冠而字也其友某某暨因請予為之說焉嘗讀書惠愛也惠也天受而撫之非惠而何此祿之所以字惠夫也嗟夫天下之重仁而已仁之用愛而已愛之行惠而已君子學道則愛人惠則足以使人故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者一皆此惠之流行而貫通也惠云惠云斤善云乎哉充惠之一字亦可以為成人矣雖然惠者仁之用也天下未有體不立而用獨行者故昔者朱子解仁之義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以體言愛之理以用言必先言心之德而後言愛之理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則惠夫於此其又可不知所先務乎哉此雖亦昔人之成論然理之所在亙古不易理既如此予之華亦不能不推理之命矣惟惠夫勉旃是為說

宋子紹字說

宋子紹冬傳字之者其外舅吾泉學諭馬某先生也子紹始成童從馬先生來泉予數授之於先生所愛其惇信恭謹頎瞻頴然知其必名家子也詢諸其友又知其能隆於師友而志學不怠必竊器之泊至京師其尊甫今刑部主事子觴君時適與予同事南省一見莫逆深相交焉又四年予復自京師歸則子紹已翹然成人且抱子矣嗚乎人生其能幾何彼之少者日以壯則吾之壯者日以老又視向獲詩曰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予於子紹有感矣子紹之友郴是信林思正皆予構知為請釋其字之義夫開道名義以獎進後生者亦父執事也予聞子紹世家浙之開化開化宋氏最為名族其先有曰某者為兵部侍郎曰某者為刑科給事中又前後之為郎中者二人為縣令者三人典教郡縣者五六人方今領鄉書及將歷官者又八人而主事君又方顯用于時鋒驄高位是其藝繼世美科第聯芳一門之盛環浙江東西蓋亦鮮有其儷者而為之後人者正宜思以繼紹傳述於不替也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馬先生所以命字之意與主事君所以命名之初意

或者其皆在此矣此亦所謂三字符者也子紹其念之哉雖然予又有說焉昔在東京袁楊二族皆累世公卿論門地者蓋莫得而軒輊然袁氏清德不及楊氏竟以奢僭滅惟楊氏能守其家風四世知一日為海內所宗仰遠非袁比夫論衣冠之盛則袁楊並稱兼論世德之懿則獨歸楊氏此可以見宇宙間所貴又自有出乎軒冕閥閱之外者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不其然哉推此義也夫苟能種學勵行無忝爾所生則雖終身不沾一命亦足為克紹前休而況子紹又方嗜讀書踐期以益昌其家世者哉予不及識宋氏之先及其祖父兄子姪所知者壬辛君為人守文執義?老而彌篤其言行氣象殆與吾為先生類而子紹之德性可要又如此能?業師其文以進所業又如此然則子紹予紹子宜知所紹也已矣

傳浚字汝源說

南安傅生名浚字汝源蓋取諸傳言所謂浚其源者乎此其尊甫地官員外郎時秦公所自錄者也生之冠也公屬予為閱文公冠禮行之予因用其字以命之章郡黃伯誓吾郡田景瞻郭文博輩咸在會既而請予為發其字之義惟生之才質可愛可期人多能道之者然予之所期於生者又不止學問文章一技耳學問文章亦流也亦源也夫源在汝汝而源之斯汝源矣不然源非汝源且并其流而失之矣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之為汝源朱子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亦所謂汝源也顧二夫子之言皆引而不發予也何人又安能為嘮嘮聊為生一舉?闡補之耳況生素志孝?止汲其流者乃父所以命名敦字之意幾當毋負矣

雜說

解友人

漢大傅卓茂初為密令上下皆嗟其不能河南郡至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治行大著拜遷京部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遂以為太傅夫謂之賞深厚若為舉者?宏一茂之身始而上下皆嗟其不能者此人也終而名冠天下以明天子為知己者亦此人也然則吾徒亦先其在我者而已又何必計區區者於旦夕間哉

警命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未有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須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須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竊不旦夕死厥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惜其身不善者也

自跋

昔之君子能使人之未見也有匏然願見之心其既見也有戀然願留之心至其不可留而去也則有憮然恨失之心是果何脩而得此哉大抵才既充行又高而一持之以至誠而已矣嗚呼李脩黄居明道温公一時人望甚高

床頂銘

寡慾之人德業日新氣正而神全故也多慾之子夭疾而死神荒而内耗故也

施魁仁贈畫梅

友人古杭施恕魁仁所贈其詞云此花風標先生以之更顯先生夫行所學知此花之實爲用於鼎鼐之自視凡品不足當魁仁之贈然良友勉進之意其何可忘是當其寄象之坐隅

題畫龍

天地間陽物皆從龍其純陽至健者乎純陽至健則輕清之極矣惟輕清之極則神盛而有以舉其形故能伸縮變化於天淵之間而莫之或測也然吾嘗考其本也神亦當微神微則形重而不能舉矣故今山谷中往往有死龍骨本草亦具載之蓋其是數内物也近見學士才人題龍者多賛其靈而不及稽其所以靈其有書龍一軸索予題因及此嗟夫龍雖靈不靈於人心人心之靈也可以雨八荒而澤萬世不窮也此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而龍猶不免困於食獸之類也夫

題林隆夫吳江雪舟卷

父未有不慈者知教者難知所以教者尤難子未有不欲孝者知孝事以顯親者難知所以立身顯親者尤難近者從鄭君仲平遊仲平每爲循從擬此慈道觀石湖先生示子之詩與其子謹夫之自叙而益信其然因書以識其大意

題王時用思親卷

仁人孝子白頭終養且猶終身慕而不能置時用少小失怙恃今有妻子之奉田廬園林之樂矣而無所致其孝誠爲如之何而不思如之何而不思嗟夫往者不可作矣思之且奈何昔人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斯又庶乎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使九原有知又何嘗不享一日三牲之養也

題哀輓卷後

侍御張君廷用聚其二親出瘞時所得諸名士大夫哀輓之詩爲一帙而屬清一言于其後惟人子之於親也生則欲致其養焉没則欲致其思焉所久而又欲有以傳其名行於來者庶幾其不朽焉嗟乎人子愛親之心夫豈有窮已哉清聞侍御君歸已嚴侍人恕牧民有惠愛而侍憲者風采循是而進其所以思貽父母令名者又綽綽乎有餘地矣因書此以賛之益其所致力

固有在於文字之外者也

為史少叅題朝貢送行手卷

清自退休家林所接縉紳士夫能以道心相照映且賀能以所學推之有政者得今少叅史公文鑑一人因記前十年會今都憲儲公静夫憲副王公懋學於京師二公天下士也皆嘗為清道史之賢時清已心傾向而以官逐西東未及有諸乃今得償所願其慰藉何如也傾盖之餘因得覩其初出叅四川日諸朝紳所贈詩一卷并外卷文數首又知世之名德知公者固多也嗟夫天下惟知己為最難遇惟受人之知為最難任謝安早為王茂弘所器許他日淝水之役宗社實賴焉當彥國為范希文識拔於釋褐之初卒能與戮力輔成慶曆之治大夫之不負知己有如此清觀諸公之所以期許於公者皆不凡事業也諸公豈虛施哉計公之所以期報於諸公者又豈當居古人下哉如清不肖平日負知己良多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復何言哉貴人則明尚於斯卷有感也

題方正思萱冊葉

嗚呼慈母之恩無窮而慈母之年有限孝子之養有限而孝子之思無窮然藉此無窮之思可以為不朽之計焉可以為不死其親之地焉嗚呼斯其無窮之理又未可以有限之言盡也惟吾方正悉之矣不肖清亦嘗辱方正為引其端矣又何言哉顧不肖清亦役母之人也中所慚愧可勝言哉惟方正尚有以教之

題松溪王世子静庵卷

三才一太極也太極一動静也而動又主於静者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主静而能善其動者也嗚呼静之時義大矣哉松溪世子以此名庵庵之取義大矣哉然主静必由寡欲而入此皆清所得於先賢緒論而衆之所以竊聞者也然卒無以易於此也敬觀諸彥所述大旨要亦不出乎此

題烏情卷

烏之為物以色不如鵲以音不如百舌得人之喜不如鵲得人之奇愛不如鸜鵒而其所以得重名於人間至使白樂天稚表之以為烏中之曾參者繇他烏之不反哺者衆之情有不群於凡烏者耳予友邑博范某自惠其先人余某簪公三十餘年而其哀哀迫慕之心悵不能少延以發其思慕之願者此其視慈烏亦可謂之異類而同情也已推是心亦可不愧於為人師也已故吾廷玉先生為題烏情二字而鄉士夫又多為詠歌之蓋欲以求其所思而充大之非特其所已能而已也

題林世祥叔按及古十詠卷後

嗚呼自公卿至于庶職其地可以恩德人者何限然卒能使人思之德之至於生而祠之者甚鮮矣而吾世祥先生有焉又以其所為得罪於人心之天至不見容於時人者亦有之矣而吾

世祥先生乃致有及古十詠之評焉且聞之者不為疑異之者不為過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嗚呼先生縱復終老寒氊亦不為不遇矣由是言之世固有都高爵厚祿而反為鄙者顧人未之察耶

跋月湖集

月湖先生詩文純正而精切其於雅道譬如異人之必為奇語君子雖鄙糅詭言不作市井麤氣也尤善鑑別物情含弘委曲以規人於正蓋誠之不可掩如此此豈可以尋常文章家例待哉清此行後期不論矣惟得此而時展玩之如先生日提其耳而教戒之也抑先生之所以與進清又有在於文字之外者尽之綿緬若不自容耳

讀愛蓮說

指曰隱逸所謂隱者為高也牡丹曰富貴所謂仕者為通也蓮曰君子則所謂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也後贊註此皆未有得周子命辭之意者故特發之

格言有跋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以脾胃熱生物煩冷物

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斯可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惟肯思慮屏嗜慾時起居調飲食使不至過甚則可矣

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以自愈病後服藥不若預防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此清權嘗尊南京大司馬華亭張先生惠扇所題右格言以與清之病者也嗚呼先生盛德君子也其愛人之無已有如此清於是寶藏其扇而別錄出此詞置之室中常所坐卧之處而不敢以揭於外人耳目所及之地者誠懼夫不力不能副先生之教而飾文具為益重不肖之罪也

跋月孤子會通四教論

老氏一端也佛氏一端也如月孤子所從又一端也且抑儒為四而會通之是又一端也夫道一而已矣羲黃堯舜所樹正派所謂繼天者也天亦一而已矣試近取譬之萬古此天地萬古此生靈使天下生靈盡衣服盡穀粟父子則真父子夫婦則正夫婦如今日諸倫理之類者萬古不能易也如使天下生靈盡剃髮而禿頂盡槁形而灰心盡滅夫婦盡廢父子盡裸體而親土以葬可能一日安乎雖百秦皇吾知其不能遏天下之不心非矣其有自外而安之者所謂末如之何耳夫理義人心所同然至於人心之所不安者天之所不與也而猶以為吾將以事天何哉然則亦安在其為與儒會也若一委其立體之清靈虛則

容有與儒類者此非月狐子亦識不到此但曰貫體用合内外則不敢知耳月狐子敢名好道持此論有評訂者再閲之矣未有以復之而其請益勤令人起敬心焉竊有行草草大學月狐子試更思之以為如何尚有以見復可也

題一路到白頭畫有張芳洲先生跋

右跋出吳興張寧盡芳洲先生也所謂僉憲宋公則不知誰何此為杭士翁譏所得以惠予嗟夫何哉世所謂一路到白頭者昔衛武公年至九十猶慺抑戒不愧屋漏頹暮公自入仕忠義震天下屢斥屢躓卒以八十之年為國死難如此輩人真可謂之一路到白頭者也若夫為漢帝師悉夫訛言誤其國以保其身之寵祿將相累朝名義不顧自號長樂老而世亦榮之者止可謂之富貴到白頭耳遼論之丁主暗昧到白頭亦可其於千載尤不明因錄識之且以諭吾後人

探符之妄

更始時赤眉樊崇等擁衆百萬病無稱號恐不能久乃求漢家子孫在軍中者得三人曰茂曰盆子一曰孝為三札置笥中令以年次探符盆子最後得之衆遂稱臣環拜立以為帝盆子時年十五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其兄也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猶朝夕拜其故牧主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愚謂崇等欲建大功而議所立不先盡人謀別賢否而一聽諸神謂探符為至公如此者萬無不敗之理今人用探札定嫌疑者尚多此其監矣噫光武拔赤伏符以王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亦曰殆哉

草書

愚謂草書正起於真書之欲急而已故法欲近真而可認縱近世工草者多恣筆勢以為奇或襲前人之繆而不知反詭惟百出至今日弊極矣愚雖有意反正而筆力不及也柰何

隱括

士必有卷舒風雲之志包括宇宙之學然會神聖之識然後造化為徒百事可做處俗而不累於俗脫俗而不絶俗矣

答友人

近時東垣十書出識者以為醫家之王道有志當世者宜識此意

題三教一圖

三人者一曰孔子一曰老子一曰釋迦其避近倫捨事之有無與前論矣然觀其畫意亦似有二三其趨而不盡同者豈畫之有意乎開元僧某持此圖請題為舉吾書中所有者應之云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示侄

同里某人有五男其四皆於夏月急症死術者多言其宅地不善勸徙之後有識者曰此地法不敗何以有四子之厄也蓋君屋太矮而門前有池清斂又有喬木十數章當暑月君之子必常浴於池而風于樹之下故其死先後同症也其父哭曰是已是已乃填其池以杜其害云噫快心事過必為殃豈惟池樹之能殺人哉孝子以類推之可也因筆之以示兒曹

答不筭命

論命我也信一半我命也自知一半更有一半不可知在人為人事兮天機微人力至兮天意回我非強不信命兮信所當信疑所當疑

題白巖卷後

自有天地即有太行自有太行即有白巖白巖之名昉於始而顯於今者以吾希大也然則能使白巖之名終古常新而不民者又不在希大耶吾嘗思之天地一烘爐萬形俱有粹惟山岳巖岫之屬能閱世長存而不老實天地間之最壽者也然山岳能自壽而不能自顯五岳諸鎮山之外大槩皆以人顯如傅巖以說顯首陽以夷齊顯之類若人雖不能得數外之壽而能有以自顯苟有以自顯則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壽亦無涯矣故得志如說輩不得志如夷齊輩至今歷數千百年聲實未嘗一日絶於人之口耳其生氣常赫然浩然於天地之間雖謂之真不死可也使神仙度世之說果不妄吾知其不能以彼易此矣希大今日西北之第一流人物也其學其識其行業其風度斷未可以一時功名之士待之也吾謂希大今日之借名白巖猶以為人而附於山也他日希大事成則白巖又將求有附於希大矣此理在吾輩皆所當深味而及時以自策勵焉者也王應器之贅希大云學以古為的仕以道為事雖不求名而名隨之噫盡之矣清也不類無能為役聊引此意而期相與默識之不敢向多人呶呶也

民情四條答當路

一閩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隘如今浦城縣仙霞等嶺及福清縣常界嶺上官常所經行者或說為險峻抑不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鳴其中聲如雷霆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枝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拔一鋒而入數十百步不見天日猿猱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粘掛滿襟袂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譁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浮賊溫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縣民匆卒奔竄貨產奔入泉城設從陸行則恐賊伺其隘隘無一生姑從溪舟而人衆利先溪舟小不足多任載老幼及弱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稱蹊道路亦王政一事諸君公今皇立國於茲日不暇給猶以其為務今觀方內地

皇風滑擾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為度外設使溫文悲驚
猶有鼯鼠之智不難穴以即世地則官軍雖數十萬其如不得
方軌不得成列之徑路何恐亦未能剿絕如此之易也況雖奉
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者犯涉艱危亦有官君子所當留心
者矣論愚可於無事稍豈之日令有司督論當地大姓或照里甲
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蹊
如砥崖之徑元用木度則去其蓋且小者易以堅且闊者或案
方橋于其上又若蓋木不可則取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蔽
處則刊之焚之使數蹊道迹行人不至卒然虎狼遇也今之大
姓家有餘資而濫費於淫祀何限此等在在有之若令舍彼為

此督論有方蓋未必不惰然樂趨也未必非目前勞勸差也如民力
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為大助
一福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間所貢方物於白糖樟腦
荔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者廣所無者有司科民當
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雜皮生鐵肥
豬鵝鳥之類若悉辦本色則路費難矣是以有司例科銀兩無什
解戶入京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識莫知所從於是
京中有一種名攬戶者就而與交其主家鋪家亦皆通同有奈
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物稍期圖利者有之化物失
意或酒色蕩盡卻轉誘他人那補此負虧者有之誤者有之甚至

有誆逃無所追究者解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或貽累親鄰仍
及有司耳目所及可以指數者為申請請
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所有色物足令所在有司科解銀兩
交納內府此等物民既可以就京買辦官有見銀亦不難為措
置矣庶幾奸民無所滋其奸良民不至受其害有司亦易以了
公事且省無名之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斟酌通行之天下
或者其可
一福建福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其
糧猶在者名為無徵洒派小民夫何故時事推移田產潛入於
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為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可柰何又有

一種恒產奸民元田不失一段買賣之時勢買囑里書飛入
絕戶妄指無徵又在灑派富豪家則厚享無名之利貧民則虛受
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蕩其先業者妄報元田糧數尚
以根糧易售遂其漸次賣盡寸土無存而虛糧在戶多者不下
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恤為其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
計挈家逃亡里書又作實無徵色報矣如此等弊蟠固根連若
不大為釐正民俗實無由清然清查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
也但得人為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豈有終不可
清之歟事扎
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為最聚福建又以泉州為最多皆

畝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熙飽食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錐之產者何限各處無徵田粮灑派貧民者又何限其僧田爲豪右巧計稽換者又何限經云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若以今當僧數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民名田之議況於僧道本自當道君子盍請諸朝量減寺院多餘田畝分給貧民爲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豁無徵粮田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利者特僧道耳而然莫決意舉行不知其所顧惜者何居其餘已嘗面諭者茲不及

記

讀石亭集叢叙記

竊惟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一道耳道一則其說不容有二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楊先生敬仲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个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尊德性工夫居多者也故其論詩曰詩成正自不因類看取風人發興時說到口頭無可柰未須搜腸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則曰不爲世態醋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始肇下有句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嗚呼亦一世之人豪哉蓋其在象山中玩心高明有曰是以其言論槩以六經爲吾心註脚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而其興之所適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若無一足嬰其懷者此可以見陸學之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物成務之實終必有疎處若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此朱子之於陸氏所以每欲周旋以補其欠而不得苟同焉者也噫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傳之約而一敬以成其始終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猶墜於徑約既失之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夫子所以欲歸而裁之也載觀集中亦屢屢以夫子欲無言之類爲說先生固亦知夫子斯言爲子貢多言設矣然愚以爲又安知其非發於子貢多學而識之後學將有得之日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考之先生所口叙亦未始不自博中得之也夫道也者萬世無弊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務爲而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間哉故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遠如天遠之至也近如地近之至也能遠者不能近能近者不能遠能遠而又能近能近而又能遠此所以爲

中也此所以為極也此吾道正統所以卒獨歸之朱子而陸氏
所就猶未免為偏安之業也細推其故陸氏毋亦有激於朱氏
門下一二之支離文義而不知反躬以踐其實者邪第激於此
隆於彼而或者為之危其流之亂真耳嗚呼天地有常經萬世
有定論一蜀阜存焉而其關涉得失有如此者聰慨高明之士
或又激於文義之繁耽其味而狥之并其所長而失之也故不
得不一私記之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記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云者吳公之巡按吾福建其利民之事固
多也利民之事多而此獨記其一事者吾漁民也自記其所利
於吾漁民者之一事耳他非所能悉也蓋自弘治五年以前漁
民課米每石本色五斗解本府所屬入倉所費用銀五錢折色
五斗則徵銀三錢五分類解本布政司入庫歲有定額也然江
海之利無常而人事之變不一間有死絕者有逃者有孤寡而
貧難者有業去而產存者而故額之徵於官者固不容有毫髮
之縮也不免以數派同甲之人分償之而漁民之賠足者正無
幾既竭其脂膏以輸己之課矣乃復令代償他人之課甚者攤
貸於人至盡賣所有或棄妻鬻子以求免於箠楚囹禁之害亦
可哀矣哉吳公深悉其病也乃因有災陳言以請於
上乞更其制凡漁民課米每石通徵折色銀三錢五分解庫更
不復徵本色又乞今補首十年一次攢造漁課冊如庶民黃冊
例其死絕逃移者無徵者得以開除新造船網之未及報與夫
藉有餘銀者皆得以公道舉收而補之通融消息務使上不虧
國課而下不虧民力焉
上以其言下戶部戶部行布按二司覈得其實遂請旨悉依行
之於今未為定制矣計吾灣中請中所免賠賦之數已若干則
舉吾同安一縣若干灣中所免者能幾何舉吾泉一府七縣所
免又當幾何以至福建一省八府一州五十三縣所免又何知
其幾何矣吾漁民之受惠可勝計哉此寔吳公利民一事也吳
公其真能仰體吾
聖皇仁恤小民之意哉吾漁年來自輸己課外所以能無他徵
擾而得於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安居而樂業者皆我吳公達下
情宣上德之賜也夫食人之賜而忘之此與草木之有生而無
知禽獸之有知而無義者等也非民之秉彝也故共立此石刻
以傳之後人使世世無忘吳公之賜云吳公名一貫字道夫廣
東潮州海陽縣人

具慶堂記

今襄南恩副憲堂林先生成化初以進士家居八閩士慕先生
德學執經贄而就正于門牆下者甚衆清惟為先生同氣七人次
為建昇先生又次為建堂作之圭建玉建璵建溫先生時昇璞建

溫巳不祿廷圭領鄉薦亦蚤世清德得其餘閒所及覩侍者惟
廷美以下三先生無何後美亦下世今所得惟廷重廷玉而廷
玉繼登進士為御史近奉
勅督學政于南畿將行語清曰吾兄弟今止三人吾與伯兄俱
繫官于外其在故里守先祀支撐門戶使吾二人無內顧憂者
獨廷重家兄一人耳諸子文煥輩嘗別構一堂于故居之左以
便侍養扁曰具慶吾適奉使過家見諸子婦曰侍吾兄吾嫂於是
堂而樂之斯文故相知者又皆以詩賀之吾尚欲得子一言以
記之吾兄初度之辰在邇吾將順南便附歸子弟之情恭皆于
此乎有寓也清承命不敢辭清嘗在門下日方總角見四先生

皆盛年玉色和氣藹然雖已不得為兄弟無故猶為樂見弟之
有人也歲月如流存沒復間有其清已四十無聞而廷重先生
晉闈府至已不覺有林泉之思今廷重先生行年亦已五十有
六子婦肄然能孝能敬孫行亦皆森然鼎立少者壯壯者老老
又見壯與少者之衰衰迫人後在師友間感舊昔時之情每有
怛然於中而不能自已者而況於文煥輩人子愛日之心乎此
具慶堂之所以有作也此廷玉先生之所眷眷然有為文煥輩
勖愛之心也清因是竊念之天地爐炭古今旦暮人子心非木
石誰無椿萱不老之願而然計理數終不能免一朝不諱之哀
則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蓋有未深燈咀嚼者而所謂具慶今有

慮不可長矣然則人子壽親之計又將何出而始為長策歟自古
賢哲以顯揚名世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間有隱德不祿
仕先正亦謂其能以善為養俱等聞百世同歸于仁孝之道清
益嘗中夜興思及此而不肯負效力莫能與也如之何哉吾先生
一門德星伎聚文煥輩於此義聞之當熟矣惟溫舊聞長新知
高蹈復出則勵青雲之操以繩前休處者亦務循理安分以無
玷夫德門之習使吾先生家學永永有光在文煥諸君勉之耳
而壽親之術宜無有逾且大於此者此其餘慶無涯又豈特今
日具慶之樂而已哉是或可以充吾文煥愛日之心而進之也
敬以復于廷玉先生而致諸敎焉

逸樂會記

鄕曹號吾泉風俗淳厚人樂為善自昔稱之佛國夫以佛國號
吾泉其措固有未盡然者然即是亦可占吾泉之風俗果超於
著矣宋時人物最盛其出而樹勳業擅聲實於當世者固已班
班可考其在林泉意亦嘗有高人逸士志節風流之可以表世
而警俗者而未之有紀也入我
朝百餘年來治教休明人物復熾然以盛矣然前此之仕而歸
休與夫不仕而既老者率亦多匆匆竟日擾擾卒歲而已鮮有
能自取樂於分者間有之而尤未能偶爲是會以同於衆也孟
子告齊宣云獨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此今日逸樂之所以有會也其曰逸樂者以逸而樂耳蓋視九老耆英之遺意而不敢盡同也在會凡十七人以齒序則家君爲之長爵尊而嚴者通政使致仕張公也次則封主事黄公暨循齋黄先生怡齋賀先生三陳先生及吳包翁留顧董林楊列位先生皆鄉之望也文行表表出等夷而參萃爲一會於戲亦盛矣哉其亦吾泉之一勝事也會之言曰凡我在會之人幸際昇平之世得入桑榆之鄉或賦詩亦辭或玩盤谷序慨浮生之能幾宜逸樂之及時登高眺遠賞花玩月酌酒賦詩今日分内事也又曰朋友者五倫之一道義者百行之根凡我在會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疑事則相質其有憂患亦相與爲力也豈徒逸樂云乎哉又曰會之位惟尚齒會之儀不尚豊月必再會不踈不數也或於所居或於所遊之地惟其所宜也蓋始於弘治辛亥四月望至于今十有一年矣而未嘗有一會之曠惟値水旱或凶歉則暫輟此又與衆庶同其憂而不膠於逸樂也邇者家君以詒諸公曰古人謂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又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又曰明年此會知誰健此言益雖未能釋然於始終之際而實造物消息之感於人情者也則吾人之會又安得長如今日之盛然乎日月不居世事陵谷行且人陳迹陳并姓名亦或不復有記憶而子孫或不相知其爲昔日之通家者矣然則其終付之莫可如何耶夫人可陳迹可陳而此情終無有已時也况吾人之會所以叙天倫之樂事而亦有三益之遺規焉不可無以傳之後生輩也乃合衆議請張公記之將各録一通置之座隅以遺之後人而張公辭曰此正後生輩所宜用心者適清以侍養歸在京師張公乃屬家君命清爲之家君遂授清以其平意如此噫後之覧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左右軍之言豈千古如一日也清小子其何知家君與諸公之意求矣夫弗謹備列諸公名于左張公名苗字世英黄公名宇欽齋黄先生名綬字求之賀先生名騰字仕高陳先生一位名政字懋德一位名襄字孔孺一位名淮字茂濟吳先生名騰字茂仁吳先生名璉字頌德包先生名哲字舜英翁先生名瑢字惟欽留先生名昆字茂昭顧先生名瓚字孟璋董先生名儼字孟儀林先生名澄字仕悅楊先生名淳字細行家君之號楳字兄元亦封主事云

挹清軒記

清姑夫挹清居士　公世居南安英溪之上篤尚禮而備嘗世味嘗以爲盡人間所有皆不如吾溪中一味之清之耐於咀嚼也故其軒居名挹清而人亦遂以挹清居士目之公遊京師留數月將南歸語清曰京塵亦厭人吾且歸而挹清矣子昔者許吾爲軒記今盍以贈吾行清早有溪山之癖雖家居閩關而心每馳於泉石間向以計偕道經溪上傍多磊碑巨石

時季秋日既、、乃令舟者停棹登石一趺坐仰觀天宇空闊無
際光映溪流溁沉決決其源遠其派長而其清徹底獨然爲有
恩果由洗耳之高蹈非所敢慕曾點浴沂之樂又非所敢同日
送逝者之如斯心惟不之有負辨佃舂戀不能舍去而益起
敬心焉濯足不可也濯纓不暇也仰取敬掬而行亦自覺清入
肌骨矣自入仕來世故紛紛傷歲月之如流所立之未就回念
向日掬清時光景、、有非今日可得者則於公之索記其將何
以爲詞然管闞之、、迹異境清獨殊味世有混迹世俗之中而
其心超越乎塵垢之表者亦有著迹幽僻之境而心未免役於
聲利之場者顧其迹未之所在何如未可泥其迹而論也惟公
詩禮在躬故雖久居京塵何損於清況四海英賢之所畢聚右
文物之所都萃苟培清氣之所鍾也旬月之內其得於見聞者
宜多豈無足增吾胸中之浩浩者乎於是而歸就掬清焉叔粟
飲水盡親之歡則和靖、、之所謂以善爲養者其清也何如詩
禮一瓜貽孫吾子則履清公之所願遺子以安常長歸之所謂
教子一經者其清又何如世之其他但不失吾道於之正則雖
日與紛紛者相應酬其清不濁也異時子孫中有英俊者出展
是一掬之澤尚可以霖雨蒼一生汎掃海宇又將不爲其隱顯之
異致而體用之一源亦無愧古賢矣是爲記

獨善山房記

予少有山水之癖雖家居闤闠而心未嘗不日往來于泉石間
嘗一棲雲谷矣未幾以累塊歸念之輒悵然每登高以望雲谷隱
隱在東山之限猶昔日之松竹香露猶依有迎人意北顧清溪
乎高哉先民之景行猶在目睫也南瞻紫帽金粟飛仙之事不
知有無西望九日山巖然猶有泰懸君子乎悵不得栽琴書
從之遊既而靜言思之是亦躁也已丈夫生世蓋自有許多分
內事在所當經營者奈何直踽踽然山間木捱自誇爲宇宙一
閒人而已哉彼海濱之老商山之翁大抵皆非其夙心之所期
者此何時也而可引以自況耶用是不自揆其愚不肖猶時與
一二士友稱論當世事適友人武榮歐陽時祭來致其尊甫元
之君之命曰子爲作獨善山房記噫嘻予方讀蔡陽樓記而有
感也君乃索予盤谷序何哉世有登山而採玉者亦有入海而
探珠者予以是又私喜向日之好又有與予同者則亦未爲全
乖也且古之君子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其身二者固不同
矣然兼善善也獨善亦善也君子亦善而已何必同洪君汝言
武榮之望也予往見其所爲壽君一序備述君隱居豈山之下
孝友而善教又能推其餘以賑人之乏者大爲士論所歸則君
之善固已章章在人耳目而於獨善之義果不負矣予復何言
故於此獨詳予區區衷腸之見幼與君同而終則有不盡同者
非惟以廣君之意亦因以爲舟告而相與勉之一也王曾公不

云乎吾雖不倣吾子二郎必倣以予觀君之種德如此而時保又頡頏出群而忠信仁厚能不失其世守然則歐陽氏豈終獨善者哉是為記至若山房之形勝規模則時祭當自能記之矣予之記姑借以寄其意也

桐川橋記

桐川海之一支也在惠安縣治東三十里岸川而居者數百家皆業海之利以其利之所在也遠近足跡於是輻輳焉且為某所某社之要衝而岸行有一水之隔猶用舟以度值風暴水張或人衆爭先則常有覆溺之虞成化癸卯歲某月縣尹張侯適以公事至其地見爭渡者而病之因相其隘處東有盤石其西積土如阜不受木蓋勢可橋也乃呂耆老何廸易等諭之咸曰民有此願久矣事旬有未當悉力以趨命侯歸即呼匠計工約其費銀千兩自捐俸以為之倡而令其里之人驗丁出銀四百兩人為疏引俾僧福旺者董陳恩遜蔡思敬等八人分募錢穀以佐之始工於是年之冬十二月某日閒因歲歉中輟未就逾歲頗稔復令柯宏珎者往督其成遂以丁未之春三月某日落為由基及梁皆石為之長三十有二丈廣丈有四尺為踞十有五各衛以欄埋其端直堅固完好凡跡斯地者去舟之危即橋之安皆知為侯德所濟矣廸易等乃相率來泉城請予為之記其實焉夫自有此水未有此橋也利之廢於昔而興於今賴於昔者不知其幾千百年而興於今者從容為之不過三二年而已利之興於今者纔三二年而其垂於後則又不知其當幾何年矣甚矣侯之知所以勞其民也知所以逸其民也昔人有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為之人之陶冶車舟天地亦不能為之於此見人事之功用有可以補助化工之不及者橋梁之利視陶冶舟車尤為不動而及物一成而永賴自孟子談王道則既以是為為政者之首務矣諸葛公一時王佐於此實及沒焉柰何世或至靳於簿書期會之間以僅得免責為能事至視此等利民之舉槩以為非朝令所徵上司所督而置之得已之地於是民間之利病往往以有司之無可柰何者耳目所及歟既願之於是侯之賢為不可掩而是記之作為不可已矣侯名桓字德威江西萍鄉人由辛丑進士授今職他績業尚多蓋各自有記存茲不及

修海岸長橋記

出泉城南許折而東行二十里曰陳江由陳江復東歷玉瀾波至于龜湖蓋又十五六里此海濱地也海濱之地鹹流浸潤不可田昔人因築大堤以止其流而內畜淵水以溉田殆千餘頃傍隄之邊甃石以便行者計七百七十餘間通名海岸長橋中有亭有庵以為憩息祈禳之所其工最鉅其利最博矣攷故老遺文所傳橋成於宋乾道間主其事者曰陳君元今亦未詳何

許人也是後脩治之功莫考入
本朝成化間橋有圮者弘治乙卯進士林孔彰倡後先懷荆祠
城吴則教王田唐勤立承天寺僧智鏡各捨銀兩合而修之督
工者吴茂實蔡成端也於是圮者以完至弘治乙丑值洪水衝
决之圮視前為甚而前人之樂善事者多已淪謝又不克修行
者病焉時惟懷荆在顧無與共功者而孔彰之子時學力𠊓裕
懷荆勸時學繼先志戮力以底功復各捨銀一十兩以為衆倡
於是則敬及余某王某吴某張某姚某靈源堂僧龍照或助以
力或督以工而余某所助獨厚與懷荆時學等於是橋復完而
功視昔為固矣時正德丁卯也諸里人無長少咸壯其功不可
無紀載以示來者遂相率諸予請記惟古人有言莫為之前雖
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此一事也使有乾道之創而無弘
治之修則先功將自成化末年而隳矣有弘治之修而無正德
之續則前功又將自今日而隳矣今日之修者歲久不能無圮
設當其時而莫之修則併今日之功舉隳矣且修之責乎及其
時或小圮不修馴至於圮之甚然後圖之則為害已多而亦難
乎其為功矣此皆所頼其為之後者也此皆後人之所當念也
然則是記之作豈但以既往之績亦將以為來者之規也

介庵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家食時嘗合其所居為介庵以
見所志及其第進士歷官內外所在為鄉為鳳為長城為底柱
者四十年其於介之一字益未始須臾而不與之相周旋也既
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家居矣天下之望終不舍也今
天子連詔起之復居今位則仍用是以命其燕居之所適清觀
致吏部也命之紀清備士也其何足以窺公盛德之所至而特
越所以命庵之意代顧方今人物在清素所思慕而喜談者獨
於公為甚則於公之是屬也其敢虛辱乎哉清竊嘗思之矣自
古之有大建立於天下國家者其人物類皆雄渾闊達吞吐不
凡任件身不離乎森軒几席間而心常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其
意度若是乎其遠且大也夫嘗志乎遠大則宜於其近者容有
踈畧而不能拘拘屑屑者矣此固中人以上者所或不免而今
也併考其細行所在乃又皆辨别明白把握堅固其介然有
不可混者是獨何也論者咸歸其出於資禀之高加以學力之
精到自有非可以擬衆人之情而測量之者是固然矣然以理
審之志於萬里者必不肯畧於跬步亘古未有航剌肥巳苟且
猥瑣之人而能為天下國家計者蓋有之矣必不為君子所滿
而其所建立必亦有所不完也往迹班班皆不待稱引而可知
已由此言之則其致謹於細微者乃正所以為遠大之器也故
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蓋非獨其窮之所養可以占其
達之所施如其達之日一變塞焉則為達而離道矣又將何以

上事功而慰人望哉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非薄乎三公也以介一移焉雖三公亦無用之虛器也惡乎介之一字公所以顯終身守之而不間於窮達老壯者此也雖然介之爲字從人從行行形兩岐意蓋以象人事之判然兩端而不容以相混焉者也此意所謂自庖犧六書之法今不盡傳無以證愚竊耳蓋天下無無對之物凡物理所伏皆有兩岐如是非善惡得失吉凶之類雖一動息一語默之微皆有之其大則如人才之一消一長紀綱之一弛一張家國天下之一理一亂一安一危兩者蓋常對立焉於是兩者之間誠皆知所決擇取舍而不使或昧之毫釐以致千里之謬焉則介之在我者無不得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光明吾君卓成吾民而華國吾皇圖者又豈[illegible]求之一介之外也哉是爲記若夫是廢之建置規模之類非大義所關亦非公意所重也皆不書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吾泉府學在乎城崇陽門外之東南舊誌云創自五季以前今莫能詳其的爲何時何人所創矣歷宋而元洎入我

朝修建不一各有紀載惟正統間按察司僉事姑蘇陳公祚實拓其舊規而改建之勢始宏敞歷時既久加以頃歲霖潦土木間有壞者而舊貫尚亦有在所恢拓者有在所更張者况文風日長多士如林而所以居之之地又有在所區處者會僉事金陵任公奉常來

命督八閩教事至則率勵郡邑以興隆斯文爲己任于時知府臨川陳侯勉克承公意盡心力鳩工貲始將大成殿及東西廡若干間併新聲葺之剝落者若干位遂修祭器庫二所復修明倫堂射圃及觀德亭仍建會講堂明倫堂後之穿堂又徙敬學神祠而祠傍二室爲樂器庫又建號房三十間以爲諸生講肄之所功未及竟而以憂制去於是通判泰和蕭侯貴路嗣起而任之以舊櫺星門之迫於戟門也推而出之十數步之外以舊神庫神廚宰牲房之敝且障于集英門也舉而新之于戟門西南而舊址則衍而平之以鄭其南面之勢且以背入民地以足其東南隅而護以長垣百餘丈砌石道四十餘丈仍建號房十二間舊号舍者十間以完陳侯之志前後工皆用檢校陳華董之工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至乙巳秋八月成焉但見嚴嚴乎殿廡門堂之崇且邃也翼翼乎齋居庫廚之各正乎其位而壯以麗也秩秩乎埒所垣墉之明潔瀟爽而各有條理也蓋舉八閩學宮未有若是之勝者矣非惟吾道表彰之地籍是益煌煌乎其有輝而衿佩之泮渙於此者對境游神蓋亦有翕然領會於心目之表者適任公按試至謁廟之旦將環觀之深嘉二侯之能供其職而稱其意也遂命教授馬文等伐石謁文以記之文竊以爲之深清不敏固嘗聞夫我聖人之道之大至於體

育萬物峻極于天澤潤乎萬萬世而不竭凡之大夫稍得以自
光明於民庶之上者自頂至踵亦何者而非本被吾聖人之賜
矧學校又為政者首務蓋國家之所以扶植宇宙者一皆取辦
於此而或者顧乃視為度外焉其所見一何其謬於一郡二
侯之績於是乎不可泯矣然此蓋二侯崇本自效之誠是之流
宣化之盛心非必以是期不泯於後日也而佐公之命[illegible]
殆亦以為時之不能為二侯者設且以風後人云耳是亦有若
夫發揮吾道淵源而風勵諸士以正學用世之意則俞[illegible]書之
遺於後學者亦既詳矣此在吾學者自正其志以求之精小人
無庸鏤續也

永春縣學重修文廟記

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大成於夫子夫子之
功不見於治而見於教教行而治舉矣是故六經未作之前一
世得一聖人而僅足六經既作之後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此
後世之教者所以一宗乎夫子而天下學校所以通祀乎夫子
而無間也吾泉永春邑于萬山間其俗朴可愛秀民可教者多
考諸宋世登進士第及特奏名者七十餘人不可謂其地不生
賢也有若留公正莊公夏貢公僑輩其所樹立又不止一邑
之望也而二百年來寥寥闕焉豈其氣運之往而未復歟抑亦
風教有所未盡者之未有其道也歟今任縣治西五里之官田

市其興修因改始末前志備矣歷年既久撓敗將古闕武時有
所修治者又僅知急於所生之所居止至於大聖人及群賢所
棲神之地吾人所日夜瞻依以萃其敬心者顧乃視以為後焉
嗚呼是豈可後也乎我弘治某年武進周侯曾以名進士來為
守顧廟貌敝甚慨然曰夫子君吾人所天也其不嚴如是何以
聳風教耶去捐俸以倡其士民為更新之計士民感侯之仁而
樂趨之邇延耆老頗朝督其工遂改建大成殿五間高深各四
十尺而廣倍之建兩廡各五間視殿制高減十尺深減十五尺而
廣殺其四十有一尺戟門高廣與兩廡並櫺星門高二十尺而
廣殺戟門並殿中從俗塑夫子像四配十哲次于旁各以其封

爵之服兩廡諸賢止置木主自夫子以下主皆侯自潔親書之
殿下增庭臺以石中為正道櫺星門外闢稽小道而廣之門之
內東建[illegible]堂三間以祀鄉先生及名宦西建省牲所及庖廚
亦三間自殿及堂廡彩五采焉又改制神案及香爐各十有五
籩豆簠簋俎匣帛箱之類各加數焉以銅鑄九百二十有八祭
器儀作始於甲寅歲之五月至乙卯歲臘月而成侯乃盛禮祭
以落之於春文廟之規模於是乎一新器數於是乎大備觀聽
於是乎改嚴聖道於是乎增輝士心於是乎益振起而門侯之
所以崇聖道作人上之志亦於是乎見以伸矣教諭吳君某等
以書以帖請為之記且述侯之言曰此吾職分內一事耳然吾之

所以得就是者寔賴學憲副常公分守少參熊公郡太守李公
主張維持力也不然識所當為心所欲為而以制乎所不得為者
天下何限也噫當為欲為而不得為者豫之人可矣若夫學者
之事則有欲為而必得為且上之人常勞賞以勸其為者而顧
或不為焉亦何以學聖人為哉此蓋周侯所以拳拳勸學之本
指歸趣所在也併以諗吾鄉諸俊彥云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四

虛齋蔡先生文集卷之五

哀辭

閩　國哀三首

痛我
弘治皇帝兮夫何其棄世禍生民之薄福兮使我呼天而觸地
我
皇其聰明兮天聰無敵夫何為哉曰惟
先帝之側
痛我
弘治皇帝兮我天我地孤臣今日天涯一哭兮萬死無計嗚呼
孤臣不才兮空與我
皇帝同世
嗚呼我
弘治皇帝兮漢文之後有殷仁明武三德日新兮天其或庶幾
成康之治嗚呼一蘇不起兮天傾地圯誰能罪此兮臣甘心為
之萬死

哀詹昂

辛丑之秋予自京師歸以疾留嚴陵嚴陵之士有就予館問
所疑者詹生昂與焉生穎悟不甚出入而重厚詩敦視他人
或過之別家三數年常往來予懷也茲過嚴陵問之則死矣

嗚呼我愛詹生厚我念詹生深生無出群才生有不俗心方今重文學俊才動成林豈乏鏗鏘韻所希古淡音詹生永已矣吾獨撫吾琴

哀林生允韡辭有序

允韡爲人飂篤而周慎其居家最得父兄心與人交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其問學亦駸駸有近裏者已喜其資雖若稍不逮其所志則固不隨人後也其言若不能出諸口其中則自有條理至義所當爲者卒亦未易以利害回也予嘗存其以一日之長見推愛其爲人以爲假以歲月涵養有成當必有見於世者今年春遭其父及祖母喪其居去城餘五十里不得數相見六月二十二日始以喪事至城謁予安慶不半日辭去期以閏月復相見至二十九日則已爲古人矣噫人生之不可期如此哉天乎如允韡者胡不遂其成而奪之亟也其配蔡於其將殯也哭謂其諸兄云渠生平於喪事最重棺歛今日亦宜以此待之已而獨撫其小弱女而泣語言間微有屬家人意家人方匆匆莫覺也允韡蓋棺蔡即入室自縊嗟呼其死之之早予且未暇論然予年三十矣人間此事始一見之吾允韡之得此豈偶然哉此非惟可以風女兒曾允

予寘於允韡亦當有感耳予久厭綴䇿於此不能以無辭

嗚呼允韡兮予意子之必將爲天地間磊磊落落之丈夫何五日之不見兮遽幽明之殊途已乎允韡兮命矣夫已乎允韡兮其猶可以自慰夫雖百未一就兮刑于之化已孚嗚呼感此女兒兮乃知馮道范質輩皆弱婦人也此真丈夫此真丈夫

哀洪良儒

汝以去年十八別我南歸吾訝其久無書也今年正月以疾報四月竟以疾聞嗚呼復安得性資樸厚志學篤如吾良儒者哉病與死相仍久不得申一哀負吾良儒矣我將有遠行南望揮涕寄此一瓣香也良儒汝有知其鑒之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卷後

周有八士兮宣父所奇閩中三鳳兮近古莫稀吁嗟三鳳兮此母產之今其逝矣凡百君子夫烏得不爲之哀悼而寄聲詩

題人求父母輓詩卷後

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則父沒觀其行事死如事生孝之至者也若夫墓表輓詩之類與以善其親於身後者抑其次矣

祭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維正德丙寅八月二十四日巡視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蔡清敬詣白鹿洞書院祇謁先聖孔夫子之靈而不能已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太極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賢也既有

夫子之後則有夫子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賢也夫子之道塞乎兩間茲山有廟亦固宜然惟夫子之靈兮遠而求之六合之内六合之外近而求之隨求而在即其所在聖靈惟真嶺呼圓顱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子之人尚饗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有天地萬物矣可無群聖人乎有群聖人矣可無吾孔子乎自孔子沒千有餘年之後又可無吾周子乎吾周子程子之後又可無吾朱子乎嗚呼有周以降元數潛移時生聖哲間必有齡故我二夫子雖皆不得一伸其志乃洩其蘊以貽來世以衍孔子之澤以壽生民之紀非必造化之有心其亦所遺之定理嗚呼不肖清乃今吾知二夫子在天之靈兮蓋有以洞易道之始終而信渾沌之不死尚饗

謁白鹿主李先生告文

茲洞之勝惟公所基基則厚矣風節是儀前王褒錫曰惟好德聿來真儒有事人極大發山靈光輝無射發言彼瓜瓞末大而昌根柢所在其何可忘有祠有翼來今永式群彥從之悉歆公澤尚饗 有從祀諸賢

告祠堂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孝玄孫蔡觀慧謹以牲醴庶品告祭于高祖考某稱號妣某稱號曾祖考某稱號妣某稱號祖考某稱號妣某稱號考某稱號妣某稱號之神曰惟我列世考妣締造積累艱難勞瘁以有今日兒孫罔極之恩夫奚容言今皆以次謝去人世雖曰神聚于堂而遺形則各托依于荒山野水之間兒孫省掃歲能幾度生人此痛亦寧有苦茲惟中元節序所增愛慕愴且惕將以歲貢赴京清亦以進士將發將赴部聽用當省墓挂於寓所昭告于列位先神即以明日至十六日率諸弟姪以序而有事于各墓域間就令廣興清齋蘇嗚呼不去墳墓者孝也去墳墓而能成名於身效忠於國宜上宜下以有光於祖宗而歸拜于墳墓者亦孝也此我先世之遺訓兒孫所當佩服而勿隳者因敘中之以詔行者尚饗

告墓域上地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某城西隅民人蔡觀慧敢昭告于某山土地之神曰慧之某考妣填骸托藏茲山有年矣仰賴神祐不致有虞凡我生人敢忘無量茲以中元節臨有事松楸敬具牲酒茶果祗薦于神且報且祈惟永祐冥頳下情不勝耿耿之至尚饗

祭朱都憲文 代三司作

惟公山川鍾秀文武兼資天下之望學者之師風數藩臬文化覃敷士民休戚安定在湖礮司風紀烈烈有聲人曰偉哉李勉在廷按節湖南奚及旬表濁者以清秋風一掃擢參誉藩弄掌岐畢終者以溫春風一道森羅裁歲房牧馬我磃疆更夜呼邊民皇皇公承閫寄祢而睢之威乎斯邁如大斯馳惟彼雁門西門

鎖鑰任匪其人塵起沙漠公一指揮境內貼然如虎在山如龍
在淵事定功成功成名遂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角巾私第優游
餘齡桑榆日霽松菊風清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罕全節方者易
員員者易缺惟公不然大而用之則大其效小而用之效亦不
少嗚呼自太極既判人品不同隱者為高仕者為通惟公不然
進希三傑退希二疏進退時耳吾何必乎嗚呼先生宇內如公
者幾八十八春了一夢耳
國亡元老鄉失達尊輝失山岳哀動搢紳訃音
上聞
帝亦咨嗟曰臺曰祭恩寵有加生榮死哀何憾而得惟
帝念功惟公種德其等生獲飲公德音九原不作悠悠我心有
寶佳城慶雲之里合誠一酹高山仰止

遣祭傅文穆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清謹以事
于臨江恭換故太宗伯傅文穆公之德教而不得至新喩謁公
家廟一展下情乃敬具牲醴蔬果祭臨江府儒學教授謝理為
致祭于公神位前曰惟公名德在天下事業在史官文章在士
林而其行義之著於家庭族里間者至今臨江之人亦爭能頌
之無間言嗚呼若公者其可謂之有學有德有體有用有槃有
實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矣豈非一世之偉人而後學之師表
也哉不肖清昔侍春官雖僅踰月而德教在懷十年如渴乃今
跡名賢之故邦仰親依之路絕空木何如寸心徒切瞻拂壺以
寫吾懷兮恍台儀之形于目睫尚饗

祭丘閣老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謹具香帛牲醴南向哭祭于
故恩師瓊臺丘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學博極群書如巨海之
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既際
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鈞衡且取其所著書於　大內用以屬望
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為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
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
先生之業其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
如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為虛生也已清閩泉几子也先
生之教國學清得關四方之士以沾教澤於科條之下辱閣甚
胎而與進策勵之頗出衆人之上此恩之重為克副之徒守空
言於世無補漸負師門歲益云邁方以母老任殯而聞先生之
訃曰親曰師痛割衣修不得撫柩一慟謹香遙致寸心附焉嗚
呼想瓊山之巍峩與南海之浩波懷先生兮不可復見門生
亦老矣向之所受云何尚饗

祭三原王先生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致仕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清書

宮保太宰介庵先生三原王公之柩謹就冢爲位哭奠而告以
文曰公自三十登仕至八十而致政所在爲麟爲鳳爲長城爲
砥柱者蓋五十年其物望實之在天下後世者舉無庸門下生小
子之喋喋矣況小子無狀嘗叨恩教而又四十載全無一毫樹
立於世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雖有言亦奚足爲公重輕哉然
由前所言則哲人之萎固可爲天下慟由後所言則不肖愧負
恩教又不勝師門求訣之痛也嗚呼噫嘻尚饗

祭萬國老文代作

嗚呼昔之君子有負致君康國之術者或厄於下僚困於疑沮
而終不得以一施又有以忠義結知於人主者衆方望其將有
大庇於斯人而天乃折而奪之又有當功名無滿之際忽飛禍
之熊黍而趙璧遂不得以完歸此有志之士所以爲之失聲而
太息飲恨而深悲者也惟公重英秀之資際熙洽之時一舉而
近
天子之清光于以備顧問職論思自是出入館閣歷膺柄用卒
致位夫
帝師蓋昔人所謂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榮名祿位者若干
年謂非公之才德果有過於人則何以臻茲與而況養錦焜耀
於無恙之日天恩頒仍於盖棺之餘兹誠人臣之極寵而今古
之幾希者也嗚呼公之遭遇何如我輩等哀故老之云謝想峨
眉之失輝處合詞以侑奠嗟人生兮其雖窮之有易睇尚饗

祭吏部[illegible]曹耿公文

嗚呼清始爲進士觀政吏曹公位少宰即辱與進叱嗟若以爲
可教者與清備員禮曹公佐宗伯承事左右自當竭股肱之力
乃於有事太廟之日誤蹈罪戾惟公憫諒其情於罪之之中而
有培之植之之意用能不失爲物今日猶得有詞以白於吾親
也此其恩於所謂與生我者等矣顧不肖豈知所以爲報哉洎
清改官吏曹公亦旋位冢司猶以昔嘗受教之故所以勉進而
提撕之者益至益周清失所怙南奔公曁之慰之且命諸僚友
有教我之待類不肖又焉足以當我公之厚此意亦所謂淺九
淵而深泰山者不肖清又豈知所以爲報哉嗚呼公之事業在
朝廷德行在鄉黨文章名在天下而其恩之在清一人之微者亦
不可限量如此公之騎箕其關係國家與士民者夫豈細故哉
北向一慟形留神往何日見公宇宙茫茫尚饗

祭倪冢宰文

嗚呼清昔供事公之門下自揆不肖僅得不見斥辱於公足矣
及公之位銓衡則與之比來士夫公時有器我之言既而過古
杭則一長者云太宰公最知子者而子乃急於歸養何哉然公
實從子志斯又以見公之知子有非尋常相知者倫矣嗚呼向
使公當時不即從清之請而遂之歸不及吾父之存則公平日之

厚清者果謂何哉故當愴然泣下若其罪在清而猶得及吾
父之仟則其恩在公公之恩我者如此今公云亡悠悠千古無
復見公日矣清之痛何如哉清之痛何如哉況我公之宋才博
識厚德雅量真足以壯觀天朝而鎮壓海內者求之公卿間恐
亦無幾而乃年甫過五十掌銓衡亦僅一載其所蘊未克究於
上下而遽云亡斯其為痛又豈可勝言哉嗚呼如清之不肖久
為負公矣顧世之倚人能如公之納不肖清於度內者能幾哉
面東一慟公之恩不能忘也尚饗

祭楊侍郎文代九卿作

惟公英敏之資蚤發自知春闈首擢賢科在
帝左右東觀石渠吾不知其幾書收入胸中不見有餘蓄積既
贍吾不知其幾作流出胸中不見不足嗚呼文故可以名家可
以華國豈惟華國行亦拔俗有義有仁愛君愛親愛及姻友篤
于弟昆每老翰林退然如避或諷之少通則曰婁婦竊夫爲事
脂粉曉值聖明擢貳銓衡或小不如意則曰臣不能事事矣開
局是榮嗚呼公之請閉纔幾何日候焉告終殆其先識惟
帝念哉錫塋與祭消加以謚是曰文懿嗚呼公位三品未爲貴
壽僅七十未爲希惟文懿之名千載有輝千載有輝曰惟
明主之知而先生前之撰述議論往往可以訂既往而開後人
而其所造就之子弟門生又群然不替於青雲有生如此亦何
憾云所可哀者在吾斯文嗚呼公事畢矣歸兆有日合辭矣哀
此情惟一尚饗

祭彭司寇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鄉生蔡清謹以香帛牲醴致祭于故大司寇
從吾彭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德行風節政事文章後生望難乎
其為繼也已矣嗚呼亦可為天下慟也已矣嗚呼仁者必有後
此則責之天也已矣尚饗

祭福州林侍御文

嗚呼清卑得以不肖之身托之吾雲室先生陶冶中惟先生雲
室愛弟也克體吾雲室之心中雲室之教循循善誘使不肖於理
道亦稍窺見一二至於江山萬里之路京國十年之游凡
百動止無惟吾二先生是依今吾雲室先生既去而南方有名卷身
退之請咸謂先生年富望重廷議當有公輔之應意將得以大
行所學為斯人斯文之慶者豈謂遽止於今日也哉嗚呼此訃
一至雲南吾雲室先生之痛悼當何如哉清自奔母喪南來一
別四年先生雖亦有行過家相望三百里常懷之心旦夜東眺
而以疾患纏綿阻未獲遂方圖九月初三日發程北上不知以
何日至浦城而奄有此事矣嗚呼痛哉痛哉清將若哉若哉惟
先生之學之行倘於宋淡於鄉信於士林聞於四方而見重於
朝廷肆本命為江南北學者之宗主本為士類所依歸先既

無愧沒亦何憾唯是門下小子銜恩深重恨義未盡而天虐我
其虐痛苦何堪東向號哭形在心荒嗚呼茫茫宇內知我者幾
人責我憐而教斥我者又能幾人而先生則既作古人矣顧此
不肖之身曾莫能自為主宰所謂老而悖不學而妄不去二
者與余何擇碌碌將甚者不自知學者當作何等人耳嗚呼吾
恩吾先生之心豈能以語言盡哉報德有道未能自信撫香擣
酒人情之常未春上道乃當一哭柩前或塞所也尚饗

祭熊溪吳侍御文

惟子懷奇挺秀奕致身要路分符佐郡者五閱歲進而爲參冠
攝王度而考其所以自待及所以待人者曾不少改其儒生之
素此固衆之所共知而非吾野邪之所私察者也嗚呼吾聞君
而不易其素者甚矣之難也而謂子懷乃僅止於是乎而況無
父無母無子無姪無伯叔之親無姑婦之戚所遺者僅一寡室
及一幼孩弟形影孤弱吾猶憐其孤弱貧瘁之無以自植也天
之於善人其果能一一顧視而為之力乎哀哉哀哉其寄哀子
懷不幸之甚而無以寄其哀為賻爲贈力有限而情無涯含一
觴而致訣概天道之莫猜尚饗

祭陳都運文

嗚呼先生起家進士主秋官事歷副郎正郎而擢守吾郡改福
郡守擢河東都運在在皆有聲光而在吾泉則其施於人者以
且精固吾泉人之所詳也嗚呼先生之心端正平易先生之政
慈祥愷悌至其操法之際則凜乎風霜之厲凡所施為類不求
悅於衆人一時之耳目而常有久後去思之利蓋明而不察寬
而有制故誠為民牧者之表儀而吾泉人之所以懷感於沒世
者也天之福善亦既不渝鳳飈鵬騫高翔天衢聞餘子姓亦效
詩書種而食之其可涯歟滇貫肩憩卑孱知遐異公百年以未
於譽忽幽明之永隔羈官守之莫赴聊寄一哀用表衷素尚饗

祭新淦周虛白憲副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蔡清謹以恩師虛白先生周公之訃以身
羈于官不得奔赴夜次謹就官舍為位哭奠而告以文曰嗚呼
先生昔僉憲吾閩清年十七先生實與進而教督之至年二十
而別先生閱三十四年清年已五十有四乃得復見先生於新
淦之里第見未竟日而別又十日再見移時而別未一日而先
生不起矣嗚呼清於先生也何其幸而猶得兩見於一別三十
四年之後何其不幸而於三十四年之後僅得兩見而已也痛
哉痛哉不意旬浹之間幽明永隔門生職分雖若閩西向長
號形留神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惟先生學識之精操行之
深純才猷器識之卓偉一一足為吾人軌範其憲副陝西也年
五十三以念母老懇疏致仕兵民至攀轅乞留而不可得今太
宰馬公之為長官常來公論未起之而格於例服後以去就光

明恩詔自中順大夫進而為亞中大夫再進而為通議大夫皆致仕之日也斯亦可見公論之不可誣也先生之賢為何如哉清比以
上命供事先生之鄉意得時時供枌榆於先生之側以終其承教之願而今也無及矣痛哉痛哉憶戊戌之冬清如官于朝嘗繪履壽圖屬翰林賦詩以為先生壽明年先生壽登八十亦方謀為此圖而屬諸朱群僚清之以再致其祝願之意而今也亦無及矣痛哉痛哉嗚呼西江之水渺渺無涯我懷先生曾莫之俱惟古之懷德者期於必報而清之所以期報於先生者亦自有在而未敢言也然亦未易與時人言也瓣香椅清詩寄此懷而附以此詞其爽如在尚克鑒之嗚呼尚饗

祭戴少參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寓南昌謹遣學生致政少參蔡安戴公之喪既為位哭臨乃具香帛牲醴屬萬安縣儒學教諭王謹代詣靈柩前一奠而侑以辭云惟公才識之雄富風節之剛方政治之優長得覩斯世要豈可以多得哉方成化丁酉公以侍御出按吾閩也適大比取士之秋如清不肖嘗蒙拔而令公當日之所期待與清之所自期待者云何去今三十餘年公既已作古人矣如清於向所期待者猶皆杳然如寄稍改於其者使身外之物也而已嗚呼何足道哉茲聞公訃中益惭負而疾弗及侍棺未及撫既負公生又負公死嗚呼如之何哉如之何哉尚饗

祭秦太宰太夫人文

惟清生平無由一望吾太夫人懿範而受吾太宰公之德愛吾太宰公之教且同父師則視吾太夫人其大母行也太夫人之喪乃不得匍匐一赴哭焉其為哀且愧何如也嗚呼吾太宰公為國柱石為世儀型北堂有萱回我陶鈞斯其為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故而已哉然而風霜凄切元陽不減吾太宰公之所以為其親不朽圖者蓋未涯也又何莫而非吾太夫人之遺哉北望悽愴惟可自諭伏惟尚饗

祭林都憲壽甫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晉江蔡清謹遣莆田謹具牲醴致祭于
詔加中順大夫前莊先生林公之靈曰公平生行善彰於今于以都憲內艱服闋
朝命徵起者再實者再特起者又再而竟不起至以疾乞致仕海內方訝都憲之介也然不數月而公之訃聞乃知終天之恨雖所不免而愛日之誠已獲瘳矣都憲向之所以堅不起者良有其道而孝子之門果有忠臣在焉豈止區區成就一節之士而已哉公有子如此所以報國之節將有餘地而其累被寵命之褒加也亦宜矣

況諸子或以文雅克家或以儒官典教行林外後俗之英公為善之報又不於是乎可徵哉清獲升拜門侍贈紀已三十年矣聞旅訃悲愴不勝道所經謹具物香牲醴少致鄙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侍御母文

弘治某年月日通家子吏部員外郎晉江蔡清謹具香燭牲醴東向四拜奉祭于都武朱母太夫人之靈嗚呼清仰今子寄劉先生學行而受教愛也有日矣視太夫人猶母也登堂之拜素切于懷而未獲遂忽聞謝世之訃痛如之何乃以身病道阻不克躬赴哭弔負愧又何如也特循薄儀奉叙哀忱言不能文意不能達伏惟尊靈鑒茲衷悃嗚呼哀哉

祭丁偵悼文

嗚呼清竊嘗評人物於一時如公者其不易得歟其武也文其文也質執弓武升中乃有此人物哉嗚呼今其已矣吾執俚四十尚其平生英雄慷慨奔走王事曾不遑寧居而卒以不壽內無親功殞近之親諸子又方氣學在幼天之所以報公者一何其薄也命之使人失聲真欲上詰老天而無由哀哉然而德在軍士功在疆陲名在縉紳公雖不壽而有壽者存矣況後事又得所托劉子羽劉勉之豈負寄吾哉九泉之下計應可以少慰也顧清無似年知有素茲聞公訃相去不二百里而弱者

禾薪之憂不得前留一弔死生之際負公多矣臨風一灑端為正人痛也區區鄙辭何足以達意哀哉尚饗

祭陳提學克允之文

嗚呼先生何其才之富行之篤器業之懋也而何其壽之嗇也嶺南之士沐教方新又何其不幸而亦竟卒所業也國家得一碩才爲方駿駸而進之奚啻其劬而又何其竟不得底于大用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不能已於哀也抑以顏路之垂老而哭子淵之喪以子由之至性而狀子瞻之行尚猶又何可堪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尤不能已於哀也尚饗

祭林雲室陳母文

嗚呼惟吾師雲室先生之所以成其學成其德成其功名者固出於所自勵而吾師母內助之力亦不可誣也且吾師歷仕中外二十年去家或數千里或萬里家衆數十口家事且如毛而悉以付吾師母曾不以一毫累于念慮者誰歟維吾師母之賢固不可也吾師近已動勇退之志門下小子輩咸意吾師偕老教子弄孫爲日方長以吾師母忽爾訃至嗚呼痛哉痛哉某以羈官守于數千里外獨不得匍匐至門下一哭南向灑涕可勝愴情一得遠致聊薦微誠伏惟尚饗

祭鄒嘉林太夫人文

嗚呼孰不有子而貴子亦豈少哉惟夫人之子名節重天下然

光于本朝對其所就貴足道也有子如此毋之賢又出乎庸去云
哉令子方受長城之寄於大江之右期冀江右之民以寬
聖皇南顧之憂而忽以夫人之故輟留所付者而奔就苫塊
焉斯其為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事哉青早承令子敎愛嘗獲
展登堂之拜而今而後請拜無期矣凡為人子者於此其能無
所感傷乎噫清實人子之不肖者也於夫人之卒也重有感焉
而不能言也傷哉尚饗

祭朱侍御乃尊文

某等在令子攻進士選者之七八年延者五六年矣斯文相與
之至情既等之骨肉則於之 人孝養一接平生而其傾想頌願
之心寔有不能自已者焉 公子杖節二廣得便道以拜家慶
某輩亦慕之一樂焉追惠期之伊邇盍方引領閩嶠之雲而屈
指於覲庭之日而公則已不得待夫人子之痛可奈何哉可奈何
哉某等想衣之心矣又能少已哉雖然公之生也有善名在
里閭而公之子又有賢名在朝野人孰無死有如公之所得者
能幾哉嗚呼論至此公之死所以益使人不能漠然者也溯其
寄哀聊以伸吾人之懷尚饗

祭閒給事先生乃尊文

昔者令子閒齋令慶善開清執諸生實得親炙陳動於治教之
下於時固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閒齋以公舉白在吏
早乞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聞者幾三十年天倫之樂道腴
之甘盖有未易窺者難
朝命及門數四而確不可奪斯又以見公之能安於善養而所
責望其子者有不在區區功名富貴間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
天下士之為閒齋致私頌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類
孫曾之於王父者也此豈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而
公今則已棄孝養長逝矣凡昔之為閒齋喜慰者今其能不為
痛悵哉清適乞歸便道仁里方期一展林下之拜遽特次第有
請於閒齋而入門之際公之像設已在堂閒齋已扶杖在傍矣
我之生也何事之與心期者之痛多耶且清已五十無聞矣
此行又不得造於公之門則其所以哭公者豈特尋常知識之
情而已哉生芻一束蓋不得及公之生以展其誠循顧寔其之
中有以鑑其衷意之非泛泛也嗚呼尚饗

祭王府經文

嗚呼君昔太宰介庵公之賢嗣也介庵公著勲績於朝對者四
十餘年而在公常有憂家之適私門絕無毫髮之事者此固盛
德刑家之化而亦主器得人之克相其完也洎沐
國恩兩贊元戎清聲四達益慎以恭上下嘖嘖無貽肖公夫何
一疾俄項云終嗚呼直林下春秋高矣此痛其何可言况兒女
之成行者多未了之債而清白吏之子將固之貧哉之用也豈

東北引邅邅三千售人之報然乎不然清出公門下且辱君知慨幽明之永隔重會公而增悲一觴薄酹不禁涕淚尚饗

祭王侍御尊甫文

嗚呼清數從吳中過得公之鄉行於吳中賢士大夫捨矣既而獲與令子御史君同朝獲見御史君生儀表表班行中觀風所至凜然如秋霜霽然如時雨上下敬畏無間言信為能行公之教者於是始信公種德之報而有子之慶又不止於常之以子貴故得一推封之榮者而已也清既有慕於公而又辱知令子茲行循便討程謂當得一遂登堂之拜矣遽至近郊訪之則公近者已作古人矣嗚呼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我之謂矣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我為已矣惜哉傷哉况聞令子廣南之節持旌蓋方屆指於親庭之日近而公已不待人子之痛又可奈何哉令子之痛吾實尤為痛之也行邊觴豆草草莫盡予情尚饗

祭洪氏姑母文

吾家族雖不一惟吾姑之父與吾祖同胞至親且同德相與之日最久吾姑之少也又習學女事於吾母動止相依更歲年積記吾姑德性醇厚幽靜或半日不出一語而勤儉弗懈又大有慶實二歸英漢遠四十年清父子以祿遠力薄雖信介時疏而音儀布接十數年來吾祖吾父母暨吾祖叔父母俱已相繼而歸矣從甫與吾父來十日而遽哭吾姑嗚呼昔之少者壯矣壯者老矣老者死矣亦何求老而已死者感今懷昔人生所同之間恩義之際其相與歡然者能幾日而會少別多會短別長其將如之何哉清今始歸葬溪而不能及吾姑之存其痛之又可柰何哉吾姑夫吾表弟清固無辭以解其哀也尚饗

祭表弟黃于禹文

吾年十有九子年僅十有五即從予遊予領鄉薦來行子復從予試揭曉後皆落魄而不相舍者又數年予既登進士官于朝子亦領鄉薦上京師遊太學無何亦登第而同朝矣計其在家鄉在京國相聚之日恒多間或相遠率不歷歲移時即復聚世之親友從事功名之途得如吾二人相從之久而相聚之密者盖不能什一也而今也一別則為隔斯年不可復聚矣嗚呼痛哉數合吾二人者之自以力貧讀書同也其學有不逮所好甚言行不敢越常度不能為世之能人又同也自登第入官至今或十年或二十年而其會猶在其內乃比昔者他有所慕而未支顧者又同也然子亦衰矣知子雖衰而殊常尚少延予猶少且壯乃倏爾而先殁自予省視止於此親老子幼皆不能依矣嗚呼吾其如之何哉痛哉痛哉尚饗

祭黃汝亨文

成化某年月日友生晉江張清謹用牲醴庶羞清酌告祭于故友行人司行人莆田黃君汝亨之靈曰嗚呼始海上之報至

彼所進曾厭欲子心獨迷且嫌且疑蓋以爲有則於理若有所礙
然以爲無則於數又有所不可知者用是含疑蓄惑者九歷載
旬時嗚呼今皆然矣顧之何我愧乎與君總角相聞違吾殁壯
而爲事干始得一見於君之門自是偕聞不絕情誼彌篤或同
攝夜話於會星之客邸或合席聚論於吾邑之清池講求聖
之道奉而述究程朱之緒言蓋有我之所是而君以爲非亦有
君之所道即我之所云者言議雖未必盡合意趣亦近於同群
静言思之猶歷歷昨日事耳豈謂桐城南十里亭之別乃號爲
此生之永訣也哉嗚呼當十里亭之別也予舉酒屬君曰壯哉
茲行得以踐司馬子長之所不能述者矣抑又豈知實中之壯
氣尚未及收於史記而胸腹之英魂遽已同歸於相與者哉吾
哉痛我孤弱子之永怙且悲覩於首齡況又與我弟而偕行伐
賢季子父埒依其慘情者哉哀哉痛哉雖然若以王事行也凡事
之以義行而卒與禍會者謂之命儒者平生講論曰有義有命
矣今日又何言哉又何言哉嗚呼惟天地之無窮兮予人生之
長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尚饗

祭外父母文

成化某年月日女壻蔡清謹祇謁吾外父義民胡公外母李氏
之靈具牲醴庶品以祭而敘其情曰清念我外父外母鞠愛
撫女不以與所親近之富家而偏以歸之寒微貧賤之孤子
此其待我者不爲近且淺矣清之感德何如也柰清不才年老
力困於一經姻婿於兩舉上不能顯其親下不能榮蔭其家之
人孤我外父母所望其負愧又何如也乃今幸籍神明之祐叨
居鄉薦之首丈夫萬里程僅得一舉武而外父母則既謝世矣
嗚呼清之得舉也其亦幸而祖父母及父母之俱存其亦不幸
而外父母之俱亡也毋言及此莫寫我悲然受人之德娶人之
女既負其生忍忘其死茲具一奠之儀少叙久負之意而追報
之效百未能一二也念我痛哉尚饗

祭王表兄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表弟蔡清寓京師謹具香帛牲醴遣義子克
忠奉祭于亡表兄蕭山寓士王君之靈嗚呼吾兄生三歲而寄
身於鄭氏六歲而未離壤又從鄭氏於浙矣清生五六歲始知
有兄在外二十三歲始能求之多方不遇至兄三十有九清年
三十六始緣周侍御之力物色而得之於蕭山水濱之行人杭
城一會恍若夢中嗚呼我外祖之嗣歎矣遺脈一綫飄零僅在
吾將奉挈還歸故鄉庶以盡一爐香火之寒灰而燃之不至遂
隕其先世煌煌爽察之門尸耳嗚呼豈知吾兄之年乃僅止於
四十有三而已哉苦事哉苦事哉洪昧者天曾豈知人間有恩
義大願而哀念成全之也哉去夏別京邸期以明年秋會蕭山
即同歸泉南而今也寄骨於何人之地矣想吾兄垂絕之際亦

將謂清莫可柰何矣然吾兄之姓氏今則分明矣吾兄後事今在清矣清之貧窘固兄所知抑諺云一飯兩分可飽二人此清之心也明年夏秋清得以創歸者便當過鱗山一哭吾兄而乎吾嫂與孤姪并舉兄之遺骨以偕南清且有父有母有子當不令兄之後事失所矣或者剩後見復我祖一脈又將由是而復昌也嗚呼客燈之下涙與筆俱我此微身半自王氏苟無王氏安有我母苟無我母又安有我今王氏衰落至此我其不思為王氏一籌耶兄如有知宜悉此情而勿憂後事也尚饗

代莊某祭翁義民

嗚呼無好人三字信非所宜道矣然世變既降好人固不可多得爾嗟惟翁公六行悉備內無間言外無異議求之今人誠好公此謂之義民真義民矣天胡不信六袤而亡嗚呼自公之喪我痛弗置父子安知實銘肝肺一隔冥途再期何地無以報公惟有清涕嗚呼如此好人世復能幾尚饗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雲室先生林公墓誌銘

吾雲室先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家居八年卒卒之明年子文中等將奉柩葬于某縣某山之原先期遣人以書狀授清於江右官所而屬之誌清先生門人也始自丱角以臨江周盛白先生教命得登先生之門而受業焉抵今蓋三十有餘年矣今先生之所以教育而成就我者自始至終恩同罔極而爰不得侍歛不得視窆今其葬也又不能如古人之負土以成其役東望揮淚此情何如則於是誌之屬也其將何辭惟是荒落負教之甚今且驚駁晚暮矣於分內實事曾無一毫成立是豈足以知吾先生者勉強執筆亦僅能得祖述而已先生諱某字廷珎姓林氏世家福州之候官以所居之鄉名雲程別號雲室山人而學者稱為雲室先生云高祖比元時為某衙門鎮撫紅巾之亂抗敵而死舉家就戮曾祖陽文身避獲全生祖某氣氣自立故居在城西關至是始遷雲程考秀琥質直性厚朴而心向道僱延名師以教子姪不計貲力故先生兄弟七人先生既以魁天下為顯官曰璿亦登進士第為御史提學南畿曰珎與姪某琳俱鄉貢進士弟孫文瑛亦繼登第他子姪頁經術有名士林者又數十人一門之盛有由然也妣周氏持合德為七子皆其所生而先生為之長自幼穎敏出群而沉潛嗜學夜誦率至夜分又能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最得聖賢旨趣其紬繹遺言觀貼之義以開發學者則精平日所見知少有其似者也自閩中及兩京以至浙江之士及門受業者殆不可數計而領薦登第位列中外者常不乏人其始薦於鄉也以景泰癸酉年幾十有九至天順丁丑會試不第入太學癸未會闈失核試八月擢若居第三為易經魁甲申三月殿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戶部是

年秋以疾乞歸歸省時方且廢先生侍奉不稍離天倫之樂蓋
優優享其自足而無所慕於外也四方來學者此時尤衆里舍
至不能容今閩中易學獨盛於東南視他經倍從爲盖先生倡
明之功居多也成化甲午大比江西聘主文衡辭不赴以進士
侍親家居十有七年既終大事辛丑乃至京除南京刑部山西
司主事先生律己素嚴其讞獄明恕而有執司寇金陵張公亟
稱之且語人曰如吾林主事學行要當居春坊職輔導乃稱耳
乙巳考三年用勅加承德郎贈考如其官妣及正室薛氏爲安
人繼室朱氏封安人丙午陞本部某司署員外郎丁未陞浙江
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千

餘徒恣掠掠傍及福建政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勅浙江鎮巡
等官勦捕諸公以事屬先生先生發諸屬縣兵伏先分據要害
以防其奔逸乃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臨其穴賊出拒破之賊棄
穴撐奔至福建松溪之渠口據高險臨我衆難之先生曰賊勢
已蹙前途皆非道我嚴其令攻之必克一鼓遂擒其渠魁戮數
百人餘走慶元及從閩道竄景寧先生復節制諸巡捕官就取
之戮死外又獲三百餘人支黨散匿山谷官屬請乘殲之先生
曰彼無能爲也恐蹙及無辜亟出告示令早出降兩省以安特
又有遂昌龍泉礦賊某聚衆且至萬各伏所穴未發將觀釁而動
其勢張甚則至是聞景寧賊破膽矣先生又揚爲形勢以擬之諸

賊皆自解散去鎮守張公喜曰茲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矣巡
按御史陳公金上其考語於吏部云文有名而士類咸服武有
備而賊徒知懼者此也辛亥陞雲南按察副使並命專甫三年
得陞者數十年僅三五見亦殊恩也在雲南風操愈勵威惠益
振其地民夷雜處官府政多仍其俗未免苟簡或有所改張尤
恐動衆心先生獨曰此地既入華即當以華治奈何猶以夷待
之乃多列名分重稽教又創分司以便官曹作永安橋數十間
以便民勤都司之胄功陞賞者數十人比皆嚴以死遣他所施爲
多類是夷咸安之政俗有改觀者矣在浙江嘗監巳酉鄉試在
雲南嘗監壬子乙卯戊午鄉試所取士咸稱得人試錄諸文多

出其手筆蓋先生非惟文學素優其行誼政治亦自過人故所
至上下翕然歸重之巡撫雲南都御史張公誥巡按御史張公
泰金公獻民余公本實薦及御史徐公紀交章論薦衆方以大
用期之而先生以年及懇疏乞休時巳未之春也初冢宰三原
王公守備南京得先生名於張司寇公而心識之故在吏部日
先生得以三年僉事陞副使及王公去位而當路無深知先
生者故先生名位爭竟僅止是先生既歸休日杜門教子孫讀
書足跡不及公門乙丑
今天子即位推恩臣下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善理家人人各有
分業不得自暇逸常切切告戒使循理安分不得席勢凌物故

子弟人人能勤約隱忍無一毫浮靡氣習嘗試以他官門子姪較視之多覺別是一種風味矣先生遇士大夫權侫其譏誚而一出於誠其待姻族恩意均至不以貧富貴賤而差其與鄉人處善善惡惡之以和於有過者尤能以年輩包容之故卒之日自有位以及鄉士庶稍相知識者無不痛惜而奔赴焉壽七十三男四長文明舜出次文中朱出次文英文昂側室王氏出女七淑適陳淑皓適劉模淑適鄒汶淑適許鍔淑適張炳次淑淳未行孫男四曰鑒鑾學生次曰坤其曾文中子某則嗣文明者也孫女二模適鵝鍔存知會孫女一先生　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一日卒於正德丙寅十一月十六日葬以丁卯某月某日有惟昔人嘗有來其師之子國表其師之墓者自謂始不敢辭而又不敢不辭卒之不敢終辭焉若有今日之情殆有彷彿於此者故摹次所見聞用塞來者之請思內外尚當有知吾先生深者則有所録以盡吾先生德業之詳而蓋不肖請之負焉耳其銘曰峩峩雲室雲山是宅清潔一泓派注洋溢飲德者所各成聚是惟居間之積施於有政羅洋其澤既文且武厥聲載赫豈伊猶著用之斯劇進錫於先遲遲廿年退身於後子無所牽矜終大節視覆其葬嗟嗟雲室有學有德有為有識實我人之則不肖門生慄斷當筆尚俟來者搆幽不極

晉江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為萬世為人上者立言也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嗟乎二聖人者以其規天條地之規模過化存神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為萬世異俗之談以聳動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問為卑之之論何哉二聖人者殆亦慮之熟矣蓋凡職于民者本所以撫摩而乳哺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以督責為事也彼專一事督責之治者民性見威而不見德其法令精神雖若可快一時而國家之元氣則有潛銷暗削於可快之中而有不及覺者矣嗚呼此清於吾縣尹吳公之卒所以不能不為吾民惜也公狀貌雖偉岸之若不可近視而性度寬厚即之溫然豈弟君子也作縣三年清以所見及所聞考之大抵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要在有實惠於民而不為一切之政以徼名希世者故久而民益戴之卒之日民無老少遠近咸咨嗟痛悼以為天之不相我民也嗚呼惜哉使世之為
天子吏牧小民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而公之不壽不得以終其惠於吾民則天也謂之何哉公諱雲字民望世家松江之華亭祖諱富田平縣丞父禮義官母丁氏公生十三年而入邑庠又十五年而入太學在太學十六年而官在官三年而卒卒之日成化壬寅二月某日也距所生正統丙辰正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七娶俞氏先卒子男三長楷次坤次樅女二長適謝

奩次適揚積皆俞出也繼娶王氏公之病革也與母及家人訣曰吾二親俱垂白在堂且無他昆弟即入地目不瞑矣爲吾妻孥者念哉嗚呼良可哀夫縉將奉公柩歸葬先期謁清泣請文以賁諸幽清非知文者然雅重公之寬大平易有出於一時諸君子故不辭而輒詳於寬大平易之說非惟以彰公之善亦因以告夫世之凡有子賢者之責耳銘云無只君子其心孔仁而惠弟克終於民孝弟克終於親雖然其弗終者在天而其弗可忘者在人

留夫人黄氏墓誌銘

夫人黄氏今南雄通判留君汝礪之妻也隨君之官卒于官其子志淑方以春闈中選在京師聞訃輟廷試事奔南雄府扶柩歸葬而通守君已先歸其柩於家志淑既抵家則奉通守君命以請于大父處士茂明擇地晉江三十二都之文呂山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而請誌於予志淑之言曰吾母性穎悟通物理人情而教學有𠡠度雖不多讀書其所為之符合於古義者常多也事吾大父母及吾父二十年孝敬勤慎如一日於吾兄弟固所甚愛而教督之尤嚴志淑始得舉戒之曰爾毋遽以此一得自幸男子分內所當為者計尚未能萬一也此吾母性識大略也又曰吾母諱某有元南安達魯花赤某公之裔世孫父曰曲江尹某公母曰孺人楊氏年二十歸我留氏生子五人長即志淑次志及志宏志業志洪孫男一曰宜緣女曰吾母生於天順辛巳正月十五日卒於弘治辛酉十月初七日年僅四十天乎何其與年之促而不令少得享其子之養也惟先生垂教愛志淑者甚尚不為之銘乎銘曰問夫人之所生南安黄氏接武簪纓問夫人之所適晉江留氏將相餘澤夫爲伊何別駕南雄詩名有輝厥子伊何升籍高第書香繼繼惟夫人之得於天兮亦宜云薄惟夫人之遺其子兮風樹爲虐[illegible]理數有[illegible]觀年有終而吾徒之㛰娟兮追所願之無從惟賢母之達志兮予本以躬銘莫此固兮以昇冥封

坦菴居士林公墓誌銘

陳江林琏及弟前南府推官琥將葬其父坦菴居士公于本邑二十八都之象山先期狀公行屬予爲之銘琏與琥皆予所素知而公之嗜書又人所共知者故雖不知文而不容辭也公諱昱字藏明世居陳江之塢高祖諱天福公因號江塢隱翁有風操鄉人重之曾祖宗敬祖伯寧父仕齋皆不仕母吳氏公有兄而殤且無弟甫弱冠即能苦志立身以支撑門户父母安其孝焉性仁厚而果於義姻族多賴之二姊一蚤世一嫠喪所天公維持其家撫諸甥而長之立之有人所難者與人交淡而信終始如一日恭而有禮暴慢者處之夷然或數見侵侮而後徐理直之卒皆愧服無謂平居恂恂若無所區別至其臨事剛斷決

壅知也軒几有微塵必命拂除之曰人之治心亦當如是耳喜植花卉庭除間朝夕玩賞之其治園圃界限分明而脉絡貫通若得經界遺意者時或杖屨其間清風霽色昂首伸眉翛然有出世外之趣年六十郡守李公哲張公瀚太守羅公恢陳公旦皆知公名值鄉飲酒禮則前期具啓遣生員詣門請賓焉終詞稱公立心坦夷制行誠確公曰誠確未易也坦夷則吾其庶乎因摘坦夷二字自號弘治庚申六月初九日考終于正寢去所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四娶蔡氏子三琎其長次曰鏊縣卒瑊其季也由丙辰進士出身女一適侯林吴輪孫男四良猷良材良器良儒孫女四壻用壬戌之十二月二十八日其地背乾面巽云銘曰吾吴諸姓莫盛於林林莫盛於陳江之一鄉維元塢公稱林之良毅世纘厥坦夷有光自身而家而鄉所覆咸率厥常天錫之壽耆意洋洋心塵是拂益使我悅悚而彷徨上下向風德音散揚有子克家或耀其章兮帝之符將緖周行其在保江實破天荒嗚呼哉固坦夷公積德之報兮抑亦可以占江塢公餘慶之未央

義民閒齋顧公墓誌銘

先君嘗與鄉之名勝通政使張公及閒齋顧公輩凡十有四人約爲逸樂會時相與登高眺遠賞花玩月以相娛也歲時得恩賜養諸公暨先君命清為亂先君命卻時有感於社于是明年此會如雅健之句而飄焉時清洲為之廢然猶未竟其言之必符也遠記歲不數月而先君奄隨棄養又未幾而其齋陳公某齋錢公某齋包公洎顧公相繼謝世者至七人於是信人生之如寄聚會之無常而先君嘗日所舉于袁之言今日適為奇驗賜明之味矣顧公卒於弘治癸亥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其生於正統己未十一月八日諱義字孟寶其為人明白坦夷意氣清曠順然長者也平生無分外干取而才具俱優自其先世以貲産債通貲于官而家已落至公能觀時燭物伸縮以樹有家而家始復振且重義輕利親故之願之者周之貧而不能償者毀其券弘治癸丑山東饑公奉詔入粟賑饑得賜冠帶旌義民焉弘治己未公甲子適一周嘆曰凡人願望不可過逾僅六十而歲制今其時矣况吾伊子已幸科名而季子亦頗問家務吾何日擾擾為乃棲治菟裘具而委家於子惟與逸樂會諸公相從游焉至癸亥而卒嗚呼其可謂知義命之士歟其先莆田人宋崇寧中有諱寶中者由國史院編脩官出判泉州因家吴城而籍隸江曾大父諱敬大父諱長祖父諱熾母某氏娶魏氏子九四長曰珊早世次珀由進士知虹縣又次璜次瓏孫五原清原淑原濬原瀚原洌珊按卜以乙丑某月某日葬公某縣某都某里之某山而珀述事狀以屬清銘嗚呼先友之僅通家之事也其何敢辭以鄙陋辭銘曰嗟吾閒齋兮坐平其中懷兮

其外雖不自異於俗而中有不俗者在惟德不孤名勝為徒惟
善有後冠裳之秀所就未涯推恩有階小子誌之有俟將來

吉水縣丞常君墓誌銘

常君諱廷輔字尚輔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勞墓里人仕為江西
吉安府之吉水縣縣丞致仕別號水竹居士君之在吉水也績
用甚著江西盜羅領倪冼滿天星嘗破一縣賊良民無辜且若
妖幻其衆雲聚烏散逋跡數載巡撫檄君偕諸督捕官理之君
獨獲其渠魁其黨戮之於同江以報縣有陂塘通于江溉田千
頃值水潦江張陂壞決君承藩檄修之越舊陂外數尺深樁木
樁內鼓以板板內累石七合舊陂增築之既又治水閘視時旱
潦而啓閉其流民至今食其利皆出傍郡按事縣忽大水害民
居數千民號舟以濟舟人乘時邀厚利貧者莫得濟而君家人
亦若悍皆梱民樓水不及樓板若寸許值君竣事歸叱督從者
五百餘分濟之先民而後及家人曰民在水吾家人固在樓也
君之治行如此類甚多上官甚倚用之每遇郡內事重且難者
多以屬君巡按御史張公某分巡僉事羅公九鼎分守參政張
公琳相繼請旌於
朝而巡撫僉都御史閔公某又遣官自公所以旗鼓導送歸縣
勞以羊酒且親題其彩旗云萬民沈[?]親無雙士九邑咸推第一
官九邑者吉安屬邑有九也東方謂其擢用有期而君以勞瘁
得微疾乞休于當道者皆勉留不許乃遂其芳走歸於
朝得致仕時年五十六也君少穎敏重厚其學務實行一言一
動皆不妄孝友篤至遇姻族故舊厚從弟吉姪表皆少失怙恃
君實撫育之既長各授室焉族人多[?]負君日用日給筆皆無以
為家君曰吾固有餘也忍坐視其不足乎割己田以分給之臨
事必辨別是非不肯雷同義所不可辭避引去苟所當為慷慨
直前不計難易平南經寇亂多開田遠近流徙及逋逃者據耕
之既不輸賦又恣暴良民且潛與[?]識者憂之君為太學生獨上
疏陳其利害請改武靖州治于其地事下兵部及巡撫等官議
卒從之自是民有所庇又益戶口若干而積年無徵之賦亦有所
歸遂為鄉邦百世利蓋君之表表者固無待於既登仕之日而
後見也其先世譜莫考國初有諱五嗣者始自慶遠府之宜山
縣而遷平南祖諱以明父諱升任廣東廣州府經歷母陳氏生
子三長邦憲府學生次邦相鄉進士次邦吉女四長適馮名世
次適梁國用次適李鵬三婿皆縣學生次未行孫男三應詔應
龍應鳳君生於宣德乙卯五月十九日卒於弘治己未十月二
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邦憲卜以年月日奉葬于某山之某以
書馳訃邦相嘗從予遊君之行予固已得其槩矣及閱邦相所
狀詞多撫實益信君之為表表也乃節其詞為序而系之以銘
云嗟我在位有公有卿聲華振動誰齒縣丞縣丞乃克有所樹

公鄉邑無得而稱其位較德孰厚孰榮我觀常君有仁有義有
禮有智一承效官聲名在世使天必豐其位黎民尚亦有利焉
吁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卦君治行之懿固已占於家食之時士
不厚其養而欲功業見於世者云胡不思嗚呼知德者宜毋以
其官之小而小之

王訥庵處士墓誌銘

往時肴講業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值疾作荷先生周極之恩百
方圖全之又嘗同舍生王君森視護疾以獲瘳故清與君交誼
最篤嘗登拜其尊甫處士訥庵公見其古貌嚴然古心泊然家
事田圃而室中有書冊几談論間往往及之清以是知公之賢

而時方有行不得久留侍又三年再謁雲室因過訥庵而公卒
矣哭弔而返越二月森以書致其兄惠所狀行實來徵銘以塟
且曰吾父備嘗辛苦以有諸孤而不肖碌碌持散帚欲售人以
千金而未得竟使吾父泯焉淪喪悲夫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塟
惟君子其畀之銘嗚呼公善人也是固當銘不銘何以伸吾情
且何以塞吾友之悲按狀公為人孝友而慈親在時出而深耕
入而問膳日孜孜焉親没而喪祭必則禮弟叔義居埜甿分所
有周之嘗諭家人云范文正公義均九族況吾親兄弟耶吾力
雖非范比尺布斗粟猶可及吾弟也鄭氏女兄無子不得於其
夫氏公迎歸以養終身不見忤已没而權塟之族孫有孤且窮

寄食于治家公削之曰彼雖屬疏自吾祖宗視之則皆子孫也
一函反之且為之婚而壽其所以衣食焉凡此皆公之大節章章
於人之耳目者也嗚呼公之大者如此其他清雖未及悉也信
其為善人矣而況昔者一嘗及公之手來已乎公諱應字叔仁
世為閩縣之永福里人曾祖恰父完母梁氏娶蕭氏生男三長
森早卒次惠次森女某適陳某繼娶余氏生女某未行公生於
永樂某年十一月丁五日卒於成化某年七月十三日其塟卜
以壬寅年某月某日其地則樟林山之原背丁面癸銘曰吁嗟
公兮螺江之濱芒鞋布衣清世一民然孔懷其義孝慈其仁能
不喪其真書香有繼其谷自泰噫視[illegible]而一行無

足錄者一日盡棺萬逝俱塵所得者其惡而孰伸吁嗟公兮我
思古人

余室戴氏墓誌銘

箏江余處士贅宥將塟其室戴氏于南安三十二都之坤埔山
令其姪郡學生煌以狀徵予銘按狀戴氏諱儀娘大父某父某
世為南安詩溪巨族少有淑行年十八歸于余事姑余氏孝姑
有疾旦夜侍左右奉湯藥久而不懈處士弟貲俊始尚幼衣服
飲食類出戴氏供具無少後時者處士與其弟為祖友受一錢
尺帛不以歸私房戴氏能條始順承其意處姻娌和翕然無間
言故其家庭雍睦至于今不分異而處士亦以此受旌於有司

矣無子一女嫁南安歐陽冬初嘗力贊處士置側室亦無子後有抱養子出陳氏其愛之既冠且婚矣脫乃與處士議以為克非我族恐負祖宗地下即厚遺之歸其宗而立其次姪為後嗟夫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戴氏始孝於姑勤於其叔氏此猶人所可能至於相成夫子之美終其身兄弟相好不分異此則未易能也況婦人之仁多失之小不忍戴氏取陳氏子於孩提極鞠之中而子育成就之又無他乃一旦覺前之為非足毅然替其失使別而正之不以淆夫氏宗祀此則又若非婦人之智所及者予必時嘗閱經之母宋萬石劉氏誦余氏伯父母鍾愛其姪若己子迥與庸俗情不類吾毋乃喜談之最後寓開元寺讀書適與經同館見其伯父時時從董侍郎省新米蔬果來視之使內非其人則此事容有掣其肘者矣以予昔所聞所見證之經今日所狀戴氏之賢殆不為誣是故樂為之書也其生於永樂癸卯十二月初三日卒於成化辛丑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以己巳十二月初八日其墓背丙面壬葢右為處士其左戴也銘曰夫以善名是雖其內輔之貞詞以姪繼是亦其協正之義嗚呼惟不讀書行則幾矣吾以是知直其所剌雖丈夫為不識友字戚鄙以苦者雖丈夫為不識仁字而在女婦又不必皆知曾大家奉易安者然後足為知書耳

陳節婦傳孫燉附

陳節婦福州閩縣南臺人稽城張某女也年二十六其夫某死官事家且落氣氣無助矢志獨立一子燕時在嬰甫兩月既就乳以育以教長為娶婦生孫二曰燉曰燁一節自老八十一而終未及葬燉繼亡嗚呼燉可念也燉思光祖母之德而猶未能也哀哉其父子世味清苦既無以終其祖母之喪又無以為自終之具無絕獨張銀嗚貝友王泰來甫為傳其祖母以遺其後人頗居相鄰燉又舉於鄉沛未由得其節之詳而備書之僅得其槩如此哀哉燉之若可念也清質燉為人於其友益使人追向之不能忘嗚呼豈獨其祖母可傳哉燉字文明敏而愨於學也專深於理味發之言尤椎實劉切與清俱壹室先生門人猶遊不同時耳遠後一一先即情親如故吾先生素愛燉常館之家塾以子姪託之同門諸友及凡與交遊者皆倍重之無間其祖母歿以父有疾竭力成禮悲哀倍常其卒以此傷生年纔三十五無子哀哉燉不死其將有立於時乎燉之死也同郡友韋文昌李彝曾稻郭梁性何珪袁昇丘璐及泰諸人以義相倡為理其喪幷舉其祖母喪共葬且為梁生續三二以待其父母一待其嬰孩氏屬以盡其遺恨於冥冥也嗚呼臥病呻吟中覽泰所為求傳華幸悵惋傷泣為敘數編顛隸何足任吾文明之責哉姑以守吾友耳泰之為求傳也或百餘三百八十里而

來値清疾間愈復作負之久矣

靜菴先生傳

靜菴先生姓林氏諱玠字廷珪福州府侯官縣雲程里人吾雲室先生之弟也少穎敏出倫類讀書一過目輒記其大半為文章下筆立就而天性孝友慷慨又有大局量深得雲室先生家法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乙酉弟瑭廷玉亦領薦相與北赴會試至鸑湖驛得疾廷玉亟扶以歸甫及門而卒其魂魄不散家人每接之褒褒有時彷彿聞其聲迹所設靈几間器物或自動家人乃如待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几箕輒自舉使令人扶之箕之運亹亹不休就視之則皆詩文也其別父母詩有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雁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又曰不期接武青雲路誰料身先入九泉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故節義冰霜不可虛別兒云幸吾尚有連枝樹莫道孤根無所終於是親戚朋友聞者或相與詣几前訪之亦皆有詩與叙別其別苑時清云最羨君家總後英奈恩不幸棄雲程其別王棗中云黃卷悠悠謾汲汲平生空負一經綸又為半勤夫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撼動硯池雲飛為點破江山影又自賦書假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又曰若个已先去此花空自馨又父母將祭先祖則豫為作祭文遠方朋友來告別則為作送別序以贈之諸體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則又自名之曰靜菴遺玉而自序之有曰玉之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況也初其動成文之時親友疑者無不毛髮竦豎久之則與答問如平生矣趙余二友至與聯句焉如是者蓋餘一年然後其魂始反而歸耳嗚呼異哉先生之死而不死也自有載籍以來凡哲士文章之傳世者皆著自生前而垂之身後未有其身既死而其魂歸與生者相響答如此之異者也豈非先生之所稟與其所養獨有不類於常人者卒得暴疾弗遇良醫死於所不當死故身雖死而魂不與之俱耶抑自古之身死而魂不散如伯有之類亦多矣然性性皆爲厲如先生者非彝倫不親非法語不道蓋始終一正道生死一文儒也古人以女子既嫁而孝不衰於父母為賢若夫既死而猶拳拳於孝友之恩斯文之愛者則始於先生見之且幽魂滯魄自古有之槩皆不能免於怨懟如先生者雖亦以早世自悼然其所自悼實衆人之所共悼者也其可以怨懟目之邪其言蓋合於詩之怨而不怒者斯亦可以占其德矣自名曰遺玉其有以哉向使先生得永其年以大其所就設不偶而當變故之衝其能如古人之處生死而不亂為厲鬼以殺賊也可期矣而乃以弱冠之年舉子之身遽喪其身而殞其志是吾闔夫一傑士國家失一俊才不但林氏一門失一賢子之為可悼而已也得命僅二十有五父某齋先生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某氏封安人

兄弟七人雲室先生其長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廷玉後
任御史奉
勅提督南畿學校卒配某氏果能不虛冰霜之戒云子二長文
祿教詩禮而克家次文積領弘治乙卯鄉薦鉞根有托亦先生
所已知者矣先生以成化丙戌年卒清以庚寅年始得游雲室
先生之門頗聞先生遺事而未能詳聞者文祿兄弟出示遺玉
編而並因屬書以記其事清故得詳焉蓋程子所謂別是一箇
道理者釋氏謂地水先散而火風尚遲者正不謂無理是雖恠
而不恠也清今傳之殆不終於語恠也況在文祿兄弟之情其
不容已於不傳乎

高祖為人大畧

公性沉靜好讀書有高行又精地理之學其手澤猶存桃山之
蔵窆公所自卜山勢大金蓋小金青龍三顧白虎四衛墳前印
浮水面乃島嶼也水外群山垣護天清日朗時歷歷數之得百餘
峯焉地家以為出泉城東諸墳鮮有若此此非所宜瑣瑣以公
所自卜地故及之先祖嘗言當時造墓規制并歲月日辰之類
亦皆公病中所自裁墓銘長靖司訓所撰惜不能詳公之平生
故都憲朱 公鑑 公友也嘗語清云吾及識乃高祖世安公
實一特善士也若省貌頗類之清後從金粟洞中見室有遺像
一位神牌曰檀越主純齋處士益公其貌果與家君頗類蓋公畫

像大小二軸藏於長房者已燬于火清以是召工就洞祠傳其
像以歸公晚歲委家於子遊神物外窮年山居不復問世事去
城市買厭至窮年絕壁體進士周太初挽詩所謂處士素樂善
晚年長蔬食大兒能克家小兒鄉進士者也洞在郡城西南紫
帽山之巔自山麓至洞約十里許公於諸山多所遊寓而居此
山獨久道流相傳公用已銀若干兩造屋若干間以與道流居
故道流祀之至今云

贊

諫府尊贊

清自成童讀公文而慕公又十年乃得登公堂而拜公今公
殁且十有八年矣仲子淳以遺像屬贊贊曰
十八載之前公貌澤然我心憚然十八載之後遺像恍然我心
愴然嗚呼公有帛布之行覆有錦繡之心胸及進而揆
星象之憲度則凜乎有鐵石肝腸之風至其默而令也擢而守
也則又惠澤之沛乎其廣被而宇量之恢乎其有容若夫勇退
於未衰之年高卧於田里之間桑榆景霽風月晴開斯又其風
節之高拔然於歲寒之天者也嗚呼公斷斷兮其德孔多我思
公兮閩山莪莪

童廷式贊

少而恩香老而益堅質有杜氏之庫志異先夫之允其忘之所

剛直欲經邦而濟世其神之所適往往入地而升天奈之何先
久錮於壯日顧方脫於耆年雖然使有能超常資以待度外之
士則爲伏波之矍鑠功名成者其庶幾焉

高孝子先生傳贊

簪纓文獻之家規矩準繩之士眼前有景明月清風三百篇習
今無淫往古來今丁九史善名早著於鄉邦孝行晚推於
天子今年七十又八矣而猶黎明深衣夜深細字蓋一未乎道
腴殆忘情於勢利夫如是而終老於布衣兮豈不猶賢於世之
心萬釆而身朱紫者歟

林母贊

吾聞林氏有賢母焉賈繼母也夫繼母之以賢聞者天下鮮矣
其子修迪請予爲之贊嗚呼閔子單衣薛包分異伯奇履霜於
中野王祥失愛於朱氏繼母之爲家病也古今蓋莫可勝計猗
嗟林母其視吾未及一識其行吾不能周知而悉紀但見里鄰
多嘆其慈惠姻戚咸稱其德義謂母之遇子也厚而其謂子之
事母也誠而至母今皤然兒亦耆矣篤天倫之無間諒風孚之
常理槩是家風端可勵世吾爲之贊非贊之諛

陳處士贊

因公之子見公之真魁梧精毅悅乎待人吾以是卜其平生自
非卓犖不群之士抑亦仰天無愧之民

黃錦易先生贊

望之蕭蕭即之雍雍其志剛果其氣春容能游心乎樂皓黃虞
之外能納物于春風和氣之中能四十餘里不一侵於殘童能
七十餘年不一罹於刑憲嗚呼樂易哉是翁樂易哉是翁

郭司訓蘭谷先生贊

平心如砥直氣如矢行重三族才優多士開戶徒勤孫敬之功
題柱莫酬相如之志自負胸襟吾事已矣嗚呼世哉口寡庶幾
而位公孤哉未老石中而身朱紫公豈宜然抑亦命耳嗟夫問
之輿人孰爲君子